

# 韓昌黎全集



中國書店









韩愈著

韓昌黎全集

中國書店

据1935年世界书局本影印



韩 昌 黎 全 集  
韩 愈 著

•  
中国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北京大中刷印厂印刷

•  
850 × 1168 1 / 32 印张: 18.875

1991年6月第1版 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 001—5 000

ISBN 7-80568-311-5/I·53

---

定价: 8.00 元

# 韓昌黎集序

朱子云。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歲南安軍所刊方崧卿校定本。號爲精善。別有舉正十卷。論其所以去取之意。又它本之所無也。然其去取多以符號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據館閣本爲定。而尤尊館閣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它本雖善。亦棄不錄。至於舉正。則又例多而詞寡。覽者或頗不能曉知。故今輒因其書。更爲校定。悉考衆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它書之可證驗者決之。苟是矣。則雖民間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方云又各辭著其所以然者。以爲考異十卷。庶幾去取之未善者。覽者得以參伍而筆削焉。○序只云目爲昌黎先生集。諸本亦多無文字者。今从之。○後凡从方氏者不復論。所不同者乃著之。

門人李漢編蜀本作朝議郎行尚書屯田員外郎史館修撰上柱國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繇音宙。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僞。皆深矣乎。

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爾。司馬氏已

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爲古文剽掠潛竊爲工耳。文與道兼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

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來或作求。非是。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

子。皆搜抉無隱。或無皆字。汗瀾卓踔。肅然澄深。左太冲吳郡賦云。泓澄淵深。○瀾。於旻切。或作法。非是。詭然而蛟龍

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方从杭蜀本作發。○今按二字兩通。但作鳴則句響而字穩。日光玉潔。周

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慙慙當世。右大拯頹風。教人自爲。左氏成公二年。其自

下僞。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闕本作

可謂雄偉不常者矣。常。方从杭本作賞。云取漢書功蓋天下者不賞之語。○今按不賞。乃翺徽教韓信

似。且非臣子所宜言者。李亦未必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或無隴西二字。尋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  
 敢取以爲用也。當从諸本爲正。文。無所失墜。左傳國語多用失墜字。或作墜失。或無失字者。皆非。得賦四。古詩二百一十。聯句十一。律詩一百六十。雜著六十五。書啓  
 序九十六。哀詞祭文三十九。碑誌七十六。筆硯鱷魚文三。表狀五十二。總七百。或作七百一十六。或作七百三十八。方氏考其數皆不合。而  
 姑從闕本杭本。以爲唐本舊如此。并目錄合爲四十一卷。目爲昌黎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  
 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先生諱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餘在國史本傳。





## 敘說

宋景文公云。柳柳州爲文。或取前人陳語用之。不及韓吏部卓然不丐於古。而一出諸己。

蘇明允上歐陽書云。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龜蛟龍。萬怪遶惑。而抑絕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

東坡云。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也。又云。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

山谷與王觀復書云。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又云。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又答洪駒父云。諸文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

秦少游云。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奧。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寇莊周之作是也。別黑白陰陽。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之作是也。考同異。次舊聞。不虛美。不隱惡。人以爲實錄。此敘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目。變心意。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所作是也。鉤莊列之微。挾蘇張之辯。撫遷固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如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於愈。故曰。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

陳後山云。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耳。

李方叔云。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賈誼鼂錯趙充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論理性。又須熟讀論語孟子檀弓。要志趣正當。讀韓柳令記得數百篇。要知作文體面。

# 凡例

是集慶元間魏仲舉刊五百家註。引洪興祖樊汝霖孫汝聽韓醇劉崧祝充蔡元定諸家註文。洪辨證。樊請註。孫韓劉全解。祝補註。蔡未免冗複。而方崧卿舉正朱子校本考異。卻未附入。讀者病之。今以朱子校本考異爲主。而刪取諸家要語。附註其下。庶讀是書者。開卷曉然。今舉凡例于左。

- 一 朱子考異凡例。見于文集序首。並仍其舊。
- 一 閣京杭蜀石本異同。已見朱子考異凡例。今更加讎校。是正頗多。觀者當自知之。
- 一 註引經子史等事。則書于考異之上。釋音則附其下。
- 一 小圈下今按云云者。並是考異全文。
- 一 註引經子史書傳事爲證者。則入如集中有聯繫時政及公卿拜罷月日。更博採新舊史唐登科記附益之。
- 一 舊註引某氏云者。今倣朱子離騷集註例。皆刪去。惟考異下有糾方之繆者則存之。如復志賦誰無施而有穫。所辯之類是也。
- 一 先儒議論有聯繫者。隨所聞見增入。如閔己賦固哲人之細事兮。東坡顏樂亭記。嘗有評議元和聖德詩。婉婉弱子。赤立僂僂。南軒所議之類是也。
- 一 正文或有疑字。並依考異文從口。如藍田縣丞廳壁記再進再屈口人之類是也。
- 一 皇朝廟諱。諸本多易本字。如貞元作正元之類。非臨文不諱之義。徒失古意。今例但空本字點畫。如以丙爲景以民爲人之類。卻存古不改。
- 一 考異於正文本字。或一字或二字並提起。今例如本字。在句末卽入註腳。不復重出句讀中。或一兩字各有考異。並總附於一句之下。

# 目錄

## 卷一 賦 古詩一

感二鳥賦	一	北極贈李觀	二五	喜侯喜至贈張籍張徹	四一
復志賦	二	幽懷	二六	古風	四二
閑己賦	五	君子法天運	二八	騫驪	四二
別知賦	六	落葉	二八	馬歌毅	四三
元和聖德詩	六	歸彭城	二八	出門	四四
琴操十首	一一	醉後	二九	嗟哉董生行	四四
南山	一一	醉贈張秘書	二九	烽火	四五
謝自然	一五	同冠峽	二九	汴州亂二首	四五
秋懷十一首	一八	送惠師	三〇	利劍	四五
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	一九	送靈師	三〇	礙礙	四五
暮行河堤上	二一	縣齋有懷	三一	卷二 古詩二	
夜歌	二一	合江亭	三一	河之水二首	四六
重雲	二四	陪杜侍御遊湘西寺	三三	山石	四六
江漢答孟郊	二四	岳陽樓	三四	天星	四七
長安交遊者	二四	送文暢師	三五	汴泗交流	四七
岐山下	二五	答張徹	三七	忽忽	四七
	二五	薦士	三八	鳴鴈	四八
			四〇	龍移	四八
				雉帶箭	四八

傳山蒼	四八	劉生	五九	送侯參謀	七二
贈鄭兵曹	四八	鄭墓贈簾	五九	東都遇春	七三
桃源圖	四九	豐陵行	六〇	感春五首	七四
東方半明	四九	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	六〇	酬裴十六功曹	七五
贈唐衢	五〇	贈崔立之	六一	燕河南府秀才	七五
貞女峽	五〇	送區弘	六二	送李翔	七六
贈侯喜	五〇	三星行	六三	送石處士	七六
古意	五一	剝啄行	六四	送湖南李正字	七六
八月十五夜	五一	青青水中蒲三首	六四	卷五 古詩五	
謁衡嶽廟	五二	孟東野失子	六五	辛卯年雪	七七
岫巖山	五三	陸渾山火	六五	醉留東野	七七
永貞行	五三	縣齋讀書	六七	李花二首	七七
洞庭湖阻風	五五	新竹	六八	招揚之舉	七八
李花	五五	晚菊	六八	寄盧仝	七九
杏花	五五	落齒	六八	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	
感春四首	五六	哭楊兵部凝陸欽州參	六九	作	八〇
寒食出遊	五七	苦寒	六九	誰氏子	八一
憶昨行	五八	赤藤杖歌	七〇	河南令舍池臺	八一
卷四 古詩四		酬崔十六少府	七一	送無本師歸范陽	八一

石鼓歌	八二	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	九八	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	一〇六
雙鳥	八四	答孟郊	九八	答柳柳州食蝦蟆	一〇六
贈劉師服	八五	從仕	九八	別趙子	一〇七
題炭谷湫祠堂	八五	短燈檠歌	九八	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鄆岳李大夫	一〇八
聽穎師彈琴	八六	送劉師服	九九	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閱	一〇八
送陸暢歸江南	八七	卷上八 古詩六	九九	猛虎行	一〇九
送進士劉師服東歸	八七	符讀書城南	九九	卷七 古詩七	一一〇
嘲李進子	八七	示爽	一〇〇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	一一〇
贈張籍	八八	人日城南登高	一〇一	送僧澄觀	一一〇
調張籍	八八	病馬	一〇一	獻山南鄭相公樊員外	一一一
和盧郎中雲夫寄示盤谷子	八九	華山女	一〇一	和武相公詠孔雀	一一一
寄皇甫湜	九〇	後	一〇二	感春三首	一一二
病中贈張十八	九〇	路傍堠	一〇三	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	一一二
雜詩	九一	食曲河驛	一〇三	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	一一二
寄崔二十六立之	九一	過南陽	一〇三	題張十八所居	一一二
月蝕詩效玉川子作	九四	龍吏	一〇三	酬盧給事曲江荷花行	一一三
孟生	九六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	一〇四	和錢七盆池所植	一一三
射削狐	九七	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	一〇六		

記夢	一一四	納涼	一二九	晚泊江口	一四三
南內朝賀歸呈同官	一一四	秋雨	一三〇	湘中	一四三
朝歸	一一五	征蜀	一三一	別盈上人	一四三
雜詩四首	一一五	同宿	一三三	喜雪獻裴尚書	一四四
讀東方朔雜事	一一六	莎柵	一三四	春雪	一四四
讀瘧鬼	一一六	雨中寄孟刑部	一三四	聞梨花發贈劉師命	一四五
示兒	一一七	遠遊	一三五	春雪聞早梅	一四五
庭楸	一一八	晚秋鄆城夜會	一三六	早春雪中聞鶯	一四五
翫月喜張十八員外以王六至	一一八	題楚昭王廟	一四一	梨花下贈劉師命	一四五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	一一九	宿龍宮灘	一四一	和歸工部送僧約	一四五
和裴僕射相公假山	一一九	義魚招張功曹	一四一	入關詠馬	一四五
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	一一九	李員外寄紙筆	一四二	木芙蓉	一四五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	一二〇	次同冠峽	一四二	題張十一旅舍三詠	一四六
南溪始泛三首	一二〇	答張十一功曹	一四二	峽石西泉	一四六
卷八 聯句		郴州祈雨	一四二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二首	一四六
城南	一二一	湘中酬張十一功曹	一四二	和崔舍人詠月	一四七
會合	一二六	榔口又贈二首	一四三	詠雪贈張籍	一四七
鬪雞	一二七	題木居士二首	一四三	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	一四八
				送侯喜	一四九



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填

海

一四九

遊太平公主山莊

一五六

次硤石

酬振武胡十二大夫

一四九

晚春

一五六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

和盧庫部元日朝迴

一四九

大行皇太后挽歌詞三首

一五七

次潼關寄張十二閣老使君

寒食直歸遇雨

一五〇

廣宣上人頻見過

一五七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

送李六協律歸荆南

一五〇

閑遊二首

一五七

桃林夜賀晉公

題百葉桃花

一五〇

酬馬侍郎寄酒

一五八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

春雪

一五〇

和侯協律詠筍

一五八

和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

感題牡丹

一五〇

過鵝潯

一五八

獨釣四首

盆池五首

一五一

送張侍郎

一五九

枯樹

芍藥

一五一

贈刑部馬侍郎

一五九

元日酬馬尚書去年元日之

奉和號州劉給事三堂二十

一五一

和裴相公女几山下作

一五九

鄆城晚飲贈馬侍郎及馮李

一詠

一五一

二員外

一五九

詠燈花同侯十一

遊城南十六首

一五三

酬別留後侍郎

一五九

祖席前序

卷十 律詩二

送李尚書赴襄陽

一五五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

一五九

秋字

和席八

一五六

過襄城

一六〇

送鄭尚書赴南海

和武相公早春聞鶯

一五六

宿神龜招李二十八潯十

一六〇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太安池閣

一五六

七

一六〇

武關西逢配流吐蕃

次鄧州界……………	一六四	杏園送張徹……………	一六七	和僕射相公朝迴見寄……………	一七〇
題臨龍寺……………	一六四	雨中寄張博士侯主簿……………	一六七	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	一七一
酬鄧州張使君惠書……………	一六四	和張侍郎酬馬尚書……………	一六七	和杜相公太清宮……………	一七一
題秀禪師房……………	一六四	早春遊楊尚書林亭……………	一六八	卷十一 雜著一	
將至鄧州寄張使君借圖經……………	一六四	奉使常山次太原……………	一六八		
過始興江口感懷……………	一六四	夕次壽陽驛題吳郎中詩後……………	一六八		
韶州留別張使君……………	一六五	鎮州初歸……………	一六八		
量移袁州酬張韶州……………	一六五	同水部張員外曲江春遊寄白舍人……………	一六九		
次石頭驛寄王中丞……………	一六五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櫻桃詩……………	一六九	對禹閭……………	一八〇
遊西林寺題蕭郎中舊堂……………	一六五	早春呈水部張員外二首……………	一六九	雜說四首……………	一八一
自袁州還京次安陸寄周隨州……………	一六六	送桂州嚴大夫……………	一六九	讀荀……………	一八二
題廣昌館……………	一六六	酬馬僕射見寄之作……………	一七〇	讀鵲冠子……………	一八三
寄隨州周員外……………	一六六	奉使鎮州酬裴司空……………	一七〇	讀儀禮……………	一八三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	一六六	鎮州路上酬裴司空重見寄……………	一七〇	讀墨子……………	一八四
題層峯驛梁……………	一六七	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	一七〇	卷十二 雜著二	
賀張十八秘書得裴司空馬……………	一六七				
		獲麟解……………	一八五		
		師說……………	一八五		

進學解	一八六	書記	二〇五	啓	
本政	一八九	藍田縣丞廳壁記	二〇七	與孟東野書	二三〇
守戒	一八九	新修滕王閣記	二〇八	答寶秀才書	二三一
圻者王承福傳	一九〇	科斗書後記	二〇九	上李尚書書	二三一
五箴五首并序	一九一	卷十四 雜著四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	二三二
後漢三賢贊二首	一九三	書一		上兵部李侍郎書	二三三
諱辯	一九四	鄆州谿堂詩	二二〇	答尉遲生書	二三四
松風伯	一九五	貓相乳	二二二	答楊子書	二三四
伯夷頌	一九六	進士策問十三首	二二三	上襄陽于相公書	二三五
卷十二 雜著二		爭臣論	二二六	上鄭尚書相公啓	二三六
子產不毀鄉校頌	一九七	政葬服議	二一九	上留守鄭相公啓	二三七
釋言	一九七	學生代齋耶議	二二〇	卷十六 書二	
愛直贈李君房別	一九九	稀稔議	二二一	上宰相書	二三八
張中丞傳後敘	二〇〇	顏子不貳過論	二二四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二四〇
河中府連理木頌	二〇二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	二二五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二四二
汴州東西水門記	二〇三	大學生何蕃傳	二二六	答侯繼書	二四三
燕喜亭記	二〇四	答張籍書	二二七	答崔立之書	二四四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		重答張籍書	二二八	答李邕書	二四五
石記	二〇五	卷十五 書一		重答李邕書	二四六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二四七	答劉正夫書	一六四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	
答李秀才書	二四八	答殷侍御書	一六五	序	二七九
答陳生書	二四九	答陳商書	一六五	送齊暉下第序	二八〇
與李翔書	二四九	與孟尚書書	一六六	送陳密序	二八一
卷十七	書四	答呂鑒山人書	一六九	送李愿歸盤谷序	二八一
上張僕射書	二五一	答渝州李使君書	一六九	送牛堪序	二八三
答胡生書	二五二	答元侍御書	二七〇	卷二十一	序一
與于襄陽書	二五三	卷十九	書六	送董邵南序	二八三
與崔羣書	二五四	序一		贈崔復州序	二八四
與陳給事書	二五五	與鄭相公書	二七一	贈張童子序	二八四
答禡宿書	二五六	與袁相公書	二七一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二八五
與衛中行書	二五七	與鄂州柳中丞書二首	二七二	送楊支使序	二八六
重上張僕射書	二五八	答魏博田僕射書	二七三	送何堅序	二八七
與禡宿論文書	二五九	與華州李尚書書	二七四	送廖道士序	二八八
與祠部陸員外書	二五九	京尹不憂參答友人書	二七四	送王秀才序	二八八
卷十八	書五	送陸歙州詩序	二七五	送孟秀才序	二八九
與鳳翔邢尚書書	二六一	送孟東野序	二七六	送陳秀才彤序	二八九
爲人求薦書	二六三	送許鄆州序	二七七	送王秀才序	二九〇
應科目時與人書	二六三	送竇從事序	二七八	荆潭唱和詩序	二九〇

送幽州李端公序……………二九一

卷二十一 序二

送區冊序……………二九三

送張道士序……………二九三

送高閑上人序……………二九四

送殷員外序……………二九五

送楊少尹序……………二九六

送權秀才序……………二九七

送湖南李正字序……………二九七

送石處士序……………二九八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二九八

送鄭尚書序……………三〇〇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

序……………三〇一

送鄭十校理序……………三〇三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三〇四

石鼎聯句詩序并詩……………三〇五

卷二十二 哀辭

祭文一

祭田橫墓文……………三〇八

歐陽生哀辭……………三〇九

題哀辭後……………三一〇

獨孤申叔哀辭……………三一〇

祭穆員外文……………三一〇

祭郴州李使君文……………三一〇

祭薛助教文……………三一〇

祭虞部張員外文……………三一〇

祭河南張員外文……………三一〇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三一〇

祭薛中丞文……………三一〇

祭裴太常文……………三一〇

潮州祭神文五首……………三一〇

卷二十三 祭文

袁州祭神文三首……………三一〇

祭柳子厚文……………三一〇

祭湘君夫人文……………三一〇

祭竇司業文……………三一〇

祭侯主簿文……………三一〇

祭竹林神文……………三二一

曲江祭龍文……………三二一

祭馬僕射文……………三二一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三二一

祭故陝府李司馬文……………三二一

祭十二兄文……………三二一

祭鄭夫人文……………三二一

祭十二郎文……………三二一

祭周氏姪女文……………三二一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三二一

祭張給事文……………三二一

祭女壻女文……………三二一

祭女壻女文……………三二一

卷二十四 碑誌

李元賓墓銘……………三二九

崔評事墓銘……………三二九

施先生墓銘……………三二九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三二九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	三三三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三四六	太原郡公神道碑文……………	三六五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三三三	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	三四七	卷二十一 八 碑誌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三三五	三		五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三三六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		曹成王碑……………	三六六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	三三七	孔君墓誌銘……………	三四八	息國夫人墓誌銘……………	三七一
夫人墓誌銘……………	三三七	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	三五〇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三七一
卷二十一 五 碑誌		路公神道碑銘……………	三五二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三七三
二		烏氏廟碑銘……………	三五二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三七四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	三三八	鄭公神道碑文……………	三五四	卷二十一 九 碑誌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銘……………	三三八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三五六	六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三三九	卷二十一 七 碑誌		董府君墓誌銘……………	三七五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三四一	四		貞曜先生墓誌銘……………	三七七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三四二	劉統軍碑……………	三五八	秘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三七八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三四四	衢州徐偃王廟碑……………	三六二	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	三七九
試大理評事胡君墓誌……………	三四五	袁氏先廟碑……………	三六二	劉公墓誌銘……………	三八〇
襄陽盧丞墓誌銘……………	三四六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三六四	卷二十一 十 碑誌	三七
				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三八二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三八三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三八四

中散大夫少尉監胡夏公墓神道碑……………三八六

唐故相權公墓碑……………三八八

平淮西碑……………三九〇

卷二十一 碑誌

八

南海神廟碑……………三九五

虞州孔子廟碑……………三九七

柳州羅池廟碑……………三九八

黃陵廟碑……………四〇〇

太原王公神道碑銘……………四〇一

卷二十二 碑誌

九

許國公神道碑銘……………四〇三

柳子厚墓誌銘……………四〇七

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

李公墓誌銘……………四〇九

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四一〇

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四一一

卷二十二 碑誌

十

楚國夫人墓誌銘……………四一二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四一三

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四一五

太原王公墓誌銘……………四一七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四一九

卷二十四 碑誌

十一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四二〇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四二一

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

河張君墓誌銘……………四二三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四二四

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四二五

處士盧君墓誌銘……………四二六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四二七

卷二十五 碑誌

十一

盧渾墓誌銘……………四二八

虢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四二八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四二九

韓滂墓誌銘……………四三〇

女孥壙銘……………四三〇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四三一

乳母墓誌……………四三一

卷二十六 雜文

一一

瘞硯銘	四三二	爲裴相公讓官表	四四九	賀冊皇太后表	四六二
毛穎傳	四三二	爲宰相賀白龜狀	四五〇	賀慶雲表	四六三
送窮文	四三四	冬薦官殷侗狀	四五〇	舉張惟素自代狀	四六三
鱷魚文	四三六	進王用碑文狀	四五一	舉韓泰自代狀	四六三
卷二十七 行狀狀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	四五一	慰國哀表	四六四
贈太傅董公行狀	四三七	薦樊宗師狀	四五二	舉薦張籍狀	四六四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		舉錢徽自代狀	四五二	請上尊號表	四六四
狀	四四一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四五二	舉韋顓自代狀	四六五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四四二	奏韓弘人事物狀	四五三	卷四十 表狀二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四四三	謝許受韓弘物狀	四五四	論孔致致仕狀	四六六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四四三	卷二十九 表狀		舉馬摠自代狀	四六六
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四四四	一一		賀雨表	四六七
復讎狀	四四五	論捕賊行賞表	四五四	賀太陽不虧狀	四六七
錢重物輕狀	四四六	論佛骨表	四五六	舉張正甫自代狀	四六七
卷二十八 表狀		潮州刺史謝上表	四五八	袁州申使狀	四六八
一		賀冊尊號表	四六〇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四六八
爲韋相公讓官表	四四七	袁州刺史謝上表	四六一	黃家賊事宜狀	四六八
爲宰相賀雪表	四四八	賀皇帝即位表	四六一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	四七〇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	四四八	賀赦表	四六二	狀	四七〇

論淮西事宜狀……………	四七〇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四九〇	卷七
論變鹽法事宜狀……………	四七三	送浮屠令縱西遊序……………	四九〇	順宗實錄卷二……………
				五〇三

## 外集

### 卷一

明水賦……………	四七九	鄆人對……………	四九三	順宗實錄卷四……………	五〇九
芍藥歌……………	四八〇	河南府同官記……………	四九三	卷十	
海水……………	四八〇	記宜城驛……………	四九五	順宗實錄卷五……………	五一四
贈崔立之……………	四八一	題李生壁……………	四九五	遺文 聯句……………	
贈河陽李大夫……………	四八一	卷五		有所思……………	五一九
苦寒歌……………	四八一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	四九六	遺興……………	五一九
請遷玄宗廟議……………	四八一	祭董相公文……………	四九六	贈劍客李園……………	五一九

### 卷二

上賈滑州書……………	四八二	祭石君文……………	四九七	遺詩……………	
上考功崔虞部書……………	四八三	祭房君文……………	四九八	同竇韋尋劉尊師不遇……………	五一九
與少室李拾遺書……………	四八五	高君仙硯銘……………	四九八	春雪……………	五二〇
答劉秀才論史書……………	四八六	高君畫讚……………	四九八	贈族姪……………	五二〇
與大顛師書……………	四八七	潮州請置鄉校牒……………	四九八	嘲鼾睡二首……………	五二〇

### 卷三

順宗實錄卷一……………	四九九	畫月……………	五二一
		贈張徐州莫辭酒……………	五二一

辭唱歌	五二一	疏	
知音者誠希	五二一	憲宗崩慰諸道疏	五二四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		題名	
寄	五二一	長安慈恩塔題名	五二五
潭州泊船呈諸公	五二二	洛北惠林寺題名	五二五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	五二二	謁少室李渤題名	五二五
池上絮	五二二	福先塔寺題名	五二五
書		嵩山天封宮題名	五二五
答侯生問論語書	五二二	迂杜兼題名	五二六
墓誌		華嶽題名	五二六
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銘	五二三	附朱子校昌黎先生集	
啓		傳	五二七
皇帝卽位賀宰相啓	五二三	新書本傳	五二七
狀		文錄序	五二七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五二三	記舊本韓文後	五三七
皇帝卽位賀諸道狀	五二三	潮州韓文公廟碑	五三八
皇帝卽位降敕賀觀察使		附韓集校勘四卷	五四一
狀	五二四		
潮州謝孔大夫狀	五二四		

# 韓昌黎全集

## 卷一 賦

宋荅公云馮章靖親校舊本每卷首具列卷中篇目焉悉以朱墨滅殺之惟存其都凡集外別有目錄一卷今按李懷所作序云總七百首并目錄合四十一卷則正與舊合

### 感二鳥賦（并序）

公貞元十一年正月至三月。以前進士三上宰相書不報。時宰相趙憬賈耽盧邁。宜其不遇也。五月東歸。遇所獻二鳥感而作。公之賦見於集者四。大抵多有

取於獲麟之意。此篇韓子美亦謂其悲激頓挫。有騷人之思。疑其年壯氣銳。欲發其蘊章以耀于世。蘇語雖少貶。然進學解所云不虛矣。

貞元十一年。一或作五。以諸藩考之。作一爲是。五月戊辰。愈東歸。癸酉自潼關。潼關在華陰。出息于河之陰。時始去京師。有不遇時

之歎。見行有籠白鳥白鸚鵡而西者。舊史德宗貞元十一年。河陽獻白鳥。號於道曰某土之守某官。一作某土之守臣某。用使

使者進於天子。使使下。去音。東西行者皆避路。禮記及公送溫造序皆有。莫敢正目焉。因竊自悲。幸生天下無事時。

承先人之遺業。不識干戈。耒耜攻守耕穫之勤。讀書著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己不敢有愧於道。抗於

之。非其閒居思念前古當今之故。亦僅志其一二大者焉。選舉於有司。與百十人偕進退。十或作千。此專爲

九年。應宏詞者僅三十二人。曾不得名薦書。方從閣本名上有列字。名下有於字。○今按嘉祐抗本

作十焉是。退上或再有借字。與謝本。並無此二字。語簡而意已足。方本非是。齒

下士于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今是鳥也。惟以羽毛之異。以下或有非有道德智謀承顧問贊教化者。乃反得蒙

採擢薦進。光耀如此。一句。今從閣本文粹刪去。故為賦以自悼。且明夫遭時者雖小善必達。不遭時者累

善無所容焉。其辭曰。  
吾何歸乎。此句或在苟有食其從之。苟或作

白日之隆景。時返顧以流涕。念西路之完永。路一作洛。完或作安。○今按作差固謬。然完乃發語之詞。觸

長安之路。而此字當爲厲漸愈益之。過潼關而坐息。窺黃流之奔猛。黃流或作流黃。感二鳥之無知。方蒙恩而入幸。意不知的是何字。又恐或是逾字。

惟進退之殊異。增余懷之耿耿。彼中心之何嘉。或作其。嘉或作意。非是。徒外飾焉是遲。焉或作而。余生命之湮阨。曾二鳥

之不如。汨東西與南北。楚辭。汨余若將不及。說。恆十年而不居。巨竟之巨同。班固敘傳。恆以年歲。與文。水流也。○汨音聿。

詩。從倚。辱飽食其有數。其一作。況策名於薦書。策。方从闕抗作榮。云。公上宰相書。非苟沒於利榮。於恆漏窮。辱飽食其有數。今。一作。況策名於薦書。策。方从闕抗作榮。云。公上宰相書。非苟沒於利榮。於

耳。方引榮於名亦與此語意不相似。於或作與。亦非是。時所好之為賢。○好去。庸有謂余之非愚。昔殷之

高宗。得良弼於宵寐。由上句未有遇字。相似而脫也。孰左右者為之先。信天同而神比。先下或有容字。信

僕。鄙食其傳。沛公吾所願從。及時運之未來。或兩求而莫致。雖家到而戶說。或作曉。祇以招尤而速累。蓋上天之

生余。亦有期於下地。蓋求配於古人。獨惓惓於無位。惟得之而不能。淮。方作雖。惟字正是轉轉處。作乃鬼

神之所戲。幸年歲之未暮。庶無羨於斯類。今按上文之意。若曰天之生我。必有所用。何不力慕古人。如

古人。但如二鳥之空被榮寵。乃是鬼神之所戲耳。故幸年歲之未晚。而庶幾無慕於斯類也。斯類蓋

分指二鳥與彼得之而不能者而言也。○歐陽文忠讀李習之幽懷賦。以謂習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如

韓愈。愈曾有賦矣。不偶美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習獨

不然。其賦曰。衆寡異而難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余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

取天下。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數老嗟卑之心。爲習

所憂之心。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歐陽子之論善矣。雖然。公不云乎。文章之作。常繫於羣旅

草野。至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注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感。二鳥賦蓋

## 復志賦（并序）

公貞元八年擢進士第。十二年始佐汴州。明年

愈既從隴西公平汴州。隴西公。董晉也。按晉行狀。正元十二年七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汴州刺史。

七月。則十其明年七月。有負薪之疾。負薪。賤者之稱。禮記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

三年作也。其明年七月。有負薪之疾。新也。又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鄭氏



注。憂亦作疾。○公羊注云。大夫病曰大。退休于居。作復志賦。其辭曰。

馬。士病曰負薪。公病作此賦。故云。○退音邑。憂也。選。獨長思而永歎。○音。獨永歎乎增傷。豈朝食之不飽兮。寧冬

裘之不完。昔余之既有知兮。誠坎軻而艱難。○坎軻。不平易貌。○音。獨永歎乎增傷。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

歲行十二年而一復也。大曆十二年。公從兄會南遷。○音。獨永歎乎增傷。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

歲。故云歲行未復也。伯氏兄稱。詩。伯氏吹埙。○音。獨永歎乎增傷。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

洞庭在岳州巴陵縣。郭璞注山海經云。洞庭地穴。○音。獨永歎乎增傷。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

日月若出沒於其中也。○音。獨永歎乎增傷。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

逾南紀之連山。唐一行以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音。獨永歎乎增傷。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

嗟日月其幾何兮。攜孤嫠而北旋。○音。獨永歎乎增傷。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

孤嫠一作。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於江之南。○音。獨永歎乎增傷。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

三年。王武俊李希烈反。四年。涇原姚令言犯京師。○音。獨永歎乎增傷。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

天。興元元年。李懷光反。如梁州。貞元元年。公以中原多故。○音。獨永歎乎增傷。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

爲無所用其心。方從閣本古作詰。窺前靈之逸迹兮。○音。獨永歎乎增傷。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

任音。考古人之所佩兮。閱時俗之所服。○音。獨永歎乎增傷。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

古人也。○音。獨永歎乎增傷。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

作關。非是。○音。獨永歎乎增傷。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

日。視韓彭之豹變。○音。獨永歎乎增傷。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

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趁乎。公此語事本夏侯勝傳。○音。獨永歎乎增傷。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

故吾之所以為惑。○音。獨永歎乎增傷。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

可逕而入兮。○音。獨永歎乎增傷。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

遂從試於有司。惟名利之都府兮。○音。獨永歎乎增傷。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

競乘時而附勢兮。紛變化其難推。○音。獨永歎乎增傷。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

時射利。商人之功。此借用其語以譏世也。○音。獨永歎乎增傷。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

乘全純愚

以靖處兮。將與彼而異宜。欲奔走以及事兮。顧初心而自非。朝騁驚乎書林兮。夕翺翔乎藝苑。揚雄長楊賦云。樊雲新云。發祕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園。翔翺乎禮樂之場。班固賓戲云。真嫁諒卻步以圖前兮。棲乎華術之場。休息乎簞籍之園。聘或作馳。楚辭。朝馳驚乎紅羣。作馳非是。御。去約切。退也。家語。衛行簞。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不浸近而愈遠。哀白日之不與吾謀兮。至今十年人。不可得也。前漢。劉向傳。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其猶初。豈不登名於一科兮。貞元八年。曾不補其遺餘。進既不獲其志。願兮。退將遁而窮居。驢云。進不入以難服。排國門而東出兮。貞元十一年。公東歸。慨余行之舒舒。慨或作嗟。時憑高以迴顧兮。涕泣下之交如。有卦。厥孚交如。戾洛師而悵望兮。戾止。洛師。洛陽也。詩。我客聊浮游以躊躇。莊子。聖人躊躇以與事。往。從容也。驢假大龜以視兆兮。火。大或作求。幽貞之所屬。吾人之所屬。顏延年拜陵廟詩。幼壯困孤介。未暮謝幽貞。非甘潛伏以老死兮。不顯著其名譽。音歟。非夫子之洵美兮。吾何為平浚之都。夫子。謂蘧管也。浚之都。汴州也。十一年乙亥春。三上宰相書不遇。夏東歸。秋至洛陽。十二年丙子秋。從蘧管入汴州。晉辟署試校書郎。為汴宋豪顯泗州觀察推官。凡十餘年矣。故上云至今十年其猶初。小人之懷惠兮。猶知獻其至愚。因余異於牛馬兮。寧止乎飲水而求錫。伏門下而默默兮。下之。或作竟。歲年以康娛。竟或作時。乘閒以獲進兮。聞。何艱切。蝦也。又居莧切。空顏垂歎而偷偷兮。而或作仰。盛德以安窮兮。又何忠之能輸。昔余之約吾心兮。誰無施而有獲。誰。方。從閣本誰作惟。下又有德字。李本謂陳無已去德字。今本復說惟為獲之語。詞意既有自來。又與上下文勢相應。故嘉祐杭本與諸本多如此。乃是韓公本文。相傳已久。非陳以意定也。閣本之謬如此。而方信之。反以善本為誤。今不得不辨也。又嘉祐杭本世多有之。而其不同處。方皆不錄。豈貪倭之誇獨兮。說文。誇。濁水不流。孟胡切。數曰吾其既勞而後食。方其偶未見耶。抑忽之而不觀也。既字。懲此志之不脩兮。愛此言之不可忘。脩。方作循。云。唐人書脩近循。楚辭亦有誤者。○今按唐非是。懲此志之不脩兮。愛此言之不可忘。人書字之誤。方說是也。然此乃脩誤作循。非循誤作脩也。脩。猶脩好脩怨之脩。情惻惻以自失兮。心無歸之茫茫。之或作苟。不內得其如斯兮。孰與不食而高翔。抱關蓋因舊增新之意耳。

之陋陋兮。有肆志之揚揚。諸本多作陽陽。後漢孔嵩傳云。晨門肆志於抱關。史記晏嬰傳。志氣揚揚。公當是用此語。詩君子陽陽。則注謂無所用其心。非公所用字也。伊尹

之樂於耿耿兮。焉貴富之能當。恐誓言之不固兮。斯自訟以成章。斯或作聊。往者不可復兮。冀來今之可望。音

閱已賦。公嘗佐董晉於外。未幾晉薨。復佐戎徐州。徐帥。張建封也。建封又薨。公罷去。來居

于洛。時貞元十六年也。晁無咎嘗取此賦於續楚辭而系之曰。愈才高。數黜官。頗自傷

其不遇。故云。余悲不及古之人兮。伊時勢而則然兮。閱或作閱閱。○按供慶善云。歐宋皆無兮

無兮字。未憑文章以自宣。昔顏氏之庶幾兮。在隱約而平寬。楚辭。屈處愁以隱約兮。往謂隱身守約也。

知孰是。而不固哲人之細事兮。夫子乃嗟歎其賢。惡飲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頤神而保年。闕本無食字。非是。有至聖而為之依歸

兮。又何不自得於艱難。何下或有苦字。○東坡為膠西守。孔宗翰作顏樂亭詩。其序有曰。昔夫子以簞

其小焉觀之。其大者容有為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

蠆。孰知簞食瓢飲之為哲人大事乎。司馬溫公又曰。子瞻論韓愈。以在隱約而平寬。為哲人之細事。

以為君子於人。必於其小觀焉。光謂韓子以三書相求。與于襄陽書。求朝夕粥米俸貨之資。

又好悅人以誌銘。而受其金。其感感於貧賤如此。烏知顏子之所為哉。司馬蘇氏之論當矣。雖然。

退之嘗答李習之書曰。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

為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瓢飲。無所

取資。則餓而死。不亦難乎。而此賦又云爾。蓋閱已曰。余昏昏其無類兮。望夫人其已遠。詩小雅焦鵲易

之不若也。東坡溫國獨謂其不然。要為顏子言之爾。曰。余昏昏其無類兮。望夫人其已遠。詩小雅焦鵲易

協平聲。作變。作者。行舟楫不識四方兮。涉大水之漫漫。勤祖先之所貽兮。勉汲汲於前脩之言。騷而正柏

兮。固前修以范臨。注。雖舉足以蹈道兮。蹈道字。本穀梁傳。哀與我者為誰。眾皆捨而已用兮。忽自惑其

是非。下土茫茫其廣大兮。余壹不知其可懷。壹本多作置。闕抗本作壹。舊監本本期本作一。說壹為壹。

就水草以休息兮。恆未安而既危。久拳拳其何故兮。亦天命之本宜。本或作。惟否泰之相極兮。咸一得而一違。闕

作衰。君于有失其所兮。小人有得其時。聊固守以靜俟兮。誠不及古之人兮。其焉悲。○焉。於虔切。

別知賦公歲癸未貞元十九年冬。以監察御史言旱飢。得罪。黜連之陽山令。明年春至邑。連在唐屬湖南道。時楊儔之以湖南支使來。甲子。以中原多故。避地。集中又有序送焉。

余取友於天下。將歲行之兩周。周。十二。公自興元元年甲子。以中原多故。避地。集中又有序送焉。

高之不求。紛擾擾其既多。咸喜能而好修。○好去聲。紛或作伊。紛擾或作伊。寧安顯而獨裕。顧陋窮而共愁。

窮或作塞。惟知心之難得。斯百一而爲收。之或作而。斯或作在。百一或作一旦。皆非。

蛇於海陬。○陳音餘。遇夫人之來使。○夫。馮無切。使。闕公館而羅筵。以。索微言於亂志。前漢藝文志。昔仲尼

役而微言絕。注。發孤笑於羣憂。物何深而不鏡。一作。理何隱而不抽。始參差以異序。卒爛漫而同流。○參差。微妙之言耳。

下楚宜切。又楚佳切。不齊也。以或作於。爛漫本或作爛。何此歡之不可恃。遂駕馬而迴轡。或作辛。或作以。

輜。車轡也。詩。五穀梁。山礲礲其相輜。○礲。五交。樹藟藟其相摻。藟藟。木茂也。前漢。觀衆木

相摻。○藟音翁。又烏孔切。摻。居由切。摻或作輜。兩浪浪其不止。楚辭。霑余襟之雲。皓皓其常浮。

紅掩別賦云。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兮奇色。公此頗效其體。○雲或作雪。浩浩或作活活。其或皆作而。知來者之不可以數期。楚辭。哀時命篇。倏者不可與

之可追。數。頻也。論語。朋友數。斯疏矣。○數音朔。朋。哀去此而無由。或無者字。或無之字。倚郭郭而掩涕。空盡日以遲留。而或

古詩一

元和聖德詩(并序) 此詩元和二年作。憲宗紀。永貞元年八月即位。明年正月改元元和。楊惠琳據夏州叛。三月辛巳。夏州兵馬使周承全斬惠琳。傳首以獻。九月辛亥。

高崇文奏以成都。擒劉闢以獻。十月壬午。淄青李師道。十一月戊申。武寧張愔皆受命。二年正月己丑朔。上親獻太清宮太廟。辛卯。祀昊天上帝于郊丘。還宮。大赦天下。公時爲國

子博士。分教東都。此詩所以作也。○穆伯長曰。退之元和聖德詩。惟西碑。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制作如經。能萃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筆墨閒錄云。此序乃司馬遷之文。非相

如文也。

臣愈頓首再拜言。此下或有日字。

臣伏見皇帝陛下卽位以來。誅流姦臣。承貞元年八月庚子。憲宗卽位。壬寅。臣右散騎常侍王佐爲開州司馬。前戶部

侍郎度支鹽鐵轉運使王叔文爲嶺南司戶。九月。貶韓泰等爲諸州刺史。議施姦臣。謂此也。朝廷清明。無有欺蔽。外斬楊惠

琳劉闢。以收夏蜀。東定青徐。積年之叛。海內怖駭。不敢違越。郊天告廟。神靈歡喜。風雨晦明。或作明。無不從順。太

平之期。適當今日。臣蒙被恩澤。日與羣臣序立紫宸殿陛下。或無陛下。親望穆穆之光。而共職業。而或作

籍教導國子。誠宜率先作歌詩。以稱道盛德。不可以辭語淺薄。不足以自效爲解。或作懈。或作辭。皆非是。

承用之。輒依古作四言元和聖德詩一篇。凡千有二十四字。指事實錄。具載明天子文武神聖。以警動百姓耳目。

傳示無極。警或作驚。流俗妄改也。史記。尊。其詩曰。寵樂殺。以警動燕齊。義當用此。

皇帝卽阼。或作阼。史記。人紀有皇帝卽阼一全語。實用。物無違拒。曰暘而暘。曰雨而雨。尙書供範篇。八庶

肅。時雨若。維是元年。有盜在夏。欲覆其州。以踵近武。近或作其。踵。繼也。武。迹也。先是憲宗建

焉。皇帝曰噫。豈不在我。負鄙爲艱。縱則不可。出師征之。其衆十旅。十或作千。方云。按此專紀楊惠琳之亂

德軍合擊。未嘗他出師也。十旅爲正。○今按周禮。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軍其城下。

卒爲旅。則一旅五百人。而十旅五千人也。方說得之。亦見以順討逆。師不在衆之意。五軍其城下。

告以福禍。腹敗枝披。不敢保聚。擲首陴外。陴。城上女牆。左氏。降幡夜豎。謂承全斬。疆外之險。莫過蜀土。韋

去鎮。劉闢守後。血人于牙。不肯吐口。傳言闢嘗病。見問疾者。必以手行入其口。開庫啗土。曰隨所取。曰。

日。今按此乃述其誘陷。方本非是。汝張汝弓。汝鼓汝鼓。上鼓字或作伐。或作梓。或作擊。春秋傳云。伐鼓。汝爲表

書。求我帥汝。傳言闢守後。務。事始上聞。在列威怒。皇帝曰然。嗟遠士女。苟附而安。則且付與。讀命此庭。讀。或作

是。出節少府。唐百官志云：符寶郎凡命將遣使，皆賜送節。旌以顯賞，節以顯殺。朝發京師，夕至其部。閩既自爲留後，上初嗣位，未能討。是歲十二月，以閩爲西川節度事。知闕事。闕喜謂黨汝振而伍蜀可全有此不當受，不當或作當不，非是。○閩既得旌，萬牛犢炙，餽切也。

莊子。不敢食一鰓。鰓與炙同。廣韻引周書：始燂肉爲炙。又禮：萬鍾行酒，以錦纏股，以紅帕首。荆公本記：毋嚼炙。○嚼，力轉切。鰓，之夜切。或曰即載字。側吏切。萬鍾行酒，以錦纏股，以紅帕首。荆公本音麥。觸本亦然。方音注。落頭。怕頭也。音招。今多讀作莫轄切。莫轄切。帶也。方說誤。○實或作鉢字。蓋二音通讀。○今按集韻：怕，莫白切。無莫轄音。鉢，莫葛切。帶也。方說誤。○實錄曰：禹會塗山之夕，大風雷震，有甲步卒千餘人，有恒其兇，有餌其誘。兇方方胃。○今按此二句，蓋其不被甲者，以紅綸帕抹其額，自此爲軍容之服。有恒其兇，有餌其誘。言有畏其暴者，有貪其利者，故從之者衆耳。非本心樂從也。方本非是。○黃石公記曰：其出穠穠。詩：降福穠穠。注：隊以萬數，芳顏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詩意取此。

所拒。遂之東川。遂據城阻。上既不許關三川。元和元年正月，闕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皇帝曰：噫！其於梓州。欲以同幕盧文若爲東川節度使，因陷梓州。降李康。

又可許。爰命崇文分卒禁禦。初上欲討闕，而重於用兵。宰相杜黃裳薦神策軍使高崇文可用。元和元年爲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嚴礪同討闕。三月克之。有安其驅，無暴我野。日行三十里。賈指之傳云：吉行五十里。徐文出斜谷。元奕出駱谷。同趨梓州。

壁其右。壁，或作闕黨聚謀。鹿頭是守。六月闕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崇文。崇文擊敗之。戰皆捷。鹿頭山南崇文奉詔進退規矩。規，或作合。戰不貪殺，擒不濫戮。抗本三館本作梓作藍儀。唐本作澄距成都百五十里。崇文奉詔進退規矩。規，或作合。戰不貪殺，擒不濫戮。抗本三館本作梓作藍儀。唐本作澄姑存其舊。○今按藍儀無理。濫戮蓋用左傳數俘之語。蜀本得之。他本皆誤。四方節度整兵頓馬。上章請討。乞。侯命起坐。皇帝曰：嘻！無汝煩苦。鳴。歡辭也。或荆井泊梁。嚴綾。梁謂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也。在國門戶。出師三千各選驍醜。醜類也。四軍齊作。殷其如阜。安也。音隱。○詩：如崗如阜。或拔其角。拔，或作或脫其距。距，難距。史記：投石長驅洋洋。無有齟齬。或齟齬而不安。○上牀呂切。又壯所切。下音語。八月壬午，開棄城走。載妻與妾，包裹稚乳。是日崇文入處其宇。日，或作分散透捕，搜原剔藪。聞窮見窘，無地自處。俯視大江，不見州緒。遂自顛倒。

九月崇文克成都。闢與盧文若帥數十騎西奔吐蕃。高霞寓等追之。及於葭牟田。闢赴江不死。擒之。崇文遂入自城都。枷脰械手。婦女纍纍啼。

哭拜叩。來獻闕下。以告廟社。周示城市。咸使觀覩。解脫纜索。夾以砧斧。砧當作枯。與樵同。戰國策范雎曰。臣之胃不足以當樵質。粟不足以待斧。

錢是嬌嬌弱子。赤立僂僂。上音羸。牽頭曳足。先斷腰膂。南軒曰。諸退之聖德訟。至婉婉弱子。赤立僂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處世榮舉。子由之說曰。

此李斯頌秦所不爲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風雅。何其陋也。此說如何。曰。退之筆力高。得斬截處。卽斬截。他豈不知此。所以爲此言者。必有說。蓋欲使諸鎮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耳。今人讀之。

至此“猶且寒心”一句，當時清鎮乎。此正是合於風雅處。只如聽有茅桑中諸詩。或以爲不必載。而俞方曰：“此爲夷狄所滅之由。退之言。亦此意也。退之意。過於子由遠矣。大抵前輩不可輕

次及其位。擗據擗據。傳云。斬于城南獨柳樹下。子超郎等九人。與郎將崔綱以次誅。說文。擗。柱從旁也。柱從旁也。古樂府。死人骸骨相擗柱。○上抽庚切。下家庚切。

或作用。是。揮刀紛紜。爭寸膾脯。肺。○此詩蘇黃門獨謂不然。且曰。此特

本也。一載文王伐桀，武王伐紂，同旨有體。退之獨不在此邪？亦其少年所爲文也。按公時年四十。

約所以爲嚴。大抵強不足則夸。魯頌之詞侈。德盛故也。憲宗功烈固偉。此文武則有間矣。王荆公嘗論詩曰。周頌之詞約。德不足故也。侈。是詩也。其亦魯頌之謂歟。

費將更扶珪綴組帛堆其家粟塞其廩是以上句偶之可見哀憐陣歿廩給孤寡贈官封墓周而宏博經戰

代地寬免租簿施舍酬功急疾如火十月葬陣亡者。康其家五歲。賜文武官爵勳。

湖恒青魏恒青東堽海浦南至徐蔡謂溫青平盧節度徐謂武寧軍節度蔡謂彰義軍節度齊區外

晉書地理志云：北齊郡，魏則曰平安。幽州劉濟，恒則王士真。青則李師道。徐則張弘範。

皆一時落穽之禍也。恒威叔德本姓作報蜀本定計一作報云。公上尊號表有恒威愧德意與此同。

天子同姓謂之伯父。謂當時諸鉅帥也。異姓謂之伯舅。謂天子之舅。九

叔父一異姓謂之叔舅。各坐祿位訓誥監臨作田。正月元月初見宗祖躬執百禮登降拜俯薦于新宮宮。





少。黃謂韓杜自作此語耳。生知法式。動得理所。天錫皇帝。為天下主。并包畜養。無異細鉅。億載萬年。敢有違者。皇帝儉勤。盥濯陶瓦。斥遣浮華。好比締紵。敕戒四方。侈則有咎。天錫皇帝。多麥與黎。無召水旱。耗于雀鼠。無耗。或作億載萬年。有富無窶。或作富有無窶。或作富有貧。皇帝正直。別白善否。擅命而狂。既翦既去。盡逐羣姦。靡有遺侶。天錫皇帝。臣碩輔。博聞遐觀。以置左右。億載萬年。無敢余侮。余或作有。皇帝大孝。慈祥悌友。怡怡愉愉。奉太皇后。宗后王氏。太。決於族親。孺及九有。天錫皇帝。與天齊壽。登茲太平。無怠永久。億載萬年。為父為母。博士臣愈。職是訓詁。作為歌詩。以配吉甫。詩之嵩高。孫氏。韓奕。紅漢。皆尹吉甫美宣王作。公今為此詩。亦以吉甫自比也。

琴操十首。按琴操凡十有二。公取其十。如下所作是也。惟水懽懽操。乃伯牙所作。公削之。不能作也。操。拂子厚。為之詞者十事。各注于下。唐子西云。琴操非古詩。非騷詞。惟退之為得體。退之琴

將歸操。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史記。孔子既不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西。聞寶鳴犢。舜

夫。○按寶鳴犢。孔叢子作鳴犢。戰國策作鳴犢。新序作寶鳴犢。或又作鳴犢。寶。諸說不同。未知孰是。○諸本題義下皆有子注。閣本只存題義。唐本注與題義皆不出蜀本。於注云上增又曰二字。與題義皆來注寫。以此見雖題義亦後人以琴操續補也。

狄之水兮其色幽幽。狄。蜀本作秋。○今按水經。河水至東阿。注平等縣。東北流四瀆津。注云。津西清水合。並流自河入濟。水徑周。故有四瀆之名。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歎而作歌曰。狄之水兮其色幽幽。與此題義更相相。歸來歸來胡為斯。案臨濟。故狄也。是濟所運。得其通稱也。又云。濟水經。濟水南。詳此。則是濟水自榮澤之下。漸流至此四瀆津口。而後復出河。又東分一支。與之合流。以運諸濟。而為狄水。故孔子臨河不濟。而歌狄水。即此東分之河。復出之濟也。然此皆齊地。今在濟野之間。史記以為孔子自衛將西見趙簡子。則其值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齧我足。不當出此。此又不可曉者。今姑闕之。以俟傑於地理者正焉。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尤歸兮歸兮。無與石鬪兮。無應龍求。歸兮歸兮。諸

猗蘭操

孔子傷不逢時作

猗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歷聘諸侯。莫能用。自衛反魯。隱谷之

仁。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香蘭云。○古琴操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聞蔽。不知賢者。

年紀漸邁。一身於老。

聞之。發色。瞻瞻猗猗。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文子曰。蘭並不為其服而不芳。君子行道。

也。○今天之旋。其易為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貿貿。○買音茂。齊麥之茂。麥秋生夏死。蕭冬生中。

亥。月。陰氣之極。○齊子如不傷。我不爾覲。齊麥之茂。齊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

猗蘭操

孔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龜山。魯山也。詩奄有龜蒙。在泰山博縣。

不致播相於大夫。孔子時為魯大司寇。後行。宿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

反。季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季氏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也。又古操云。

龜之氣兮不能雲雨。春秋元命苞曰。山者氣之包含。所含精藏。雲故觸石布山。言龜山。龜之枿兮。枿

之餘。前漢。三枿之起。李巡曰。枿。不中梁柱。陸。大虞。中。平聲。讀。○今按此但言其木不堪作

木之餘。○枿。牙葛切。亦作𣎵。○一作為用。氣或作氣。雲或作為。或雲上有為字。言龜山。龜之枿兮。枿

梁柱耳。與太玄中字意異。龜之大兮。祇以奄魯。知將驟兮。將驟三都。○驟。許規切。哀莫余伍。周公

有龜兮。嗟余歸。○蓋言周公如有神。其使余歸輔其君也。○鬼或作思。余歸。方作歸余。皆非是。大

道皆此

越裳操。周公作。越裳在交趾國之南。韓詩外傳曰。周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

越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盡往朝之。於是乃來。韓本注引後漢南蠻

誌。事同而文少異。古琴操曰。於戲嗟嗟。非且之力。乃文王之德。



而食。清朝履霜。而自傷無罪。見放逐。乃援琴而鼓之。見古樂府題解。其詞曰。朝履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信讒言。孤思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歿不同兮。恩有偏。誰說碩令如此冤。

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咎。逐兒何爲。兒在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飢何食。兒行于野。履霜以足。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兒事或作母事。非是。

雄朝飛操 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雄雙飛感之而作。牧犢或作沐犢。○吳兢樂府古題解云。舊說齊宣

於野。見雄雌相隨。意動心慙。乃仰天嘆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不獲。因援琴而歌以自傷。其聲中絕。崔約古今往述其詞曰。雄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羣遊於山阿。我獨何命兮。未有家。時將暮兮。可奈何。嗟嗟暮兮。可奈何。

雉之飛。于朝日。羣雌孤雄。意氣橫出。或無氣字。當東而西。當啄而飛。隨飛隨啄。羣雌粥粥。粥粥或謂字當作粥。音杜詩。難話。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雞。生身七十年。無一妾與妃。馬大年云。別本彼作此。無雞字。而下語。妃音嬌。與雉協。

別鵲操 商陵穆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娶。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而悲啼。穆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援琴而歌。爲別鵲操。亦曰別鵲操。詞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衾不寐。食忘餐。

後遂爲夫妻。

雄鵲銜枝來。雌鵲啄泥歸。巢成不生子。大義當乖離。江漢水之大。鵲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且可繞樹相隨飛。或作安。又無繞樹二字。皆非是。李陵詩。長當爲此別。且復立斯頌。又古樂府。與子如黃鵠。將別復徘徊。亦此意也。

殘形操 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殘形操。事出琴錄。其辭

有獸維狸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按大周正樂記。曾子鼓琴。崔子立戶外而聽之。曲終入曰。身已成矣。而惜未得其首也。曾子曰。吾輩

臥夢見一狸。但見其身。不見其頭。起而爲之鼓歌也。不吉凶何爲乎。覺坐而思。巫咸上天兮。古神巫識者其誰。

南山詩或無詩字。○此詩似上林子虛賦。才力小者不可到也。唐詩云。孫華老嘗謂老杜北

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爲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

吾聞京城南。茲維羣山囿。東西兩際海。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今按此與史記。但皆極言其廣

耳。不必曲引。巨細難悉究。山經及地志。茫昧非受授。○辭試提挈。挂一念萬漏。挂一念或作一欲休諒不能粗

紋所經觀。嘗昇崇丘望。○常。戢戢見相環。晴明出稜角。縷脈碎分繡。蔡嵐相傾洞。○或作鴻。淮南子。傾

覆賦。所用皆同。唐人始兼用之。杜表裏忽通透。無風自飄簸。融液胞柔茂。橫雲時平凝。點點露數岫。天空

浮脩眉。○空或作宇。○傾洞不可援。是也。表裏忽通透。無風自飄簸。融液胞柔茂。橫雲時平凝。點點露數岫。天空

塞鷗。○史記。中行人面鳥喙。音。春陽潛沮洳。○沮。○陷濕地。詩。彼汾沮洳。○沮。○仕檻仕衫二切。大海洛

深秀。吐深或作巖巒雖嶺。○史記。隆崇嶺。嶺。○杜詩。高岳前嶺。嶺。○音。如。又音皆去聲。濯濯吐

木盛。陰鬱增埋覆。神靈日歎歎。○歎音。杜詩。雲氣爭結構。秋霜喜刻轢。○或作轢。史記。陸。磔卓立瘡瘻。○磔音。參

差相疊重。剛耿陵宇宙。各行雖幽墨。冰雪工琢鏤。○雪或作。新曦照危峨。億大恆高表。○東西曰廣。南北曰表。前

危或作危。○居。明昏無停態。頃刻異狀候。○已上敘。西南雄太白。突起莫閉簷。○左傳。傅子使助遠氏之簷。

承開簷。○落都配德運。○太白山爲帝都藩垣。唐詩。太分宅占丁戊。○丁戊亦謂西南。迢遙越坤位。○迢遙。

地。○詆訐陷乾寶。○言太白非特占西南坤位而已。又侵及東北乾位。故空虛寒兢兢。風氣較搜漱。朱維方

鳥候。微瀾動水面。踊躍躁獠。獠。楚辭。猿猴。詩。無教猱升木。猱。奴刀切。猱音抽。猱一作猱。驚呼惜  
 破碎。仰喜呀不仆。已上言南山方前尋徑杜墅。全蔽畢原陋。徑或作經。當如夜徑澤中之徑。杜或作杜。非  
 萬年縣東南。全或作忿。畢原。周文武葬處。在今咸陽縣。杜墅。即杜陵也。本周之杜伯國。在長安  
 西北。或曰文王子封於畢。此其地也。全。蒲閱切。巨靈。高掌遠蹠。郭緣生述征記曰。華山對  
 互走。音。勃然思岸裂。擁掩難怒脊。巨靈與夸娥。河東首陽山。黃河流于二山之間。古語云。此本一山當  
 列子。河水通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踏其下。中分爲兩。以通河流。娥或作娥。考  
 冀之南。漢之東。無斷焉。欲平太行王屋二山。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  
 則娥當作娥。○夸。苦瓜切。速買朝必售。買或作屋。詩賈用。還疑造物意。固護蓄精祐。力雖能排幹。雷電  
 怯呵詬。攀緣脫手足。踴躍抵積甃。茫如試矯首。壅塞生恟愁。○壅音福。土塊。爾雅云。塊壘也。楚辭宋玉  
 作穀。○鄒。威容喪蕭爽。近新迷速舊。拘官計日月。欲進不可又。因緣窺其湫。凝湛閱陰暉。謂。能以爲暉。  
 心不明也。○畧音。魚蝦可俯掇。神物安敢寇。林柯有脫葉。欲墮鳥驚救。爭銜寧環飛。投棄急哺。鳥生須哺曰。○  
 畧音。亦作。生哺。○數音。旋歸道迴晚。達枿壯復奏。達或作遠。盧仝月蝕。吁嗟信奇怪。峙質能化質。音。  
 元十九年十二月自監察。探歷得遲迺。初從藍田入。藍田。縣名。今顧盼勞頸。公羊傳。絕其。時天晦大雪。  
 御史謫連州陽山令。皆由藍田。又皆遇冰雪。其謫陽山。以十二月。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云。商山冬雪。  
 公兩謫南方。其謫潮州。雖以正月。然亦遇雪。藍田驛詩云。雪擁藍關馬不前。是也。候目  
 季月。冰凍絕行轡。苦矇瞶。莊子。予適有瞽病。往。峻塗拖長冰。直上若懸溜。褰衣布推馬。○推音。顛蹶退且復。扶蒼黃忘還  
 風敗胃亂。○音音。所矇矇左右。杉篁咤蒲蘇。○咤音。果耀攢介冑。專心憶平道。脫險逾遲。○音。昨來逢清霽。宿願忻始  
 副。始或作所。非是。自前年。嶢嶢躋冢頂。○嶢音。倏閃雜。爾雅云。聽聽夷由。往。黃之飛生。又  
 遭謫謫以後。讀之可見。嶢嶢躋冢頂。嶢音宏。倏閃雜。爾雅云。聽聽夷由。往。黃之飛生。又  
 鼠。○聽音。前低劃開闢。劃音。又爛漫堆衆。方從蜀人韓仲韶本作。云石墓也。二韻皆取喻。謂  
 吾。聽音。又。前低劃開闢。忽麥切。

[illegible]

還獲。喁喁魚闌萍。喁喁。魚口也。吳越春秋云。天下喁喁。闌。馬出門貌。落。落月經宿。闌闌樹牆垣。嶽嶽架庫廡。嶽。山形如甌也。姚令威云。恐參參創劍戟。煥煥銜瑩琇。上音營。數數花披蓊。闌屋摧闌。闌。當作闌。魏都賦。四門闌闌。參參創劍戟。煥煥銜瑩琇。下音營。數數花披蓊。闌屋摧闌。闌。或作闌。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狂。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懋。已上並敘其經。歷所見之狀。大哉立天地。經紀宵營。厥初孰開張。僊僊誰勸侑。創茲朴而巧。戮力忍勞疚。得非施斧斤。無乃假詛咒。鴻荒竟無傳。功大莫酬儔。又作某。其豈。嘗聞於祠官。芬苾降歆嗅。或作歆。依斐然作歌詩。惟用贊報飮。音又。○是詩凡百有二韻。始總敘四則敘其經歷之所見焉。

謝自然詩

果州謝真人上昇在金泉山。貞元十年十一月十二日辰時。白晝輕舉。時郡守李堅以聞。有賜詔褒諡。謂所部之中。靈仙表異。元風益振。至道彌彰。其詔今尙有石刻在焉。

公排釋老。斥異端。故詩有所不取。

果州南充縣寒女謝自然。童騃無所識。騃。愚也。但聞有神仙。輕生學其術。乃在金泉山。繁華榮慕絕。父母慈愛捐。疑心感魑魅。上抽知切。恍惚難具言。○恍惚。音愧。幽晦。蕭蕭風景寒。簷楹豔明滅。覽或作五色光屬聯。觀者徒傾駭。躑躅詎敢前。不進貌。楚辭。待天明聲窮獨不敢言。○上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煙。茫茫八紘大。淮南子。九州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直炙切。下廚玉切。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煙。茫茫八紘大。列子。八紘九野之水。在八極也。○紘音宏。影響無由緣。里胥上其事。郡守驚且歎。或作觀。驅車領官吏。叱俗爭相先。入門無所見。冠屨同蛻蟬。楚辭。濟蟬蛻龍變。棄俗登仙。音稅。皆云神仙事。灼灼信可傳。余聞古夏后。象物知神森。山林民可入。民或作本。用民字多。只爲字不。魑魅莫逢旃。左傳宣公三年。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鼎。昔成不盡避唐諱。魑魅莫逢旃。夏之方有德也云云。鑄鼎象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森。故民入川澤山林。魑魅罔覩。莫能逢之。此曰莫逢旃。旃。之也。選西京賦。魑魅罔覩。莫能逢旃。遷迤不復振。後世恣欺謾。幽明紛雜亂。人鬼更相殘。歲皇雖篇



好。漢武洪其源。自從二主來。此禍竟連連。莊駢拇篇。又委連。連如膠漆纏糾。木石生怪變。狐狸騁妖患。莫能盡性命。安得更長

延。盡或作保。嵇康養生論。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人生處萬類。知識最爲賢。奈何不自信。反欲從物遷。書君陳曰。惟民生往者不厚。因物有遷。

可悔。孤魂抱深冤。來者猶可誠。余言豈空文。空或作虛。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倫。寒衣及飢食。在紡績耕耘。或作

下以保子孫。上不奉君親。苟異於此道。皆爲棄其身。噫乎彼寒女。永託異物羣。感傷遂成詩。或作賦。昧者宜書紳。

秋懷詩十一首。秋懷詩十一首。文選詩體也。唐人最重文選學。公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唱。文選弗

傍砌看紅藥。眼穿長計雙魚斷之句。皆取諸文選。故此詩往往有其體。多自感其趨向。不與世合。故末章有選語。弄觸心兵之句。繼又以霜菊自歎。可見一時直道之不容也。

牕前兩好樹。衆葉光蕤蕤。詩。黍稷秋風一披拂。策策鳴不已。微燈照空牀。夜半偏入耳。愁憂無端來。感歎成坐

起。天明視顏色。與故不相似。羲和驅日月。或作白日。廣雅云。羲和。日疾急不可恃。浮生雖多塗。難或作趨

死惟一軌。胡爲浪自苦。得酒且歡喜。

白露下百草。蕭蘭共雕悴。離或作惟。或作凋。荀子。勞苦彫悴。青青四牆下。已復生滿地。後山詩。牆根霜下草。又寒蟬暫

寂寞。蟋蟀鳴自恣。運行無窮期。稟受氣苦異。適時各得所。松柏不必貴。

彼時何卒卒。孟子。卒然問曰。音蒼沒切。前漢司馬相如傳。卒我志何曼曼。音犀首空好飲。史記。犀

人也。名衍。姓公孫氏。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楚廉頗尙能飯。廉頗。趙將。以爲奔魏。其後趙

使陳軫使秦。過梁。見之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廉頗尙能飯。王使使者視頗尙可用否。頗爲之

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史。或作餽。文字浩千萬。陳跡竟誰尋。陳或作塵。莊子。六經者。賤嗜非貴獻。負日之暄。而欲進御。貴賤固有

差矣。詩意大抵以其不與時偶焉。丈夫意有在。或作存。女子乃多怨。

秋氣日惻惻。秋空日淒淒。上無枝上蜩。蜩。大蟬也。詩。五月鳴蜩。音條。下無聲中蟪。豈不感時節。耳目去所憎。去。或作清。曉。

卷書坐。南山見高稜。其下澄秋水。澄。或作通。或作有。音條。有蛟與可睂。惜哉不得往。豈足吾無能。

離離掛空悲。慙慙抱虛驚。露紘秋樹高。法。或作通。或作暗。或作位。謝靈運詩。花上露猶紘。謝惠連。今按。紘。弓。孔子法然流涕。則法爲流。蟲。手。寒。夜。永。斂。退。就。新。情。趨。營。悼。前。猛。歸。愚。識。夷。塗。愚。或作汲。古得脩。

渫之貌。於下句蟲弔。對偶尤切。蟲。手。寒。夜。永。斂。退。就。新。情。趨。營。悼。前。猛。歸。愚。識。夷。塗。愚。或作汲。古得脩。

經。荀子。短。短。不。可。以。汲。深。井。之。泉。注。汲。索。名。浮。猶。有。恥。味。薄。真。自。幸。庶。幾。雪。悔。尤。即。此。是。幽。屏。選。張。衡。曰。屏。必。郢。切。葛。立。方。曰。此。則。陶。潛。歸。去。來。辭。覺。今。是。昔。非。之。意。似。有。所。悟。也。

今晨不成起。端坐盡日景。蟲鳴室幽幽。方。作。幽。室。中。乃。與。下。句。相。偶。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

劇含梗。塵埃情伺候。文字浪馳騁。尙須勉其頑。王事有朝請。前。漢。吳。王。濞。使。人。爲。秋。請。

秋夜不可晨。秋日苦易暗。我無汲汲志。何以有此憾。寒難空在棲。缺月煩屢瞰。苦。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

瘁久埋滅。無由見真濫。禮。記。古。樂。和。正。以。廣。新。樂。毒。得。以。濫。低心逐時趨。低。或。作。吾。蓋。草。書。而。失。其。半。苦。勉。祇。能。暫。有。如。乘。風。船。一。縱。不。

可。纏。不。如。覩。文。字。後。山。詩。云。早。年。著。眼。觀。文。字。〇。濕。七。處。切。丹。鉛。事。點。勘。選。范。始。興。立。太。宰。碑。表。人。落。油。素。家。煥。鉛。

集異國殊語。當。把。三。寸。明。翰。齋。油。素。〇。濕。七。處。切。丹。鉛。事。點。勘。選。范。始。興。立。太。宰。碑。表。人。落。油。素。家。煥。鉛。

四尺。以問其異語。以鉛磨之於麴。豈必求贏餘。所聖石與顧。說。小。顧。也。齊。東。北。海。岱。之。間。謂。之。顧。狀。若。顧。顧。都。盧。切。斷。顧。作。守。顧。石。之。祿。

卷卷落地葉。隨風走前軒。鳴聲若有意。顛倒相追奔。空堂黃昏暮。我坐默不言。童子自外至。吹燈當我前。問我我

不應。饋我我不餐。退坐西壁下。坐。或。作。讀。詩。盡。數。編。作者。非。今。土。相。去。時。已。千。其。言。有。感。觸。使。我。復。悽。酸。顧。謂。汝。

童子。置書且安眠。丈夫屬有念。夫。或。作。人。〇。今。按。宋。本。亦。作。人。說。者。謂。丈。人。者。尊。長。之。稱。古。樂。府。所。事。業。謂。丈。人。且。安。坐。是。也。此。爲。答。童。子。而。自。稱。故。其。言。如。此。更。詳。之。

事業

無窮年。

霜風侵梧桐。衆華著樹乾。空階一片下。瑤若摧琅玕。瑤或作瑤。謂是夜氣滅。望舒實其團。淮南子。月御曰望舒。

實。陰也。公羊。夜中星實如用。張載曰。望舒四五圓。謂是夜氣滅。望舒實其團。

謂是夜氣滅。望舒實其團。淮南子。月御曰望舒。

謂是夜氣滅。望舒實其團。淮南子。月御曰望舒。

謂是夜氣滅。望舒實其團。淮南子。月御曰望舒。

謂是夜氣滅。望舒實其團。淮南子。月御曰望舒。

謂是夜氣滅。望舒實其團。淮南子。月御曰望舒。

謂是夜氣滅。望舒實其團。淮南子。月御曰望舒。

謂是夜氣滅。望舒實其團。淮南子。月御曰望舒。

謂是夜氣滅。望舒實其團。淮南子。月御曰望舒。

謂是夜氣滅。望舒實其團。淮南子。月御曰望舒。

謂是夜氣滅。望舒實其團。淮南子。月御曰望舒。

謂是夜氣滅。望舒實其團。淮南子。月御曰望舒。

謂是夜氣滅。望舒實其團。淮南子。月御曰望舒。

謂是夜氣滅。望舒實其團。淮南子。月御曰望舒。

謂是夜氣滅。望舒實其團。淮南子。月御曰望舒。

謂是夜氣滅。望舒實其團。淮南子。月御曰望舒。

謂是夜氣滅。望舒實其團。淮南子。月御曰望舒。

也。○汗音慢。恍如乘桴浮。○恍音晃。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也。故下文云。上疏豈其由。當乙。是年京師旱。

田畝少所收。上憐民無食。征賦半已休。征或作兵。有司恤經費。未免煩徵求。富者既云急。貧者固已流。傳聞閭里間。赤子棄渠溝。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史記。馮諼曰。朝趨市者。平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掉臂不顧。所期物忘其中。○掉。徒弔切。我時出衢路。

餓者何其稠。其或作爲。親逢道邊死。方云。闕本作道邊死。而從杭蜀作道死者。○今按古人謂尸爲死。左

死道邊之說。韓公蓋兼用之。此乃閣  
本之善。而方反不从。殊不可曉。  
佇立久嘒嘒。上音伊。下音憂。  
佇立或作倅馬。  
歸舍不能食。有如魚中鉤。中或作挂。  
或从蜀本作

出。云。選文賦。若遊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公語原此。○今按韓公未必用選語。況其語乃魚出淵。非魚出鉤也。不若作挂爲近。然第五卷後劉師服詩。有魚中鉤之語。則此出字乃是中字之誤。而尙

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閣門爲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其喉或作下陳議

旬內陳或作言。內或作事。 根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絲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繆杜佑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綢。直留切。

謂言卽施設乃反遷炎州反作遷州又作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柳字宗元劉字夢得或慮言

盡才發。編纂鄧與劉云云。若溪漁隱曰。余聞洪氏年譜。然後知寬夫爲誤。年譜云。貞元十九年。洩傳之落窰餽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不等所排耳。子厚罵錫於退之最奮。然至是不能無疑。故云同官。

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民急。爲幸臣所譏。幸臣者。李實也。稅曰。不者。未定之辭。前漢知捕兒不。○中吏詰問。實則不得。病未入木。妹或作。口如。禹月。凶。帝已尤。則。百。青。不。負。額。點。頭。

不方鳩切。中傳曰：「進以亥不得昏，猶如臨井視珠。」  
操頷司妻曰：「惟子出拜忘懸釜，黿免不回頭。」行行皆州。明爲青雲上。暮作白首囚。西山季冬月。水東絕色。後

之。戶感切。聖言。和。二。上。拜。下。東。金。仙。作。之。止。履。行。行。言。止。少。草。和。聖。二。事。作。日。言。口。下。山。至。冬。月。勿。羽。經。行。轉。春。風。洞。庭。良。出。及。鷲。孤。舟。逾。讀。到。所。王。低。顏。奉。君。笑。駿。寒。河。足。道。隨。事。生。蒼。苑。表。地。觸。金。翼。吏。民。以。袁。候。生。

多忿很。○癡。尼耕切。惡犬。  
 辭舌紛朝。○覆記。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嘲嗤之頃。  
 白日屋簷下。雙鵲翻鵲。

江東呼爲鴟鵂。鴟鵂，虛尤切。鴟鵂，力求切。有蛇類兩首。有蠱，蠱或作蟲。鮑明遠詩：吹蠱病行。飛蠱出。李賀曰：吹蠱。飛蠱出。

又曰：前（佐）屋之十、二、十、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窮冬或搖扇。盛夏或重裘。颺起最可畏。嶺南錄異云。嶺南夏秋。雄風曰颺。○颺音具。旬時簸陵丘。○旬音轟。虛交切。雷霆助光怪。氣象難

比倖。癘疫忽潛襲。十家無一瘳。猜嫌動置毒。對案輒懷愁。前日遇恩赦。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乙巳。順宗即位。二月甲子大赦天下。公量移江陵。按。私

心喜還憂。公集又有詩云。區文未補。望州。熾。意與此類。果然又羈繫。不得歸勸。此府雄且大。騰凌盡戈矛。棲棲法曹掾。

何處事卑陬。生平企仁義。所學皆孔周。早知大理官。不別三后儔。東漢楊賜為廷尉。自以世非法家。書曰。乃命三后。即功于民。伯夷禹稷三君耳。

士卑陶不在焉。蓋吝之也。筆墨閒。何況親犴獄。犴。亦獄也。漢書錢曰。犴亭獄曰犴。楊子。犴。敲撻

錄曰。此等語可謂怨讎而不亂矣。何況親犴獄。犴。使人多禮乎。詩。宜岸宜獄。犴與岸同。犴。敲撻

發姦偷。○撻音彭。懸知失事勢。恐自輕置累。○置音陟。田獵置累。累音浮。湘水清且急。涼風日脩脩。胡爲首

歸路。○首音特。旅泊尙夷猶。楚辭。君不昨者京師至。者。或作。嗣皇傳冕旒。嗣皇。謂憲宗即位也。貞赫然下明詔。

首罪誅共毆。或作兜。○古文兜字。○八月壬寅。敗王伾開州司復聞顛天輩。謂當時杜黃裳鄭餘慶之徒

王之佐。峨冠進鴻臚。鴻臚。大也。○鴻臚。謂國論。謀班行再肅穆。璫珮鳴琅璆。琅璆。以玄璫璫璆。璆。牛璆也。佇

繼貞觀烈。邊封脫兜鍪。三賢推待從。三賢。即崔。卓。華。傾枚鄒。選。聖賢卓華。左思曰。卓華觀羣書。高饒

參造化。或作物。清文煥皇猷。協心輔齊聖。政理同毛輶。治字皆作理。詩。德輶如毛。故小雅詠鹿鳴。食苹貴

呦呦。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呦。音。遺風絕不嗣。豈憶嘗同調。嘗。或作常。調與轡同。或作轡。或作調。皆非是。

同袍之義。失志早衰換。前期擬蜉蝣。自從齒牙缺。始慕舌爲柔。淮南子曰。老子學舌容。見舌而知柔。注云。

常縱有疾。老子往問焉。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子因疾

知之乎。老子曰。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乎。夫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乎。噫。是已亡。子因疾

鼻又塞。漸能等蘼蕪。蘼。香草。○蘼。臭草。左傳四年。一薰一蕕。深思罷官去。畢命依松楸。空懷焉能果。但見

歲已逾。殷湯閔禽獸。解網祝蛛蝥。賈誼新書。傷見設網者。雷煥掘寶劍。冤氛銷斗牛。氣或作氣。晉書。吳之

有紫氣。張華以雷煥爲豐城令。使尋之。煥至縣。掘獄屋基。入地四尺餘。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並有題刻。一日龍泉。一日太阿。其夕斗間氣不復見。得茲道誠可尙。誰能借前籌。殷勤謝吾友。吾或作朋。明月非暗投者。無因而至前也。公意以湯臂憲宗。以劍臂已。以借前籌。屬三賢者。明月之珠。非投暗矣。

暮行河堤上

暮行河堤上。四顧不見人。衰草際黃雲。感歎愁我神。夜歸孤舟臥。展轉空及晨。謀計竟何就。嗟嗟世與身。

夜歌

此歌及前暮行河堤上詩。皆作於德宗貞元中。時藩鎮將可爲朝廷憂。公方歎計謀之未就。雖欲憂之。非所力也。

靜夜有清光。閑堂仍獨息。念身幸無恨。志氣方自得。樂哉何所憂。所憂非我力。或作可悲。我才力。

重雲李觀疾贈之

觀字元賓。隴西人。與公同舉貞元八年進士。以十年死於京師。當其疾時以詩贈云。

天行失其度。方作天行令失度。云。公詩語多用此一體。○今按諸本皆作天行失其度。文意自備。公詩雖間有如此方說者。然亦不專以此爲奇也。陰氣來干陽。重雲閉白日。或作日。炎燠成寒涼。小人但咨怨。君子惟憂傷。飲食爲減少。或作尙爲減少。非是。身體豈寧康。此志誠足貴。懼非職所

當。職或作職。張衡同聲。藜藿尙如此。莊子。藜藿不糝。肉食安可嘗。左氏莊十年。肉食當。賤妾職所當。藜藿尙如此。莊子。藜藿不糝。肉食安可嘗。左氏莊十年。肉食當。賤妾職所當。窮冬百草死。幽桂乃芬芳。且

況天地間。大運自有常。勸君善飲食。鸞鳳本高翔。

江漢答孟郊

江漢雖云廣。乘舟渡無艱。或作難。流沙信難行。馬足常往還。淒風結衝波。狐裘能禦寒。終宵處幽室。華燭光爛爛。或作

炎炎。楚辭。爛字叶平聲。九章曰。會枝剡。苟能行忠信。行或作存。可以居夷蠻。嗟余與夫子。此義每所敦。何爲

復見贈。繾綣在不諼。○繾音遣。然。苦遠切。諼音喧。繾綣。不相離貌。詩。以謹饘。不

長安交遊者贈孟郊長安交遊者。馬廐獻出門。其意大率相類。皆公未得志之所爲也。

長安交遊者貧富各有徒。親朋相過時。通或作遇。亦有以娛。以戲。以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箏。何能辨榮悴。且欲分賢愚。

岐山下二首諸本只作一首。自曰暮邊火驚以上爲第一篇。世有聲哇嘖語一書。謂子齊初應舉。韓公賞之。爲作丹穴五色羽。子齊姓程。字昔範。嘗著中墓三卷。見因齋錄。則下詩似當爲別篇。第前詩題以岐山下。此必遊鳳翔日。然四語亦不成篇。此詩載之卷末。疑有脫誤。

誰謂我有耳。不聞鳳凰鳴。竭來岐山下。前漢。回車竭來。○竭。丘像切。又去謁切。日暮邊鴻驚。鴻或作火。○今按上文言丹穴五色羽。其名爲鳳凰。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鶴。五色而昔周有盛德。此鳥鳴高岡。詩卷阿。鳳凰鳴和聲。隨祥風。窅窅相飄揚。窅窅或作窅窅。或作窅窅。或作窅窅。而舉正改窅爲窅。按窅即窅字。聞者亦何事。但知時俗康。自從公旦死。公或作姬。易逢歸有時。漢書。側席待也。音移。千載閱其光。即杜子美鳳凰臺詩。所謂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也。吾君亦勤理。遲爾一來

卷二 古詩二

北極贈李觀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貞元八年。與公同舉進士。

北極有羈羽。南溟有沈鱗。南溟。見莊子逍遙篇鯢鰈之說。羈羽。謂鰈也。以喻已與觀相遇之意。謂川原浩浩隔。影響兩無因。風雲一朝會。變化成一身。誰言道里遠。不怨道里長。非是。陶詩云。感激疾如神。我年二十五。時貞元八年也。歲在壬申。戊申三年。自壬申逆數至戊申。公時年二十五矣。求及昧其人。哀歌西京市。乃與夫子親。夫子謂所尙苟同趣。云。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注。賢愚豈異倫。方爲金石姿。萬世無緇磷。無爲女兒態。兒女或作女。憔悴悲賤貧。識識如趣。

此日足可惜贈張籍籍字文昌。吳郡人。曾爲公所薦送。貞元十五年。公時在徐。籍往謁公。未格。歐陽公云。退之工於用韻。得寬韻則波瀾橫溢。泛入旁韻。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窄韻則不復旁出。因難見巧。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按此詩與元和聖德詩。多從古韻。讀之者當始終以協聲求之。非所謂雜用韻也。

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嘗。不足或作捨。酒去相語。去一作須。○今按須字無理。或是復字。傳寫誤爾。共分一日光。念昔未知子。孟君自

南方也。孟郊。自矜有所得。言子有文章。我名屬相府。公仕董晉。欲往不得行。或作驥。思之不可見。百端在中腸。謂懷恩

維時月魄死。漢律歷志。死魄。朔也。生魄。望也。冬。日朝在房。月令。孟冬之。驅馳公事退。聞子適及城。或作驥。此詩視古用

爲後學以意妄改。吳才老云。詩人用行字韻。二十有五無叶。今讀者。命車載之至。引坐於中堂。開懷聽其

說。往往副所望。孔丘歿已遠。仁義路久荒。紛紛百家起。詭怪相披猖。長老守所聞。後生習爲常。少知誠難得。純粹

古已亡。古一作固。譬彼植園木。有根易爲長。留之不遣去。館置城西旁。歲時未云幾。浩浩觀湖江。未或作來。江或

園木以喻籍之始從學。衆夫指之笑。謂我知不明。兒童畏雷電。魚鼈驚夜光。州家舉進士。選試繆所當。進士。舉

公爲考官。試反舌。馳辭對我策。章句何煒煌。相公朝服立。工席歌鹿鳴。禮終樂亦闋。相拜送於庭。之子去須臾。

無聲詩。籍中等。馳辭對我策。章句何煒煌。相公朝服立。工席歌鹿鳴。禮終樂亦闋。相拜送於庭。之子去須臾。

赫赫流盛名。竊喜復竊歎。竊喜復。或諒知有所成。人事安可恆。奄忽令我傷。聞子高第日。正從相公喪。貞元十

高第知舉。籍登第。是歲哀情逢吉語。愉悅難爲雙。愉或作微。按辭遠遊作愉悅。相如傳。暮宿偃師西。偃

二月晉卒。公諱其喪行。哀情逢吉語。愉悅難爲雙。愉或作微。按辭遠遊作愉悅。相如傳。暮宿偃師西。偃

乃。倉卒不及將。相見不復期。零落甘所丁。驕女未絕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所。或作其側。所或耳若聞啼

聲。中途安得返。一日不可更。俄有東來說。我家免罹殃。乘船下汴水。我去趨彭城。公妻子先往徐州。唐地

遷志。徐州彭城郡。

從喪



朝至洛。

方無朝字。洛下有陽字。○今按朝至洛。蓋用洛語。還走不及停。還或作假道經盟津。即孟津出入

行澗岡。日西入軍門。羸馬顛且僵。主人願少留。時李元為河陽節度。延入陳壺觴。車賤不敢辭。忽忽心如狂。飲食豈

知味。絲竹徒轟轟。呼宏。平明脫身去。決若驚鴻翺。黃昏次汜水。汜水在河南成皋縣。詩欲過無舟航。或作號

呼久乃至。夜濟十里黃。前漢地理志。陳留中流上灘。灘。方作沙。津或作澤。郭璞曰。江東人呼水中

出。恐只當作灘。二字複。沙水不可詳。驚波暗合香。星宿爭翻芒。轅馬踣踣鳴。諸本或作馬。乏復悲。左右泣

僕童。甲午憩時門。臨泉窺鬪龍。東西出陳許。陂澤平茫茫。方作茫茫。云用古韻。○今按此詩因用古韻。

諸本只作陂澤。平茫茫。韻諸語協。本無不可。若作陂澤茫茫。却覺不響不應。以欲用道邊草木花。

古韻之故。牽挽而強就之也。又按別本平或作路。而或作何者。語意尤勝。讀者詳之。

紅紫相低昂。百里不逢人。角角雄雉鳴。雄雉或作雉。見集韻。行行二月暮。乃及徐南疆。下馬步堤岸。上船拜吾兄。

公有三兄皆早世。見於集中者。雲卿之子俞。紳誰云經艱難。艱或作百口無天殤。天或作橫。楚辭。騷

卿之子爰。皆公從兄。或曰吾兄謂張籍。非也。徐加濠節度使張建封。以公為節度推官。睢

列子。僕射南陽公也。宅我睢水陽。水名。在徐州。公與孟東野書云。主人與余有故。居余符離睢

水上。即篋中有餘衣。盎中有餘糧。閉門讀書史。讀或作窗戶忽已涼。諸本多作清風窗戶涼。或作窗戶風已

此也。月未到徐。不知此詩何時作。若夏即當作日。念子來遊。子豈知我情。別離未為久。辛苦多所經。對食每不飽。

共言無倦聽。連延三十日。晨坐達五更。我友二三子。友或作宜。遊西在京。東野窺禹穴。禹穴在

之。公兄身之壻也。李習之論性末云。南觀濤江入于越。而吳蕭條千萬里。會合安可逢。淮之水舒舒。楚

郡陸森存焉。與之言參曰尼父之心也。期觀濤江。豈此時乎。蕭條千萬里。會合安可逢。淮之水舒舒。楚

山直叢叢。子又捨我去。我懷焉所窮。焉或作男兒不再壯。百歲如風狂。方作狂風。○今按方亦強用古韻。高爵

尙可求。無為守一鄉。按此篇押二光字。二鳴字。二更字。二在字。胡仔讀

幽  
懷

幽懷不能寫。能或作可。行此春江潯。通與佳節會。士女競光陰。凝粧耀州渚。繁吹蕩人心。禮記。命樂師大合樂。吹尺箛切。○人或作

神。非聞關林中鳥。亦知和爲音。諸本作知時爲和音。非是。然今豈無一樽酒。自酌還自吟。但悲時易失。西

是。難值而易失。時者四序迭相侵。我歌君子行。古樂府有視古猶視今。列子揚朱篇。揚子曰。世事苦樂。古猶今也。

君子法天運

君子法天運。四時可前知。可或作每。小人惟所遇。寒暑不可期。利害有常勢。取捨無定姿。焉能使我心。皎皎遠憂疑。

落葉送陳羽

或作葉落。篇首同。非是。○羽與公同登第。

落葉不更息。斷蓬無復歸。飄飄終自異。邈迥暫相依。悄悄深夜語。悠悠寒月輝。誰云少年別。流淚各霑衣。

歸彭城  
日彭城  
歸

徐也。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貞元十五年冬。某爲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而此詩彭城。明年自京歸徐也。天下兵又動。謂十五年起諸道兵討吳少誠。前年關中旱。

謂十四年冬京師飢。去歲東郡水。謂十五年秋鄭滑水。事見巖巖詩。東郡或作東洛。非也。

鄭滑水。

事見巖巖詩。東郡或作東洛。非也。

天下兵又動。太平竟何時。訐謨者誰子。無乃失所宜。前年關中旱。閭井多死飢。或作饑。去歲東郡水。郡或作洛。舊紀。貞

元十五年秋。鄭滑大水。生民爲流屍。上天不虛應。禍福各有隨。我欲進短策。無由至彤墀。彤或作丹。剗肝以爲紙。憑血以書

辭。上言陳堯舜。下言引龍夔。言詞多感激。文字少葳蕤。○葳或作萎。今按葳蕤已見楚辭。○葳音痿。蕤音痿。紛蕤以駁選。○見陸機文賦。一讀已

自怪再尋良自疑。食芹雖云笑。獻御固已疑。說文。芹。楚葵也。列子。宋有田夫喜食芹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賞之。蓄於口。慘於腹。衆晒而怨之。其人大慙。

晉嵇康與山濤書曰。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疎矣。緘封在骨髓。耿耿空自奇。昨者到京師。屢陪高車馳。周行多侵

異行。胡議論無瑕疵。見待頗異禮。能未去毛皮。到口不敢吐。徐徐俟其蟻。楊子曰。蟻可抵乎。蟻郎切。蟻。虛宜切。歸來戎

異郎切。議論無瑕。見待頗異。禮能未去。毛皮到口。不敢吐徐徐俟其蟻解也。○蟻。虛宜切。歸來戎。

異郎切。議論無瑕。見待頗異。禮能未去。毛皮到口。不敢吐徐徐俟其蟻解也。○蟻。虛宜切。歸來戎。

馬開驚頗似騶雌。故乘曰。日暮則迷焉。騶雌宿焉。遷曉出西射堂。連日或不語。終朝見相欺。相。方作我。見詩。騶雌。騶。舊也。遷。鳥棲故林。住。騶無偶也。○今按此三字三乘簡輒騎馬。茫茫詣空陂。遇酒即酩酊。君知我爲誰。晉書。山簡出爲征南將軍。勤。勤。時。本疑皆有誤。乘簡輒騎馬。茫茫詣空陂。遇酒即酩酊。君知我爲誰。有童子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䟽。舉鞭問葛疆。何如并州兒。

醉後一作醉客。

煌煌東方星。魏道輔云。夏英公諫評老杜初秋月云。微升紫塞外。已隱暮雲端。意主肅宗也。吾觀退郎位。三月立廣陵王純爲皇太子。八月立爲皇帝。是爲憲宗。奈此衆客醉。初喧或忿爭。一作紛爭。中靜雜嘲戲。雜。或作惟。雜以嘲。琳瑯身上衣。或作。顛倒筆下字。人生如此少。酒賤且勤置。

醉贈張秘書。今本下或住微字。微元和四年進士。此詩元和初作。微猶未第。公五六年間。皆在東都。此詩蓋在長安日作。非微也。

人皆勸我酒。我若耳不聞。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勸君。爲此座上客。方作士。非是。○後漢孔融傳。融字文舉。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談益後進。及退閑客常滿。罇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及余各能文。君詩多態度。諷諷春空雲。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籍學古淡。軒鶴避雞羣。○今按此言張籍學古淡。而不驚於詩靡。如以乘軒之鶴。而反避雞羣也。又軒鶴乃與天隨之句相偶。阿買不識字。趙孟夫曰。或問阿買是退之何人。答云。退之。頗知書八分。秦壞古文有八分體。蓋八分之後。又分此法。謂之八分。杜甫八分歌云。陳倉石鼓今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左傳桓公六年。楚鬬伯比曰。所以欲得酒。爲文俟其醺。酒味既冷冽。酒氣又氛氲。或作冷。氣或作渾。氣或作氲。字見選雪賦。性情漸浩浩。諧笑方云云。此誠得酒意。餘外徒續紛。長安衆富兒。盤饌羅殯殯。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雖得一餉樂。有如聚飛蚊。今我及數子。固無猜與嫌。左氏僖公四年一薰一蕕。險語破鬼

膽高詞婉皇墳。

書序。伏義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二墳。皇墳。三皇墳書也。

〇或作動。

至寶不雕琢。

或作琢。

神功謝鋤耘。

或作神功謝鋤耘。

方今向泰平。

元凱承華

勛。八元八凱。

名氏見左傳文十八年。

〇時憲宗即位。

杜黃裳。鄭餘慶。李吉甫。裴均。李藩之徒。

相繼爲相。

故云。

吾徒幸無事。

庶以窮嘲驢。

或作嘲驢。

或作嘲驢。

或作嘲驢。

或作嘲驢。

或作嘲驢。

同冠峽。

集有同冠峽二詩。皆貞元十九年貶陽山後作。

南方二月半。

春物亦已少。

維舟山水間。

晨坐聽百鳥。

宿雲尙含姿。

朝日忽升曉。

驛旅感和鳴。

和鳴或作陽和。

囚拘念輕

燭。

和鳴輕燭。皆指潺湲淚久迸。

久或作交。

楚辭。

詰曲思埵繞。

行矣且無然。

蓋棺事乃了。

劉毅云。丈夫兒

蹤跡。不可尋常

便屈羣小中。蓋

棺事方定矣。

或作棺事方定矣。

或作棺事方定矣。

或作棺事方定矣。

送惠師。

詩云自來連州寺。當在陽山時作。

陽山。連屬呂也。

惠名元惠。公爲王

弘中作實事亭記。謂其在連州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惠者游。即惠師也。

或作同脫冠

或作同脫冠

或作同脫冠

或作同脫冠

或作同脫冠

或作同脫冠

或作同脫冠

或作同脫冠

或作同脫冠

惠師浮屠者。

乃是不羈人。

上吳王書。使不羈之士。與牛馬同見。

十五愛山水。超然謝朋親。

或作同脫冠

或作同脫冠

或作同脫冠

或作同脫冠

或作同脫冠

或作同脫冠

或作同脫冠

或作同脫冠

或作同脫冠

或作同脫冠

翦頭髮。

頭或作短。

按下對飛步躩蹤塵。

飛或作發跡入四明。

四明。山名。

棉空上秋旻。遂登天台望。

天台。在台

州。衆壑皆嶙峋。

下音麟。

夜宿最高頂。舉頭看星辰。

光芒相照燭。

南北爭羅陳。

茲地絕翔走。

自然嚴且神。微風

吹木石。

澎湃聞韶鈞。

彭音彭。

解夜半起下視。

夜半或作半夜。

溟波銜日輪。

魚龍驚踴躍。

叫嘯成悲辛。

或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海賦及鮑謝詩。

多用叫嘯字。

怪氣或紫赤。

敲磨共輪囷。

金鑄既騰翫。

肅康孟詵詩。

金鳥升曉氣。

玉鑑

六合俄清新。

常聞

或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禹穴奇。

東去窺甌閩。

越俗不好古。

流傳失其真。

幽蹤難得。

聖路嗟長埋。

聖路。謂禹

迴臨湖江濤。

屹起高峨

岷。壯志死不息。

越絕書。子胥死。捐於大江。

發憤騰。氣若奔馬。

乃歸神大海。

水經云。錢塘

如隔晨。

是非竟何有。

棄去非吾倫。

凌江詣廬嶽。

廬山在

浩蕩極逡巡。

崔嵬沒雲表。

陂陀浸湖淪。

是時雨初霽。

懸瀑

或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垂天紳。

天或作大。

宋之問詩。

用蠻天作帶。

雲

前年往羅浮。

羅浮。山名。

在今廣州

步夏南海濤。

大戟陽

或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整樹披衣。

孟東野詩。

亦嘗用天紳字。

雲

前年往羅浮。

羅浮。山名。

在今廣州

步夏南海濤。

大戟陽

或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垂天紳。

天或作大。

宋之問詩。

用蠻天作帶。

雲

前年往羅浮。

羅浮。山名。

在今廣州

步夏南海濤。

大戟陽

或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整樹披衣。

孟東野詩。

亦嘗用天紳字。

雲

前年往羅浮。

羅浮。山名。

在今廣州

步夏南海濤。

大戟陽

或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德盛榮茂恆留春。鵬騫隨長翮。鵬或作鸞。鶻從鳥。虛言切。飛舉也。今字多誤用。故詳之。自來連州寺。曾未

造城闌。日攜青雲客。雲或作春。李白詩。探勝窮崖濱。太守邀不去。或作往。羣官請徒頻。信不羣。囊無一金

資。翻謂富者貧。謂或作爲。昨日忽不見。我令訪其鄰。奔波自追及。波或作把。手問所因。顧我卻與歎。卻我。或作君寧

異於民。離公自古然。辭別安足珍。吾聞九疑好。皇覽曰。九疑在零陵營道縣。其山風志今欲伸。願。斑竹

啼舜婦。博物志。洞庭之山。帝之清湘沈楚臣。史記。屈原仕楚。爲上官大夫所讒。葬于此。風志今欲伸。願。斑竹

此固道所循。尋嵩方抵洛。嵩高在華州。歷華遂之秦。太華山在浮游摩定處。偶往即通津。吾言子當去。子道非吾邊。江

魚不池活。野鳥難籠馴。鳥或作鷺。吾非西方教。憐子狂且醇。吾嫉情遊者。憐子愚且諄。去矣各異趣。何爲浪露巾。

作淚。

送靈師此詩貞元十九年復在連州陽山作也。云王員外者仲舒也。仲舒時亦謫連州司戶。見宴喜亭記。

佛法入中國。爾來六百年。按後漢明帝夢見金人。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金色。於是遣使天竺問佛法。圖畫形象以歸。其教因流入中國。此詩據

漢明帝時言之爾。故其佛骨表云。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又云漢明帝時始有佛法也。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則是佛入中國。始自漢武。至成哀間。已有經矣。

杜致行守編亦曰。漢武作昆明池。掘地得黑灰。東方朔云。可問西域道人。西域道人。佛之徒也。又開皇歷代三寶記云。劉向稱子寶典籍。已見有經。將知周時九流釋典。秦雖蕪除。漢興復出。則

先漢之前。迨至于周。有佛有經。其來也遠。范曄胡爲以謂明帝之時。佛始入中。齊平。民逃賦役。高

國耶。退之一世大儒。非承襲謬誤者。將由心惡其教。不復詳考其源流所自耳。齊也。民逃賦役。高

士著幽禪。官吏不之制。或作禁。紛紛聽其然。紛紛或作耕。桑日失隸。朝署時遺賢。靈師皇甫姓。胤胄本蟬聯。少小涉

書史。早能綴文篇。中閒不得意。失跡成延遷。逸志不拘教。軒騰斷牽攀。圖棋鬪白黑。生死隨機權。六博在一擲。楚

宋玉招魂。芭蔽。梟盧叱迴旋。梟或作呼。或作操。○宋劉毅與劉裕博蒲。毅以爲不能。裕惡之。因按五

象基有六博。梟盧叱迴旋。木。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毅意殊不



縣齊有懷此詩陽山縣齊作。貞元十九年公以言事出。至是二十一年。順宗即位。而作是詩。嗣王新繼明。謂順宗也。

少小尙奇偉。平生足悲咤。選郭景純遊仙詩。撫心獨悲咤。杜猶嫌子夏儒。肯學樊遲稼。或作覆詩。令人幾悲咤。○咤。陟駕切。

文章蔑曹謝。濯纓起江湖。綴珮雜蘭麝。悠悠指長道。去去策高轡。誰爲傾國媒。李延年傳漢武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自許連城價。史記。趙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初隨計吏貢。漢武帝元光六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郡國每歲遣詣京師。願以十五城價請易璧。秦昭王初隨計吏貢。漢武帝元光六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上之。貢士借焉。屢入澤宮射。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天子試之於射宮。又曰。天子將祭。必先名。雖免十上勞。戰國策。蘇秦說秦惠。何能一戰霸。傳二十七年左氏曰。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公自貞

學宏詞。不中。人情忌殊異。世路多權詐。多或作重。蹉跎顏遂低。摧折氣愈下。治長信非罪。論語。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讎繼之中。非侯生或瓊罵。史記。魏有隱士曰侯嬴。公子無忌慮左迎之。嬴有客在市屠中。引懷書出皇都其罪也。貞元十一年。公東歸。車入市下。見其客朱亥。睥睨久立。與其客語。從騎皆竊罵侯生。引懷書出皇都

貞元十一年。公東歸。車入市下。見其客朱亥。睥睨久立。與其客語。從騎皆竊罵侯生。引懷書出皇都河陽。皇都。京師也。銜淚渡清灞。灞水出藍田谷西北而入渭。身將老寂寞。志欲死閑暇。朝食不盈腸。冬衣纔掩骼。○折。前

○箭。枯槁切。軍書既頻召。戎馬乃連跨。大梁從相公。貞元十二年。公彭城赴僕射。貞元十五年。公從弓箭圖狐兔。絲竹羅酒炙。之夜切。兩府變荒涼。荒或作炎。此言董晉張建封貞元十五年十六年相繼相謝也。三年就休假。求官去東洛。去或作

作去官來東洛。○公自貞元十六年張建封犯雪過西華。塵埃紫陌春。風雨靈臺夜。名聲荷朋友。援引乏姻婭。雖陪彤庭臣。○公自貞元十六年張建封犯雪過西華。塵埃紫陌春。風雨靈臺夜。名聲荷朋友。援引乏姻婭。雖陪彤庭臣。雖或作偶。或作仰。詎縱青冥靶。冥或作雲。寒空聳危闕。曉色曜脩架。捐軀辰在丁。貞元十九年十

日也。○曹子建三良詩。謹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公之貶陽山令。並出以投荒誠職分。領邑幸寬赦。湖波翻日車。嶺石坼天罅。毒

嘉平。周曰大猷。秦曰臘。公之貶陽山令。並出以投荒誠職分。領邑幸寬赦。湖波翻日車。嶺石坼天罅。毒

十二月。故時方藉也。○鐵。所介切。藉音作。○公之貶陽山令。並出以投荒誠職分。領邑幸寬赦。湖波翻日車。嶺石坼天罅。毒

霧恆熏熏。炎風每燒爇。雷威固已加。颶勢仍相借。颶風已上江陵塗中寄三氣象杳難測。聲音吁可怕。夷言聽未

○公之貶陽山令。並出以投荒誠職分。領邑幸寬赦。湖波翻日車。嶺石坼天罅。毒

○公之貶陽山令。並出以投荒誠職分。領邑幸寬赦。湖波翻日車。嶺石坼天罅。毒

○公之貶陽山令。並出以投荒誠職分。領邑幸寬赦。湖波翻日車。嶺石坼天罅。毒

○公之貶陽山令。並出以投荒誠職分。領邑幸寬赦。湖波翻日車。嶺石坼天罅。毒

○公之貶陽山令。並出以投荒誠職分。領邑幸寬赦。湖波翻日車。嶺石坼天罅。毒

○公之貶陽山令。並出以投荒誠職分。領邑幸寬赦。湖波翻日車。嶺石坼天罅。毒

○公之貶陽山令。並出以投荒誠職分。領邑幸寬赦。湖波翻日車。嶺石坼天罅。毒

○公之貶陽山令。並出以投荒誠職分。領邑幸寬赦。湖波翻日車。嶺石坼天罅。毒

憤。越俗循猶乍。循。或作脩。非是。指摘兩憎嫌。雖肝互猜訝。列子老子。而睚睚。而肝肝。而祇緣恩未報。豈謂生足藉。嗣皇新繼明。永貞元年。順宗即位。新方作帝。非是。率土日流化。惟思滌瑕垢。長去事桑柘。斷蒿開雲局。壓頰抗風樹。禾麥種

滿地。梨棗栽繞舍。兒童稍長成。雀鼠得驅嚇。莊子。鷃得腐鼠。鵲鷃獵之。仰而視之。官租日輸納。村酒時邀

迂。閑愛老農愚。歸弄小女姪。後漢。蛇女工數錢。如。今便可爾。何用舉婚嫁。後漢。向平字子平。隱居不仕。勿相關。當如我死也。齊蕭惠基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公反之爾。

合江亭。諸本作題合江亭。寄刺史鄭君。今從闕抗蜀本。篇內三處注文。亦用蜀本。○鄭君逸其名。亭故相齊映所作。故曰維昔經營初。邦君實王佐。前刺史元澄無政。廉使中丞楊公憑奏

勸之。遂用鄭公。其日中丞勸凶邪。指此意也。公永貞元年七月初。自陽山量移江陵道。衡山詩所以作。此亭在衡州負郭。今之石鼓頭。即其地也。地形特異。巋然崛起於二水之間。旁有朱陵洞。亦謂之朱陵仙府。唐人題刻。散滿巖上。

紅亭枕湘江。紅。或作紅。方作供。○今據歐本作紅。鮑蒸水會其左。即青草湖。瞰臨眇空闊。綠淨不可

唾。維昔經營初。邦君實王佐。翰林遷神祠。買地費家貨。費。或作。梁棟宏可愛。宏。或作。結構麗匪過。伊人去軒騰。茲

宇遂頽挫。老耶來何暮。高唱久乃和。樹蘭盈九畹。栽竹逾萬個。或作箇。史記貨殖傳。竹竿萬个。古

滄浪。幽蹊下坎坳。波濤夜俯聽。雲樹朝對臥。初如遺宦情。終乃最郡課。人生誠無幾。或作。成。或作。事往悲豈奈。或作

蕭條縣歲時。契闊總庸懦。詩。死生契闊。往。勤苦也。勝事誰復論。醜聲日已播。中丞黜凶邪。天子閔窮餓。君

侯至之初。閭里自相賀。淹滯樂閑曠。勤苦勸慵惰。為余掃塵階。塵。或作。東。非是。命樂醉衆座。窮秋感平分。新月憐半破。

願書巖上石。勿使泥塵浣。泥塵。或作。塵泥。

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獨宿有題因獻楊常侍。諸本無兩字及因字。○此自陽山北還過潭州作。永貞元

年秋也。湘西寺在潭州。楊常侍遷也。時為潭州刺史。



湘西觀察使云。

長沙千里平。長沙。卽勝地猶在險。況當江闊處。斗起勢匪漸。斗一作非。深林高玲瓏。青山上瑣琰。上或作路。

窮臺殿闢。佛事煥且儼。剖竹走泉源。開廊架崖廣。說文。廣因嚴爲。是時秋之殘。初。或作暑氣尚未斂。羣行忘後。

先。朋息棄拘檢。朋或作客堂喜空涼。空或作風。華榻有清簟。澗蔬蕤蒿芹。水果剝菱茨。音儉。伊余夙所慕。陪賞亦云

忝。幸逢車馬歸。獨宿門不掩。山樓黑無月。漁火燦星點。夜風一何喧。杉檜屢磨戾。磨或作摩。猶疑在波濤。怵湯。

夢成慄。靜思屈原沈。楚辭。屈原遠懷賈誼。賈誼爲長沙王太傅。公自御史貶陽山。至是椒蘭爭妬忌。離。

經曰。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椒專佞以慢哲兮。椒又欲充絳灌共讒諂。西漢賈誼傳。文帝。

夫佩幃。王逸注。蘭。楚懷王弟。司馬子椒也。椒。楚大夫子椒也。絳灌共讒諂。議以誼任公卿之

位。終離乃毀誼曰。洛陽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誰令悲生腸。坐使淚盈臉。翻飛乏羽

翼。或作進。指摘因瑕玷。因。或作非。珥紹藩維重。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冠金繅。有紹。紹取其內勁捍而。政作。

類分陝。漢弘農縣。周之二伯分陝之地。公羊曰。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禮賢道何優。奉。

己事苦儉。大廈棟方隆。巨川楫行剡。行或作初。○易大過。棟經營誠少暇。遊宴固已歉。歐本云。歛俗字當。

類。或从心。或。旅程愧淹留。徂歲嗟荏苒。平生每多感。柔翰遇頻染。選。弱冠。展轉嶺猿鳴。曙燈青耿耿。方作。

曉光不青。作燈是也。今按

岳陽樓別竇司直。竇司直。名庠。字胃卿。韓皋鎮武昌。辟庠幕府。陟大理司直權領岳州。公自

足成六十。續。見劉集。

洞庭九州閒。厥大誰與讓。南匯羣崖水。匯或作能。北注何奔放。緒爲七百里。吞納各殊狀。自古澄不清。環混無歸向。

炎風日搜攪幽怪多尤長。選陸機曰。故無取於軒然大波起。宇宙隘而妨。音訪。一魏弢拔蒿華。騰蹕較健壯。

諱或作躍。選吳都聲音一何宏。羈軻車萬兩。揚雄玉璣賦所謂皇車幽輻是也。抗蜀本作渴。盧全月蝕詩。亦有推蕩轟渴。不知唐人何以訛輻為渴也。今本多猶疑帝軒輶張樂就空曠。莊子。黃帝張咸池。蛟螭露箱簾。選。或藏蛟螭荀簾。以懸絳吹組帳。照詩。組帳揚春風。鬼神非人世。節奏頗跌踴。下使狼切。陽

施見誇麗。陰閉感悽愴。咸。或作朝過宜春口。通。或作迴。宜。極北缺堤障。北。或作夜鸞巴陵州。巴陵郡。叢芳纔

可傍。星河盡涵泳。俯仰迷下上。餘瀾怒不已。喧聒鳴甕盎。明登岳陽樓。輝煥朝日亮。飛廉戢其威。使。或作伯也。清晏息纖纈。息。或作自。按海賦。輕塵不泓澄湛凝綠。物影巧相況。江豚時出戲。驚波忽蕩漾。波。或作

時當冬之孟。公承貞元年十月至岳州。隙竅縮寒漲。前臨指近岸。側坐眇難望。滌濯神魂醒。幽懷舒以暢。主人孩童舊。一作

童。握手乍忻悵。憐我竄逐歸。相見得無念。風俗通曰。念。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勞問。事無念。開筵交履舄。履舄交錯。瀾漫倒家釀。劉牧曰。見何次道飲。令孟行無留停。留。或作佇。高柱送清唱。

中盤進橙栗。投擲傾脯醬。歡窮悲心生。婉孌不能忘。詩。婉令。念昔始讀書。志欲干霸王。去。屠龍破千金。莊

朱萍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為藝亦云亢。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譏謗。前年出官由。疏。豈其由。以前卷上

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為藝亦云亢。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譏謗。前年出官由。疏。豈其由。以前卷上

之。作由者是。但恐此與彼。此禍最無妄。公卿探虛名。擢拜職天仗。森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新恩移府庭。移

語意不同。則只作日亦通。此禍最無妄。公卿探虛名。擢拜職天仗。森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新恩移府庭。移

作。逼側廁諸將。子虛賦。逼側必。于嗟苦騫緩。但懼失宜當。追思南渡時。魚腹甘所葬。史記。屈原曰。寧赴

中。嚴程迫風帆。劈箭入高浪。顛沈在須臾。忠鯁誰復諒。生還真可喜。剋己自懲創。剋。或作庶從今日後。粗識得

與喪。事多政前好。趣有獲新尚。耨耕十畝田。不取萬乘相。細君知蠶織。稚子已得鮑。東方朔曰。鮑。細君。名。

者云。細君。鮑。細君。名。

者云。細君。鮑。細君。名。

又云。細。小也。甥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行當掛其冠。生死君一訪。

送文暢師北遊公貞元十九年爲四門博士。有送文暢師序。今詩亦多序意。然公是詩。自陽山回爲國子博士在京師時作也。

昔在四門館。後魏太和中。立學於四門。因以爲名。晨有僧來謁。子美。劉仲原父每不然之。公曰。子

笑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有俗氣。退之決不道也。仲自言本吳人。少小學城關。達令。在

原父曰。亦退之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之句之類耳。公賞其辯。輒端橫木以縛。擊拘屈吾

城關。已窮佛根源。粗識事軌軌。語。大車無輓。小車無軌。注。輓者。輾端橫木以縛。擊拘屈吾

真。或作身。○漢鄭陽上。戒轄思遠發。薦紳秉筆徒。聲譽耀前閭。從求送行詩。求或作。屢造忍顛蹶。今成十餘卷。

浩汗羅斧鉞。先生閱窮巷。未得窺剗剗。淮南子。剗剗無跡。人巧之妙。○剗。居結切。又聞識大道。何路

補剗剗。莊子。庸詎知進物者。不忌我剗。而補我剗。公詩意謂文暢既稅髮爲僧。當考。出其囊中文。滿聽實

清越。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訐。上論古之初。所以施賞罰。下開迷惑覺。寧豁斷株桲。何遜詩。寧豁下豈呀。寧

用西京賦。作寧豁。恐非。○今按一本作摩豁。注云開達貌。西京賦李善無注。而蕭韻以爲宮殿貌。

稅氏音義作摩豁。開達貌。潘岳登虎牢賦。幽谷豁以啓寥。今亦未詳孰是。且從方氏作寧。列子。

吾處也。若壓株拘。注。斷木也。僧時不聽瑩。莊子。是黃帝之所鑿鑿。若飲水救渴。或作渴。方云。公詩用今韻者。未嘗

一韻。○今按方說。不知何風塵一出門。時日多如髮。三年竄荒嶺。守縣坐深樾。此言出爲陽山令。○楚徵

租聚異物。或作物。詭製恒巾幘。製或作制。恒或作。幽窮共誰語。共或作。思想甚含噓。噓噓噓。禮記。不敢

切。昨來得京官。元和元年六月。自紅照壁喜見蜩。西陽雜俎。紅南舊無蜩。開元初。有一主簿。竹筒

每愁夜中自足蜩。蘇內翰聞謠歌試筆。余謫居黃州五年。今日蘇泗州北行。岸上無歌聲空籠。意亦

欣然。蓋不聞此聲久矣。退之照壁喜見蜩。不虛語也。又嶺南歸云。已脫閩關之變。行有見蜩之喜。故

皆取諸此。况逢舊相識。或作識知。無不比鵲聲。爾雅陸德明音義云。鵲鵲鳥有目一翅。相得乃飛。故



之。及去事戎轡。公先居睢水。久之建相逢宴軍伶。觥秋縱兀兀。獵旦馳駟駒。詩。關關杜鵑。音局。旦或作晏。○嗣從賦始分手。謂微赴舉。朝京忽同舡。是年冬。公以徐州從事。朝于京師。又與微同行。○楚辭。乘船船余上沅。○舡音零。急時促暗棹。戀月留虛亭。畢事驅傳馬。謂十六年春公朝正事畢。歸彭城。安居守臆營。梅花灞水別。宮燭驪山醒。杜詩軍吏回宮燭。驪山在昭也。傳若今之驛。○傳除繼切。安居守臆營。梅花灞水別。宮燭驪山醒。杜詩軍吏回宮燭。驪山在昭此對極有風味。○驪。省選連投足。卿賓尙摧翎。謂微下第也。微後元祐四年始登第。塵祛又一摻。詩。摻執子之法。今摻。力摻切。宮一作官。○驪。省選連投足。卿賓尙摧翎。謂微下第也。微後元祐四年始登第。塵祛又一摻。詩。摻執子之法。今摻。減切。所淚皆還雙。列子。拂皆揚眉而望之。自畢事驪傳馬至此。皆言十六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陰雅。○山絕。傍巖睨海浪。引洛拂天星。日駕此迴轡。金神所司刑。華山西岳。其神少昊。泉紳拖脩白。石劍攢高青。磴辭澹拳踞。選。石磴瀉紅泉。字林云。澹。滑也。拳踞。薛滑之貌。楚辭。忽馳騰行不正貌。選。少伶傳而偏孤。又選古猛行云。少年惶且悔狂已咋指。咋。選。謔。謔。咋。○咋音責。在一格。伶傳到他鄉。○謔。卑遙切。伶音零。傳。曾丁切。悔狂已咋指。咋。選。謔。謔。咋。○咋音責。在一往。垂誠仍鐫銘。嘗過華山。登絕頂。發狂勵。峨多忝備列。前漢。腋他。牙。牙與鷹同。說文。鷹。鷹曰峨牙。以御史冠用之故耳。法冠一名柱後。惠文冠。或謂獬豸冠。凡執法官皆服之。異物志。北荒中有獸名獬豸。性別曲直。見人。觸不直者。聞人爭。咋不正者。楚王嘗獲此獸。因象其形以製衣冠。十九年。公爲御史。故云峨牙也。○牙。宅買切。伏蒲愧分涇。漢元帝寢疾。數問尙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史丹廢太子。分涇。分別涇。微誠慕橫草。終軍云。軍無瓊力摧推筆。說苑。子路對堯襄子曰。建天下之鐘而撞涇。以明清濁也。橫草之功。軍無瓊力摧推筆。說苑。子路對堯襄子曰。建天下之鐘而撞涇。以明清濁也。本筵以舛。方云。當以竹。疊雪走商嶺。飛波航洞庭。下險疑墮井。守官類拘囹。官或作宮。荒餐茹獠蠱。名。後漢。大詔獠者。獠。南夷。疊。蟲毒。自峨冠忝備列已下。幽夢感湘靈。楚辭。使湘靈鼓瑟。刺史蕭著皆言貞元十九年冬自監察御史言事貶陽山時也。○獠音老。令。令海若舞海夷。刺史蕭著蔡。三國名臣贊。思同著蔡。運用無方。蔡。龜也。家語。臧文仲。史人佛蝗螟。點綴簿上字。趨踰閣前鈴。東周紂傳。又問鈴下。注。漢官儀曰。鈴下侍閣辟車。此皆以名自定。賴其飽山水。得以娛瞻聽。紫樹雕斐者也。晉羊祜出鎮南夏。鈴閣之下。侍衛不過數十人。○鈴音苓。賴其飽山水。得以娛瞻聽。紫樹雕斐

惠。一作碧流滴瓏玲。映波鋪遠錦。插地列長屏。愁飲酸骨死。或作慙。〇怪花醉魂馨。潛苞絳實坼。幽乳翠毛

零孔。或作赦行五百里。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二月大月變三十望。帝王世紀曰。堯時有草木墮而生。

月小則餘一莢。月變三十。漸階羣振驚。詩。振驚于飛。有駟振振。驚入學誨螟蛉。揚子。螟蛉之子。禮。

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螟蛉。桑上青蟲。螟蠶。細腰蜂也。元辛甘謝鳴鹿。詩。呦呦鹿鳴。食野之

詩意謂朋。豐滿慙罄。詩。罄之罄矣。雖蠶之取。窮小而盡。蠶大而罔罔抱瑚璉。選。罔罔秋月明。語

友也。瓏璉。宗廟之器。以飛飛聯鶴鵠。詩。鶴鵠在原。兄弟急難。爾雅。鶴鵠。離架屬也。飛則鳴。

喻徵。〇罔。居永切。以飛飛聯鶴鵠。行則搖。鶴鵠詩以況兄弟。張徹弟復。亦舉進士。故云。〇鶴。

資昔切。鶴。魚鰓欲脫背。鰓。鰓。山海經。鯉魚赤目赤鰓。虬光先照硯。光先或作精光。莊子。刀刃

郎丁切。魚鰓欲脫背。欲脫背。言將化為龍也。〇鰓音鰓。虬光先照硯。若新發硯。硯。砥石也。

豈獨出醜類。方當動朝廷。來勤得晤語。勿憚宿寒廳。

薦士事。孟東野貞元十一年進士。為懷陽尉時。鄭餘慶尹河南。公作是詩以薦之。鄭辟為水陸運從

與元復奏為參謀。皆公一時之薦也。

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雅麗或作麗雅。理或作理。〇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

選李陵與蘇武詩註云。東都漸瀾漫。派別百川導。建安能者七。建安。謂魏之文人也。典論云。今之文人。

五言詩自陵始也。東都漸瀾漫。派別百川導。建安能者七。建安。謂魏之文人也。典論云。今之文人。

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公幹。斯卓犖變風操。逶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中閒數鮑謝。鮑照。謝

七子也。〇瑒。徒哽切。一音暢。又音隔。斯卓犖變風操。逶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中閒數鮑謝。鮑照。謝

日謝靈運。蓋比近最清奧。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盜。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筆墨

生。亦各臻闔奧。或作陳。舊本作奧。今本以重韻誤。有窮者孟郊。東野窺謁穴。東野動驚俗。公平日以朋友

喜侯喜至贈張籍張徹公初謫限山令。其從甥。元和改元六月。自江陵掾召爲國子博士。如喜如籍如徹皆會于都下。詩以是作。

昔我在南時。謂貴陽山時也。數君長在念。搖搖不可止。謳詠日囑囑。魚口動貌。選張衡曰。囑如以膏濯衣。囑沈浮。○囑音顯。囑音顯。

每續垢逾染。又如心中疾。箴石非所砭。常思得遊處。至死無倦厭。無或作地。還物奇怪。水鏡。涵石劍。水鏡一名。一名射影。紅淮水皆有之。人在花窮漫亂。幽獸工騰閃。礙目不忍窮。忽忽坐昏墊。注。下民昏墊。岸上。影在水中。投入影則殺之。

○墊。都逢神多所祝。豈忘靈即驗。依依夢歸路。歷歷想行店。今者誠自幸。所懷無一欠。孟生去雖索。孟生。孟念切。○逢神多所祝。豈忘靈即驗。依依夢歸路。歷歷想行店。今者誠自幸。所懷無一欠。孟生去雖索。郊。索。離也。東野其年十一月從河南尹鄭餘慶奏爲水陸運從事。○索。悉各切。侯氏來還款。說已見。欽眠德新詩。屋角月豔豔。眠或作枕。雜作承聞。○墊。都逢神多所祝。豈忘靈即驗。依依夢歸路。歷歷想行店。今者誠自幸。所懷無一欠。孟生去雖索。郊。索。

○墊。都逢神多所祝。豈忘靈即驗。依依夢歸路。歷歷想行店。今者誠自幸。所懷無一欠。孟生去雖索。郊。索。

○墊。都逢神多所祝。豈忘靈即驗。依依夢歸路。歷歷想行店。今者誠自幸。所懷無一欠。孟生去雖索。郊。索。

○墊。都逢神多所祝。豈忘靈即驗。依依夢歸路。歷歷想行店。今者誠自幸。所懷無一欠。孟生去雖索。郊。索。

○墊。都逢神多所祝。豈忘靈即驗。依依夢歸路。歷歷想行店。今者誠自幸。所懷無一欠。孟生去雖索。郊。索。

○墊。都逢神多所祝。豈忘靈即驗。依依夢歸路。歷歷想行店。今者誠自幸。所懷無一欠。孟生去雖索。郊。索。

○墊。都逢神多所祝。豈忘靈即驗。依依夢歸路。歷歷想行店。今者誠自幸。所懷無一欠。孟生去雖索。郊。索。

○墊。都逢神多所祝。豈忘靈即驗。依依夢歸路。歷歷想行店。今者誠自幸。所懷無一欠。孟生去雖索。郊。索。

○墊。都逢神多所祝。豈忘靈即驗。依依夢歸路。歷歷想行店。今者誠自幸。所懷無一欠。孟生去雖索。郊。索。

○墊。都逢神多所祝。豈忘靈即驗。依依夢歸路。歷歷想行店。今者誠自幸。所懷無一欠。孟生去雖索。郊。索。

○墊。都逢神多所祝。豈忘靈即驗。依依夢歸路。歷歷想行店。今者誠自幸。所懷無一欠。孟生去雖索。郊。索。

○墊。都逢神多所祝。豈忘靈即驗。依依夢歸路。歷歷想行店。今者誠自幸。所懷無一欠。孟生去雖索。郊。索。

○墊。都逢神多所祝。豈忘靈即驗。依依夢歸路。歷歷想行店。今者誠自幸。所懷無一欠。孟生去雖索。郊。索。

釘鉅魚菜膽。人生但如此。朱紫安足儗。

古風。蜀本作二首。○觀詩意當在德宗之世。與烽火詩意相表裏。蓋自安史亂後。方鎮相望於內。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不廷不貢。故託古風以寓意。謂當時之民疲於賦役。無可逃之地。譬如一邑之水向可達。而天下錫錫則無所可歸。

好衣甘食。以苟一日安。則可見當時之不自聊如此。

今日曷不樂。幸時不用兵。無日既蹙矣。日。或作乃。尙可以生。以。或作勞。非是。彼州之賦。去汝不顧。此州之役。去我奚適。

去我。方作我去。或作愛。皆非是。一邑之水。可走而背。天下湯湯。曷其而歸。湯音。好我衣服。甘我飲食。無念百年。聊樂一日。

驚驪。唐本有贈陽詹字。或作驚驪吟示歐陽詹。詹集有答韓十八驚驪吟。○唐本云贈歐陽詹。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貞元八年。與公同中進士第。公貞元十五年冬。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詹時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公爲博士。此詩殆斯時所作歟。

驚駘誠齷齪。選小人自難解。○駘音。市者何其稠。力小苦易制。價微良易酬。苦或作良。或作誠。渴飲一斗水。飢食一





如。已焉哉。嗟嗟平鄙夫。

出門

長安百萬家。出門無所之。豈敢尙幽獨。與世實參差。古人雖已死。書上有其辭。其或作遺。開卷讀且想。千轉若相期。出門各有道。我道方未夷。且於此中息。天命不吾欺。命或作誠。

嗟哉董生行

董召南。壽州安豐人。公嘗有從董生游河北序。且曰董生舉雋士。連不得志於有司。而此詩敘其孝且慈如此。蘇翰林嘗作蘇州姚氏三瑞堂詩云。君不見董召南。隱居行義孝且慈。天公亦恐無人知。故令雞狗相哺兒。

又令韓老爲作詩。爾來三百年。名與淮水馳。

淮水出桐柏。禹貢。導淮自桐柏。桐柏。山東馳遙遙。一作悠。悠。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淝水在廬江。晉名。今在唐州界。淮水所出。山不絕。里者。以與董生居下其可以施於壽州屬縣有。

○謂音。不能千里。句。百里入淮流。百上或無里字。不能千里者。以與董生居下其可以施於壽州屬縣有。人者不遐也。○按水經。淝水出九江北。入於淮故云。壽州屬縣有。

安豐。唐貞元時。元下或有年字。縣人董生召南。召或作郡。隱居行義於其中。論語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

名聲。句。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方無更。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

或山而樵。或水而漁。而。方並作。非是。入廚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惑感。妻子不咨咨。方從闕抗蜀本作羞羞。以羞叶居。視古用韻也。○今按咨字。自與居叶。方於毛穎傳資字論之矣。何獨於此而疑之邪。羞羞韻雖可叶。然殊無理而可笑。方之主此。又其酷信三本之誤也。或恐本是嗟字叶音。子余反。而誤作羞字耳。然亦不如且。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句。惟有天翁知。方無有。生祥下瑞無時期。家有狗乳出。

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徬徨躑躅久不去。躑。直炙切。以翼來覆待狗歸。聲。去。

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爲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或作誰將。疑而問之之詞也。此云無與儔。答而決之之詞也。

作將無與儔。或作誰與儔。○今按上句誰將與儔。疑而問之之詞也。此云無與儔。答而決之之詞也。

疑而問之之詞也。此云無與儔。答而決之之詞也。

烽火周幽王為烽火。寇至則舉以招兵。諸侯患之。公感時而有取云。時吳少誠敗韓全義。兩都甚擾攘。公詩以此作。

登高望烽火。誰謂興塵飛。王城富且樂。曷不事光輝。勿言日已暮。相見恐行稀。願君熟念此。秉燭夜中歸。我歌寧自感。乃獨淚霑衣。

汴州亂二首汴州自大曆後多兵。劉元佐死。子士寧代之。無度。其將李萬榮逐而代之。萬榮死。董晉實代之。晉卒。陸長源繼留後。八日而軍亂。長源死。公是時已從晉喪出汴四日。實貞元二十五年。二詩之作。蓋譏德宗姑息之政云。

汴州城門朝不開。天狗墮地聲如雷。天官書天狗狀如犬。奔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漢吳楚後。諸或作誘。○留連屋累棟燒成灰。累棟或作諸侯咫尺不能救。孤士何者自興哀。健兒爭誇殺留

母從子走者為誰。大夫夫人留後兒。謂長源之妻。子。昨日乘車騎大馬。坐者起趨乘者下。廟堂不肯用干戈。肯或作嗚呼奈汝母子何。

利劍此詩次汴州亂後。不

利劍光耿耿。佩之使我無邪心。故人念我寡徒侶。寡或作無。徒或作儔。持用贈我比知音。我心如冰劍如雪。不能刺讒夫。使我心腐劍鋒折。決雲中斷開青天。噫。劍與我俱變化歸黃泉。晉雷煥得鄆城寶劍。一與張華。一自佩。華於腰間躍而去。墮水化為兩龍而去。忽

化爲兩龍而去。墮水

巖巖貞元十五年。鄭滑大水。公十六年自京師歸彭城。詩云。去歲東郡水。而此詩亦云。河堤決東郡。老弱隨驚湍。詩意皆相似。大抵言當世士巖巖。無能為國慮者。

巖巖當世士。所憂在飢寒。但見賤者悲。不聞貴者歎。音難。大賢事業異。遠抱非俗觀。報國心皎潔。念時涕沔瀾。選

陽堅石詩。妖姬坐左右。柔指發哀彈。潘安仁笙賦。輟張女。彈音壇。酒肴雖日陳。感激寧為歡。秋陰欺白日。蔽。方作

按作蔽固古語。然泥濘不少乾。河堤決東郡。唐州老弱隨驚濤。天意固有屬。誰能詰其端。屬或作謂。或作  
作數尤有味也。○今按謂以語。不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諫諍。方作爭臣。○今按爭。排雲叫闕闔。披腹呈琅玕。致君豈  
若作屬詰為深切。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諫諍。方作爭臣。○今按爭。排雲叫闕闔。披腹呈琅玕。致君豈  
無術。自進誠獨難。

卷二 古詩二

河之水二首寄子姪老成。公兄介之子。貞元十三年。來省公於徐州。明年。歸取其寧。十  
七年公有此詩。觀公祭老成文。  
則知公眷眷之情。與此詩一也。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陬。或作隔。古音隔。○三年不見兮使我生憂。日復日。夜復夜。  
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我有孤姪在海浦。三年不見兮使我心苦。采蘋于山。詩草蟲。涉彼南。縉魚于淵。  
詩。其釣維何。維縉伊縉。縉或作泉。○我徂京師。不遠其還。其或作  
今按以縉為泉。避唐諱也。依例當作縉。

山石。此詩編次於河之水後。當是去徐洛時作。故其後。有入生如此可樂。豈必局束為人轡之  
數百年之外。因次  
其韻。見坡集。

山石犖确行徑微。犖。呂角切。○黃昏到寺蝙蝠飛。說文。蝙蝠服翼。崔豹古今注。昇堂坐階新雨足。或作  
非。芭蕉葉大支子肥。支子。即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所見。或作

飽我飢。列子。食則黍糲。○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烟霏。山紅澗碧  
紛爛漫。東坡詩云。犖确何人似退之。意行無路欲從誰。宿雲。時見松樾皆十圍。歷音歷。或作樓。選南

紛爛漫。東坡詩云。犖确何人似退之。意行無路欲從誰。宿雲。時見松樾皆十圍。歷音歷。或作樓。選南  
解較晨光編。獨見山紅澗壘時。皆采公此篇中語也。

日。應與當流赤足躡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吹或作生。人生如此自可樂。或作自得。自可。或作自標同。當流赤足躡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東爲人轡。前漢盧夫傳。廷論局趣効轡下駒。轡。馬絡。楚辭。余雖好脩姱以鞿羈令。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天星送楊凝郎中賀正此詩貞元十二年作。時楊凝以戶部郎中爲宣武軍判官。公時與同佐董晉幕。擬自汴朝正于京。以詩送之。

天星牢落雞喔咿。後漢王延壽王孫賦。聲塵囂而喔咿。楚辭。吾僕夫起餐車轉脂。詩。載脂載轄。還車言邁。正當窮冬寒未已。時貞元十四年十二月。借問君子行安之。會朝元正無不至。受命上宰須及期。侍從近臣有虛位。公今此去歸何時。或作何時歸。

汴泗交流贈張僕射貞元十五年。公在徐州張建封幕。汴水。徐之西。泗水。徐之南。故以名篇。公集有諫張僕射擊毬書。此詩言此誠習戰非爲劇。豈若安坐行良圖。蓋亦以譏之也。

汴泗交流郡城角。築場千步平如削。築或作斷。詩。九月築場。短垣三面繚逶迤。擊鼓騰騰樹赤旗。新秋朝涼未見日。秋或作用。公早結束來何爲。分曹決勝約前定。百馬攢蹄近相映。毬驚杖奮合且離。紅牛纓紋黃金羈。選。白馬飾金羈。梁吳筠曰。白馬黃金羈。一作羈。側身轉臂著馬腹。霹靂應手神珠馳。超遙散漫兩閑暇。揮霍紛紜爭變化。故乘曰。螭發難得巧意氣。前漢。項羽圍漢王於滎陽。鄼食其謀。謹聲四合壯士呼。此誠習戰非爲劇。豈若安坐行良圖。當今忠臣不可得。公馬莫走須殺賊。

忽忽貞元十五年。董晉薨。公去汴後依張建封于徐。此詩當在徐州作。

忽忽乎余未知生之爲樂也。生之爲。方作爲生之。非是。前漢王褒傳。願脫去而無因。安得長翮大翼如太子苦忽忽。奮忘不樂。名篇意或出此。

雲生我身。乘風振奮出六合。絕浮塵。死生哀樂兩相棄。是非得失付閑人。

鳴鴈與前詩同時。公蓋託鴈以自喻也。

嗷嗷鳴鴈鳴且飛。上鳴字。或作鴻。詩曰。窮秋南去春北歸。管子。桓公曰。鴻鴈春北而秋南。不失其時。去寒就暖。識所依處。或作鴻鴈于飛。哀鳴嗷嗷。

是非。天長地闊樓息稀。風霜酸苦稻梁微。前擊多用稻梁事。蓋出戰國策。廣絕交論云。毛羽摧落身。分鴈驚之稻梁。又杜甫鴈詩。自古稻梁多不足。

不肥。毛羽或作徘徊。反顧羣侶違。哀鳴欲下洲渚非。江南水闊朝雲多。朝。方作朝。○今按既云江南。則不。應言朝雲矣。兼作朝雲語亦差。

草長杪軟無網羅。閑飛靜集鳴相和。違憂懷惠性匪他。惠。一作息。凌風一舉君謂何。

龍移此詩謂南山嶽也。嶽初在平地。一日風雷移居山上。其山下嶽遂化為土。長安人至今之乾嶽。公題炭谷詩云。厭處平地土。巢居插天山。其此之意歟。

天昏地黑蛟龍移。雷驚電激雄雌隨。激或作擊。雷奔電激。班固。清泉百丈化為土。魚鼈枯死吁可悲。西都賦語。雄雌或作雌雄。

雉帶箭此詩公佐張僕射于徐。從獵而作也。讀之其狀如在目前。蓋寫物之妙者。

原頭火燒靜兀兀。唐太宗出獵詩。平原無遺燦。○燒。去聲讀之。晉野雉畏鷹出復沒。出復沒。方作伏欲。○今按雉發。正是形容持滿命中之巧。豪釐不差處。改作伏欲。神采索然矣。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加。

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隨傾斜。列子。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爾雅。雉五色備曰彘。

條山蒼歐本注云。中條山在黃河之曲。今蒲中也。

條山蒼。河水黃。浪波沄沄去。復彼或作松柏在山岡。山或作高。

贈鄭兵曹鄭或以爲鄭頤誠。張建封節度武庫時。通誠爲副使。公爲其軍從事。樽酒相逢。在其時歟。白樂天哀二良云。利部員外郎鄭頤誠。此云兵曹。所未詳也。

樽酒相逢十載前。君爲壯夫我少年。樽酒相逢十載後。我爲壯夫君白首。公貞元十五年去外郎餘。爲軍材從事。時年三十有二。故云。我材

與世不相當。戢鱗委翅無復望。當今賢俊皆周行。君何爲乎亦遑遑。或作獨。孟行到君莫停手。破除萬事無過酒。

桃源圖

陶淵明集。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沿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林夾岸。數百步。前得一山。山有小口。便捨船從口入。其中土地平曠。往來種作。悉如外人。自云避秦來此。

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也。荆公桃源行。東坡和桃源詩。皆得之。王摩詰退之劉夢得諸人以爲神仙。皆非是。詩中云。武陵太守好事者。題封遠寄南宮下。南宮先生忻得之。波膽入筆

驅文辭。必與一禮部郎廣和。不復辭其名氏矣。武陵。卽今之鼎州也。

神仙有無何眇茫。或作渺。桃源之說誠荒唐。流水盤迴山百轉。生綃數幅垂中堂。武陵太守好事者。題封遠寄南

宮下。南宮先生忻得之。波濤入筆驅文辭。文工畫妙各臻極。異境恍惚移於斯。許往切。架巖鑿谷開宮室。

接屋連牆千萬日。羸顛劉蹶了不聞。羸顛劉蹶。謂地坼天分非所恤。晉魏之亂。種桃處處惟開花。川原近

遠。近遠或作遠近。初來猶自念鄉邑。歲久此地遷成家。漁舟之子來何所。物色相猜更問語。大蛇中斷喪前王。

漢書。高祖爲亭長。夜徑澤中。前有大蛇。乃拔劍斬之。蛇分。羣馬南渡。開新主。晉太安之際童謠曰。爲兩道開。蓋白帝子化爲蛇當道。而高祖以赤帝子斬之也。

羣馬南渡。開新主。晉太安之際童謠曰。爲兩道開。蓋白帝子化爲蛇當道。而高祖以赤帝子斬之也。羣馬南渡。開新主。晉太安之際童謠曰。爲兩道開。蓋白帝子化爲蛇當道。而高祖以赤帝子斬之也。

是化爲龍也。按晉元帝姓司馬氏。太興元年卽位。都於金陵。聽終辭絕共悽然。自說經今六百年。當時萬事皆眼見。不知幾許猶流傳。爭持酒食來相饋。禮數不同罇俎異。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無夢寐。夜半金

鷄咽嘶鳴。楚辭。鷄鳴而悲鳴。火輪飛出客心驚。人間有累不可住。依然離別難爲情。船開棹進一迴顧。萬里蒼蒼烟水暮。世俗寧知僞與真。至今傳者武陵人。

東方半明

此詩與煌煌東方星。與寄頗同。蓋指順宗卽位不能親政。而憲宗在東宮之時也。時賈耽鄭珣瑜二相。皆天下重望。王叔文用事。相繼引去。此詩所以喻東方半明大星沒也。執誼叔文初相汲引。此詩所以喻獨有太白配殘月也。順宗已厭機政。執誼叔文向以私意更相猜忌。此詩所以有殘月太白配。此詩所以喻殘月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也。及憲宗立。而叔文執誼猶

東方明而殘月太白配。

此詩所以喻殘月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也。及憲宗立。而叔文執誼猶

睦。雞三號更五點也。意微而顯。誠得詩人之旨。

睦。雞三號更五點也。意微而顯。誠得詩人之旨。

東方半明大星沒。太白長庚西方星。故云配月。又太白主大臣。其號爲上公。故公有取焉。半或作未。方从闕本云。按舊本作牛明。今蜀本題語亦作牛明。既云大星沒。則不應未明也。傳本多習於詩人成語。獨有太白配殘月。嗟爾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殘月暉暉。太白睽睽。或作睽而不致其意義故也。獨有太白配殘月。嗟爾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殘月暉暉。太白睽睽。字皆從目。太元經明復睽天。鷄三號。史記。雞三號卒明。杜詩。更五點。中獨耀也。○睽音閃。

贈唐衢。唐史。衢附公傳後。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爲歌詩。意多感激。見人文章有所傷歎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故世稱唐衢善哭。樂天嘗有詩謂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岐。唐生今亦哭異代同其悲者也。此詩貞元末作。

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觸。奈何君獨抱奇材。手把鋤犁鉞空谷。當今天子急賢良。匭函朝出開明光。唐垂拱二年。命麟閣爲廳。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明光。殿名也。○匭音軌。胡不上書自薦達。坐令四海如虜唐。堯封於唐。舜封於虞。故堯舜號唐虞氏。

貞女峽。在連州桂陽縣。貞元十九年冬。公自監察御史謫連州陽山令。有此詩。荆州記秦時有女子化入石。在東岸穴中。

江盤峽束春湍豪。雷風戰鬪魚龍逃。懸流轟轟射水府。一瀉百里翻雲濤。漂船擺石萬瓦裂。咫尺性命輕鴻毛。或作於。或作如。

贈侯喜。洛水在河南縣北。易乾鑿度曰。王者有盛德之應。則洛水先溫。故號溫洛。公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與李景與侯喜尉遲紛同漁于洛。有石刻在焉。詩必是時作。反復其意。大抵謂沮洳不能得大魚。與寄遠矣。

吾黨侯生字叔起。或作起。起。呼我持竿釣溫水。平明鞭馬出都門。盡日行行荆棘裏。溫水微茫絕又流。深如車轍闊容軌。蝦蟆跳過雀兒浴。此縱有魚何足求。我爲侯生不能已。盤針擘粒投泥滓。列子。詹何以芒針爲釣。○擘。阻。瞀時堅坐到黃昏。到或作手倦目勞方一起。暫動還休未可期。蝦行蛭緩似皆疑。水蛭三段而成三物。前漢。夫豈從蝦與蛭蟻。一作蝦。舉竿引線忽有得。一寸纔分鱗與鬚。或作鱗。○今按。鬚。馬鬣也。當作鱗。○蛭音質。蝦。一作蝦。舉竿引線忽有得。一寸纔分鱗與鬚。然儀禮。魚進羞。注有也。莊外物瀦亦



作響。則皆可通。是日侯生與韓子。良久歎息相看悲。我今行事盡如此。此事正好爲吾規。半世遑遑就舉選。一名始得紅顏衰。續仙傳。藍采和者。常於市中歌曰。紅顏一春樹。旆年一擲梭。始或作已。非是。人間事勢豈不見。徒自辛苦終何爲。便當提攜妻

與子。南入箕頰無還時。箕。山名。頰。水名。地理志。潁水出陽城。叔迺君今氣方銳。我言至切君勿嗤。

君欲釣魚須遠去。大魚豈肯居沮洳。詩。有汾沮洳。沮洳。漸濕也。蘇東坡記。僊耳上元放杖而笑。遇海者未必得大魚也。蓋公作此詩時。年三十四。去徐居洛。方有求官來東洛之語。更欲遠去。不知走晚歲僊耳發於憂患之餘。覽者無以爲異。○沮。將預切。○人恕切。肯或作有。非是。

古意。華山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然觀公詩意。與前詩皆有與寄。其曰古意。其旨深矣。公縣素有懷曰。求官來東洛。犯雪過西華。答張微曰。洛邑得休告。華山

窮絕陘。李肇國史補言。愈好奇。登華山絕峯。度不可反。發狂嘯哭。縣令百計取之。乃下。而沈顏作登華旨略曰。仲尼悲麟。悲不在麟。遷翟泣繇。泣不在繇也。且阮籍縱車於途。論

止。至顛危路。然後歎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哉。

太華峯頭玉井蓮。山海經曰。華山。一名太華。開花十丈藕如船。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沉痾痊。晉史樂廣傳。阮嗣

嘗簾載加。舊病有痊。○我欲求之不憚遠。青壁無路難夤緣。選。琴賦。丹崖峻嶒。青壁萬尋。方以唐本作五月壁路難攀緣云。鮑溶集有陪公登

華山詩。蓋五月也。實或作攀。○今按公此詩本以古意名篇。非登山紀事之詩也。且太華之險。千古屹立。所謂削成五千仞者。豈獨五月然後難攀緣哉。若以句法言之。則五月壁路之與青壁無路。

此而取彼。其亦謬矣。原其所以。蓋緣五月本是青字。唐本誤分爲二。而讀者不曉。因復削去無字。遂成此謬。今安得長梯上摘實。下種七澤根株連。司馬相如子虛賦。楚有七澤。其小者名雲夢。方九百里。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張功曹署也。公與張以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赦自南方。俱徙據江陵。見至是後命於柳。而作是詩。公在江陵祭郴州李使君云。輟行謀於俄頃。見

秋月之三般。達天書之下降。猶低回以空留。此其證也。詩怨而下。自有小雅之風。

纖雲四卷天無河。清風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聲影絕。沙平或作平。一盃相屬君當歌。漢隴夫傳。夫迎田蚡。起



然魄動下馬拜。松柏一經移靈宮。粉牆丹柱動光彩。鬼物圖畫填青紅。升階僂僂薦脯酒。

以菲薄明其衷。廟令老人識神意。粉牆丹柱動光彩。鬼物圖畫填青紅。升階僂僂薦脯酒。

玳瑁我擲。玳瑁。方从唐本作校云。廣韻作玳。謂古者以玉爲之也。朝野僉載作角。角與校音義皆云此

最吉餘難同。寘逐蠻荒幸不死。衣食纔足甘長終。而不得返。侯王將相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爲功。夜投佛寺

上高閣。星月掄映雲腫臃。月者。腫臃。本日出犯。然前輩月詩多用之。如梁孝綽月詩。腫臃入牀簾之類

也。更。猿鳴鐘動不知曙。杲杲寒日生於東。詩。杲杲

峒嶼山峒嶼何須到。衡山一名峒嶼山。與前詩同時作。東坡中隱堂詩云。

峒嶼山尖神禹碑。威儀之荆州記曰。南嶽周回數百里。昔禹登而祭之。刻石書名山之高。字青石赤形

摹奇。科斗拳身薤倒披。書序云。魯共王得孔子所藏古文。皆科斗文字。科斗。古篆也。以其頭麤尾細。重

重而倒披。○今按峒嶼者。衡山南麓別峯之名。薤。倒披音。古有倒薤書。見歐公集。古錄曰。唐玄

意。劉禹錫寄呂衡州溫亦云。嘗聞祝融峯。上有神異。鸞鳳伯犴虎螭。事嚴跡秘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

之。我來咨嗟涕洟。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猱。奴刀切。

永貞行。貞元廿一年正月。德宗崩。順宗即位。病不能視朝。王伾王叔文用事。四月册皇太子。

叔文。唐叔文。元臣故老。罷杜佑高郢鄭珣等。嗣皇。謂憲宗。郎官荒郡。意指劉禹錫坐

見其爲夢得作也。此詩或云自四。門蕭穆賢俊登下爲別篇。非是。

君不見太皇亮陰未出令。太皇。謂順宗。天子居喪曰諒陰。諒。信。陰。諒陰三年不言。小人乘時偷國

柄。小人。謂北軍百萬虎與貔。書枚誓。如虎如。天子自將非他師。或作一朝奪印付私黨。是歲五月。王叔文

施希朝為左右神策京四諸城鎮行營節度使。以度支郎中韓泰為其行軍司馬。叔文欲奪取宦官兵權。懷

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情不測。其所為益疑懼。私黨。即泰也。懷

懷朝士為能為。狐鳴噪爭署置。楚辭。陽鳥羣而刺之。皆以喻。賜駁跳跟相嫵媚。或作駁。賜駁。字見吳都

賦。○曉音逗。願音。夜作詔書朝拜官。超資越序曾無難。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選。班固西都

賦。○曉音武。願音。元臣故老不敢語。高郢鄭珣等。謂杜佑。畫臥第位何執。王叔文用事。一日諸相會

流耀含英。注珠也。○元臣故老不敢語。高郢鄭珣等。謂杜佑。畫臥第位何執。王叔文用事。一日諸相會

執誼計事。執誼起迎。諸相停筓以待。有頃。報叔文索飯。已與韋相同餐。閣中。董賢三公誰復惜。前漢

矣。杜佑高郢權不勝言。鄭珣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索馬徑歸。臥不起。董賢三公誰復惜。前漢

傳。哀帝元壽元年。帝重賢。封賢為高安侯。欲極其位。遂以賢。侯景九錫行可歎。南史侯景傳。景矯

為大司馬衛將軍。是時賢年二十二為三公。三或作一。非是。侯景九錫行可歎。南史侯景傳。景矯

九錫。一日車馬。二日衣服。三日樂則。四日朱戶。五日納陛。國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許庸夫干。嗣皇

六日虎賁。七日斧鉞。八日弓矢。九日秬鬯也。○數音。國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許庸夫干。嗣皇

車攀信英主。謂憲。文如太宗武高祖。唐圖受禪登明堂。共流幽州蘇死羽。以忘身。書。流共工於幽州。殛鯀

于羽山。以喻。四門肅穆賢俊登。書。實于四門。四門穆穆。賢。數君匪親豈其朋。謂柳宗元劉。郎官清要為

依叔文也。四門肅穆賢俊登。書。實于四門。四門穆穆。賢。數君匪親豈其朋。謂柳宗元劉。郎官清要為

世稱。荒郡迫野嗟可矜。九月貶韓泰。擢州司。封郎中韓曄。池州。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郎州。屯田員外郎劉

作。湖波連天日相騰。蠻俗生梗瘴癘蒸。江氛嶺侵昏若凝。一蛇兩頭見未曾。怪鳥鳴喚令人憎。鳴喚或作

羣飛夜撲燈。雄虺毒螫墮股肱。楚辭。雄虺九首。史記。草無毒螫。食中置藥肝心崩。左右使令詐難憑。慎

勿浪信常兢兢。吾嘗同儕情可勝。公嘗與夢得同為御史。嘗或作常。非是。○蔡寬夫詩話云。子厚禹錫

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准。傳之落仇讐云云。及其為承貞行。憤疾至。具書目見非妄徵。

云數君匪親豈其朋。又曰。吾嘗同儕情可勝。則亦見其坦夷向義。特朋友始終也。具書目見非妄徵。

嗟爾既往宜為懲。

洞庭湖阻風贈張十一署自陽山徙接江陵。永貞元年十月過洞庭作也。

十月陰氣盛。北風無時休。蒼茫洞庭岸。與子維雙舟。霧雨晦爭泄。波濤怒相投。犬雞斷四聽。絕方从抗蜀本作有絕字。則下一句不應便複出。糧絕誰與謀。相去不容步。險如礙山丘。清談可以飽。夢想接無由。男女喧左右。飢啼但啾啾。非懷北歸興。何用勝羈愁。雲外有白日。寒光自愁愁。能令暫開霽。過是吾無求。

李花贈張十一署或作李有花。○元和元年二月江陵作。

江陵城西二月尾。花不見桃惟見李。風揉雨練雪羞比。○揉或作柔。非是。○揉。而由切。波濤翻空杳無涘。○翻空或作相。君知此處花何似。白花倒燭天夜明。羣鷄驚鳴官吏起。金烏海底初飛來。○隨孟康詠日詩。朱輝散射青霞開。○賦。恨青霞之奇意。迷魂亂眼看不得。迷魂亂眼。或作迷亂入。照耀萬樹繁如堆。念昔少年著遊燕。對花豈省曾辭盃。○省會作會辭。酒。非是。自從流落憂感集。欲去未到先思迴。祗今四十已如此。○公時年三十九。後日更老誰論哉。力攜一樽獨就醉。共。非是。不忍虛擲委黃埃。○委或作隨。

杏花與前篇同時作。

居鄰北郭古寺空。杏花兩株能白紅。曲江滿園不可到。唐劇譚錄。曲江池本秦隱州。開元中疏鑿。遂為妙境。杜甫哀紅頭詩。春日贈行曲江曲。細柳新蒲為誰綠者。看此寧避雨與風。二年流竄出嶺外。○公貞元十九年冬出為陽山。至是始為接江陵。所見草木多異同。冬寒不嚴地恆泄。陽氣發亂無全功。○閣本作浮。花浪蕊鎮長有。纔開還落瘴霧中。山榴踈踈少意思。○本草注。踈踈樹生高直炙切。○一名山石榴。○○照耀黃紫徒為叢。鷓鴣鉤輅猿叫歇。○鷓鴣自呼云鉤輅。李羣玉詩。杳杳直炙切。○○豈如此樹一來翫。若在京國情何窮。今旦胡為忽惆悵。○惆或作招。萬片飄泊陵西東。○明

年更發應更好。更發一作花發。道人莫忘鄰家翁。

感春四首。元和元年春據江陵時作。

我所思兮在何所。青溪綠水遶還舍。東南西北皆欲往。千江隔兮萬山阻。張衡四愁思。我所思兮在大山。欲往從之梁甫艱。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滄水深。云云。公句意蓋取此。春風吹園雜花開。朝日照屋百鳥語。三盃取醉不復論。一生長恨奈何許。諸本奈作蜀本云。古樂府奈何詩。石關生口中銜。不得語。

皇天平分成四時。宋王九齡曰。皇天平分四時。今。春氣漫誕最可悲。氣或作風。雜花粧林草蓋地。白日座上傾天維。西京賦。振天維。衍地絡。

蜂喧為咽留不得。紅萼萬片從風吹。豈知秋霜雖慘冽。或作凜。以西京賦。摧落老物誰惜之。晉宣帝嘗憎又曰。老物不足惜。為此徑須沽酒飲。自外天地棄不疑。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屈原離騷二十五。前漢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蓋離騷經。一九歌。十一不肯鋪啜糟與醢。飲醢。○鋪。奔謨切。

天問。一九章。九遠遊。卜居。漁父各一。凡二十五篇也。不肯鋪啜糟與醢。飲醢。○鋪。奔謨切。

惜哉此子巧言語。不到聖處寧非癡。先儒云。公以原詞介於莊周司馬遷之間。其感春詩云。幸逢堯支也。惜哉此子巧言語。不到聖處寧非癡。云。蓋與屈原之體於諷諫。而傷其違聖之違節也。

舜明四目。條理品彙皆得宜。平明出門暮歸舍。酩酊馬上知為誰。酩酊注見二卷。歸彭城詩。閔抗蜀本為誰此詩最公。使仙處皆如此。則無可議矣。

公知我為誰。即此義也。○今按方氏

朝騎一馬出。暝就一牀臥。詩書漸欲拋。節行久已情。或作破。冠敬感髮禿。語誤悲齒墮。孤負平生心。孤或作矣。知何奈。諸本皆同。無可疑者。荆公本奈作那。李本知作如。亦無大異。獨方從閣本作已知無可奈。乃不成文理。故今定從諸本。

我恨不如江頭人。我恨。方从抗本作奈我。閣本無奈字。亦無恨字。蜀作我奈。○今按抗蜀本蓋因前篇之末有奈字而誤也。閣本亦少一字。皆非是。今从監本。長網橫江遮

紫鱗。獨宿荒陂射鳬鴈。賣納租賦官不嗔。歸來歡笑對妻子。衣食自給寧羞貧。今者無端讀書史。智慧只足勞精

神，謂本如此爲當。方乃不從。蛇著足無處用。史記。楚惠王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齊。陳軫謂昭陽曰。而以足爲是。又不可曉也。昔人有遺其舍人一尾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偏。請有畫地爲蛇。蛇先成者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者。兩鬢雪及爲足而後成。人奪其酒而飲之。或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非蛇也。○著。跡略切。

白趨埃塵。乾愁漫解。坐自累。與衆異趣。誰相親。數盃澆腸。雖暫醉。皎皎萬慮。醒還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

買或作置。○東坡云。國史補。酒有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詩有燒春。裴錫作傳奇亦有松醪春。唐人名酒多以春。拋青春亦必酒名。按此詩在江陵作。蓋江陵酒名也。

寒食日出遊。張十一院長見示病中憶花九篇。寒食日出遊。夜歸。因以投贈張十一。即功曹署。公與張同自御史貶官。又同爲江陵掾。公法曹參軍。張功曹參軍。元和元年時也。

李花初發。君始病。我往看君。花轉盛。走馬城西。惆悵歸。不忍千株雪相映。邇來又見桃與梨。交開紅白如爭競。可憐物色阻攜手。空展霜縑吟九詠。紛紛落盡泥與塵。不共新粧比端正。桐華最晚。今已繁。禮記月令。季春。君不強起時難更。關山遠。別固其理。寸步難見。始知命。憶昔與君同貶官。夜渡洞庭看斗柄。豈料生還得一處。引袖拭

淚悲且摩。各言生死兩追隨。生死或作直置心親無貌敬。念君又署南荒吏。張在江陵未幾。僞管經略使路愬署爲判官。路指鬼門

幽且雙。容州北流縣南三十里。有兩石相對。門闊三十步。俗號鬼門關。諺曰。鬼門關。十人九不還。三公盡是知音人。曷不薦賢陛下聖。蔡邕獨斷云。羣臣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因卑達尊之義也。囊空餽倒貧救之。杜詩。囊空恐羞溫。留得一錢看。又郭林宗。我今一食日還併。禮記儒行。儒有升日而食。自然憂氣損天和。安得康強保天性。斷鶴兩翅鳴何哀。繫驥四足氣空橫。繫。戶孟切。今

朝寒食行野外。綠楊兩岸蒲生遲。宋玉庭邊不見人。杜詩。會聞宋玉宅。每欲到輕浪參差魚動鏡。自嗟孤賤足瑕疵。特見放縱荷寬政。飲酒寧嫌餞底深。桑又在江陵席上曰。雖深題詩尙倚筆鋒勁。鮑明遠擬古推筆鋒。五車明寄故欲相就醉。故或作有月莫愁當火令。此謂寒食禁火耳。火令字見周禮。魏武帝亦有寒食禁火令。但東坡嘗爲李公擇書。此詩作燈火冷。又不知其所據何本也。

○今按方說是也。此言夜行有月。故不憂當寒食禁火之令耳。坡讀亦誤。

憶昨行和張十一或作和張十一。憶昨行與前詩同時。在江陵作。

憶昨夾鍾之呂初吹灰。月令仲春之月。律中夾鍾。二月之呂也。續漢書以華上公禮罷元侯迴。上。侯作佐自淮南入朝也。方作社云。此爲荆師裝均罷社而享客也。○今按方說是也。但以上爲社則未然。左傳云。五行之官。封爲上公。祀爲貴神。其土正曰后土。在家則祀中。在野則爲社。故杜注用幣于社云。以請於上公。則上公即社神也。況此句內又自以元侯爲對耶。車載牲牢饗昇酒。並召賓客延鄉校。梁孝王客。腰金首翠光照耀。

絲竹迴發清以哀。青天白日花草麗。玉學屢舉傾金壘。詩。我姑酌彼金壘。張君名聲座所屬。切。朱大起舞先醉長松摧。宿醒未解舊店作。劉伶五斗解醒。左傳店作而伏。舊店。方誤。○店。失廉切。○今按此句深室靜臥聞風雷。自期殞命在春序。屈指數日憐嬰孩。危辭苦語感我耳。淚落不掙何灌灌。集韻云。灌。雪霜積聚貌。○選。指季豹而念昔從君渡湘水。湘或作大帆夜劃窮高桅。玉篇云。帆船上櫓竿。○陽山鳥路出臨武。公賁連之陽山令。擲在江南。連。驛馬拒地驅頻隕。三館本作槌。方云。博雅。槌。槌也。亦有義。○今按方義暗僻不可曉。則廣南也。驛馬拒地驅頻隕。此但言當諸官時。聽驛發遣。而山路險惡。故驛馬拒地不提。被驅而屢至傾隕耳。隕或取詩我馬虺隕字。然其義但爲不踐蛇茹蠱不擇死。忽有飛詔從天來。伍文未摘崖州熾。伍。能升高之病。又似未必然也。○隕。杜回切。踐蛇茹蠱不擇死。忽有飛詔從天來。伍文未摘崖州熾。伍。文。王叔文。崖州。韋執誼也。擲或作剪。謝校从剪。說文。雖得赦宥恆愁猜。近者三森悉破碎。三森。擲也。賦也。史記西南夷贊有擲刺字。○伍音不擲。子踐切。雖得赦宥恆愁猜。近者三森悉破碎。三森。伍。王叔文。羽窟無底幽黃能。能有兩音。奴來切者。三足龍也。奴登切者。熊屬。足似鹿者也。左韋執誼也。羽窟無底幽黃能。能。應歸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國語作黃能。當音賢能之能。然說者謂能既熊屬。又爲龍類。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龍爲饌。疑歸化爲二物。則兩音亦可通用也。眼中了了見鄉國。知有歸日眉方開。今君縱署天涯吏。豈管奏署爲判官也。投檄北去何難哉。無妄之憂勿藥喜。一簪自足獲千災。頭輕目朗肌膚健。古劍新磨磨塵埃。映銷稱散百福併。從此直至耆與鮒。詩閭宮。俾爾耆而艾。耆。老也。鮒。魚名。詩行葦。黃耆台背。鄭氏箋云。台之言鮒也。大老則背有鮒文。

○鮒音台。嵩山東頭伊洛岸。勝事不假須穿栽。或作君當先行我待滿。張先選京兆。沮網可繼窮年推。沮網。人名。或作耆。

○鮒音台。嵩山東頭伊洛岸。勝事不假須穿栽。或作君當先行我待滿。張先選京兆。沮網可繼窮年推。沮網。人名。或作耆。

○鮒音台。嵩山東頭伊洛岸。勝事不假須穿栽。或作君當先行我待滿。張先選京兆。沮網可繼窮年推。沮網。人名。或作耆。

○鮒音台。嵩山東頭伊洛岸。勝事不假須穿栽。或作君當先行我待滿。張先選京兆。沮網可繼窮年推。沮網。人名。或作耆。

○鮒音台。嵩山東頭伊洛岸。勝事不假須穿栽。或作君當先行我待滿。張先選京兆。沮網可繼窮年推。沮網。人名。或作耆。

○鮒音台。嵩山東頭伊洛岸。勝事不假須穿栽。或作君當先行我待滿。張先選京兆。沮網可繼窮年推。沮網。人名。或作耆。

○鮒音台。嵩山東頭伊洛岸。勝事不假須穿栽。或作君當先行我待滿。張先選京兆。沮網可繼窮年推。沮網。人名。或作耆。

○鮒音台。嵩山東頭伊洛岸。勝事不假須穿栽。或作君當先行我待滿。張先選京兆。沮網可繼窮年推。沮網。人名。或作耆。

○鮒音台。嵩山東頭伊洛岸。勝事不假須穿栽。或作君當先行我待滿。張先選京兆。沮網可繼窮年推。沮網。人名。或作耆。

○鮒音台。嵩山東頭伊洛岸。勝事不假須穿栽。或作君當先行我待滿。張先選京兆。沮網可繼窮年推。沮網。人名。或作耆。

○鮒音台。嵩山東頭伊洛岸。勝事不假須穿栽。或作君當先行我待滿。張先選京兆。沮網可繼窮年推。沮網。人名。或作耆。

○鮒音台。嵩山東頭伊洛岸。勝事不假須穿栽。或作君當先行我待滿。張先選京兆。沮網可繼窮年推。沮網。人名。或作耆。

○鮒音台。嵩山東頭伊洛岸。勝事不假須穿栽。或作君當先行我待滿。張先選京兆。沮網可繼窮年推。沮網。人名。或作耆。



語。長沮桀溺耦而耕。公家河南。而嵩山伊水洛水並隸焉。詩意欲與張繡詩於嵩山下也。推字取禮記月令三推九推之意。○沮。子魚切。推。他回切。或作催。

## 卷四 古詩四

劉生詩或無詩字。○貞元二十一年。劉師命訪公于陽山。斷章似有送行之意。集中有因梨花爲生作二詩。豈前此之作耶。

生名師命其姓劉。自少軒輊非常傳。詩。戎車旣安。如輕如軒。又馬援傳。居前不能令人棄家如邇來遠遊。東走梁宋暨揚州。暨或作蓬。遂凌大江極東陬。東陬東隅。即謂越。洪濤春天禹穴幽。禹穴在越。越女一笑三年留。

南逾橫嶺入炎州。或作洲。青鯨高磨坡山浮。鯨或作鯨。○今按青義。怪魅炫曜堆蛟虬。魃或作魃。堆或山參譴。

譴猩猩游。山參或作猱。非是。猱。蘇遺切。神異經。西方深山。有人長尺餘。袒身捕蝦蟇以食。名曰後人謀。毒氣燦體黃膏流。問胡不歸良有由。美酒傾水餉肥牛。○餉音蕉。與炙妖歌慢舞爛不收。倒心迴腸爲改也。

青眸。司馬遷答任少卿書。陽九千金邀願不可酬。乃獨遇之盡綢繆。○綢音籌。警然一餉成十秋。楚辭。目

投。餉或作羈。非是。○警。匹俄切。昔鬢未生今白頭。五管歷徧無賢侯。唐永徽後。以廣桂容邕安南皆隸廣府。謂迴望萬

里還家羞。陽山窮邑惟猿猴。手持釣竿遠相投。我爲羅列陳前修。前修字見離騷。謂芟蒿斬蓬利鋤耨。天星迴

環數纔周。文學穰穰困倉稠。史記。五穀蕃熟。倉穰。車輕御良馬力優。咄哉識路行勿休。往取將相酬恩讎。

鄭羣贈筆羣嘗以侍御史佐裴均江陵。公自陽山量移江陵法曹。與羣同僚。唐孔幾私記云。退之

帽。此乃江南韓熙載爾。熙載說文公。因此益誤以爲退之。退之肥而少髯。此詩有腰腹空大及慢膚多汗之語。二說信然。

蕲州笛竹天下知。蕲州在今淮南。其地鄭君所寶尤瑰奇。攜來當畫不得臥。一府傳看黃瑠璃。東坡寄筆與蒲

瑠。祖此詩也。體堅淨色又藏節。盡眼凝滑無瑕疵。盡或作法寶貧賤衆所易。腰腹空大何能爲。自從五月困暑

毒。此八尺黃瑠璃。體堅淨色又藏節。盡眼凝滑無瑕疵。盡或作法寶貧賤衆所易。腰腹空大何能爲。自從五月困暑

毒。此八尺黃瑠璃。體堅淨色又藏節。盡眼凝滑無瑕疵。盡或作法寶貧賤衆所易。腰腹空大何能爲。自從五月困暑

經。如坐深甌。遭悉炊。手磨袖拂。心語口。慢膚多汗。真相宜。楚辭。天問。平旦。日暮。歸來獨惆悵。有賣直欲傾家資。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入尺含風漪。呼奴掃地鋪未了。光彩照耀驚童兒。青蠅側翅蚤蟲避。詩。營營青蠅。止于樊。均朴子曰。蚤蚤攻君。臥不肅。肅疑有清飈吹。倒身甘寢百疾愈。卻願天日恆炎曦。明珠青玉不足報。詩。張衡四愁。雙安。〇蚤音早。肅肅疑有清飈吹。倒身甘寢百疾愈。卻願天日恆炎曦。明珠青玉不足報。詩。美人歸我。紹禮。何以報之明月珠。美人贈子相好無時衰。閣本無時作。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順宗豐陵在富平縣東北三十五里。舊金山。順宗以元和元年七月葬。公是年六月方自紅陵召入為博士。必當是時作。終篇言三代舊制存諸書。當時之禮。

必有不合於古者。故云。

羽衛煌煌一百里。一或作三。以長安志考之。非是。曉出都門葬天子。順宗也。羣臣雜沓馳後先。官官穰穰來不已。是時新秋十

月初。金神按節炎氣除。清風飄飄輕雨灑。風伯清塵。雨師偃蹇。旂旆卷以舒。逾梁下坂笳鼓咽。方作樂。〇

又見悲切。蟬噪遂走玄宮閣。蟬噪。山小而不安貌。選注。天子后妃所葬墓曰玄宮。玄宮閣。哭聲旬天百之意也。

高噪。〇旬音幽。坎畫閑空靈輿。皇帝孝心深且遠。資送禮備無贏餘。設官置衛鎖嬪妓。唐制。諸陵皆置宮殿。列官曹。設嬪妓。侍衛

如平生。杜甫橋陵詩。宮女晚知曙。朝見星。供養朝夕象平居。養或作送。臣聞神道尚清淨。三代舊制存諸書。墓藏廟祭不可亂。欲

言非職知何如。

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諸本大作羣。崔羣字敦詩。公同年進士也。公元和元年在京師為國子博士。時作。詳詩意可見。寺在京城南門之東。供慶善云。詩中正值萬株紅葉滿。謂柿也。靈液屢進。謂食柿也。

滿。謂柿也。靈液屢進。謂食柿也。

秋灰初吹季月管。吹灰者。謂作十二律管。於室中四時位上埋之。取蘆葦燒之作灰。實之管中。以羅縠覆之。氣至則吹灰動縠。律即候氣之管。以銅為之。詳見漢律歷志。日出

卯南暉景短。月令。季秋之月。日初中。友生招我佛寺行。正值萬株紅葉滿。光華閃壁見神甕。壁或作赫赫炎官張火

傘。然雲燒樹大實駢。金烏下啄。賴此羽。○賴音魂。翻眼倒忘處所。或作赤氣冲融無間斷。有如流傳上古時。九

輪照燭乾坤早。惟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二道士席其間。靈液屢進頗黎盃。西域出

亦作玻。忽驚顏色變韶稚。忽或作勿。非是。忽或作卻信靈仙非怪誕。桃源迷路竟茫茫。棗下悲歌徒纂纂。岳

下之纂纂。歌纂。前年嶺南鄉思發。在陽山。二十一年。躑躅成山開不算。躑躅。花名。見杏花詩注。○去歲羈帆

湘水明。謂承貞元年自陽。霜楓千里隨歸伴。猿呼鵲啼鵲啼。啼或作惻耳酸腸難濯濯。惻或作思君攜手

安然得。今者相從敢辭懶。由來鈍駘寡參尋。駘或作駘。非是。○駘。語散切。非是。況是儒官飽閑散。惟君與我同懷抱。鋤去陵谷

置平坦。年少得途未要忙。時清諫疏尤宜罕。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款。須知節候即風寒。幸及亭午猶

妍暖。南山逼冬轉清瘦。刻畫圭角出崖竅。空也。莊子導當憂復被冰雪埋。汲汲來窺誠遲緩。

贈崔立之評事。立之名斯立。博陵人。元和初為大理評事。以言事職官。為藍田丞。見公藍田丞廡

引。故公有頽蒙怨句刺棄還。豈有閑官敢推引之語云。

崔侯文章苦捷敏。老杜不見敏。捷詩千首。高浪駕天輪不盡。曾從關外來上都。或作隨身卷軸車連軫。朝為百賦猶鬱

怒。暮作千詩轉瑣緊。搖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蜃。史記天官書。海旁蜃氣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

雜螻蛄。蛟螭雜螻蛄。言其小大不齊也。若溪魚隱叢誌云。立之詩有知音自古稱難遇。世俗乍見那妨哂。

勿嫌法官未登朝。理評事。謂大猶勝赤尉長趨尹。斯立初為尹陽尉。唐州時命雖乖心轉壯。技能虛富家逾窘。

念昔塵埃兩相逢。爭名齟齬持矛楯。子時專場誠踴躍。張衡東都賦。素政利衛長鉅。終得擢揚。注。

余始張軍嚴鞬韞。左傳傳二十八年。晉楚戰于城濮。晉車七百乘。鞬韞鞬韞。杜預注。在背曰鞬。爾

來但欲保封疆。莫學龐涓怯孫臏。史記。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事魏爲惠王將。以竄逐新歸厭聞。公方自江陵法曹召齒髮早衰嗟可閱。頻蒙怨句刺棄遺。豈有閑官敢推引。深藏篋笥時一發。戢戢已多如束筍。可爲國子博士。

憐無益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牝。牝。穀谷也。古詩。哀壘叩虛牝。當今聖人求侍從。聖人。謂拔擢杞梓收枯槁。年二十六晉大夫如杞梓皮革焉。書惟雷經格。雷。美竹。可以東馬嚴徐已奮飛。東方朔。司馬相如。枚臯卽爲矢。樁。木名。可以爲矢幹。○樁音戶。雷音容。○東馬嚴徐已奮飛。嚴助。嚴安。徐樂等。枚臯卽召寤且忍。枚臯。枚乘子。字少卿。復聞王師西討蜀。元祐元年正月。命長武城使霜風冽冽摧朝菌。莊子。朝菌不知晦

舊音。走章馳檄在得賢。說文曰。檄。二尺書也。有急事則插以鳥羽。號爲羽檄。西京雜記。揚子雲曰。○刑秋。燕雀紛拏要鷹隼。禮記。鷹隼擊。○擊。女加切。又竊料二塗必處一。豈比恆人長蠹蠹。勸君韜養待徵招。不用雕琢愁肝腎。牆根菊花好沽酒。錢帛縱空衣可準。暉暉簷日暖且鮮。城墮井梧疎更殞。云。城音葉零。又潘岳秋思賦。庭樹城以飄落。高士例須憐麴蘖。丈夫終莫生畦畛。能來取醉任喧呼。死後賢愚俱

抵抵。葉零。又潘岳秋思賦。庭樹城以飄落。高士例須憐麴蘖。丈夫終莫生畦畛。能來取醉任喧呼。死後賢愚俱抵抵。

送區弘南歸區弘嘗從公於江陵。召拜國子博士。又從之至京。此詩有從我荊州來京畿之句。弘

烏侯切唐韻區治子之後。張籍孟郊。亦皆有詩。元和元年也。區或作歐。歸或作征。區。漢王莽傳有中郎區博。

穆昔南征軍不歸。蟲沙猿鶴伏以飛。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三軍之衆。一朝盡化。君子爲猿爲鶴。小人爲蟲爲沙。造化權輿作周昭王南征。皆未詳本何據也。洵洵

洞庭莽翠微。或作江洵洞庭宿莽微。楚辭。彼逢洵痛廣瀟沛令。又夕擊中洲之宿莽。王逸。注云。草經冬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洵。許拱切。又音凶。莽。莫緩切。九疑。鍾天荒

是非。選。登巖巖而下。望湘記。零陵營道縣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九疑。荒。荒是非豈以此野有象

犀水貝璣。分散百寶人士稀。土。或作事。非是。我遷于南日周圖。貞元十九年冬。公謫陽山。明年冬弘來。故云日周圖。來見者衆莫依倚。爰有

區子發焚暉。區子或作子區。觀以奉訓或從違。我念前人譬荇菲。詩。采芣采菲。落以斧引以繩微。引以或作斤引。

方从唐闢抗本亡。張文潛云。古人作七言詩。其句脈多上四字。而下以三字成之。退之乃變句脈以

周易作微塵。乃爲累案所以拘罪人者。恐雖有不遠驅駢駢。詩。四牡騤騤。或探于薄漁于磯。服役不辱言不

議。從我荊州來京畿。元和元年六月。公自江陵召爲。離其母妻絕因依。嗟我道不能自肥。道不或作不。子雖勤

苦終何希。王都觀闕雙巍巍。騰躍衆駭事鞍轡。佩服上色紫與緋。獨子之節可嗟唏。香衣切。字與歛。母附書至

妻寄衣。開書拆衣淚痕晞。開書拆衣。或作開篇發。淚痕作痕淚。非是。雖不勅還情庶幾。朝暮盤羞側庭闈。幽房無人感伊威。潘安

承逝文。撫靈機今訣幽房。妙賦。爾雅委委也。注舊說風婦。詩伊威在室。人生此難餘可祈。子去矣

陸德明云。或傍加虫者。後人增耳。鄭氏箋云。家無人闕然。令人感傷。人生此難餘可祈。子去矣

時若發機。法見上張文潛說。非是。句。蜃沈海底氣昇羣。史記天官書。凡海。彩雉野伏朝扇。爾雅。雉五彩皆備。

非是。蓋宮扇以雉尾爲之。羣。文采貌。此言雉伏於野。而處子竊窈王所妃。莊子。綽約若處子。荷

其羽可用爲朝廷之儀。與上下二句爲一類也。○羣音揮。處子竊窈王所妃。詩曰。窈窕淑女。荷

有令德隱不胖。胖。病也。況今天子鋪德威。鋪。或作。蔽能者誅薦受機。漢書。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

禮祥度制。○禮音幾。出送撫背我綈揮。行行正直慎脂韋。楚辭。如脂如韋。以蠶蠶。業成志樹來順順。詩。碩人其

儀表長麗綈綈好順順。我當爲子言天扉。然。○順音祈。

三星行三星。謂箕斗牛也。公自憫其生多嘗毀如此。詩詩意可見。蘇內翰云。吾生遭口

我生之辰。方从關本之下有三字云。謂斗牛與箕也。○今。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箕。二十八宿

牛不見服箱。詩。曉彼牽牛。不可以服箱。言有牛之名。斗不挹酒漿。詩。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亦

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孔安國云。箕尾好風。畢星好雨。又詩。維南有

神靈也。○無善名已聞。無惡聲已謹。諸本已竝作以。今从唐韻本云。謹如諸將盡離之謹。此詩名聲相  
簸音播。  
乘除。曆家有增減率。鍾速積。  
有乘除之法。○乘音繩。  
故得失有餘。三星各在天。詩三星什伍東西陳。什伍。猶縱橫也。南斗六  
嗟汝牛與斗。汝獨不能神。  
在天。牽牛六星。箕四星。

青青水中蒲。葉短不出水。婦人不下堂。行子在萬里。

孟東野失子（并序）

東野爲鄭餘慶留府賓佐在元和二三年。此詩當是時作也。據郊集有哀幼子及杏殤詩。其詞甚悲。石君美有子年少而失。魯直嘗書此詩遺之。云時以

觀覽。可用亂思而紆哀。究輒物理其悲如此。大蓋因果耳。退之救世弊故併因果不言。然此一段文意。乃是涅槃經中佛語。退之嘗言不能無所不讀。未有能爲大儒者。其弗信矣乎。魯

直所云如此。

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輒失之。幾老念無後以悲。其友人昌黎韓愈懼其傷也。推天假其命以喻之。

失子將何尤。吾將上尤天。女實主下人。與奪一何偏。何或作以。莊子。奪彼於女何有。乃令著且延。著或作此

獨何罪辜。生死旬日間。上呼無時聞。滴地淚到泉。地祇爲之悲。瑟縮久不安。乃呼大靈龜。騎雲款天門。問天主下

人。薄厚胡不均。天曰天地人。由來不相關。吾懸日與月。吾繫星與辰。日月相噬齧。星辰踣而顛。吾不女之罪。知非

女由因。因或作緣。此詩如因與緣。今本皆以韻不叶且物各有分。孰能使之然。有子與無子。禍福未可原。魚而誤刊也。○今按作緣亦通。未必誤改也。

子滿母腹。或作肚。一一欲誰憐。細腰不自乳。博物志。細腰無雌雄之類。取桑蟲或阜螽子。抱舉族長孤鰥。或

懸。鵠鼻啄母腦。母死子始翻。或作著。爾雅釋鳥云。鵠鼻。說文云。不孝鳥也。鵠蛇生子時。玉簫。鵠

斷。楚辭。鵠蛇纂纂。一作應。坼裂腸與肝。好子雖云好。未還恩與勤。惡子不可說。鵠鼻鵠蛇然。有子且勿喜。無子固

勿歎。音。上聖不待教。賢聞語而遷。下愚聞語惑。雖教無由悛。大靈頓頭受。卽日以命還。地祇謂大靈。女往告其

人。東野夜得夢。有夫玄衣巾。崔豹古今注曰。鵠。一名玄衣。督郵邵氏聞見錄云。史記。江使神龜使於河。漁者得之。鵠夢於宋元王。夢見一大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纁之衣。

而乘輜車。見闕然入其戶。闕。出三稱天之言。再拜謝玄夫。收悲以歡忻。史記龜策傳。闕然入其戶。頭兒。

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諸本作次韻和皇甫湜陸渾山火。今从闕抗蜀本。○皇甫湜字持正陸州新安人。元和元年擢進士第。爲陸渾尉。縣本周之畿內地。秦晉遷陸

韓之戎於伊川。漢立爲陸渾縣。唐隸河南府。公詩云時當大冬渾乾源。其分司東都冬所作。次前詩當在元和二年矣。此詩一本作次韻。非是。劉貢父云。唐人廣和詩有次韻。依其次用韻。有依韻同在一韻中。有用韻用彼之韻不必次之。公和陸渾山火是也。然持正詩不傳於世矣。

皇甫補官古賁渾。黃或作陸。今以抗蜀本云。時當玄冬渾乾源。玄或作大。山狂谷很相吐吞。風怒不休何軒軒。擺

磨出火以自燔。○擺音。有聲夜中驚莫原。天跳地踔顛乾坤。俗。往猶越也。赫赫上照窮崖垠。○音。截然高

周燒四垣。神焦鬼爛無逃門。三光弛躒不復曜。楚辭。暋將出令東方。復虎熊羆豬逮猴猿。水龍龜鼈魚與鼃。

鴉鵲鴈鵠雉鵠鵠。鴈雉或作鵠。鵠鵠煨燼孰飛奔。筆墨閒錄無逸云。上句正柏梁體。後山作七字詩上東坡襲

詩。毛似載襲。○煨。廣韻云。埋物灰中令熟也。方作燠。非是。祝融告休酌卑尊。左昭二十九年。顯

執。一作熟。○燠。徐廉切。煨。烏回切。燠。於刀切。祝融告休酌卑尊。項氏有子九黎。爲

冬。猶祝融告休而歸也。火行於錯陳齊政闢華園。○政音梅。或作收。非。謂芙蓉披猖塞鮮繁。千鐘萬鼓咽

耳喧。攢雜嗽噉沸燒垣。廣韻。嗽。啣小聲。噴。噴大喚。自山狂谷很以下。言火之威如此。佛

轟騰。周禮。通帛爲旂。轟左轟。以蓬牛尾爲之。紫左驂馬軌。炎官熱屬朱冠禪。鼻。相如自著懷

肉皮通腔臂。選。列聚形之繡。關東俗。器物一再漆者。謂之聚漆。稅率賓謂卿當作璧。類胸垣腹車

掀輾。或作輾。緹顏靺股豹兩輾。周禮。赤韁用半。韁。赤韁也。詩。韁結有夷。兩韁。說文。所以戲弓

馳者。以豹皮爲之。○緹音提。韁。居言切。靺。靺車虹韁曰靺。韁。引車索也。史記。憑軾結韁。前漢。令長

莫拜切。又莫佩切。韁。居言切。靺。靺車虹韁曰靺。韁。引車索也。史記。憑軾結韁。前漢。令長

以忍切。又半音。丹堯源蓋緹繡紵。爾雅。一染謂之緹。緹。廣韻。風吹旗貌。倍。紅帷赤幕羅縠。周

肉也。○緹音登。縠。符愛切。祭。宜池波風肉陵屯。左氏。土封羊亦無宜也。○宜音荒。陵或作陵。

宜若池。波若風。肉若陵屯。方云。宜如池。而波風。肉如陵之屯聚也。○今按列子牛於陵屯。往

謂高處。莊子音義云。卑也。供說得之。樊說宜池肉陵屯。方說波風。皆得之。而樊說波知風。方





成有共賦。

共。方作。

酒熟無孤斟。青竹時默釣。白雲日幽尋。南方本多壽。北客怕懼侵。頤譴甘自守。滯留愧難任。

投章類編帶。

裏二十九年左氏。吳季札聘於鄭。見子產與之編帶。○編音景。

佇客逾兼金。

客或作益。非是。其價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孟子前日於齊。王饋兼金百鎰而不受是

也。此詩當是贈與交朋。望其報章也。選。雜體詩承榮重兼金。

新竹

此詩同下晚菊。意皆在陽山作。

簞漆南增竹。日日成清閼。縹節已儲霜。儲或作除。黃苞猶揜翠。出欄抽五六。常戶羅三四。高標陵秋嚴。貞色奪春媚。

稀生巧補林。併出疑爭地。

疑爭或作全捷。

縱橫乍依行。胡郎切。爛漫忽無次。風枝未飄吹。露粉先涵淚。露或作霧。何人可攬

翫。清景空瞻視。選。恆仰瞻盼。○瞻。澄應切。又宅耕切。

晚菊

少年飲酒時。踴躍見菊花。今來不復飲。每見恆咨嗟。佇立摘滿手。行行把歸家。此時無與語。棄置奈悲何。奈悲或作悲。

落齒

公嘗與老成書云。吾年未四十。齒牙動搖。貞元十八年與崔羣書云近者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今此詩又云。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其在貞元十九年作歟。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餘存皆動搖。存或作在。盡落應始止。憶初落一時。但念豁可恥。

及至落二三。始憂衰即死。每一將落時。懷懷恆在己。又牙妨食物。顛倒怯漱水。終焉捨我落。意與崩山比。與或作欲。

今來落既熟。見落空相似。餘存二十餘。次第知落矣。儻常歲落一。或作一。自足支兩紀。如其落併空。與漸亦同指。

人言齒之落。壽命理難恃。我言生有涯。長短俱死爾。人言齒之豁。左右驚諦視。我言莊周云。木鴮各有喜。莊子曰。

山中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語訛默固好。嚼廢輒還美。因歌遂成詩。持用詫妻子。莊子。踵門而詫子。今主人之屬。以不嚼死。語訛默固好。嚼廢輒還美。因歌遂成詩。持用詫妻子。莊子。丑亞切。誇也。

哭楊兵部凝陸欽州參○部或作曹。○疑字懋功。為兵部郎中。參字公佐。自祠部員外郎出知欽州。凝守兵部郎中。而云兵曹者。隋嘗改兵部為兵曹。禮部為儀曹。柳子厚

作凝墓碣云。貞元十九年正月卒。李習之陸欽州述官云。貞元十八年四月卒。參先凝一年而卒。公乃同時哭之。蓋參佐主司時公嘗以書薦侯事等。及出刺欽。亦有亭送。又嘗有行難一

篇為參設也。凝則與公嘗佐董晉汴州。皆知已者。去年參死。今年凝又死。此公所以因凝而併哭之。

人皆期七十。皆或作生。纔半豈蹉跎。則年三十有六矣。豈非七十之半乎。併出知己淚。併或作數。自然白髮多。

晨興為誰憫。話。除夫人之還坐久滯沲。論文與晤語。或作新墳。已矣可如何。可或作用。或作復。

苦寒公此詩意蓋有所謂。偷訟風伯之吹雲。而雨不得作也。謂隆寒奪春序而肆其寒。猶權臣之

子哀無辜。則望人主進賢退不肖。使恩澤下流。施及草木。其愛君憂民之意。具見於此。按

章榮牟傳。自陸贄免。德宗不復委權于下。宰相充位行文書而已。所倚信者。裴延齡。李齊

運。王紹。李實。章執誼。與榮牟等。其權作人主。此詩所以

四時各平分。楚辭。皇天平分四時兮。一氣不可兼。隆寒奪春序。顓頊固不廉。或作維綱。維綱。非是。畏避但守謙。遂令黃

泉下。萌牙天勾尖。草木不復抽。百味失苦甜。凶飈攪宇宙。攪或作擾。鉞刀甚割砭。悲廉。日月雖云尊。不能活烏蟾。五

通義。日中有三足鳥。月中有兔與蟾。羲和送日出。山海經云。東南海之外。甘泉之間。有羲和國。有女子。恒怙頻窺。頻

窺。窺。窺。切。炎帝持祝融。月令。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昭之呵噓不相炎。而我當此時。恩

光何由沾。肌膚生鱗甲。衣被如刀鐮。列子。攪鐮帶索。音廉。氣寒鼻莫顛。前漢。不顯驕君之血凍指不拈。燭醪沸入喉。

選魏都賦。口角如銜箝。箝。馬口中鐵。前漢。將持匕箸食。觸指如排箝。侵鱸不覺暖。熾炭屢已添。已或作

獨醪如何。口角如銜箝。箝。馬口中鐵。前漢。將持匕箸食。觸指如排箝。侵鱸不覺暖。熾炭屢已添。已或作

探湯無所益。語。見不害如探湯。何元續與綠虎豹僵穴中。蛟螭死幽潛。熒惑寒躔次。六龍冰說髯。髯。曾傳玄詩。

如彈射死。却得親魚燐。驚皇苟不存。爾固不在占。其餘蠢動儔。俱死誰思嫌。恩或作伊我稱最靈。不能女覆苦。女

諸本皆作安寢。今从唐本及蔡謝校本云。韓文古本皆作安。抗本尙作安。今悲哀激憤歎。五藏難安。說自關本也。女指上文禽雀而言。苦蓋也。言我最靈而不能使覆蓋也。義爲是。

恬難。或作中宵倚牆立。淫淚何漸漸。楚辭。涕漸漸其若。天王哀無辜。王。或作子。惠我下顧瞻。裹旒去耳纘。

禮緯曰。旒垂目。纘塞耳。裹旒去纘。謂明目達聰也。纘者。以黃綿爲之。調和進梅鹽。書。高宗命傳說曰。若作和羹。爾賢能日登御。黜

彼傲與儉。七廉切。生風吹死氣。豁達如襄簾。懸乳零落墮。晨光入前簾。雪霜頓銷釋。土脈膏且黏。豈徒蘭蕙榮。

施及艾與蕪。日寧行鏐鏐。風條坐穉穉。相如曰。舉帷幄之穉穉。荀子。是穉穉者。天乎苟其能。吾死意亦厭。

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微赤藤杖歌。元和四年。分司東都官員外郎作。諸本無四七字。今从關

林學士。元和初爲翰林學士。赤藤爲杖世未窺。臺郎始攜自滇池。臺郎。尙書郎也。前漢西南夷傳。夜郎滇王掃宮避使者。避或作迎。

如避道之避。○今按上言掃宮。則當爲避舍之避。跪進再拜語。嗔。嗔。夷語也。○嗔。說文。咽也。嗔。繩橋挂過免傾墮。竹

索爲橋也。竹索曰竿。西南夷。性命造次蒙扶持。途經百國皆莫識。君臣聚觀透旌麾。共傳滇神出水獻。赤龍

尋之以渡水。○柱。冢庾切。性命造次蒙扶持。途經百國皆莫識。君臣聚觀透旌麾。共傳滇神出水獻。赤龍

拔鬚血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羲和。日。暝到西極睡所還。幾重包裹自題署。不以珍怪誇荒夷。歸來捧贈同舍

子。浮光照手欲把疑。諸本同。方獨从蜀本作照把欲手疑云。檀弓。有手弓。列子。有手劍。史記。有

是未把之時。光已照手。故欲把而疑之也。今云照把。則是已把之矣。又欲手之而復疑之何耶。況

公之詩衝口而出。自然奇偉。豈必崎嶇偏仄。假此一字而後爲工乎。大抵方意專主奇澀。故其所取

多類此。空堂盡眠倚牖戶。飛電著壁搜蛟螭。若溪漁隱曰。退之赤藤杖詩云云。故東坡鐵拄杖詩云。倚壁蛟

雷。○著。南宮清深禁闌密。闌或作園。南宮指盧。禁闌指錢也。白樂天詩。錢垣升禁闌。唱和有

類吹填饒。詩。伯氏吹填。奸辭麗句不可繼。見寄聊且慰分司。公時分司東都。

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三十韻。下或無三十韻字而有之字。崔攝伊陽乃洛之屬邑也。觀詩意初與崔相識於赤縣尉時。乃元和元年。

公自紅陵入爲國子博士日也。又云。府公舊同袍。披擢宰山綱。乃留中鄭餘慶擢崔攝伊陽令也。又云。三年國子師。況住洛之涯。則以國子博士分司也。又云。冬裘寬未撰。歲窮寒氣

驕。則是元和三年冬作也。

崔君初來時。相識頗未慣。但聞赤縣尉。不比博士慢。賃屋得連牆。得或作往來忻莫問。我時亦新居。觸事苦難辦。

蔬飧要同喫。諸本飧多作餐。方从蜀本云。此詩用蔬飧朝餐。字多相亂。他詩亦然。說文。飧謂哺時食。餐。吞也。飧或作飧。餐或作飧。故字多相亂。漢高后紀。賜餐錢。王莽傳。設飧。

窮。顏師古曰。古餐飧一字也。又曰。飧古飧字。而皆以干安切。讀之則非。詩。不素破襖請來綻。飧今。鄭玄讀如魚飧之飧。音孫。當以此爲正。○今按飧或當作餐。說見平淮西碑。不素破襖請來綻。

古樂府。新衣誰當補。故衣謂言安堵後。貸借更何患。不知孤遺多。舉族仰薄宦。有時未朝餐。得米日已晏。隔

牆聞謹呼。衆口極鵝鴈。前計頓乖張。居然見真贗。僞物。字亦作鴈。韓非子說林。齊伐魯。索矯兒

好眉眼。袴脚凍兩脣。爾雅。軒瘍爲微。注。軒。捧書隨諸兄。累累兩角。非。鴈也。魯人曰。眞也。索矯兒

角向。或作角兩。○累。冬惟茹寒齋。秋始識瓜瓣。問之不言飢。飢若厭芻象。孟子。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象之悅我口。才名三

十年。久合居給諫。白頭趨走裏。閉口絕謗訕。府公舊同袍。府公河南尹。見題注。詩。披擢宰山綱。寄詩雜詠俳

有類說鵬鷗。鵬鷗字用莊子。事見逍遙遊篇。上言酒味酸。冬衣竟未撰。音左氏。躬擐甲胃。下言人吏稀。惟足彪與彪。爾雅。毛

謂之彪。注。鷗鷗也。○又言致猪鹿。此語乃善幻。善。方作是。○今按僕書西域傳。有善敗之語。顏注

彪。悲糾切。鷗音樓。云。駭讀與幻同。駭。相詐惑也。即今吞刀吐火。植

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韓公三年國子師。腸肚習藜藿。習。或作况住格之涯。魴鱒可單汕。詩。九罭之魚

蓋用此語。方从爾本。謾矣。今之揅詁也。○魴音房。鱒。才本切。單陟敎切。汕音詠。肯效屠門嚼





與天色。此處皆緣淨。此或作比。岸樹共紛披。楮牙相緯經。音徑。懷歸苦不果。即事取幽遯。取或作最。貪求匪名利。所得

亦已併。已或作以。悠悠度朝昏。落落捐季孟。落落或作落落。非是。語。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羣公一

何賢。上戴天子聖。謀謨收禹績。或作跡。左氏。茫茫禹跡。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季氏爲魯上卿。孟氏下卿。羣公一

率職各祇敬。我獨胡爲哉。胡一作作。坐是億兆慶。譬如籠中鳥。仰給活性命。爲詩告友生。負愧終究竟。

感春五首元和五年春分  
司東都作。

辛夷高花最先開。辛夷高數丈。紅南地暖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開。初發如筆。北人呼爲木筆。其花最

迎春。白色高樹。立春已開。然則辛夷乃此花耳。高花或作花高。以末章。青天露坐始此迴。已呼孺人夏

鳴瑟。禮記。大夫妻曰孺人。又書。夏。更遣稚子傳清盃。選。恨賦。左對孺人。右顧。選壯軍與不爲用。坐

狂朝論無由陪。憲宗卽位五年。平夏平蜀軍。江東赫然中。稚子。杜詩。傳盃莫放盃。選壯軍與不爲用。坐

洛陽東風幾時來。川波岸柳春全迴。宮門一鎖不復啓。唐都長安。以洛陽爲東都。故雖有九陌無塵埃。策馬

上橋朝日出。樓閣赤白正崔嵬。孤吟屢闕莫與和。寸恨至短誰能裁。

春田可耕事已催。王師北討何當迴。元和四年。討成德。放車載草農事齊。軍。或作節舊將死。是年彰義軍節度使。裴度。以河南有功。曾召爲起居舍人。孟朝廷未省有運策。肯

不垂意餅與蠶。起居諫議聯翩來。簡孔幾皆爲諫諍大夫。聯翩相繼也。

前隨杜尹拜表迴。杜尹。謂杜兼也。笑言溢口何歡哈。楚辭。衆共所哈。哈。孔丞別我適臨汝。孔丞。謂風骨峭峻

遺塵埃。峭峻。或作音容不接祇隔夜。凶計詎可相尋來。以衛尉寺丞分司東都。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陽泉。

音容不接祇隔夜。凶計詎可相尋來。元和四年。杜兼爲河南尹。十一月無疾暴卒。孔

以衛尉寺丞分司東都。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陽泉。



至其歸途卒。凶計相尋謂此。○計音赴。天公高居鬼神惡。欲保性命誠難哉。

辛夷花房忽全開。將衰正盛須頻來。頻。頻或作頻。清展輝輝燭霞日。蓮暮耿耿和煙埃。朝明夕暗已足歎。況乃滿地成摧頽。迎繁送謝別有意。誰肯留念少環迴。此篇言辛夷花之盛如此。元微之有問韓員外辛夷花云。韓君不折風亦吹。豈此耶。

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驛塗中見寄。或無塗字。裴十六。度也。舊云裴諒非度。時爲河南府功曹。公時分司東都作。

相公罷論道。相公。鄭餘慶也。元和元年罷相。出爲河南尹。書。三公論道經邦。率至活東人。至或作來。活或作治。非是。御史坐言事。作吏府中塵。

御史裴度也。元和初。度密疏。遂令河南治。今古無儔倫。四海日富庶。道途隘蹄輪。府西三百里。候館同魚鱗。周禮。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所以候賓客之館也。相公謂御史。勞子去自巡。是時山水秋。光景何鮮新。哀鴻鳴清耳。宿霧塞高旻。

爾雅。夏曰昊天。塞或作泥。非是。遺我行旅詩。軒軒有風神。譬如黃金盤。照耀荆璞真。我來亦已幸。事賢友其仁。論語。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事持竿洛水側。孤坐屢窮辰。多才自勞苦。方作苦勞云。苦勞語見呂祖傳。○今按賢謂餘慶。友仁謂度。

出。未必故用。無用祇因循。辭免期匪遠。行行及山春。古人語也。

燕河南府秀才得生字。○據詩云。元和元年冬。房公尹東京。房公者。房式也。時爲河南尹。公時爲河南令。故曰忝縣尹。權德輿時爲宰相。故曰作邦楨云。

吾皇紹祖烈。吾皇。憲。天下再太平。詔下諸郡國。歲貢卿曲英。元和五年冬。房公尹東京。元和四年。以房功曹上言公。或作上。是月當登名。日。非是。乃選二十縣。試官得鴻生。碩儒羣儒負己材。相質簡擇精。怒起簞羽翮。引吭吐鏗鏘。○吭。引圓吭之纖婉。禮記。鐘聲鏗鏘。轟。鳴聲也。此都自周公。周公成洛。章物。自非絕殊尤。難使耳目驚。今者遭震薄。不能出聲鳴。鄙夫忝縣尹。愧慄難爲情。惟求文章寫。不敢妬與爭。還

物。自非絕殊尤。難使耳目驚。今者遭震薄。不能出聲鳴。鄙夫忝縣尹。愧慄難爲情。惟求文章寫。不敢妬與爭。還

物。自非絕殊尤。難使耳目驚。今者遭震薄。不能出聲鳴。鄙夫忝縣尹。愧慄難爲情。惟求文章寫。不敢妬與爭。還

物。自非絕殊尤。難使耳目驚。今者遭震薄。不能出聲鳴。鄙夫忝縣尹。愧慄難爲情。惟求文章寫。不敢妬與爭。還

物。自非絕殊尤。難使耳目驚。今者遭震薄。不能出聲鳴。鄙夫忝縣尹。愧慄難爲情。惟求文章寫。不敢妬與爭。還

物。自非絕殊尤。難使耳目驚。今者遭震薄。不能出聲鳴。鄙夫忝縣尹。愧慄難爲情。惟求文章寫。不敢妬與爭。還

家勅妻兒具此煎魚烹柿紅蒲菊紫肴果相扶漿或作芳茶出蜀門諸本茶多作茶方以蜀館本云爾雅曰

早敗者爲茶晚敗者爲茗唐韻茶宅加反俗作茶大抵茶與茶古音相近如今言搭與塗亦通

用也○今按茶與茶今人語不相近而方云相近者莆田語音然也雖出俚俗亦由音本相近

故與古暗合耳今建人謂口爲苦好酒濃且清何能充歡燕庶以露厥誠昨聞詔書下來或作權公作邦楨杜

走爲租亦此類方言多如此云陳行云結也實國文一作丈文道當大行陰風攬短日冷雨纏不晴勉哉戒徒馭家國遲子榮

○遲直利切漢書劉廙遲士注待也

送李翱翱字習之隴西人貞元十六年娶公兄奔之女元和三年四月乙亥戶部侍郎楊於陵

船於槽乙未去東都公與石洪假舟送之丁酉同登嵩山題姓名紀別故有此詩

廣州萬里途山重江逶迤上於危切下餘支切行行何時到誰能定歸期揖我出門去顏色異恆時雖云有追送或作迎

有客薄言追之足跡絕自茲人生一世間不自張與施譬如浮江木縱橫豈自知寧懷別時苦勿作別後思

鄭云追送也

送石處士赴河陽幕或注得起字○石洪也元和五年烏重裔爲河陽節度使辟置幕府公嘗有序送詩亦是時作

長把種樹書種樹書見史人云避世士論語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風雲入壯懷

雲入或作泉石別幽耳鉅鹿師欲老邢州鉅鹿縣常山險猶特宗反詔中人吐突承瓘以兵討之無功登赦王

雷開承豈惟彼相憂固是吾徒恥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

送湖南李正字歸史或作送李正字歸湖南或作李判官○李璣其父仁鈞時爲親王府長

長沙入楚深洞庭值秋晚人隨鴻鴈少江共葦荻遠歷歷余所經公貞元十九年出爲陽山已而徙掾江陵

悠悠子當返孤游懷耿介旅宿夢婉婉上音宛下音風土稍殊音魚蝦日異飯親交俱在此誰與同息偃

卷五 古詩五

辛卯年雪公時爲河南令作。

元和六年春。寒氣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圖。此即白樂天詩所謂。元和歲在卯。六朔騰相排。援。子達。

又子素。龍賦交橫飛。波濤何飄揚。天風吹旛旂。白帝盛羽衛。羣彩振裳衣。影或作錦。銀。綠苔。羣彩。白霓先。

啓塗。楚辭曰。白霓嬰茀。胡從以萬王妃。○從去。翕翕陵厚載。譁譁弄陰機。生平未曾見。何暇議是非。或云豐

年祥。詩傳豐年冬。必有積雪。飽食可庶幾。善禱吾所慕。誰言寸誠微。

醉留東野元和六年公爲河南令作。

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蹤。東野不得官。東野前一年方編河

故。白首詩龍鍾。依字當作龍鍾。盧全詩。盧子龍鍾也。賢愚總莫驚。韓子稍姦黠。自慙青蒿倚長松。低

頭拜東野。願得終始如駝蛭。孔叢子曰。北方有獸名曰蛭。愛蛭蛭蛭。食得甘草。必蓄以遺。蛭蛭蛭

爲其得甘草而遺之也。夫善獸猶知此。況而相報也。況士君子之欲名利者乎。駝音巨。蛭音叩。東野不迴頭。有如一寸銚。撞鉅鏡。疑字見二卷。吾願身爲雲。東

野變爲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無由逢。離別或作別離。

李花二首諸本作一首。此二詩也。自當春天地爭奢華以下分焉。意義甚明。編者誤合之。公元

映是也。至是元和六年。爲縣河南。而作此詩。自夜領張徹投盧全而下。其所以狀李花之妙

者至矣。蘇內翰梅詩舉此云。絳裙繡轡玉川家。肝膽清冷冷不邪。穠李爭春猶勝此。更教踏

雪看梅花。亦一奇也。

青。商之不獨。商市至日。錄。忽憶前時經此樹。正見芳意初萌。芽。或作芳。舊傳如朱華。韓何趁爾不。青。韓名。不獨。商市至日。錄。忽憶前時經此樹。正見芳意初萌。芽。或作芳。舊傳如朱華。韓何趁爾不。錄。不見玉枝。擣霜葩。枝。或作。然。然。為。故。下。雨。候。或作。夫。子。然。然。施。無。由。反。施。競。和。車。東。風。來。吹。不。解。顏。蒼。茫。夜。氣。生。相。繼。冰。盤。夏。萬。碧。實。脆。斥。去。不。御。衡。其。花。斥。去。或。作。片。雪。或。作。擊。去。或。作。斥。逐。或。作。驅。逐。或。作。春。天。地。爭。著。華。洛。陽。園。苑。尤。紛。爭。非。也。或。作。華。重。重。連。云。學。以。如。今。人。从。奴。唐。繼。以。韓。為。或。繼。或。引。也。學。以。如。持。也。誰。將。平。地。萬。堆。雪。終。有。剪。刻。作。此。連。天。花。日。光。赤。色。照。未。好。明。月。暫。入。都。交。加。夜。續。或。作。作。韓。公。青。盧。全。詩。云。偶。從。明。月。照。掃。牙。想。此。時。也。乘。雲。共。至。王。皇。家。長。姬。香。御。羅。馬。列。錦。綉。練。脫。無。等。差。韓。明。雖。有。新。事。願。我。未。肯。置。齒。牙。清。寒。鑿。骨。肝。膽。醒。一。生。思。慮。無。由。邪。

招揚之果一首之果元和十一年進士。閉本作之果。或作象之。字說也。○公為河。合。之果自中山來。從公問學。公惜其歸。以詩招之。果肯浮。柏生兩石間。萬歲終不太。野馬不識人。難以駕車蓋。柏移就平地。馬竊入庭中。時之果猶未第。故公以詩招之。是作焉柏石間。陳季常家藏之。蘇內翰為之銘云。柏生兩石間。天命本如此。又云。韓子俯仰人。但愛平地美。又云。君看此樹牙。豈有可移運。原公詩意。蓋以喻之果遊從問學以成其才。故其下有。而後移。則所謂時過然後學矣。覽者無以為異。若既移牙。馬思自由悲。柏有傷根容。傷根柏不死。千。日。以。至。千。作。百。日。以。或。作。不。馬。悲。罷。還。樂。○罷。音。振。迅。矜。鞍。轡。或。作。頓。振。迅。字。見。之。果。南。山。來。文。字。得。我。驚。館。蓋。德。讀。書。日。有。求。歸。登。我。令。之。果。歸。失。得。柏。與。馬。失。得。方。作。失。持。或。作。實。持。或。作。實。失。○今。按。三。本。皆。無。理。之。封。讀。然。柏。之。果。別。我。去。計。出。柏。馬。下。我。自。之。果。歸。入。門。思。而。悲。之。果。別。我。去。能。不。思。我。為。繼。續。中。底。引。來。馬。可。見。云。爾。之。果。別。我。去。何。異。山。中。閑。前。陳。百。家。書。食。有。肉。與。魚。史。記。孟。嘗。君。傳。為。羅。漫。之。幸。舍。先。王。遺。文。章。經。經。實。在。余。禮。稱。獨。學。陋。則。孤。陋。而。寡。聞。易。貴。不。遠。復。無。復。悔。作。招。之。果。晨。夕。抱。飢。餓。

寄廬全

元和六年春公爲河南令作。全閉門不出。時洛陽有留守鄭餘慶。有尹李素。全皆不見。水北謂石供。水南謂溫造。皆歸往河陽幕。少室謂李憺。三人者。皆全所不爲也。

玉川先生洛城裏。全居洛陽。自號玉川子。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辛勤奉養

十餘人。上有慈親下妻子。先生結髮憎俗徒。結髮謂少年時。猶李廣。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今鄰僧乞米送。或

作令。僕忝縣尹能不恥。尹一作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致蔣少助祭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纔及輒掩耳。水北

非是。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嚮往。謂洛水之南北也。在洛陽城中。水北石供。水南溫造。從

事。鞍馬僕從塞閭里。從或作夫。少室山人索價高。聲。少去兩以諫官徵不起。李勣字微之。刻志於學。與仲兄

和元年以左拾遺召不至。四年。河陽尹盧吏持詔敕促。又不彼皆刺口輪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先生事

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己。春秋三傳束高閣。三。方作五。或作左。○今按鄭夾素秋。世已無傳。而書

庚翼鼎之重。語人。獨抱遺經究終始。抱。方作。世見行三傳。作五左皆非也。晉杜乂殷侯。並才名冠世。是

日。比輩宜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把。非是。往年弄筆嘲同異。全與馬異結交。詩云全不同。異不異。是

謂全不往。怪辭驚衆謗不已。怪。一作謗。近來自說尋坦塗。猶上虛空跨鐵驎。虛空或作青雲。按穆天子

傳。荀列史漢皆作鐵耳。郭璞注。穆傳。猶雞時鮮卑。去歲生兒名倅丁。全有倅。意令與國充耘好。或

或耕。好。擁國家丁口連四海。唐制。男子二。豈無農夫親耒耜。先生抱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假如不

在陳力列。陳力就列。見論語。立言垂範亦足恃。苗裔當蒙十世宥。左襄二十一年。豈謂貽厥無基趾。詩。貽厥孫謀。

字見漢疏。故知忠孝生天性。潔身亂倫安足擬。論語。欲亂其。而亂大倫。昨晚長鬚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荀子。無

食。可謂惡。每騎屋山下窺闕。或作瞰。苦慙切。渾舍驚怕走折趾。憑依嬖倖欺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先生受屈未嘗

盜賊事。張敞爲京兆尹有賊曹據。伍伯或作五百。○今按伍伯。見古今注。什盡取風聲戶諸市。先生

伍之長也。東漢補衡傳。令五百將出欲加箠。注云。五百。猶今之問事者。什盡取風聲戶諸市。先生

又遣長鬚來。如此處置非所喜。况又時當長養節。都邑未可猛政理。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窺涯涘。放縱是

誰之過與。效尤戮僕愧前史。○三年左氏。晉侯之弟裨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二十

不敏。偶逢明月曜桃李。先生有意許降臨。更遣長鬚致雙鯉。○來。贈我雙鯉魚。古樂府云。客從東方

關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盧四名汀。公詩有和虞部盧四兄觀翰林錢七微赤腰杖歌。又有和

行香閣盧李二中舍。又有關盧從事曲江荷花行。雲夫。其元元年進士。新舊史無傳。以此數

詩考之。歷虞部司門。庫部郎曹。遷中書舍人。爲給事中。其後莫知所終矣。此詩元和六年

秋所作。時公自河南令入爲職方員外郎作。

長安雨洗新秋出。極目寒鏡開塵函。終南曉望跼龍尾。○終南。長安南山。賈公談錄。唐龍尾道在含元殿

天更覺青巉巖。○但銜。自知短淺無所補。○清光傳。從事久此穿朝衫。歸來得便即遊覽。○杜

將軍昔著從事衫。○曲江荷花蓋十里。江湖生目思莫緘。○目思。或作思目。是。樂遊下驢無遠近。○杜

鐵馬馳突重兩銜。○今呼爲。緣槐萍合不可芟。○白首寓居誰借問。平地寸步局雲巖。○一作局。雲夫吾兄有狂氣。嗜

樂遊巖。○陽音燭。緣槐萍合不可芟。○白首寓居誰借問。平地寸步局雲巖。○一作局。雲夫吾兄有狂氣。嗜

好與俗殊酸鹹。日來省我不肯去。論詩說賦相誦誦。○女咸。望秋一章已驚絕。猶言低抑避謗讟。○和。或作

騁雄怪。造化何以當錯亂。○但銜。嗟我小生值強伴。怯膽變勇神明鑒。○商頌。天命既監。元微之詩。馳坑跨谷終

未悔。爲利而止真貪饕。○利爲利。言拘於利。而不辭。此高揖羣公謝名譽。遠追前古感至誠。○書。至誠

完月不共宿。○完或作見。或作皎。○今按月鉅許有元宗上天東之。其奈就缺行攸攸。○或作攸攸。詩。撝撝女

手。說文與石。經皆作攸攸。

誰氏子

呂氏子。河南人。元和中棄其妻。著道士服。謝母曰。當舉仙王屋山去。數月復出。見河南少尹李素。素立之內門。使吏卒脫道士服。給冠帶。送付其母。公時爲河南令。作

此詩。有願往教誨不從而誅之語。至是素始歸之。事見李素墓誌。

非癡非狂誰氏子。夫入王屋稱道士。白頭老母遮門啼。挽斷衫袖留不止。翠眉新婦年二十。載送還家哭弄市。或

云欲學吹鳳笙。方作皇。所慕靈妃媚蕭史。列仙傳。秦穆公時。有蕭史善吹簫。公女弄玉好之。公以妻公爲作風鳳臺。夫妻止其上。一旦又云時俗輕尋常。力行險怪取貴仕。神仙雖然有傳說。知者盡知其妄矣。皆隨風飛去。○燒。匹調切。

聖君賢相安可欺。乾死窮山竟何俟。太白詩。乾死明月。無復玻璃魄。嗚呼余心誠豈弟。願往教誨究終始。今按作悔非是。大抵方意以奇爲罰。一勸百政之經。中說。杜如晦問政。子曰。不從而誅未晚耳。誰其友親能哀憐。寫吾此主。此類可見。

詩持送似。或作以。非是。

河南令舍池臺元和六年公爲令時作。

墮池纔盈五六丈。築臺不過七八尺。七八或作六七。欲將層級壓籬落。未許波瀾量斗碩。規摹雖巧何足誇。景趣不遠

真可惜。景或作指。長令人吏遠趨走。已有蛙鼃助狼藉。藉从艸。說文曰。草不編。狼藉。今本从竹。漢陸賈傳作藉。而从艸从竹。則沿義以生。此當以藉爲正。

坐無本師歸范陽。即賈島也。劉公嘉話云。島初赴舉京師。一日於馬上得句云。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初欲作推字。練之未定。不覺衝尹。時韓吏部權京尹。左右皆至前。

島具告所以。韓立馬良久曰。作敲字佳矣。遂與爲布衣交。有詩曰。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覺閑。天恐文章遷騷隱。再生賈島在人間。又據言云。島嘗騎驢過天橋。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卒求一聯不可得。因唐突京尹劉栖楚被繫。一夕而釋。新史云。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愈教其爲文。遂去浮屠擊進士。當其苦吟及值公。卿大夫不知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尹詰責之。久乃得釋。其意與據言合。而嘉話等集所云公與島詩。東坡云世俗無知者所託。非退之語。洪氏亦云。按送無本時。退

卷五 古詩五

之爲河南令。不應至是方相如。又爲初爲澤州。後乃舉進士。附云後改名無本。乃鄭者之誤也。按此詩元和六年冬作。而是年秋東野亦有詩與無本云。長安秋聲乾。木葉相號慕云云。東野尙無恙。何以云死韓北邙山。即若以爲公爲京尹始謫島故云。則公爲尹在長慶三年。而是年何以有此作也。

無本於爲文。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挽。衆鬼囚大幽。下視謁玄宮。

中大小。○天陽照四海。注視首不領。李本領作領。說文。領。低頭也。列子。巧夫領其頭。○今按謝徒感切。○

楚辭。顧。虎感古堪二切。領。戶感魚檢二切。食不飽。面黃貌。則作領爲是。然兩領字見。餘雖

相摩摩。切。兩舉快一嗽。徒敢。夫豈能必然。固已謝黯黯。楚辭。烏儻切。黯。徒感切。○狂詞肆滂葩。低昂見舒慘。

森竊怪變得。往往造平澹。蜂蟬碎錦綴。蜂蟬。或作風蟬。或作蟬翼。○綠池披蕒苦。爾雅。荷。芙蓉。其

本定。或作埏。或作低。方从園本作坏。皆非是。芝英擢荒蕪。或作孤翻起連蕪。爾雅。似華而小。連蕪

唯披坏聲相近耳。○齒。戶感切。若。徒感切。芝英擢荒蕪。或作孤翻起連蕪。爾雅。似華而小。連蕪

拔。吐敢切。家住幽都遠。未識氣先感。來尋吾何能。無殊嗜昌歎。昌蒲菹也。文王嗜昌歎。孔子聞而食之。

盧。始見洛陽春。元和六年春。公爲河。桃枝綴紅糝。遂來長安里。時卦轉習坎。公是年秋還職方員外郎。逾

月。卦也。老懶無關心。久不事鉛槧。鉛槧事出西京雜記。詳見上贈。欲以金帛酬。舉室常顛顛。音見本篇不

羈。長顛顛亦何傷。念當委我去。雪霜刻以懣。七感。猶颺攪控衛。攪。一作摺。天地與頓挫。勉率吐歌詩。尉

女別後覽。

石鼓歌。歐陽文忠集古錄云。石鼓文在岐陽。初不見稱於世。至唐人始顯稱之。而韋應物以爲周

棄于野。鄭餘慶始置千廬。而亡其二。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先時散

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然其可疑者四。退之好古不妄者。予姑取以爲信耳。

至於字畫亦非史蹟不能作也。文忠所跋如此。此歌元和六年作。石鼓文可見者。其摩挲。車既攻。我馬既同。又曰。我車既好。我馬既順。君子貞觀。真觀真諦。康虞鑒鑄。君子之



快劍新斷生蛟龍。卽子美云快劍長戟森相向。

張籍

入朝賀。

或作

雨淋

類隸

後

仙下

求之。

去。

字韻作陀

內翰  
我

改稱

如此

戊申

如。觀經鴻都尚填咽。漢靈帝元和元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熹平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立。其觀見及摹寫者。車乘日千兩。填塞街陌。鴻都與觀經蓋二事。公併用之。坐見舉國來奔波。剗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切。大廈深簷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佗。中朝大官老於事。官或作夫。詎肯感激徒婣嫻。上音庵。下音不。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為摩挲。後漢。荀子訓至長安。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趁姿媚。王得臣塵史多不講偏旁。此退之所謂數紙尙可博白鵝。晉王羲之傳。山陰道士愛養鶴。羲之求市之。日。繼周八代爭戰罷。又頗多說。今以石鼓所在言之。其秦漢魏晉元魏齊周隋八代歟。無人收拾理則那。左氏宣二年。犀兕甲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任儒術崇丘軻。任或作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口如懸河。晉王衍曰。聽郭象而不。石鼓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雙鳥詩

蘇內翰作李太白畫像詩有曰。化為二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或者疑謂此詩爲李杜

刺之。韓老俱表而敘殊。故曰雙鳥。又石林詩話云。雙鳥詩殆不可曉。嘗以蘇丞相子容云。意以是指佛老二學。以其終篇本末考之。或然。又筆墨閑錄云。劉惔言雙鳥詩爲二氏作。予嘗言其然。以其中有云。不停兩鳥鳴。大決失九瀾。周公不爲公。孔丘不爲丘。頗似云二氏之言。亂周孔之教耳。而朱文公謂公爲己與孟郊。說見篇末考異注。

雙鳥海外來。飛飛到中州。飛飛來。或作飛飛來。一鳥落城市。一鳥集農圃。集或作不得相伴鳴。爾來三十秋。兩鳥各閉口。

萬象銜口頭。春風卷地起。百鳥皆飄浮。兩鳥忽相逢。百日鳴不休。有耳聒皆聾。有口反自塞。百舌舊饒聲。從此恆

低頭。恆或作且。非是。得病不呻喚。泯默至死休。雷公告天公。百物須膏油。自從兩鳥鳴。聒亂雷聲收。諸本同。但

光。閩本作雷聲三伏收。皆誤。而方獨。鬼神怕嘲詠。造化皆停留。化或作草木有微情。挑挾示九州。蟲鼠誠

從唐本作聒雷聲伏收。則不成文理矣。微物。不堪苦誅求。不停兩鳥鳴。百物皆生愁。不停兩鳥鳴。自此無春秋。不停兩鳥鳴。日月難離離。不停兩鳥鳴。大

法失九疇。周公不為公。孔丘不為丘。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百蟲與百鳥。然後鳴啾啾。百鳥。方从關杭蜀本皆作七鳥。謂月令七十二候之蟲鳥也。蘇耆閣譚錄亦見。○今按百蟲。即上文之蟲鼠。百鳥。即上文所言皆飄浮者耳。與七十二候初不相關也。且使果為七十二候之鳥。而但云七鳥。則詞既有所不備。又鳥既為七。而蟲獨為百。於例亦有所不通。今細考之。昔以草書百字有似於七而致誤耶。初不必過為鑿說也。兩鳥既別處。閉聲省愆尤。朝食千頭龍。暮食千頭牛。朝飲河生塵。暮飲海絕流。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仲塗有此詩解一篇傳於世。謂指釋老也。然歐杜而作。○今按釋老李杜之說。恐亦未然。舊嘗竊意此但公為己孟郊作耳。落城市者。已也。集巖幽者。孟也。初亦不能無疑。而近見葛氏讀語陽秋。已有此說矣。讀者詳之。

野劉師服服或作命。

羨君齒牙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裁。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十餘皆兀艱。或作兀艱。又作

口軟嚼如牛嚼。嚼。說文云吐而嚼。爾雅。牛曰嚼。全曰嚼。牛食已久復出嚼。妻兒恐我生悵望。盤中不

釘栗與梨。祇今年纔四十五。後日懸知漸莽鹵。杭本作鹵莽。鹵莽本莊子。為政焉可鹵莽。然唐人多倒用之。柳子厚沉昏莽鹵。又食貧甘莽鹵。白樂天。養生仍莽

也。○今按此詩。朱顏皓頭。所莫親。此外諸餘誰更數。憶昔太公仕進初。口含兩齒無贏餘。虞翻十

三比豈少。遂自惋恨形於書。比或作皆。或作此。今从蜀本云。太公兩齒事。見古本荀子。虞翻吳志只載其上書。謂臣年耳順。髮白齒落。豈在當時猶有可考也耶。丈夫

命存百無害。誰能檢點形骸外。莊子。申徒嘉謂鄭子產曰。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外。不亦倒乎。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倒乎。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倒乎。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倒乎。大夫

險。莊子。任公為大鈞。巨綸五十緒以爲餌。躡乎會稽。投竿東海。廣州記曰。鯨鯢長百丈。大亦得之。東坡詩。鯨鯢何足論。

題於谷湫祠堂。宋本云。在京北之南。終南之下。所用之所也。南山秋懷詩皆見之。○陸長源辨萬年縣南六十里。又云。澄潭夫人湫廟在終南山巖谷。俗呼為巖谷。宋敏求長安志則云。巖谷在不出此。公南山詩有云。因緣窺其洑。即此。公時在京師作嶽龍居也。

萬生都陽明。幽暗鬼所寢。嗟龍獨何智。出入人鬼間。不知誰為助。若執造化關。厭處平地水。巢居插天山。嶽本在南山平

地。一日風雷移居於上。或云公龍移。列峯若攢指。石孟仰環環。古樂府。四角龍子。巨靈高其捧。薛維西京詩。天昏地黑。蛟龍移云云。卽此也。華山首陽本一山。何神巨靈以手摩。保此一拘慍。詩。采椽不盈一旬。森沉固含蓄。鮑明遠詩。銅本以儲陰。開其上。巨靈。神之有巨力者。陰森爲龍。翁南山詩。魚鼈蒙擁護。羣嬉傲天頑。揚子雲其蘭賦。翻翻樓託衛。揚子朱鳥題。飛飛一何。所謂疑龍閣陰翬也。閑祠堂像倂真。擢玉紆煙靄。寧怪儼伺候。恩威在其顏。我來日正中。悚惕思先還。莫立尺寸地。敢言來途艱。吁無吹毛刃。少陵詩。匣裏雄雌鳥。吹毛任選將。又。突騎劍吹毛。魯季飲血此牛蹄。殷。淮南子。牛蹄之得。引吳越春秋。干將之劍。能決吹毛斷。今吳越春秋無此語。左成二年。左輪朱。勝。住。血。至令乘水旱。鼓舞寡與。林業鎮冥冥。窮年無由刪。斯英雜豔實。星瑣黃朱班。班或作班。石級皆險滑。顛躓莫牽攀。危區雜衆碎。付與宿已頽。棄去可奈何。吾其死茅菅。詩。履彼菅菲。

顛顛師彈琴。顛師若是道士。則顛字是姓。當以水。是僧則顛字是名。當以禾。○西唐詩話云。六以琴名世。或以六一語問海。海曰。歐陽公一代英偉。然斯語誤矣。晚晚兒女語。思怨相爾。言輕柔細屑。真情出見也。劇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精神餘蘊聲觀聽也。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縱橫變態。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嗽百鳥羣。忽見孤鳳凰。又見頽孤。絕。不同流俗下俚聲也。隨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起伏抑揚。不主故常也。皆指下。聲沙。遠。雅。琴。爲然。琵琶格上聲。烏能爾耶。退之傑得其趣。未易識評也。供慶善曰。或云。浮雲柳絮無根蒂云云。此泛聲也。謂輕非絃。重非木也。喧嗽百鳥羣云云。泛聲中寄指聲也。隨攀分寸不可上。吟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壓聲也。善琴者云云。此數聲最難工。文忠公以爲聽琵琶詩。東坡作聽琴詩。恨文忠公不及見二公之論。似未必然。方恭謙云。李黃亦有聽琴歌。

昵昵兒女語。昵昵或作昵。思怨相爾汝。劇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喧嗽百鳥羣。忽見孤鳳凰。隨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古木蘭詩。屬物百千強。少陵詩。四松初。騷余有兩耳。未省聽絲篴。自聞顛師彈。起坐在一旁。或作傍。推手遽止之。黑衣猿傍傍。頽乎爾誠能。乎或作無。以林炭。

我腸。郭象莊子注。喜懼戰於腸中。國已結冰炭於五藏矣。

送陸暢歸江南暢字達夫。嘗署蜀道易詩。元和元年進士。董康增也。鴻。

舉舉江南子。唐人以舉止端名以能詩聞。暢貞年對雪落句云。天人事底巧。剪水作花飛。山齋玩月云。璧樹。風開無主花。及登蘭省。遇雲陽公主下降。暢為撰相。有詠簾試行陳催牀等作。內人以暢與音。才思敏捷。以詩嘲之。暢酬曰。粉面仙郎提聖朝。偶逢秦女舉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烏鸛鳴其能詩矣。觀此一來取高第。官佐東宮軍。暢舉進士。為迎婦丞相府。詩映秀士羣。士升之司徒曰提士。鸛鳴桂樹開。鸛鳴或作。觀者何繽紛。人事喜顛倒。旦夕異所云。蕭蕭青雲幹。遂逐荆棘焚。歲晚鴻鴈過。鄉思見新文。

曉此素關雪。家彼吳洲雲。悲啼上車女。骨肉不可分。感慨都門別。丈夫酒方醺。我實門下士。力薄納與蚊。受恩不

卸報。不即或作。永負湘中墳。墓誌云。溪除名徙死湘中。明年立皇太子。有詔令許歸葬。元。和八年。葬河南。此云湘中墳。豈公作此詩時向墓葬湘中耶。

送進士劉師服東歸元和七年夏。在京師作。

猛虎落檻穽。坐食如狐狢。落一作知。食或作貪。荆公本如作茹。苑或作脈。方从閣本云。此乃司馬遷。但本皆作坐。故未敢改耳。丈夫在富貴。豈必守一門。公心有勇氣。公口有直言。奈何任埋沒。不求自騰軒。僕本亦進士。頗嘗

究根源。由來骨鯁材。喜被軟弱吞。低頭受侮笑。隱忍肆兀冤。傷笑或作笑侮。肆兀或作孤碑。選。江賦。巨。忽。泥雨城東路。夏槐作雲屯。劉表傳。雲。還家雖闕短。或作短。指日親晨飧。東哲南陔詩。攀爾攜持令名歸。左氏。令名。自足貽家尊。謝安問謝之曰。君時節不可翫。親交可攀援。音。勉來取金紫。勿久休中國。

嘲魯連子。魯連。齊人。太史公亦有取焉。公嘲之意。不悉。其安在。意必有所謂於當時。後世有不得而窺者。

魯連細而黠。而方作。有似黃鸝子。鷦鷯。田巴元老蒼。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趙丘而隴於稷下。毀玉時。魯連細而黠。而方作。有似黃鸝子。鷦鷯。田巴元老蒼。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趙丘而隴於稷下。毀玉時。

魯連細而黠。而方作。有似黃鸝子。鷦鷯。田巴元老蒼。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趙丘而隴於稷下。毀玉時。

魯連細而黠。而方作。有似黃鸝子。鷦鷯。田巴元老蒼。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趙丘而隴於稷下。毀玉時。

魯連細而黠。而方作。有似黃鸝子。鷦鷯。田巴元老蒼。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趙丘而隴於稷下。毀玉時。

魯連細而黠。而方作。有似黃鸝子。鷦鷯。田巴元老蒼。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趙丘而隴於稷下。毀玉時。

魯連細而黠。而方作。有似黃鸝子。鷦鷯。田巴元老蒼。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趙丘而隴於稷下。毀玉時。

口。臣願當田子。使不得復說。魯連往見田巴云云。巴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談。○兀一作元。陸機嘆逝詩。鶴髮成老蒼。憐汝矜爪背。開端要驚人。惟陽王傳。既成雄跨吾厭矣。高拱禪鵲聲。○禪音若輟一盃水。○輟或作獨。稱唐虞賢。顧未知之耳。

贈張籍此詩大意以其子之慧為喜焉耳。張籍後有祭公詩云。坐令其子拜。常呼幼時名。與詩意所記。解摘了瑟側。則不應不識字也。不知詩之所稱乃此子乎。

吾老著讀書諸本皆作嗜。著如高士著。餘事不掛眼。有兒雖甚憐。教示不免簡。君來好呼出。踉蹌越門限。選潘

又音亮。○跟音郎。懼其無所知。見則先愧赧。孟子。觀其色。赧。乃版切。昨因有緣事。上馬插手版。隨

雜事曰。八座向書執笏。餘執手版。唐輿服。留君住廳食。使立侍盤饌。薄暮歸見君。迎我笑而莞。論語。夫子莞爾而笑。○莞。胡

切。指渠相賀言。此是萬金產。吾愛其風骨。粹美無可揀。試將詩義授。如以肉糞弗。初限。開祛露毫末。自得高寒

嗟。塞或作嗟。雖或作產。選。連崗巖以囓。屈原。我身蹈丘軻。爵位不早縮。固宜長有人。文章紹編刻。感

荷君子德。恍若乘朽棧。朽一作朽。詩。有棧之車。毛曰。役召令吐所記。解摘了瑟側。注。瑟今側令。

○側。盤顧視窗壁間。親戚競規聲。說文。目營營也。前漢。營龍虎之文。喜氣排寒冬。逼耳鳴睨睨。黃鳥。○

睨。胡顯切。如今更誰恨。便可耕灞澠。灞澠。長安二水名。司馬相如上林賦。灞澠。胡顯切。如

調張籍筆墨間錄曰。退之參李杜透機開處。於調張籍詩見之。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詩本焰作豔。西京。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魏道輔云。公作此詩為微之發。蓋云

黃魯直云。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蚍蜉撼大樹。蚍蜉音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頸遙相望。夜夢多見

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張。不矚治水航。惡當施手術。巨刃磨天塲。垠崖劃崩斃。乾坤擺雷浪。垠。方作根。一作

首郎切。七思吳都賦曰。蒼巖百嶺。顧遠石壁。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弼疏鑿。絕岸萬丈。壁立  
巖峻。又云。嶺也。通氣。詰若天。觀此崖以紫鏡。巖巖復而相繼。詩意謂李杜文章。如禹疏鑿紅  
峽。雖有皆可尋。而當時運量之巧。則今不可尋而觀矣。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窮餉送籠中。開以離籠。窮  
其翅。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蓮垂琳琅。書厥真惟球琳琅玕。蕭子良古今錄事。仙官勅六丁。道書。陽  
陰官六丁。謂六丁雷電下取將。異人記云。上元中。台州道士王遠知等。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  
甲中丁神也。雷電下取將。卷。一日雷雨雲霧中。一老人語遠知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  
丁雷電。流落人間者。流或作留。孔安父嘗曰。流落去病傳。諸將留落不偶。今世俗皆作流落。如紅纒  
追取。流落人問者。流落今如此。少陵詩。流落去病傳。諸將留落不偶。今世俗皆作流落。如紅纒  
自不可拘以。太山一豪芒。內。字皆作豪。李本作豪。按孟子莊子秋豪之末。班固答賓戲。銳思豪芒之  
一氣也。拔豪俗字。當我願生兩翅。一作願生兩翅。捕逐出入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刺刃之舉。飄飈天漿。  
作豪俗字。當我願生兩翅。一作願生兩翅。捕逐出入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刺刃之舉。飄飈天漿。  
魏遠補云。高至於酌天漿。齒至於拔鯨牙。騰身跨汗漫。漫期於九垓之上。不著織女囊。詩。岐彼織女。終日七襄。裏。  
其思深遠如此。詎止於曹劉沈宋之間耶。騰身跨汗漫。漫期於九垓之上。不著織女囊。詩。岐彼織女。終日七襄。裏。  
是。或作相。非。願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珮。乞音氣。後。與我高頡頏。頡。頡之頡之。飛而  
頡。明結切。願音航。

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兩或作二。盧郎中汀也。盤谷在孟州齊源縣太行山之

歸盤谷有序。此詩元和七年冬長安作。詩詩意可見。又云十年歲盡國朝行。蓋自貞元十九年。公從李愿  
發未。為御史登朝。至元和七年壬辰。為十年矣。東坡云。退之尋常詩。自謂不逮老杜。此  
詩獨不減  
子美云。

昔尋李愿向盤谷。正見高崖巨壁爭開張。是時新晴天井溢。天井。關名。在太行山上。水經曰。天井。誰  
把長劍倚太行。水自天井傾瀉而下。如長劍之倚山。衝風吹破落天外。辭。衝風起。今水揚波。飛雨白日灑  
洛陽。東蹈燕川食曠野。燕川。地名。有饋木蕨芽滿筐。馬頭溪深不可厲。詩。邠風。架則厲。淺則揭。注云。借車載

通水入箱。平沙綠浪榜方口。〇榜音榜。進船。楚辭九懷。榜船令不流。方口與前所謂燕川。皆盤谷旁近小地名。公金龜詩。恰如方口鉤魚時。亦其地也。鴈鴨飛起

穿垂楊。窮探極覽頗恣橫。〇探音物。外日月本不忙。歸來辛苦欲誰為。坐令再往之計墮眇茫。或作渺。開門長安

三日雪。推書撲筆歌慷慨。〇推音物。堆。魏武帝曰。歡當以懷。憂思難忘。選。中矯厲而旁無壯士遺屬。抑揚意氣也。〇推。他回切。懷音康。崔嵬。詩。陟彼

和。遠憶盧老詩顛狂。開緘忽覩送歸作。字向紙上皆軒昂。又知李侯竟不顧。方冬獨入崔嵬藏。詩。陟彼

退幾時決。十年蠢蠢隨朝行。家請官供不報答。無異雀鼠偷太倉。行抽手版付丞相。手版見前篇。不待彈劾還

耕桑。置或作歸。

寄皇甫湜。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詩故云睦州吏。

敲門驚靈睡。問報睦州吏。睦或作乃。手把一封書。上有皇甫字。拆書放牀頭。涕與淚垂四。或作泗。今以唐本及范

之。〇石鼓歌所謂對此涕淚雙滂沱也。昏昏還就枕。惘惘夢相值。悲哉無奇術。安得生兩翅。

病中贈張十八。張十八。籍也。貞元十四年。公佐汴州。籍為公所薦送。明年登第。又明年居喪。服除。補太常寺太祝。此詩謂抱能未施邦。豈能未第時作。或既第而未仕時乎。

歐陽嘗評此詩見此日足可惜注。

中虛得暴下。避冷臥北窗。不踴曉鼓朝。安眠聽達達。諸本作達達。蜀本首節紅切。字當作達。〇今按蜀本

達丑父。〇龍達。字皆只作達。而音蒲紅反。疑達。蓋達从韋。達从韋。音義各異。然古書如達蒙。有蒲紅一音。而音蒲紅者。素武王與孟說擊。當考。籍也處閭里。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娛戲。金石日擊撞。龍

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〇扛音紅。談舌久不掉。張儀掉三寸舌。非君亮誰雙。亮或作扶。扶几導之

言。几。或作曲。節初縱撻。此字从手。或作機。機从木。从手者。博雅云。半塗喜開鑿。派別失大江。吾欲盈其

氣。不令見塵幢。牛羊滿田野。解旆束空杠。傾罇與斟酌。四壁聚甕缸。玄帷隔靈風。照鑪釘明缸。〇街。西都賦。金



也。○釘音定。又夜闌縱掉闌。鬼谷子有掉闌。應。掉音擺。啖口陳眉嬾。○嬾。昌勢倬高陽翁。坐酌齊橫降。鄧食其。田橫。

立田橫為齊王。身相之。以臣僕商帝。使食其連日挾所有。形軀頓降。上○紅切。將歸乃徐謂。方作歸。

貌。云遺于將之。毛傳將行也。故古人以送將歸為三事焉。○今按楚辭言秋之可悲。如在遠行之處。而登山臨水以送欲歸之人。愈覺驛旅之牢落。故其意氣鬱成而無聊耳。將字與詩。文同字異。安得

強為一說而謂送將歸為三事乎。必為三事而可順。子言得無咆。管子。四民難處。則其言咆。咆音麾。迴軍與角

倒言之。則楚辭之與此詩。皆不復成文理矣。○咆音麾。迴軍與角

逐。或作。所樹收窮。公始也。扶机導籍使之言。且匿其處。幢解旆東扛而示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如

公敗。是猶孫臏之收龐涓也。○應。皮紅切。雌聲吐款要。酒壺綴羊腔。君乃崑崙渠。籍乃嶺頭龍。譬如蟻

垤微。詎可陵崆峒。或作玩峒。字見南都賦曰。其山則崆峒嶺。嶺。幸願終賜之。一作願終。斬拔枿與椿。○

音樂。椿。從此識歸處。東流水淙淙。微。不足以陵崆峒之山。願終受教於公。而公所以尊其所歸也。

○崆。土

紅切。

雜詩文選。王粲曹植皆有雜詩。李善謂遇物即言。不拘流例是也。或作雜言。非。此詩乃韓退之

所撰。舊俗遠逝。道夫豈為。已而臨晚舊鄉曰。國無人莫我知。今又何遠乎故鄉。蓋此意云。

古史載左右。詩書置後前。豈殊靈壽蟲。靈壽或作書蟲。生死文字間。古道自最蠶。或作蠶。或作蠶。古言自包羅。當今固

殊古。誰與為欣歡。獨攜無言子。共昇崑崙顛。長風飄襟裾。遂起飛高圖。下視禹九州。或作一。一座集豪端。遨嬉未

云樂。下已億萬年。向者夸奪子。萬壤厭其巔。惜哉抱所見。白黑未及分。慷慨為悲吟。或作吟。淚如九河翻。指摘相告

語。雖還今誰親。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麒麟。或作麒麟。古書如戰國策。多用麒麟字。其義。

寄崔二十六立之

貞元四年。待郎劉太真知舉放進士三十六人。立之中第。公嘗為立之作藍田縣

元年後方相別。至是作詩為寄。亦當在元和十年也。

西城員外丞。西。謂咸田。元和初。立之以前大理。心跡兩屈奇。謝靈運詩。心跡雙寂寞。屈或作屈。高誘曰。屈短奇長也。言服之不中。學廣川王揚雄傳。選西征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下體入省門。唐賦。皆只用屈奇字。○今按漢書注。屈奇。異也。其勿反。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下體入省門。唐士皆屈。少陵詩有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左右驚紛披。紛或作傲。兀坐試席。陶靖節詩。兀傲余若公與五車。時詩亦曰。驢驢到京國。欲知蕭風琴。左右驚紛披。紛或作傲。兀坐試席。陶靖節詩。兀傲余若兀送戎旆。皆作傲。用。深叢見孤照。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為。四座各低面。一作不敢捩眼窺。揚也。若溪詩話云。音麗。狂。升階揖侍郎。歸舍日未歛。佳句喧衆口。考官敢瑕疵。韻而誤改也。連年收科第。若摘領底匙。迴首卿相位。通途無佗歧。途或作達。豈論校書郎。袍笏光參差。童稚見稱說。視身得如斯。儕輩妬且熱。喘如竹筒吹。老婦願嫁女。約不論財貲。或作不為。或作資。亦避重韻之。老翁不量分。累月答其兒。攪攪爭附託。攪攪或作無人角雄雌。由來人閒事。翻覆不可知。安有巢中鷄。卵。始生雞毛。而便陸梁放肆。插翅飛天。睡。睡也。左氏慶駒鬻著爪牙。○屬音迷。猛虎借與皮。汝頭有韃繫。汝腳有索縶。陷身泥濘間。誰復稟指撝。不脫吏部選。可見偶與奇。古人以偶合為耦。不遇為奇。偶與耦通用。霍去病傳。諸將常留落不耦。居宜。又作朝士貶。得非命所旅。客居京城中。十日營一炊。逼迫走巴蠻。飽明遠詩。恩愛座上離。昨來漢水頭。始得完孤羈。柝掛新衣裳。周庚信對燭賦。燈前柝衣疑不盡棄食殘糜。苟無飢寒苦。那用分高卑。憐我還好古。宦途同險巖。虛宜。每句還我書。辭切。以竟歲無差池。左傳。何敢差池。○楚宜切。新篇奚其思。風幡肆逶迤。幡或作諸毛功。劈水看蛟螭。劈或作雷。雷電生睨睨。陳音閔。鳴音釋。二字角獸相撐披。或作枝。亦以重屬我感窮景。抱華不能摘。蜀本作把筆不能摘。不能或作能不。方以按本云。班固客賓戲。摘藻如豪華。意公得機應又直言之。故作把筆者。亦非也。○今按方本及說皆是。但其詞有未足者。故今唱來和相報。愧歎略爲補之。論諸毛功必是為毛穎傳而發。但蜀本之誤。不待以此為辨而自明耳。

俾我流。又寄百尺絲。緋紅相盛衰。巧能喻其誠。巧或作功。方从唐蜀本云。列子矜巧。能修名譽。○今按。後言工於某事云爾。非以巧能爲二字。深淺抽肝脾。趙明遠詩。肝開展放我側。方餐涕垂匙。朋友日凋謝。存相連。如列子之意也。方說誤矣。

者逐利移。子寧獨迷誤。綴綴意益甄。舉頭庭樹豁。頭或作狂。狂卷寒曦。迢遞山水隔。何由應墳旒。詩。何人斯。仲氏吹旒。注。土別來就十年。君馬記駟驪。詩。駟驪是驪。注云。黃馬黑喙曰驪。說文。長女當及事。誰助日墳。竹曰旒。

出脫。諸男皆秀朗。幾能守家規。文字銳氣在。輝輝見旌麾。摧腸與感容。或作居。或作眉。居當爲容字之訛也。眉特以意定

淨危。玄菟若兩眼。視物隔襌襌。書無从衣者。惟王維詩有獨立何襌襌。毛羽初生貌。字本海賦。然襌字字號到茶經作襌襌。義皆通。今此作襌襌。豈古連綿字或可倒用。不然襌字自入韻。豈傳者誤耶。姚合風曰。唐本作視物隔襌襌。不知謝本何以不出。○今按所見謝本實校作劇隔襌。下注襌字。然義亦未通。經傳作劇隔襌。物字乃劇字之訛。而又重出。後燕席謝不詣。游鞍懸莫騎。敦敦凭書案。敦敦去襌字。以就五言耳。然亦無損。不如且从方說。徐更參考。

本作敦。音都回切。譬彼烏黏黏。丑知切。用以黏鳥。宋龔且吾聞之師。不以物自贖。自一作孤豚眠糞壤。或作敦。音都回切。譬彼烏黏黏。明錄。多買鰓以塗壁。

先騰馳。過半頭黑死。陰蟲食枯骸。骸。或作骨。骸華不滿眼。飲或作各。責塞兩儀。魏人章疏云。福不盈智。禍將蓋工於前也。觀名計之利。或作實。○今按此句難曉。竊意計猶校也。言觀詎足相陪裨。仁者恥貪冒。受祿量所宜。無能食國惠。豈異哀癘罷。病。上音隆。下音降。久欲辭謝去。休令衆睚睚。說文。睚。仰視也。驚怪連。况又嬰疹疾。又或作自。選。思百憂而自疹。疹。寧保軀不貲。後漢書。不足以償不貲。不能日。况又嬰疹疾。疾也。集韻。疹。疹三字通用。○丑刃切。寧保軀不貲。後漢書。不足以償不貲。不能前死罷。內實慚神祇。舊籍其東都。茅屋枳棘籬。還歸非無指。灞渭揚春蕓。流冰爲蕓。以水非。蕓。生今耕吾



九五

送主府官。弊或作斃。○今按弊蛙。猶卓茂言傲人也。不然。則帝箸下腹嘗其蟠。或作躡。蟠。腹下白作蟠。左氏宣公二年。依前使免操杵曰。玉階耗樹閑婆娑。西陽雜俎。月中。恆娥還宮室。方作。太陽有室家。歸其腹。○蟠音婆。蓋此蛙雖未斃。而其罪已當死矣。有桂高五百丈。月。恆娥還宮室。方作。太陽有室家。與月。蓋室家之義也。○蟠音婆。蓋此蛙雖未斃。而其罪已當死矣。有桂高五百丈。月。恆娥還宮室。方作。太陽有室家。默知天意耳。諸本多作使知臣意。非是。雖無明言。潛喻厥旨。明或作。有氣有形。皆吾赤子。雖忿大傷。忍殺孩稚。大或作。還女月明。安行于次。盡釋衆罪。以蛙磔死。○磔音責。方云盧詩新史。以爲讖元和變黨。然唐之也。○今按盧韓二詩。必有所爲而作。但未有以見其所指爲何人何事耳。新史固謬。方說恐亦未必然也。

孟生詩。諸本孟下有先字。此詩以諸首二字爲題。作孟先生非。○東野謠云。年幾五十。始以尊榮之禍。張建封于徐也。貞元四年。建封鎮徐州。李習之常以書薦東野。有曰。郊將爲他人所得。而大有可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二者將有一於郊。佗日爲執事惜之。其後章莊請追贈不及第人。郊在其中。而摺言謂莊以郊爲不第者爲誤。且曰。郊貞元十二年及第。佐徐州幕卒。則東野果爲建封所用矣。今考新舊史。及公所誌東野墓。嘗佐鄭餘慶於東都。餘慶鎮興元。奏爲從事。辟書而下而卒。未嘗佐徐也。據言謬耶。將用之未及。而爲餘慶所得耶。未卒。郊之所得料耶。按史建封卒以貞元十六年。而東野後建封十四年卒。或者建封將用之。未及而已卒。亦未可知也。時東野亦有答韓愈李觀因獻張徐州詩。有富別愁在顏。貧別愁銷骨云云。

孟生江海士。生一作古貌。又古心。嘗讀古人書。謂言古猶今。嘗或作。作詩三百首。宵默咸池音。莊子。黃帝之樂作。李習之與張建封書。騎驢到京國。欲和薰風琴。家語曰。舜彈五弦之。豈識天子居。九重鬱沉沉。王維哀引公此語。亦用宵字。騎驢到京國。欲和薰風琴。家語曰。舜彈五弦之。豈識天子居。九重鬱沉沉。王維哀金華與王望令。一門百夫守。無籍不可尋。籍者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晶光蕩相射。前漢太陽之光也。○射。旗戟。翩以森。遷延乍卻步。漢王商車千仰。驚怪摩自任。如林舉頭看白日。泣涕下露襟。竭來遊公卿。食亦切。○射。旗戟。翩以森。遷延乍卻步。漢王商車千仰。驚怪摩自任。如林舉頭看白日。泣涕下露襟。竭來遊公卿。○製音。莫肯低華簪。諒非軒冕族。應對多差參。藝苑雄貴云。古詩押韻。或有語顛倒。而理無害者。如退揭。○製音。莫肯低華簪。諒非軒冕族。應對多差參。藝苑雄貴云。古詩押韻。或有語顛倒。而理無害者。如退揭。

孟郊才豪。故有湘江白紅。萍蓬風波急。桑榆日月侵。奈何從進士。此路轉嶮巖。王褒洞窟賦。嘯發  
慨懷之句。後人亦難倣。薛逢風波急。桑榆日月侵。奈何從進士。此路轉嶮巖。王褒洞窟賦。嘯發  
處羣孤芳難寄林。顏延年弔屈原文。物忌堅芳。人諱明潔。誰憐松柱性。競愛桃李陰。朝悲辭樹葉。夕慙歸巢  
禽。顧我多慷慨。寄簞時見臨。層或作閭。考荀子史記。清宵靜相對。髮白聆苦吟。或作吟。探蘭起幽念。東晉  
詩。言採其蘭。採蘭。言。眇然望東南。望或作秦。吳脩且阻。秦長安。吳。兩地無數金。我論徐方牧。張建封  
念親思歸也。起或作赴。眇然望東南。望或作秦。吳脩且阻。秦長安。吳。兩地無數金。我論徐方牧。張建封  
一作。好古天下欽。竹實鳳所食。詩義疏曰。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德馨神所歆。書。黍稷非  
孟子。孔子登太山而小天下。○岑。鋤簞切。求觀衆流細。必泛滄溟深。孟子。觀水有術。必觀其源。竹實德馨。子其聽我言。可  
以當所箴。既獲則思返。無為久滯淫。卞和試三獻。琴操。卞和得玉。獻楚懷王。遭刖。獻平王。又刖。期子在  
秋砧。

### 射訓狐

唐五行志。鸛鷀一名訓狐。或曰訓狐其聲。因以名之。此詩貞元中作。時德宗以強明自  
任。倚裴延齡韋渠牟等。商天下事。自謂明而卒陷不明。士之浮譏甘進者。爭出其門。

詩意端有所諷也。梅聖俞集有擬韓吏部射訓狐詩。亦各有所寓意云耳。

有鳥夜飛名訓狐。名或作呼。矜凶挾狡誇自呼。乘時陰黑止我屋。聲勢慷慨非常羣。安然大喚誰畏忌。喚或作喚。

賦。不肯首服。造作百怪非無須。聚鬼徵妖自朋扇。擺掉棋檣頽壁塗。檣或作角。選筆拱天竊而文結。書。推  
烈頭大喚。造作百怪非無須。聚鬼徵妖自朋扇。擺掉棋檣頽壁塗。檣或作角。選筆拱天竊而文結。書。推

音伯。慈母抱兒怕入席。那暇更護雞窠雛。我念乾坤德泰大。卯此惡物常勤劬。縱之豈即遽有害。斗柄行拄西  
南隅。誰謂停姦計尤劇。尤或作意。意欲唐突羲和鳥。羲和日御。五經通。侵更歷漏氣彌厲。何由僥倖休須臾。咨余

往射豈得已。候女兩眼張睢盱。列子。而睢睢。而盱盱。梟驚墮梁蛇走竄。○梟音僂。走一作入。一夫斬頸羣鵠枯。夫  
本作矢。方云。或謂矢何以能斬頭也。鮑明遠詩。黃閭薄軀盧。矢宜矧鵠頭。碎錦翼詩人之語。顧

覽所用耳。○今按方說有理。然以詩考之。似只是公親往射。而梟驚墮梁。故佐之者得以刀斬其頭

耳。不處改字。說也。

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蜀客名次卿。

君門不可入。勢利互相推。借問讀書客。胡為在京師。舉頭未能對。閉眼聊自思。倏忽十六年。終朝苦寒飢。宦途竟寥落。鬢髮坐差池。晉陶侃曰。老子婆娑。正坐君輩。坐字原此也。坐或作生。潁水清且寂。箕山坦而夷。嵇康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此即公祭老成文云當求數頃之田於箕潁之上之意也。如今便當去。咄咄無自疑。後漢。咄咄子陵。晉史。殷浩爲溫所廢。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疑或作癡。亦通。一作女無癡。則誤矣。

答孟郊東野集有別公詩。此篇疑公所以答也。公貞元十二年七月佐董晉于汴州。

規模背時利。模或作謀。文字觀天巧。此效東野酬樊宗師云。梁維西南屏山屬水刻屈。此效宗師魯直云。子瞻詩妙一世。乃云效庭堅體。蓋退之戲效孟郊。樊宗師之比以文。七處切。○人皆餘酒肉。子獨不得飽。纔春思已亂。始秋悲又攪。古巧切。朝餐動及午。夜飢恆至卯。名聲暫殫腥。腸肚鎮煎爛。切爪切。抗本爛。古心雖自鞭。鞭字蓋莊子從其世路終難拗。張衡傳儀。拗去作靜。俗字也。古心雖自鞭。後而鞭之者也。世路終難拗。其半。於絞切。弱拒喜張臂。猛牽閑縮爪。見倒誰肯扶。從嘆我須斂。選。口斂。反擠之。又下石焉者是也。○斂。五巧切。

從仕貞元十七年公始從調京師。

居閑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恆苦心。黃昏歸私室。惆悵起歎音。惆一作悵。棄置人間世。或作事。張子房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爾。古來非獨今。

短燈檠歌本或作燈檠。姚令威曰。古詩燈檠昏魚目。讀檠爲去聲。集韻檠。檠映切。有足所以几物。又檠。音平聲。榜也。非燈檠字。韓詩牆角君看短檠檠。亦誤也。按燈檠昏魚目。乃唐彥謙詩。李商隱詩亦有九枝燈檠夜珠圓。是唐人固以去聲讀也。然白樂天詩有燭檠移燈背。自注曰。檠。去聲讀。則知唐人本二聲通用。古檠只用檠字。晉宋諸人集尙可攷。



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黃簾綠幕朱戶閉。風露氣入秋堂涼。裁衣寄遠淚眼暗。搔頭頻挑移近牀。太  
學儒生東魯客。二十辭家來射策。夜書細字綴語言。兩目眈眈頭雪白。○影音此時提攜當案前。○方看書到  
曉那能眠。一朝富貴還自恣。長檠高張照珠翠。○高張或作焰吁嗟世事無不然。牆角君看短檠棄。○蘇詩有云。免使韓公悲  
世事。白頭還對短檠檠。○蘇詩有云。免使韓公悲黃。其姪安節下第遠來。故云。

送劉師服自衡山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則此  
詩與前送進士劉師服東歸。其八年夏作歟。然考登科  
記。無有劉師服。集中又有劉師服者。豈其兄弟歟。

夏半陰氣始。淅然雲景秋。○而望所思。亦作暫。又作暫。明也。之世切。高唐賦。晰今若皎。擲揚袂障日  
義。此時上云陰氣始。下云雲景秋。則與暫義不相應。而蟬聲入客耳。驚起不可留。草草具盤饌。不待酒  
宜為所歷之意矣。蓋由漸而誤為晰。又因晰而轉為暫也。而蟬聲入客耳。驚起不可留。草草具盤饌。不待酒  
獻酬。○作持。方士生為名累。有似魚中鉤。○中。涉仲切。見一卷赴齋財入市賣。貴者恆難售。○漢宣帝每買餅。大  
肆。豈不畏顛顛。○顧僕夫之顛顛。下音憐。或作久憐憐。為功忌中休。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

## 卷六 古詩六

符讀書城南城南公別墅符公之子。孟東野有符郎詩。有遊城南韓氏莊之作。按公墓銘及登  
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孟子盡心。梓匠輪輿。能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欲知  
學之力。賢愚同一初。○同一或作一。由其不能學。所入遂異聞。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提或作啼。非  
戲。少讀如多少之少。○漢賈誼匈奴奴東平王傳三不殊同隙魚。○山谷次韻。高子勉有云。忽作飛黃。年至十二  
三。頭角寄相疎。二十漸乖張。清溝映汙渠。三十骨格成。○語音格。記。乃一龍一豬。飛黃騰踏去。命。整頓雲轡

勝乘。不能顧蟾蜍。一為馬前卒。鞭背生蟲蛆。鞭背或作背。上。非是。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陸唐老曰。退之不絕吟六黃。不以去就禍福回其操。原道一書。累千百言。讀片異端。用力殆與孟軻氏等。退之所學所行。亦無愧矣。惟待讀書城南一詩。乃駭目潭潭之居。揀鼻蟲蛆之問之何因爾耳。或作學與不學。金壁背。切切然。其幼子以富貴利達之美。若有厭於向之所得者矣。

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則或作君子與小人。不繫父母且。詩巧言。悠悠昊天。曰父母且。且。語助也。〇且。子魚。

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鉏。按本傳。不見公與相。幸免自犁鉏。〇今不見三公後。舉飢出無驢。王公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為人。庶人之子孫。文章。不與。於論乃舊會。一歲曰會。三歲曰會。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之子孫。文章。不與。於論乃舊會。一歲曰會。三歲曰會。呂原明雜記云。少陵詩云。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文者載道之器。安得謂之小技。顯。潢潦無根。所用如何耳。韓退之詩云。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舊會。此說有可取焉。〇舊會音留子。潢潦無根。左氏。橫汚行潦之水。〇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或作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元望多名譽。時。源。胡光切。潢音老。

秋積雨霽。方作新涼入郊墟。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旦夕念。為爾惜居諸。居諸謂日月。詩。日居月諸。恩義有相奪。作詩勸躊躇。魯直嘗書此詩。跋其後曰。或謂韓公當開後生以性命之學。不當誘之以富貴榮顯。後翁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韓公之言。其於勸獎之功。異趨而同歸也。

示爽。謝系。公子姪無名爽者。疑為韓湘小字。湘登長慶三年進士第。

宣城去京國。里數逾三千。念汝欲別我。解裝具盤筵。日昏不能散。起坐相引牽。冬夜豈不長。達旦燈燭然。座中悉親故。誰肯捨汝眠。念汝將一身。西來曾幾年。名科擄衆俊。名科或作州。考居吏前。今從府公召。府公又時賢。時輩千百人。孰不謂汝妍。汝來江南近。里閭故依然。汝來或作此來。或作固。昔日同戲兒。看汝立路邊。人生但如此。但或作其實亦可憐。吾老世味薄。因循致留連。強顏班行內。當是知制誥時作。此詩。何實非罪愆。才短難自力。懼終莫洗瀦。

臨分不汝誑。有路卽歸田。

人日城南登高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爲人日。董勛問禮俗。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城南公別墅所在。以故親交子姪來爲人日之集也。

初正候纔兆涉七氣已弄。靄靄野浮陽。暉暉水披涼。聖朝身不廢。佳節古所用。親交既許來。子妹亦可從。妹或作姪。

盤蔬冬春雜。罇酒清濁共。令徵前事爲。東漢賈思伯有酒令九篇。今不傳。劉貢父云。唐人飲酒喜以令爲罰。今人以絲管歌謠爲令。卽白傳所謂醉翻衫袖拋小令是也。其舉故

事物色爲令。○即所謂令儼  
前事爲是也。○令去聲。○  
鴈詠新詩送。○扶杖凌圯址。  
或作刺船犯枯葑。○莊子。漁父言吾去子矣。乃刺船而  
去。○葑菰根。○紅東有葑田築。庚肩

吾詩。墨米生拔薤。○刺。戀池羣鴈迴。釋嶠孤雲縱。人生本坦蕩。論語。坦蕩蕩。誰使妄恹憊。楚辭。愁恹憊於山陸注。恹憊。

音捺。下音捺。直指桃李闌幽尋寧止重尋幽。

病鵙諺文。鵙。羣也。鳥之貪惡者。其性好攫而害飛。公意蓋有所識也。

屋東惡水溝有鴟鵂鳴悲青泥揜兩翅揜或作掩。又作揜。拍拍不得離東方朔傳。擊拍之拍拍。羣童叫相召瓦礫爭先之計校生

平事殺却理亦宜奪攘不愧恥飽滿盤天嬉晴日占光景高風送追隨或作逐遂凌紫鳳羣肯顧鴻鵠卑或作振

○今按紫鴻是假對。今者運命窮遭逢巧丸兒中汝要害汝能不得施於吾乃何有不忍乘其危巧汝將

死亡工取來兄弟死命。寇恂傳語。亮或作浴以清水池朝餐輟魚肉腹宿防狐狸自知無以致蒙德久猶疑餽入深竹叢飢

來傍階基亮無實報心諒。固以聽所為昨日有氣力飛跳灌藩離今晨忽徑去勁。一會不報我知倖非

致福天衢汝休類京城事彈射豎子豈易欺勿氣泥坑辱泥坑乃良裁汝非是。

華山女

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鬧宮庭。廣張罪福資誘脅。聽衆狎恰排浮萍。賓或作恣。狎恰唐人語。白樂天撰詩。恰恰舉頭千萬顆。或作恰似。非。黃衣道士亦講說。座下寥落如明星。華山女兒皆奉道。欲驅異教歸仙靈。洗粧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遂來昇座演真訣。觀門不許人開局。不知誰人暗相報。旬然振動如雷霆。〇旬音掃。掃除衆寺人跡絕。驂騑塞路連輜輶。後漢。輜輶曜。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聽。抽釵脫釧解環佩。堆金疊玉光青燁。諸本作青晶。字本西都賦。天門貴人傳詔召。六宮願識師顏形。玉皇領首許歸去。乘龍駕鶴來青冥。豪家少年豈知道。來繞百匝脚不停。雲窗霧閣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漢武帝故事。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有三青鳥如鳥。夾侍王母旁。詩意蓋取此。青或作三云。三鳥王母使。見山海經。楚辭九歎。紅文通雜詩。〇今按陶詩云三青鳥。則青字亦未爲無據也。或怪公排斥佛老。不遺餘力。而於華山女媧假借如此。非也。此正識其銜安色假仙靈以惑衆。又識時君不察。使失行婦人得入宮禁耳。觀其卒章豪家少年。雲窗霧閣。翠幔金屏。青鳥丁寧等語。憂慢甚矣。豈真以神仙處之哉。

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公集有和湜陸渾山火。及書公安園池詩後。今考持正集。二詩皆亡。其後詩。亦未嘗有一傳世者。偶然逸耶。抑皆不足以傳世也。劉貢父云。持正不能詩。摘擬輩壞聞。公所以譏之。豈或然歟。湜嘗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爲判官。此詩當在陸渾尉後爲郎中前作。

晉人目二子。其猶吹一吷。莊子惠子曰。吹劍首者吹而已。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區。區晉人目二子。其猶吹一吷。前。譬猶一吷也。往疏。戴晉人。梁之賢者。姓戴。字晉人。〇映音血。區區自其下。願肯挂牙舌。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湜也困公安。公安縣。不自閑窮年。枉智思摘撫。糞壤汗穢豈有臧。古本只如此。一本不自閑下。其有閑字。糞壤下有閑字。蜀本閑字下有糞不識字。謝本窮年作至閑。而注云近本增足八字。不知所校之自語淺俗非韓文。胡元任云。我有一地已下。當爲別篇。恐或然也。〇今按此詩多不可曉。當闕。或云世有石本與今本同。知舊本脫誤明矣。謂有所增八字也。然諸公。誠不如兩忘。但以一概量。我有一池水。蒲葦生其間。蟲魚沸相嚼。日夜不得發本。皆不言不知。果然否也。

開。我初往觀之。其後益不觀。觀之亂我意。不如不觀完。用將濟諸人。捨得業孔顏。百年証幾時。君子不可開。

路傍埃元和十四年春  
出爲潮州作。

堆堆路傍埃。堆堆或作拆拆。唐  
本作埃埃。皆非是。一雙復一隻。迎我出秦關。送我入楚澤。千以高山遮。萬以遠水隔。或作  
大。吾君

勤聽治。照與日月敵。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釋。何當迎送歸。緣路高歷歷。

食曲河驛驛在商鄧之間。公之潮州自藍  
關入商陵。將通鄧州而作。

晨及曲河驛。悽然自傷情。悽或作  
凄。羣鳥巢庭樹。鳥或作  
鳥。乳雀飛簷楹。而我抱重罪。子子萬里程。親戚頓乖角。或作  
離。

圖史棄縱橫。下負明義重。明或作朋。○按杜詩於  
公負明義作朋。非是。上孤朝命榮。殺身諒無補。何用答生成。用或作  
由。

過南陽南陽鄧州。公  
赴潮州日作。

南陽郭門外。桑下麥青青。行子去未已。春鳩鳴不停。秦商魏既遠。湖海浩將經。孰忍生以感。吾將寄餘齡。或作  
聲。

隴吏元和十四年  
赴潮州作。

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隴。昌樂隴。漢名。水瀾後爲隴。昌樂。諸本作樂昌。今从抗蜀本云。歐公嘗以  
劉仲章言考歸舊本蔣穎叔云。李君謂樂昌五里有昌山。有樂石隴。在縣上五

里。○今按歐云縣名樂昌。隴名昌險惡不可狀。唐本作樂昌險。船石相春撞。往問隴頭吏。潮州尙幾里。行當  
樂也。○隴。閩紅切。又音雙。惡狀。非是。船石相春撞。往問隴頭吏。潮州尙幾里。行當

何時到。土風復何似。隴吏垂手笑。東坡詩。隴吏官何問之愚。譬官居京邑。或作譬如官居此。何由知東吳。作  
無言只笑儂。官何問之愚。譬官居京邑。一本作故郡邑。何由知東吳。作

都。東吳遊宦鄉。官知自有由。潮州底處所。有罪乃竄流。儂幸無負犯。吳人稱我曰。何由到而知。官今行自到。那  
儂。音農。何由到而知。官今行自到。那

遽安問爲。或作  
妾。非是。不虞卒見困。汗出愧且駭。吏曰聊戲官。儂嘗使往罷。嶺南大抵同。官去道苦遠。下此三千里。

有州始名潮。惡溪瘴毒聚。雷電常洶洶。楚辭。聽波聲之洶。鯉魚大於船。人。一生百病。及成形。則有萬蛇

爲龜爲蛟者。甚靈。公有祭牙眼怖殺儂。州南數十里。數十。諸本作十數。謝本作數十。方以閣本作斗也。○今以地星考之。謝本爲是。此有海無天地。海或作。颶風有時作。颶風見一卷赴江陵途中寄。掀簾真句與斗入海文意絕不同。方說誤矣。○差音。聖人於天下。於物無不容。比聞此州囚。亦有生還儂。官無嫌此州。固罪人所徙。惡。固人之所徙。官當明時來。事不待說委。李本作官當來時。事不待說而委。官不自謹慎。宜即引分往。胡為此水邊。神色久慄慌。楚辭。心慄慄上他胡切。○瓶大餅鬻小。所任自有宜。○版。居即切。又或作版。音。官何不自量。滿溢以取斯。工農雖小人。事業各有守。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不。得無虱其閒。篇。大抵以仁義禮樂爲風官。曰六虱成俗。兵必大敗。○俱慶善引阮籍。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躬或作飾。巧姦敗羣倫。抗蜀本如此。姦或作躬。羣或作其。羣乃揚子雲語。又正與其躬爲對。不可謂之無義。○叩頭謝吏言。始慚今更羞。歷官二十餘。國恩並未酬。凡吏之所訶。嗟實頗有之。不即金木誅。莊子。爲外刑。敢不識恩私。潮州雖云遠。雖惡不可過。雖惡。方作淮。○今下住置字。其義差長。蓋再疊上句雖遠。又接下文而言。於身實已多。敢不持自賀。持或作也。二字或又作惟思。雖亦可通。然與下文不相應。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或無別字。○元十八于詩不見其名。柳子厚集有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亦也。此詩赴潮州道。中元和十四年作。

知識久去眼。去或作絕。吾行其既遠。薈薈莫薈省。關蜀本作毀。史記。關西王傳。處爲無薈省。蘇林謂爲無薈錄。亦非是。禮記。不嘗重器。母皆金玉成器。注皆云思也。詳此蓋以默默但寢飯。子兮何爲者。冠珮立憲。詩。願令德。禮作憲。傳曰。猶欣欣也。何氏之從學。蘭蕙已滿。以。或作於何翫其光。以至歲向晚。治

惟尙和同。老子。和其光。同其塵。治惟或作時治。無俟於審審。楚辭。余固知審審之爲。或師絕學賢。不以藝自輒。周禮。輶車

人轉之以行。子兮獨何如。能自媚婉婉。上於阮切。下無遠切。金石出聲音。莊子。會子居衛。龜袍無表。

○轉音挽。若出金宮。室發關捷。老子。善閉者。無何人識章甫。莊子。宋人有資章甫而適越。而後知駿蹄踈。馬蹄餘足。

○石。英英桂林伯。裴行立。元和十二年。以御史中丞。實維文武特。詩。百夫遠勞從事賢。來弔逐臣色。南裔多山海。道

於阮切。惜乎吾無居。不得留息假。臨當背面時。公祭張員外文亦曰。解裁詩示繾綣。上音遣。下

英英桂林伯。裴行立。元和十二年。以御史中丞。實維文武特。詩。百夫遠勞從事賢。來弔逐臣色。南裔多山海。道

里屢紆直。風波無程期。所憂動不測。子行誠艱難。行一作往。我去未窮極。臨別且何言。有淚不可拭。何或作

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贈子篇。子厚集有送元十八南遊序。公嘗有書與子厚。寤寐想風

采。薄羅光傳。天下於今已三年。不意流竄路。旬日同食眠。旬日或作所聞昔已多。所得今過前。如何又須別。使

我抱悵悵。悵。於緣切。中心悵。勢要情所重。排斥則埃塵。骨肉未免然。又況四海人。又況或作巖巖桂林伯。○巖。魚力切。矯矯義勇身。詩。

武臣。○矯。生平所未識。待我逾交親。逾或作遺我數幅書。繼以藥物珍。藥物防瘴癘。書勸養形神。形一作不知

四罪地。書。四罪而豈有再起辰。窮途致感激。肝膽還輪囷。前漢鄭陽傳。蟠木根抵。輪

讀書患不多。思義患不明。患足已不學。已或作以。足已而不既。學患不行。子兮今笑具。實大華亦榮。王官不

可闕。大宣後諸生。嗟我擅南海。無由助飛鳴。南海一作

寄書龍城守。○龍城。柳州也。君驥何時秣。岐山逢颶風。峽山。山名。颶。海風名。見第一卷將赴江

電助撞梓。○撞。宅紅切。梓。飲者相梓也。乘潮簸扶胥。南海神廟碑曰。扶胥。近岸指一髮。兩巖雖云牢。木

石牙飛發。屯門雖云高。亦映波瀾沒。余罪不足惜。子生未宜忽。胡為不忍別。感謝情至骨。

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元和十四年抵潮州後作。

鸞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惠或作車。山海經云。鸞形如車文。見玉簫。骨。李本云疑當作背。橫表相黏為山。百十各自生。巖表錄異云。嶺。即杜鵑也。初生海邊。如拳石。四面漸長。高一二丈者。蟻地名。不應不見。蒲魚尾如蛇。蒲魚也。即口眼不相營。方作。蛤即是蝦蟇。本草注云。青蛙。龜蛤長字書蓋闕誤。蒲魚尾如蛇。鱗魚也。即口眼不相營。方作。蛤即是蝦蟇。脚蟻子。皆蝦蟇之類。同實浪異名。章舉馬甲柱。釋音云。章舉有八脚。身上有肉如白。亦曰章。鬬以怪自呈。其餘數十種。莫不可歎驚。我來禦魘魅。左氏傳云。流四凶投諸四裔。自宜味南烹。調以鹹與酸。以或作。茅以椒與橙。詩。左右茅之。茅。以秋橙。除更切。腥臊始發越。咀吞面汗辭。思營切。惟蛇舊所識。實憚口眼猶。尼更。開籠聽其去。鬱屈尙不平。賈爾非我罪。不屠豈非情。不祈靈珠報。後蛇啣珠以報。淮南子所謂隋侯之珠者是也。其幸無嫌怨并。無或作聊歌以記之。又以告同行。記或作寄。

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湘字北嶺。老成之子。公兄奔之孫。元和十四年赴潮州作。

雲昏水奔流。天水瀟相圃。三江滅無口。其誰識涯圻。暮宿投民村。高處水半扉。犬雞俱上屋。不復走與飛。篙舟入其家。暝聞屋中啼。音希。哀而問知歲常然。知或作之。選陸機嘆逝賦。經終古而常然。哀此為生微。海風吹寒晴。波揚衆星輝。仰視北斗高。不知路所歸。

舟行亡故道。亡或作止。屈曲高林閒。林閒無所有。奔流但瀾瀾。嗟我亦拙謀。致身落南蠻。茫然失所詣。無路何能還。

答柳柳州食蝦蟇州。公在潮州。子厚在柳。時元和十四年也。

蝦蟇雖水居。水特變形貌。下水字或作未。方作水云。言於水族之中。特異其形。強號為蛙蛤。於實無所校。○今按此字此貌。皆不成文理。闕之可也。



或作較。雖然兩股長。然一作其奈脊斂。斂一作背脊。跳躍雖云高。意不離渾渾。左氏。晉戎馬還渾或作斂。○今按文義。作意爲是。下文又鳴聲相呼和。胡適。無理祇取鬧。周公所不堪。灑灰垂典教。周意或作竟。○不應復出。○傳音係。俾音開。鳴聲相呼。胡適。無理祇取鬧。周公所不堪。灑灰垂典教。周有竟不字。○不應復出。○傳音係。俾音開。鳴聲相呼。胡適。無理祇取鬧。周公所不堪。灑灰垂典教。周燭氏掌死龜。○灑與酒同。我奔愁海濱。方作。恆願眠不覺。古孝。巨堪朋類多。○或作沸耳作驚爆。音灰。灑之則死。灑與酒同。我奔愁海濱。方作。恆願眠不覺。古孝。巨堪朋類多。○或作沸耳作驚爆。音端。能敗笙聲。一作。仍工亂學校。雖蒙句踐禮。韓子。越王伐吳。欲人之輕死。出見怒龍。乃爲之。竟不聞報效。大戰元鼎年。漢武帝紀。元鼎五。執強執敗。或作撓字。杜云。撓。曲也。居然當鼎味。豈不辱釣單。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懼染蠻夷。失平生好樂。方从唐本如此。諸本或作平生性不樂。閻本作不好。○今五教。而君復何為。甘食比豢豹。獵較務同俗。孟子。魯人獵較。孔子。全身斯為孝。禮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切。而君復何為。甘食比豢豹。獵較務同俗。孟子。魯人獵較。孔子。全身斯為孝。禮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哀哉思慮深。未見許迴權。

別趙子

趙子名德。公爲潮州刺史時。攝海陽尉。督州學生使者。東坡所謂潮人初未知學。公命趙德爲之師。卽其人也。公自潮州移袁。詩以別之。德。潮人。公欲與俱而不可耳。

我遷於揭陽。揭陽。漢縣。屬南海郡。至唐爲潮州治。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君先揭陽居。揭陽去賀。桂陽。揭陽爲五嶺。韋昭音曰。揭。其近切。師古曰。揭音竭。揭音竭。臨君先揭陽居。揭陽去

京華。其里萬有餘。莊子語。不謂小郭中有子可與娛。詩鄭風。聊心平而行高。漢宣元六王傳。韋兩通詩與莊子語。不謂小郭中有子可與娛。詩鄭風。聊心平而行高。漢宣元六王傳。韋兩通詩與

書。婆娑海水南。晉陶侃爲荊州刺史。將歸。顧謂。競弄明月珠。及我遷宜春。元和中十四年七月己丑。憲宗上王衍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輩。競弄明月珠。及我遷宜春。元和中十四年七月己丑。憲宗上

四日。公自潮州量移袁。意欲攜以俱。擺頭笑且言。一作不我豈不足歟。又奚爲於北。往來以紛紜。北或作此州郡。卽宜春郡也。

名。海中諸山中。幽子頗不無。相期風濤觀。已久不可渝。又嘗疑龍鰐。果誰雄牙鬚。蚌羸魚鼈蟲。○蚌音棲。或作

同。瞿瞿以狙狙。詩。狂夫瞿瞿。住。無守。識一已忘十。已一作以。山谷謝本以。大同細自殊。欲一窮究之。瞿音瞿。又音瞿。識一已忘十。已一作以。山谷謝本以。大同細自殊。欲一窮究之。

時歲屢謝除。今子南且北。豈非亦有圖。人心未嘗同。左傳。人心之不同。不可一理區。或作宜各從所務。未用相賢



自隱其私。下視衆鳥羣。汝徒竟何為。衆鳥。方作羣鳥。○今按。不知挾丸子。心默有所規。或作窺。窺圖也。麥不熟。挾薄規我。彈汝枝葉閒。汝翅不覺摧。或言由黃鵠。黃鵠豈有之。慎勿猜衆鳥。衆鳥不足猜。蜀本以猜不肉。本公語也。彈汝枝葉閒。汝翅不覺摧。或言由黃鵠。黃鵠豈有之。慎勿猜衆鳥。衆鳥不足猜。蜀本以猜不疑。按公此二詩。皆視古用韻。古音齊與灰皆通支用。如詩維葉萋萋。無人語鳳皇。汝屈安得知。黃鵠黃鳥于飛。又則不我遺。先租于摧。又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也。無人語鳳皇。汝屈安得知。黃鵠得汝去。婆娑弄毛衣。方云。蜀本作婆娑。○今按。蜀本之謬。乃有如此。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疵。汝豈無朋匹。此之甚者。方雖不從。而亦不敢明言其謬也。有口莫肯開。汝落蒿艾閒。幾時復能飛。哀哀故山友。中夜思汝悲。路遠翅翎短。不得持汝歸。得或作能。

猛虎行諸本有贈李宗閔字。今從唐閣蔡李本云。蜀本總題誤以上題贈李宗閔四字綴猛虎行之上。後人因之。其實後詩不爲宗閔作也。猛虎行樂府舊題。非前詩類也。新史又謂裴度薦李德裕。宗閔怨之。爲作此詩。薦事在大和二三年。公沒久矣。不可据。

猛虎雖云惡。亦各有匹儔。羣行深谷閒。百獸望風低。身食黃熊父。文王囚羑里。散宜生得黃熊以獻紂。免西伯之難。熊或作能。奴來切。非是。下同。子食赤豹羣。楚辭。乘赤豹。從文擇肉於熊豹。或作羣。○廣。莫今切。擇肉於熊豹。肯視兔與狸。正晝當谷眠。眼有百步威。自矜無當對。氣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匹儔四散走。猛虎還孤棲。狐鳴門兩旁。兩或作四。注云山谷本四作兩。○蓋以唐本。烏鵲從噪之。出逐猴入居。諸本皆如此。方以舊監本。刪本倒此兩句。又從抗蜀本以猴爲淮云。定也。唐本。烏鵲從噪之。出逐猴入居。諸本皆如此。方以舊監本。刪本倒此兩句。又從抗蜀本以猴爲淮云。舊本非也。淮音壘。似猴而大。○今按詩意。蓋謂狐鳴鶴噪於外。虎出逐之。猴乃入居其穴。而虎不知所歸耳。狐鳴鶴噪。能使虎出。而不能使之失其歸。猴既入穴。則又不待鶴噪而後虎失所歸也。方以舊本古韻之故。必欲倒此二句。而不顧其文理之不順。不若諸本之爲當也。虎不知所歸。誰云猛又推字本作雌字。雖見於禮經。然非常有之物。亦不若作猴之爲明白而易知也。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中路正悲啼。豹來銜其尾。熊來攫其頤。猛虎死不屈。但慙前所為。虎坐無助死。況如汝細微。坐或作兕。如故當結以信。親當結以私。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為。

## 卷七 古詩七



中洛陽窮秋厭窮獨。丁丁啄門疑啄木。詩。伐木丁丁。○丁。中莖切。有僧來訪呼使前。伏犀插腦高頻權。後漢。李固頂角匿犀。○頤。古協切。權或作顛。○顛。洛神賦。張敏飾文。高權長頭。高權古字只作權。惜哉已老無所及。坐睨神骨空潸然。○睨音臨。淮太守初到郡。遠遣州民送音問。好奇賞俊直難逢。去去為致思從容。

山南鄭相公樊員外酬答為詩其末咸有見及語樊封以示愈依賦十四韻以獻

前檢校水部員外郎爲副。誌傳不書。而見于公薦狀及此詩。李肇國史補曰。元和以後爲文。奇詭則學於韓愈。苦澀則學於樊宗師。公此詩及樊墓銘。語奇而澀。皆所以效其體也。

梁維西南屏詩大邦維屏。梁州在唐爲山南西道治所。德宗興元元年。改爲興元府。維或作惟。山厲水刻屈。稟生肖勦剛。○勦音梟。捷也。荆公山谷本作勁。難

諧在民物。榮公鼎軸者。餘慶封榮陽郡公。作榮者非。烹斡力健。偏謂斡旋。猶言宰制也。選云假偏強以攘臂。○偏。髮

帝咨女予往音云。帝曰。俞。往哉。予一作俞。牙羶或作拂。拂。塵起貌。字見楚辭九前音拂。全音拂。涕音拂。威風挾惠氣。蓋

壞兩刪拂。麋。司馬子虛賦。上摩蘭蕙。下拂羽蓋。文選作靡。賈山傳贊。自下刪上。亭傳只作靡。  
古摩靡。刪字皆錯用。揚子。刪虎牙。莊子。喜則交頤相靡。漢衛山王贊。臣下漸靡使然。

茫漫華黑閒指畫慘怛華黑或作筆墨。非是。華黑累。誠既富而美。章彙霍炳蔚。

日延講大訓。龜判錯袞。敝定八年公羊傳。實者何。璋判白龜青。總何休注。判。牛也。牛圭曰璋。樊子坐賓。署演

孔刮老佛見劇秦又字金春撼玉塵厥奧劇蕭鬱與鬱金皆香草無選我一言重踞受惕齋慄慄○保

切。辭慳義卓。閤牙。豁拔。掙掘。切。掙。曾厚切。掘。巢勿切。如新去。叮嚀。耳垢也。从目非。雷聲逼。颯

或與鸛同。鸛。字書未見。○鸛音巨。鸛。越筆切。綴此豈為訓此。俚言紹莊屈原也。

奉和武相公銘蜀時詠使宅韋太尉所養孔雀  
並代韋韋也詩本無尋字  
還秉政。其詩銘蜀時作。公詩則召還後追和也。  
詩本無尋字  
C代德以九年三月石

穆穆鳳友何年來止茲飄零失故態隔絕絕拖長思翠角高猶聳金華煥相羞坐家恩願重畢命守階墀

感春三首

元和十一年三月爲中書舍人時作。

偶坐藤樹下。暮春下旬間。藤陰已可庇。落葉還漫漫。臺臺新葉大。瓏瓏晚花乾。青天高寥寥。兩蝶飛翩翩。或作翻。或作翻。時節適當爾。懷悲自無端。

黃黃蕪菁花。卽蕪菁也。桃李事已退。狂風簸枯榆。狼藉九衢內。在一作。春序一如此。汝顏安足賴。一作。誰能駕飛

車。奇肱國人一臂取百禽。作飛車從風遠行。見山海經。相從觀海外。

晨遊百花林。朱朱兼白白。柳枝弱而細。懸樹垂百尺。一作。左右同來人。金紫貴顯劇。一作。嬌童爲我歌。哀響跨

箏笛。或作。或作。豔姬蹋筵舞。清眸刺劍戟。張文潛云。東坡言退之詩。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疑若清誇。非是。豔姬蹋筵舞。清眸刺劍戟。苦自飾者。至云豔姬蹋筵舞。清眸刺劍戟。則如此老子箇中。

與復不淺。七亦切。心懷平生友。莫一在燕席。死者長眇芒。生者困乖隔。生者或作。少年真可喜。老大百無益。

早赴街西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

盧汀。字逢吉。

天街東西異。祇命遂成游。月明御溝曉。御溝或作溝水。蟬吟堤樹秋。老僧情不薄。僻寺境還幽。寂寥二三子。或作寥。歸

騎得相收。

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

張籍周况也。籍字文昌。時爲國子助教。况娶禮部侍郎韓雲卿之孫。開封尉俞之女。蓋公之從甥。時爲四門博士。或無郎字。

日薄風景曠。薄一作落。方云。薄。追也。國語。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出歸偃前簷。晴雲如壁絮。

新月似磨鎌。田野與偶動。衣冠情久厭。吾生可攜手。歎息歲將淹。方云。淹當作殫。殫也。淹延之義。不可通。

白詩。東溪卜築歲將淹。又遠行歲已淹。字皆說。今按古字通用者多。方何獨知此獨不可通用也。

題張十八所居

張籍居長安西街。孟東野詩所謂西明寺後窮巷張太祝也。

君居泥濘上。溝濁萍青青。讀本上句作獨。下句作泥獨。蛙謹橋未掃。或作蟬。蟬音。名秩後千品。詩文齊六經。  
端來問奇字。漢書。劉歆子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注云。奇字。古文之異者。為我講聲形。指事。二日象形。三日象聲。四日會意。五日轉注。六日假借。  
形聲如江河之類。

奉酬盧給事雲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見寄并呈上錢七兄閣老張十八助教。盧四名汀。字雲夫。錢七名也。字蔚章。張十八。即籍也。

曲江千頃秋波淨。平鋪紅雲蓋明鏡。秋波或作波秋。雲或作葉。紅雲明鏡。皆喻大明宮中給事歸。即舍元也。公三堂詩。水上覓紅雲。與此同義。大明宮中給事歸。即舍元也。走馬來看立不正。遺我明珠九十六。詩九十。寒光映骨睡驪目。驪目。言讀盧詩之快也。○今按諸本。蓋用莊子列御寇篇。取驪龍之珠者必遭其睡之語。以目言之。則我今官閑得婆娑。公時自中書舍人。問又不止其領下之珠矣。方說不成文理。况上文初無欲睡之意耶。我今官閑得婆娑。降太子右庶子。問言何處芙蓉多。廣雅。芙蓉。木末。撐舟昆明度雲錦。漢武帝元封三年。穿昆明池。脚敲兩舷叫吳歌。晉然上已至浮橋。大尉賈充令作其土地闌曲。統於是以足扣舷。引聲喉。太白山高三百里。白。山名。在轉。清澗雄傑。東坡詩。脚扣兩舷歌小海。亦是引用統事。○舷音賢。太白山高三百里。白。山名。在鳳翔府。負雪鬼鬼插花裏。玉山前却不復來。玉山。亦曲江汀澄水平盃。水下或有不字。非。我時相思不覺。一迴首。天門九扇相當開。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或云仙下有無字。分兩句讀。至箇字句絕。又本無鸞鳳二字。皆非是。

奉和錢七兄曹長盆池所植錢。

翻翻江浦荷。而今生在此。今生或作生。非是。擢擢菰葉長。芳根復誰徙。露涵兩鮮翠。一作風蕩相磨倚。但取主人知。誰言盆盎是。誰或作誰。

記夢 此詩蓋有託寓意。公許執政。左遷爲右庶子時作。前酬盧公荷花詩。末云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從陪。而此詩未亦云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女壘神山。皆有不能俯仰隨人之意。可知其爲左遷之時也。

左遷之時也。

夜夢神官與我言。羅縷道妙角與根。東晉資家賦。且羅縷而自陳。國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今按上句言角根。即辰角二位。二十八宿所起也。天根亢氏之謂。所謂角與根也。挈攔陬維闌口翻也。挈此四隅。則周乎十二辰二十八宿之位矣。淮南子天文訓云。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橛鐘之維。東北爲報德之維。又地形訓云。河百二十刻須臾闌。方云蓋彥律水出崑崙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泝水出其西北陬。亦邊隅之名也。河百二十刻須臾闌。世間只有百刻。百二十刻以星紀言也。○今按星紀之說。未詳其旨。但漢哀帝嘗用夏賀良說漏刻以百二十爲度。事見哀紀。我聽其言未云足。捨我先度橫山腹。先去。一我徒三人共追之。一人前度安不危。我亦平行躡翫戲。下丘召切。神完骨躡脚不掉。側身上視溪谷育。杖撞玉版聲彭競。神官見我開顏笑。前對一人壯非少。石壇坡陀可坐臥。然唐人多通用坡陀字。又郭璞子虛賦。注音婆。故蜀我手承頰肘柱座。○頻音隆。樓傑閣磊嵬高。○磊音嵬。五罪切。天風飄飄吹我過。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本作婆陀。故蜀我手承頰肘柱座。孩。隆樓傑閣磊嵬高。○磊音嵬。五罪切。天風飄飄吹我過。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

常語一字難。魯直云。只前句中哦字便是。我以指撥白玉丹。行且咀嚙行詰盤。賦或作嚼。字見大人。口前截斷第二句。唐綽願我顏不歡。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我能屈曲自世間。諸本能多作事。令从闌抗曲從人。則自居世間徇流俗矣。安能從女居山間。而又不免於屈曲乎。猶柳下惠所云。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云爾。安能從女壘神山。山或作仙。非是。蘇遺我鳥跡書。讀之了不閑。太白尙氣。乃自招不識字。不如退之偃瑜云。我能屈曲自世間。人亦不能容也。能隨女壘神山。又嘗曰。退之有言我能偃曲自世間云云。退之性氣雖出世間。人亦不能容也。

南內朝賀歸呈同官。長安有三內。皇城在西北隅謂西內。東內曰大明宮。在西內之東。南內曰興慶宮。在東內之南。此詩云。罷賀南內衙。即南內也。奉酬盧給事詩云。大

明宮中給事歸。即東內也。南內本元宗在藩時故宅。高宗龍朔二年置。

薄雲蔽秋曦。或作清雨不成泥。罷賀南內衙。歸涼曉淒淒。內衙或作衙內。非。綠槐十二街。中朝事盛日。天街雨畔樹槐。俗







爲刑部侍郎時作。

屑屑水帝魂。謝謝無餘輝。如何不肖子。尙奮瘴鬼威。乘秋作寒熱。翁嫗所罵譏。求食歐泄間。不知臭穢非。歐或作亂之病相屬。字正作歐泄。夏時歐泄霍亂。醫師加百毒。周禮。醫師掌醫之政。熏濯無停機。灸師施艾炷。○灸音泣。火圍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飛。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橫揮。咨汝之胃出。門戶何巍巍。祖軒而父頊。未妹於前微。或作味。或作法。沫。已也。難驕。經芬至。今猶未沫。又選劉孝標書。音微未沫。不修其操行。賤薄似汝稀。豈不忝厥祖。詩。無忝爾祖。無忝爾祖。無忝爾祖。無忝爾祖。面目。○。湛湛江水平。歸居安汝妃。清波為裳衣。白石為門畿。呼吸明月光。手掉芙蓉旂。降集隨九歌。飲芳而食菲。贈汝以好辭。出汝去莫違。

示兒東坡云。退之示兒詩云。主婦治北堂。脂服適威疎。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裾。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又云。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鈞樞。發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會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所示皆聖賢事也。

始我來京師。止攬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公第在長安。靖安里。此屋豈為華。於我自有餘。或作無。非是。中堂高且

新。四時登牢蔬。登。方作祭云。中堂以供時祀。而前榮以饌親賓也。○今按公作袁氏先。前榮饌賓親。沈筆談云。退之示兒詩云云。屋翼謂之榮。東西則有之。未知前榮安在。藝苑雌黃以爲不然。其說云。王元長曲水詩序云。跨靈沼而浮榮。五臣注則以榮爲屋樞。樞一名樞。一名宇。即屋之四垂也。又謂之楹。又謂之格。集韻云。屋樞之兩頭。起者爲榮。故記言洗當東榮。又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上林賦。僇僇之徒暴於南榮。則所謂榮者。東西南北皆有之矣。故李華舍元殿賦又有風雨交四榮之說。筆談未爲確論。前榮者。楊雄冠婚之所於。所或作依。於或庭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有藤蔓絡之。甚甘泉賦云。列宿施於上榮者是也。作樓。又作婁。音樓。莊子。有春華夏陰敷。東堂坐見山。雲風相吹噓。松果連南亭。外有瓜芋區。南偏屋不卷。卷者。注。卷。音樓。猶拘攣也。有春華夏陰敷。東堂坐見山。雲風相吹噓。松果連南亭。外有瓜芋區。南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虛。山鳥旦夕鳴。有類澗谷居。澗或作澗。義當作澗。郭璞紅賦。主婦治北堂。脂服適威疎。恩封

高平君。子孫從朝裾。或作車。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無。或非作非。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問客之所為。義冠講

唐虞義冠講。酒食罷無為。某槩以相娛。○槩。色角切。○唐詩云。星宿天團圓。某。家子地握槩。某。齊朱世隆與元世構握槩。忽聞局上綬然有聲。

一局子盡。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鈞樞。又問誰與頻。莫與張樊如。○樊。與或作莫若。會本作其。來過亦無事。考評道

精麤。躑躑媚學子。○躑音。牆屏日有徒。○屏音。以能問不能。其蔽豈可祛。○丘魚。嗟我不修飾。事與庸人俱。或作

我如。○今按作我如。即與下文安能如此及辛章無迷厥初者相應。但作嗟我。則語勢差健。而義亦

自通。蓋我不修飾者。非謙詞。乃謂向使我不修飾。則不能致此爵位居室交遊之盛耳。然則我如

者。乃嗟我之注脚。故今雖只作嗟。安能坐如此。比肩於朝儒。詩以示兒曹。其無迷厥初。按此篇所第乃感二

我。而我如一字。亦讀者所當知也。致。而宰相書所謂行道憂世者。則已不復言矣。其本心何如哉。

庭楸。詩意與前示兒詩所云庭內無所有。高樹

庭楸止五株。楸或作樹。以題語。共生十步閒。各有藤繞之。上各相鉤聯。下葉各垂地。樹顛各雲連。朝日出其東。

我常坐西偏。或作。夕日在其西。我常坐東邊。或作。當晝日在上。我在中央閒。或作焉。此詩二聯字。三閒字。

閒焉。以求避。仰視何青青。上不見纖穿。朝暮無日時。我且入九旋。濯濯長露香。明珠何聯聯。夜月來照之。積積

自生煙。晉唐方生稻苗讚。荷荷。我已自頑鈍。或作。重遭五楸牽。客來尙不見。肯到權門前。舊史云。公少

焉。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權門衆所趨。有客動百千。九牛亡一毛。司馬遷客任安書。未在多少閒。往既

無可顧。不往自可憐。或作。皆非是。

既月喜張十八員外以王六秘書至王六。王建也。以或作與。以與義通。已見前。○今按以字或

免吏部侍郎。詩

蓋此時作也。

前夕雖十五。月長未滿規。君來晤我時。來一作未。風露渺無涯。浮雲散白石。天宇開青池。孤質不自憚。中天為君施。翫翫夜遂久。亭亭曙將披。況當今夕圓。又以嘉客隨。嘉一作佳。惜無酒食樂。但用歌嘲為。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覽物興懷呈一二知舊。李逢吉也。當是長慶二年再相後作。

燦燦辰角曙。亭亭寒露朝。川原共澄映。雲日還浮飄。上宰嚴祀事。清途振華鑣。圖丘峻且坦。前對南山標。村樹黃復綠。中田稼何饒。顧瞻想巖谷。興歎倦塵囂。倦或作卷。惟彼顛隳者。眼从目。古眠字。徐鉉曰。今俗別作眠。日。冥去公豈不遠。去或作去。為仁朝自治。用靜兵以銷。勿憚吐捉勤。捉或作捉。字本史記魯世家。可歌風雨調。聖賢相遇少。功德今宣昭。

和裴僕射相公假山十一韻。裴。謂裴度也。假或作為。裴度為李逢吉所間。長慶二年六月罷相。為尚書左僕射。公有此和篇。及感恩言志。與朝回見寄之作。

公平真愛山。看山且連夕。猶嫌山在眼。不得著脚歷。著。切。枉語山中人。句我潤側石。句或作住。有來應公須。歸必載金帛。當軒乍駢羅。隨勢忽開圻。有洞若神剏。剏。切。有巖類天劃。忽麥切。終朝巖洞閒。歌鼓燕賓戚。孰謂衡霍期。衡山。在今衡州。霍山。按周禮在冀州。期或作切。近在王侯宅。傳氏築已卑。書。說藥傳。稽溪釣何激。選阮籍勸進表。呂。追遙功德下。不與事相撫。樂我盛明朝。或作於焉傲今昔。詩。於焉造遙。

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一日復一夕。夕或作日。阮籍字嗣宗。詠懷詩近百篇。其一六韻。一首云一日復一日。一朝復一朝。一昏復一晨。容色改平常。精神自飄飈。公詩效其體。而又鐸之曰。實非也。

一日復一日。一朝復一朝。祇見有所不如。不見有所超。食作前日味。事作前日調。不知久不死。惆悵尙誰要。於。通。實非也。

貴自繫拘。貧賤亦煎焦。俯仰未得所。一世已解鑣。譬如籠中鶴。六翻無所搖。譬如兔得蹄。或作跡。發辭曰。安用東西跳。還看古人書。復舉前人瓢。前人或作。未知所究竟。且作新詩謠。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李繁時爲隨州刺史。宰相李泌之子也。

鄰侯家多書。李泌封鄴侯。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唐經籍志。甲乙丙丁四部書各一庫。爲紅綾碧白牙籤。以別經子史集。新若手未觸。爲人強

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行年餘五十。出守數已六。京邑有舊廬。不容久食宿。臺閣多官員。無

地寄一足。我雖官在朝。氣勢日局縮。屢爲丞相言。雖恐不見錄。送行過澧水。澧水出京北藍田谷。北至東望不

轉目。今子從之游。學問得所欲。入海觀龍魚。矯翮逐黃鵠。勉爲新詩章。月寄三四幅。

南溪始泛三首公此詩在告時作。殆絕筆於此矣。魯直最愛公此詩。以爲有詩人句律之深意。

榜舟南山下。或作溪上。音謫。刺也。上上不得返。幽事隨去多。或作幽尋。事繫去。孰能量近遠。陰沉過連樹。藏昂抵橫坂。石轟

肆磨礪。波惡厭牽挽。或倚偏岸漁。竟就平洲飯。點點暮雨飄。梢梢新月偃。梢梢或作梢梢。廣雅。餘年懷無幾。或

作諒。諒下對槍字。明是懷也。休日槍已晚。自是病使然。非由取高蹇。或作蹇。

南溪亦清駛。或作駛。洪慶善云。作駛誤。而無檝與舟。山農驚見之。隨我觀不休。不惟兒童輩。或有杖白頭。

饋我籠中瓜。籬或作籬。或作。勸我此淹留。我云以病歸。此已頗自由。幸有用餘俸。置居在西嚮。困倉米穀滿。未有旦夕憂。

上去無所得。下來亦悠悠。但恐煩里閭。時有緩急投。願爲同社人。雞豚燕春秋。

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蹟。羸形可輿致。輿或作輿。可又佳。觀安可擲。臣嘉觀云云。觀去聲。即此南坂下。久

獨有水石。挖舟入其間。挖。方作拖。注云曳也。音它。溪流正清澈。隨波吾未能。峻瀨乍可刺。七迹切。峻瀨

驚起若導吾。前飛數十尺。亭亭柳帶沙。團團松冠壁。柳帶松冠。一作帶柳冠松。方以閣本作帶柳松冠。云。用對偶亦何害。方信閣本。故曲歸時還盡夜。誰謂非事役。爲之說如此。帶柳冠松亦無義。

卷八 聯句 諸聯句多元

城南聯句

或曰。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始。上則唐虞廣歌。下則漢武柏梁。皆聯句之所起。劉真父云。東野與退之聯句。宏壯辯博。似若不一手。王深父曰。退之容有潤色。呂氏童蒙訓。徐師川問山谷曰。人言東野聯句。即非平日所作。恐是退之有所潤色。山谷云。退之安能潤色東野。若東野潤色退之。却有此理。城南。長安城南也。景物之所會。故凡可以入吟詠者。皆歷言於詩。蜀本作一百五十韻。今本因之。然此詩實多三韻。不可以爲据。

竹影金瓊碎。郊。瓊。或作鏤。非是。沈存中云。竹影金瓊碎。乃日光。非竹影也。泉音玉淙琤。音。一作衡詩云。山宿河冷。飛泉漱鳴玉。後荆公詩云。鳳泉隔屋撞哀玉。瑠璃翦木葉。愈。翡翠開團英。流

滑隨仄步。郊。搜尋得深行。遙岑出寸碧。愈。遠目增雙明。乾穠紛挂地。郊。紛。或作絲。或作紅。化蟲枯

掘莖。孫氏襲曰。化蟲。蟲之變化者。如蟬蟪之類。枯掘莖者。居玉切。木腐或垂耳。愈。草珠競駢睛。○駢音浮虛

有新斲。郊。○斲。摧扞饒孤撐。扞。動也。字不當从木。古樂府不見山順。○扞音兀。擗抽庚切。○飛黏網動。愈。盜暍接彈驚。

囚飛盜暍。○斲。斲。本作蟲飛雀暍。此詩一體六食。皆賦物而不言其脫實自開坪。郊。牽柔誰繞榮。禮鼠拱而

立。愈。陸機云。河東有大風能人立。駭牛躡且鳴。駭。或作駭。音侯。說文馬行訖訖也。詩儻儻俟俟。交前二足於頭上。跳舞善鳴。○今按駭躡二字。韓詩作駭駭駭駭。故西京賦云。羣駭駭駭。此當从

俟音。則於躡且鳴義爲合也。○今按駭躡二字。韓詩作駭駭駭駭。故西京賦云。羣駭駭駭。此當从

作觸。乃於牛有意。又與上字相偶。然無所据。姑附于此。○駭。下楷切。○躡。直六切。蔬甲喜臨社。

郊。田毛樂寬征。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露螢不自暖。愈。凍蝶尙思輕。宿羽有先曉。郊。食鱗時半橫。菱翻紫

角利。愈。翻。或荷折碧圓傾。楚賦鱣鮪亂。郊。詩鱣鮪發發。○鱣。知連切。鮪。羽葵切。潦羞螺蟹并。又音老。桑螵見虛指。

愈。孫汝襲曰。蠟。桑上蟲。名盧穴狸闌關。切。尼更逗翳翅相築。郊。掘幽尾交撈。切。庚。夏。菱角出縮。愈。

樹啄頭敲鏗。切。丘庚。脩箭囊金餌。郊。羣鮮沸池羹。岸殼垢玄兆。愈。野群漸豐萌。密煙羣疏鳥。郊。密或作者。○

耳聞雞生。奇慮恣迴轉。郊。還蹄縱逢迎。○。音者。黃林跋遠睫。愈。○。縹氣夷空情。○。愈。音。歸跡歸不得。郊。捨

心拾還爭。靈麻撮狗虱。愈。博雅云。狗虱。胡麻也。靈麻。今村稚啼禽猩。孫汝襲曰。言小兒之啼如猩

紅皺曬檐瓦。郊。孫汝襲曰。某實皺而紅。黃團繫門衡。供慶蕃曰。黃團。瓜蔓也。得雋蠅虎健。愈。左氏

克。崔豹古今注。相殘雀豹趨。玉簫。趨趨頭黨。東枯樞指禿。郊。刈熟擔肩賴。音。纏旋皮卷櫛。愈。○。旋。

蠅豹。即蠅虎。相殘雀豹趨。也。○。趨。音振。東枯樞指禿。郊。刈熟擔肩賴。音。纏旋皮卷櫛。愈。○。旋。

機春潺湲力。郊。杜預作連機水碓。○。碾。土山。吹簫飄飄精。○。碾。音攝。寡饌木盤簇。愈。輟妖藤索

併。此句與下賦編觀蟻。或疑爲今之輟輟。已上泛言城南景物之感。輟妖。或作妖輟。併。或作妖併。

以爲淺面疏遠之名。但用之於此句。似無意義。疑當作拔。楚洽切。收也。取也。獲也。妖謂狐狸

之屬。能爲妖媚者也。併當从糸。獄中以繩索急縛罪人之名也。言捕取妖狐。而以藤索縛之也。○

數。悉合切。荒學五六卷。郊。古藏四三塋。作三四。或里儒拳足拜。愈。土怪閃眸偵。家語。季相子穿井得

餅。比萌切。荒學五六卷。郊。古藏四三塋。作三四。或里儒拳足拜。愈。土怪閃眸偵。家語。季相子穿井得

怪者。類全岳也。蹄道補復破。郊。絲窠掃還成。暮堂蝙蝠沸。愈。蝙蝠。見上山石詩注。破窠伊威盈。伊

或作蟬蟬。詳見上送區引詩注。追此迅前主。郊。答云皆冢卿。上卿也。左襄十四。敗壁剝寒月。愈。折筮嘯遺笙。笙。薰羣羣

在。郊。葦跡微微呈。桂。或作桂。葦。或作葦。皆非是。桂。音圭。婦人上服也。班婕妤賦。俯視劍

石猶竦檻。愈。獸材尙羣檻。孫汝襲曰。獸材。謂柱上。寶唾拾未盡。郊。玉墮墮猶鎗。作題。蜀都賦。玉題



相輝。題樣上飾也。故曰璫璫。璫璫。本或作璫。或云璫柱璫也。與玉題意相類。洪慶雲云。此以玻璃喻珠璫。以琥珀喻玉璫也。璫。又作璫。璫。又作璫。璫。今據上下文意皆婦女事。洪說爲是。若作璫。卽上句當作璫。然非文。璫綰疑悶。中。尙屬閑藏佳人也。幽蠶落書棚。此已上言郊墟。惟昔集嘉祿。綠髮。言青膚。瑤瑤。韓醉曰。青膚。昔解也。白蛾飛舞地。幽蠶落書棚。此已上言郊墟。惟昔集嘉祿。細草也。青膚。瑤瑤。韓醉曰。青膚。昔解也。白蛾飛舞地。幽蠶落書棚。此已上言郊墟。惟昔集嘉祿。

郊。吐芳類鳴嚶。窺奇摘海異。愈。恣韻激天鯨。腸胃繞萬象。郊。精神驅五兵。蜀雄李杜拔。愈。李杜下對雷。椒力雷車轟。呼宏。大句幹玄造。郊。玄。或高言軋。霄。切耕切。字。芒端轉寒煥。愈。神助盜孟觥。巨細各乘運。愈。湍湍亦騰聲。湍。或作湍。此已上言。凌花咀粉藥。郊。削縷穿珠櫻。綺語洗晴雪。愈。嬌辭呀難。酣歡。

雜弁珥。郊。歎。或作勸。難。或作新。從閣本淳于髡所謂前有璫珥。後有遺簪是也。○今繁價流金。璫。藟藟寫江調。郊。紅。或作紅。選劉休玄詩悲發江南調。謝靈運詩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萎蕤綴藍瑛。藍瑛。青花圓寶。亦名玉。庖精膾玄鯽。愈。浙玉炊香粳。浙字从折。之舌切。龍文帝嘲王明曰。不能效。竹。藍瑛。藍田之玉也。庖精膾玄鯽。愈。浙玉炊香粳。浙字从折。之舌切。龍文帝嘲王明曰。不能效。歷切。孟子所謂接淅而朝饌已百鰕。郊。春醪又千名。哀匏聲駛景。愈。豐。或作豐缺。列唱凝餘晶。解魄不。自主。郊。痺肌坐空腔。○痺。音庇。說文濕病也。腔。或作腔。○今按莊子腔。振援賤蹊絕。愈。○振。炫。

曜仙選更。藟巧競探笑。郊。藟。或作藟。唐人多書藟作藟。楚辭及舊。駢鮮互探。音。桑變愈蕤。愈。樟裁浪登丁。中莖切。斯。霞闌詎能極。郊。風期誰復復。晉習鑿齒傳。風期超邁。風期。猶風標也。誰。區扶帝壤。愈。瓊蘊郁天京。祥色被文彦。郊。良才插杉檉。尹。或作復誰。○已上言京都人士繁華之習。誰。見西京賦注。河神擁終儲地積。終。終南山。訐謨壯締始。愈。詩訐謨定命。輔弼登階。作。一。全秀恣填塞。

巨靈華山事。擁終儲地積。終。終南山。訐謨壯締始。愈。詩訐謨定命。輔弼登階。作。一。全秀恣填塞。蒲閱切。呀靈滄停澄。切。已上紀。勳大益大聯漢魏。愈。肇初邁周贏。先秦處於後。○

卷八 聯句  
一二三

經切。余積照頌德鏡。郊。傳經儼金簾。漢書韋賢父子皆以明經。故鄉魯諺曰。遺子黃金家行鼎彝。愈。龍

族旣弓旌。奔制盡從賜。郊。盡。或作書。殊私得逾程。飛橋上架漢。愈。綠岸俯規藏。規。或作窺。非是。規。

苑。瀟碧遠輪委。郊。湖嵌費播擊。瀟碧。竹也。荀首從大漠。愈。漢李廣利伐大宛。采蒲萄首種歸種

昔。或作首。僕。楓櫺至南荆。選妙棠櫺華楓梓櫺。嘉植鮮危朽。郊。膏理易滋榮。理。或作理。此以嘉

物宜膏物。鄭注云。謂楊。懸長巧紐翠。愈。紐。或象曲善攢珩。珩。或作蓋。魚口星浮沒。郊。馬毛錦斑駁。赤

柳之屬。理致白如膏。作細。或象曲善攢珩。珩。或作蓋。魚口星浮沒。郊。馬毛錦斑駁。赤

五方亂風土。愈。百種分鉏耕。葩蘂相妬出。郊。孽。或作非。茸共舒晴。類招臻。個詭。愈。相如封禪書云。奇物

他歷切。葩。翼萃伏衿纓。危望跨飛動。郊。冥升躡登閼。字見揚雄校獵賦。蜀本登作春。游輾羶摩。愈。楚辭

過委切。羶。羶。草隨風貌。O。羶。彩伴颯娑娑。廣韻。娑。新婦貌。遠燦飄的。郊。淑顏洞精誠。嬌應如在寤。

音歷。羶音隨。一音羶。彩伴颯娑娑。廣韻。娑。新婦貌。遠燦飄的。郊。淑顏洞精誠。嬌應如在寤。

愈。頽意若含醒。鵲羣翔衣帶。郊。鵲肪裁佩璜。王逸少玉部論。白如截。文昇相照灼。愈。武勝屠機槍。爾

甚星爲機槍。機音。割錦不酬價。郊。構雲有高營。通波切。鱗介。愈。切。或作似。相如賦。充似其中。古

刀。疏曉富蕭蘅。音行。杜蘅。香。買簪剔孔翠。郊。遠苞樹蕉栢。書曰。厥包橘柚錫貢。蕉栢皆果名。廣志

名。栢。栢。其子可食。選。鵲頭排刺芡。愈。芡。說文云。雞頭也。方言曰。南楚謂之雞頭。北燕謂之菰

鵲。即鵲也。O。鵲。鵲。鵲。此已上言土地人物富華之盛。諸本鵲作鵲。鵲。或謂之鵲頭。今公云鵲頭。

芡。巨險切。O。鵲。鵲。今本亦誤。O。鵲。苦角切。又日本切。權。除庚切。愈。鵲。廣雅

夏牧。郊。蒙休賴先盟。罷旄奉環衛。愈。守封踐忠貞。戰服脫明介。郊。朝冠飄彩紘。爵勳逮僮隸。愈。簪笏自

懷繡。乳下秀巖巖。郊。椒蕃泣嗶嗶。詩。其位嗶嗶。貌。鑑清盜匪。愈。眸光寒發矜。館儒養經史。郊。綴威鰲孫

甥。考鍾饋肴核。愈。夏鼓侑牢牲。飛騰自北下。郊。函珍極東烹。如瓜煮大卵。愈。比線茹芳菁。海嶽錯口腹。郊

趨燕錫媚姬選詩燕趙多佳人。方言。自關而東。河濟之間。謂好爲媚。列子。嬈媚靡曼者。素著謂好又五排一笑釋仇恨。愈。帝堯之女。舜妻娥皇。字嬈姬。或作嬈。○嬈。莫交切。經。胡丁切。

揚雄傳。高明之家。鬼抑橫免官評。已上言門地。殺候肆凌霸。郊。呼傳鸚鵡令。鸚鵡或作鸚。或本非是。鸚鵡順居無鬼瞰。愈

瞰其室。○瞰。音闕。抑橫免官評。已上言門地。殺候肆凌霸。郊。呼傳鸚鵡令。鸚鵡或作鸚。或本非是。鸚鵡順居無鬼瞰。愈

空顛雉鷄。愈。血路迸狐癭。慶。音京。一角牛。折足去踉蹌。郊。莊子。吾以一足踉蹌而行。盛響怒整。愈

○豔。音彭。躍犬疾翥鳥。愈。呀鷹甚飢虻。莽蹄記功賞。郊。上林賦。射麋脚麟。顏師古曰。持引裂腦

擒控振。諸本作騰。擒作相。挫作疊。又作傷。今从蜀本云。監。臘字之或體。振挾也。備張賜挾

疊當作挫。○挫。監本作挫。挫挫距也。義亦通。而擒作相。則非。○今按監。則本作騰。疑傳寫之誤。

音聲。振。音振。猛斃牛馬樂。愈。妖殘梟鶴悍。鶴。或作鶴。方云鶴音格。今鶴屬也。○今按鶴音柯

鳥。窟窮尙噴視。郊。箭出方驚抨。皆耕連箱載已實。愈。礙轍葉仍羸。喘覲鋒刃點。郊。困衝株枿盲。音葉。

掃淨豁曠曠。愈。騁遙略莘莘。選宋玉高唐賦。騁莘。饒挾飽活櫟。郊。惡嚼傳腥鯖。已上言射獵之壯觀。○

韻云。煮魚煎食曰五侯鯖。歲律及郊至。愈。及郊至。謂十一月也。古音命韶饒。音英。帝嚳樂曰六旗

旆流日月。郊。帳廬扶棟蕢。莫耕磊落莫鳩璧。愈。參差席香薷。爾雅。薷。楚辭。索薷茅以葢尊。注薷草也。香

茅席鋪也。玄祗祉兆姓。郊。黑柜饒豐盛。左傳。絮桑豐盛。○柜音。慶流錫瘡癘。愈。威暢捐軀輶。後漢光

○重音瓊。○玄祗。尺容切。觀。音彭。靈燔望高罔。郊。龍駕聞敲鼗。音橫。鷺。相擊聲。是惟禮之盛。愈。

永用表其宏。德孕厚生植。郊。恩熙完別剌。剌與熙同。公文率用此剌。宅土盡華族。愈。運田閑強壯。隆庾森

嶺檜。郊。塚場翺祥鷗。博雅云。鷗鷗風也。哇肥煎韭薤。愈。陶固收盆甕。利養積餘健。愈。孝思事嚴祊。詩永

思。又稅祭于祊。祊。諸本多訛作鷗。哇肥煎韭薤。愈。陶固收盆甕。利養積餘健。愈。孝思事嚴祊。詩永

門傍也。○祊。補彭切。廟掘雲破蟠嶸。愈。雲或作靈。○採月撈坳泓。坳。不寺砌上明鏡。郊。僧孟敲曉

缸泥像對聘怪。

愈。鐵鑪孤春鐙。

音。瘳頸開鳩鵲。

郊。○上聲。蜿蜒垣亂蛇。

蛇。垣。或作垣。謂蜿蜒於垣屋之間。

作垣非。蛇。多足蟲。蛇。斯場。

錄音求。甚黑老蠶。

愈。詩。蠶。蠶。蠶。毛。傳。曰。桑蟲。

○蠶音蠶。又殊玉切。麥黃韻。

鵬鵬。此已上言民居。

韶。嚙。嚙。勝。實。作署。○

○。嚙。賢。朋。戒。先。庚。朋。或作。馳。門。填。偏。仄。愈。競。豎。鞭。砵。砵。切。碎。音。餅。碎。頰。紅。滿。杏。郊。碎。頰。或作。唐。小。說。

裴晉公午橋有文杏百株立碑錦坊。

少陵詩。內。簾。繫。於。欄。杜。牧。稠。凝。碧。浮。錫。餘。盈。璧。繩。觀。娥。婆。愈。璧。繩。之。詩。花。塢。園。宮。纈。或云當作醉纈。李長吉詩。醉纈拋紅繩。稠凝碧浮錫。餘盈璧繩觀娥婆。或作。璧。繩。或作。觀。○。鬪。草。攢。環。珥。作。結。或。粉。汗。澤。廣。額。郊。金星墮連環。於。璽。鼻。偷。困。淑。郁。愈。眼。睜。強。叮。嚨。振。下音貢。玉是節飽顏色。郊。茲。疆。稱。都。城。書。鏡。盤。魚。鬪。愈。國。史。補。云。紙。之。好。者。有。魚。紀。盛。播。琴。等。已。上。言。篇。視。貌。玉。是。節。飽。顏。色。郊。茲。疆。稱。都。城。書。鏡。盤。魚。鬪。愈。子。紙。晉。王。羲。之。用。垂。蘭。紙。愈。浮。跡。侶。鸚。鵡。腥。味。空。觀。之。奚。必。事。遠。覲。郊。無。端。逐。麝。香。晉。史。吳。人。謂。中。州。人。曰。值。麝。香。將。身。親。題。魅。愈。浮。跡。侶。鸚。鵡。腥。味。空。樂。屈。郊。屈。天。年。徒。羨。彭。天。或作天。驚。魂。見。蛇。蛇。愈。觸。嗅。值。蝦。蟻。上音選。下音彭。蝦。蟻。幸。得。履。中。奠。屈。郊。屈。天。年。徒。羨。彭。天。或作天。驚。魂。見。蛇。蛇。愈。觸。嗅。值。蝦。蟻。上音選。下音彭。蝦。蟻。幸。得。履。中。氣。郊。忝。從。拂。天。樞。樞。門。兩。旁。木。禮。歸。私。暫。休。眠。愈。驅。明。出。庠。慶。明。或作。呢。或作。祝。祝。止。輪。木。遲。明。而。出。太。事。也。蓋。鮮。意。疎。輕。暢。郊。連。輝。照。瓊。瑩。陶。暄。逐。風。乙。愈。乙。烏。轄。切。玄。鳥。也。齊。魯。之。閭。作。此。時。公。方。爲。博。士。鮮。意。疎。輕。暢。郊。連。輝。照。瓊。瑩。陶。暄。逐。風。乙。愈。乙。烏。轄。切。玄。鳥。也。齊。魯。之。閭。躍。視。舞。晴。蜻。蜻。或作蜻蜻者。非是。足勝自多詣。郊。心貪敵無効。始知樂名教。愈。晉。書。樂。廣。曰。何。用。苦。拘。倅。拘。東。也。不。簡。出。倅。拘。倅。畢。景。任。詩。趣。郊。焉。能。守。磴。磴。愈。已。上。公。自。言。賓。議。而。歸。復。爲。博。士。字。書。釋。勸。薦。龍。膺。九。淵。應。然。教。高。何。令。升。晉。書。音。義。陸。口。萌。切。不。知。字。書。何。以。逸。之。也。

會合聯句

公召爲國子博士。與張籍張徹孟郊會京師。而有此詩。黃魯直嘗云。退之會合聯句。四君子皆佳士。意氣相入。雜之成文。世之文章之士少聯句。蓋筆力不能相迫。或成

四公子

基耳。雜別言無期。會合意彌重。籍。病痿兒女戀。老喪丈夫勇。愈。劍立知未死。或作謝。詩思猶孤聳。郊。愁去劇箭飛。

雜別言無期。會合意彌重。籍。

病痿兒女戀。老喪丈夫勇。愈。

劍立知未死。或作謝。

詩思猶孤聳。郊。

愁去劇箭飛。

謹來若泉涌。微。析言多新黃。折。或作擁抱無肯塞。籍。念難須勒追。悔易勿輕離。愈。吟巴山學燈。或作皓

切。音學。山多大石也。說楚波堆壘。郊。馬辭虎豹怒。舟出蛟鼉恐。微。狂鯨時孤軒。幽狹雜百種。愈。○飲漳衣常腥

賦。蠻器多疎穴。籍。刺苦弔斑林。博物志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澍下揮竹。竹盡斑。魏道靖云。

蠻班可。角飯鉶沉塚。愈。續齊諸記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忽爾銜遠命。歸歟舞新寵。郊。○或作示。

愛。楚人哀之。至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京遊步方振。謫夢意猶惆。籍。詩書誇舊知。酒食接新奉。愈。嘉言

作。鬼窟脫幽妖。天居覲清杳。愈。或作拱。寫清越。瘡病失耽腫。郊。○瘡。夏陰偶高庇。宵魄接虛擁。愈。○今按宵。雪絃寂寂聽。若盤纖纖捧。

郊。馳輝燭浮螢。幽響泄潛莖。愈。爾雅。蟋蟀曰蜚。注云。詩老獨何心。江疾有餘腫。郊。○應。足病。詩既微

我家本瀟穀。水名。在河南義城也。有地介臯臯。臯。皆河南地名。今之促織。○基音拱。休跡憶沈冥。蛾冠慙闌嶸。愈。楚辭。離魂

僕司馬遷云。在關背之中。皆以薄爲背。按集韻。昔通作薄。○關音摺。嶸音冗。關字或作嶸。前

字或作燭。○諸本此四句下無愈字。今從唐蜀本增。供慶嘗云。退之家在洛陽。嘗謫陽山。今爲博

士。則唐升朝高謬逸。振物羣聽悚。別本使作悚。嵇康琴賦。竦衆聽而駭神。徒言濯幽泌。泌音秘。又薄必。誰與雍荒茸。籍。荒

芒。此漢敘傳所謂夷險。朝紳鬱青綬。馬飾曜珪珙。國讎未銷鏢。我志蕩邛隴。郊。劉關亂蜀。王師出。君才誠

艾荒是也。芒字非。朝紳鬱青綬。馬飾曜珪珙。國讎未銷鏢。我志蕩邛隴。郊。征。故云歸邛隴。王師出。君才誠

偶儻。時論方洵溶。許撰切。或作洵。音溶。格言多彪蔚。懸解無桔萃。周禮。上罪桔萃而桎。張

生得淵源。寒色披山冢。堅如撞羣金。眇若抽獨蠅。愈。蠅。香化爲之。言微。伊余何所擬。跛鼃詎能踊。跛鼃千

里。塊然墮岳石。飄爾胥棠飏。郊。○胥音吹。龍旆垂天衛。雲韶凝禁雨。雨。鐘繁也。周禮。鐘舞上謂之雨。

君胡眠安然。胡。或作朝鼓聲洵洵。愈。闕雞聯句。公與東野聯句。詞意雄渾。極其情態。開以人才爲喻。兩

皆傑作。並歐陽文忠所謂韓孟於文詞兩雄。力相當者也。



趙使平原君合從於楚。有毛遂者前。受恩慙始隗。史記郭隗謂燕昭王曰。自養於平原君。卒與毛遂偕定從。英心甘鬪死。言肉恥庖宰。君看鬪雞篇。短韻有可探。郊。有或作亦或作言皆非是。

納涼聯句 公元和改元六月。自江陵掾召入爲國子博士。至是七月。與東野會京師聯句。此詩敘久謫新召還爲學官。本末甚詳。

遞嘯取遙風。魏樹大暑賦。披襟領而  
長嘯。冀微風之來思。微微近秋朔。郊。  
金柔氣尙低。火老候愈濁。愈。熙熙炎光流。竦竦高

雲擡愈。閃紅驚蚰蚱。或作蚱。楚辭。蒼龍蚰蚱於左右。○蚰音憂。又於糾反。蚱音求。凝赤聳山嶽。目林恐焚燒。耳井憶瀟灑。前漢相如上林賦。

○歲。士咸切。又食角切。  
才弱切。又食角切。

○歲。士咸切。又士  
仰懼失交泰。非時結冰雹。  
大戴禮曰。陽之專氣爲穀。陰之專氣爲電。  
在用水則溫暖而爲穀。陰氣薄而

脅之不相入。則捃爲竈也。  
 此孟所以有失交泰之懼。  
 化鄧渴且多。列子。夸父逐日影於隅谷之際。道渴而  
 死。棄其杖。尸膏肉所侵。化爲鄧林。奔河誠已慙。喝道者誰

子。莊子云。渴者。反冰乎冷風。帝王世紀。禹暈渴。渴。傷暑也。○渴音謁。叩商者何樂。列子。師商彈琴。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商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洗矣得滂沱。

洗或作澆。古洗與洒通。史記。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徐廣洗先典切。洗矣。猶洗然也。感然鳴鷺鷥山。國語。周之興也。鷺鷥鳴于岐。嘉

願荷未從。嘉。或作佳。或作喜。公後詩有嘉。願。中州。佳。喜。皆字說也。前心空緬。潘岳寡婦賦曰。緬。令長乖。清砌千迴坐。冷環再三握。煩惱

却星星。或作醒醒。劉夢得詩。一夜星星騎馬回。唐人星曜通用。高意還卓卓。郊。龍沈劇煮鱗。劇或作極。用牛喘甚焚角。田

單火牛  
蟬煩鳴轉喝。上林賦。蟬鳴。轉喝。悲嘶也。聲流喝。注云。鳥躁飢不啄。畫蠅食案繁。宵蛸肌血漚。單絺厭已穢。語當暑疹絺。易。暑疹。絺。暑熱也。

三灑之。○長菱倦還捉。菱或作簾。方言扇。自關而東謂之菱。自幸茲得佳朋。於此蔭華桺。青熒文簾施。

青或作  
淡敢甘瓜  
濯。選枚乘七發。炎徹手足。注  
壁。或作壁。畫。或作書。○

寒如紅。方云。杭本作。蜀本作。今馮字。徒涉也。史記武紀所謂塞門者谷口也。顏

天門。抵字音貢。至也。諸校本多用此定。柳文和亦作翹。又淮南子。北方北極之山曰塞門。故稱









封未坼。首膺攝前。擢踰梁排郁縮。排或作非。莊錄切。今本既五割切。與明同。樊本只作窮區指清夷。兕部坐雕鏤。漢

丁割切。又迫齋聞雜驅。咿呦叫冤。郊。蜀本既五割切。與明同。樊本只作窮區指清夷。兕部坐雕鏤。漢

丁割切。又迫齋聞雜驅。咿呦叫冤。郊。蜀本既五割切。與明同。樊本只作窮區指清夷。兕部坐雕鏤。漢

丁割切。又迫齋聞雜驅。咿呦叫冤。郊。蜀本既五割切。與明同。樊本只作窮區指清夷。兕部坐雕鏤。漢

丁割切。又迫齋聞雜驅。咿呦叫冤。郊。蜀本既五割切。與明同。樊本只作窮區指清夷。兕部坐雕鏤。漢

丁割切。又迫齋聞雜驅。咿呦叫冤。郊。蜀本既五割切。與明同。樊本只作窮區指清夷。兕部坐雕鏤。漢

丁割切。又迫齋聞雜驅。咿呦叫冤。郊。蜀本既五割切。與明同。樊本只作窮區指清夷。兕部坐雕鏤。漢

丁割切。又迫齋聞雜驅。咿呦叫冤。郊。蜀本既五割切。與明同。樊本只作窮區指清夷。兕部坐雕鏤。漢

丁割切。又迫齋聞雜驅。咿呦叫冤。郊。蜀本既五割切。與明同。樊本只作窮區指清夷。兕部坐雕鏤。漢

丁割切。又迫齋聞雜驅。咿呦叫冤。郊。蜀本既五割切。與明同。樊本只作窮區指清夷。兕部坐雕鏤。漢

丁割切。又迫齋聞雜驅。咿呦叫冤。郊。蜀本既五割切。與明同。樊本只作窮區指清夷。兕部坐雕鏤。漢

丁割切。又迫齋聞雜驅。咿呦叫冤。郊。蜀本既五割切。與明同。樊本只作窮區指清夷。兕部坐雕鏤。漢

丁割切。又迫齋聞雜驅。咿呦叫冤。郊。蜀本既五割切。與明同。樊本只作窮區指清夷。兕部坐雕鏤。漢

丁割切。又迫齋聞雜驅。咿呦叫冤。郊。蜀本既五割切。與明同。樊本只作窮區指清夷。兕部坐雕鏤。漢

丁割切。又迫齋聞雜驅。咿呦叫冤。郊。蜀本既五割切。與明同。樊本只作窮區指清夷。兕部坐雕鏤。漢

丁割切。又迫齋聞雜驅。咿呦叫冤。郊。蜀本既五割切。與明同。樊本只作窮區指清夷。兕部坐雕鏤。漢

死棄昔情任。愈。 鱗行參綺陌。雞唱聞清禁。郊。 山晴指高標。槐密驚長蔭。愈。 直辭一以薦。巧舌千皆鈐。郊。

說文曰。牛舌病也。巨禁切。匡鼎惟說詩。張晏云。衡少時字稚圭。桓譚不讀讖。臣不讀讖。後漢桓譚曰。逸韻何嘈噉。富名俟沽賃。郊

紛葩歡屢填。曠朗臺臺滲。愈。助或作亮。張敞七。野曠朗而無塵。潘岳寡始賦。想空宇兮曠朗。○滲。所禁切。爲君開酒腸。顛倒舞相欹。

光霽曠物景曜鏤骨侵音侵。儒門雖大啓姦首不敢闢音切。義泉雖至近盜索不敢然音然。出上黨外音上。

無情事。及此。乃當。清琴試  
之。猶汲也。七。煥。明。  
愛美女思。最。

[illegible]

荔枝驛在蓋在東都也。公與東野各一聯。遂及斷腸之意。必二公有所深感。不得而詳矣。水溪寺因色風塵方軒舉。愈。比處不斷腸。定印無斷處。郊。

兩中寄孟刑部幾道聯句孟刑部簡也。考之新傳。未嘗爲刑部。但言爲倉部員外。以不附王叔

秋潦淹轍跡。選顏延年詩。周御窮  
高局限參拜。愈。戰國策弱國曰臣之義不欺耿蓄良思遙遙嘉話。

一展長隔歲。百步遠殊界。愈。遠或作翼。商聽饒清簫。悶懷空抑噫。郊。兩或作高。笑君知道腴。恒譚

雄書曰。子雲逸步謝天械。愈。天械。舊位吟聲鏗紛雜。抱照盤疑怪。郊。紅掩雜體時。撞宏聲不掉。徒切。

輸魂瀾逾殺。魚簾瀉碎江喧。街流淺溪過。郊念初相遭逢。幸免因媒介。孔叢子。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祛煩類決癰。恢

與劇爬疥。爬或作爬。今字書選。掘無己。挖。蒲庖切。匏也。無爬音。然文選把。具知唐字今不出者多。研文較幽玄。呼博勝雄快。博。博塞之戲也。今君輒方

馳君或作說文。乘輶車。○輶音搖。又音韶。一作車也。史記。乃伊我羽已。錄。還顧延之。論盛康云。鸞翟有時。溫存感深惠臻。

**切奉明誠**  
誠士。經有明誠。此語當用誠字。至下文伸誠。則當用戒字。○今按謝本下文實作申戒。

約茲更凝情。暫阻若嬰瘵。瘵病詩無自瘵焉。欲知相從盡。靈珀拾纖芥。靈珀。琥珀也。吳寶璣曰。虎珀不取腐芥。拾。或作捨。非是。

拍音。欲知相益多。或作從。神藥銷宿債。易有疾債也。○德符仙山岸。永立難欹壞。氣涵秋天河。有明無驚湃。○

○祥鳳遠蒿鷄。蒿鷄。意見莊子。雲韶掩夷。周禮饗饔氏註。東夷之樂曰鷄。又亡達切。與鷄同。○爭名求鵠徒。騰口

甚蟬喝。於。未。聲。已。赫。始。鼓。敵。前。敗。鬪。場。再。鳴。先。勝。而。先。鳴。今。言。再。鳴。先。者。蓋。取。此。事。比。於。難。關。還。路。一。飛。屆。

或。東。野。繼。奇。踴。脩。綸。懸。衆。犇。莊。子。在。公。子。爲。大。鉤。巨。網。五。十。簪。以。穿。空。細。丘。垤。照。日。陋。管。廟。愈。左。氏。雖。

無。發。小。生。何。足。道。積。憤。如。觸。蠶。五。蠶。惜。惜。抱。所。諾。左。氏。曰。祈。招。之。惜。惜。杜。註。翼。翼。自。申。戒。詩。云。小。心。翼。管。廟。一。作。伸。聖。書。空。勘。讀。勘。或。作。盜。食。敢。求。嘅。禮。記。無。嘅。炙。嘅。謂。一。舉。惟。當。騎。款。段。御。款。段。馬。見。後。漢。戒。說。見。上。

聖書空勘讀。勘。或。作。盜。食。敢。求。嘅。禮。記。無。嘅。炙。嘅。謂。一。舉。惟。當。騎。款。段。御。款。段。馬。見。後。漢。戒。說。見。上。聖書空勘讀。勘。或。作。盜。食。敢。求。嘅。禮。記。無。嘅。炙。嘅。謂。一。舉。惟。當。騎。款。段。御。款。段。馬。見。後。漢。戒。說。見。上。

豈望覲珪玕。弱操愧筠杉。微芳比蕭薤。何以驗高非。柔中有剛夫。郊。

遠遊聯句。元和三年作。遠遊。從東野之江南也。公嘗有送東野序云。東野之役於江南。此所謂遠遊者。亦其時賦。公與東野共三十九韻。李翺惟一聯。莫知其故也。習之之詩。見于世者。此而已。大率詩非其所長也。劉貢父云。唐時文人。李習之不能爲詩。聯句云云。殊無可取。遠遊名篇。祖屈原也。相如大人賦由遠遊發也。自後劉向九歎。曹子建樂府。若

有遠遊篇。然屈原相如則兼四方面而言之。公聯此詩以送東野于南。所序只江南事。其間大抵事意與大人賦九歎相同。讀者宜詳味之。

別腸車輪轉。一日一萬周。郊。離思春冰泮。瀾漫不可收。愈。馳光忽以迫。鮑明遠詩。馳。飛轡誰能留。郊。陸

擬古詩。方取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取。或。楚。客。宿。江。上。夜。魂。樓。浪。頭。樓。或。作。曉。日。生。遠。岸。水。芳。綴。孤。舟。村。寫。振。飛。轡。

飲泊好木。飲。或。作。館。東。野。幽。居。詩。有。嘉。本。偶。良。酌。芳。蔭。庇。清。輝。館。字。非。也。野蔬拾新柔。獨含懷悽別。中結鬱鬱愁。人憶舊行樂。僕揚慚人生。

舊。一作。意。烏。吟。新。得。儔。郊。新。或。作。靈。瑟。時。宵。宿。鼓。瑟。令。○。宵。音。窈。露。猿。夜。嗽。嗽。說。文。雲。羆。日。也。處。非。是。烏。吟。新。得。儔。郊。新。或。作。靈。瑟。時。宵。宿。鼓。瑟。令。○。宵。音。窈。露。猿。夜。嗽。嗽。說。文。雲。羆。日。也。

鬼云猿。嗽嗽令於夜。憤懣氣向盛。戶。投之江中。乃爾旋揚波。成騰激岸。恨竹猒空幽。博物志云。猒死。蒼

鳴。○。於。今。切。憤。懣。氣。向。盛。戶。投。之。江。中。乃。爾。旋。揚。波。成。騰。激。岸。恨。竹。猒。空。幽。梧。二。妃。從。之。不。及。

淚下染竹。竹爲之班。長懷絕無已。多感良自尤。卽路涉獻歲。歸期眇涼秋。兩歡日牢落。孤悲坐綢繆。愈。觀怪忽蕩漾。叩

奇獨冥搜。海鯨吞明月。浪島沒大壚。或作浮。我有一寸鉤。欲釣千丈流。長知忽然遠。壯志鬱無抽。郊。魍魎暫出沒。

魍魎或作蛟螭五蟠踞。力齒切。昌言拜舜禹。書揭拜昌言。注雲。昌。當也。舜舉颶陵斗牛。選機船舉颶而過。肆。斗牛。吳楚分野也。○翼。與懷稽鮑賢屈。續齊諧記。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

帆同。音凡。與懷稽鮑賢屈。續齊諧記。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

乘桴追聖丘。論語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海。說文。桴。編木以渡也。飄然天外步。豈肯區中囚。作。有。楚些待誰弔。楚些。宋玉招魂。此。語助。○些。賈辭緘恨投。賈誼請長沙及渡湘。豈明弗可曉。弗。或作秘。魂安所求。氣毒放逐域。蓼雜芳菲囂。當春

忽淒涼。不枯亦颺颺。上所鳩切。貉諸衆猥歛。貉。或作貉。歛。或作諄。方从杭蜀本。歛。烏來切。楚辭九

逸日。歛。嘆也。方言曰。歛。然也。南楚凡言然曰歛。元次山有歛乃曲。亦音露。○今按方說是也。歛。說文亞改切。又烏來切。磨也。史記項羽紀作啜。亦音烏來切。說文同。黃魯直讀歛乃爲

樓露。誤矣。今或寫作歛。巴語相啾啾。字書無啾字。公寄三學士用啾啾字。征蜀默誓去外俗。嘉願還中

字。亦誤。乃却當音樓也。州。江生行旣樂。躬輦自相勸。選。非余之所勸。○勸音留。飲醇趣明代。味腥謝荒陬。郊。馳深鼓利楫。趨險驚蜚輜。蜚。或作繫

石沉斬尙。按楚辭。上官大夫靳尙楚。開弓射鵰毳。文向書亦作驪兜爲鵰毳。古。路暗執屏翳。司馬長卿大人

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波驚戮陽侯。揚雄反離騷云。陵陽侯之素波兮。應劭曰。廣泛信

應劭曰。屏翳天神使也。○屏音萍。波驚戮陽侯。揚雄反離騷云。陵陽侯之素波兮。應劭曰。廣泛信

縹眇。高行恣浮游。外患蕭蕭去。中悒稍稍瘳。○悒音振。振衣造雲闕。跪坐陳清猷。德風變讒巧。仁氣銷戈矛。仁。或作

氣見禮。名聲照四海。淑問無皆休。漢康衡傳。淑問揚乎疆外。讀當如令問令望之歸哉孟夫子。歸去無夷猶。去。或作君歸。或作歸與。

晚秋鄆城夜會聯句元和十二年七月。以裴度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淮西宣慰處置使。以韓愈兼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以李正封兼侍御史爲判官。從度出征。詔以鄭

城爲行蔡州治所。此篇公與正封作於鄆城。凡百餘編。東野死後。公所與聯句者。惟此可見耳。侯慶弇曰。舊本註云。正封上中丞。中丞卽退之。愈奉院長。院長卽正封也。其稱王盧縉矣。按鄆城。今

從軍古云樂。梁劉琨義從軍行云。何謂從軍樂。談笑青油幕。宋劉琨嘗譏朱修之云。一相居青油幕下。謂將幕也。燈明夜觀棊。○觀音月暗秋城柝正真。

今从古本如此。諸  
本無上中丞三字。歸客方寂歷。驚鳥時落泊。語闌壯氣衰。酒醒寒砧作。愈奉院長。今从古本如此。諸本無

貴陳力。論語。陳夷凶匪兼弱。書兼弱攻。百年犒輿師。左傳哀七年。公會吳于郕。吳來讎百年。力就列。成二年韓厥謂齊侯無令與師陷入君地。

購首惡。正封。穀梁子曰。侯不首惡。平生恥論兵。未暮不輕諾。末或作未。顏延年詩。幼壯困孤介。未暮謝幽貞。徒然感恩義。

多士被玷汚。小夷施毒蠱。蠱。元濟。蠱。蠱之致蠱。○蠱。蠱也。前漢不若蠱。丑略切。又音蠱。何當鑄劍戟。或作鉞。鉞。相與

室婦歎鳴鵲。詩。鵲鳴于垤。婦歎于室。家人祝喜鵲。西京雜記。乾鵲嚙而行人至。終朝著蓍龜。乾鵲終朝著蓍龜。何日親烝祔。愈。周禮春祠夏

皆祭聞或作問。使斷津梁。漢書劇通。潛軍索林薄。左傳曰。鄭人侵衛。後。曹子建七啓。搜林索險。

索林薄句。意紅塵羽書靖。羽書。羽檄也。檄者。以木簡爲書。有急事。則函縫用其上。謂之用檄。大水沙囊涸。正封。楚龍目與虯信。

信爲萬餘囊威沙  
銘山子所工。東漢竇憲大破匈奴。登燕然。插羽余何作。插羽。見上羽書。往

刀且史記樊噲曰。人方爲抵牾。喻管論。愈。國語越王勾踐。使大夫種行成於苒矢。逐天恨。蔡

天狼。電予區每告。予或作刀。老子要朱國無從。選陳琳檄云。紅力戰催故却。正封。霍去病。

井。雲梯衝軍。隨車登雉。葉。照夜交。成。餘土我雲梯用。赤赤之。諸葛亮攻郝。照於陳倉。以雲梯衝軍。隨車登雉。葉。照夜交。成。

此虫。雪。赤。少。食。城。中。照。以。火。箭。射。之。○著。直。略。切。此。虫。雪。赤。少。食。城。中。照。以。火。箭。射。之。○著。直。略。切。此。虫。雪。赤。少。食。城。中。照。以。火。箭。射。之。○著。直。略。切。

宣一今屬美建三略霍並揭干柳頭銳者是也。槍字爲正。海樞交善符。作當从竹。

少陵詩有連竿動楊柳。字亦作竿。  
疎野馬雲騰映原放火錢林本錢作鏃  
疲垣墜柴振殘狂

可縛愈。推鋒若驅兜。案簡文詩。鳴地曉摧。超乘如猱。獲。左氏秦師過周北門。超乘者三百。遂拔服翹。記

能行。偏有衣逢掖之衣。漫胡纓可憐。莊子。冠曼胡之纓。只作曼。魏都賦。星頰聞雉。唐景龍

大星頰于西南。聲如雷。野雉皆師與隨喉。鶴。林聖閣風聲鶴唳。虎豹貪犬羊。兕而赴犬羊。鷹鷂憎鳥

雀。愈。憎或作鷂。左氏傳。燒陂除穢聚。灌壘失依託。去。憑軾諭昏迷。左傳二十八君。執爰征暴虐。正封。詩

漸風伯也執爰。正封詩頗僻類事實。然亦有取用未精處。倉空戰卒飢。月黑探兵錯。黑或作暗。○兕徒更

執爰。乃衛人刺行役過時而不反。不知正封何以用此。軸轡亘淮泗。旆旌連夏郛。大野縱氏羌。詩云。自彼氏羌。其敢不長河

浴驅駱。正封。東西競角逐。左傳。晉人逐之。遠近施殫繳。說文曰。繳。生絲織也。張良傳。雖有殫繳。尙

人怨童聚謠。天殃鬼行瘡。愈。漢刑支郡黜者。如楚王削東海。趙王削常山。是也。周制閑田。閑田。諸侯有

功者。閑田以祿之。有侯社退無功。鬼薪懲不恪。正封。文帝三歲刑曰鬼薪。余雖司斧鑕。音。情本尙丘

削地者。歸之閑田。左傳。獻俘授祿。終當返耕穫。愈。韋街陳鉄鉞。陳湯傳。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

擊。且待獻俘囚。詩。在泮獻囚。終當返耕穫。愈。韋街陳鉄鉞。陳湯傳。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

頭。頭。風無切。桃塞與錢鏐。西京賦曰。比有重險。桃林之塞。詩。持乃地理。畫封疆。天文掃寥廓。正封。

天子憫瘡痍。將軍禁鹵掠。策勳封龍領。歸獸獲麟脚。音。獲或作獵云。龍維。平原縣名。劉氏音額。崔浩

詩用魏闕秦關龍頰脚。皆借對也。獸或作麟。麟脚見子虛賦射覆脚。韋昭曰。持引其脚也。家

語謂魯西狩。子鉅商獲麟。折其前足。載以歸。豈用此邪。○今按諸書用書序語對策。動爲切。但當解

耳。特義。詰誅敬王怒。月令。詰誅暴慢。給復哀人瘼。前漢民產子復注云。不澤髮解兜牟。或作整。醜顏傾鑿

落。正封。楚辭。美人既醉朱顏酡。鑿落。飲。安存惟恐。安存。或作存安。後漢馬。洗雪不論昨。後漢段

器。樂天詩。銀含鑿落盞。○酡音他。安存惟恐。安存。或作存安。後漢馬。洗雪不論昨。後漢段

之。洗雪百年。暮爲已安巢。春蠶看滿箔。愈。聲明動朝關。光耀耀京洛。旁午降絲綸。史有冠蓋旁午。吏卒旁午。



中堅擁鼓鐸。正封。漢光武與王尋戰。衝其中。聖。謂大將居中。以堅銳自輔。密坐列珠翠。高門塗粉。切。屋郭。跋朝賀書飛。跋朝也。爲言塞路。

歸鞍躍。愈。魏闕橫雲漢。周禮。乃縣治象之法于象緯。鄭司農。秦關束嶺。嶺。江淹詩。巖嶠轉奇。拜迎羅囊。

鞅。左傳。晉重耳曰。右屬秦鞅。鞅。秦。問遺結囊。囊。正封。漢書。敬傳。以歲時數問遺。詩。于囊。江淮永。

清晏。宇宙重開拓。苗泰交頌記。漢武帝元鼎中。是日號昇平。隋志。昇平日行上。此年名作。龍。愈。爾雅。太。

丁酉。元和二年。歲在洪救方下究。或作。裁。謂冠子上情不究。淮南子。號令不能。武廐亦旁。曉。封。補書。

薄也。○曉。他各切。南據定蠻陬。魏都賦。蠻陬夷。北攫空朔。漢。正封。班孟堅傳。龍荒鉤。莫。儒生。

恆教化。恆。或作。武士猛刺斫。孫登呼楊。駸。○刺。刺斫。吾相兩優游。他人雙落莫。愈。印從負鼎佩。史記。伊尹。

由。乃爲有莘氏。廉臣。門爲登壇。擊。門而出。漢書。高祖設壇。拜韓信爲大將。再入更顯。顯。或作。

見呂氏。九燧彌。謬。正封。車千秋論。戾太子事。一日超九級。選任。賓筵盡。狐。趙。左昭十七年。晉文公。導騎。

多衛霍。衛霍。謂衛青。國史擅芬芳。宮娃分綽約。愈。宮。或作官。非是。服虔風俗通曰。楚人謂美。丹掖。

列鶴鷺。洪鑪衣。狐貉。摘文揮月毫。講劍淬霜鏑。正封。命衣備。藻火。命衣服。藻火。見書益。履。上公九。賜樂兼。搏。益。

琴瑟。同。廂鋪。黠。偷。史記。顏注。正寢之東西堂。皆號曰廂。風俗通云。絨毛。五鼎調。勻。藥。愈。勾。藥。字。登。

凡四見。皆音酌。略。姚令威曰。後語有仍祈却老藥。○對音。衛。稱。山于切。五鼎調。勻。藥。愈。勾。藥。字。登。

此當異讀。或作。芍。藥。集韻。芍。藥。調。和五味也。帶垂蒼玉佩。響。響。黃金絡。誘。接。謂。登。龍。謂。或。作。論。登。

事。趨。馳。狀。傾。轡。正封。淮南子。葵。青。娥。騎。長。袖。紅。頰。吹。鳴。箏。李。太。白。昭。君。詞。昭。君。拂。僊。

不忍辛勤。何由恣歡謔。愈。惟當早貴富。豈得整寂寞。但擲犀笑金。鮑。明。遠。白。紵。曲。千。仍。祈。却。老。藥。正封。漢。

祀志。李少君以利龜。殺廟配。鐫。屏。生。堂。合。鑿。鐫。注。亦。名。鐫。○。鑿。音。喬。鑿。音。博。安。行。庇。松。篁。高。臥。枕。莞。



卷九 律詩一

題楚昭王廟

公元和十四年。有襄州宜城縣驛記。蓋公赴潮日也。記云。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東北數十步。有昭王廟。今唯草屋一區。每歲十月。民相率祭其前。與此詩意合。

詩亦是時作歟。昭王名轡。楚平王子。在位二十七年。

丘墳滿目衣冠盡。墳或作園。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閒茅屋祭昭王。

宿龍宮灘

浩浩復湯湯。黃魯直云。退之裁蘄水句尤見工。所謂浩浩湯湯抑更揚者。非諸客裏夜臥飽聞此聲。安能周旋妙處如此耶。○湯音商。灘聲抑更揚。奔流疑激電。驚浪似浮霜。夢覺燈生暈。宵殘雨送涼。如何連曉語。一半是思鄉。或作愁。是說家鄉。

又魚招張功曹

或無下四字。周官以時籍魚。鄭玄云。以投刺泥中取之。張功曹署也。俱自御史出為南方縣。公連州陽山。署郴州臨武。以順宗即位赦。俱徙據江陵。公法曹。

署功曹。公於是出嶺至郴。與署俱俟新命于郴而作。當是貞元二十年後。公在江陵祭李郴州有云。投叉魚之短韻。愧輶瑕而舉秀。埃新命於衡陽。費薪餼於館候。此其證也。

又魚春岸闊。此與在中宵。大炬然如晝。長船縛似橋。深窺沙可數。靜撈水無搖。撈。提船也。此其證也。北孟反。義見第五卷。又刃下

那能脫。刃或作手。波閒或自跳。中鱗憐錦碎。憐或作疑。中。去聲。○當日訝珠銷。當。去聲。迷火逃翻近。驚人去暫遙。競多心

轉細。得舊語時囂。左傳得舊曰克。○囂。虛驕反。渾聲知存寡。絃平覺獲饒。絃或作船。交頭疑湊餌。駢首類同條。濡沫情雖密。

莊子。泉涸。魚相與處於涸。登門事已遠。事或作志。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盈車欺故事。孔叢子。陸相吻以濕。相濡以沫。魚不能上。上則為龍。登門。謂此也。盈車欺故事。衛人釣魚於河。得魚焉。飼大駭今朝。杜子美黃魚詩。脂膏血浪凝猶沸。腥風逐更飄。蓋江煙霧。莫狄拂棹影寥寥。拂其大盈車。飼大駭今朝。兼飼大。飼音伺。脂膏血浪凝猶沸。腥風逐更飄。蓋江煙霧。莫狄拂棹影寥寥。拂

作。獺去愁無食。龍移懼見燒。如棠名既誤。左傳隱公五年。釣渭日徒涸。史記。呂尚年老魚釣。周文客驚先賦。篙工喜盡諾。左太冲吳都賦。篙工。臉成思我友。觀樂憶吾僚。少陵曾言觀打魚詩云。吾徒胡為操此樂。操師。選白鴈。鴈。篙工。臉成思我友。觀樂憶吾僚。少陵曾言觀打魚詩云。吾徒胡為操此樂。

賦。篙工喜盡諾。左太冲吳都賦。篙工。臉成思我友。觀樂憶吾僚。少陵曾言觀打魚詩云。吾徒胡為操此樂。操師。選白鴈。鴈。篙工。臉成思我友。觀樂憶吾僚。少陵曾言觀打魚詩云。吾徒胡為操此樂。

異。自可捐憂累。何須強問鴛。賈誼鵬賦曰。問於子鵬。余去何之。楚人命鵩曰鵩。不祥鳥也。○鵩音舉。

李員外寄紙筆。李伯康也。伯康以貞元十九年爲郴州刺史。權德輿集有墓志。○今按後卷祭文。獲紙筆之雙鵩。即謂此事。投叉魚之短韻。亦指前篇也。

題是臨池後。張伯英善草書。臨池分從起草餘。漢制。尙書郎掌天子摩書。池水盡黑。起草禁中。免尖針莫並。蘭淨雪難如。義之製蘭亭之。莫怪殷勤謝。虞卿正著書。虞卿著虞氏春秋。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

次同冠峽。公有同冠峽詩。與此詩凡二章。皆赴陽山時作。冠。或作弄。或作巫。

今日是何朝。天晴物色饒。晴。或作落英千尺墮。遊絲百丈飄。泄乳交巖脉。懸流揭浪標。無心思嶺北。猿鳥莫相撩。

荆公詩有物華撩我老。蓋本此也。

答張十一功曹。唐本有張署寄公詩。

山淨江空水見沙。哀猿啼處兩三家。篋簪競長纖纖笋。異物志曰。篋簪生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柳子厚記柳州山水。謂其山多篋簪。蓋湘湖間多此也。○篋簪開豔豔花。閨或作初。半。○篋簪。花未報恩波知死所。左傳狼臯云。莫令炎瘴送生涯。少陵詩。生。吟君詩罷看雙鬢。斗覺霜毛一半加。任子淵云。斗覺。詩中健語也。前輩多使。退之詩有此句。東坡詩。黃昏斗覺羅裳薄。後山詩。斗覺文字生清新。

郴州祈雨。桂陽郡。即今之郴州。○郴州音琛。

乞雨女郎魂。魚羞潔且繁。廟開鼯鼠叫。鼯鼠狀如蝙蝠。飛而且乳。亦名飛生。神降越巫言。史記。漢武帝令越巫立越祠。早氣期銷蕩。陰官想駿奔。書駿奔走。行看五馬入。南史。柳景元兄弟五人。並爲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

五馬亭。蕭颺已隨軒。後漢鄭巨君爲淮陰太守。政不於圖記。天旱。行春隨車致雨。

湘中酬張十一功曹。湘中即謂郴州。

休垂絕微千行淚。絕一作越。漢鄧通傳。盜出微外鑄錢。顏共泛清湘一葉舟。今日嶺猿兼越鳥。可憐同聽不知愁。

### 郴口又贈二首

山作劍攢江寫鏡。扁舟斗轉疾於飛。迴頭笑向張公子。終日思歸此日歸。

雪點霜翻看不分。雪或作雷。驚電激語難聞。沿涯宛轉到深處。何限青天無片雲。匪或作。

題木居士二首。張芸叟木居士詩序云。耒陽縣北沿流二三十里。舊口寺。卽退之所題木居士在焉。元豐初。以禱旱不應。爲邑令析而薪之。今存者。乃僧道符更刻。

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幹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

爲神詎比簿中斷。莊子。百年之木。破爲櫟尊。比簿中之過。賞還同。霧下餘者。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裁爲朽。蠹不勝刀鋸力。匠人雖巧欲何如。

琴。因裁爲朽。蠹不勝刀鋸力。匠人雖巧欲何如。

晚泊江口。據詩意及篇次。亦自陽山還過湘中作。下詩同。

郡城朝解纜。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淚。張華博物志。舜死。二妃淚下染湘竹。竹盡斑。孤臣水底魂。史記。屈原仕楚。爲上官大

雙雙歸鰾燕。一一叫羣猿。迴首那聞語。空看別袖翻。聞或作能。

湘中公此詩謂屈原也。

猿愁魚踊水翻波。躍或作自。自古流傳是汨羅。賈誼弔屈原賦云。側聞屈原令自湛汨羅。顏師。瓊藻滿盤無處

莫。盤或作空。閨漁父叩舷歌。舷或作船。楚辭漁父篇曰。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爲漁浪之歌。王逸曰。鼓枻。叩船舷也。○舷音實。

別盈上人。柳子厚集有就盈住衡山中院。

山僧愛山出無期。俗士牽俗來何時。祝融峯下一迴首。即是此生長別離。

喜雪獻裴尚書或無下四字。尚書。裴均也。時為荆南節度使吏部尚書。公為法曹參軍。作詩以獻。元和元年奉也。

宿雲寒不卷。春雪墮如簷。或作簷。○勝巧先投隙。潛光半入池。牛或作。喜深將策試。驚密仰簷窺。自下何曾汗。

增高未覺危。或作。比心明可燭。拂面愛還吹。妬舞時飄袖。欺梅併壓枝。地空迷界限。砌滿接高卑。皓蕩乾坤合。

霽微物象移。為祥矜大熟。布澤荷平施。或作驗。布或作帀。以已分年華晚。猶憐曙色隨。氣嚴當酒換。或作。

灑急聽窗知。或作。借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雲屋聽窗知。皆用退之句也。去古人陳言以為非。用古人陳言乃為是。照曜臨初日。玲瓏滴晚澌。晚或作。聚庭看嶽聳。掃路見雲披。陣勢魚麗遠。桓五年。左氏鄭人為魚。書文鳥。

篆奇。索靖書狀。蒼頡既王。縱歡羅黠黠。列賀擁熊羆。履行偏冷。史記。東郭先生行雪中。門局臥更羸。書契是為。科斗鳥篆。悲嘶聞病馬。鳥或作。浪走信嬌兒。竈靜愁煙絕。絲繁念鬢衰。擬鹽吟舊句。世說。謝安門無行路。僵臥不出。袁。謝靈運雪賦曰。梁孝王授簡。捧贈同燕石。關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藏之以中。金可擬。授簡慕前規。謝靈運雪賦曰。梁孝王授簡。捧贈同燕石。關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藏之以中。金可擬。

多慙失所宜。授簡慕前規。謝靈運雪賦曰。梁孝王授簡。捧贈同燕石。關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藏之以中。金可擬。

春雪

看雪乘清旦。看或作。無人坐獨語。坐獨。或。拂花輕尚起。落地暖初銷。已訝陵歌扇。還來伴舞腰。灑篁留密節。密

半。作。著柳送長條。入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沈存中云。杜子美詩。紅稻啄餘鸞鷖粒。碧梧棲老鳳凰枝。語相反而意新。退之入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蓋倣此體。

偏增憐可掬。滿樹戲成搖。江浪迎濤日。風毛縱獵朝。弄閑時細轉。爭急忽驚飄。城險疑懸布。懸布字見左裏十年

砧寒未擣綃。莫愁陰景促。夜色自相饒。色或作

月。

聞梨花發贈劉師命此詩與後梨花下詩皆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陽山作也。後詩謂今日相逢瘴海頭是也。公古詩亦有劉生詩。可以兼考。

桃蹊惆悵不能過。蹊或作溪。紅豔紛紛落地多。聞道郭西千樹雪。欲將君去醉如何。

春雪聞早梅開或作映。元和元年春紅陵作。

梅將雪共春。彩豔不相因。逐吹能爭密。排枝巧妬新。誰令香滿座。獨使淨無塵。芳意饒呈瑞。寒光助照人。玲瓏開已徧。點綴坐來頻。那是俱疑似。須知兩逼真。熒煌初亂眼。浩蕩忽迷神。未許瓊華比。從將玉樹親。從將。或先期迎獻歲。更伴占茲辰。或作晨。願得長輝映。輕微敢自珍。微或作嚴。

早春雪中聞鶯北地春晚方聞鶯。此詩蓋南還時作也。諸本或在入關詠馬之後。

朝驚雪裏新。雪樹眼前春。帶鏢先迎氣。侵寒已報人。共矜初聽早。誰貴後聞頻。暫轉那成曲。孤鳴豈及辰。風霜徒自保。桃李詎相親。寄謝幽棲友。辛勤不爲身。

梨花下贈劉師命蘇魏公云。當錄於古詩中。注見前聞梨花發詩題下。

洛陽城外清明節。百花寥落梨花發。今日相逢瘴海頭。共驚爛漫開正月。

和歸工部送僧約工部。歸登也。約。荊州人。詳見劉夢得集。

早知皆是自拘囚。不學因循到白頭。汝既出家還擾擾。何人更得死前休。得或作向。

入關詠馬元和元年夏入紅陵。召拜國子博士。入藍關作。

歲老豈能充上駟。史記。孫臏力微當自慎前程。不知何故翻驪首。牽過關門安一鳴。安或作忘。顏延年賦望西極而驪首。

木芙蓉

新開寒露叢。遠比水閒紅。露或作路。閒或豔。色寧相妬。嘉名偶自同。採江官渡晚。攀木古祠空。或从抗蜀館本。稱作辭。又云。閣本作秋。江官渡晚。攀木古祠空。供慶善本校从採江官渡晚。攀木古祠空。按古詩有涉江採芙蓉。正謂荷花。又九歌攀芙蓉兮木末。則謂攀之非其地也。此以二花對喻。謂將採之江則秋節已晚。將攀之木。則古辭所喻爲無益。蓋詩人強彼弱此意也。○今按方說非是。蓋此詩言荷花與木芙蓉。生不同處。而色皆美。名又同。故以採江攀木二事相對。言其生處。而九歌者祭神之辭。故曰古祠也。如此則此詩從頭至此六句。願得勤來看。無令便逐風。願得或作意皆聯屬。然嘉祐抗本已如此。非供意定也。

題張十一旅舍三詠。公自陽山。與張十一從據江陵道潭州而作。以其餘井云賈誼宅中今始見知之。

榴花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間時見子初成。可憐此地無車馬。顛倒青苔落絳英。絳或作細。

井

賈誼宅中今始見。水經注云。長沙縣西陶侃廟。傳是葛洪山下昔曾窺。葛洪井井所。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

行人渴死時。渴或作渴。

蒲萄

新塋未徧半猶暮。高架支離倒復扶。復或作後。若欲滿盤堆馬乳。若或作君。蜀本圖經本草。蒲萄注。子有似馬乳。莫辭添竹引龍鬚。

峽石西泉。西一作塞。

居然鱗介不能容。石眼環環水一鍾。聞說旱時求得雨。祇疑科斗是蛟龍。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二首。梁或作涼。考之史。當作梁憲宗長女也。下據于頔之子季友。元和中號。證曰惠康。○今按本或有詞字。牟士謬集有梁國惠康公主挽歌詞二首。

注云。時詔。令百官進詩。



定諡芳聲遠。移封大國新。巽宮尊長女。易巽爲長女。台室屬良人。季友之父。傾爲相。故云台室。河漢重泉夜。梧桐半樹春。龍輅非厭

翟。選播岳寡婦賦。龍輶儼以星駕令。往喪車也。周禮。王后五輶。二曰厭翟。謂以雉羽飾車。○輶音而。厭。於涉反。翟。丁歷反。遷輶禁城廛。

琴地吹簫女。列仙傳。秦穆公女字弄玉。時有簫史善吹簫。弄玉好之。公以妻焉。湘波鼓瑟妃。屈原遠遊云。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佩蘭初應夢。左傳。鄭文公

有妾曰蕪姑。夢天使與之蘭。曰：以是爲而子。奔月竟淪輝。竟或作競。非是。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羿妻嫦娥竊而奔月。夫族迎魂去。宮官會葬歸。從今

於園草。後漢明帝女。統水公主。田園嘗爲竇仙所奪。○統。七鳩反。無復更芳菲。

和崔舍人詠月二十韻舍人。崔羣也。公元和七年以職方員外郎。下遷國子博士。此詩其年八月所作。故落句云獨有虞庠客。無由拾落葉。意謂職在虞庠。去堯增遠矣。

○閣本無此篇。

三秋端正月。今夜出東溟。對日猶分勢。騰天漸吐靈。未高蒸遠氣。半上霽孤形。赫奕當躔次。虛徐度杳冥。長河晴散霧。列宿曙分螢。○宿音秀。浩蕩英華溢。瀟疎物象冷。或作零。池邊臨倒照。簷際送橫經。花樹參差見。臯禽斷續聆。

詩。鶴鳴于九臯。臯。澤也。牖光窺寂寞。砧影伴娉婷。幽坐看侵戶。閑吟愛滿庭。輝斜通壁練。彩碎射沙星。清潔雲閒路。空流

水上亭。淨堪分顧免。天問。厥利維何。而顧免在腹。細得數飄萍。山翠相凝綠。林煙共冪青。過隅驚桂側。當午覺輪停。屬思攬。

霞錦燭。○屬音追歡聲縹緲。縹。青白色。○郡樓何處望。隴笛此時聽。右掖連台座。重門限禁扃。風臺觀滉漾。一作

冰砌步青塹。選。眩耀。獨有虞庠客。無由拾落葉。帝王世紀。堯隋有葉。生一莢。至望則日落一莢。

詠雪贈張籍此詩或云。自松篁遭挫抑以下等語。專議時相。故終以其意謂張籍曰。惟子能諳爾。諸人得語哉。又曰。莫煩相屬和。傳示及提孩。其有所議也審矣。

只見縱橫落。祇或作寧知遠近來。飄飄還自弄。歷亂竟誰催。梁書豫章王綜鳴鐘詩。歷亂百愁生。座暖銷那怪。池清失可猜。劫中

初蓋底。地不平。堽處遂成堆。劉貢父云。歐陽永叔與紅鄉幾論此詩。以隨車翻繡帶。逐馬散銀盃爲不工。堽處遂成堆爲勝。且門未知得韓意否。○堽。徒結反。



三日柴門擁不開。階平庭滿白皚皚。平庭或作庭平。○皚。五來切。今朝蹋作瓊瑤跡。爲有詩從鳳沼來。從或作仙。

送侯喜公長慶元年有雪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之什。此詩登同時作。喜時爲國子主簿。公爲祭酒。故云長官也。

已作龍鍾後時者。懶於街裏蹋塵埃。如今便別長官去。直到新年衙日來。長官或作官。非是。

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填海任昉述異記。炎帝女溺死東海。化爲精衛。自呼其名。每銜西山木石填東海。

鳥有償冤者。終年抱寸誠。口銜山石細。心望海波平。渺渺功難見。區區命已輕。人皆譏造次。我獨賞專精。豈計休

無日。惟應盡此生。何慙刺客傳。不著報讎名。

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胡謹也。傳云河東人。元和九年黨項壓擾邊。謹以儒而勇。由諫議大夫。選拜振武軍節度使。○諸本無奉字。

傾朝共羨寵光頻。半歲遷騰作虎臣。戎旆暫停辭社樹。胡諍建節赴邊河。中時。趙宗儒爲帥。謹持

刺稱百姓入謁。諍詩曰。詩書入京國。旌節過鄉關。若用今語。亦非。胡公敬桑梓之里門。先下敬鄉

意。關本多出於公。晚歲所定。○今按方意甚善。但其言關本爲晚年所定者。爲無據耳。里門。先下敬鄉

人。詩意取漢葛石君傳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事。橫飛玉璽家山曉。遠蹀金珂塞草春。自笑平生誇膽氣。不離文字鬢毛新。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迴盧江也。國史諱云。兩省相呼爲閣老。尙書。丞郎相呼爲曹長。郎呼爲端公。然退之呼盧庫部爲曹長。則上下亦通稱也。

張功曹爲院長。則上下亦通稱也。天仗宵嚴建羽旄。建或作樹。毛詩出車云。建彼旄矣。春雲送色曉雞號。金爐香動螭頭暗。唐會要曰。漢柏梁殿災。越巫言

雨。途作像于屋。以厭火災。亦作螭字。唐玉佩聲來雉尾高。唐制。人君舉動必以扇。雉尾障扇四。見儀衛

制。起居郎舍人。分侍左右。直第二螭首。小國雉尾扇四。方雉尾扇十二。見儀衛志。戎服上趨承北極。儒冠列侍映東曹。太平時節難身遇。難身。或作身難。即尋何須歎二毛。左傳二十二年。不擒

半。選潘安仁秋興賦。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

寒食直歸遇雨唐本箋云。元和十年。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歸作宦。

寒食時看度。荆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用。謂之寒食。又先春遊事已違。風光連日直。賢傳云。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死。至時一月寒食。不敢煙爨。

陰雨半朝歸。朝。或不見紅毯上。劉向別錄曰。鞞鞞。黃帝所造。本兵勢也。或云。那輪綵索飛。古今藝術方山戎。寒食日用鞞鞞爲戲。惟將新賜火。周禮。季春出。向曙著朝衣。

綵索。即謂鞞鞞戲也。

送李六協律歸荆南李協律題也。公嘗量移爲江陵法曹。故此詩首言羈遊處云。

早日羈遊所。春風送客歸。柳花還漠漠。江燕正飛飛。高齋詩話云。退之詩紅蕖正飛飛。蓋取老杜清秋燕子正飛飛。歌舞知誰在。賓僚逐使非。

宋亭池水綠。杜子美詩。會開宋玉宅。每欲到荊州。荊州。即江陵。莫忘躡芳菲。

題百葉桃花公元和十年知制誥時作。

百葉雙桃晚更紅。窺窗映竹見玲瓏。窺。或作歸。或作臨。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應劭漢官儀曰。中。給使史一人。女侍史二人。唐人任郎官。多稱仙郎。白樂天所謂仙郎靜聽禁闌閑。

春雪

新年都未有芳華。二月初驚見草芽。白雪卻嫌春色晚。故穿庭樹作飛花。

戲題牡丹段成式酉陽雜俎云。前史無說牡丹者。惟謝康樂集言竹間水際多牡丹。成式檢隋朝種牡丹一窠。植於長興私第。至德中。馬僕射領太原。各得紅紫二色者。移於城中。元和初猶少。今與戎葵角多少矣。

幸自同開俱隱約。何須相倚鬪輕盈。陵晨併作新粧面。對客偏含不語情。雙燕無機還拂掠。遊蜂多思正經營。正

作。長年是事皆拋盡。今日欄邊暫眼明。

近。

盆池五首 劉貢父云。退之古詩高卓。至律詩雖可稱善。要有不工者。老翁真箇似童兒。此真諸語爲戲耳。或云盆池詩有天工如拍岸。鑄添水數餅。一夜青蛙鳴到曉。非意到不能作也。

老翁真箇似童兒。汲水埋盆作小池。一夜青蛙鳴到曉。恰如方口釣魚時。方或作枋。方云。唐屬衛州。恒溫。應詩。只作方口。○今按公盤谷詩。因及方口燕川。則二處皆盤谷附近之小地名耳。盤谷。在孟州濟原縣。孟州東過懷州。乃至衛州。而濟原又在孟州西北四十里。則遊盤谷者。安得至衛州之枋頭乎。方說非是。

莫道盆池作不成。藕梢初種已齊生。從今有雨君須記。來聽蕭蕭打葉聲。有用。或作雨。或用。或作雨。

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蟲無數不知名。忽然分散無蹤影。惟有魚兒作隊行。惟或作爲。

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聖或作聽。一聽暗來將伴侶。不煩鳴喚鬪雄雌。

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纔添水數餅。且待夜深明月去。試看涵泳幾多星。明或作乘。

芍藥 公元和十年知制誥寓直禁中作。

結態狂香昔未逢。紅燈燦燦綠盤龍。覺來獨對情驚恐。身在仙宮第幾重。情或作忽。

奉和號州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十一詠 并序○或無奉新題三字。劉伯錫以元和八年出刺號州。白樂天有制詞。

號州刺史宅連水池竹林。往往爲亭臺島渚。目其處爲三堂。三堂建於開元中。呂溫嘗記之。謂三者。明劉兄

自給事中出刺此州。在任逾歲。職修人治。州中稱無事。頗復增飾。從子弟而遊其間。又作二十一詩以詠其事。流

行京師。文士爭和之余與劉善。故亦同作。

新亭 湖上新亭好。公來日出初。水文浮枕簟。文或作紋。瓦影蔭龜魚。

流水 汨汨幾時休。從春復到秋。只言池未滿。池滿強交流。只或作  
甚。

竹洞 竹洞何年有。公初斫竹開。洞門無鎖鑰。俗客不曾來。

月臺 南館城陰闊。東湖水氣多。直須臺上看。始奈月明何。

緒亭 自有人知處。那無步往蹤。莫教安四壁。面面看芙蓉。

竹溪 藹藹溪流慢。慢或作  
漫。梢梢岸篠長。篠或作  
竹。穿沙碧簫淨。落水紫苞香。少陵竹詩。有用洗娟娟淨。風吹  
細細香。前輩嘗云竹未嘗有香。

而少陵以香言之。豈知公  
亦有落水紫苞香之語乎。

北湖 聞說遊湖棹。尋當到此迴。應留醒心處。準擬醉時來。準或作淮  
俗字。

花島 蜂蝶去紛紛。香風隔岸聞。欲知花島處。水上覓紅雲。

柳溪 柳樹誰人種。行行夾岸高。莫將條繫纜。著處有蟬號。

西山 新月迎宵挂。晴雲到晚留。爲遮西望眼。終是懶迴頭。

竹逕 無塵從不掃。有鳥莫令彈。若要添風月。應除數百竿。

荷池 風雨秋池上。高荷蓋水繁。未諳鳴撼撼。選盧子諒云。撼撼芳  
葉零。○撼。所格切。那似卷翻翻。

稻畦 野布畦堪數。野或作卦。布或作圖。○據局上方目也。字見選博奔論。○今  
接博局。嘗云某局。相譚新論。守邊隅適作畧以自生於小地。枝分水莫尋。魚肥

知已秀。鵲沒覺初深。

柳巷 柳巷還飛絮。春餘幾許時。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

花源或作  
原。源上花初發。公應日日來。丁寧紅與紫。慎莫一時開。莫或作  
勿。

北樓 郡樓乘曉上。盡日不能迴。晚色將秋至。長風送月來。

鏡潭 非鑄復非鎔。泓澄忽此逢。魚鰕不用避。只是照蛟龍。

孤嶼 朝遊孤嶼南。暮戲孤嶼北。所以孤嶼鳥。與公盡相識。

方橋 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白樂天皮日休詩。皆自注曰音佐。○今按廣韻

貪利忘身。稱義乃作。及廢苑玉禧之議。皆已爲此音矣。然讀如佐者。又將作切之訛。而世俗所用。从人从故。而切爲將作者。又字之俗體也。

梯橋 乍似上青冥。初疑躡齒苔。自無飛仙骨。欲度何由敢。

月池 寒池月下明。新月池邊曲。若不妬清妍。却成相映燭。

遊城南十六首十六詩非一日作。編者類次之。

賽神賽謂禱。賽字本作塞。漢書郊祀志云。冬塞禱祀。廣陵厲王殺牛塞禱是也。今作賽。○賽。悉代反。

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閑人。麥苗含穗桑生椹。椹。桑實。詩。食我桑椹。懷我好共向田頭樂社神。

題于賓客莊于順。字允元。元和八年爲太子賓客。

榆莢車前蓋地皮。釋本云。榆莢。爾雅云。白粉車前。草名。釋草云。一名茅苴。一

筍穿籬。馬蹄無入朱門跡。縱使春歸可得知。

晚春

草樹知春不久歸。草樹。一作草木。一百般紅紫鬪芳菲。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飛。

落花

已分將身著地飛。那堪踐踏損光暉。無端又被春風誤。吹落西家不得歸。

楸樹二首

幾歲生成爲大樹。一朝纏繞困長藤。誰人與脫青羅帔。看吐高花萬萬層。

幸自枝條能樹立。可煩蘿蔓作交加。何或作傍人不解尋根本。却道新花勝舊花。傍或作誰。

風折花枝

浮豔侵天難就看。清香撲地只遙聞。只或作可。春風也是多情思。故揀繁枝折贈君。揀或作折。折或作將。

贈同遊諸本無此篇。杭蜀本皆闕。唯唐本有之。且屬在此。

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魯直云。吾兄時每喚此詩。而了不解其意。自出峽來。春曉鳴。江南謂之春喚。復齋謠錄云。予嘗讀唐顧渚山茶記曰。顧渚山中有鳥如鸚鵡。而色蒼。每至正二月。作聲曰春起也。三四月云春去也。採茶人呼爲喚春鳥。然則喚起之名。唐人說矣。豫章不舉爲證。何也。

贈張十八助教張十八。籍也。時爲四門國子博士助教。

喜君眸子重清朗。籍嘗病眼。故云。攜手城南歷舊遊。忽見孟生題竹處。公與孟郊嘗遊此。有城南聯句。至是郊死矣。相看淚落不能收。

題韋氏莊城南韋曲。在唐最盛。名與杜陵相埒。當時爲之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杜子美贈韋諷舊詩所謂時論同歸尺五天也。是時莊已衰矣。故詩意有云。

昔者誰能比。今來事不同。寂寥青草曲。散漫白榆風。架倒藤全落。籬崩竹半空。寧須惆悵立。翻覆本無窮。須一作知。

晚雨

廉纖晚雨不能晴。蜀本作晚雨廉纖。律不諧。今从詩本。於池岸草閒蚯蚓鳴。投竿跨馬躡歸路。纔到城門打鼓聲。



出城

暫出城門躡青草。遠於林下見春山。應須韋杜家家到。祇有今朝一日閑。

把酒

擾擾馳名者。誰能一日閑。我來無伴侶。把酒對南山。對或作謝。

嘲少年

直把春償酒。都將命乞花。○乞音氣。與人物。漢乞楊生師。公調張籍詩云。乞君飛霞珮。亦與此乞字同。祇知閑信馬。不覺誤隨車。

楸樹

青幢紫蓋立童童。蜀先主傳。舍東南角有桑樹。童童如小車蓋。童童。茂盛貌。○幢。傳紅反。細雨浮煙作綵籠。不得畫師來貌取。定知難見一

生中。貌或作邇。猶少陵貌得山僧及童子之貌。○今按貌音邇。

遣興或作遠。

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閑。莫憂世事兼身事。須着人閒比夢閒。

卷十

律詩二凡八十首

諸本作七十九首。今从蜀本。

送李尚書赴襄陽八韻。得長字。李遜也。遜字友道。荆州石首人。元和十年十月。分山南東道為兩節度使。以遜檢校工部尚書。為襄州刺史。

羽林將軍高靈寓為唐州刺史。充唐隨鄧節度使。遜赴襄陽。廷臣送者三十餘人。分韻賦詩。太常卿許孟容為之序。按遜本傳。遷戶部侍郎。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又按襄州石本題名銜云。

檢校工部尚書李遜。時遜蓋自尚書而出。史略之。

帝憂南國切。政命付忠良。先是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討吳元儼無功。罷為太子少保。乃以遜為節度。故云。壞臺星搖動。旗分獸簸揚。五營兵轉肅。

千里地還方。控帶荆門遠。飄浮漢水長。賜書寬屬郡。或作戰馬隔鄰疆。縱獵雷霆迅。觀某玉石忙。風流峴首客。子嘗與客鄒堪登峴山。花豔大堤倡。大堤地名。在襄陽。宋隋王誕爲襄陽郡。聞諸女歌。因爲詞。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花豔大堤倡。曰。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曲。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貴由身致。誰教不自強。

和席八十二韻席八。或以爲席謙。非也。當是席蓐。按諱行錄。席蓐行八。貞元十年進士。

絳闕銀河曙。東風右掖春。應劭漢官儀中書爲右曹。稱西掖正門之兩旁曰掖。官隨名共美。花與思俱新。綺陌朝遊閒。綾衾夜直頻。漢官儀曰。尚書郎入直。橫門開日月。高閣切星辰。庭變寒前草。天銷露後塵。溝聲通苑急。柳色壓城勻。綸綵謀猷盛。禮記王言如綸。其出如綽。音總。李本校謀作謨。然閣本只作謀。考之周書。作謀。爲是。但謨古字作惹。李倍刊誤曰。舊作嘉謨。今作嘉謀。猶沈浮。二音風也。丹青步武親。芳菲含斧藻。揚子。吾未見斧藻其德者。斧與黼同。光景暢形神。傍砌看紅藥。謝朓中書省詩云。紅藥當階翻。云。汀洲採白蘋。多情懷酒伴。漫或作。餘事作詩人。倚玉難藏拙。玉或作。吹竽久混真。齊宣王好竽。南郭先生日落江南春。

坐慙空自老。江海未還身。  
和武相公早春聞鸛武元衡也。元衡以元和八年三月自西川節度使拜相。公此篇與所和孔雀。皆元衡拜相後追和其鎮蜀時作。

早晚飛來入錦城。華陽國志。成都葛。誰人教解百般鳴。春風紅樹驚眠處。似妬歌童作豔聲。

太安池關。唐長安有大安宮。大安亭。而太安池未曾載見。豈安樂公主所鑿定昆池耶。最龍中請昆明池。中宗不與。主怒。自鑿定昆池。延袤數里。豈卽此池耶。

遊太平公主山莊諸本無此題。唐本太安池下增關字。而別出此題云。晁本李謝本所校並同。

公主當年欲占春。故將臺榭押城闌。押或作。欲知前面花多少。或作。直到南山不屬人。

晚春

誰收春色將歸去。將歸。或作歸。非是。慢綠妖紅半不存。慢。或作慢。榆莢祇能隨柳絮。等閑撩亂走空園。

大行皇太后挽歌詞三首。此憲宗母莊憲皇后也。樊本云。諸本脫大字。非是。韋昭云。大行者。不反之辭。天子皇后崩。未有諡。故稱大行。

一紀傳名正。后以嘉賓元年尊為太皇太后。三時幸養榮。舊記。文王之為世子。朝於高居朝聖主。厚德載羣。

生。武帳虛中禁。虛。或作空。漢霍光傳。太后玄堂掩太平。齊謝朓敬皇后哀冊文曰。秋天笳鼓歇。松柏徧山。

鳴。被珠襦感服。坐武帳中。

玄堂掩太平。齊謝朓敬皇后哀冊文曰。秋天笳鼓歇。松柏徧山。

玄堂掩太平。齊謝朓敬皇后哀冊文曰。秋天笳鼓歇。松柏徧山。

玄堂掩太平。齊謝朓敬皇后哀冊文曰。秋天笳鼓歇。松柏徧山。

玄堂掩太平。齊謝朓敬皇后哀冊文曰。秋天笳鼓歇。松柏徧山。

玄堂掩太平。齊謝朓敬皇后哀冊文曰。秋天笳鼓歇。松柏徧山。

玄堂掩太平。齊謝朓敬皇后哀冊文曰。秋天笳鼓歇。松柏徧山。

玄堂掩太平。齊謝朓敬皇后哀冊文曰。秋天笳鼓歇。松柏徧山。

玄堂掩太平。齊謝朓敬皇后哀冊文曰。秋天笳鼓歇。松柏徧山。

玄堂掩太平。齊謝朓敬皇后哀冊文曰。秋天笳鼓歇。松柏徧山。

玄堂掩太平。齊謝朓敬皇后哀冊文曰。秋天笳鼓歇。松柏徧山。

玄堂掩太平。齊謝朓敬皇后哀冊文曰。秋天笳鼓歇。松柏徧山。

持竿至日暮。幽詠欲誰聽。茲遊苦不數。再到遂經旬。到或作至。經或作兼。萍蓋汙池淨。藤籠老樹新。林鳥鳴訝客。鳥或作鸛。岸竹長遮鄰。子雲祇自守。揚子雲傳。安帝時。丁傳董賢用事。雄方草大元。有以自守。殆如也。奚事九衢塵。

酬馬侍郎寄酒馬總

一壺情所寄。四句意能多。秋到無詩酒。其如月色何。

和侯協律詠筭

侯事也。○或云。公意專以讖時相。自得時方張王。至蛇虺首掀掀。大抵言其挾勢植黨。植黨蠹隱之狀如此。豈李逢吉之謂耶。是時裴度欲討蔡。逢吉引其黨令

相楚蕭儉等阻之。公亦坐許寧相意。自中書舍人降右庶子。

竹亭人不到。新筍滿前軒。乍出真堪賞。初多未覺煩。或作繁。公律詩不重用韻。成行齊婢僕。環立比兒孫。驗長常攜尺。愁乾

屢側盆。對吟忘膳飲。偶坐變朝昏。滯雨膏腴涇。驕陽氣候溫。得時方張王。莊子所謂王長其間是也。並去聲讀。公與劉夢得蕭荀詩。皆用張王字。

挾勢欲騰鶩。見角牛羊沒。看皮虎豹存。攢生猶有隙。散布忽無垠。詎可持籥筭。誰能以理言。縱橫公占地。羅列暗

連根。狂劇時穿壁。羣強幾觸藩。深潛如避逐。作一世。速去若追奔。始訝妨人路。還驚入藥園。萌芽防瘦大。覆載莫偏

恩。已復侵危砌。非徒出短垣。身寧處瓦礫。計擬揜蘭蓀。且數高無數。庸知上幾番。短長終不校。先後竟誰論。外恨

苞藏密。中仍節目繁。暫須迴步履。要取助盤飧。或作餐。盤飧寔穰穰疑翻地。○樓上森森競塞門。戈矛頭戢戢。

蛇虺首掀掀。婦孺咨料揀。○料音聊。或作聊。量也。張僕且將料簡世所希有者。兒癡謁盡髡。侯生來慰我。或作詩句讀驚魂。屬和

才將竭。呻吟至日暾。日或作欲。楚辭九嘆。日暾暾其西舍。他昆切。

過鴻溝

公從裴晉公平蔡。元和十二年八月入汴。過鴻溝作也。漢四年。劉項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地在滎陽東南二十里。此下皆隨裴晉公伐蔡詩。

龍疲虎困割川原。億萬蒼生性命存。誰勸君王回馬首。真成一擲賭乾坤。

送張侍郎張賈時自兵侍爲華州。閣本作侍御非。

司徒東鎮馳書謁。元和十年正月。加宣武節度使韓弘爲司徒。丞相西來走馬迎。元和十二年七月。以宰相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兩府元臣今轉密。一

方遁寇不難平。

贈刑部馬侍郎馬摠時闕寄公東征。

紅旗照海壓南荒。徵入中臺作侍郎。中臺。或作臺。非是。暫從相公平小寇。便歸天闕致時康。

奉和裴相公東征途經女几山下作或無奉字。女几山。在河南府福昌縣三十四里。白樂天云。晉公出討淮西。遇女几山下。題詩云。待平賊壘報天子。莫指仙

山示武夫。而公此詩和云。

旗穿曉日雲霞雜。雲一作紅。雜作集。對偶及文勢。當从諸本。○今接山倚秋空劍戟明。供慶善云。以我之旗。况彼雲霞。以彼

敢請相公平賊後。暫攜諸吏上崢嶸。

鄆城晚飲奉贈副使馬侍郎馮李二員外或無奉字。謂馮宿李宗閔也。閣本馮宿時以都官。李宗閔時以禮部。並從征。○鄆音偃。

城上赤雲呈勝氣。眉間黃色見歸期。幕中無事惟須飲。即是連鑣向闕時。說文云。鑣。馬轡也。○鑣。補驕切。

剛別留後侍郎或無酬字。蔡平命馬摠爲留後。

爲文無出相如右。司馬相如也。漢武帝擢居左右。常召相如視草。謀帥難居卻轂先。傳二十七年左氏。晉文公作三軍。謀元歸

去雪銷漆洧動。漆洧。二水名。漆在河南。洧在鄭。西來旌旆拂晴天。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李正封也。

周楚仍連接。川原乍屈盤。雲垂天不暖。塵漲雪猶乾。印綬歸台室。旌旗別將壇。欲知迎候盛。騎火萬星攢。

同李二十八員外從裴相公野宿西界

燒煙火宿天兵。不關破賊須歸奏。自趁新年賀太平。

過襄城

鄆城辭罷過襄城。潁水嵩山刮眼明。已去蔡州三百里。家人不用遠來迎。

宿神龜招李二十八馮十七龜下有神龜臺。按九域志。開皇初建。李謂正封。馮謂宿也。

荒山野水感斜暉。啄雪寒鴉趁始飛。夜宿驛亭愁不睡。幸來相就盡征衣。

次硤石諸本硤作峽。今陝縣志可考。

數日方離雪。今朝又出山。試憑高處望。隱約見潼關。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或作李二十八司勳無過字。連昌宮在河南壽安縣之二十九里。按志高宗顯慶三年置。然詩落句云云。疑爲明皇所作。而元微之連昌宮辭。大槩詠明皇帝

或云開元中會貴之耳。公從晉公平淮西回過壽安而作。

夾道疎槐出老根。高甍巨栱壓山原。宮前遺老來相問。今是開元幾葉孫。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張賈。○潼關在華州華陰縣界。張閣老。卽華州刺史也。國史補云。兩省相呼爲閣老。

荆山已去華山來。史記。黃帝鑄鼎荆山下。荆山在漢陽。或作照。或作面。日出潼關四扇開。或作照。或作面。刺史莫辭迎候遠。相

公親破蔡州迴。親或作新。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都統。謂韓弘也。○館本無此篇。關下或

暫辭堂印執兵權。盡管諸軍破賊年。冠蓋相望催入相。侍將功德格皇天。

桃林夜賀晉公

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壬戌。以裴度守本官。賜上柱國晉國公。丙子。以右庶子韓愈

為刑部侍郎。考其年十二月丙辰朔。壬戌。則其月七日。度以其月十六日方至自

蔡。則前除命蓋在公未入朝之前。故公詩

夜賀晉公於桃林。桃林在陝之靈寶縣云。

西來騎火照山紅。夜宿桃林臘月中。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

李員外。正封也。

去年秋露下。羈旅逐東征。今歲春光動。驅馳別上京。飲中相顧色。送後獨歸情。兩地無千里。因風數寄聲。

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愈奉和

或作晉公自蔡州入覲。愈因之。中重拜云云。

南伐旋師太華東。天書夜到冊元功。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鸛鷺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營中。長

慙典午非材職。

或作識。蜀志譙周曰。典午忽兮。典司午馬也。白樂天自江州司馬還朝再出亦曰。昔微從典午。得就閑官即至公。

獨釣四首

釣或作酌。坐厭親刑。柄。為刑部侍郎時作。

侯家林館勝。偶入得垂竿。曲樹行藤角。平池散芡盤。

○芡音

羽沈知食駛。或作快。或作歇。

緝細覺牽難。聊取夸兒女。榆

條繫從鞍。

一逕向池斜。池塘野草花。雨多添柳耳。水長減蒲芽。坐厭親刑柄。偷來傍釣車。

坐厭。方作厭坐云。厭與偷為一義。坐親刑柄。來弄釣車為

一義。公詩多此體。○今按坐厭與偷來為對。亦自親切。又况坐厭乃常用之語。坐親刑柄。來弄釣車為

章蘇州云。坐厭淮南守。此類極多。方从誤本更為曲說。不知語意之拙誰也。太平公事少。吏隱詎

相賒。

獨往南塘上。秋晨景氣醒。露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鳥下見人寂。魚來聞餌馨。所嗟無可召。不得倒吾甔。秋半百

物變。溪魚去不來。風能坼芙蓉。露亦染梨頰。

廣信晁氏舊蘇印本。能作獲。亦作破。一云山谷所定。

遠岫重疊出。寒花散亂開。所期終莫

至日暮與誰迴。

枯樹

老樹無枝葉。風霜不復侵。腹穿人可過。皮剝蟻還尋。寄託惟朝菌。依投絕暮禽。猶堪持改火。論語鑽燧改火。馬融曰。周書令有改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未肯但空心。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

元日酬蔡州馬十二尙書去年蔡州元日見寄之什馬十二。摠也。元和十三年元日有詩寄公。次年元日。公以此詩酬之。

元日新詩已去年。蔡州遙寄荷相憐。今朝縱有誰人領。自是三峯不敢眠。峯或作冬。方从唐本云。華岳有三峯。蓋公西歸經從之路。馬詩必有所序述。今不可得而詳也。○今按此詩并題。皆不言經由華州所作。方說既無所據。又三峯不敢眠。亦無文理。今當闕之。以俟知者。

詠燈花同侯十一或作同侯十一詠燈花。侯十一。喜也。雪浪齋日記云。此詩極似少陵。

今夕知何夕。花然錦帳中。自能當雪暖。那肯待春紅。黃裏排金粟。諸本黃作囊。何遜詩金粟囊搔頭。蜀人史彥升曰。黃裏排金。謂額間花鈿也。又沈

約宋書。漢制乘輿翠蓋黃裏。所謂黃屋也。諸本多引漢紀。釵頭綴玉。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公。一作實此義。○今按漢制黃屋。與此詩文意不同。疑史說誤。釵頭綴玉。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公。一作翁。

祖席舊注云。以王挺徙袁州刺史而作。按舊紀。匪刺袁州。元和三年四月也。公時在東都。故曰祖席。橋邊。此詩前後注文。舊本無之。蜀本亦然。又或二題前字秋字上

皆有得字。

祖席洛橋邊。親交共黯然。野晴山簇簇。霜曉菊鮮鮮。書寄相思處。盃銜欲別前。惟陽知不薄。陽本本作南。供本作陽事。以後詩有淮南。終願早迴船。陽事。以後詩有淮南。終願早迴船。陽事。以後詩有淮南。終願早迴船。

字。隨筆以誤也。

秋字

淮南悲木落。而我亦傷秋。而或作今。況與故人別。那堪羈宦愁。榮華今異路。風雨苦同憂。莫以宜春遠。宜春。即江



山多勝遊。公自題此二詩後。云兩詩何處好。就中何處佳。何處惡。

送鄭尚書赴南海鄭尚書名樞有序在後。

番禺軍府盛。番禺。今之廣州。○欲說暫停盃。蓋海旂幢出。連天觀閣開。衙時龍戶集。龍戶。據珠戶也。上

日馬人來。後漢馬援討蠻。以數十人留於象林。所鑄銅風。諱鷄鵒去。左氏祀愛居國語。海鳥曰鷄。官廉蚌

蛤迴。東漢孟嘗爲合浦太守。珠復還。貨通師子國。師子國在南海中。樂奏武王臺。武或作越。漢傳尉事。事皆殊異。無嫌屈大才。

答道士寄樹雞曰。黃慈蒼上釜。老褚生樹雞。

軟濕青黃狀可猜。欲烹還喚木盤迴。煩君自入華陽洞。直割乖龍左耳來。柳子厚龍城志。茅山道士吳錦採藥

於松下。錦從之奔入洞中。化爲龍。以三珠填左耳中。錦斷其耳。而失其珠。又爲贊雲仙錄。天罰乖龍。必割其耳。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漢時依上古法。朝列以右爲尊。故謂降秩爲左遷。藍關。卽秦之驪關。在

笑作詩。有能開頃刻花之句。公曰。汝能奪造化開花乎。湘陰聚土覆盆。良久曰。花已發矣。乃盆乃花二朵。葉開有小金字。乃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未曉

詩意。湘曰。事久可曉。公後貶潮陽。途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曰。公憶花上句乎。乃今日事也。公詢地名。卽藍關。再三度嘆曰。吾爲汝成此詩云云。西陽雜俎。亦載是事。

獨不載湘名。然公逸詩有徐州贈族姪云。自註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意亦若指是事。豈湘果有出世之學耶。筆墨閑錄云。此詩仁且有禮。非志仁義者不能也。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州一作陽。元和十四年公爲刑部侍郎。上表極諫佛骨事。帝大怒。貴州刺史。乃

藍關馬不前。權或作掉。○今按此詩於暮計換四字皆不如今本之勝。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左傳蹇叔曰。

武關西逢配流吐蕃唐志。武關在商州商洛縣之東。公謫

州。自藍田入商洛於武關西見作。

嗟爾戎人莫慘然。或作戎人莫慘然。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千。

次鄧州界

潮陽南去倍長沙。戀闕那堪又憶家。心訝愁來惟貯火。一作惟。一作眼知別後白添花。商顏暮雪逢人少。  
至商顏。下注商山之顓。顓人之顓也。鄧鄧春泥見驛驛。成公九年。早晚王師收海嶽。普將雷雨發萌芽。

題臨龍寺前龍史詩具述其詳。

不覺離家已五千。漢高帝紀提三尺取天下。及韓安國傳本無劍字。古固有如此造。仍將衰病入龍船。潮陽未到吾能說。  
先。吾能。或作人。海氣昏昏水拍天。

晚次宣溪辱韶州張端公使君惠書敘別酬以絕句二章。或無辱端公絕句字。韶去潮尚遠。當在元和十四年夏作。筆墨間錄潮州以後詩最哀深。

宜溪絕句等詩絕有味。

韶州南去接宣溪。韶或作潮。非是。雲水蒼茫日向西。客淚數行元自落。  
兼金那足比清文。那或作安。百首相隨愧使君。

題秀禪師房

橋夾水松行百步。松或作船。竹牀莞席到僧家。  
將至韶州先寄張端公使君借圖經。或無端公字。○此詩及下至韶州。

曲江山水聞來久。恐不知名訪倍難。願借圖經將入界。每逢佳處便開看。每或作亦。

過始興江口感懷。韶州始興縣。大曆十四年四月。起居舍人韓會以罪貶韶州刺史。公隨會而遷。時年十歲。至是貶潮州道過始興所謂感懷也。

憶作兒童隨伯氏。南來今只一身存。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

韶州留別張端公使君

公量移袁州。故云留別。又曰公元和十四年正月以論佛骨貶潮州。三月至潮州。十月量移袁州。十五年正月至袁州。其往來上下於韶。皆梅柳新時也。故云來往再逢梅柳新。

再逢梅柳新。

來往再逢梅柳新。別離一醉綺羅春。久欽江總文才妙。陳孔奧曰。紅自歎虞翻骨相屯。虞翻仕吳爲騎都尉。犯上獲罪。鳴笛急吹爭落日。清歌緩送款行人。諸本爭作催。款作感。唐本云蜀本亦作爭。李云二宋評此罪。小宋疑感字誤。大宋初不以爲然。後得善本始信。已

知奏課當徵拜。那復淹留詠白蘋。

汀洲採白蘋。柳韓詩語。

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

或無端公因三字。或作量移袁州酬張韶州先寄詩賀。或作量移袁州張韶州先詩見賀因酬之。題詠凡四易。各有義也。

也。

明時遠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詎令隨塞鴈。管子厲春北秋南。南遷纔免羣江魚。屈原事羣江。將經貴郡煩留

客。先惠高文謝起予。暫欲繫船韶水下。水經。韶石骨時似關。郡志曰。上賓盧舜整冠裾。

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

次石頭驛而作。按水經注。韓水西岸有盤石。謂之石頭。在豫

章都北。

憑高試迴首。試迴或作迴馬。○今按下一望豫章城。人由戀德泣。由或作猶。馬亦別羣鳴。寒日夕始照。風江遠漸

平。風江或作紅風。默然都不語。應識此時情。

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

蕭兄有弟出家。○諸本遊作題。題作故。無兄字。及往蕭二存也。存少與韓會。縱蕭友善。惡裴延齡之爲人。棄官歸廬山。廬山今猶有

蕭存題弘李勣同遊大林題名。

中郎有女能傳業。中郎。蔡邕也。其女文姬。能誦父書無遺誤。伯道無兒可保家。今按因話錄。作無人可主家。伯道。鄧攸也。皇天無知。鄧伯道無兒。鄧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衰淚落煙霞。因話錄作今日匡山過舊伯道無兒。

自袁州還京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員外。官。就新官也。公誌鄭僊墓曰。詔授同馬節度。除其官爲工部尙書。與此同。周員外。周君巢也。時爲隨州刺史。以經由道里考之。作僊非是。○今按諸本得之唐本。既顛倒重複。而方說又不可曉。疑袁州字當在貳字上。或注在所字下。循州之辨。則方得之或本。袁州下有除官二字。亦隨又作復。當考。

行行指漢東。左氏漢東之國。隨爲大。暫喜笑言同。兩雪離江上。兼葭出夢中。面猶含瘴色。眼已見華風。歲暮難相值。酣歌未可終。

題廣昌館。館在隨州棗陽縣南。

白水龍飛已幾春。張衡東京賦。我世祖乃龍飛白水。偶逢遺跡問耕人。逢或作尋。丘墳發掘當官路。或作道。何處南陽有近親。顧宗爲東

海公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

寄隨州周員外。隨或作循。或作復。說已見上。

陸孟丘楊久作塵。蜀本楊作陽。公與陸長源。並叔度。丘穎。及周君巢。同爲董晉幕客故也。同時存者更誰人。金丹別後知傳得。周好金丹服子厚集中有答周君巢。論餌藥久壽書是也。乞取刀圭救病身。本草云。刀圭者。十分方十七之一。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謂逢吉也。諸本作醉中留別襄州李相公。

濁水汙泥清路塵。曹子建詩。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還曾同制掌絲綸。公元和十一年正月爲中書舍人。而逢眼穿長訝。選處我雙鯉魚。耳熱何辭數爵頻。揚雄書云。酒後耳熱仰。銀燭未消窗送曙。殘。窗或作難。金釵中有尺素書。

半醉座姪春。辭或作盛。許彥周云。退之此語。殊不知公不久歸釣軸。應許閑官寄病身。類其爲人。乃知賦梅花不獨宋廣平也。

去歲自刑部侍郎以罪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後家亦譴逐小女道死殯之層峯驛旁山下蒙恩還朝過

其墓留題驛梁。諸本只作題驛梁。下有住字。與此題少異。今从唐本。

數條藤束木皮棺。草殯荒山白骨寒。驚恐入心身已病。扶昇沿路衆知難。○昇音繞墳不暇號三市。延陵季子適葬於廬博之間。既封。設祭惟聞飯一盤。荆楚歲時記。祭子。致汝無辜由我罪。百年慙痛淚闌干。且號者三。見禮記。

賀張十八秘書得裴司空馬。張籍裴度也。或作酬。張祕書因驛馬贈詩。

司空遠寄養初成。毛色桃花眼鏡明。爾雅。馬黃白雜毛曰駮。住云。今桃花。落日已曾交轡語。春風還擬並

鞍行。長令奴僕知飢渴。須著賢良待性情。旦夕公歸伸拜謝。免勞騎去逐雙旌。騎去。或作去騎。裴詩有他日著鞭能顧我之語。故公云爾。

杏園送張徹侍御歸使。或作侍郎。無歸使字。唐本云。徹時以幽州判官趨朝。半道有詔還之。仍

耳。舊傳云續有張徹自遠使歸是也。

東風花樹下。送爾出京城。久抱傷春意。新添惜別情。歸來身已病。相見眼還明。更遣將詩酒。誰家逐後生。

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

放朝還不報。半路蹋泥歸。半路。一作夜半。○今按朝還無因。至夜半作半路。亦不可曉。雨慣曾無節。雷

頻自失威。見牆生菌徧。憂麥作蛾飛。述異記。晉太康歲晚偏蕭索。誰當救晉饑。乞糴于秦。中。麥化為飛蛾。

奉和兵部張侍郎酬鄆州馬尚書祇召途中見寄開緘之日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張謂張賈。馬謂馬德。諸本無奉和及鄆州之

作字。別有奉和二字。祇或作被。

來朝當路日。承詔改轍時。再領須句國。

左傳僖公二十一年。邾人滅須句。杜預注。仍遷少昊司。月令。秋

其帝少昊。蓋秋主刑。而。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石林詩話云。蔡天啓言。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摠加檢校刑部尚書。故云。

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賴寄新珠玉長吟慰我思。

早春與張十八博士籍遊楊尚書林亭寄第三閣老兼呈白馮二閣老

諸本無十八字。唐本云。白居易

嗣復也。白和詩只作楊舍人林德。○今按供本第三作三弟云。潛本如此。然王沂公言行錄記

復大年呼沂公爲第四廳舍人。疑前世遺俗。自有此等稱呼。洪本或未必然。而此所造。乃軀

復家林亭。故特以詩寄之。而并呈白爲也。但未知三人者。其次第

又如何耳。閣老二字。按楊綰傳。故事中書舍人年久者爲閣老云。

牆下春渠入禁溝。或作渠冰初破滿渠浮。鳳池近日長先暖。流到池時更不流。更或作

奉使常山早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或無早字。長慶元年七月。成德軍大將王廷奉殺其節度田弘正

郎中闕。行事詳本傳。謂時雖已赦廷奉。詔公以宣撫出使。蓋明年二月云。○唐子西曰。公

孫供以董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盧杞以顏魯公使李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然。考之史。公出使鎮在二月。而逢吉三月始召爲兵部尚書。六月始代裴度爲

相。子西云爾何也。抑豈逢吉險邪。遂以公此行爲其所中歟。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此之謂也。

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翻翻走驛馬。春盡是歸期。地失嘉禾處。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作

鎮州初歸

蟋蟀辭。晉國風有蟋蟀詩。暮齒良多感。無事涕垂顚。或作壽陽驛題絕句。蜀本亦注

夕次壽陽驛題吳郎中詩後。或作壽陽驛題絕句。蜀本亦注

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圓。

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擺一作搖。弄或作。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耶歸。唐語林云。退之。絳桃。初使王延康至壽陽。釋絕句云云。鄭氏聞見錄。孫子陽爲予言。近時壽陽驛發地。得二詩石。唐人跋云。退之有情桃風柳二妓。歸途聞風柳已去。故云云。後張籍祭退之詩云。乃出二侍女。非此二人耶。

同水部張員外曲江春遊寄白二十二舍人。或作同張水部籍游曲江寄云云。白舍人。樂天也。長安志。曲江在城南昇道坊。以其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

居易有和篇。後世傳韓白無往來之詩。非也。

漠漠輕陰晚自開。青天白日映樓臺。天或作春。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百官櫻桃詩。或作和張水部勅賜櫻桃詩。

漢宮傳彩霞。客陽宮藏寶日。漢有明光殿。藏寶殿。又曰顯。炎帝還書本草經。神農本草云。櫻桃。豈似滿朝承雨露。共看傳賜出青冥。香隨翠籠擎初到。或作重。色映銀盤寫未停。映或作食罷自知無所報。空然

慙汗仰皇局。

早奉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閣本無此二首。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花柳滿皇都。花或作煙。

莫道官忙身老大。即無年少逐春心。憑君先到江頭看。柳色如今深未深。

送桂州嚴大夫。同用南字。○嚴謨也。題下或有赴任二字。

蒼蒼森八桂。森八閣本作八月。桂或作樹。山海經。桂林八樹在湘南。地閣本作樹。江作青羅帶。賁馬東。今番竭也。天台山賦。八桂森挺以凌霜。茲地在湘南。在或作近。

東坡云。退之詩江作青羅帶。子厚詩海上羣山似劍鉞。山如碧玉簪。○簪。祖舍切。與簪同。戶多輸子瞻爲之。與曰。繫薄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鉞山。

翠羽。家自種黃甘。遠勝登仙去。飛鸞不假駢。或作暇。

奉酬天平馬十二僕射暇日言懷見寄之作。或無暇日言懷之作六字。元和十四年以馬撫爲鄆曹濮等州觀察使。十五年名其軍爲天平軍。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

天平篇什外。政事亦無雙。威令如徐土。儒風被魯邦。劉夢得天平軍節度使。廩壁記。惟鄆在春秋。爲須句之貢海岱。及惟惟徐州。前漢以徐隸臨淮。則徐清爲公輪重。寬得士心降。歲晏偏相憶。長謠坐北窗。選劉越石亦魯也。徐士魯邦字見詩常武闕宮之什。清爲公輪重。寬得士心降。歲晏偏相憶。長謠坐北窗。詩引領長謠。

奉使鎮州行次承天行營奉酬裴司空

或有相公字。公之官識鎮州也。衆皆危之。元稹言於穆宗曰。韓愈可惜。上悔。聽詔令毋徑入。公卒至賊營。麾其衆責之。

庭陟靈命。出牛元翼之圖。東坡爲公作潮州碑。所謂勇奪三軍之帥者以此。

竄逐三年海上歸。逢公復此著征衣。旋吟佳句還鞭馬。恨不身先去鳥飛。

鎮州路上謹酬裴司空相公重見寄

謹或作奉。

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風霜滿面無人識。何處如今更有詩。

奉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

或無奉字。

文武成功後。居爲百辟師。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詩話云。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爲樞密使。會大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度。置酒西園。歐陽永叔賦詩云。須憐鐵甲冷徹骨。會但云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會如此作。罷。罷落還高論。雕鏤出小詩。自然無不可。范蠡爾其誰。或作爲。范蠡事見史記。

和僕射相公朝迴見寄

或作迴朝。或作裴字。



盡率年將久。公今始暫閑。事隨憂共減。詩與酒俱還。放意機衡外。收身矢石閒。秋臺風月迥。正好看前山。

山公自是林園主。山簡晉丞臺中爲襄陽守。峴山有佳園池。歎惜前賢造作時。巖洞幽深門盡瑣。不因丞相幾人知。

奉和杜相公太清宮紀事陳誠上李相公十六韻

也。長慶二年六月拜相。  
太清宮玄元皇帝廟也。

求耜興姬國。后稷以農事開國。故云耜。耜興姬國也。姬。周姓。韋纁建夏家。韋益稷曰。予乘四載。孔安國謂泥乘韋。山乘纁。韋以板置泥上。纁前無齒者。○韋。丑倫切。

力在功誠可尚。於道詎爲華。象帝威容大。仙宗寶厯賒。衛門羅戟架。圖壁雜龍蛇。禮樂追尊盛。乾坤降福遐。

四真皆齒列。天寶元年親享玄元皇帝于新廟。以莊子爲南華真人。文子爲通玄真人。列子爲沖虛真人。庚桑子爲洞虛真人。是爲四真也。二聖亦肩差。初太清宮成。命工於太白山

採白石。爲玄元眞像。袞冕之服當辰南面。爾雅十月陽月時之首。爲陽。陰泉氣未牙。殿階鋪水碧。階或作筵。庭炬塤

金葩紫極觀忘倦。青詞奏不諧。本朝景靈宮天興殿。祝以青詞。薦以酒果。用唐制也。噲咍宮夜闌。相如曰。聲噲咍而似鐘。音解宏。嘈囀鼓晨樞。裴衡

東京賦。奏嚴鼓之嘒嘒。○嘒。才曷切。搥。陡瓜切。藁味陳奚取。味或作服。非是。名香騰孔嘉。垂祥紛可錄。俾壽結無涯。貴相山瞻

峻。清文玉絕瑕。代工聲聞遠。書天工人攝事敬恭加。語官事不攝。皎潔當天月。葳蕤捧日霞。葳或作萎。今从蜀本。唱妍酬亦麗。

俛仰但稱嗟。亦或作匪。稱嗟。公自謂也。唱酬。謂李

卷十一 雜著一

原道淮南子以原道首篇。許氏箋云。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誠哉是言。原本也。公所作原道原性等篇。史氏謂其奧衍宏深。與東坡嘗曰。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

其斷然曰。孟子醇乎醇。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非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伊川亦曰。程之晚年作文。所得甚多。如曰軀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

是所鑿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必有所見。二先生之論。豈輕發者哉。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每見後學。多去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以此鑒求古人法度。如老杜贈韋諷詩。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店中第廳堂屋宇。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舊之堯典。蓋如此。石。人。曰。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性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表評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誠。齊曰。道德之實非虛也。而道德之位則虛也。韓子之言。實其虛者也。其曰仁與義爲定名。又曰吾之所謂道德者。合仁與義言之也。而後道德之虛位。可得而實矣。張無垢曰。此正是退之闢佛老要害處。老子曰。誠道德。乃欲提提仁義。一味自虛無上去。會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故以定名之實主。仁義爲定名。而後道德之虛位。可得而實矣。必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亦未始薄道德。特以仁義爲定名。而後道德之虛位。可得而實矣。故不得不表出之。楊龜山曰。韓子意曰。由仁義而之焉斯謂之。天論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爲虛位者。亦非也。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子下或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非天下或有之字。下小。井中觀星。所視不滿數星。○今按韓公未必用尸子語。正使用之。作罪亦非文意。彼以煦煦爲仁。○煦音子乎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德。其所謂道。非吾所謂道德也。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或無其所謂德。四字。非是。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考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公言私言。或皆有者。周道衰。孔子沒。失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或無黃字。晉魏梁隋。諸本作晉宋齊梁魏。文苑作晉梁魏。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墨下諸本有不入于。入于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主。或作王。○今按作。乃與下文三韻皆叶。作王非是。入者附之。出者好之。或作隆。皆非是。附。噫。後之人其欲闡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

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

諸本嘗下有師之字。

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

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

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

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

或無以字。

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

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也。爲

之賈。以通其有無。

通或作同。

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

其壹鬱。

壹或作壺。壺或作壺。

按史記賈誼傳。獨壺鬱其誰語。漢書作壺鬱。壺中不得壺也。即今之氣壺字。壺。壺。古蓋通用。故漢書但作壺耳。

爲之政。以率其怠勦。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

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

或無權衡字。非是。

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割斗折衡。而民不爭。

割或作搯。

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

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

其上者也。

致之或作致其。非是。麻。其。上者也。絲或作絲麻。篇內並同。

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

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

臣不字下諸本有能字。無而致之民四。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

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

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

名下或有雖字。

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

事下或有雖字。

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竇冬之裘者曰。曷

卷十一 雜著一

不爲葛之之易也。賣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其言或作之言。飢之或作餓而。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尹彥明曰。介甫謂退之正心誠意。將以有爲。非是。蓋介甫不知道也。正心誠意。乃所以將有爲也。非韓子不能至是。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一作國家天下。下句下或。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進上或有夷而字。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文。或作書。或作教。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果蔬或作蔬果。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或無而字。而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富。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音。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何上或無也字。○今按曰斯道也。何道也。乃答語也。斯道也。何道也。或作斯何道也。斯吾所謂道也。是問詞。而曰斯吾所謂道也。以下也。或作斯道也。吾所謂之道也。又或無所謂字。皆非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或問張無垢曰。傷學於伊尹。比孟子。是得其傳者。而愈以謂軻死無傳。何也。先生曰。禹之道。堯舜之道也。伊尹得以堯舜自授湯。置伊尹而言禹。亦無害也。揚雄雖自比孟子。而愈以小疵譏之。其言無傳則捨之矣。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宛丘論公原道。亦曰。愈者。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健於言。由周公而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何而或作何其。○今按此句。復是問詞。其下乃答語。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

書。處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鯀寡孤獨癯疾者有養也。○音 其亦庶乎其可也。蘇子由曰。愈之學。朝夕之聞。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原道之作。遂指道德爲虛位。而斥佛老與楊墨同科。豈爲知造哉。韓愈工於文者也。張芸叟曰。張籍賞勳。愈排佛老不若著書。愈亦嘗以書反復之。旣而原道原性等篇。皆繼籍而作者。其原道也。大抵言教。其原性也。大抵言情云云。子由所云釋氏。柳子厚在當時於送僧浩初序已有此論。而芸叟指讀紛然。豈少作也。今其書場集刪之矣。學者其審之。

原性一作性原。○今按原道原人原鬼之例。作原性爲是。又此五原篇目既同。當是一時之作。與兵部李侍郎書所謂舊文一卷。扶櫬教道有所明白者。疑卽此諸篇也。然則皆是江陵以前所作。程子獨以原性爲少作。恐其考之或未詳。○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公乃作原性。取三者而折之以孔子之言。其說有上中下之殊。於是說者紛然。李習之則置孟荀揚之論。本中庸作復性書三篇。皇甫持正則作孟荀言性論。而謂孟子之言合經爲多。杜牧之則作三子言性辨。而謂荀言人之性惡。比二子高得多。其論不能相一。至王荆公作原性。則又曰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於韓子。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性生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則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於孟荀。其論益相勝矣。白雲郭氏曰。唐自韓愈之後。言性者皆出其下。李翱之言。至論動靜皆離。寂然不動。則異教矣。皇甫湜之論。謂孟荀揚殊趨而一致。又爲韓子三品之論。皆無去取。杜牧之言愛惡生而自能爲性之根惡之端。其荀氏徒歟。本朝言性者四家。司馬公謂揚子兼之。王荆公謂揚子之言似矣。蘇氏亦曰。揚雄之論。固已近之。亦多蔽於雄之學。獨程氏言孟子性善。乃極本窮原之理。又謂荀揚不知性。故舍荀揚不論。郭氏之論盡矣。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而其或皆無而字。性者情也。或無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義。曰智。方從闡抗蜀本云。禮信去仁爲近。諸本多五行相生之序而言。諸本以四方相對一位居中而言。理皆作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今按方本以可通。但竊意諸本語陳而韓公亦頗尙異。恐方本或得之。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作行之。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云。一謂仁也。言不少存乎仁。則少畔乎仁。蜀本倒一也二字。抗蜀反皆作及。非也。○今按也一二字。當從蜀本。而以也字屬上句。一字屬下句。方及諸本皆非也。方以一爲仁。亦非是。此但言中人之性。於五者之中。其一者或偏多。或偏

少。其四者亦難而不純。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悖音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耳。反字則方得之。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其中或作於。中。非是。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亡與上或有無。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與。諸本多作歟。善惡下又讀如字。而爲句首。猶言及也。作歟而爲句絕者。皆非。左傳。夫弗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語勢亦相似。夫弗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鸛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謂賄死。肩而牛腹。鸛壘可壘。是不可壘。必以賄死。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越十八年左傳。叔向生子伯石。叔向之母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越非是莫喪羊舌氏矣。至是果滅。伯石。食我字也。食采於楊。故號楊食我。○舊本食我音異俄。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或無大字。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宣四年左氏。楚司馬子良。生子樾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戚。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見詩生民。○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或無母字。母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瞽瞍。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瞍之舜。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聖下或有人。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終上或無字。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教或作學。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性下或有字。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言也者。或無也字。○今按此篇之言。過荀揚遠甚。其言五性尤善。但三品之說太拘。又不知性之本善。而其所以或善或惡者。由其稟氣之不同爲未盡耳。

原毀或作毀原。誠已見上。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此孔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意。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

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

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顏淵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文意蓋本此。○古之人或無人字。下同。早或作蚤。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

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方從閣本。無求其所以四字。只作責於己爲周公。彼人也。者。○今按閣本不成文理。而方從之。誤矣。

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去其下十三字。或從閣本。作舜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而爲之。

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

重以周乎。身或作已。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足爲藝人矣。善或作有。非是。取其一不責其

二。責或作取。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

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或無此八字。非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不上或有是字。今之君子則不然。或無則不其

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

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身或作於己。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

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

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是之或作如是。或無之字。雖然。爲是

者有本有原。原上或無有字。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

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

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隨下或無者。字。非是。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此下或無世字。非是。已或作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作或作。或作化。或作也。

原人。或作仁。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閒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閒。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人可上或。有曰字。指山而問焉曰。山乎。非是。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或無曰山。乎三字。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或無故。字。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仁。或作是。

原鬼。李石曰。退之作原鬼。與晉阮千里相表裏。至作羅池碑。欲以鬼威獨人。是爲子厚求食也。送窮文雖出遊戲。皆自叛其說也。退之以長慶四年寢疾。帝遣神召之曰。骨絕國世與韓氏相仇。欲同力討之。天帝之兵欲行陰謀。乃更藉人力乎。當是退之數窮諸亂。爲鬼所乘。不然。平生強聒。至死無用。

有嘯於梁。於梁於堂下一本各有者。一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鬼無聲與形上。或有鬼無氣三字。非是。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是無鬼乎。曰。有形而有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



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李石曰。公子彭生託形於豕。晉文公託。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有怪或作見怪。二下或有說字。韓子謂鬼無聲與形。未盡也。曰。然則有怪忤於天。有違於民。上民字一作人。下民字或作時。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形或作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之也。爲下或無之字。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反乎或作反。其非是。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或無不能有形與聲六聲六。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恆。故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爲福。本或先言爲福。按左氏國語。周惠史通。對曰。云云。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禘祫次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鸛鳴於岐山。其亡也。以杜伯射於於郕。動於民而爲禍福。亦有動於民而莫之有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閩蜀粹無作字。○今按古書篇類也。但此篇前已有題。不應續出。故且從諸本存作字。

行難行。下孟切。○公與祠部陸參員外書。在貞元十八年。此篇言參自越州召拜祠部員外郎。豈在前歟。參字公佐云。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參。何如。集。參作修。之。曰。先生之賢聞天下。是是非非。闕或有於貞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街。愈嘗往間客席。嘗或作常。問或席下或有坐。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誅之。某與某可人也。可或作何。或从闕抗禮記鄭注曰。此人可也。○今按禮記是也。然詳下文韓公之語。似以陸公羅曾任誅此人。復任與誅也。非罪歟。皆曰然也。或作之。罪一作。愈曰。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與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誅之邪。任而誅也。作誅而任。而或作與。先生曰否。吾惡其初。○惡去不然。任與誅也何尤。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管敬子取

盜二人爲大夫於公。禮記。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禮記。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夫惡求其初。○惡音。其所與由辟也。可人也。微子。仲之證也。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於人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利一作慮。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無其人下或有而不傳者或傳三字。作不得如己。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者。非是。

曰。禹之慮也則深矣。慮下或有民字。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音朔。同。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莫上或無人字。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或作稱。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待或作得。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諸或作之。守法。或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雜說四首或作三首。其一作題崔山君傳。

龍嘘氣成雲。嘘上或有之字。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閒。茫上或有薄日月。伏光景。感應電。神變化。水下上。汨陵谷。音。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靈或从閣本作雲。非是。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信或作不。或無信字。非是。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醫下或有入字。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不可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綱下或無之字。理亂或作亂否。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紀綱或作綱紀。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所以閣無以字。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作或作體。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世或作帝。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四海雖無事。四海或作天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

者。謂之天扶與之。

諸本或無天字。扶或作持。今按此句未詳。疑有誤字。

○易曰。視履考祥。善。晉善計者爲之。善計或無字。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

談生者。談姓。不知其名。或作云。而無爲字。非是。

之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

禽獸異物者希矣。

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並有人者二字。

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

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

鳥。闊作馬。或云尸子。其貌有若蒙俱者。荀子。仲尼之狀。面如蒙俱。注云。禹長頸鳥喙。闊本認也。

其貌有若蒙俱者。荀子。仲尼之狀。面如蒙俱。注云。

其音

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楚辭。平脅曼膚。何以肥之。顏如渥丹。笑而很者。貌則人。其心則

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

後氏。蛇身人面。牛尾虎鼻。皆有非人之狀。而有大人聖人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而有禽獸之心。公意亦如此耳。

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

或從闕杭無可怪神否字。非是。

之事。孔子之徒不言。

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或無下千

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

或無人駢死

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

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

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見外。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食馬上或有今之字。而食下疑脫一石字。馬也或無也字。且欲或無且字。

且或作而。○今按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

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二無字下。諸本皆有良字。闕杭本皆脫其

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讀荀下或有子字。○荀卿名況。趙人。齊襄王時爲稷下祭酒。避讎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而荀卿廢。著書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子三十二篇。其非十二子篇。以子

馬並仲尼謂子思孟軻略法先生而不知其統。其性惡端謂人之性

惡。禮義生於聖人之偽。此其抵牾不合於道。而公所欲創者歟。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

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雄下或有也字。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

者各以其說干時君。其下或有所能字。紛紛藉藉相亂。大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或無

黃。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或作矣。一無揚雄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

辭。時若不粹。時下或有有字。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抑下或有其字。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

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或無黜字。去。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

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或从閤無乎醇字。或無乎醇者三字。而有如字。皆非是。

子墨才短。而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夫駁者。也。退之以大醇歸之。蓋韓子待人以恕。

讀鵲冠子西漢藝文志有鵲冠子一篇。其下箋云。楚人。居深山。以鵲鳥羽爲冠。而唐志云。鵲冠子三卷。豈漢時遺缺。至唐而全耶。漢唐皆以爲道家者流。公謂其辨施於國家功德豈

少。而柳子厚作辨鵲冠子。則曰。得其書而讀之。盡鄙淺言也。二公所見不同如此。○鵲音鳥。

鵲冠子十有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九。方作六云。今鵲冠子自博選至武靈王問凡十九篇。此只云十博選篇。博選。鵲冠子第一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博選篇云。道有四稽。一日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人

有。五至。一日用己。二曰休己。三曰若己。四曰斯役。五日徒作室。至或使其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遇下或有其字。學問篇。學問。鵲冠子第二篇。稱賤生於無所

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壺或作瓠。音義同。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

二。注十有二字云。滅或作滅。注下或有字。

讀儀禮儀禮十七篇。周之舊典。漢高堂隆生所傳者也。此外又有三十九篇。河間王獻之。禮歷

盡倉卒之難。竟不施行。今亡矣。唐明經有三科。儀禮其一也。今書具在。凡十七篇。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其或作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或作云。然文王周公之法

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存上之字。家或作說。尙下或無有字。於是掇其大要。奇辭與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或無學字。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閒。嗚呼盛哉。

讀墨子 墨子名翟。宋大夫。漢藝文志云。著書七十一篇。今存者十二篇。有節用。兼愛。尙賢。

有孔墨必相用。自古寧有此之語。意謂孟子排楊墨。公排釋老。自比孟子不常有相用之說。然學者必知孟子歸斯受之之意。然後識公讀墨之旨云。伊川先生曰。或問退之讀墨一篇如何。曰。此一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處。至若言孔子尙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上或皆作尙。從閣本云。考墨子本書及漢藝文志當作上。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荀子。子夫練而牀。禮歟。子不答。以告子貢。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

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襄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列子云。孔丘墨翟。無地而爲翟突不及黔。孔丘席不及暖。孟子以前。皆以孔墨並稱。則墨亦大賢。孟子特以其非中道。古語云。墨能無弊。故闢之耳。藝文志曰。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尙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尙同。此其所長也。退之讀墨。蓋出於此。莊孟荀卿之論。皆斤其所短也。又嚴有翼曰。墨子之書。孟子疾其兼愛無父。力排而禽獸之。其言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今退之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抑何乖刺如是耶。若以孔墨爲必相用。則孟子距之爲非矣。其與孟簡書。則又取孟子距楊墨之說。以謂尙無孟氏。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推尊孟子。以爲其功不在禹下。意以己之排佛老。可以比肩孟氏也。殊不知言之先後。自相矛盾。可勝其

卷十二 雜著二

獲麟解爾雅曰。麟。屬身牛尾。一角。獲麟事見春秋魯哀公十四年。元和七年。麟見東川。或疑公因此而作解。然李翱嘗書此文以贈陸修。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其詞與意

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其有過於斯者。慘死於貞元十八年。則此文非元和間作也。○今按此文有激而託意之詞。非必爲元和獲麟而作也。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書或作載。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馬牛或作牛馬。鹿然或作鹿。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也。下或有也字。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下或有也字。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下或有也字。○宋遠孫曰。關雎之應。實無麟而非麟之時。春秋之作。實有麟而非麟之時。

師說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爲師。愈以是得狂名。又報嚴厚與書云。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爲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無以韓責我。余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其言非好爲人師者也。學者不歸子厚。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說耳。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闕本無此五字。非是。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庸。或从閤抗作登。或并有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一作實。或嗟乎。嗟上或有咨字。非是。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且或作已。下或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由於此乎。

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一作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非上或有也字。方云。讀音豆。周禮天官注。徐邈讀。馬融笛賦作句。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似一作類。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或作大。按官威。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或作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怪也。歟。其可或無。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郈子萇弘師襄老聃。絕。鄉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至周。問禮於老聃。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左氏傳曰。鄉子來朝。孔子問少昊氏以鳥名官之故。○萇音長。鄉音談。國名也。方無孔子師郈子五字。而以萇弘師襄老聃六字連下句。鄉子之徒爲句。曰校本一云。鄉子下當有數字二字。其上當存孔子師三字爲是。○今按孔子見鄉子。在簡周見萇弘老聃之前。而聖人無常師。本杜氏注。問官各語。故此上句既敘孔子所師四人。而再舉鄉子之徒。則三子在其中矣。方氏知當存孔子師字。而不知當并存上鄉子二字。乃以下鄉子二字。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子下有曰字。方似不當有。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是字。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歲。貞元十年。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學上或有請字。無下余字。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進學

進學解。進學解出於東方朔客難。揚雄解嘲。而公適之。孫樵所謂韓文公以進學解窮者此也。孫樵又與王霖書曰。王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

手捕長蛇。不施腔勒騎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據本傳云。再爲國子博士。既才高。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和八年三月二

十三日也。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招或作召。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



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畢或作必。峻或作俊。古文尚書後皆作峻。公佗文石本多用峻字。新舊史同上。占小善者率以錄。○占去聲。名一藝者無不庸。

爬羅剔抉。爬或作把。○爬。蕭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

之。不或作不能。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刻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年或作時。

云。考舊史。公時以職方下遷。蓋非久於博士。○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吟或作時。今按此文恐非職方左遷時作。說見下三年博士注。

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紀或作記。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晷或作時。恆兀兀以窮年。兀

或作屹。先生之業。可謂勤矣。之下或有或作芒。觚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衣弊不補。履決不貫。呂氏

旨。見楊子雲解難。尋墜緒之茫茫。或作芒。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障或作停。音章。禮記歸迴狂瀾於既倒。

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或無有沈浸醲郁。醲或作含英咀華。張子韶曰。文字有眼目處。當涵泳之。使書

含英咀華。正謂此。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姚姒。舜禹姓。徐里切。渾渾無涯。無或作亡。或作之。非是。

胡本切。周誥殷盤。佶屈聱牙。○佶。其乙切。屈。求勿切。聱。牛交切。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

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一作德。或作儒。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

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具或作其。或作且。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或無爲。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

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疐多作蹙。詩云。載蹙載動。輒得各暫爲御史。遂竄南夷。徐或作逐。謂貞元十九年爲

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年。方作爲。謂貞元末爲四門博士。元和初爲國子博士。今復下遷。諸本多作三

乎。然供亦附三爲之說。則又誤矣。楚辭雖過失猶弗治。○治。陳之切。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取或作

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豐或作登。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或無而先生曰。吁。子來前。夫



本政周衰文弊。老子之徒莊周唱爲太古之說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焚符破璽。而民僥鄙。至是又作。

本政云。

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其或作有。或無其字。○今按。後世不知其承大數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遂。或作言既而弊矣。既字又似及字。

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其言曰。天下可爲也。彼之政仁矣。反於誼。此之政敬矣。戾於忠。何居我其周從乎。或無何字。或無居字。我或作吾。○今按。何居。準檀弓音。姪。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夏曰虞。曰陶唐。曰三皇。

大率此篇僻澁。必其少作。今或有所未通。闕之可也。氏曰。遂古之初。暴孽情飾。淫志孽。魚列切。○枝辭琢正。紛紊糾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去世。其終不

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悱然非矣。或無然非二字。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及門而復。後雖屹屹。決不可壅。○屹。或無後字。暨或作泊。○屹。苦骨反。原其始。固有啓之者也。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

化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

皇極。怪或作類。伏文貌而尙忠質。茫乎天運。窅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

守戒。唐自安史亂後。河南河北地裂爲七八。蔡在當時。最爲近地。成德淄青連結爲援。所謂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閒。而不知爲之備者。此公守戒之所以作。終之曰。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及裝度平蔡。而公之言驗。太和閒。杜牧作守論。亦公遺意歟。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

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棧。而外施窗竈以待之。援。或云籬也。欄也。字當从木。○嘗。徒敢切。穿。慈井切。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

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局鑄以防之。○鑄音快。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

屈強之閒。屈或作偃。○屈。渠勿切。屈強。居亮切。又巨兩切。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野下或無人。而王公大人反

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野下或無人。而王公大人反

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野下或無人。而王公大人反

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爲下或有之而二字。或只有之。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

爲。句下或有而不爲三字。○今詳文勢。疑爲字衍。材力不足者次之。足下或有爲不足焉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疑下足字衍。下文不足爲者放此。

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閒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與上或無

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戰國策。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薄盜。其閒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

舉踵引頸。或作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

戒。童子之抗。○孟子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賁育。古之勇力。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賁音奔。魯雞大者

曰蜀。莊子庚桑楚篇。越雞不能食鵲卵。魯雞固能之矣。○向氏註云。越雞。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

大矣。○或作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圻者王承福傳。圻或作朽。圻音烏。左傳圻人以時壞館宮室。杜注。圻人塗者。題諸正本此說。不當用朽字。○今按論語作朽。

圻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無

字。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鑊衣食。○鑊。爾雅。鑊謂

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當。謂所當。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圻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

路之廢疾跛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

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偏焉。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方以闢本如此。諸本以生或

與原從意同。似當从之。然詳上文有三生字。故此言君者理我之所以生。作以出令。○今按所以出令。或从

者。正承上文而言也。若作出令。上下文意皆不協矣。今當以方本爲正。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闢本

無也字。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血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鑊以嬉。○一日捨鑊。或

鋟。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智上或無字。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特或作故。孟子。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於人及食功之說。公。噲。吾操鋟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入下或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問下或無字。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死上或無字。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焉下或有字。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知其不可下。抗本有能字。蜀本能上又有強字。數本語意。皆與上文不擇其才之稱否者相複。又與本句多行可愧者不相承。惟抗蜀本近是。但能字亦未安。而強字當在而字下耳。今參取二本。定爲知其不可而強爲之。則其上下文之義皆暢矣。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或無字。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我者。闕作我類。有之。又吾所謂勞力者。下或有字。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楊之上或有然字。而非是。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畜或作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亡或作忘。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鑒。或作或當作日覽。

五箴五首 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或無是字。余生三十有八年。三或作四。或从闕杭蜀本云。洪鑾辨證詳矣。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二於字或並作于。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爲。余。方从闕杭蜀本並作于云。左傳于民日也。○今按方說不爲無據。然與所羅之文初不相似。况下文有嗚呼余乎。則此于字皆是余字明矣。嗚呼余乎。其無知乎。知下或無字。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烏或作焉。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焉或作然。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此非佐董晉張時。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此謂爲監察御史。坐論天旱人飢。出爲陽山令。以快。方並作倭以。○倭作字之怪。殊失韓公立言本意。今悉正之。不敢从也。汝不懲邪。而嗷嗷以害其生邪。○嗷音饒。

行箴行或作悔。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曾禾切。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追。諸本皆同。而方从闕杭作止。○今按草書追字。近似止字。二本偶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弗思。以轉寫致誤。而方乃以好怪取之。不復計其文義之通塞。可一笑也。

好惡箴

無善而好。善。方从杭蜀作悖。○今按二本蓋由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讎。前之所惡。今見其減。從也。爲愧。捨也。爲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沛。齒之尙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爲。

### 知名錄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有餘。厥聞四馳。焉或作然。○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隣。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買憎。買音古。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及其或作其及。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爾亦。方作辱則。

### 後漢三賢贊三首

後漢王充王符仲長統三人者同傳。公爲之贊。各不滿百言。而敘事略無遺者。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充字仲任。其先魏郡元城人。父詡。徙居上虞。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於肆。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衆流。閉門潛思。論衡以修。充歸鄉里。屏居教授。以爲俗儒守文。多著論衡八十五篇。爲州治中。自免歸歟。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以病不行。七十餘。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爲鄉人所輕。或無爲字。憤世著論。潛夫是名。符著潛夫論三十六篇。以讎當日。稱述救之篇。以救爲賊。良民之甚。其旨甚明。甚或作患。王符述救篇曰。今日賊良民。皇甫度遼。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鴈門。問鴈呼卿。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守者。謁規。規以不

符名。衣不及帶。屣屣出迎。時人爲不仕終家。吁嗟先生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按。

仲長統公理。仲長統字公理。

山陽高平。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謂上或有其後果敗。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士多歸附。時統

過幹。幹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未幾。幹以并州叛。卒至於敗。以此有聲。傲儻敢言。傲或作偶。或語默無常。人以爲狂生。

州郡會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尙書郎。舉下或有高第字。後參丞相軍事。卒不至于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言是名。著論名曰昌言。

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文章。或云考本傳當作才。章。公三贊未嘗私立一語。四十一終。或有一下

而。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諱辯。舊史公傳云。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辯。令舉進士。蓋以是罪公。而新史則書其事於賀傳云。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爲作諱辯。然亦卒不就舉。

愈與李賀書。李上或有進士。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此公自言。曾勸李賀舉進士。而賀

名者毀之也。今方氏乃從諸本刪去名字。而以有字屬下句。後使複出四字。爲剩語。而爭名二字無所承。故諸本亦有覺其誤者。而并刪四字。以從省。雖若小勝方本。然要爲失。據公本指而不究毀

者之情也。方本又無之字。亦非是。方又云。康駢劇談錄謂公此文因元稹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而發。董彥遠謂賀死元和中。使復爲禮部亦不相及爭名。蓋當時同試者。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

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或無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或無若愈曰

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

蘆之類是也。蘆與丘同。音烏。蘆。草名。○或無此注字。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

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嫌名律乎。下諸本皆有此二字。或从杭本去之。非是。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

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謂文王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又曰

孔。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公名完。○本或無若字。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康王名釗。○釗音昭。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日



昔者吾友。又曰楊婆而。周之時有駢期。漢之時有杜度。期字度字。下或並有者字。據彥遠曰。駢期以姓

帝諱。謂杜度。公誤用也。然張仲。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

景方自有杜度。公所用或出此。微爲通。謂微侯爲通侯。微爲闕通之類。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

也。或無下又諱二字。顏氏家訓曰。相公名白傳有五陸之稱。厲王名長。琴有脩短之目。不聞謂今上

布帛爲布帛乎。賢賜爲賢脩。公言蓋有自也。○今按公言。或與顏氏偶同。未必用其諱也。今上

章及詔不聞諱辭勢乘錢也。以辭勢乘錢爲近太祖世祖玄宗廟諱。○辭。呼古切。惟宦官宮妾乃不敢

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廟諱。代宗諱義。玄宗諱見上。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言語或作

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或無舉字。爲可下或無邪字。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

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或並作邪也。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

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

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宦者或並作宦官。

松風伯。諡或作機。非是。德宗貞元十九年正月不用。至七月甲戌。公時爲西門博士。作此專以刺權臣裴延齡。李齊運。京兆尹李實之徒。壅蔽聰明。不顧旱飢。專於諂求。使人君思

澤不得下流。如風吹雲。而雨澤不得墜也。是年冬公拜御史。竟以言旱飢諫陽山云。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早上或無之字。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尺志風灑灑兮。將

墜。灑灑或作侵侵。將下或有欲字。風伯怒兮。雲不得止。陽鳥之仁兮。念此下民。閱其光兮。不關其神。嗟風伯兮。其獨謂何。或

將。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

使。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鏐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氣不或作雲不。雲不或作氣不。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又何

辭。或無今字。又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兮其罪誰當。我今或作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雖或作之。非汝傷。是汝或作爾。

伯夷訟王荆公伯夷論。謂韓子之頌爲不然。曰。伯夷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而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於文王之世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下太公哉。荆公之論。與此頗相反。學者其審之。伊川曰。伯夷頌只說得伯夷介處。要說得伯夷心。須是聖人語不念舊惡然用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舉世非之下。方从抗粹及范文正公寫本。無力行二字。千下舉其成也。○今按此篇自一家一國。以至舉世非之而不惑者。汎說有此三等人。而伯夷之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又則是上一等人。不可以此三者論也。前三等人。皆非有所指名。故舉世非之而不顧者。亦難以年數之實。論其有無。而且以千百年言之。蓋其大約如此耳。今方氏以伯夷當之。已失全篇之大指。至於計其年數。則又捨其幾二千年全數之多。而反促就千五百年奇數之少。其誤益甚矣。方說不通。文理大率類此。不可不辨。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崇乎泰山不足爲高。○舉音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事見史記宋世家。去下或無之字。武王周公。聖也。聖下一有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從或作率。與或作從。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也。見春秋。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明下或有今世之所謂士者。或無所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凡人。諸本兩句皆作凡人。唯范本並作一。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乃與下文非聖人者相發明。諸本非是。

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是也。律方作准。○今按律字从水隹。聲俗作准。方本誤也。既曰聖人。則是固爲萬世之標準矣。而伯夷者乃獨非之。而自是如此。是乃所以爲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與世之以一凡人之毀譽而遽爲喜慚者有間矣。近世讀者多誤以伯夷爲萬世標準。故因附見其說云。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 卷十三 雜著三

子產不毀鄉校頌

左傳。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然明曰。

若果行此。鄭國實賴之。仲尼聞之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國僑字子產。鄭大夫。穆公之以禮相國。○相去未安其教。安或作知。云。此以

用韻。如此。遊于鄉之校。衆口囂囂。許堯。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

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易。否。臧凶。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不毀鄉校。曰。不

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吾不下塞上聲。文六年穀梁云。上塞則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

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怒。得成敗之迹。昭哉可

觀。然或作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者。交暢旁達。施及無垠。君或作者。交暢

交達。非是。於序。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理下或有者字。

釋言。此元和二年春作。宰相鄭絪。翰林學士李吉甫。中書舍人裴增也。國語云。麗姬使奄楚以環釋言。注云。以言自解釋也。退之作釋言取此。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或無十字。日字。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或無下且曰。吾見子

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我下或有盡字。而無爲一通以字。或無爲我字。而有盡字。一或作二。

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若干或作著于。獻下或有之字。○今按著于篇。雖古語。爲施之於此。似不相入。且公亦未必特用此語以爲奇也。於後

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乎。或無爲。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三人。謂公及張。獨

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以或作已。四海九州

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徵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

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敵以或作敵已。國語。自敵以下則有讎。注。敵。人

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

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或無乎字。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扳音不。善交

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禮記。儒有爵位相先。患難相死。無宿賓蓄貨以釣聲勢。宿賓蓄貨。或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

走乘機抵讎以要權利。○讎。許宜反。平聲。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

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相國或作宰相。或無歟字。既累月。又有來謂愈

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或

理。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不下或有能。愈

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

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咄字見晉殷浩語。當沒切。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市有虎。見戰國策應應語。會參殺人。見史記甘茂語。

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小雅。巷伯詩。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

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小雅巧言詩。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

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惡聰也。巷伯之傷。亂世

是逢也。聽或作聽。非是。亂世一作世亂。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

聰明則聽視不惑。聽視或作視聽。公正則不迴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進而或作進。雖進

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懷。或無而懷。慎字。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

哉。或無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

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宰相或皆作相國。又

無矣字。既下

愛直贈李君房別。南陽公張建封也。時爲徐帥。公佐其幕。李君房。張增也。貞元六年進士。公此文十五年在徐作。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烏或作焉。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

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平色。平或作于。南陽公舉措施爲不失其宜。公下或有之字。天下之

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有其或作其有。凡在此趨公之庭。或無此字。○今按。議公之事者。吾

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

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

爲南上或有能字。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又或作且。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

愛惜。而得之彼爲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

爲天下惜之。惜或作愛。

張中丞傳後敘

歐陽文忠跋張中丞傳後云。張巡許遠之事壯矣。秉筆之士。皆喜稱述。然以翰所紀。考唐書列傳及退之所書。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爲疎略。雖云史家當記大節。

然其大小數百戰。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缺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爲太繁。然廣紀備言以俟史官之採也。文忠所云唐書列傳者。謂舊傳。若新傳。則采翰及公所書并舊傳爲之矣。

公所書并舊傳爲之矣。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聞家中舊書。

張籍字文昌。公舉薦進士。

得李翰所爲張巡傳。巡上或無張字。鄧州南陽人。翰

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

杭州人。徽宗會孫。

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

開上或疑當有然字。

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

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睢陽食盡。巡出愛妾。遠亦殺其奴以食士。以與賊抗而不降平。當其圍守時。外無虵蜂蟻子之援。虵音

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以國亡主滅。賊將令狐潮聞玄宗已幸蜀。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巡。上

或校作悟。城下或有悟之字。今按悟字無理。且从諸本作語。○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

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

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其徒上或有而字。或在死字之下。邪上或無之字。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

此詬遠。詬或作語。非是。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

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

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之卒或無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

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之卒或無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

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餒羸之餘。○創平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

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溫公曰。唐人皆以全江淮爲巡遠之功。按睢陽雖當江淮之路。城既

爲後患。不虞巡。則沮遏其勢。天下之亡其誰之功也。之或不或無之。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拒

不敢越過其南耳。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攻或作

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府或作州。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號雙廟。

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或無之。賀蘭嫉巡遠之聲成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

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據上或無霽雲字。非是。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

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

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或作箭。曰。吾歸破賊。歸。或作

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

霽雲。雲未應。或無霽字。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欲將或疑衍一字。公有言。雲敢不

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園中。及巡或作及其。常或作嘗。籍大厯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

嵩時年六十餘矣。或無下嵩字。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或無嘗字。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

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久或作又。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

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

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巡。開元二十四年進士。劉夢得嘉話。載其謝加金

吾表。有云。主尋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愈罪益。是賊滅亡之日。激勵將士賦詩有云。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陣。又夜聞笛聲詩云。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觀此。則巡之文見矣。起或作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或無戶字。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或起或作泣起。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逵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或作呼之。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嵩將有而字。爲下或有其字。皆非是。

河中府連理木頌。開元九年正月丙辰。改蒲州爲河中府。孝經援神契曰。王

司空咸寧王也。

澤藏。

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之東邑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始氣之交暢也。始或作

王之德。交暢者有五。是其應乎。

或無五字。非是。

訓戎奮威。蕩戮凶回。舉政宣和。人則寧嘉。入踐台階。庶尹克司。來帥熊

羆。四方作儀。閔仁鰥寡。不寧燕息。

仁或作字。非是。

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事。異體同心。異體或作上

體。或作歸民于理。天子是嘉。俾錫勞王。

勞去聲。

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本連理之柯。同榮異

壘之禾。

方云。三館本。闕本。之柯皆作枝柯。仍與下文同榮爲一句。今本木作禾。由枝字訛也。○

前日之預言。而仇舉其類耳。司馬相如所謂雙蛇共抵之獸。其句。吾倭之產茲土也久矣。或無之字。蓋追爲

法亦類此。如方所定。則理乖語贅。句分而韻不協。失之遠矣。

吾倭之產茲土也久矣。或無之字。蓋追爲

作。今欲明于大君。

欲或作將。

紀于策書。王抑余也。冶金伐石。垂耀無極。王余抑也。王余抑也。或作余抑王也。方从

王固無理。

○今按抑余余抑。蓋互文以叶韻耳。作余抑奮肆姁媮。上音吁。不知所如。願託頌詞。長言之

于康衢頌曰。



木何爲乎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

詢。或作。顧封植兮永固。俾斯人兮不忘。斯或作其。入或作民。

汴州東西水門記（并序）

公時在董晉在汴州作。陳后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謬也。以后山語觀公諸記。信然。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或無隴西二字。非是。董晉本仲舒之裔。自廣川徙隴西。故云。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蘇會。闐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曷黎韓愈請記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

距。或作。拒。

其不合者。誕實聯鎖于河。

不合。或作。弗合。

宵浮晝港。舟不潛通。潛。或作。沈。舟不潛通。

不方作舟用。方並從石本。○今按上下文意。蓋言置鎖雖足以禁舟之潛通。然未免虧疏宣洩之患。故須作水門耳。諸本作舟不潛通者是也。今上文既言置鎖。而下文乃云舟用潛通。則是鎖爲虛設。而其下句亦不應著然字矣。若以爲誤。則石本乃當時所刻。不應有誤。然亦安知非其書者之誤。刻者之誤。況或非所親見。則又安知非傳者之誤耶。其說之未盡者。又見於饒堂盤谷等篇。覽者詳之。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訖言屢騰。歷載已來。就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噉噉。○噉音。劫衆阻兵。懷懷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拯或作。持。

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諸本及石本皆有本刪去。云。闕本蓋公晚年所定。不知何據而云然。以今觀之。其舛誤爲最多。疑爲初出未校之本。前已辨之詳矣。大抵館閣藏書。不遺取之民閒。而諸儒略以官課校之耳。豈能一一精審。過於私本。世俗但見其爲官本。便尊信之。而不復問其文理之如何。已爲可笑。今此乃復造爲改定之說。以銷衆口。則又可笑之。乃作水門。爲邦之邪。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閑或作。扞。黃流渾渾。胡本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文。方从石閣蜀本作醇。○今按此記。方氏多从石本。河之坛坛。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尙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

燕或作宴。此記多从石本。王弘中名仲舒。自吏部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亭在連州。公爲陽山令時作。陽山。連之屬邑云。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佛下或有之字。慧下或有者字。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葦蕀壤。燔櫛駢。燔或作焚。詩。其櫛其鬻。注曰。木立死曰櫛。自斃曰鬻。櫛。側師反。鬻。於計反。御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呀音窪。窪者爲池。蛙。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避或作禦。寒上或有禦字。或作立屋以遊。風雨既除。寒暑既去。或作以禦風雨。以除寒暑。今从石本云。左傳。吾儕小人。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埃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埃之道也。其丘上或有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德字。下或有德字。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爍曰振驚之爍。谷言德。爍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爍曰秩秩之爍。谷言容。爍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耆侯燕喜者頌也。名或作言。者頌从石闕杭蜀本如此。今按頌字疑衍文。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石闕杭本如此。或無老字。而或作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名下或有於字。其側石本無其字。直或作多。或作正。其北。匈奴傳。諸將居東方。直上谷。或讀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部下或有待字。皆非是。或次其道途如字。地。蘇石本無地字。其人。石本無其字。弘中涉浙湍。今鄧州有浙江縣。以浙水得名。漢書所謂折衝者也。湍。亦水名。在鄧州穰縣。臨漢水所經。自藍田入商洛。山下或有涉浙湍之折邑。漢書所謂折衝者也。湍。亦水名。在鄧州穰縣。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孫柳踰嶺。蟻狄所家。蟻或作蟻。蟻狄音柚。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或作壤。宜其於山水既聞而默見也。也或作之。石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石本無而字。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豪。諸本作豪。石或作壁。地理志。豪初作豪。元和三年改爲豪。據退之作記時。向爲豪。作豪誤矣。與典以爲州名。字本作豪。

○今按顏魯公千祿字樣及唐韻。亦皆作豪。而元和郡國志云。豪字中閒誤去水。元和三年。字又加水。皆與地理志合。但通典偶脫中閒去水一節耳。此豪字當作豪。○此記當在貞元十五年。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士或作總。統理所部之毗。以鎮守邦國。守或作定。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

與豪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祈或作所。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

非閑辨通敏兼人之才。閑或作宏。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後或作后。苟其帥之。則其所辟或不

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貞元四年十一月。置徐泗豪三州節度使。徙建封爲之。歷十一年。

而掌書記者三人。者下或有凡字。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爲尙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

爲尙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隴西李博。隴上或有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方爲之。孟容以文詞知名。

兼建中初進士。家聚書至萬卷。博。公同年進士。附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閑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有字。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

知矣。蔚乎其相章。或作扶。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或無也字。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

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記下或無之字。來上或無俾字。

畫記

蘇內翰嘗曰。世有妄庸者。作歐陽永叔語云。吾不能爲退之畫記。此大妄也。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兵下或無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下或有

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

執戰約立者二人

的○勒音

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徒下或無而字。驅牧或作騎牧。

○今按徒則非贖矣。

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鉞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

坐睡者一人。方舡者一人。

或無方坐而脫

足者一人坐上有方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

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

人。具或作且。  
上或有二字。

十。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二或作三。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負

或無者字。○今按  
字。疑在負者之下

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而無以字。

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

上者下者。又有上者下者。杭本作亦有馬之下者焉。按此句二本皆無理。唯別本作又有上者下

蜀本同。但又作亦。閣本作亦有馬焉。○今行者而無焉字。乃與上下文意相屬。今從之。

牽者。牽或作奔。或併無四字。○今按牽。謂牽而行。涉者陸者。或無陸者二字。○今按此承涉者也。後有走者。則奔者爲重複。當存牽而去奔。涉者陸者。則陸爲方出水也。不當無。翹者顧者。

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

者。或無人立者。二  
字。非是。○齧音齧。  
飲者。洩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

者。喜下或有怒相踶醫者。

○醫音  
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

有三。而莫有司者焉。爲或

牛大小十一頭。十下或有兼蛇三頭。蠶或作蝓。下同。漢書子虛賦注。

名。諸如橐駝之數。而加

其一焉。準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府車三兩。雖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屨

甲冑之屬。○楯音并孟。蓬莖爲之。倚於矢後用之。器也。韋天。傳奔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亟其少。闕杭本用

二字。而無

魚三食會食金食月二月二晷靈今廿羽二具二百五一不一皆由松王奴下有投靈

器字。非是。

二尺。中心高如覆孟。其巖爲小壺四角微蹙起。李商隱詩。玉作彈碁局。中心亦不平。貞元甲子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局有獬狌生申拔者。如得此書。則與余彈碁。彈碁有譜一

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有此法。

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聚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

作。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或有感然四字。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摸上或有所字。或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國一作絕人事而摸得之。遊園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焉之勞而風好之篤也。來上或有日無始字。今以下文夙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好之語推之當有。

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崔立之貞元四年進士。公嘗寄其詩曰。連年收科第。如捕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一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倡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

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厲驚行以進。平立脫丞曰。當署。厲或作鼻。日丞涉筆占位署惟謹

涉或作。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懷。必曰丞至。以相

警警。丞之殷豈端使然哉。諺或作劫。或作該。方从文苑云。謂諺語之所舉計者以丞爲慢之。博陵崔斯立

種學續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涵或作澄。大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口人。抗本無再

文苑無下再字。而屈下一字。皆作千字。又多作于字。方云。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六年中博學宏詞。再進而屈千人也。今按抗苑皆脫字。方从苑爲誤。但唐人試宏詞者甚少。如貞元九年。僅三十二人

而已。作千人恐非是。或疑千當作其。如云屈其坐人元和中。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也。然無所據。始放穆天子傳闕其處。以俟知者。

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際不得使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拚去牙角。○拚音

一蹶故跡。破崖岸而爲之。喟下或皆有然字。負余上方有喜字云。喜音許吏切。黃霸傳。少學律令。喜

○今按文丞不成文理。爲吏。岸下方無而字。爲之。方作爲文。而讀連下句。曰爲文丞言猶文具也。喜

方說之辭。類如此。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按丞字或疑斯立易椅與瓦墻。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

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挺从木。說文。水縱繞循除鳴。斯立痛掃灑。對樹二松。日哦其間。下或有吟。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 新修滕王閣記

滕王閣在洪州。公自袁州作此記。凡五百五字。首尾敘其不一到爲歎。而終之曰。寄吾不盡之意。歐陽永叔爲臺守史中澤記峴山亭。尹師魯爲襄守燕公記峴山亭。蘇子美爲處守。李然明記照水堂。蘇子瞻爲眉守黎希聲記遠景樓。四者其辭雖異。而大意略同。豈作文之法當如是耶。抑亦祖公此意而爲之也。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笑。

則或作嘗。臨或作登臨。

而滕王閣獨爲第一。

滕王名元嬰。高祖之子。永徽有瑰偉絕中。爲洪州都督。作此閣。

特之稱。

特閣本作時非是。

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

注或云王勃作游閣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爲從事日作修閣記。或並無。

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

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揭或作潮。或無事字。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

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

於上或無袁字。

私喜幸自語。以爲

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僦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諸本皆同。方獨从文苑無

處十二字。而償作賞。下又增償字。○今按敘事當如諸本。乃有曲折。而其先公後私。不以遊覽雜

乎受命之重。尤得事大府之體與聘禮。既受饗餼。然後請觀。乃從下門而入。意亦相似。如方所定。則皆失之。而竊寄目償。語意生

漲。適所願亦不若償字之穩也。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太原王

仲舒也。舊史。元和十五年六月戊寅。以中書舍人王仲舒爲洪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江西觀察使。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

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

行上文苑有而

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生。力以文苑作施。○今接

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日或作月。非是。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

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

或無矣

其歲九月。人吏浹和。

○映音 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sup>○與夫</sup>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sup>上或無公字</sup>。所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烏或作胡。杭苑作乎。<sup>○今按作乎語意輕脫。不類公文。亦非寮屬所得施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於其長者。蓋本作烏。自烏而胡。又自胡而訛耳。大抵此篇文苑多誤。</sup>檻之腐黑撓折者。蓋元級輓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sup>前漢。爲其泰漫漶而不可知。注。漫漶。反。又乎貫反。破或作故。鮮或作圭。說見蔡邕君夫人文。○今按瓦輓堅物。破缺乃無後前人不可用。而故則無甚害也。且修屋而盡易其故。則是新作。而非修之謂矣。作故非是。</sup>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sup>而下或有實焉字。愈既以未得追觀爲歎。竊喜</sup>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尙能爲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sup>某或作五。</sup>

科斗書後記 <sup>元和十一年六月四日作。</sup>

愈叔父 <sup>名雲卿。仕終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丑。元辛</sup>

<sup>禮部侍郎。</sup>建試碑。贈兼御史中丞田神功平劉展于淮西。雲卿爲平淮碑。又爲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圓廟碑銘。二碑並載姚敘文粹。李太白武昌宰韓君去思碑云。雲卿文章冠世。皇甫持正公神道碑云。先叔父雲卿當肅代朝。編爲文章官。李習之誌其妻母墓曰。禮部君好立義節。有大功於昭陵。於時李監陽冰。獨其文章出于時。而官不甚高。習之妻。雲卿孫女也。觀此。則公所云。蓋可見矣。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香八分。<sup>擇木。代宗時官禮部尙書。杜子美李潮八分歌云。尙書韓擇木。騎曹或作蓋能。非是。○今按禮云。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公於擇木。已無服矣。故以同姓言之。</sup>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sup>董丞相管。貞元中鎮汴州。</sup>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服之或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sup>官書新唐志作字書。考之杜林傳及陳蕃傳。兩部合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爲四門博士。非也。衛宏字子敬。光武時爲蘭臺。</sup>

士識歸公。歸登字冲之。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或無其字。據依或作依。左氏。無所據依。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讀。嗣爲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爲文辭。宜略識字。或無道字。識下或有古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怒寫以留愈。或無愈字。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愈記。

# 卷十四 雜著四 書一

鄆州谿堂詩（并序）

鄆音運。秦爲薛郡。漢爲東平國。春秋齊人來歸鄆。此篇多从石本。退之文有石本者。鄆州谿堂詩。孟州濟源送李愿序。京兆萬年薛公達銘。司馬

村柳子厚銘。縣北劉村路應碑。州縣田氏先廟碑。鄭州榮陽索河上鄭儼碑。衢州徐偃王碑。華州蒲城胡瑀碑。西京北邙權德輿碑。廣州南海神廟碑。柳州羅池碑。潭州湘陰黃陵碑。徐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其間異同。皆以石本爲正。長安薛氏有皇甫湜手帖云。鄆塘特高古。風致樹降旗。而作者之下。何人能及矣。崔侍御前日稱歎。終席滿座。不覺繼燭。我唐有國。退之文宗一人。不任欽慰之極。僊上侍郎宗伯鄆塘。正謂此鄆州谿堂也。公時爲兵部侍郎。曰宗伯者。文章宗伯也。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元和十四年二月。平盧都知兵馬使劉悟。殺其節度使李師道以降。充海沂密爲一道。東平郡。卽平盧軍所治。以華州刺史禮部尙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下或有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海沂密等州都團練觀察使。三分其地者。謂魏及此二人也。○濮音卜。沂既一年。喪其軍。號曰天平軍。舊史穆宗紀云。十五年六月。鄆曹濮等州節度。賜號天平軍。從馬總奏也。上卽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長慶元年龍軍節度使劉總。上齒鎮地。詔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安下或有於字。此句或上之三年。穆宗以元正月卽位。其曰上卽位之二年。則長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慶元年。上之三年。則長慶二年也。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轉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轉心一力。或作竭心力。轉或作竭。一或作國語。轉本畢末。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師。元和十



沂海將王弁殺其觀察。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於或作于。幽。謂長慶元年幽州盧龍軍都知兵馬使王處。自稱留後。

成德軍大將王廷縈。殺其節度使田弘正以反。魏。謂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謂二年武寧軍節度使田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自稱留後。

度使崔羣也。置或作署。或置上有署字。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謂杭蜀及諸本皆有四鄰望之一句。方从石本。

若其無之。則下文所謂特以無恐者。為誰特之邪。大凡為人文。而身或在遠。無由親視摹刻。既有脫誤。又以毀之重勞。遂不能改。若此者蓋親見之。亦非獨古為然也。方氏最信闕杭蜀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今此三本幸皆不誤。

若防之制水。特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永泰元年七月。兵馬使李正己為本軍節度使。傳子納。納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曹濮於鄆自為一句。或軍所根子師道。至元和十四年敗。凡五十五年。

祇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持或作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孰化。以武則忿以懷。或無二字。或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億心罷精。○億音備。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

衆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下或有也字。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或無公及封字。

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後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曩公之化。○曩平聲。一作。

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德下或無而字。

乃使來請其詩曰。帝莫九壺。九壺。九州也。遷與屬同。有業有年。有荒不條。不或作有。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收或作牧。或作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為邦蠹。或作蟊。音義同。

節根



進士策問十三首非一歲所作。編者集之耳。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于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蜀本作凶吉。○今按經傳。凡言吉凶者。多先吉而後凶。

惟協韻諧聲。則或倒用。而托世好奇之士。不問可否。一例倒用。則失之矣。此類當徐讀而從其聲之諸者。不能悉論也。則是聖人之舉事與爲。無不與人共之

者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春秋文公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吾謂言也。何休注。此引易幾事不密爲證。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下或有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

是乎盡其心焉耳矣。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

不之能察也。老蘇曰。老蘇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有權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機者。民不

書與易春秋所得而知之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此指各殊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此或作此。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願承教焉。問古之人

有云。夏之政尙忠。殷之政尙敬。而周之政尙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高祖紀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

周人承之以文。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爲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

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夏殷下或無之。字。非是。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尙若不相遠然。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

遠下或無然字。焉或作焉。○今按當有然字。而焉字屬下句。但其下屬當有一有字。作焉亦通。其下疑或有一睹字。抑其道深微。不可究駁。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

然。則是說爲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興與霸。亦有尙乎無也。或無與與字。觀其所爲。其亦有意云爾。循環之說

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書。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焉。孔安國曰。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

梅賾自誓之戒。足以爲後世法。故錄之。以備王事。僉詩錄商魯之頌。而鄭康成以爲魯得元天子之

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錄魯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法。此

夫子取予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修或作。非是。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楊朱字子居。後與墨子與禽滑釐辯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七十一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或無其孟子辭而闢之。則既廓如也。或無則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或無知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說。之也。或作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將何以救之乎。向在。方从闢抗施作在尙。無將字。今按若从方本。則尙何以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救之乎。乃是恐不及救之意。與此上下文不相入。其說非是。其無所爲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會六。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爲敵。此

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己乎。人下或無而字。已作身。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彊。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爲秦。使天

下爲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箴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名下或無而字。其實或作於實。願與諸

生論之。無惑於舊說。舊或作記。非是。句下或有焉字。

問。夫子之言。蓋各言爾志。盡上或有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於庠。

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不之或無字。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

其誰與歸。此下或有又日居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爲誰乎。而或作所。所

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爲也。或無之所二字。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聞下或無有字。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于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錯鉢。讀其書亦皆有人焉。魏字或在晉下。謂元魏

爾。蓋不然也。三國之。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爲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豈應略而不言乎。

餘以門地勲力進者。又有倍於是。其爲門戶多矣。有倍或作加倍。而自御史臺。尙書省。以至于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

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

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平。委之以或作以妄之。非是。況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

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蓋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易上或有周字。說下或有者字。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曰

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有一悔。安在其爲健乎。二或作一作非是。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

四位既不爲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此下或有其血戰之字。玄黃四字。其足爲簡乎。易。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

施其詞。陳其義焉。或無所字。非是。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者下或有有在字。豐上或有有既字。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

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愈賤或作益賤。而字疑當在賤字下。但此正與張中丞傳後城壞而其徒皆死云云者相類。恐公自有

此一種句。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灑山襄陵。下人其咨。人或作民。此試進士當作民字。非是。夫親九族。平百姓。和

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典。又曰。敘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裡六宗。望山川。循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

二州。封山濬川。封。諸本作隨。非是。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爲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抑其下或有所字。非是。已。二三子其辨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德下或無字。由漢氏已來。或無已字。師道日微。然猶時有授

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師。或無字。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無下或有字。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或無而字。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俟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爲不足爲。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二於字。或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爲聖人乎。烏或作焉。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

爭臣論陽城拜諫議大夫。謂得失熟。猶未肯言。公作此論。機切之。城亦不屑意。及裴延齡逐陸贄等。城乃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贊等。帝欲相延齡。城居位五年矣。後二年而能排擊延齡。或謂城蓋有待。抑公有以激之歟。爭或作諫。歐公與范司諫

爭。溫公屬筆皆作爭。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城字亢宗。城北平人。定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城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爲

夜不出。六年。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焉者幾千人。城及從士第。乃無所不通。

山。遠近慕其德。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子下或無以字。城徙居陝州夏縣。李泌爲陳鸞觀察

行。多從之學。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使。聞城名。必入相。薦爲著作郎。後德宗令長安

附楊寧。齊東甬。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或無人字及色。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

召爲諫議大夫。字。皆非是。其心哉。在下或有草字。移易或作易移。初城未至。京人皆想望風采。曰。陽城山人。今愈應之曰。是

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之時之德。並無之字。或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

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蹇上

以字。事下或有上字。尤下或有之字。給或作絕。或作如。皆非是。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今陽子下或有實一匹夫四字。或作實一介

子亦再見。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或無於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

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夫下或無

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

言。言乎哉。乎上或無複出言字。按此語正謂陽子若言。言乎哉。自謂得其言。則何不言乎哉。或本非是。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

將爲祿士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

以爲名者。舊本招下注音翹二字。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見國語。漢書五行志。蘇林讀招爲翹。招舉也。宋元憲曰。考他書未據爲翹之意。作音者當有所據。○今按呂氏春秋。孔子之動能招國門之翹。往。招。舉也。又過秦。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論。招八州而朝同列。蘇林亦音翹。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  
滋。或作慈。非是。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或本無以字。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作其啓。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有下或有。心字。閱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或作必或。孜孜矻矻。音窟。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門下或有字。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補上方本有自字。者下無也字。云自者。指言天之所授也。義爲長。○今按韓公之意。乃耳目之於身也。言天生聖賢。非但使之自有餘也。乃欲以補衆人之不足耳。故下文云云。方說非是。乃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目下或無字。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則將或作且將。於賢。或作於身。皆非是。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或無欲字。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國語。柯陵之會。魯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於危亂之間。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魯成公十八年。



齊人殺武子。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招音翹。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而好盡言於亂國，方本作而言盡言盡言於亂國，○今按方本殊無文理。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或無哉字。林少穎曰：退之譏陽城固善矣。及退之爲史官，不敢褒貶，而柳子厚作書以責之，子厚之責退之，亦猶退之之責陽城也。目見泰山，不見眉睫，其是之謂乎。

### 政葬服議

經曰：政葬。經。見儀禮喪服篇。春秋穀梁傳亦曰：政葬之禮，經下緇也。魯莊公三年五月葬桓王。穀梁傳曰：政葬也。改葬之禮，經下緇也。緇，遠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政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緇也。一作。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最輕下或無者也字。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緇者乎？或無其字。是故政葬之禮，其服惟輕。自紅黻以下，皆註。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政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政葬，經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舊唐禮儀志云：田再思議曰：改葬之服，鄭玄服經三月註云：訖葬而除。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自衛司徒文子已下，皆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葬下或有者字。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無服字。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葬下或有者字。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亦孔叢子之文。未下。然則政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隱元年左氏：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或無下字。謂之不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或無下字。謂之不葬。春秋譏之。傳曰：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之也。公羊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

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或無是字。政葬者。爲山崩水

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呂氏春秋。惠公說。謂太子曰。昔王季崩。葬魯隱

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關之類是也。隱元年左傳。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葬也。有宋師。魯隱

氏當喪事有進而無退。禮記。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室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

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禮下或無而字。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

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

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而除下或有之字。更下或無

非是。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

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

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似或作以。非是。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

啓下或有殯字。至下或無既字。今按禮有自啓至于反哭之語。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或無曰如二字。非是。無弔服而加

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齊耶議。諸本此下有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九字。

齊耶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駸奔走。書。紀于周廟。邦甸侯衛。駸奔走。執豆籩。駸奔走。大也。以役于其官之長。不

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駸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

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子。上或無字。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

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所進或作進所。或作進以。進或作道。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或無然字。稷任力之小下或無之字。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亦或作以。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黼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此字。非上或有。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此或作其。將令學生恆掌其事。而墮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教或作數。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爲已。又況不如其舊哉。什或作然。此商君傳所謂利不百不變法。考工不十不易器是也。如下或有於字。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不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失或作去。非是。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文苑此篇前後有議曰謹議四字。

帝裕議

或作裕禘。○今按舊內皆作裕。禮三年一裕。五年一禘。裕者。合也。謂以昭穆合食于太祖之廟。裕者節也。謂審辨其尊卑而祀之。帝裕之議。考之新史陳京傳及禮樂志。

前後議者不一。陳京始建議。繼有禮儀使顏真卿議。左庶子李嶠等七人議。吏部侍郎柳冕等十二人議。司勳外郎裴樞。同官源簡仲子陵。京兆少府韋武等議。左司陸淳議。左僕射姚南仲等議。五十七。封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唐肅宗王儲又申飭之。公所排五說。即此諸人。

議。其間惟顏魯公議與公合。後卒詔從王紹等言。正景皇帝東向之位已下。列序昭穆。附

獻懿二主于與聖廟。禘祫就本室饗之。凡二十年乃決。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時貞元十年。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議曰。伏

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宗下方有廟宇。時體式直述事意。○今按此等公家文字。或施於君上。或布之吏民。只用當

可以時出奇怪。而無所拘也。故韓公之文。雖曰高古。然於此等處。亦未嘗敢故爲新巧。以失莊敬

平易之體。但其間反覆曲折。說盡事理。便是真文章。它人自不能及耳。方本非是。後皆倣此。

凡在擬議。不敢自專。在或作有。疑或作疑。事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

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切或作在。○今按官不及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廟或作之。宜永藏之夾室。見貞元七年八年臣以爲不可。夫禘者。合也。毀廟之主。皆

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

祭焉。祭焉或作登焉。詳上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見李嶸等議。諸本毀下或無之字。或毀之下再有宜字。○今按上之字

疑當作而。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禮記注。土封爲壇。除地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

禮記。遠廟爲祧。住云。遷廟之中。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

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開元十年六月。增太廟爲九室。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

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員外郎裴樞曰。建石室于陵園。以藏神主。至禘祫之世則祭之。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

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違。不即饗於下國也。遵。諸本作

杭蜀苑云。新史與文粹作依違。以意改也。甘泉賦。倏徂郊禮。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犀迢迢。今。屏音栖。迢與違同。皆徐行也。顏日。言神久留安處。不即去也。四曰獻懿廟主宜

附於與聖廟而不禘祫。考功員外郎陳京。同官縣尉仲子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

乃獻懿之子孫也。雖下或有爲字。其於或作於其。之下一無子字。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父之或作父。父皆非是。五曰獻懿三祖宜別立廟於京師。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又曰。獻懿二祖。猶周先公也。請築別廟以居之。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方本無去壇去壇四字。言漸而適遠也。方本皆誤。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春秋公羊傳。定公九年九月立煬宮。非禮也。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煬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祧祫也。合食則祧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其所。方作所主。義或作經。或作禮。○今按此若言作別廟。則不當祧於大廟。又不可通者。故其說如此。方本誤也。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玄王。禹也。詩長發。玄王相繼是也。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蓋以或作蓋曰。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春秋文公二年左氏語。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祧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或作神。之。非是。又常祭甚衆。衆或作頻。新書陳京傳亦作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於太廟之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爲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祧祫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爲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程子以爲不可僭觀者。其謂此類也歟。但其文字簡嚴。讀者或未遽曉。故竊推之。以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所字疑。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盡其意云。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科作。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或作夫。孰非由聖人之道。由或作爲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

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發諸中。

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害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所上或有故

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于其心。則爲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

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

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誠明者。或無自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

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

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亦不或無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川伊

曰。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

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

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或無飲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

可尚。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克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己並立於至聖之域。

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或無不然字。或併無夫字。下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

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尙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尙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

盡在是矣。謹論。或無謹論二字。

祕書。官稱也。或無書字。而以祕爲人名。及論作問。又稅下無書字者。皆非是。稅當作稅。其字從衣。博雅云。通制追服謂之稅。輓芮反。亦

音吐外反。既作此書。先儒劉敞原父嘗辨其說。而論之曰。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韓子嘗弔於人。見其寃感。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何也。曰。

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韓子之疑之是也。彼人之爲非也。然而小功不稅。禮也。韓子曰。君子於其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

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甚矣韓子之達於禮而近之也。雖然。彙之未盡也。求之不得也。夫爲服者。至親之恩以斬斷。其殺至于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于緦。外親之服以

總竊。其殺至于袒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著於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至于足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緦。其情至于足也。因其情而爲之文。親

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而大功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親親者稅。下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禮專爲情乎。亦爲文乎。如專爲情也。則至也。

親不可以耕斷。小功不可以下稅。如爲文也。則至親之墓斷。小功之不稅。一也。夫會子韓子產於青而不及文。夫禮之旨。而疑其說。雖然。韓子柔之是也。彼人之爲非也。何以言之。

邪。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免袒哭之成。

歸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

亦降而無服已。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不稅具是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集注云以情實情字鄭注無此語只云以己恩怪之

遂号此不追服小功而字。或有小功服最多次之服。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的。（伯子與昆弟

一爲下癆。七歲以下爲無服之癆。生末三月不爲癆。  
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常服。  
十六至十九爲長癆。十二至十五爲中癆。八歲至十  
或無

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或作時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或無相字。非是。然名字亦疑誤。其不追服。雖不可

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訃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恆多。而服小功者恆鮮矣。君子

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豈下有字。聞其死則悲哀。豈有聞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訃告不及

出其月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慙慙。頗有喪者。感感或作感容。類下而其

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稅下或無者字。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唐子西云。泥水馬弱以下。若無而以書。悚息尤深。或作甚。愈再拜。

太學生何蕃傳

或無太學生字。傳作書。云。此文總於書類。當以舊本。○今按此當作傳。而入書類。未詳其說。但其詞則實傳也。況有諸本可乎。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諸本作二十餘年。方以抗本作廿年餘。又云蜀本作二十。而餘字亦綴於年之下。按說文廿音入。泰山秦碑亦云。皇帝臨立。廿有六年。則又以四字爲句。而以廿爲一字。尤明白矣。故公文多用廿并字。唯孔左丞碑尙以四言。故可考。如南海碑。薛助教碑。石本亦皆然。但世人多不之見耳。○今廿从方本。餘年从諸本。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之升或作升之。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名下或有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部。立有閣下或無於字。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子厚作陽城遺愛碑。則云蕃廬江人。父母俱全。具或作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丑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律書。筭。爲六館。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貞元十一年七月。城自諫請諭留蕃。或無諭字。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貞元十五年九月。以城爲道州刺史。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詹生或作生詹。方本陽下注詹字。下同。○今按以城爲道州刺史。歐陽詹生。如史稱韓固生樂毅公之類甚多。不當作。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抗蜀本無葬字。非是。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建中四年十月。涇原軍亂。推朱泚爲主。○泚。此禮反。



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敢。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氣上或有之字。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無下或無亦字。

### 答張籍書

公與籍相識於汴。觀此書。意謂薄晚須到公府。即尙爲佐於汴州。時貞元十一年也。新史曰。籍性狷直。嘗責愈喜博塞。及爲交雜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佛老。不能著

書若揚雄孟軻以垂世。即謂此書也。籍遺公書云。頃承論於執事。嘗以世俗陵靡。不及古昔。蓋聖人之道廢弛之所爲也。宣尼沒後。揚朱墨翟。快詭異說。干惑人聽。孟軻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復存于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人。使人震惑。揚雄作法言而辨老之術。相沿而熾。天下之言奢者。惟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天下生生之道曠。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因人資養。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今天下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沉于世。而邦家繼亂。罔仁人之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習俗者聞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爲訾。終無裨於教也。執事聰明。文章與孟軻揚雄相若。盡爲一書。以興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絕異學之所爲乎。易可俯仰於俗。翼翼爲多言之徒哉。然欲舉聖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也。比見執事多尙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此有以累於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尙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爲。猶以爲損。況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爲也。今執事爲之。廢棄時日。竊實不諱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謬於古人。今所爲或有不出於世之守常者。竊未爲得也。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士。嗣孟軻揚雄之作。辨揚墨老聃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尙哉。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上人字或作衆。野書別本。歐陽詹哀詞。皆有之。然不見於它書。疑當時俗語也。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

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意吾子下或再出吾子字。今乃大得所圖脫然若沈痼去體。灑然若執熟者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蠶蠶多言。○蠶音徒相爲譬。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見上或有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或作者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爲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無下或有所無矣。爲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也。未至或作不能四字。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年後爲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爲無實較雜之說。與下或無複出入字。較雜之說。世多指毛穎傳。蓋以書勸之耳。而不知藉此書乃與公酬答於貞元佐汴時。而毛穎傳以呂汲公年譜考之。則元和十年所作。又柳子厚書毛穎傳後云。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子厚以承貞元年出爲永州司馬。凡十年。則毛穎傳誠元和間作。後此書十有餘歲。摭言未可憑也。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聞乎。吾子譏之。似同俗而譏裸程也。程或作體。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或無官。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籍遺公第二書云。籍不以其愚。輒進說於執事。執事以導進之分。復賜還答。曲折人久矣。誠以世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乎爾。執事材識明曠。可以任著書之事。故有告焉。今以其言諭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爲此而止。未爲至也。夫處一在之鄉。其不知聖人之道。可以言諭之。論之不入。乃舍之。猶有已化者爲籍也。天下至廣。民事至衆。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諭之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諭者。又豈可以家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爲書。爲書而知者則可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入者而止爲書。則於聖人之遺業傳焉。士之壯也。或從事於異劇。或旅遊而不安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皇

有所爲。況有疾疫吉凶虞其闕哉。是以君子汲汲於所欲爲。恐終無所顯於後。若皆待五六十而後有所爲。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雖參於戎府。當四海弭兵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此時著書。而曰俟後。或有不及。曷可追乎。天之與人性度已有器也。不必老而後有成立者。昔顏子之庶幾。豈待五六十乎。執事目不親聖人之遺。而究聖人之遺。材不讓於顏子矣。今年已踰之。曷懼於年未至哉。顏子不著書者。以其從聖人之後。聖人已有定制故也。若顏子獨立於世。必有所云著也。古之學君臣父子之道。必資於師。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段則紀其師之說以爲書。若孟軻者是已。傳者猶以孟軻白論集其書。不云段後其徒爲之也。後軻之世發明其學者。揚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喪。侵不及揚雄之世。不自論著。以與聖人之遺。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拊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爲中不失正。將以苟悅於衆。是戲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而或作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賢。有可以至於道者。後其源導其所歸。既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德下或無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

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或無然後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乃或作及。○今按此言。其下者猶是公卿輔相。蓋微詞。以見上自天子。亦家事二氏之意。吾豈

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曉曉。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此句書於。方作於書。仍無吾字。○今按此言。其下者猶是公卿輔相。蓋微詞。以見上自天子。亦家事二氏之意。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

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窮或作窮。其作窮。皆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非是。甚又或作至。

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下二及乎。或並作至乎。句下無

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  
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書者上或有爲字。或無世字。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埃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其何或作又何。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論上或無商字。考張籍本書實有。若好下或有己字。或無然字。或無非好己之道勝也一語。雄下或無所傳也三字。皆非是。若不勝。則無以爲道。若上或有傳者二字。以或作所。皆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能字本皆作爲。考之記實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則此爲字當作能字。乃是但李本云。論衡嘗引此以闢董仲舒不窺園事。正作爲字。疑公自用論衡也。○今按作爲無理。必有脫誤。不然。不應舍前漢有理之禮記。而信後漢無理之論衡也。况公明言記曰。而無論衡之云。且又安知論衡之不誤哉。今据公本語依禮記定作能字。○惡害於道哉。惡或作豈。於下或有爲字。一本作烏。害其爲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吾心樂否也。無聽無和上。或並有之而字。行下或無而字。與或作以。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

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從之或作從今之人。謝以貞元本定。○今按上語與世相濁。卽是

從今之人。更贅二字。則贅而不詞矣。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使上或無去年春。脫汴州之亂。貞元十五年二月。從董晉喪出汴州。四日而軍亂。殺留後陸長源。

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于此。於或作與。○今按送揚少尹序亦有此語。主人與吾有故。主人謂張建封也。哀其窮。居吾于符離睢上。及秋

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是年秋。建封公爲幕職。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

習之娶吾亡兄之女。習之。期也。公亡兄。卽禮部郎中雲卿之子也。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

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盡時或作時。向作日。

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答竇秀才書。竇下或有存亮字。公時以言事黜爲山陽。故云遠牢蠻縣。貞元二十年作。

愈白。愈少驚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上牀呂切。又壯所切。下音語。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

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不得上一有而字。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

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智或作身。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貞元十九年。公以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言事出爲山陽令。公以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

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雅或作清。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

書盈尺之紙。書或作盡。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循上或有若字。或無萬一二字。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

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或作尤。非是。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

不曜。其光二字或作曜。或作耀。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請或作情。猶將倒廩傾囷。囷或作箇。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

不肯。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章不足或作。稠載而往。垂橐而歸。管子小正篇。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稠載而歸。〇稠。苦。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上李尚書書

李下或有實字。

月日貞元十九年。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載拜奉書尚書大尹閣下。載或作再。古字通用。或無尚書二字。貞元十九年三月乙亥。以檢校工部尚書李實爲。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此書稱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退之以貞元十八年授國子四門博士。十京兆尹。九年拜監察御史。作此書時。蓋已罷博士而未授御史。正十九年也。退之以貞元五年復來京師。至是十五年矣。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或無如家二字。實特寵強。專於聚斂。公於順宗實錄備書之矣。而於此書。且今年已來。不復有赤心憂國之語。何哉。豈詩所謂因以箴之耶。抑屈身行道。聖賢所不免也。兩者百有餘日。貞元十九年。自正月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况親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爲文兩卷。凡十五篇。謹或作請。非敢以爲文也。以爲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

或注建封字。或作狀。公貞元十五年。秋。佐張建封于徐州。書是時作。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皜白。皜或作全。或作皎。天馴其心。〇馴音循。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安阜或云屯名。如唐孟元揚董作西華屯是也。〇今屯之役夫。屯或作田。或作朝行遇之。迫之弗逸。弗或作人立而拱。竊接下云得之軍田。則此屯字乃屯田之屯也。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或無此語。請試辨

之免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絕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我國名。又附麗也。或。闕杭本作戎。名。下注絕句二字。麗。或作離。○今按實我二王號也。所謂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安阜。或作革附。或作安附。嘉。或作喜。伏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之屬。○鑕。職曰。畏威又無名字。皆非是。伏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之屬。○鑕。職曰。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諸本多如此。嘉祐杭本亦然。方本之屬作其屬。屬下句。析作折。云。儀終軍變化者。又王褒講德論。今南郡獲白虎。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張而猛也。公言蓋祖此。○今按嘉祐諸本之折二字。文理分明。方氏但據蜀本。而不復著諸本之同異。其所定又皆誤。蓋其則當从本。若用史記折而入於魏之語。則當从手。二義皆通。然既有崩析。則似本用論語中字也。是宜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念。或無不惠二字。念。文。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默默耶。杭蜀苑作默贊。愈再拜。

上兵部李侍郎書

蜀本注。翼字或作異。非是。永貞元年十二月九日。江陵作。李是時自江西觀察使入爲兵部侍郎。

十二月九日。

永貞元年。

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

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書稱守江陵府法曹參軍。蓋永貞元年也。退之以貞元二年入京師。至此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

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好或作喜。

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

輒磨平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文苑作泰山。與上明之爲日。幽之爲鬼神。織之爲珠璣華寶。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

窮。年老而智益困。智或作身。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琴操曰。寧戚感牛車下。叩牛角

窮。年老而智益困。智或作身。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琴操曰。寧戚感牛車下。叩牛角

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裳下之言。不書於傳記。左氏昭二十八年。叔向適衣纊至許。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爲相。堂下之言。鄭。嚴茂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垂。叔向將飲酒。聞之。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日。必顯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日。子苦無言。吾幾失子矣。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難爲屬上句。爲或作其。則屬下句。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尙賢而與能。衰窮而悼屈。方本賢下無而字。○今詳此上下四句。本或皆有而字者爲正。或皆無之。或上二句無而下二句有者亦通。而方本必於其第一第三句去之。使其參差顛倒。而不可讀。以爲古則不序。以爲今則不響。不識其何意。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是歲八月。憲宗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宜或作計。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寧戚之歌。諷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瑗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調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答尉遲生書

下或注紛字。

愈白。遲尉生足下。或無愈白二字。○尉音鬱。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靜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或無複出古之道三字。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答楊子書

此書答楊敬之。敬之子也。所請遠其兄甚者。謂誨之。誨之。馮之子。柳子厚所爲說車者也。此書貞元十七年作。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郡。略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於貌定。果於或作知人堯舜所難。堯或作帝又嘗服宰予之誠。故未敢決然挹。亦不敢忽然忘也。到城已來。不多與人還往。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平昌人。德州東野屹屹說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敦詩名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爲虞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翔書。李下或無七字。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矣。下或有字。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況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惑也。莊子鑿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僕老者不相類。尙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下或有字。非是。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閒可也。閒上或無其字。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况如是重任邪。學問有暇。幸時見臨。愈白。

上襄陽于相公書

或往順字。公元和元年自江陵拔召爲國子博士。行至鄧州北境。作是書以答之。于順字允元。○順音迪。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唐德宗以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順聖樂曲。其曲將半。行緩。天保樂詩。或作讀蔡琰胡笳辭詩。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毳之女。與平中段於移族從并與京兆書。移族從以下八此云。顧世雄筍易。時移羣從占數。爲京兆人。以書修敬於京兆尹李寶。劉夢得集有代李尹答書可考。諸本或以從并爲從并。非也。○今按劉集代寶答順第二書也。其曰移族從者。顧與京兆書外別蓋始去其舊鄉。故移書以曉其宗族羣從也。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或無字。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濶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人則或作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而自失也。悼或作悼。或作惶。或作憚。說文。悼。懼也。陳楚謂懼曰悼。陸士衡表。五情震悼。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

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區或作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憚赫若雷霆。憚赫或作變化。閩蜀錄粹皆作憚。字小說也。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護。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或無之。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一有而且有言也。揚子雲曰。雲下或有。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胡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隨上或無而字。管子。朋友從威。威孤竹。迷感失道。管子。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論語。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孔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然下或有則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爲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上鄭尙書相公啓

鄭餘慶字居業。元和三年以檢校兵部尙書兼東都留守。公時爲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猥或作俯。方無。○今按。言猥戴戰悚。或作若無所容措。然尙有厥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或無厥誠字。續或作續。字通用。或作屬吏。元和元年九月。餘慶爲國子祭酒。公爲博士。十一月。餘慶爲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無入字。○今按出入。僕人語多有之。公作襄陽。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較或作盧丞志。亦云出入十年。方誤矣。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較或作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言。有不便於已。字。非是。輒吐私情。閣下所宜憐也。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爲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爲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藉公牒。不敢爲恥。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遽以懸歸。慙俛日日。○歸音送。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鳴鳩平均。歌於國風。

詩曹國風。鴈鳩。刺不壹也。從事獨賢。雅以怨刺。詩小雅北山刺幽王也。役使不均。伏惟俯加憐察。無

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從事獨賢。雅以怨刺。詩小雅北山刺幽王也。役使不均。伏惟俯加憐察。無

謝字。錄無俯察二字。俯或作特。幸甚幸甚。愈再拜。

上留守鄭相公啓。元和中五年冬。改河南令。以軍人事辨於留守鄭公。

愈啓。愈爲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爲報答效字。或無伏。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大君子當以道。

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止。方並作爾。○按對上句行字義當受容受察。

闕抗本無受容字。非是。不復進謝。自以爲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或無之。今雖蒙沙汰爲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

離門牆爲故吏。爲形跡嫌疑。政前所爲。以自疎外於大君子。外下或無於。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

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爲其長者得不迫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爲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爲留

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爲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

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沈休文語。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

賊下或有矣字。未上或無之字。非是。未下或有至字。或作不至過。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爲大君子爲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

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爲其長者。長下或無者。安得不小致爲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

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黜

黜。甚黑也。劉伶客至詩。黜黜元。不以真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受私或作私受。○今按私

夜陰。○黜。烏敢切。黜。徒敢切。疑此私字是衍文也。不安敢閉蓄以爲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

用。漸不喜爲吏。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綿唾。無一分顧藉心。闕本名字在罷字下。而名字下更有一

無下罷字。一本或作可自罷。乃罷去。○今按此句。諸本皆不可讀。但別本作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比閣本只移一名字。去一罷字。比杭本但增一名字。倒一自字。而文義則闕。略無疑滯。今从之。○又按。此二書誤字尤多。而閣杭蜀本又爲特甚。不知何故如此。大抵公於朝廷或抵上官論時事及職事。則皆如公狀之體。不用古文奇語。此二篇亦其類也。竊意讀者厭其無奇而輒改之。故其多誤至此。願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 卷十六 書三

上宰相書

李肇國史補云。進士得第。謂之前進士。公貞元元年登第。後又試博學宏辭於禮部。又融於中書。此貞元十一年。所以上宰相書求仕。凡三上不報。是年五月東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書下有十字。時宰相贈賂敗盧也。詩之序曰。善善者我。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或作其詩曰。善善者我。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善善者盛也。我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善善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錫之。賜或作載也。或作載者。舟也。或作載。舟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心上或無君子之於人也。既見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覺焉。邵氏聞見錄云。退之於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田弘正先朝碑曰。魯傳公能遠其如此。上宰相書。解釋善善者我。二百餘字。蓋少作也云云。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然則下或無孰能至相乎十七字。歐本云。存此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明與之相應。然亦無孰長人三字。則非是。

守其職。或作錢幣兵之間。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退之以大。三年戊申。生。至元十一年乙亥。二十八年也。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澤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大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或與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澤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大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或與與。居窮守約。或無守字。亦時有感激怨懣奇怪之辭。音除。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姪諛佞譸張之說。或與○辨音。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遷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宮。或作宅。方。云。一畝之宮。本儒行語。公苗昌誌。無宮以歸。今本本誤。○今按二字無大。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利害。公用儒行語。亦或有之。然謂其專用宮字。而不得更用宅字。則固矣。恤乎飢不得食。恤恤乎。左昭十二年。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子之下。或有所字。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問古之君子相其君也。或字。或在君子下。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十下。或有字。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志上。或有其字。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二不字。或並作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或無字。而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或無字。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或無字。沒於利。注。沒。貪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

致焉耳。

其一或作其致一。

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

讓下或有於字。

可進而進焉，不必讓於自進也。

於下或有其字。

抑又聞上之化下。

或無之字。

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

而天下從焉。

則或作其。〇疑當併有則其字。

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

或作矣。

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

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于四海。

求下或有儒雅字。雅亦或作士。

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

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

家下或有之字。

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

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

〇歎音柚。

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

俯仰。

從。方作俗。〇今按後卷與馮宿書云。委曲從順。向風承意。則諸本作從順者。固韓公常用之語也。方本語意拙鈍。非是。

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

之仕進者。

聞下或有今字。

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

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

從下或有者字。

彼惟恐入

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

惟恐或作之恐。或無此二字。

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

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

惟或作上。而宰而爵或並無而字。而搜出天子二字。或無於字。

枯槁沈痼，魁閎寬通之士，

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千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

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

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

歸上或有依字。

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

著文，輒探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

或無敢字。或無冀字。冀辱或作伏垂。

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張子韶曰。以之平生木強人。而爲飢寒所迫。累數千言求官於宰相。亦可怪也。至第二書乃復自比爲盜賊管仲。且云大其聲而疾呼矣。略不知恥何哉。豈作文以之平生木強人。而爲飢寒所迫。累數千言求官於宰相。亦可怪也。且云大其聲而疾呼矣。略不知恥何哉。豈作文以之平生木強人。而爲飢寒所迫。累數千言求官於宰相。亦可怪也。且云大其聲而疾呼矣。略不知恥何哉。豈作文以之平生木強人。而爲飢寒所迫。累數千言求官於宰相。亦可怪也。

著其文當如是。  
其心未必然邪。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或無此字。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

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仁或作人。而之下有救字。或作人而下無之字。○今按此若作人之救。則正與下彼介

句全字爲對。而下文再疊其語。亦以二字相對。但覺其語差凡。故今且从方本。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

惟道之險夷。愚上或有其字。而愚下有也字。也又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或作甚。或有其字。而無也甚二字。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不下或有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竊

於水而熱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下或有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或材

作才。能不或作不能。而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或無之字。又無也字。或併無之耳。非也。四非無足字。相上或無賢字。而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字。之爲耳三字或作爲之耳。皆非是。非

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無聞於已仕未仕者。或無使及二字。非是。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

進人者。或取於盜。禮記雜記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或舉於管庫。禮記檀弓曰。趙文子所舉於魯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憐下或有愈再拜。

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  
水。三。事見史見。輔相下或有也字。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下

無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之在或無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

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

徵嘉瑞。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

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

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

下之心。託周公。疑此周公字皆是。意下或有以字。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

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爲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

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或無佞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

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

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

雖不足以希聖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至比或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

捉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餘日或書再上而志不得

通。足三及門而閤人辭焉。惟其昏愒不知逃避。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或無此古之士三月不仕則



相弔。故出彊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之魯之齊之下。或並有於字。則去之宋或無則字。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道下一有也字。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音朔。或作尊威。無已。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不得上或有恐字。亦惟少垂察焉。竊冒威尊。惶恐無已。或作無文。非是。愈再拜。

答侯繼書

增與公同貞元八年進士第。公時以宏詞三試於吏部不售。故云。又為考官所辱。此貞元十一年上宰相書之前也。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崔大名。字敦詩。得足下陝州所留書。罷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為考官所辱。官一作功。欲致一書開足下。開或作開。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

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或無以字。○今按。以已。僕雖欲重累其辭。諒無

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為。雖欲或作雖復。或無之意二字。行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隲。與時世不相聞。行或作亦。嘗或作行。或作陳。或作陳。

或無世字。○今按。行疑當作復。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為別。非復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自五經

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

之書。或無方。第二字。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為大賢君子者。子下有

事字。者下。或有也字。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為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

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一作事。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此句或無今字。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

自彊不息。或無我字。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為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為退也。或無兩字。既貨焉。即求

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爲我謝焉。月十日或只作旬字。或無我字。此下或有愈再拜字。

答崔立之書

立之。字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唐進士禮部既登第後。吏部試之。中其程度。然後命之官。公貞元八年第進士。至是三試吏部不售。斯立以書勉之。而公以書答之也。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因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

之所背而馳者也。或無也字。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扳音攀。援于元切。辭義高遠。且

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之於上或無之字。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

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或無之字。不能默默。聊復自明。自明或作明白。僕始年十六七時。未

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

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賦詩或作詩賦。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司下或無者字。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

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

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

優者之辭。退下或有因字。類於或作類乎。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忸音聊。女夷切。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所成或無此二字。或無所字。書

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

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

如揚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或無相如二字。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或無進者

字。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五或作數。生或作出。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

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具或作完。窮或作孤窮。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埃工人之剖。工人或作良工。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則足不爲病。下和獻玉則足事。見韓非子。則足下或有而字。且無使勅者再剋。或作則。下同。○京切。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後健非尤。非是。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則。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或無足下字。或無複出爲字。或併無一爲字。非是。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境或作地。或無境字。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或無其字。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見西漢武帝時匈奴求親博士狄山語。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終上或有字。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則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刑或作形。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信或作伸。下或無之字。吾再拜。

答李翊書

翊或作翊。非也。貞元十八年。陸修佐主司權德輿於禮部。公以李翊請於修。用是其年登第。此書其十七所作歟。呂居仁云。退之此書。最見其爲文養氣妙處。

六月二十六日。或無此六字。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而恭或作之。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外或作餘。非是。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

非邪。者下或有也。字。焉或作焉。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或無字。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

知生之志。斯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取於人或無於字。下一語同。將斯至於古之立言者邪。斯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

可取於人矣。將斯至於古之立言者。下或有邪字。非是。則無望其速成。無騁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

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餘年或作年餘。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兩或作秦。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也。下或有也字。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音汨。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二則字下或並有心字。如是者亦有年。然後皓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後或作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或作府。無絕其源。亦作無虛其府。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肯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或無邪字。而有則時用焉四字。或併有邪字。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施或作垂。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或作乎。有志乎古者希矣。古下或有入字。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愈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樊仲雲。自三代以還。陵夷至于紅左。斯文掃地。唐興貞觀開元之盛。終莫能起。至貞元末而公出。於是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其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爲喜者。大聲不入於里耳。而不笑不足以爲道。此公所以喜。若人人皆見而說之。而譽之。斯亦淺矣。此公所以爲憂。李懷所謂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者。其此之謂歟。王荆公乃云力去陳言奪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好龜之龜也。汨汨然來矣。浩乎其沛然者。皇甫持正諫業所云。韓吏部之文。如長紅大河。渾浩流轉者。是也。注千里一鏡。老蘇上歐陽書亦云。韓子之文。如長紅大河。渾浩流轉者。是也。

重答翊書 答下或李字。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入。杭本作。非是。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五鄉。宜乎余之不爲也。方从三本無於字。非是。余或作愈。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思上或有求字。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肯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己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况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屬下或無有字。不下或無是字。愈白。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或作浙東觀察李中丞。或住異字。元和五年八月。以異兼御史中丞。充浙東觀察使。張籍時爲太常寺太祝。病眼京師。公於是爲之代書。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寓或作職。或無使字。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云上或無皆字。云下或無方字。又無得字。惟閣下心事聲聲。角切。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

之胸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翔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友上或有字。不見六七。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

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言下無字。數日。籍益聞所不聞。不聞或

私獨喜。常以爲自今已後。已或作以。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或有

而字。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

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或無能字。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

行古人之道者。所能或並無所字。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十或作百。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

計盲與不盲也。計下或有其字。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別上或有計字。是非或作非是。若賜

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或無心中字。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或

作置。籍又善於古詩。於或作爲。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

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方云。校本一云。敲當作敲。唐人多使敲字。如盧仝詩。敲金擡玉。擊

耳。夫盲者業專。於藝必口。故樂工皆盲。諸本專字在必字下。今按方說。敲字甚怪。所引盧仝詩。當亦是誤

本。或無籍字。或無比乎二字。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

其字。或無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下或有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

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度之。說下或無之字。籍慙覲再拜。

答李秀才書 李下或有師錫字。或注圖南字。李觀卒於貞元十年。此書云故友元賓。則當在十年後作。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

隘。不能苞容。植或作包。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或有複出庸字。時吾子在

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杭本

歿以下八字。非是。與。方作以。○今按方以以與。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

可通用。故从杭本作以。然孰若从諸本之爲正邪。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

讀其文辭。文辭。閣杭本作命辭。云。元賓所命意於辭也。○今按此文辭指李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

污。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矣或作乎。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

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

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與或作歟。屬。愈頓首。

答陳生書生下或有商字。或注錫字。陳生以書求速化之術於公。公以待己以信。事親以誠。而告之以言寡尤。行寡悔之說。無異君子之言。自衆人視之。雖若迂闊。而其理實如此。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或無有字。○今按有字。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利。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爲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爲衆人。蠢焉或作蠢然。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己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己而已矣。方从闕杭本無果不至信也十字。文錄併上已字亦無。○今按。此闕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杭本之謬。全無文理。而方信之。誤矣。後上或有。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行上或有文字。旨甘或作甘。道下或有者字。非是。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爲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俟見焉。猶或作獨。見下或有知字。見。胡句切。公時爲博士也。愈白。

與李翱書與或作答。

使至。辱足下書。或無足下字。歡愧來并。不容于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貞元十五年。宜武軍亂。衣

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

以爲我謀哉。

此句或無將安。

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謂上或有誠。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之下。或有字。

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驅或作執。〇今按作驅。即屬

文亦有復驅之使就其故地之文。而持守執三字。語太繁複。故當以驅爲正。僕在京城八九年。謂應進士時。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

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長下或有字。已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

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章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不以上或有字。以僕遑遑於其

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或無我字。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爲乎。嗟乎。

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或無今字。自堯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

我潔清不污。而處其所可樂哉。或無安字。非不願爲子之所云者。如或作字。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爲大相

知乎。此謂張建封墓府。謂在南陽公墓中也。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飢而食。飽而嬉者也。飽而嬉。或作渴而飲。抗本嬉作悲。云悲者。悲其不得所從故也。皆非

是。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

病而求患於此也。所愛或作其愛。少上或有尤字。非是。知下或有字。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

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食

一瓢飲。孔子上或有昔者字。飲下一有在陋巷字。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爲之依歸。聖上或有無有字。依上或有無有字。而又

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〇食去聲。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

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



以自解。此候，杭本作候此。○今按此與與孟東愈再拜。野書春且時盡相似。說已見於彼矣。

### 卷十七 書四

上張僕射書建封字本立。兖州人。貞元四年爲徐州刺史。徐州僭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公以十五年二月脫徐州之亂。依建封于徐。秋。建封辟爲節度推官。至是供職。書

意以晨入夜歸爲不可。其不諸屈於富貴之人可知矣。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愈下。或無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望。非是。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喪或作哀。或校作衷。皆非是。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或無將字與而字。所取下亦無者字。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或作也。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諸本皆如此。闕本二數字並作命。所以受命。云。考孟子。上語當作受命。○今按。依孟子則上語不當有受字。下語不當有以。今之時字。而二命字本皆作教。童而習者皆能知之。不知方氏何據而云。考孟子上語當作受命也。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文苑而愛作而能愛。而忘作而不愛。二語並無者字。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言進。或作言此。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終。或作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

愈如是也。

閣下或無執事之三字。

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

好或作待。抗蜀文苑只此句有也字。餘並無。今从之。

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

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

也如此。

閣本准此句有也字。今从之。

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

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

則上或有荷。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或無所。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

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

或無復出知二字。

伏惟哀其所不足。

莫下方有察字。按下方合有察字。此不當有。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答胡生書

或作胡直均。均或作鈞。李贄國史補云。文公引致後輩。為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人謂韓門弟子云。直均之求謁於公。望其稱薦於公。歸為科第計。公答之以不知者乃用

是為謫。信當時韓門弟子之衆也。直均其後竟登貞元十九年第。亦公稱道所致耶。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新婦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無已。

斯。或作頃。渴。皆非是。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

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履相見為憂。謝相知為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者。生之謂矣。願無

以當之。如何。

當或作答。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

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

未有所字。或無其字。○今按後卷答陳晴書云。文生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

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矣。

雖工。不利於求。則此其字亦當作於。文生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

非為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

語或作謂。用患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講禮釋友

非為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

二篇。比舊尤佳。或作嘉。又作加。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愈頓首。

與于襄陽書。與或作上。千頃。字九元。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書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頓音迪。

七月三日。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當在貞元十八年秋也。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

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上或有夫。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

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

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

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

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矣。下或有。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

抱。○閣。抗。疑。本作苞。文選抱多作苞。陳實碑所謂苞靈曜之總是也。蜀世下。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立

仍有出字。文苑有出人字。○今按。韓公未必固用選語。且从諸本作抱。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立

之而未得邪。或無而。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其。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

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恆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郭陶答燕昭王語。事見史記戰國策。言下或有日字。非是。○隗。五端切。

愈今者。惟朝夕錫米僕糲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享或作。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

功下。或無。雖遇其人。未暇禮焉。非是。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義通。○齷。側角

切。磊落奇偉之人。磊。魯。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

所存。愈恐懼再拜。

與崔羣書 羣字敦詩。清河人。貞元八年中進士第。時爲宣州判官。而公爲國子四門博士。

自足下離東都。公時在徐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貞元十二年八月以崔銑爲宣歙觀察使。羣與李博俱在幕府。

公送揚儀之序亦云。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多。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與之遊者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羣。

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或無百千輩三字。○今據諸本及薛文勢。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靈臺字見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

無事。然後外患不入。或無無事二字。愚或作達。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

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也上或無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

閒。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或無所與者字。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

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

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悔之下或有亦字。不可或作可乎。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諸或作此。至於心

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服或作伏。言或作百。皆非是。窺之閭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

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蘊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

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自明或作明

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爲上或無以字。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

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

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

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

上好惡字或作法。非。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或伏或作服。僕應之曰。鳳皇是。然本字亦未安。

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食上或有。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飴也。蔗。○音。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於吾或作吾於。非是。或無所於。

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旋或作。非是。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或無意。非是。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

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

崔君。無怠無怠。或作崔君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伊。二水名。潁之。近者尤衰憊。蒲拜或作潁水。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左氏傳公五年。輔車相依。唇亡齒。目視昏花。

尋常閒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無一字。鬚或作鬚。其一或僕家不

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或無小字。或無女字。滿下或有。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

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京字慶復。大曆元年中進士第。貞元十九年將滿。京奏帝祭必尊太祖。正昭穆。帝嘉之。自考功員外遷給事中。公於十九年冬貶陽山。此書當在京遷給事後作。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候下或無。於字。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或無日字。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

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專上杭本有辱字。忌者或作忌。始生之跡上或有也字。皆非是。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若上或有其字。也下或有矣字。下句亦然。皆屬乎其言。若閱其窮也。屬或作厲。或从文施云。屬猶附屬連屬之屬。快非厲字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若上或並有其字。愚或作作言。其情或作於情。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示或作不盡。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所爲下或有文字。下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唐氏聞見錄云。唐人有生紙。有熟紙。所謂妍妙澤光者。其法不一。生紙非有喪故不用。退之云。送孟郊序用生紙。急於自解。不暇擇耳。今人少有知者。不加裝飾。皆有指字注字處。指下或無字字。急於自解而謝不能。埃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意或作言。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 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公同年進士。分教東都時作。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或無得字。朋友道缺絕久。諸本久下有矣字。方从閣杭本云。僕武紀。字有無。無利害。姑从方本。但未有以見其必用漢紀中語。而快無此字耳。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僕常閱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懷懷然惟恐己之不自聞也。音懷。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黜黜之徒。音摶。相訾百倍。音紫。足下時與僕居。僕居或作並居。或無僕字。或無居字。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思下或無之字。下僕字或作服。二句皆云獲罪於人。恐有誤字。作服亦

無理。疑上句人字。或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是天子。更詳之。

吾廬。未嘗與之坐。造或作居。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爲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已或作剋

己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尚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

行。禮記。儒行。久不相見。聞號。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爲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或無而字。僕何能

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望。或作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且下或有懼字。然子路聞其過則喜。

禹聞昌言則下車拜。此本孟子之說。車下或有而字。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或上或無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

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下或有愈再拜字。與衛

與衛中行書。中行字大受。御史中丞晏之子。貞元九年進士。公始從藍管汴州。張建封徐州。二

居之狀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

而竊取之。二字。或無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

不敢當。不敢當。或無此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謀上或無能

有與字。而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

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

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

而小人得福爲幸。爲幸或作爲不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吉下或有賢不

肯存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石大任曰。韓愈謂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以予觀之。貴與賤存乎天可也。求之者。是禍與福皆存乎已歟。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而居或作於居。非是。

上張僕射第二書

公此書諱張建封擊寇事。第二書者。或指前論晨入夜歸爲第一書也。觀堂劉夷叔云。張僕射擊寇書。編數百言。使人意動神悚。子厚勸李睦州服氣

書。費千餘言。乃反緩而不切。人才相去。不可及哉。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或作諫。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如杭蜀本或从諸本哉作也。今以下兩句推之。作哉近是。蓋此非至故哉十五字。當作一句讀。諫不足聽者。辭不之。乃得其意。或者又云。哉字恐是邪字。聲訛爲也。今作邪字讀之。文理尤順。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心上或有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身上一有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墮或作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聞之事明之耳。專上或無之字。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或作筋。骨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諸本皆如此。杭本決下無矣字。○今據上杭本只是偶然脫漏。不謂後人信之過甚。而使華公爲是歇後不了之語也。今當以諸本爲正。凡五臟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胸臆之間。臆或作腹。而以



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左氏昭二十八年叔向之辭。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雖或作惟。或無一字。愈恐懼再拜。

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

或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何下或有有字。或有有字而無得字。

僕爲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則人或作卽人。必下或無以字。小稱意。人亦小怪之。亦上或有卽字。大稱意。卽人

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俗下或無文字二字。而有者字。則人或無則字。而小慙者亦

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卽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直或作眞。或無今字。然以或作然而。昔揚

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或無之言二字。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

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或無爲字。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

爲知雄者未爲或作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師上或無其字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

如何耳。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或作矣。足下豈不謂然矣。

平近李翔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翔長上或無年字而亦學於僕其文

與翔相上下。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幾丁或有然聞其棄俗尙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未知果能

承。恐所增多八字當在煞字之上。未知是否。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道字。非是。

愈再拜

與祠部陸員外書

門外或有歸士字。貞元十八年。中書舍人權德輿典貢舉。陸參佐之。公時爲四門博士。薦侯喜等十人干僭。尉遲汾。侯雲長。沈杞。李翊。皆以其年登科。

侯喜以十九年。劉進古以二十一年。李紳以元和元年。張後余張茲以二年。皆相繼登科。獨韋羣玉不見于記。非公薦進之力歟。官當是時皆爭爲韓門弟子也。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爲己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或無跡字。陞平堂而望平室者。亦將一年于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之所孜孜爲己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

下之事。或作天下之士。謂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爲。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有待而爲。則事字爲當。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誠或作識。或作識。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或無矣字。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或作也。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貞元十九年。喜中進士第。終國子主簿。侯雲長者。

貞元十八年。雲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或無于野字。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其耕之暇。或作非耕之時。讀書而爲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爲也。京或作漢。或作漢西京。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爲人淳重。

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貞元十一年。述古中進士第。其文長於爲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爲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爲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邪佞詐妄。或作邪妄詐。或作邪妄詐。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或無矣字。或作爲日久矣。有韋羣玉者。貞元十七年。吏部侍郎韋夏卿爲京兆尹。公所薦十人九第。獨羣玉不見于登科記。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爲人豈有司遠嫌而黜之耶。據言云。韋紇。即羣玉也。賢而有材。方作行。○今按賢。卽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爲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

賢而有材。方作行。○今按賢。卽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爲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

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能上或無而字。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

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語或作詩。或無有字。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貞元十

杞中進士第。張茲者。元和二年。載中進士第。尉遲汾者。貞元十八年。李紳者。紳元和元年進士第。會昌中爲相。張後餘者。貞

二年。後餘。李邕者。貞元十八年。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

中進士第。李邕者。邕中進士第。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

與解之。與解。或作問。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貞元八年。陸贄知舉。賈稷等

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或無亦字。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

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肅字敬之。梁大梁舉八人無有失者。歐陽詹傳云。詹與韓愈李觀李緯崔羣

人。疑此是也。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

也。如下或無。至今以爲美談。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蔑蔑或作蔑然。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

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謀上或有與字。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讌娛樂爲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

## 卷十八 書五

與鳳翔邢尚書書。或作京西節度使邢尙書。邢。謂邢君牙也。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

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爲王不

牙。爲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慮。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

子非常之顯遇哉。下。豈上或。赫赫乎。泐泐乎。或無泐泐乎。二。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謹呼海隅高談。

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傳。驛遞也。周禮。大或願操一戈。操上或無或。納君於唐虞。收地。

於河湟。或作。然而未至平是者。蓋亦有說云。蓋亦或作亦蓋。說。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

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

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

愚者日遠矣。或無日。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或亦

作又。杭本無賢者至與之。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得或作待。已

九字。非是。日或作亦。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得或作待。已

字。精鑒於己。固已得其十七八矣。或無固。又博采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能是道。能或作。愈見天下之竹

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下或有。天下之金石。不足頌閣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布上或有固字。生七歲

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

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常或作。故六月干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此上或無至字。

能下或有速字。去或作進。誠悅閣下之義。願少立於墻堦之際。下或作。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

者。誠以左右無先爲容。有也字。或無以左至爲容七字。皆非是。懼閣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

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以爲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先下或有陳

陳字。皆非是。來之下或復有之字。其無以或無其字。或無以字。○供慶善年辭云。公以貞元八年

壬申二十五歲中第。十一年乙亥二十八歲上宰相書。求官不得而歸。出潼關作二鳥賦。又據程致道

說。既出潼關。因遊鳳翔。上邢君牙書。○今按程說大誤。蓋賦序言五月過潼關。而此書言六月至

鳳翔。潼關在長安之東。鳳翔在長安之西。相距六百餘里。豈有五月方東出潼關。而六月遽能復西

至鳳翔之理。此書決非此年所作。必是八年以後十年以前。嘗至鳳翔而有此書。岐山下等詩也。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

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

子。伯樂遇之而不顧。伯樂顧馬事。見戰國策。

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

姪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

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或無有字。云下或有耳字。或有

爾字。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

果等比，咸得以薦聞。

若下或有  
比字。成

有千字。而無  
或無等字。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

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

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某再拜。諸本皆如此。獨閣杭本以其知某如何哉爲其如某何哉。而無昔人以下四十三字。○今按此書本爲人求薦。而杭

本曰執事其知某何哉。則似決以其人力不能薦已矣。故諸本或作執事其知某何如哉。語意似協。而亦未有懇切必求之意。又無結末收拾之語。故又繼以鬻馬之說。文意方似粗足。然亦重複無奇。文

意首尾不甚通暢。恐尙有脫誤處。更詳之。

應科目時與人書

或作興章舍人。卽貞元九年宏詞試也。

月日愈再拜。  
愈一

云。應博學宏詞前進士韓  
謹再拜上書舍人閣下。

天池之濱大

江之濱。扶文切。

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

也。匹或作比。其得

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

天下或有  
地字。

其不及水。蓋

真諦

帝尺寸之閒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

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濱獺之笑者。禮記。獺祭魚。選。獺獺。或作年。方蓋十八九矣。或無十字。矣。

謝本。云：「唐鑒子禮部及第。例須守選。選未滿。或就制舉。或書判拔萃。方獲出任。此書謂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閒。是專指宏詞試也。」言世之嗤笑者。十而八九。乃上宰相書所謂得其所者筆。

笑之是也。本多作人。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燭九年。其義非也。

死於抄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而轉。或作而轉。轉之。清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呼。或作下。或有且字。或作轉致之波瀾。

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作而鳴且號。

答劉正夫書

正或作岳。此書謂賢尊給事者。劉伯弼也。伯弼三子。寬夫。端夫。藏夫。無名正夫者。故蜀本刊作岳。豈正夫即岳夫邪。今且從舊。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賤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或無凡何所

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接後輩下。或有之字。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

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

其是爾。如是而已。諸本無爾如是字。已下有矣字。謂校矣作爾。或作耳。李習之云。天下之語文章。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繁而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簡而不當難。此皆偏滯而

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書曰。股肱諒說珍行。震驚股肱。詩曰。施彼桑桑。其下侯甸。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此非難也。此非

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其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

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或作浮沈。

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李習之云。我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

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不文。傳之不遠。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

今後進之爲文。或無遊字。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

之徒出若上或無。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不下或無。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顧常。或作必當。或作顧當。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作何。愈白。

答殷侍御書殷伯也。武注御字。非是。公嘗謂伯堪任御史大夫。太常博士。後又有序。送其自

作於元和十二年。此書曰八月。益涼。則明年八月。此書曰八月。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蹙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熱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已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月或作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數息踟躇。上子六反。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句。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前者或作前。人。非是。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縻。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敘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爲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或作儻。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爲大幸。况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後漢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詁。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總總若此之至。然或作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或作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答陳商書公爲國子先生時。商未第。以文求益而答之也。商後元和九年進士第。唐志有商集十七卷。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尙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知或作寶。且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或無者字。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諸本皆如此。方蜀從闕杭本。以律呂二字爲宮字。云。國語。琴瑟尙宮。鐘尙羽。重者從細。輕者重大。○今按方氏所引國語是也。然凡作樂者。八音並奏。而其一音之中。大者爲宮。細者爲羽。莫不皆有五聲之序。又以六律六呂節之。然後聲之大細。得其次第而不差。其所彈聲依永。律和聲。而八音克諧是也。其曰琴瑟尙宮者。非謂琴瑟只有宮聲也。但以絲聲太細。恐其掩於衆樂而不可聽。故大其器。使其聲重大。而與衆樂相稱耳。其中固自有五聲。而聲必中律呂也。方意似以琴瑟專爲宮聲。而不用它。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瑟字句絕。諸本律呂者。故特取此誤本耳。今從諸本。爲瑟而爲句絕。其下瑟字乃屬下句。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求齊或作竿。或無此字。皆非是。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求上或有也字。於下或無此字。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數。文雖工不利於求。雖或有識字。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肯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言下或無此字。惟吾子諒察。愈白。

## 與孟尚書書

孟下一有簡字。孟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最嗜佛。嘗與劉伯錫歸登蕭悅幕次。甚言者。公元和十四年以言佛骨貶潮州。與潮州僧大顯遊。人遂云奉佛氏。其冬移袁州。

明年簡移書言及。公作此書答之。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元和十五年貶太子賓客。分司孟簡吉州司馬。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悅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維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或無吉州二字。下云。被吾兄二十四日手示。按讀數番。闕杭本無行官至來示三十八字。但云蒙惠書。○今按闕杭乃節本。諸本乃其本。潮州時。元和十四年正月。公謫潮州。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文。今从之。信此傳之。闕杭蜀本無此四字。○潮州時。月。公謫潮州。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無下或有有所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司馬溫公書。無與者字。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心經後曰。



世稱韓文公不喜佛。嘗排之。予觀其與孟尚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乃知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遍覽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爲事物侵亂爲學佛者所先耶。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要自至難得十一字。諸本皆如此。○今按此書稱許大顛之語。多爲後人妄意隱避。刪節太過。故多脫落。失其正意。如上兩條。猶無大利害。若此語中刪去五字。則更自以爲難得一句。不復成文理矣。蓋韓公之學。見於原道者。雖有以識夫大用之流行。而於本然之全體。則疑其有所未睹。且於日用之間。亦未見其有以存養省察。而體之於身也。是以雖其所以自任者。不爲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乎文字言語之工。至其好樂之私。則又未能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所與游者。不過一時之文士。其於僧道。則亦僅得毛子場觀靈惠之流耳。是其身心內外。所立所資。不越乎此。亦何所據以爲息邪詖之。而卒然見夫崖海之流。是以一旦披逐。俱泯亡聊之中。無復平日飲博過從之樂。方且鬱鬱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夫崖海之流。異端之學。乃有能以義理良勝。不爲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足以窮餘情累。而暫空其滯礙之懷乎。然則凡此稱譽之言。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究其福。不畏其禍。不學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雖然。使公於此。能因彼佛禪之有秋。而悟我黍稷之未熟。一旦豁然反求諸身。以盡聖賢之蘊。則所謂以理自勝。不爲外物侵亂者。將無復羨於彼。而吾之所以自任者。益懷乎其有餘地矣。豈不偉哉。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慶下或無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見詩早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見左公二十年。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或作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安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布森或作森布。○今按公據平維西碑狀。亦有森列字可考。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或作感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子下或有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或復出聖賢之則三綱淪而九法斁。都禮樂崩而夷狄橫。戶孟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道不明六字。則三綱淪而九法斁。切禮樂崩而夷狄橫。切孟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

人之往也。揚子雲云。

或作曰。

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

先王之法。燒除其經。

至或作蛟。非是。其經或作經書。或下有書字。

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與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

之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尙皆或無尙。故學士多老死。新者

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

無所尋焉。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

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

崇。方作貴。上又有知字。

○今按宗上已有知字。王上又有貴字。不應複出。方本非是。其大經

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尙無孟氏。尙或作則。皆服左衽而言

條離矣。後漢書。傳。衣裳班開。語音無雅。○條音朱。

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蘇軾曰。孟子曰。禹抑供

揚墨。蓋以是記禹也。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羅。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孟子既沒。申商韓非

之學徐行。秦以是喪。至於勃廣劉項之禍。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

其禍豈獨以申韓哉。由此言。漢氏已來。或無氏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縣縣

延延。寔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甚或作耳。釋老之害。過於楊

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也。本腐。鄭少微曰。孟韓之功其同二。而立言行已。其異五。孟子於楊墨。方其始

之而已矣。而愈則子文揚詩。觀。此其同者二也。孟子曰。堯舜不偏愛。愈則每于

同仁。孟子言必極其端。愈則曰。王易王。霸易霸也。孟子曰。性本善也。而愈品爲三。孟子曰。墨

頗。千室相。此其異者五也。其曰韓之賢不及孟子。可謂能自知矣。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

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而或作

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挫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

如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唯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鄧瑀曰。韓愈始論佛骨。似有闕邪往來海濱。及得孟簡書。文過飾非。至今往往傳其真與大顛對。釋氏之徒。撰大顛之辭。以非之。誠自取也。交可不擲哉。

### 答呂鑿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史記。魏公子無忌。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即位。封自迎。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信音申。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或無字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笑。意恐未韞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或無書各自名。四字。非是。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或作實。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或作邪。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趨下或有其字。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方从闕本。意下有在字云。晉君少安。不在諸侯。趨穿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僕書。王莽意不在哀。義祖此也。○今按。但如諸本語意已足。不假在字爲奇也。政使能可。亦復幾何。而已不勝其贅矣。此近世所謂古文者之弊。而謂韓公爲之哉。恐闕本初亦失誤。而方乃曲爲之說。以誤後人。故不可以不辨。或者又疑在亦草書者字之誤。更詳之。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閒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破上或無衣字。繫上或有麻字。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下或有也字。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實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阿曲。或無曲字。或作効俗。或作効阿俗。阿上仍有効字。或作効阿俗。方將坐足下三谿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愈頓首。

答渝州李使君書 或注方古二字。方古。貞元十二年進士。書所言河南事。或注以公嘗爲河南令。疑其指比。然觀實意。當是李使君以河南事。或公嘗有言於朝也。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

下或有狀字。

慕仰風味。未嘗敢忘。使至。連辱兩書。

連辱或作辱連紙。

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賴。重序河

南事跡本末。文字綢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

河南。謂房式也。式爲河南尹。其卒也。

日麗。謂日式。參謀曰符載。欽想所爲。欽上或有重字。益深勤企。豈以愈爲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之急哉。是

意使君欲辨河南事跡者此耳。

古字。或有下字。

何幸之大也。愈雖無節概。知感激。

知上疑脫一字。

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有言可信

之望。雖百悔吝。不敢默然。

信或作伸。或云信音伸。之下或無望字。敢下或無複出默字。〇今按某本皆未安。疑本用易有言不信之語。皆作言有可信。而讀如字。則其義通矣。更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

愈再拜。

元稹以書言甄濟父子事。巧公

筆之於史。公以此答之。此書蓋元和九年在史館時作。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

甄音。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爲暗棄去。亡。或作祿山反。有名

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奸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

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

或作事。非是。

足下以抗直喜立事。

抗或作仇。

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

悔。元和五年。獲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執政。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

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

附字疑衍。蓋濟自合立傳。不應言附書也。

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

白或作載。目。

載之

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笑君子樂道

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尙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 卷十九 書六 序一

與鄭相公書時鄭餘慶以節鎮興元。孟東野墓誌云。興元尹以韓如孟氏諱。且來商賈。即此書致謝之意。誌云元和九年八月丁亥。孟氏卒。書必是時也。

再奉示。聞皆緣孟家事。元和九年三月。以鄭餘慶爲興元尹。餘慶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歎。

音希。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尙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爲遺孀永久之賴。東野無子。妻鄭氏。孟氏兄弟。鄭二弟。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東野之妻。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孟下或有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己。前後人所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無大關敗。伏唯不至遠憂。續具一一。謔報不宜。

音希。愈再拜。

與袁相公書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帶平章事。故云相公也。公前書薦樊於鄭。此又薦於袁。後又以狀薦于朝。皆見集中。

伏聞賓位尙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恆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本傳不爲太子舍人。墓誌亦不載。或略之耳。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宗師弟宗憲。諸弟皆優裕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爲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爲徒。不顧世俗輕重。頌微曉事。可與晤語。與或作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王。止有

具一一。謔報不宜。

愈再拜。

與袁相公書

伏聞賓位尙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恆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

爲太子舍人。墓誌亦不載。或略之耳。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宗師弟宗憲。諸弟皆優裕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爲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爲徒。不顧世俗輕重。頌微曉事。可與晤語。

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王。止有

偏長退勇守專。未爲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閣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爲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竇橫棄道側。而閣下篋橐尙有少闕不滿之處。篋或作匱。少闕一作闕。或無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慚。謹狀。關字。

與鄂州柳中丞書

公綽始自御史中丞。出爲湖南觀察使。後徙鄂岳時。方討吳元。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邪。請自行。許之。引兵渡江。如古名將。每戰輒勝。其爲鄂岳觀察使。在元和七年云。

惟右殘孽。

一作尙守巢窟。或作窟巢。又作巢穴。

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

此用莊子語。本作難語。非。

抗獨自以爲武。人不肯循

法度。頡頏作氣勢。

頡頏音切。胡江切。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

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

日或作月。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

三。一作陳師鞠旅。詩。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鞠。告也。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蹶死之士。

蹶。徒計切。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

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

或無會集二字。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而在或無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

食或作用。非是。或無之徒二字。又無下之字。

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惟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

彰義節度使管申光蔡三州。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洩瀦飲食之

惠。悅。吳元儔也。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師。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

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國。或作圖。非是。

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羆。獸名。說文。羆。下所六切。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

然率先。揚兵界上。舊上或有能字。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閒。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

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關。一作閑。一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

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真。或作直。非。是。或無單字。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

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惠下或有賜字。益一作伏。夫一衆人心力耳

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

旬歲可坐而得。歲。或作月。又作序。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閒。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諸本幸甚下復出幸甚二字。夫遠徵軍士。行

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

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士人。召。或作占。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

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公此議詳見論。淮西事宜狀。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

行之否。一作可。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裴中丞。卽度也。時憲宗遣度。視淮西諸軍。還奏多合上旨。幸甚。不宜。愈再

拜。

答魏博田僕射書。田弘正始名興。先是田季安爲魏博節度使。元和七年。季安卒。其子懷諫自立。

于朝。憲宗嘉之。詔檢校工部尚書。充魏博節度使。且賜今名。八年十一月。公以比部郎中。史館修撰。爲作先廟碑。九年弘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其年公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故曰。

蒙恩改職事也。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蒙免。蒙恩改職事。不任感懼。諸本無蒙免二字。今从閣本。○今連上文爲句。蒙恩者。蒙上之恩。而改職事也。連下文爲句。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欣慰殊深。贊善十一郎行。弘正子布舉。已附狀。已下一有伏計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私。猥辱薦聞。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又蒙不以文字鄙薄。令誤廟碑。見過殊常。荷德尤切。安有書問稍簡。遂敢自陳。比所與楊書記書。蓋緣久關附狀。求因閒粗述下情。或無求字。開或作閑。○今按此謂求楊書記。因田之開爲述已意也。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捧讀再三。但增慙悚。僕射公忠賢德。爲內外所宗。位望益尊。謙巽滋甚。謬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末由。無任馳戀。謹因使迴。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尙書書

呂本注。緣字。以史考之。緣以元和十年二月。出刺華州。又公與緣同年。故曰久故。蜀本注實字。非是。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比或作夜。乍離闕庭。伏計倍增戀慕。愈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恩獎知待。或無伏最深最厚。無有比者。比或作倫。懦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答所遇。拜辭之後。竊念旬朔不即獲侍言笑。東望殞絕。有兒女子之感。或無子字。史記非兒女子所。獨宿直舍。公時以考功郎無可告語。展轉歎歎。不能自禁。華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閣下居之。則爲失所。愚以爲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疎外自待。宜字。不下或無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爲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宣滯。爲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狀不宣。愈再拜。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

或作與友人論京尹不臺參書。長慶三年六月。以公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敕放臺參後。不得爲例。按總氏春秋云。故事。御史中丞。與格陽令



相遇。則分路而行。以工士多逐捕。不欲稽留。然非唐制也。順宗實錄云。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尹尙避御史。豈有不臺參之理。當時敕放臺參後不爲例。則知故事須臺參也。又曰。時宰相惡御史中丞李紳。欲逐之。特詔公不臺參。以激結。紳果劾奏公。公以詔自解。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掩護公爲兵部侍郎。而出紳爲江西觀察使。紳朝辭位。陳宗遠留紳爲兵部侍郎。公復爲吏部。按貞元十八年。公爲四門博士時。薦士十人於陸贄。李紳在焉。紳昧其平昔之薦而劾公。公默不言。而世亦未有辨之者。又謂公臺紳以附逢吉。獨王黃州答丁晉公書。以謂曲在紳。蓋公論也。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容桂觀察使帶中丞尙不臺參。或無使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縣官

帶大夫豈得卻不加。事須臺參。聖恩以爲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亦是何典故。赤令尙與中丞分道而行。何

况京尹。方云。呂丞相本改定亦是以下十九字。綴於事須臺參之下。仍於卻不加下添中丞二字。應審

疑可也。今本顛倒不可讀。當从唐本。不知供所謂唐本者何本也。闕杭蜀本。只同今文。姑以關

二說皆未安。後說雖差勝。然文意似亦未足。當闕之以俟知者。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夫字。或有稍

殊異。即怪之。其於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停推巡緣府中禍迫是實。若別差人。卽

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耳。客多。自修報狀不得。或作不及自修報。伏淮觀察。照。方作昭。○今按唐人

送陸欽州詩序。陸。修也。或無詩字。或作送陸員外出刺欽州。詩。并序。一本自此下爲第二十卷。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欽州。朝廷風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居。一作從。一齋客涕洟。咸以爲

不當去。歛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歛爲富

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齋客涕洟。以爲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

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威。或作威。而屬下句。方从閣本作威。而屬上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

君與吾相之心哉。先上諸本有謂字。方从闕本云。杭本說咸作或。然尙無謂字。蜀本始作或。爲今本易爲作謂。訛轉甚也。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華一作美。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諸本如此。方从闕杭本。光細下皆有今字。去下無

也。有隔句用韻及今。而今在上句之末。韻在下句之末者。騷經是也。有隔句用韻。而上句不韻不令。下句押韻有今者。橘頌之類是也。今此詩方本若用唐歌之例。則華光有今而不韻。其去字一句。又并無也。若用騷經之例。則光細當用韻。而不當有今。華雖可以有今。而去復不可以無今也。若用橘頌之例。則下三句爲合。而首句不當有今也。韓公深於騷旨。不謬如此。蓋方所从之本失之也。若今定以諸本。以騷經及賈誼屈首章爲例。若欲以橘頌爲例。則歛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止去方本首句一今字。尤爲簡便。但無此本。不敢以意創耳。爲留。我作此詩。歌于遠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孟東野序

據集貞元十九年。與陳給事書云。送孟郊序一首。不假裝飾。此序呂汲公以爲是年作。序云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得然者。時東野爲溧陽尉云。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爲一作有。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上草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鳥下謂本有獸字。非是。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敝。敝。古奪字。或作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方从闕杭蜀本去又字。而取下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按上文已再言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矣。則此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字尤字。正是關鍵血脉首尾相應處。方以三本之誤。遂去又。其在唐盧。咎字。而以尤字屬上句。不唯此句不成文理。又使此篇語無次第。其誤尤甚。今悉正之。其在唐盧。咎陶。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在下或有有於字。變弗能以文辭鳴。弗或作不。而無能字。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

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以徒鳴之其聲大而遂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辭或作說下或有於楚二字莊子蒙人蒙楚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晉到在申韓非申韓之有書四十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李士與言此篇之是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諸本皆有此乃足閣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澁以哀其志弛以肆唯蜀本及文苑作浮方從諸本作淳本脫也○今按有此一句文意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澁以哀其志弛以肆唯蜀本及文苑作浮○今按此數句皆言辭旨以下文章之病不應用淳字以美之諸本皆誤○數以急弛以肆二句諸本皆如此方從謝本刪去二以字○今按自其聲至此四句當爲一例其第二第四句由本偶皆脫一字而方必從之發使句之短長參差不齊而不可讀正與上李賀詩相其稱善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似其意以爲必如是然後爲古不知所謂古者不在是也又因辭而轉作詞耳今當改詞爲亂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諸本此力從闕太又補十九字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薛稷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魏晉方作晉魏或無古字氏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或無信字或作善鳴皆非是左傳云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公雖未必用此語然亦偶合也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闕杭蜀苑則下有果有有字更詳之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釋或作擇然者或作者然云顧命王不憚或作不釋釋猶開釋也○按

序以親之。公貞元十八年上于頔書。故云。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頔。此序十九年作也。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公下或有頔字。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要下或有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問

作。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恆相求而喜不相遇。諸本無喜字。方从闕

杭蜀苑得之。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世下或有出舉字。而能與卑鄙

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

恆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事不從。謂不能卒言之也。小人之所以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

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恆私於其民。不以實應平府。謂觀察爲觀察使者。恆急於其賦。不以情

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縣一作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賦或作怒。非是。其不去爲

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或無下其字。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

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或無以字。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

公既已信而行之矣。前下或無之字。非一作即。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

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信或作從。非是。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

以頌而以規。

送竇從事序竇平貞元五年登進士第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甌或作越。以下文逼出越字考之。非是。或無甌字。亦非。越或作粵。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

海蔽其陽。敵一作敵。氣上蒸也。方从閩施作敵云。敵。橫擡也。謂鉅海蔽蕩其南也。○今按敵。微扣也。字書訓以橫擡。而漢書注又訓擡爲發動。蓋不以杖末奮擊。但以杖身微扣。而發敵

之所謂橫道也。海之爲物最鉅。其所震怒。豈微扣之謂邪。閩本蓋誤。而方必爲曲說以附之。殊不可曉。作獻亦非是。但當作獻。乃當抵對捍之意。與上句隔字正相對也。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繼一作皆。島作夷。居作夷。氣。閩蜀本作俗。○今按島居卉服。已見其風氣亦隨之也。閩蜀皆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疾疫或作誤。古或作在。非是。源海之鏡。固加於初。或云。源。濱也。篆文無濱字。漢志源南山。又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京西州焉。之。其本無複出之字。方从。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臨下或有。詔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貞元十七。部侍郎趙植充。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平。扶風。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字。嶺南節度使。若或作如。只用顯字。加於或作如其。非是。留守判官。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我或作已。行之遠。文苑如此。諸本之或作。於。或作我於行遠。或無行之二字。皆非是。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有其宗字。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水上執蘭招魂。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時公爲四門博士。作此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一作。又樂之尤也。尤一作光。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

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閑暇。整置三令節。舊史云。貞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爲樂。五年正月。詔以

二月一日爲中和節。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此序在貞元壬午。選勝地。追賞爲樂。五年正月。詔以

癸未開。公爲四門博士。其云整置三令節。蓋謂德宗朝始置耳。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無

字。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下或有少

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醴畢序行。一作有。獻酬有咨。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

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以或作坐于鐻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見家語。廣之以文王宣父之操。見史記孔子學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无然若有得也。有下或有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笑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暉下第序。暉或作曜。考唐宰相世系表。當作暉。序云。齊生之兄。爲時名相。出藩于鎮。或隱耶。諸本或作齊暉。或作齊曜。按登科記。映大曆五年。昭敗映暉照照。無有暉者。豈暉後改名暉。貞元十五年。暉十一年。贈元和二年。應登進士第。而暉亡焉。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之人。下或有也字。或無之。故上之人行志擇誼。或無故字。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尅己

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爲君不勞。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攬

蜀苑無詳。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黜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或無下而字。見左氏襄公三年晉祁奚請老舉黜舉子。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或無敢。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衆下或皆。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然或作。庸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庠。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

人嚮道者。不亦勤乎。烏庠。猶嗚呼也。古文於乎。烏庠。嗚呼。皆一義。或作於是乎。非是。爲有或人者。指應舉者而言。爲之作嚮道者。謂指引其道路所嚮。如公之於侯喜侯雲。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長之徒是已。其作嚮者亦音向。與兵書所謂以嚮人爲導者。音義皆不同也。

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其下或有。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

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之兄或無之。字。爲時名相。出藩于南。于下杭苑有鎮字。闕本無。○今按齊以貞元七年由桂管改江西。朝之碩臣。是時俱州只爲江西觀察使。至咸通中乃有鎮南之號耳。抗旆皆識。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其枉或作豈枉。今从闕杭蜀本。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一云既屈矣。一作既不得志矣。○今按上文曰。而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未或有至。我之未至也。下文曰我未也。則此作至爲是。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觀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爲戒。或作拜。密來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經下或有者字。是弗利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唐制取士有明經科。而三經。有二經。有三禮。有三傳。有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爲鄉榮。或無以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子之史科。三禮科。貞元五年二月置。有業信習矣。其容信合於禮矣。其下或有儀字。非是。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邪。或無其字。

送李愿歸盤谷序 此序貞元十七年作。公年纔三十四耳。東坡云。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

作。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此序孟州濟原縣有石本。其間小有異同。

太行之陽有盤谷。太行。山名。在懷州。陽。南也。盤谷之閒。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盤谷。地名。在孟州濟原縣。兩山之閒。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盤下諸本皆有旋字。供氏石本杭本同。或作桓。樊氏石本闕蜀苑

刪去。○今按石本之不同，說見於後。友人。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諸本諸本及洪氏石本皆作友樊氏。石本作有。以石名聲昭于昔，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文苑賞作賜。樊氏才駿滿前。峻或作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天子。諸本作主上。方从石本。爲上諸本有所字。方从石本。爲上諸本有所字。同此。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諸本如此。石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笑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所。施梓樊石本作之。作。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與其下諸本並有有。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上七思切。下七余切。口將言而囁嚅，上之舌切。下女音切。又處穢汙而不筭，觸刑辟而誅戮，穢汙。諸本作汙穢。今用石本改。倣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諸本作惟子之稼。今从石閣如此。盤之泉，可濯，可沿，石閣杭本沿作湘。方从蜀本云。供本意之也。然此文自如往而復以上，皆二語一韻，以稼叶土，此類固多，以容叶深，以詩七月，易恒卦卜象考之，亦合古韻。獨湘不可與泉叶。按公論語筆解，以沿于沂，作沿于沂，政與此沿同義，今只以沿爲正。○今按方以古韻爲據，舍所信之石杭閣本而去湘从沿，其說當矣。然必以筆解爲說，又似太拘。今世所傳筆解，蓋未必韓公本真也。又按洪漢善云，石本在濟源張端家，皆缺裂不全。惟可濯可湘一句甚明。又與方引洪氏磨滅之說不同。不知何故。姑記之。以俟知者。然其大歸只爲从湘字耳。政使實然，亦不足取。其說詳於下條云。或曰：湘字考之說文，云烹也。詩采蘋，予以湘爲正。从盤之阻，誰爭子所，踴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方从洪校石本作



映。然關抗蜀本皆作央。王逸注離騷云。央。盡也。已也。方又云。此文如叢作藜。俊作發。時作皆。皆石本字也。○今按作映。於義爲得。又按此篇諸校本。多从石本。而樊供兩石已自不同。未知孰是。其有同者。亦或無理。未可盡信。按歐公集古跋尾云。盤谷序。石本貞元中所刻。以集本校之。或小不同。疑刻石誤。然以其當時之物。姑存之以爲佳玩。其小失不足校也。詳公此言。最爲通論。近世論者。專以石本爲正。如水門記。深堂詩。予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禁或作。敗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則或作。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牛堪序 此篇或在後卷之首。關抗蜀本置此。公時爲四門博士。堪爲太學生。在貞元十九年云。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爲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敵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爲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爲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門上或無其字。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抑一作御。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爲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或無將字。違衆而求識。衆一作俗。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爲幸矣。於一作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 卷二十一 序二

送董邵南序 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公作此送之。公詩有嗟哉董生行。亦爲邵南作也。南下或有遊河北三字。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性下一有清字。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於古。闕作於吾。云。或作聞。而無邪字。○今按篇首云。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諸本作古所云語。

乃相應作吾所聞。僞爲近之。而語勢已微舛矣。若曰吾所云。則都無來歷。不成文字。必是謬誤無疑也。然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爲道上威德。以警勸而招徠之。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榮親去燕之趙。趙封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張華云。望諸君家在邯鄲西數里。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刺軻至燕。愛燕之屠狗者高漸。日飲燕市。酒酣歌于市中。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

公此序。大槩與送許鄧州之志同。鄧復在唐皆隸山南東道。兩序皆言于公頓。又皆言民窮歛急。意必有所屬也。頓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云。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長史司馬。刺史之佐。唐制。每州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丈上或有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或無苟有二。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恆。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句。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州或作前。縣下皆非。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有愈以爲三字。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

子下或有兵曹字。唐制有童子科。公此序甚備。公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童子時。亦升于禮部。故謂俱陸公之門人。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

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是在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或無大字。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

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之老二字。或作者。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

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百下或有入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衛謂左右衛。兵曹

參軍。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

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洛師或作洛陽。及鄭或作反鄭云。此序疑

童子以貞元八年升于禮部。又二年拜衛兵曹。蓋十年也。公十年曾往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序

當作於此時。童子豈或鄭人邪。○今按反字。諸本多作及字。蓋自洛東出便可至鄭。今以北還河陽。

故九月始及鄭。童子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饋賂。或作文。五都。當謂雍陝虢蒲洛。羣吏以關苑本定。蜀本訛作郡吏。今

本併訛吏爲。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

之與長也。異觀。與或作於。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禮上或無之字。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

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

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與處上或有出字。非是。禮禮弓子路去魯。謂顏子曰。何以處我。義不當有出字也。

送浮屠文暢師序。公時爲四門博士作。後有詩送文暢師北遊。其略云。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訐。蓋謂此也。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儒名或作名。非是。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

校其行而是。之名或作其名。而是或作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

文暢喜文章。或無浮屠師二字。喜下或有爲字。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詠其所志。或作焉。貞元十九年

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請或作得。所得敘詩。累百餘篇。所下或無。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

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告下或無。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

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事爲或作禮樂。心下或有必字。拘其法而未

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行上或有。天地之所以著。鬼神

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紅河或作。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演告之也。演告之。或無。之二字。〇告。工。

毒切。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后知宮居而粒食。粒或作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

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大或作禮。太乎或。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

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

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爲下或有。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

脫焉。弱之肉彊之食。脫或作。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遊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

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

不爲上或無而字。爲下或有之字。悅或作詩。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楊支使序。或作送楊八弟支使歸府。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爲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憑奏辟僉之爲觀察支使。此序乃貞元二十年公在陽山作。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爲多賢。嘗或作。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二人下或羣與

博之爲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或無於字。於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羣博

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盡或作得。或別有。皆可信而得其爲人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

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中丞。乃愈日待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也。而鎮或無而字。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爲邑於陽山。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公貶連州陽山令。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本或無於是字。一本并無聞其言而見其行七字。方从闕抗本。幕下即云。及支使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支使智足以造謀。○今按此數本。互有得失。而方尤疎略。獨今所定詳密有序。且及羣博。乃與上文相應。而又修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賢或作人。以成其文。以輔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乃吾之心也。動或作勤。心也。下一謂我爲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送何堅序

堅下本或有  
歸道州字。

何於韓同姓爲近。於或作與。按何氏出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後十一代孫。食采於韓。爲列侯。韓王安爲秦所滅。子孫分散。居江淮。晉以韓爲何氏。後爲何氏。堅以進士舉。於吾爲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爲博士。公時爲四門博士。堅爲生。生博士爲同道。生與博士。或作其識堅也。十年。爲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不上或有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或無賢元十九年九月。以國子道於湖南爲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慆爲湖南觀察使。或無湖南又字。楊作陽。皆非是。司業陽城爲道州刺史。道得堅爲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楊或作陽。非是。吾聞烏有鳳者。恆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爲潁川。是烏實集而鳴焉。川下或有守字。是烏或作是鳳鳥也。若史可信。史或作使。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或無已字。

送廖道士序公永貞元年自陽山徙  
據江陵道衡山而作。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衡山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或無高字。獨衡爲宗。衡下或有最遠而獨爲

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或無峻水清而益五字。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

郴之爲州。其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測如周禮。側土深之側。或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州下或有

氣之所窮盛而不過。或無感字。必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選。虬龍騰以蜿蜒。蜿蜒也。蟪蛄也。蟪蛄也。扶輿。

爲一。注。磅礴。猶混同也。○蟪蛄。於元切。又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

音冠。蟪蛄。市衍切。又音善。磅礴音薄。又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

輿磅礴而鬱積而字。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石砂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

材。不能獨當也。或無英及橘柚之包五字。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閒。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

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教。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惑者邪。

送王秀才序或作進士  
王含。

吾少時讀醉鄉記。王績字無功。隋末大儒通之弟也。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含其子孫

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

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或無發字。若顏氏子操瓢與簞。一云顏氏之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

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尙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何下或有

之徒不遇也。爲字疑。建中初。天子嗣位。大曆十四年德宗即位。十五年正月改元建中。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續。在廷之臣爭言事。或有

朝。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或無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其世或作於世。於其或作於是。

送孟秀才序

或往瑄字。元和五年。刑部侍郎崔樞知舉試。供鐘待鐘賦。孟瑄中第。唐書藝文志有瑄嶺南異物志一卷。其嶺南人數。據序云。今年秋見孟氏子於郴。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此永貞元年十月作。○瑄。古滿切。

衡潭以之荆。此永貞元年十月作。○瑄。古滿切。

今年秋。見孟氏子瑄於郴。年甚少。禮甚虔。一作格。手其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固心存而目識矣。○識音志。或作也。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累累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以奇之。或作益。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彊而授之。就以其志。彊而或作彊。有。非是。况其請之煩邪。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彊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彊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况其細者邪。

送陳秀才彤序

公貞元十九年冬。自御史出爲陽山令。遷潭州。見陳彤於楊湖南門下。永貞元年從據江陵。遂舉進士。彤後以元和十三年登第。

讀書以爲學。續言以爲文。非以誇多而闕靡也。蓋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耳。非以或無。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頴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謂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楊頴然其長。○頴音蕭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爲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時公爲考官。則何信之有。諸本何下有字。○舊讀此序。嘗怪則何不信之有。以下文意斷絕不相承應。每疑之。後見謝氏手校真本。卷首用建炎奉使之印。未

有題字。云用陳無已所傳歐公定本鑄正。乃刪去此一不字。初亦未曉其意。徐而讀之。方覺此字之爲礙。去之而後一篇之血脈始復通貫。因得釋去舊疑。嘗謂此於韓集最爲有功。但諸本既皆不及。方據謝本爲多。而亦獨遺此字。豈亦不曾見其真本耶。故吾不徵於陳。余一作。而陳亦不出於我。嘗以告之。又不見信。故今特刪不字。而復詳著其說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或有其字。於其行。姑以是贈之。今從閣本。或作王。

送王秀才序

或作王填。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或無爲字。大而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方從閣本作引。○今據以分爲引。蓋草書之誤。然幸有他本可證。方乃不取。而獨信其誤何哉。

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故下或有荀卿之書。卿下或無

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盱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或作

名耳。或云。子弓。史記作子弘。漢書作子弓。又云商瞿授子。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

沒。羣弟子莫不有書。字。或作。傳授之序。與此不同。○盱音寒。瞿音渠。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

沒。羣弟子莫不有書。字。或作。傳授之序。與此不同。○盱音寒。瞿音渠。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

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或作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

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幸或作。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

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填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荆潭唱和詩序 此謂裴均。楊憑。唐藝文志。有裴均荆潭唱和集一卷。諸本作裴均。非也。均字君齊。貞元十九年五月。爲荆南節度使。憲十八年九月。爲湖南觀察使。荆卽荆



南。潭即湖南也。公以承貞元年。佐均  
爲江陵法曹。詳見外集河南同官記。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或作崇。或云卒業。字見懷楚王傳。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之語或作者

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

得。至若或作若至。氣滿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或無僕射。裴三字。統郡惟九。荆南管蠻

得。或作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或無僕射。裴三字。統郡惟九。荆南管蠻

得。或作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或無僕射。裴三字。統郡惟九。荆南管蠻

得。或作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或無僕射。裴三字。統郡惟九。荆南管蠻

得。或作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或無僕射。裴三字。統郡惟九。荆南管蠻

得。或作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或無僕射。裴三字。統郡惟九。荆南管蠻

得。或作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或無僕射。裴三字。統郡惟九。荆南管蠻

得。或作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或無僕射。裴三字。統郡惟九。荆南管蠻

得。或作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或無僕射。裴三字。統郡惟九。荆南管蠻

得。或作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或無僕射。裴三字。統郡惟九。荆南管蠻

得。或作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或無僕射。裴三字。統郡惟九。荆南管蠻

得。或作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或無僕射。裴三字。統郡惟九。荆南管蠻

得。或作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或無僕射。裴三字。統郡惟九。荆南管蠻

得。或作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或無僕射。裴三字。統郡惟九。荆南管蠻

承命卒不得辭。卒上或有及館又如是一句。方從閣抗旌粹無之。○今按此據次第當有此句。但下文事天子使者。不敢以主禮自居之意。當从方本爲是。上堂卽客階。坐必東向。階下一本搜出卽客二字云。文粹亦有卽字。則知古何文理。不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句。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按天寶十四年。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范陽幽州也。其年歲在乙未。至元和九年。甲午。數窮六十。一甲子終矣。公此序元和四年二月以後爲之。故云。平或作乎。○今按若作乎字而屬上句。則下文不應便重出如開元時乎。下句但云必自幽州始。而上無平字。卽又不成文理。今定作平。仍屬下句。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益父時官洛陽。公時亦官洛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或無複出東都字。夫士或作士大夫。大其爲人佐甚忠。佐謂爲幽州從事。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 韓昌黎全集

## 卷二十一 序三

送區冊序

供謂區冊卽區弘。考其始末。非也。貞元十九年冬。公自御史出爲陽山令。此序在陽山作。其曰歲初吉。當在明年正月也。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陽山。縣名。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或有水有字。廉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篳竹之閒。荒茅篳竹。蜀本作荒榛茅。或作其。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篳竹之閒。荒茅篳竹。蜀本作荒榛茅。或作其。諸本作叢。漢書嚴

助傳。谿谷之閒。篳竹之中。顏曰。竹田曰篳。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語或作說。不下有相字。川。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爲而至。事。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貞元二十年。公貶

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冠。或作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見莊子徐無鬼篇。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虛或作谷。斯或作其。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閒也。欣然下。或有以字。於與之驕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樂上方無以字。厭下方無乎字。○今按欣然喜。陶然樂。當爲一例。故諸本皆有以字。而方本皆無。然竊詳其文勢之緩急。恐上句應無。而下句應有也。故定从此本。

歲之初吉。或作告。毛氏詩傳云。初吉。歸拜其親。拜或作酒壺既傾。序以識別。識音朔日也。此蓋通言歲首也。

送張道士序。公逸詩有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兵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豈此道士耶。

張道士。嵩高之隱者。高或作南。下同。隱或作有道。○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爲道士。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如法者。方下或有諸侯字。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爲詩以贈。而屬

愈爲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况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滿高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劍鋒白差差。自。或非是。

恨無一尺揮。

或作。爲國答免夷。詣闕三上書。

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

嬉。乃著道士服。衆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平。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

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或从闕抗作。寧當不埃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昨宵夢倚門。手取連

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或作簡。○今按伊水在嵩

北處不可作伊。若彼作嵩高。則此乃可作伊耳。簡字雖可通用。然本不從水。只是語助辭。如書斷

斷簡。大學作令。莊子猶爲人猶。亦是此類。故說文水部無之。但因伐檀。漣漣淪淪。改俗益加水

用之。而韓公亦有含風簡之句。則此作簡。亦未可知。今上文既作嵩高。則此卻當改爲簡矣。既非公家用。且復還其私。從

則此且作伊亦無害。若有他證見得上文果當作簡。則此卻當改爲簡矣。既非公家用。且復還其私。從

容進退閒。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賢欲奚爲。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送高閑上人序贊高寧僧傳云。閑。烏程人。克精書字。宣宗嘗召入對御草聖。後賜紫衣。後歸湖州開元寺終焉。閑嘗好以書川白好書與草爲世楷法。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史記

養叔射。去柳葉百步。庖丁治牛。莊子養生篇。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文師曠治音聲。曠字子野。晉扁鵲治

射之。百發百中。惠君曰。請嘗哉。技蓋至於此乎。師曠治音聲。曠字子野。晉扁鵲治

病。扁鵲即秦越人。僚之於丸。莊子市南宜僚弄。秋之於奔。孟子奔秋。墨國伯倫之於酒。劉伶字伯

病。晉昭公時人。僚之於丸。莊子市南宜僚弄。秋之於奔。孟子奔秋。墨國伯倫之於酒。劉伶字伯

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從。或作。皆不造其堂。不曉其載者也。○曠音劑。往時張旭善草書。

旭。蘇州吳郡人。時。或作。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

之。喜怒。文苑作喜焉草書。怒焉草書不。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

之。喜怒。文苑作喜焉草書。怒焉草書不。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

平。監本作平生。皆非是。或無焉字。

雲霧。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或無倫以此終其身。非是。

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

於中。情或作精。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或無後字。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

膠。諸本並作膠。抗歐謝本作爲。莫候切。猶縹緲也。莊子內篇者不可縹而提。義蓋同此。○是其爲。今按膠者。黏著之物。而其力之潰敗不黏爲解。今以下文類墮儂敗之語反之。當定作膠。

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二所字。非是。伯與淡相遭。類墮季靡潰敗不可收拾。敗或作則

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東坡送參寥詩云。退之論草書。萬事未嘗屏。憂愁不平氣。一寓筆所勝。頗然怪浮屠人。視身如丘井。類然寄淡泊。誰與發豪猛。正謂此一段文意也。

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每。或从閑本作喜。○今按善幻說已見第四卷酬崔少府詩。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閑下或有師字。方

莊子。所稱宋元君畫圖。有一吏後至。解衣繫礪。郭注云。內足者神閒而意定。又云。王彥法謂

退之比數語。乃深得祖師向上休歇一路。其見處勝裴休遠甚。○今按韓公本意。但謂人必有不平之

心。鬱積之久而後發之。則其氣勇決。而後必精。今高閑既無是心。則其爲伎宜其潰敗

萎靡。而不能奇。但恐其善幻多使。則不可知耳。此自韓公所見。非如畫史祖師之說也。

送殷員外序一作殷侯員外使回鵲序。元和十二年也。據傳詔伯嗣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鵲。可汗驕甚。信不爲屈。屬責其倨。信曰。可汗唐壻。欲坐屈使者拜。乃可汗無禮。非使

臣倨也。虜憚其言不敢逼。還還虞部員外郎。皆與序合。惟年次稍先後。當以序爲正。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闕抗無萬字。非是。不問海內外。無大小。咸臣順於朝。抗本無於字。非是。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

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憲宗元和三年正月上此尊號。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鵲於

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舉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

貳。法或作術。由是殷侯信自太常博士遷尙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抗本無命字。非是。朝之大夫。莫

不出錢酒半。右庶子韓愈執蓋言曰。元和十一年五月。公爲太子右庶子。殷大夫。或作殷侯。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

之色持被入直三省。

持或作襖。入直三省。供慶審謂唐無三省。持被入直。當爲句絕。三。息暫反。息井切。朱新仲云。唐以待中兩令爲三省長官。張籍寄白舍人詩。三省比年名望。

重。說者以唐無三省。非也。若不言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盧達切。樊澤之云。刺。七徒切。不知入直何所。以上下文考之。朱說爲長。

道謠。和嶠刺促不得休。語意皆同此。當以七徒切爲正。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下或有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送楊少尹序。有一巨源二字。新舊史無傳。藝文志云。字景山。貞元五年第進士。以能詩名。嘗

名。既引年去命爲其都少尹。蓋公河中人。即其鄉也。張籍有詩送云。官爲本府當身榮。因得還鄉任野情。意蓋指此。二疏事。見前漢。此序長慶中公爲吏部侍郎時作。故序謂余忝在公卿後云。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疏或作疎。漢書作疏。○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張或作帳。也。音竹亮切。公送石弘序。張上東門。只用張字。況二疏本傳。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自可考。漢書如高祖留沛張飲。縣吏傳張御食飲。皆謂張設也。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因話錄云。楊巨源在元和中。詩韻不爲新語。一旦以年滿七十。或無一旦。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體律務實。工夫頗深。以高文爲諸生所宗。一且以年滿七十。或無一旦。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

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及。閣杭本原作方。及上或別有方字。其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或無幾人字。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與

用。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閣本無蹤跡否三字。非是。或但無否字。亦非。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惜下閣杭本無之字。白以爲其都少尹。白或作署。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下

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下

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下

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下

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下

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下

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下

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下

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下

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下

或無同。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或無於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鄉或作家。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二語闕杭本皆無在字。

送權秀才序

字時佐汴州。權自汴舉進士京師。從此序。

伯樂之廐多良馬。孫陽字伯樂。秦穆公時人也。事見戰國策。卞和之匱多美玉。卞和獻玉事見韓非子。卓犖瓌怪之士。怪或作奇。宜乎遊於大

人君子之門也。相國隴西公既平汴州。西下或有董字。貞元十二年七月。以隴西公董晉爲宣武軍節度使。平汴州之亂。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

爲軍司馬。縣或作郡。非也。董晉祭文。石本可考。下同。是年八月。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下或有權字。權生以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吳縣男陸長源爲節度行軍司馬使。

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和。方從闕杭蜀苑作聲云。晉范啓謂孫文章以諧聲爲尚。公雖平淮西表曰。叢難乖戾。律呂失次。亦謂此也。○今按。緙天台山賦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故諧和。卽謂其聲之和耳。若作諧聲。卻犯本字。而語意亦不活。方說非是。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

篇。如是者閤之累日而無窮焉。閤或作闕。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成賦詩以贈之。

送湖南李正字序

或作送李曉判官正字歸湖南。曉之父仁鈞也。貞元十九年登進士第。元和初爲秘書省。正字湖南觀察推官。公分司東都。曉自湖南請告來觀其父。於其還。

公以詩及序送之。詩見第四卷末。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貞元十二年七月。以黃璽鎮宣武。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府或作日。爲酒殺牟

享賓客。李生則尙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爲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軍亂。軍

司馬從事皆死。貞元十五年二月。晉卒軍亂。殺行軍司馬陸長源。判官孟叔度等。侍御亦被讒爲民日南。日或作出。仁鈞其後五年。愈又

以讒旆愛州。

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官下或有員外字。王下或有府字。此謂東都。蓋李亦分司也。侍御自衡州刺史。爲親王長史。亦留此掌

其府事。亦留此或無亦此二字。留作收。皆非是。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觀。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周君名君

巢。時爲河南府司錄參軍。君下或有巢字。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爲四人。外下或無則字。離十三年。時元和六年。自貞元已

二年耳。此言十三年。豈退之與礪別在戊寅歲乎。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爲先輩成德。或

作李生溫然爲君子。李上或有若字。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願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

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或無退字。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飢。聚而館之。疏

遠畢至。塞飢或作飢。塞。至。文苑作在。○今按在乃至字之誤。書史多互用者。如此則當祿不足以養

下或有爲字。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已或作止。重李生之選者。皆爲詩。愈最故。故又爲序云。或作序

序。

送石處士序。或有赴河陽參謀字。謀或作讓。或有詩字。洪字濬川。洛陽人。罷黃州錄事參軍。退居于洛。十年不仕。及是爲河陽參謀。歐公云。供始終無可稱。而名重一時。以

嘗爲退之稱道耳。供之河陽參府之明年。召爲京兆昭應尉集賢校理。又明年六月卒。於是公諱其墓。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元和五年四月。詔用烏公重裔爲河陽軍節度使御史大夫。治孟州。其日節度之三月。則是歲六七日間也。求士於

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邱澠穀之間。嵩邱。山名。澠穀。水名。皆在洛陽

也。後改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字。或無食。人與之錢則辭。講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辭

名獨。或作事免。不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

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東上或無而字。或并無下流而東注五字。熱或作夷。卜或作兆。大夫曰。



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或作爲家。方今寇聚於恆。師

環其疆。元和四年三月。成德軍節度王士真卒。其子承宗叛。十二月詔吐突承璀率諸道農不耕收。蜀本

兵討之。地理志。鎮州恆山。郡本恆州。天寶元年。更名鎮。成德軍所治也。作。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歸。闕杭本作師。○今按當以諸。治法征誼。宜有所出。闕杭先生

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謨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

於妻子。不謀於朋友。朋友。闕杭本作其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或無則字。載書冊問道所

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張下或有筵於二。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

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真。闕作其。非是。方从闕杭本。無爲先生則以下十二字。○

之誤矣。方从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

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侯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或無敬字。諂或

或無是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闕本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或不下

字。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退。或作遣。蜀

本具於此。今附第四卷末。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溫造字簡與。大雅之五世孫。文宗朝。終禮部尚書。公前年送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多下或有。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後字。或解之者

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苟無下

其二字。雖下闕東都固士大夫之望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特或作讓。市或作賈。洛之北涯曰石生。石供其南涯曰

溫生。即造也。二處士皆居洛陽南北之涯。即贈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盧全許所謂水北山人。水南山人是也。

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居守。謂東都留守鄭餘慶。與吾輩二縣之大夫。二邑。洛陽河南。

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諮。或作咨。處。或作取。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或無朝字。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闕杭蜀本無內外二字。或作內外求無理。皆非是。

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闕杭本無生既至字。或無至字。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其。或作具。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或作具。

送鄭尚書序鄭權。汴州開封人。貞元六年舉進士第。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通典曰。嶺南五府。經略使治廣州。領州二十。經略使治容州。領州十四。桂管經略使治桂州。領州十四。鎮南經略使安南都護府治交州。領州十一。至德元年。升五府。經略使爲鎮南節度使。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闕杭本無下。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

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郊。郊上或有干字。○帕。其鞬切。鞬。許戈切。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或無先字。帥守屏。必鄧切。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一下。或更字。乃敢戎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

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諮。或作咨。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

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颶風一日蹕數千里。蹕與軌同。蹕或作颶。蹕音徒。又勅教切。漫

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或作仇。黨。機毒矢以待將吏。或無將。撞捫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

梳。或作把。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

而禽獮之。○薙音雉。艾也。○獮音雉。艾也。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賈之州。或作林邑。扶南。真臘。

于陀利之屬。耽浮羅國。流求國。毛人國。夷州。賈州。林邑國。扶南國。真臘國。皆海外蠻夷之國云。

百里。○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或作夷。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

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

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

史大夫。往踐其任。長慶三年四月。權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嘗或作常。元和十一年七又帥滄景德棣。十三

月。權爲德州刺史。歷河南尹華州刺史。初權自河南尹帥山南。權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又帥滄景德棣。十三

德棣滄景節度使。元和十四年十一月。權爲右金吾衛大將。軍充左衛使。穆宗即位。改左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長慶元年。權自河南尹入爲工部。家屬百人。無

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貴而能貧。此左氏襄二十二年語。權本傳云。用

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李訓于王守澄。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笑朝

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或稅下或無以字。或稅下有使字。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考食貨志。憲宗用李絳議。以韓重華爲振武京西營田和羅水陸運

之稱。供讀唐志無所考。非也。○今按。韓

曹王尊傳。有治所字。此所治字當乙。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或無轉字。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

適當其任。元和六年四月。以盧坦爲戶部侍郎判度支。會振武告饑。時韓嘗爲代北永陸運使。坦以重華代。嘗也。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

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

踴躍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爲下或無字。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

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私其下或有字。其得非是。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

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

際。或作險。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

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或作朱金銀。唐五品服。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

塞下五城矣。五城。東西中三受降城。朔方振武二軍也。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

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或無幾字。務一或作一。大臣方持其議。八年冬。重華入朝。會

持其議而止。語見食貨志。志所載。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

舊田手。大抵與公此序相表裏。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坐耗或作坐見耗虛。或作

坐耗虛。今从闕杭本定。而邊吏恆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畝續又已曠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

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

紀綱二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送鄭十校理序

舊史云：鄭餘慶之子瀚，本名涵。以文宗繼祚時名同，改名瀚。貞元十年，舉進士，以父諱官。累年不仕。自秘書省校書郎遷爲陽尉。充集賢院修撰。改長安尉。

集賢院

公以元和四年六月，爲秘書省校書郎，分司東都，函求告來。

秘書御行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曰字。士下或無，常以寵

丞相爲大學士。開元十三年，改集仙殿爲集賢殿，爲聚書。曰部書其中。置修撰校理官。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

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名下或有士字。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祕書所有，不

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爲校理。爲一作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

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家下或有選，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

東都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居上或無於字。按舊史元和元年，鄭餘慶罷

相。爲太子賓客。還國子祭酒。冬十一月庚戌，遷爲東都留守。三年夏六月甲戌，自劍南尹拜東都留守。六年十月，除吏部尚書，唐制：東都置六

部，以東都留守爲其職者，謂之分教。而舊史又云：愈始舉進士，授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

是相也。時由三爲編史，經時五年，親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或無後字。○其高大

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已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或無耳字。今生始進仕，獲

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門下或有求告來寧，涵以元和四年爲校

理。五年寧都東都。門外定也。即或王定歸于如歸之所。盛賓客以錢之，既醉，各爲詩五韻，且屬愈爲序。

詩

詩下或有口字。注。洛上或有得字。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昌洛。正或作才子富文華，校讎天祿閣。壽觴佳節過，歸騎春衫薄。衫或作爲驛正交加，楊花

共紛紛。親交誰不羨。去去翔寥廓。親交或作交親。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講或作御。或作盛山唱和詩序。唐史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中進士第。又遷才識兼茂科。賢良異等。憲宗時。歷考功員外郎。坐與宰相韋

貫之善。出爲開州刺史。穆宗立。爲翰林侍讀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文宗時爲相。初在開州。有盛山詩十二篇。一宿雲亭。二隱月岫。三茶嶺。四梅溪。五流盃渠。六盤石磴。七桃塢。

八竹岳。九琵琶臺。十胡盧沼。十一繡衣石塢。十二上士瓶泉。盛山開州也。開州隴巴東郡之盛山縣。武德元年改爲開州。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

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躍躍。閭杭本無下躍字。以下句偶

侯謂哉。謂哉上或有之字。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藝下或無之字。探。杭作傑。子下或無之字。皆非是。又妙能爲辭章。可謂儒

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霽。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

於夏日。其斲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閒哉。未

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或無方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歌詠之。歌

或作詠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胸臆也。胸臆。說文蟲名。漢中有胸臆縣。地下

其義。當作胸臆。唐韻音蠹。劉禹錫音屈忍。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樊謂考下文只六人。一曰和者

及此年韋侯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諸本作及此年。閩本作明年。杭本作時年。謂此時之年也。韋

字詭也。○今按作明年則非實。作時年則不詞。當以諸本作及此年。則無可疑矣。諸本禁中下有名

虞厚字。元和十五年三月。處厚以侍講學士講詩。離。書洪範于太液亭。長慶二年四月爲中書舍人。

和者通州元司馬爲宰相。馬。長慶二年二月同平章事。洋州許使君爲京兆。忠州白使君爲中書舍人。十三

年十二月。居易爲忠州刺史。長慶元年十二月。爲中書舍人。李使君爲諫議大夫。景儉字寬中。元和中爲忠州刺史。長慶元年八月。澤

之云景儉時爲楚州。疑有脫誤。黔府殿中丞爲秘書監。元和十四年二月。以衢州刺史嚴蕃爲黔中觀察使。長慶元年入爲秘書。卒。溫司馬爲起居舍人。溫造時爲武陵司馬。今諸本皆亡。皆集闕下。和者下六人。諸本亦各書其名云。元司馬名積。許使君名康佐。白使君名。亦疑脫誤。居易。李使君景儉。嚴中丞武。溫司馬造。方以闕杭本并上文名處厚。共刪十四字。云蜀本側書。積。康佐。居易。景儉。造。五名。獨嚴不書其名。今者嚴謂嚴蕃。時爲秘書監。樂天集有制詞可考。諸本改作嚴武。蜀本又作少監。皆非也。李景儉自楚州召還。溫造自朗州召還。今皆不關文也。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山下或有之字。大行於時。聯爲大卷。家有之焉。幕而爲者。將日益多。則分爲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 石鼎聯句詩序

閣本無此篇。洪慶善曰。張文瀾本校與諸本特異。蓋原於蔡文忠也。然增損太多。不知得於何本。今姑以抗蜀本爲正。○今按張本多可取。當附見以備參考。○供

與祖云。石鼎聯句詩。或云皆退之所作。如毛穎傳以文得稽耳。軒轅寓公姓。彌明寓公名。侯喜師服。皆其弟子也。余曰不然。公與諸子嘲戲。見於詩者多矣。皇甫湜不能詩。則曰掩披黃壤閑。孟郊思苦。則曰腸肚鍊煎煉。樊宗師語。則曰辭慳義卓。開。止於是矣。不應譏論輕薄如是之甚也。且序云。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年九十餘。此豈亦退之自謂邪。予同年李道立云。嘗見唐人所作賈島碣云。石鼎聯句所稱軒轅彌明。即君也。島。范陽人。彌明。衡山人。島本浮屠。而彌明道士。附會之妄。無可信者。獨仙傳拾遺有彌明傳。雖祖述退之之語。亦必有是人矣。聯句若以爲公作。則若出一口矣。今讀其劉侯句。不及彌明遠甚。何至是邪。蓋聞君子損己以成人之美。未聞抑人以取勝也。其曰吾不解世俗書。見孔武仲雜記。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下或作山。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知下節服張本作。或無夜字。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蔡張本皆作長頸而結喉。無高與中字。唐子西曰。結。古髻字也。高結當句原此。○今按古語自有城中好首結。不必引椎結也。但道士之首加冠。不作椎結。識結爲髻。而以喉屬下句者。雖有據而非是。蓋長頸故見其結喉之高。而此高結喉中。又作楚語也。不然。則當从蔡張本刪高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云或作之。又無中二字。

劉在見，復相聞人語云：年九十餘矣。張本年上有其字。無矣字。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方無解字。

劉因。義作有兩。不上方有。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張無說字。解字。則無其字。或無否字。

次仕於喜喜踊躍，即綴其下云云。於下兩喜字。張本並。道士啞然笑曰。啞。鳥。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

詩非端坐。或作端。抗。對本作抽。倚。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爲我書。解或作能。後同。子爲上或。有弟字。我書下有吾句字。因高吟曰。龍。

結常益。或作常。或無坐字。初不似經意。不似。張本作似非。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二人。張作。欲以多寤之。

又我而傳之喜喜，思益苦。或無思。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或無欲。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張作而。將下復。

亦不能可也。早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或無詩字。張本作劉進士。其不用意而功。

合。非是。或疑其當作若。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或無侯。喜益奇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

二更。諸本在不能續之下，更有二子二字。此從張本。方以抗蜀本。文粹無益忌至譏劉二十四字。

及思竭不能續五字。但有喜字。屬上句。又盡作益。二子二字下便連。因起謝。張本又以盡爲蓋。而。

一本併無喜字。蓋三字。○今按方本輒邊。諸本重複。然簡嚴者似於事理有所未盡。而重複者乃得見。

曲折之跡。但今恐有漏落。故且從諸本及張本。而方本固在其中。但方本語侵劉喜。劉既書姓。

末敘自以爲然。讀者詳之。○非世人也。或無世字。道士奮曰。有然字。○今按恐或有髣字。不然。章。

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或無來字。或無吾。即又唱出四十字爲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

二子曰：望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張無即字。出或作書。非是。訖使。方作止。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

此。作。此寧爲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就下或無字字。作下或。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

有之字。耳或作矣。



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所能或作吾所聞。語下張本有字。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張無條字。

不敢他有聞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閒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方無敢問解何書五

張本伯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卽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

端時上張才  
 有少字。斯須踏鼓動擎擎形。  
 二子亦困遂坐睡。  
 或無寢坐睡三字。  
 乃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  
 上張本作曲方無驚字。

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張無有門字

之子。二子驚愧曰。吾若有失者。閒遂詐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石鼎聯句詩題。或無此

巧匠斲山骨。剗中事煎烹。師服。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喜。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爾外苞乾蘚文。中有

在冷足自安。方从抗蜀文粹作安自足。既無文理。對偶又差。方本誤改多類此。遭焚意彌貞。喜。謬當鼎鼐閒。妄使水火爭明。

大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服師。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喜。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萌。一塊元氣閉。細泉

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清事  
方當洪鑪然益見小器盈明  
院院無刀迹莊子院院然有鏤鏤之  
中注視貌華綰切

照應類天片服。遙疑垂負圖出曝曉正晴。旁有雙耳雙隻。上爲孤鬚。按此似二子識道士之詞。

可忘短金不似無足銀服。可惜寒食毛撚此傍路坑。何當出灰炮切。無計離鉞。明。

不過十分感。師服。○偶或作合。合旁以護受印。傍或作則見于曲黃喜。寺今三州反。故三千鬼易。爾

感或作威。作何月董作仍。

仙身挂車杓。

時方虫豸驚微作蒼蚶明。

以

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明彌區區徒自

效瑣瑣不足呈事。

諸本此下迴旋但元元開闔惟鏗鏘。師服〇鏗。全勝瑣瑣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無事字。

爲手所撻。

徐康切。博雅曰。撻也。淮南子子路撻廟而受。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〇著。願君莫嘲誚。此牛。謝注。擢也。平上聲。通。供一作振。

物方施行。四韻並彌明所作。〇又年譜云。或謂軒轅寓公姓。彌明寓公名。蓋以文得稽耳。是不然。

傳又有彌明傳。要必有是人矣。〇今按此詩句法。全類韓公。而或者所謂寓公姓名者。蓋軒轅反切近韓字。彌字之義。又與愈字相類。即張籍所說與人爲無實駁雜之說者也。故竊意或者之言近是。

供氏所定容貌聲音之陋。乃故爲幻語。以資笑謔。又以亂其事實。使讀者不之覺耳。若列仙傳。則又好事者因此序而附著之。尤不足以爲據也。

## 卷二十二 哀辭 祭文一

祭田橫墓文

田橫初爲漢將。廢嬰敗於垓下。亡走梁。歸彭越。高祖卽位。懼謀。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齊人賢者多附橫。恐後有亂。乃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與其客

二人乘傳詣洛陽。至戶鄉。廐置遂自刎。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高帝流涕。以王者禮葬。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刎從之。其餘客在海中者。聞橫死。亦皆自殺。晁太史無咎。嘗取公此文。於續楚辭而系之曰。唐宰相如董晉。亦未足言。而晉爲外州。纔奏愈從

事。愈始終感遇。語稱隴西公而不姓。後從裴度。亦自謂度知己。然度亦終不引愈共天下事。故愈躊躇發憤。太息於區區之橫。以請共樹

如橫之好士。天下將有賢於五百人者至焉。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如京。供慶畚曰。東京。洛陽也。公以貞元十一年出長安至

河陽。而後如東都也。十九年秋。則公爲御史。是冬。卽貶陽山。安得以前九月出橫墓下。唐都長安。亦不得云東如京也。方從關抗蜀本。作東如京云。田橫墓在偃師戶鄉。洛陽東三十里。今公自河陽道橫

墓下以入洛。故云東如京也。〇今按供慶畚作如東京。及考歲月皆是。方氏亦以京爲洛陽。但據三本。必欲作東如京爲誤耳。今且未須別考它書。只以其所引田橫墓在洛陽東者論之。則自墓下而走

洛陽。乃是西向。安得言東如京乎。況唐都長安。謂洛陽爲東京則可。直謂之京。則不可。其理又甚明。若據元和郡國志。則河陽西南。至河南府八十里。其大勢亦不得云東如京也。此又三本謬誤

之一證。故復感橫義高能得士。下或有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

表而出之。

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歉歎而不可禁。余旣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

此其從誰。死者或作死而生。方作來。皆非是。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鉞。抑所寶

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者。寶之或作寶。天或作大。昔闔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闔抗無其字。非是。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

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非。闔抗作。臨陳辭而薦酒。魂髮歸而來享。集韻靈良反。按享字。古今皆非。

志郊祀詩云。發梁揚羽申以商。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風。鳥銜。神夕掩。虞蓋孔享。享作平聲。退之叶韻。蓋有所本也。

歐陽生哀辭。歐陽名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也。卒年四十餘。集十卷行世。新史於藝文立傳。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

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衮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治上或有住字。非是。衮以文

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衮親與之爲客主之禮。呂汲公本如此。方

下卽屬鄉縣至者。衮下又有故宰相字。下乃屬有名至其民。又屬親與云云。顛倒錯亂。全無文理。而方云三本如此。不當輕改。其蔽如此。今定从呂本。方主下有人字。鄉縣作縣鄉。則尙有可取云。

觀游宴饗。必召與之。宴或作燕。與讀爲預。或作預。時未幾皆化翕然。化。新傳作仕。非是。按衮傳。始

人未知學。衮至。爲設學校。使爲文章。親加講導。與爲客。建中初。起爲福建觀察使。始閩

主均禮。觀游燕享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詹于時獨秀出。衮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

之人。舉進士繇詹始。貞元八年。詹與公同登第。退之同年進士。此言閩人舉進士。自詹始。及觀林蘊

孤常州及爲記。中有辭云。縵胡之纓。化爲青衿。其兄藻與友歐陽詹。繼登正第。以其年考之。則

藻之登第。又在詹之前。然長孫辭令之以中宗神龍二年擢第。則又在藻之前矣。退之謂由詹始。豈

詳耶。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閩巷閒。詹之稱於江南也久矣。下或有

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余下或有年十九字。聞或作則。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

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後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

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〇嶷音

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

師。公為徐州節度推官。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或無監字。觀其心有

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以或作而。其心

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有得或作在得。或無於是。字。而有獲出將以有得字。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

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

朋友。或作友。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為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之傳或作之說。或作之誌。故上

字。非是。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悲哀或作哀悲。〇今據上文已連有兩哀字。不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

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親視或作

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孔或作既。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齊一作高。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

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益或作救。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哉下或無

題哀辭後。或刪此四字。一作題歐陽生哀辭後。崔羣及詹。皆與公同年。劉伋姓名。僅見于此。他無所聞。

愈性不喜書。自為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友上或有哀生之不得位而死。

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伋。君喜古文。或無書字。或無伋字。下君字一作伋。以吾所為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

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或無志字。凡愈之為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哀一作痛。又懼其泯滅於後也。

今當言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其志上。或有之志字。雖然。下或有荷愛吾文。必求其義八字。八字下又愈。之為古文。於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乎或作於。方从二本無道字。以上下文考之。無道字即不成文理矣。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此下或有然則吾之所為。文皆有實也十一字。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獨孤申叔哀辭

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一舉進士。又一年。用博學宏詞為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歿。蓋貞元十八年也。柳子厚有獨孤君墓碣。皇甫持正有傷獨孤賦。而公

作辭哀之。公嘗與崔羣書。天人所惡之說。與此語意一同。蓋出太史公之伯夷論也。

衆鳥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為而怒。居何故而憐邪。怒或作怒。或有邪字。居或作焉。怒下胡喜厚其所

可。而恆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或無蒼字。抑蒼茫無端。而蹇寓其閒邪。寓下或有死者無知。吾

為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或無自字。或無之字。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此

或作如處其旁。非是。或云。以容吐光。用古韻也。烏庠遠矣。何日而忘。烏庠或作嗚呼。

祭穆員外文

為崔待御作。晁本篇首題云。維年月日。故人博陵崔翹。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穆大端公之靈。方云。登穆員那。舊傳員卒檢校員外郎。杜亞留守東都。辟為從事。

皆與此文合。新傳員終侍御史。故晁本稱端公也。穆員字與直。懷州河內人。宣州觀察使華之子。工為文。崔待御名翹。無傳。

於平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攜扶北奔。或作歸。避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願我如故。眷然顧之。如或作無。眷或作瞻。予有

令聞。我來自山。子之駿明。駿或作我鈍而頑。道既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知其或作知。於後八年。

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貞元五年十二月。以杜亞為東都留守。亞辟留守無事。多君子僚。罔有疑忌。貞元五年十二月。以杜亞為東都留守。亞辟留守無事。多君子僚。罔有疑忌。

維其嬉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響在手。君揚其鑣。君居于室。我既來即。或以嘯歌。嘯或作或以偃側。誨余以義。

復我以誠。復我或作我復。○今按下文云。無非德終日以語。以或作無非德聲。則此二句專指穆也。當作復我。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瘞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人救不從。反以爲福。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縲。曲生何樂。直死何悲。曲或作直。直何或作曲。二何皆作可。上懷主人。主或作王。非是。內閱其私。閱或作懷。或作進退之難。君處之宜。君或作既釋于囚。令孤運牙門將。亞惡其爲人。會盜劫輓絹於洛北運。適政近郊。亞意其爲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爲憂。我如之。命員及從事張弘靖。鞠其事。無之。亞怒。囚員等。員由此知名。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爲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其疑當作如。不日而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并。一作經。孰云孝子。而殞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失聲。失或作哭。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

公貞元十九年冬。出爲陽山令。○通郴州。○肅李使君。有李員外寄紙筆及叉魚詩。即所謂獲紙筆之雙寶。投叉魚之短韻也。其生平契分。皆具此文。筆墨闌錄云。祭李郴州文。尤雄奇。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靈。文苑此篇首題年。歲次景戌。二月乙未朔二十四日戊午將仕郎云云。使君員外三兄之靈。考之唐曆皆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何或作焉。當貞元之癸未。或作酉。○今按癸未者。貞元十九年貶陽令時也。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類而位仆。歷貴部而西邁。適清光於暫覲。於或作言莫交而情無由。若或作若。或作若而下無情字。既不買而奚售。哀窮遐之無徒。徒或作荒。窮徒或作。擢百憂以自副。辱問訊之綢繆。恆飽飢而愈效。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切苞黃甘而致胎。獲紙筆之雙寶。即李員外寄紙筆云。莫怪殷勤謝。虞卿正著書。投叉魚之短韻。即公又魚十八塊韜瑕而舉秀。埃新命於衡陽。費薪芻於館候。郴在衡山之陽。貞元二十年。公以空大亭以見處。憩水木之幽茂。遲英心於縱博。沃煩腸以清酌。於一作順宗赦徙棧江陵。待命於郴州云。

航北湖之空明。覩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嗽而並奏。嗽或作嗽。選關居賦。管嗽嗽而並奏。得恩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

陋。窮或作窶。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穀。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上音香。下音溜。前漢宿留海。史記宿留之數日無所見。念睽

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吳季札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示茲誠之不謬。授或作

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晝。雖掾俸之酸寒。要拔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言而莫就。始訝信於暫疎。遂

承凶於不救。承或作成。於一作而。見明旌之低昂。明。諸本作銘。此从關本字。尙遲疑於別袖。憶交酬而迭舞。冀單

盃而哭極。笑夫君之爲政。不撓志於讒構。撓或作僥。見檀弓鄭注云。神明之旌。遭唇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雛。陵一作

浮言。雖百車其何訖。車或作年。○今按後漢書馮衍出妻書。詞語百車。韓蓋用此。作年非是。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觀其始終。敢

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爲侑。尙饗。

祭薛助教文。公達字大順。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丙寅作景寅。避唐諱也。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散。墓志石太學助教

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繼下或有等字。薛君之靈。墓本作河東薛君七官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

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違。祇隔數晨。笑語爲別。慟哭來門。來或作藏棺

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尙饗。

祭虞部張員外文。張季友也。公同王涯崔羣許季同庚承宣邢冊等六人者。皆與張貞元八年同年進士。時陸贄典貢舉。故文有司我明試時惟邦彥之語。詳見公誌其墓云。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張十三員外之靈。文苑作元和十年。晁本作維元和十年。月

愈。禮部侍郎崔羣。京兆尹許季同。考功員外郎庚承宣。河。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邦

彥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遊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逮今。二十餘歲。存皆表白。半亦辭世。外纏公事。內迫家之。中宵興歎。無復昔時。何如今者。又失夫子。於今者或作懿德柔聲。永絕心耳。廬親之墓。終喪乃歸。陽瘡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處。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託嗣於宗。託嗣或作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德敘情。以視諸諫。尙饗。

祭河南張員外文。貞元十九年冬。公與張署自御史具出南方爲令。明年。順宗即位。俱徙江陵。故凡道塗經涉。唱和契闊。皆具此文。公方從晉公討蔡。祭其在元和十二年八月。

月。則詳於公誌。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或無守太子右庶子字。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跼。或作時。選潘岳關中詩。列營某時。立也。亦作時。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慙而狂。慙音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廳孫。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顛於馬下。抗本作囓。言之。由虎聲懼也。風饕。謂虎貪風而嘯不已。虎近於虛。說自此也。饕或作號。抗本作囓。今按抗本。全然不成文理。以上言歲弊寒兇言之。八字相偶。當爲雪虐風饕。我泗君眺。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觚頂交跖。或作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壓。呼回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飄船箭激。或作颺。或作颺。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上或作二。妃行迷。猴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觴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或作偏。或作復。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驂去。驂音。驂子。君云是物。不駭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寅或作寅。寅乃寅。寅之義。當改作。說見下條。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也。蜀本作首。李本校作孟首。不知得之何本。實。說見下條。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也。蜀本作首。李本校作孟首。不知得之何本。



據而有憑也。○今按供謝本。皆作孟首。謂正月孟春之首也。張言來賓其微。余出嶺中。君峽州下。偕以虎爲賓神。故言交歲賓月。當有微驗。孟首果得歸也。然且作猛獸亦通。

據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砂倚石。有還無捨。楚辭云。重華不可遷。衡陽放酒。熊咆虎嘯。不存

令章。罰籛蜩毛。不存或作存不。罰或作罪。唐人會飲。以籌記罰。劉夢得詩。蜀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

壁潭潭。雲或作大。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太或作大。鹿角。洞庭湖中地名也。元微之。鈞登大鮎。怒頰豕

狗。狗或作豹。非是。或云狗。鬻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前漢尻益。高。苦刀切。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

徵博士。君以使己。元和元年六月。公召爲國子博士。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據雍首。元和二

分教東都。署爲京兆府司錄。參軍雍州。兩都相望。於別何由。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

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雍。於用切。兩都相望。於別何由。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

陶死休。死休咎。非是。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許奪。或作舊許。方作許奪。○今按奪謂爭執不與。

不阿。卽此事也。方權臣不愛。南昌是幹。今按墓志。張自刑部出刺。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獠音。用遷禮浦。

本無竊。或本亦非。權臣不愛。南昌是幹。今按墓志。張自刑部出刺。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獠音。用遷禮浦。

爲人受瘡。署自虔州。改澧州刺史。民悅出離產物與錢。尙書有經數。觀察使滕州徵錢倍。還家東都。起

句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寢。竟死不昇。孰勸爲善。丞相南討。元和十六年。以宰相裴度爲

余驛司馬。議兵大梁。時宣武軍節度使韓弘爲諸軍都。走出洛下。哭不憑棺。莫不親弔。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

傷懷。望君或作定。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下。爰及祖考。紀德事功。紀或作已。事或作著。事功作著

後世。則重出著字。又似可疑。姑從舊本作事。蓋紀其德紀其事。於理亦順。但下文便有外著

其功也。又退或成序字。以似而誤。然無所據。不敢輒改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禮與其子同康。必公

爲縣方員外郎時也。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某縣太君鄭氏尊夫人之靈。某等或作某乙等。某乙等。曹于茂族。配此德門。克成厥家。享有全福。爲婦爲母。再朝中宮。擇紳推榮。宗黨是則。某等幸隨令子。同服官僚。庶展哀誠。式陳牢醴。尙饗。

祭辭中丞文一本同李逢吉孟簡張惟素張賈祭辭中丞存誠也。薛賞勳

維年月日。文苑作元和九年。某官某乙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故御史中丞贈刑部侍郎薛公之靈。公之懿德

茂行。可以勵俗。清文敏識。足以發身。宗族稱其孝慈。友朋歸其信義。累昇科第。亟踐班行。左掖南臺。北齊號御史臺爲南臺。共傳故事。詩人墨客。爭諷新篇。羽儀朝廷。輝映中外。長途方騁。大限俄窮。聖上軫不慈之悲。具僚與云亡之歎。况某等忘言斯久。知我俱深。青春之遊。白首相失。來陳薄奠。詎盡哀誠。嗚呼哀哉。尙饗。

祭裴太常文裴之諱字。皆不可考。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庶羞清酌之奠。敬祭于故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文苑作元和九年。是本月日下。具給張惟素。吏部侍郎張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韓愈等五人。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寡。自郊丘故事宗廟時。宜大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卒問。羣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陳根源。斟酌通變。莫不允符天旨。克協神休。至乎公卿冠昏。士庶喪祭。疑皆響答。問必實歸。從我者。足爲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爲時法。言比古經。必一作。獨立一朝。高視千古。而又驅馳朋執。偕俛宗親。檐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按後漢明帝紀。生無檐石之儲。檐字本此。郭璞方

潮州祭神文五首是本第一首。題作祭閼神文。第二首題作又祭止雨文。第三題祭城隍文。第四題祭界石神文。第五不立題。皆元和十四年夏秋作。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特羊庶羞之奠。告於大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爲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醴酒食器皿悞弊。悞一作損。○精。先旅。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告。神其降監。尙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醑脩之奠。祈于大湖神之靈。禮記大享尙醑脩。往云。捶脯也。嚴或作時。○今按若作時。則脩當作羞。○嚴

丁貫曰。稻既穗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或無以穫。字。非是。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或無之字。愛。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

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驥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劃雲陰。卷月日也。月日。非是。○劃。忽麥切。力支切。又音羈。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口上或有而。字。得或作有。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爲酒。以報靈

德也。吹擊管鼓。脩香潔也。拜庭跪坐。庭或作廷。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尙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城隍之神。聞者以淫雨將爲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神。下或再出爾字。屬下句。明神閔人之不辜。若饗若答。或饗

作。糞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咨或作疵。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怠。謹卜良日。躬率

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羞。一作肴。脩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或作茲。或鑒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此五字或作。界石之神。曰。惟封部之內。山川

之神。克庥于人。庶或作庇。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淫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衍衍。是神之庥

卷二十二 祭文一

三一七

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之。尙饗。鑒之。或作鑒茲。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大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爲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尙饗。

卷二十三 祭文二

袁州祭神文三首

晁本首篇題曰祭城隍文。次題又祭仰山神文。元和十五年夏作。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告干城隍神之靈。或無袁字。下同。刺史無治行。無以媚于神祇。以上或無字。天降之罰。以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下或有死字。○今按死字不當用。又上蓋因上句而謙也。百姓何辜。宜降疾咎于某躬身。或無躬字。國語靡王躬身。無令譴寡。蒙茲濫罰。謹告。公用此也。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既大旱。嘉穀將盡。人將無以爲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不以告。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閱。以時賜雨。使獲承祭不怠。神亦永有飲食。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田穀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無所告。而神恤之。刺史有罪。而神釋之。敢不有薦也。尙饗。

祭柳子厚文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于柳州。公其月自瀾卽袁。明年自袁召爲國子祭酒。此文袁州作也。故劉夢得祭子厚文有云。退之承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道。

其後序柳集又云。凡子厚行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祭文。蓋謂此也。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維年月日。文苑作維某年歲次庚子五月壬寅朔五日景午。碑下或有君字。嗟嗟子厚而至於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也。如夢一覺。故效切。下同。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謂。或作。非是。穢尊青黃。乃木之災。見莊子。子之中棄。天脫箠羈。○音音。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表表或作表。不善爲斲。血指汙顏。巧匠旁觀。旁。或作。觀。縮手袖閒。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斤不復。羣飛刺天。飛。或作。嗟嗟子厚。今也則亡。也。則或作。有今。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隨。寧。或作。予。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或無此四字。尙饗。

祭湘君夫人文。公以元和十五年九月拜國子祭酒。未離袁州時作。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十月某日。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護軍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使前袁州軍事判官張得一。此上四十四字。或只作維年月日。國子祭酒韓愈謹令張得一。今从石本。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前歲之春。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或作陽。今从石本。懼以譴死。且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爲災。以殞其命。或無之。舟次祠下。是用有禱於神。神享其衷。賜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啓帝之心。去潮即衰。十四年十月。今又獲位於朝。復其章綬。十五年九月爲國子祭酒。退思往昔。實發夢寐。凡卅年於今。乃合。卅。或作三。方从石本。此蓋言卅年前。常有夢寐。復賜金紫。發夢寐者。但謂不敢忘前歲之吉卜耳。恐亦石本之誤也。○今據上文。但言前歲之禱。則實此卅字未詳其義。風夜怵惕。敢忘神之庇。或作。伏以祠宇毀頓。一作。憑附之質。丹青之飾。暗昧不主。或作暗昧不佳。今从石本。主與獨同音。集韻。獨。慄也。明也。獨作主。詩吉獨爲鐘。韓詩作吉主。周禮蜡氏令州里除不蠲。注讀如吉。主爲鐘之。

主。陸音曰。舊讀爲圭。呂氏春秋飲食必齋潔。高不稱靈明。或作明靈。今从石本。外無四垣。堂陛頽落。牛牢入室。誘亦讀作圭。此類非一。今作佳。由圭字訛也。舊碑斷折。斷一作中。其半仆地。文字缺滅。幾不可讀。謹修而樹之。或無離廟成之後。將求玉石。仍刻舊文。因銘其陰。以大振顯君夫人之威神。以報靈德。俾民承事。萬世不怠。惟神其鑒之。尙饗。

始將既修樹舊碑。仍刻其文於新石。因銘其陰。舊碑石既多破落。文不可盡識。移之於新。或失其真。遂不復刻。此四十二字。石本附祭文後。諸本皆有之。方云。此蓋後人以碑本附入。闕杭皆無之。○今按此必公所自記。故石本有之。當附於此。方但以闕杭本屬。後直刊去。亦可惜也。今从諸本。而次一字書之。

祭竇司業文竇名牟。長慶二年卒。公嘗誌其墓。此文公自稱兵部侍郎。則是年未使王庭篋前作也。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故國子司業竇君二兄之靈。惟君文行夙成。有聲江東。魁然厚重。長者之風。一舉於鄉。遂收厥功。屢佐大侯。以調兵戎。○謂去聲。詔曰。予虞。汝爲郎中。乃令洛陽。歲且四終。惟刑之慎。掌正隸僮。命守高平。澤州高平郡。命副儒宮。副或作制。朱衣銀魚。象服以崇。錫榮考妣。孝道上窮。官不滿能。亦云達通。踰七望八。年孰非翁。或作逾七八年。竇卒年七十四。方在君無憾。我意不充。君之昆弟。牟兄弟五人。三以辭雄。常字中行。大曆十四年登第。弟鞏字快。刺史郎中。四繼三同。三同。則常牟鞏皆爲之也。四繼於士大夫。封。元和二年登第。及牟爲三雄矣。刺史郎中。四繼三同。謂牟鞏相繼爲郎中。四繼於士大夫。可謂顯融。我之獲見。實自童蒙。既愛既勸。愛既或作受。諒。非是。在麻之蓬。自視雛鷺。音。望君飛鴻。四十年餘。事如夢中。諸本皆如此。○闕杭苑及南唐本作事中如夢云。古夢音平去聲通。石崇詩周公不足夢與可以守至仲叶。○今按事半如夢。語意碎。不如諸本之渾全而快捷。前人誤改。當以重押中字之故。不知公詩多不分牽河洛。魂立竝躬。俱官於學。以繼臨洪。惠許不酬。許或作詩。○今按惠許。報德以空。死生莫接。孰能也。

明我衷。於祭告情。文以自攻。嗚呼哀哉。尙饗。

祭侯主簿文

此謂侯喜也。蜀本注繼字非。○詳觀公此文。當知其爲侯喜作。公貞元十七年。與喜同漁于溫洛。嘗有詩云。吾黨侯生字叔近。呼我持竿釣溫水。故此又有我釣我遊

莫不我隨之語。嘗薦喜於汝州刺史盧郎中。又嘗薦之於陸員外。修觀其薦詞。亦與此文惟子文學今誰過之之意相表裏。又公集中端有贈侯主簿喜詩。用是知其非繼而喜也。其曰吏部侍郎韓愈。卽長慶三年

自兵部轉吏部時作。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遣男殿中省進馬估。退之諸子有名昶者。長慶四年進士登第。小說中亦載其

處不見。唯符見於孟郊張籍詩中耳。致祭於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義。困不捨遺。困或作

或作拾。皆非是。我狎我愛。人莫與夷。自始及今。二紀於茲。我或爲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我遊。莫不我

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於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衰。相好滿目。少年之時。日月

云亡。或作人之云亡。今其有誰。誰不富貴。而子爲羈。我無利權。雖怨曷爲。子之方葬。我方齋祠。方葬或作哭送不可。誰

知我悲。嗚呼哀哉。尙饗。

祭竹林神文

公祭文二。其一祭竹林神。其二祭曲江龍。皆以旱禱。其後賈用表。亦云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謂此皆長慶三年爲京尹時作也。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酒脯之奠。再拜稽首告於竹林之神曰。天子不以愈爲愚。不能使尹茲

大衆二十三縣之人。今農既勤於稼。有苗盈野。而天不雨。將盡槁以死。農將無所食。鬼神將無以爲饗。國家之禮

天地百祀神祇。不失其常。或無祀字。惠天之人。不失其和。惠天下或有下字。係从關抗本。○今按此人又無

罪。何爲造茲旱虐以罰也。虛。○關抗蜀本在。○將俾尹者不仁不明。不能承帝之勅。以化正其下。聞無香惟腥。聞音

神于惠罰無差。神于或作神之。施罪瘠于尹愈身。是甘是宜。雨則時降。神無爽其。聰明永饗。于人無媿尙饗。

## 曲江祭龍文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香果之奠。敢昭告於東方青龍之神。天作旱災。嘉穀將槁。乃於甲乙之日。依准古法。作神之象。齋戒祀禱。神其享祐之。時降甘雨。將<sub>或作</sub>非是。以惠茲人。急急如律令。

## 祭馬僕射文

馬十二名。總。字會元。扶風人。退之長慶三年冬自京兆尹復爲兵部侍郎。又遷吏部侍郎。其爲京兆也。有舉馬總自代狀。今祭文稱吏部侍郎。則總以是年冬死也。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溫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貞元十三年四月以姚南仲鎮滑臺。辟總爲從事。十六年監軍使薛盈珍誣奏南仲不法。總坐貶爲泉州司馬。適彼甌閩。艱跪跋躐。<sub>一作蹇。蹇音兀。蹇音致。蹇音致。蹇音致。</sub>顛而不踈。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殿交州。殿

州。抗節番禺。<sub>上音播。下音愚。</sub>去其螟蠹。蠻越大蘇。擢亞秋官。朝得碩土。人謂其崇。我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

是使。<sub>十二年十月。</sub>以宰相裴度爲彰義公兼邦意。以副經紀。十二年以總兼御史大夫。充殲彼大魁。厥勳孰

似。丞相歸治。留長蔡師。<sub>吳元濟誅。總留蔡州爲彰義留後。奏改彰義爲淮西。淮西行營諸軍宣慰副使。</sub>殲彼大魁。厥勳孰

乳。不見梟鳴。惟蔡及許。舊爲血仇。命公并侯。<sub>十三年五月。以總爲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使陳許</sub>公并侯。往滌之。茲惟樂郊。<sub>十四年二月。詔東平節度使李師道。三</sub>往滌之。茲惟樂郊。

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郢戎。<sub>郢音。郢。在犬也。淮南子。狗不自投。惟西有虺。虺。蛇也。顛覆朋鄰。我餘有</sub>始誅郢戎。運。厥墟腥臊。公往滌之。茲惟樂郊。

度。鄆曹僕等州觀察等使。詩曰。適彼樂郊。惟東有獬。獬。在犬也。淮南子。狗不自投。惟西有虺。虺。蛇也。顛覆朋鄰。我餘有

幾。七月。沂州軍亂。殺節度使王遂。長慶元年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成德亂。殺節度

使田弘正。二年正月。魏博節度使田希自殺。三月。武寧軍節度使崔羣爲軍中所逐。餘有或作有

餘。○今按此用左氏身其。○韓音律。○斬其脊尾。岱定河安。惟公之隲。帝念厥功。還公於朝。陟於

地官。且長百僚。<sub>十二月。以總檢校尚書。度彼四方。執樂可據。願瞻衡鈞。或作鈞。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憂。</sub>度彼四方。執樂可據。願瞻衡鈞。或作鈞。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憂。



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賀門未歸。門或作問。○今按此用慶者在門之語。或本非是。弔廬已萃。未燕於堂。已哭於次。昔我及公。實同危事。且死且生。誓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翰。酬酢文字。曾不醉飽。以勸酒。餞餞吏切。奠以敘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尙饗。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或無弔字。武侍御一以爲武少儀。謂公嘗爲太學彈琴詩序。少儀時爲司業。後以大常少卿兼御史中丞使南詔。在元和五年。一以爲武備衛。據李翱集墓誌云。故相鄭餘慶尹河南。奏授伊闕尉。及鄭公留守東都。在元和五六六年間。然

姓氏及官御史皆同。未知孰是。然題曰侍御。其文亦曰侍御。後說若近之云。

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御史一作侍御。一作敘其遺服。櫛珥聲悅于篋。聲或作繁。方云。繁。小囊。繁。大帶也。○

也。所以感弔巾。月旦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有爲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耶。關

然則聲繁字通。作也。吾師云。人死則爲鬼。鬼且復爲人。隨所積善惡受報。所下一有環復不窮也。環一作極。西之方有佛焉。其

非是。士大樂。西下或無親戚姑能相爲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武君憮然辭曰。吾儒者。其可以爲是。既又

逢月旦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其篋或無抱嬰兒以泣。且始而悔曰。或無且字。或本是真何益也。吾不能

了釋氏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乎。或無乎於是悉出其遺服櫛珥。合若干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

師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弔之曰。哲哲兮。哲哲兮。丁寧兮耳言。忽不見兮不聞。見下或有字。或無令字。莽誰窮兮本

源。圖西佛兮道予勲。以妄塞悲兮慰新魂。新上或有嗚呼奈何兮。弔以茲文。

祭故陝府李司馬文

李漢之父。鄭。雍王會七世孫。○鄉。薄經切。一本無故陝府三字。前見

維年月日。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於故陝府左司馬李公之靈曰。公學以爲耕。文以爲

穫。發憤孤身。復續厥家。孤或作苦。續或作續。選于吏部。亟以科進。歷臨大邑。惟政有聲。惟或作爲。遂丞宗正。日朝帝庭。出輔

陝都吏畏僚慕子婦諸孫盈于室堂。公姑悅喜。始或作姑。非是。五福具有。大夫士家孰不榮羨。如何不常。以至大故。嗚呼哀哉。愈以守官。不獲弔送。昏姻之好。以哀以悲。敬致微禮。公其歆之。歆或作昭。尚饗。

祭十二兄文 公從兄岌也。公之皇祖諱獻素。有孫八人。其孫曰會。曰介。曰愈。曰岌。見於世系表及公集者此五人。又有岌者。以殿中侍御史死于平涼之盟。其二人則無所考見。岌以元和元年六月卒于虢州。以其年九月葬于州十里。

文所謂歸女教男。反骨本原。公蓋有異時歸葬于先原之意。

月日。從父弟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十二兄故虢州司戶府君之靈。或無故。字。嗚呼。維我皇祖。有孫八人。惟兄與我。後死孤存。奈何於今。一作今。又棄而先。生不偕居。疾藥不親。斂不摩棺。瘞不繕墳。趨奔東制。或奔作生。生死虧恩。歸女教男。反骨本原。其不有年。以補我愆。長號送哀。以薦此文。尙饗。呼二字。向上或有嗚非是。

祭鄭夫人文 夫人韓會之妻。而公之嫂也。公少孤而育于其嫂。文言其俯育之恩至矣。公既爲之服期。而祭之以文。此貞元十一年往河陽時作。

維年月日。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于六嫂榮陽鄭氏夫人之靈。維年月日。是本作貞元九年歲次癸酉九月朔日。或無謹于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大曆五年。公父仲蒙幼未知。鞠我者兄。李翱退之行狀二字。養於兄會舍。在死而生。實維嫂恩。未亂一年。歲。毀齒也。周禮未亂者不爲奴。注。甥八兄宦王官。提攜負任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飢而飧。疾疹水火。無災及身。疹或作疹。幼勞閱閱。保此愚庸。年方及紀。舊史云。大曆起居舍人韓會坐元載貶官。退之是時年十一。從至貶所。復志賦謂當歲行之未復。從伯氏以南遷是也。其兄歿南方。從嫂歸葬河陽。故李漢集序云。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紹興。兄卒。鞠於嫂氏。荐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遠遷。漢或作南。大曆十二年。宰相元載得罪。四窮荒海隅。天闕百辛勤來歸。荐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遠遷。漢或作南。大曆十二年。宰相元載得罪。四窮荒海隅。天闕百年。會卒于紹。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爲夷蠻。水浮陸走。丹旆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既克反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口或作日云。從闍抗蜀本。○今按百日偕行無理。當以口爲是。然或以祭老成文有就食江南零丁孤苦之語。疑不獨有百口。不知

此亦顯其賤而言閨門之衆。避地江漢。家于宣州。建中二年。中原多故。退之避地江左。春秋霜露。薦敬可。未必實計百人也。薨。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子。誨化淳諄。爰來京師。貞元二年。公自宣州遊京師。年在成人。屢貢于王。名迺有聞。念茲頓顙。頓顙或作鈍。漢書陳平傳。士之頑。頓顙利無恥者。顏謙曰。鈍。非訓。曷因感傷懷歸。隕涕熏心。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爲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南北。孰云此來。迺睹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於元兄。于或作曰。爾幼養於嫂。喪服必以菴。今其敢忘。天寶臨之。貞觀中。魏徵令狐德棻等議。嫂叔服云。或有長分。亂共寒。契闊偕老。其在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諒。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供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汲則哭之爲位。察其所向。豈非先覺。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制可。公幼養於嗚呼哀哉。曰。可有時。歸合塋封嫂。服期以報。可爲士大夫之法矣。李漢序公文集及李習之狀亦云。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惟尙饗。

### 祭十二郎文

老成。率府參軍韓介之子也。介二子。曰百川。曰老成。起居舍人會無子。以老成爲後。老成生湘滂。百川死。公乃命滂歸後其祖介。公及會介。皆仲卿子。至是。

會介百川皆死矣。故文云。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又云。去年東野往。吾書與汝。蓋貞元十八年。有送東野序。卽是年爲十九年。此文必其秋冬作。十二月。則公謫陽山矣。斯文蓋公所請喜往復善自道者。在當時無對。後二百七十年。歐陽文忠公爲其父作離岡阡表。始足以追配公此作。覽者當自知之。

年月日。或無日字。文苑作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

靈。文苑卽下有子字。○今按。卽子是當時語。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守節雖不必存。亦不可不知也。今譌補之。

州。卒于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旣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

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

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

墳墓。

往土或無吾字。

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

相下或有墓字。貞元十三年。董晉帥汴州。

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

取其孥。

明年。

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

是歲秋。張建封辟公為徐州節度推官。使取汝者始行。佐上或有又字。者上或有

有使。

吾又罷去。十六年五月。張建封卒。公西歸洛陽。

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違者。莫如西歸。有

兩圖字。

一屬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謂或作爲。下或有先字。

而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

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

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即太史曰。文用助字。柳子厚論營否。不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近時六一文安東坡二先生知之。○蜀人史彥升云。退之祭文視荒荒。今俗本作茫茫。非是。陳后山詩。平陳鄭毛視荒荒。本此也。○今按古書。如荒忽茫忽之類。皆一字也。意義多相近。當存之。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存或作在。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知。或作去。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或無其夢。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天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非上或有者字。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

信然矣。

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業或作榮。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

明矣。

明或作得。非是。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壽或作年。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蒼下或無者字。

動搖者。

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志氣。或作氣。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十或作一。老成二子。曰瞻曰儋。儋以季子出繼。則相固宜十歲也。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

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

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腳病。往往而劇。比或作此。非是。吾曰。是疾

保。如此孩提者。

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腳病。往往而劇。此非是。吾曰。是疾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腳病。往往而劇。此非是。吾曰。是疾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腳病。往往而劇。此非是。吾曰。是疾

保。如此孩提者。

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腳病。往往而劇。此非是。吾曰。是疾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腳病。往往而劇。此非是。吾曰。是疾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腳病。往往而劇。此非是。吾曰。是疾

保。如此孩提者。

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腳病。往往而劇。此非是。吾曰。是疾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腳病。往往而劇。此非是。吾曰。是疾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腳病。往往而劇。此非是。吾曰。是疾

保。如此孩提者。

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腳病。往往而劇。此非是。吾曰。是疾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腳病。往往而劇。此非是。吾曰。是疾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腳病。往往而劇。此非是。吾曰。是疾

也。江南之人。

南下或無之字。

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

憂下或無也字。

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

或有極字。

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

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

或作日月。

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

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

或無如字。言或作時。

○今按陸德明經典釋文序。論當時語音之說。有曰而如靡異。則此如字。卽而字之轉耳。不知當言月日者。蓋言

耿蘭之報。所以無月日者。由其不

知赴告之體。當具月日以報也。

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

東上或有蓋字。

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傳。一作其然乎。其

不然乎。

或無其不然乎一語。

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

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

或作葬。

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

或無二字。

願下

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望不臨

其穴。

憑上臨上。

或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

行或作何。

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

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

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

或作盡。○今按或當作待盡餘年。

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

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

或無此句。

尙饗。

祭周氏姪女文

韓俞之女。

適四門博士周况。於公爲姪女。元和十一年卒。其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年月日。十八叔叔母具時羞清酌之奠。祭於周氏二十娘子之靈。

或無子字。

俞爲開。嫁而有子。女子之慶。元

三年。周况登第。公以好

好妻之。生一男一女。

繼疾中年。又命不永。卒時年二今當長歸。與一世違。凡汝親戚。孰能不哀。撰此酒食。以與汝缺。汝曾知乎。我念曷闕。尙饗。

祭滂文

滂。公之姪孫。

老成之子也。元和十四年。公謫潮州。滂與其兄湘皆侍行。是歲冬。公移袁州。滂乃死于袁。殯葬于袁之郭南。其詳見公所誌墓也。

維年月日。十八翁及十八婆盧氏。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二十三郎滂之靈曰。汝聰明和順。出於輩流。彊記好文。又少與比。將謂成長。以與吾家。如何不祥。未冠而夭。吾與盧氏。痛傷可言。可或作何。思母之恩。連呼以絕。執兄之手。勉以無悲。情一何長。命一何短。權葬遠地。孤魂無依。憑酒告情。哀何有極。尚饗。

##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

公之姪孫女。其李千妻也。

維年月日。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婆盧氏。遭親以庶羞之奠。祭於李氏二十九娘子之靈曰。汝之警敏和靜。人莫及之。靜或作舒。姿相豐端。不見闕虧。幼而孤露。其然何爲。出從于人。既相諧熙。又暴以天。神何所疵。生殺臧益。竟誰主尸。我哀汝母。孰慰窮嫠。我憐汝兒。誰與抱持。念此傷心。不能去離。奠以送汝。知乎不知。尚饗。

## 祭張給事文

公之從子壻也。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御上或無待字。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逮君皇考。考名休。考名休。嘗再振厥華。鄉貢進秀。有司第之。貢或作舉。從事元戎。謹職以治。遂拜郎官。以職王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生給事。松貞玉剛。幹父之業。纂文有光。屢辟侯府。亦佐梁師。前人是似。臺吏嗟咨。御史闕人。奪之於朝。大廈之構。斧斤未操。府遷幽都。頑悖未孚。繫君之賴。乃奏乞留。長慶元年三月。以張弘靖爲盧龍節度使。徵先爲宣武從事。累遷監察御史。至是。弘靖仍辟徵爲盧龍判官。時牛僧孺奏徵爲真御史。弘靖遣之。而乃遷殿中。朱衣象版。惟義之趨。密奏幽州不廷日久。今臣始至。須強佐乃濟。行半道。有詔以徵還之。豈利之踐。虺豺發聲。闔府屠割。或作剝。償其恨犯。君獨高脫。露刀成林。刀或作刃。弓矢稷穰。千萬爲徒。譟謹爲狂。君獨叱之上。不負汝爲此不祥。將死無所。雖愚何知。慙屈變色。君義不辱。殺身就德。七月軍亂。都知兵馬使朱克融以徵長者不殺。置徵於弘靖所。居月餘。遷之別館。天子嘉之。贈官近侍。歸於一死。萬古是記。我之從女。徵出門罵曰。汝何敢反。行且罵。衆即擊君以死。

爲君之配。君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於葬。輿魂東歸。於葬或作掩。輿或作與。誄以贈之。莫知我哀。嗚呼哀哉。尙饗。

祭女孿女文

元和十四年正月。公以論佛骨貶潮州。女孿年十二。死于商南層峯驛。詳見墓誌及層峯驛詩。女孿。公第四女。○孿。女加女居二反。孿或从奴。古本祭文與壙銘皆

作女孿。董彥遠曰。孿字傳寫之誤。蓋古文如紛孿等字。無从奴者。公最好古。名其女不應用俗字也。○今按孿孿孿。說已見第五卷李花詩。

維年月日。阿爹阿八。南史人歌曰。始興王人之多。赴人急如水火。荆使汝妳以清酒時果庶羞之奠。祭於土方言。謂父爲爹。○爹。屠可切。又陟斜切。

第四小娘子孿子之孿。嗚呼。昔汝疾極。亟。值吾南逐。蒼黃分散。使女驚憂。我視汝顏。心知死隔。汝視我面。悲不能啼。我既南行。家亦隨譴。扶汝上輿。走朝至暮。天雪冰寒。傷汝羸肌。天或作大。佚或作女。古本汝多作女。通用。

息。不能食飲。又使渴飢。死於窮山。實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殺梁傳。昭十九年。子既生。使汝至此。豈

不緣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既瘞遂行。誰守誰瞻。魂單骨寒。無所託依。人誰不死。於汝即寃。我歸自南。乃臨哭汝。

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入爲國子祭酒。汝目汝面。在吾眼傍。汝心汝意。宛宛可忘。宛宛或作窵窵。詩。宛在水邊歲之吉。致

汝先墓。長慶三年十月四日。公尹京。發其骨。歸葬河陽。無驚無恐。安以卽路。一作段。飲食芳甘。棺輿華好。芳或作柔。歸於其丘。萬古

是保尙饗。

是保尙饗。

## 卷二十四 碑誌一

李元寶墓銘

按今石刻首題云。韓愈撰段季展書。其後題云。十一年十二月建立。疑立石在葬後。

李觀字元賓。謝從古本刪字字。今文粹亦然。其先隴西人也。或無也。始來自江之東。下或有食大學之段五字。年二十

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書下或有又字。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于或作既。斂之三日。

或無之。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友上或有其字。葬上或有其字。鄉曰慶義。原曰滿原。懷義或作

原或作某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人下或有昌黎字。

已摩元寶。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天。

或作爲已摩元寶。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摩元寶。竟何爲哉。竟何爲哉。已摩元寶。諸本無其。今亦从之。但方又云。上竟字石本作意。而邵公濟嘗數其句法之妙。謂歐公而下。好韓氏學者。皆未之見。遂从其說。定上字作志意之意。下字作究竟之竟。則予不諱其何說也。竊意若非當時誤刻。卽是後來字半磨滅。而讀者不審。遂傳此謬。好事者又从而夸大之。使世之愚而好怪者。遂爲所惑。甚可笑也。

崔評事墓銘

君諱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安平或作平安。今曾大父知道。仕至大理司直。大父玄同。爲刑部侍郎。出刺徐相州。同或作董。非。父倚。舉進士。天寶之亂。隱居而終。君既喪厥父。攜扶孤老。託于大江之南。卒喪。通儒書。作五字句詩。敦行孝悌。談諧縱誕。卓詭不羈。卓詭或無此二字。又善飲酒。江南人士。多從之遊。貞元八年。君生四十

七年矣。以辛丑考之。自江南應節度使王栖曜命於鄆州。既至。表授右衛曹參軍。實參幕府事。直道正言。補益弘多。弘或作尤。既去職。遂家于汝州。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引爲防禦判官。表授試大理評事。十二年。相國隴西公作藩汴州。而吳郡爲軍司馬。貞元十二年七月。以董晉爲宣武軍節度使。八月。長源自汝州授檢校禮部尚書。充宣武軍行軍司馬。隴西公。卽晉也。隴西公以爲

吳郡之從則賢也。之從或作從事。或併。署爲觀察巡官。實掌軍田。繫澮溝。斬茭茅。或作茆。茆。菟葵也。此爲陸田千二百頃。水田五百頃。或無爲字。五連歲大穰。軍食以饒。幕府以其功狀聞。或無其字。使者未復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寢疾終于家。年五十有六矣。隴西公賻贈有加。自始有疾。吳郡率幕府寮屬。日一至其廬問焉。其

既甚也。日甚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斂大斂。三哭焉。方無大斂字。○今按上文并大斂於斂之二十日。其

既甚也。日甚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斂大斂。三哭焉。方無大斂字。○今按上文并大斂於斂之二十日。其

既甚也。日甚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斂大斂。三哭焉。方無大斂字。○今按上文并大斂於斂之二十日。其



妻與其子。以君之喪。旋葬于汝州。與或作以。或無于字。其二月某日。遂葬于某縣某鄉某原。君內仁九族。外盡賓客。於其所止。其來如歸。苟親矣。雖不肯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是故其歿也。其弔者與其哭者。其聲也必哀盡焉。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吾聞位不稱德者有後。德者下或有。嗚呼。君其終有後乎。銘曰。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偕入而出。乘馬馳。馬下或有一日不見而死。吁其悲。其下或有而字。

###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或無大原字。昌黎韓愈爲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劉公嘉話拾遺言。予嘗與柳八韓十八詣施士丐。聽毛詩。說維禱在梁。梁人取魚梁也。言禱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入自無害。專攘人之美者。如禱在人梁上焉。則毛往失之矣。又說山無草木日帖。所以言涉彼帖兮。無可帖也。以其無草木。故以譬之。又說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拜言人心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剪。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忘也。毛注。拜猶伐。非也。又說。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毛都不注此。新史云。士丐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丐春秋可讀。文宗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或有伯學者如漆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耶。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或有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黃遊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帖帖或作怡怡。下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由下十八字。此以諸本。杭本無爲太學助教由助教八字云。蓋言由四門助教至爲博士於太學故也。若從今文。則下太學字贅矣。○今按此既言其在太學者十九年。則所歷官不應但一再遷而已。當從諸本爲是。但下太學二字疑衍。不然。則或在博士上。或在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下或有或乞或留下文當去下。然無所據。不敢輒改。姑存之。以俟知者。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還三字。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杭本無凡下八字。○今按上文已云在太學者十九年。則此八字。誠爲重複。然欲去之。則或留或遷。語勢未盡。又不知公意果如何。今亦論而闕之。不

敦定其去。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焄。丑略。袁州定遠丞。或作遠。說已見前。按此。結在元祐之前。去水爲是。妻曰太原王氏。老先生

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鄞或作鄞。鄞。縣名。前漢云殺鄞。鄞二。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施父。曾大夫。見左氏。恒九年。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史記弟子列傳。施之。無施字。然字然字穀封。本亦載其跡。

帝時爲延爲太尉。延。順帝。陽嘉二年。八月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續。當作續。吳志朱然字穀封。字公緒。先生之與。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紛或作分。先生講論。如客得

歸。或作卑讓。肫肫。中肫曰。肫肫其仁。鄭注肫讀如肫。爾詳譯之。謙誠貌。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爲宗。或作其。縣曰萬年。原曰神

禾。高四尺者。肫弓孔子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先生墓邪。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或作表。○公元和二。年。爲國子博士時作。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柳子厚先友記云。韓會。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以道德

文學伏一世。代或作其友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笑。少未出仕。或無少。皆在江淮間。天下大夫士。謂之四夔。中。永泰

會與盧君美張止則崔造爲友好。談經濟之略。嘗以王佐自許。詩人號爲四夔。舊史其義以爲道可與

載於雅造傳。斯史亦具載之。而拙言乃以何長師李韓盧東笑韓偓爲四夔。非是。其義以爲道可與

古之夔臯者侔。故云爾。夔臯或作臯。後同。或曰夔嘗爲相。世謂相夔。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爲相。故云。大曆初。

御史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爲浙西觀察使。當是時。中國新去亂。仕多避處江淮間。仕或作士。嘗爲顯官得名聲

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數。大夫莫之取。獨晨衣朝服。或無晨從騎吏入下里舍。請盧君。君時始任戴冠。通詩書。與

其羣日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礱浸灌。婆娑嬉游。未有捨所爲爲人意。既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者。惟奇大夫之

取人也。不常必得人。其知君者。如上也。或無謂君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其後爲太常博士。監察御史。河南

府司錄考功員外郎。年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若干或作五十四。夫人李姓。隴西人。君在配君子無違德。配上或有君殯。

訓子女得母道甚。或作甚得母道。後君二十年。年六十大而終。二十或作若干。十六或作十四。將合葬。其子暢命其孫立曰。乃祖德

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丈有季曰愈。又或作文。能爲古文業其家。是

必能道吾父事業。汝其往請銘焉。父下或有之字。立於是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舉。且

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詳也。得下或有其字。其大者。莫若衆所與。觀所與衆寡。茲可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

處也。天下大夫士以爲與古之變。舉者倖。大夫或作之。且可以爲相。其德不既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

事於俗。得所從不擇外內。奮而起。擢或作其。其進退不既合於義乎。銘如是。可以示於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唯。

君祖子輿。濮州濮陽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延宗。鄆州司馬。父進成。鄆州洛交令。君祖下二十四字。或

某某官。夫人之祖某某官。父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士下或無基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

某某官。夫人下或無之字。父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士下或無基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

某某官。夫人下或無之字。父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士下或無基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

某某官。夫人下或無之字。父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士下或無基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

某某官。夫人下或無之字。父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士下或無基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

某某官。夫人下或無之字。父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士下或無基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

某某官。夫人下或無之字。父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士下或無基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

某某官。夫人下或無之字。父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士下或無基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

軍。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開元二十六年生。天寶十四年。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宜或作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爲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閒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曆二年春。二年或作二歲。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上元元年十一月。宋州刺史劉展赴揚州。揚州長史年正月。平盧兵馬使田神功生禽展。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於滑州。大曆八年三月。永平節度李勉爲永平軍節度。今云寶應。誤也。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於滑州。使令狐彰卒。以工部尙書權毫觀察等使。九年從朝于京師。是年十一月。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京師。九年正月。神功卒。未知孰是。建中二年城汴州。建中二年二月。築汴州城。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貞元十二月。李希烈陷汴州。興元元年十一月。宋毫節度使劉洽大破希烈。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之衆。希烈遁歸蔡州。汴州平。今云貞元二年。誤也。劉公謂劉元佐。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緡綵有加。封下或有五字。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右或作左。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真食五百戶終焉。或無自字。或無五字。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或作歲。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歎歎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世上無閒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於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于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通王之子謹。以貞元中領宣武及河東節。葬月或作二月。或作三月。或作八月。或作十月。燕奇卒於五月。作二三月者。誤矣。但八月十月。皆有庚寅。不知孰是。大抵此碑多誤。不曉所以。僕射田公。田神功也。神功以上元二年平劉展。此作寶應二年。舊傳。神功大曆八年冬觀闕廷。信宿而終。此作九年。皆益也。夫人清夷郡太守祐之孫。滄陽郡長史獻之

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人女二人。或作男二。一下或有字。男一人女一亦無有字。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或作文達。達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于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禪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躋。既明且慎。終老無驥。魯陵之岡。蔡河在側。在或作之。烝烝孝子。思顯勲績。斷石於此。式垂後嗣。

###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公諱復。字茂紹。復或作覆。唐世系表集古錄皆作復。河東人。曾大父元簡。大理正。大父曠。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父虬。以有氣略

敢諫諍。爲諫議大夫。或無有字。諫諍二字。或作言。或無諍字。引正大疑。有寵代宗朝。屢辭官不肯拜。卒贈工部尚書。歐陽公跋怡亭銘云。裴

虬撰。李陽冰篆。李益書。銘在武昌江水中。有小島。亭在其上。銘刻於島石。虬代宗時爲道州公

刺史。按公此文云。虬爲諫議大夫。不云爲道州刺史。唐史亦不見其事。歐陽豈得之怡亭銘耶。公

舉賢良。拜同官尉僕射。南陽公開府徐州。貞元四年十一月。以鑾書廬三州。召公主書記。二遷至侍御史。入朝。

歷殿中侍御史。累遷至刑部郎中。遷或作非是。疾病。改河南少尹。輿至官若干日卒。實元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享

年五十。夫人博陵崔氏。少府監頰之女。頰音男。三人。環質皆既冠。其季始六歲。曰充耶。充或作彦。世

公卒之四月壬寅。遂以其日葬東都芒山之陰杜翟村。公幼有文。年十四。時寶應元年。上時兩詩。代宗以爲能。將召入

爲翰林學士。尚書公請免曰。願使卒學。或無使字。丁後母喪。上使臨弔。又詔尚書公曰。詔或作父忠而子果孝。吾加

賜以屬天下。終喪。必且以爲翰林。下或有學字。其在徐州府。能勤而有勞。在朝以恭儉守其職。居喪必有聞。待諸弟

已銘曰。

裴爲顯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各爲大家。此銘以家叶離。方言濯謂之羅。羅謂之羅。蓋惟公之系。德隆位

細。曰子曰孫。厥聲世繼。子或作祖。晉陽之色。或作愉愉翼翼。無外無私。幼壯若一。何壽之不遐。而祿之不多。謂必有

後。其又信然耶。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基誌銘。石本有河東字。或無。然此後多从石本。今亦

君諱公達。字大順。薛姓。字大順。或會祖曰希莊。撫州刺史。贈大理卿。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散騎常侍。

祖下十六字。方云。闕杭蜀本皆闕。惟監本與石本同。○今按方氏所校。專據三本。而謂今本皆不足取。今此數字。乃三本所無。而今有者。若非偶有石本。則必以爲後人校增。而不之信矣。故知

今本與闕杭蜀施梓不同者。未父曰播。元暉三子。據、總、播。據、開元十九年。尚書禮部侍郎。侍郎

必皆無所自也。觀者詳之。父曰播。總、十八年。播、天寶十一年。並登第。君少氣高。爲文有氣力。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爲主。始舉進士。

命君後兄據。據爲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授。或作君少氣高。爲文有氣力。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爲主。始舉進士。

不與先輩揖。作胡馬及圓丘詩。京師人未見其書。皆口相傳以熟。及擢第。補家令主簿。佐鳳翔軍。或無及擢第三

二月。以鳳翔留後邢君牙爲鳳翔尹。鳳翔軍帥武人。君爲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爲笑。不爲變。笑下或有

細離西觀察使。至是表公俸佐其軍。軍帥武人。君爲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爲笑。不爲變。笑下或有

後九月九日。大會射。會下或有。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令曰。中。酬錦與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中。或無盡字。能

字。君執弓。腰二矢。指一矢以與。指或作拔。闕本無指一矢三字。○今按。揖其帥曰。請以爲公歡。遂適射所。

一座皆起隨之。或無皆射三發。連三中。或無射的壞不可復射。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帥益不喜。即自

免去。後佐河陽軍。任事去害與利。功爲多。拜協律郎。益棄奇與人爲同。今天子修太學官。有公卿言。詔拜國子助

教。分教東都生。元和四年。年卅七。二月十四日。疾暴卒。卅七石本如此。下二十一日亦然。君再娶。初娶環瑯

王氏。後娶京兆韋氏。或無初娶以下十二字。凡產四男五女。男生輒卽死。或無產字。自給事至君後。再絕皆有名。或無皆有然三字之義。未詳。而方氏亦不著遺言。曰。以公儀之子己已後我。己已後我。或作爲己後。○今按。其年閏石本之有無。姑類以俟知者。

二月廿一日。廿說見弟試太子通事舍人公儀。京兆府司錄公幹。以君之喪歸。試下七字。或作殿中侍御史。京下以

五月十五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少陵原。合祔王夫人塋。以君下二十八字。或作以銘曰。

宦不遂。不下或有能字。非是一。歸譏於時。或作譏。身不得年。又將尤誰。世再絕而紹。祭以不墮。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諸本無京兆以上九字。

夫人諱叢。字茂之。姓韋氏。義推之。○今以名。其上七世祖父封龍門公。後周驍騎將軍晉州總管府龍門之後世。率相繼爲顯官。通子善嗣上谷太守。善嗣子崇德太子諱德。崇

少尹副。留守北都。卒贈秘書監。或無北都字。其大王父迺。以都官郎爲嶺南軍司馬。卒贈同州刺史。王考夏卿。以太子

少保。卒贈左僕射。保下或無。僕射娶裴氏。舉女。射字。舉爲給事中。爲上或有少。舉父宰相耀卿。夫人於僕射爲

季女。愛之。選壻得今御史河南元稹。選上或有其字。稹。稹時始以選校書秘書省中。校上或有授。直言。策第一。拜左拾遺。果直言失官。又起爲御史。舉職無所顧。夫人固前受教於賢父母。得其良夫。又及教於先

姑氏。固或作因。父上或無賢字。得上。率所事所言。皆從僕。言或作。年二十七。以元和四年七月九日卒。卒

三月。得其年之十月十三日葬咸陽。從先舅姑兆。銘曰。

詩歌碩人。爰敘宗親。女子之事。有以榮身。夫人之先。累公累卿。有赫外祖。有或作於。祖或相我唐明。歸逢其良。

夫夫婦婦。獨不與年。而卒以天。實生五子。一女之存。銘于好辭。以永於聞。好或作

卷二十四 碑誌一

三三七

卷二十五 碑誌一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

孟郊詩有弔盧殷十首。其一云。登封草木深。登封道路微。日月不與光。莓苔空生衣。可憐無子翁。蚍蜉緣病飢。舉以歲時長。健健但盧噓。幽噓虎豹

開。此外相訪稀。至親惟有詩。抱心死有歸。河南韓先生。後君作因依。磨一片嵌巖。書千古光輝。蓋謂公以河南令爲盧作此誌也。時元和五年云。

元和五年十月日。范陽盧殷。以故登封縣尉卒。登封。年六十五。月下有。或有。君能爲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爲詩。或無在紙二字。與諫議大夫孟簡。協律孟郊。監察御史馮宿。好。期相推挽。卒以病不能爲官。在登封盡寫所爲詩。抵故宰相東都留守鄭公餘慶。抵或作投。或無公字。留守數以帛米周其家。書薦宰相。宰相不能用。竟飢寒死。鎮封將死。自爲書告留守與河南尹。房式也。乞葬已。又爲詩與常所來往河南令韓愈曰。爲我具棺。留守尹爲具凡葬時。韓愈與買棺。又爲作銘。十一月某日。葬嵩下鄭夫人墓中。嵩下或有山字。君始娶滎陽鄭氏。後娶隴西李氏。生男輒死。卒無子。女一人。女上或有子字。學浮屠法。不嫁。爲比丘尼云。

與元少尹房君墓誌

房君武也。公嘗爲其夫人鄭氏作殯表。今又誌其墓。

房故爲官族。

官或作宦。

稱世有人。自太尉瑄。

瑄字次律。河南人。

以德行爲相。相玄宗肅宗。

天寶十五年七月。玄宗拜瑄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至德二年卒。贈太尉。

名聲益彰。

徹大行世。號其門爲太尉家。

宗族子弟。皆法象其賢。公會祖諱玄靜。尚書膳部郎中。歷資簡涇隰四州刺史。太尉之叔父也。

玄靜父彥雲。

有二子。長曰玄基。

次曰玄靜。玄基子祖諱肱。爲

銳州司馬。父諱巒。

或作樂。

都水使者。皆名能守家法。公諱武。字某。以明經歷官至與元少尹。謹飭畏慎。年七十三。以

其官終。幼壯爲良子弟。老爲賢父兄。歷十二官。處事無纖毫過差。嘗以殿中侍御史副丹陽軍使。其後爲蓋屋令

施州刺史。丹陽蓋屋施州吏民。至今思之。○蓋音轆。屋音望。扶風縣名。水曲曰屋。前漢行幸蓋屋五柞宮。娶滎陽鄭氏女。生男六人。



其長曰次卿。次卿有大才，不能俯仰順時。年四十餘，尙守京兆興平尉。然其友皆曰：房氏有子也。次曰：次公次膺，次回次衡，次元始學而未仕。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士人或作人士。初公之在施州，夫人卒焉。殯於江陵。元和五年，次卿與其羣弟奉公之喪，自興元至堂，殯于伊水之南。公改葬服。歲殯。於堂謂之殯。六年正月，次公奉夫人之喪，自江陵至。遂以其月十四日，合葬河南緱氏之高龍原。公母弟式，自給事中爲河南尹。孝友慈良，盡費其財，以奉公葬。未葬之一月，詔以河南爲御史中丞，領宣州觀察使。中丞或作大夫。將行，或作召河南令韓愈，泣謂曰：吾兄之葬於是，而吾爲尹於是。吾以爲得盡其道於吾兄也。今壓於上命，不得視吾兄之棺入此土也。豈非天邪？子與吾兄次卿辦。我重知子。凡吾兄之終事，將子是託焉。愈既不獲辭，既助其凡役事，退又爲銘云。

有位有年。年或作名。

有弟有子。從先人葬，是謂受祉。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李素也。據史李素無傳。於李鎰傳附見焉。

元和七年二月一日，河南少尹李公卒。年五十八。尹下或有隴西字。或作陸渾。斂之三月某甲子，葬河南伊闕鳴皋山下。或作八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考之史亦合。伊闕或作陸渾。考唐志。鳴皋實在陸渾。前事之月，其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狀。公或作功。非是。以幣走京師，乞銘於博士韓愈曰：於一作少尹，將以某月日葬。月下或有某字。宜有銘，其不肖嗣道敏，杖而執事，不敢違次，不得跣以請。愈曰：公行應銘法。公。方作功。○今據若从方本。則此句無首。子又禮葬，敢不諾而銘諸。或無葬字。而下句子又禮葬。亦無所承。其誤明甚。子又禮葬，敢不諾而銘諸。或無而銘諸。于二字。皆非是。公諱素，字某。或作字。其誤明甚。生七歲，喪其父，貧不能家。母夫人提以歸，教育于其外氏。育或作畜。于以明經選主統之弘農簿。又尉陝之芮城。李丞相泌觀察陝統。以材署運使從事。以課選尉京兆鄠。邑名。古有鄠音。考滿以書判出其倫。選主萬年簿。倫上或無其字。或作注。非是。主而母夫人固在，食其祿。母夫人卒，三年改尉長安。遷

監察御史李元卿一人。或改作改贍事。遷殿中侍御史。由度支員外郎。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公主權驛田。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京兆尹符縣割界之。公不與。改度支郎中使。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侍郎介侍。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非年四月。以兵部郎李不禮其驛大夫士擅喜怒賞罰。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公獨入讓不受。劉闢平上以蜀費高崇文尚書省。以崇文幕府爭鹽井因革便不便。命公使崇文。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崇文命幕府。唯公命從。即其日事已疏奏。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以作事。侍郎外稱其能。竟坐前敢抗已。衢州飢擇刺史。侍郎曰。莫如郎李某。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遂刺衢州。至一月。遷蘇州。遷下或有刺字。時以杜兼為蘇州刺史。兼曰。李錡且反。李錡前反權將之戎諸州者。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刺史至必且秦族臣。上因留為吏部郎中。而以素為蘇州刺史。李錡前反權將之戎諸州者。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刺史至敏手無敢與敵。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二年十月。鎮海節度使李錡反。先是錡張腹心五人。處睦州。察刺史動靜。及公至十二日。錡反。公將左右與賊戰州門。不勝。賊呼入。公端立責以義。端號。非是。皆將反。各令殺其刺史。及公至十二日。錡反。公將左右與賊戰州門。不勝。賊呼入。公端立責以義。端號。非是。皆敏兵立不逼。錡命械致公軍。將斬以徇。及境。錡適敗縛。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公脫械還走州。錡反。素為志安所敗。生致千口。十月。潤州大將張子良。賊急卒不暇走死。民抱扶迎盡出。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急卒一作竟平。○今按州字句絕。賊即錡李奉仙等執錡。素獲免。賊急卒不暇走死。民抱扶迎盡出。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急卒一作竟平。○今按州字句絕。賊即錡為州民執以迎公耳。然天子使貴人持紫衣金魚以賜。居三年。州繡治。拜河南少尹。行大尹事。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六年三月。以民字以下必有脫誤。為昭義軍節度使。以素為少尹。行大尹事。呂氏子旻。棄其妻著道士衣冠。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謝母曰。當學仙王屋山。七年二月。許孟容自兵部侍郎代素為尹。去數月復出。聞詣公。公立之府門外。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黜屬令二人以賊。賊民賦錢歲五千萬。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若賊字屬上句。即下文減賦別為一事。若屬下句。即是以所沒入之賊。代民賦錢也。但屬上句者。語意差謬耳。千或作十。請緩民輸期一月。詔天下輸皆緩一月。公一斷治。不收聲事。常出名上。曾祖弘泰。蘭州刺史。弘或作祖乾秀。伊闕令。父變。宣州長史。贈絳州刺史。母夫人燉煌張氏。其舅參有大名。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氏下或有封西平郡太君六字。參或作泰。公之配曰彭城劉氏夫人。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或改郎字。選令萬年。公或作君。氏夫人下。

或有封彭城縣君五字。夫人先卒。其葬以夫人稱。夫人曾祖曰子玄。祖曰鯨。皆有大名。公之子男四人。長曰道敏。舉進士。其次曰道樞。其次曰道本。道易。皆好學而文。或無其次曰道樞五字。樞下或無其次曰道本。道易上或有其次曰序。女一人。嫁蘇之海鹽尉章。自簡州而下。皆葬鳴皋山下。銘曰。

高其上而坎其中。上下或有立字。或以爲公之宮。奈何平公。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校理下有京兆昭應尉五字。供佐烏重胤于河陽。公嘗有詩及序送之。至是卒。公祭以文。又銘其墓。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拔氏入夏。居河南。九或作七。下文七世爲曾祖。則此當作

與並賜姓拓。至氏又有拓拔氏。初黃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土。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拓。謂石爲跋。故以拓跋爲氏。拓亦一作拔。或說自云拓天而李。拔地而長。遂以爲氏。後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改爲元氏。夏。謂中夏也。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魏孝文皇帝太和十八年。遷都洛陽。二十年盡改複姓。故烏石蘭止

爲石氏。以河南爲望。後魏官氏志。烏石蘭氏改姓石氏。有司空蘭陵公石猛。後七世至行襄。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爲曾祖。易州生婺州金華令。諱

懷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爲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尙書水部郎劉復爲之銘。君生七年。喪其

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李翱嘗有薦狀。謂明經出身。曾任黃州。糾比黃字蓋誤。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

年。行益修。學益進。交遊益附。聲號聞四海。或作方。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御史。字

杓真。元和三年十月。高郢爲御史大夫。崔周頌爲補闕。頌或作植。考周頌以示。○今按皆舉以讓。宣歙池

夫。安建爲殿中侍御史。建舉供自代。崔周頌爲補闕。大雅文王詩。草木當雨存之。○今按皆舉以讓。宣歙池

之使盧。與浙東使。薛交牒署君從事。君下或有河陽節度烏大夫重胤。聞以幣先走虜下。走下或有故爲河

陽得。得上或有佐河陽軍。元和五年四月。以烏重胤爲河陽節度使。表洪爲府參謀。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考。君獨於天下爲第一。元和

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

孫生男二人。八歲曰王。四歲曰申。女子二人。願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既病。謂其遊韓愈曰。子以吾銘。以或作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爲。而上於斯。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諸題唐故或有或無。或有銘字。或無銘字。皆以舊本。右本多用大

之。

公諱丹。字某。字某。或作

字文明。

六世祖孝寬。仕周有功。以公開號於鄭。

孝寬名叔裕。空。封鄭國。

以字行。仕周爲大司

云。鄭音。鄭公之子孫。世爲大官。

孝寬子津。位內史侍郎。戶部侍郎。判尚書事。津子瑒。字玄理。唐太

子詹事。封武陽縣侯。瑒子幼平。岐州參軍。幼平子抱真。梓州刺史。

唯公之父政。卒雒縣丞。贈號州刺史。公既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真卿學。太師愛之。

之四字。

或無太師愛之。舉明經第。選授

峽州遠安令。以讓其庶兄。

峽或作峽。考地

理志。當作峽。

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

登下或有明五經

字。或無登字。歷校書郎。咸

陽尉。佐邠寧軍。

貞元四年七月。寧節度使。獻甫表丹佐其府。

自監察御史爲殿中侍御史。徵拜太子舍人。益有名。遷起居郎。

吳少誠襲許州。拜河陽行軍司馬。未行。少誠死。改駕部員外郎。

河陽下或有軍事。或無未

行二字。少上或有箇字。

新羅國君死。公以司

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往弔立其祠。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覲官。公

將行。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資。

或無以爲

賢三字。

至鄆州。會新羅告所當立君死。還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略招討使。始城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二十四

所。或無置

化大行。詔加太中大夫。順宗嗣位。拜河南少尹。行未至。拜鄭滑行軍司馬。

軍上或無

始至襄陽。詔拜諫

議大夫。既至日。言事不阿權臣。謇然有直名。遂號爲才臣。劉闢反。圍梓州。詔以公爲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

或無

或無

或無

或無

或無

或無

或無

或無

或無

或無

或無

議大夫。既至日。言事不阿權臣。謇然有直名。遂號爲才臣。劉闢反。圍梓州。詔以公爲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

詔字。八月。西川節度使韋皋卒。文支副使劉闢自爲留後。九月。微闢爲給事中。不受詔。議者欲釋不問。丹上疏以爲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指臂而使者。唯兩京耳。此外誰不爲叛。上善其言。以丹爲東川節度使。兼公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圍閉。守方盡力。不可易。將徵還入職蜀事。徵上或有劉闢去御史大夫。代李康。元和中元年正月。以左行營節度使高崇文討闢。三州。丹至漢中。表言崇文客梓州。因以梓州讓高崇文。軍遠關無所資。若與梓州。縱其土心。必能有功。四月。以崇文爲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拜晉慈隰等州觀察防禦使。是月。以鳳爲晉慈。自扶風縣男進封武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或度事。臨三州觀察使。邑。將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便。上以爲忠。或無上以爲忠四字。以爲賢。語涉重複。故刪其一。不知當存何字也。一歲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以晉慈隰屬河東。元和二年正月。以宰相杜使。是日。以丹爲江西觀察使。公既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罷入州無事之食者。洪江饒虔吉信撫袁八州。以聚其財。始教人爲瓦屋。取材於山。召陶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爲估。不取贏利。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從令者免其賦之半。逃未復者。官與爲之。貧不能者。畀之貧。畀或作憐。財或作材。載食與漿。親往勸之。爲瓦屋萬三千七百。爲重屋四千七百。民無火憂暑濕。則乘其高。別命置南北市。營諸軍。歲旱種不入土。募人就功。厚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人不病飢。爲長衢南北夾兩營。或無長字。東西七里。人去糞污氣益蘇。汚或作好。復作南昌縣。徙廐於高地。因其廢倉大屋。馬以不連死。馬或作焉。新史作以廢倉爲新廐。馬息不死。明年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疏爲斗門以走潦水。公去位之明年。江水平堤。老幼泣而思曰。退二字。無此堤。吾屍其流入海矣。瀾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萬二千頃。凡爲民去害興利。若嚙慾。居三年。於江西八州無遺便。其大如是。其細可略也。其太下九字。閩抗李謝本作其大。皆非是。無也字。一卒有違令當死者。公不果於誅。杖而遣之去。上書告公所爲不法若干條。法下或有朝廷方勇於治。且以爲公名才能臣。治功聞天下。不辨則受垢。詔罷官留江西待辨。使未至。月餘。公以疾薨。使至。辨凡卒所告事。

若干條。皆無絲毫實。詔咎卒百。流嶺南。公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年八月六日。公好施與。家無剩財。或

作。自校書郎至爲觀察使。擁吏卒。前走七州刺史。與賓客處。如布衣時。自持車一不易。或無叩衣時。卑

下或無。聚清河崔氏。故支江令調之女。枝。或作。某官某之孫有子曰宣。年十五。明經及第。嗣其家業。後夫人蘭陵

蕭氏。中書令華之孫。殿中侍御史恆之女。皆先公終。有女一人。或無史。凡公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或無女。共十人

遺愛碑云。有子三人。寔。宙。岫。宙咸通中。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充嶺南。四。或無女。共十人

節度。岫終福建觀察使。寔無聞。唐史世系表。則著寔宙審而遺岫。審大理評事。明年七月壬寅。從

葬萬年縣少陵原。或無縣。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宗禮即呂恭。字。與其子寔謀曰。我公宜得直而不華者。銘

傳於後。固不朽矣。方以關抗蜀本。無直而不華者五字。及傳於後。固四字。而搜出得銘二字云。晁氏本

得銘不寔來請銘。銘曰。武陽受業。始於太師。即顏真。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于紫閣。取益以卑。可謂有源。卒用無疵。慊慊爲人。慊慊或作

矯矯爲官。爰及江西。功德具完。名聲之下。獨處爲難。辯而益明。仇者所歎。碑于墓前。維昭美故。納銘墓中。以

識公墓。○識。式。志切。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畢氏出東平。畢氏本畢公高之後。其歷漢魏晉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絕。晉有畢湛中書郎。湛子卓。字茂世。

寶。父子相繼爲兗州刺史。元寶六子。祖朽。祖髡。祖歸。祖旋。祖。入國朝有爲司衛少卿。貝邢盧

榮。祖暉。祖歸子義暢。祖榮子義九。義九子僧要。祖暉子義觀。義雲。入國朝有爲司衛少卿。貝邢盧

許州刺史者曰懷。師人。武后時。爲司衛少卿。河南偃懷之子構。構字隆擇。非是。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贈黃門監。

是爲景公。新舊史有畢構傳。終於戶部尚書。世系。景公生抗。爲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贈戶部尚

書生抗。抗本。抗作炕。世系表作抗。傳作炕。而世系官職亦不同。覆其宗。或作其宗覆焉。尚書生垌家破時垌生始四歲。四或作七。與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誅。爲贛口賊中寶應二年。河北平。宗人宏以家財贖出之。求增不得。增長爲河北從事。兼官至御史中丞。垌既至長安。宏養於家。教讀書。明經第。明經第一句。當有脫字。○今據明上或經下。當有中字或登字之類。宏死。垌益壯。始自別爲舉氏。歷尉臨渙安邑王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於官。初罷臨渙徐州節度張建封募廣平之節死。或作死。聞君篤行能官。請相見。署諸從事。請上或有以幣字。署上或攝符離令。四年及尉王屋徐之從事有爲河節。南尹者。聞君當來喜謂人曰。河南庫歲入錢以千計者五六十萬。出入錢或作出入。諸署於府者無不變。請或作請。而畢侯固如初。竟以其職死。君親睦善事。過客未嘗問有無。既卒家無一錢。凡棺與墓事。墓或作葬。皆同官與相識者事之。娶清河張氏女。女下或有子字。女子字。疑皆因下文誤入。生男四人曰鑄。鉉。錄。銳。女子三人。其長學浮屠法。爲比丘尼。其季二人未嫁。以其月二十五日從葬。偃師之土墓銘曰。上古愛民。爲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其後喜權。人自求官。退而緩者。身後人先。故廣平死節。而子不苟其澤。王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謙。嗚呼。天與人苟。無傷其穴與墳。

胡之氏。別於陳。周武王封胡公滿於陳。明允先。允或作元。河東人。世勤固。或作國。戴厥身。戴或作載。籍文譜。進連倫。惟明允。加武寶。力牛虎。柔不持。吏夏陽。同州屬邑。有施爲。去平陽。晉州郡名。民思悲。河東士。河陸原。宜茲人。肖厚完。或作作。後昆。或作省厚。晉話。五十七。不足年。孤兒啼。死下官。母弟證。秩大夫。秩或作秩。胡弟証。元和九年以勳。史大夫秋振武。十三年召證。此下又云。友韓愈。司馬徒。豐十二年。從推西時邪。然則秋當爲秩。明矣。撫君遺。哭泣書。據或作石。友韓愈。司馬徒。禁。故云司馬徒。或謂公是

時爲文史。司馬徒謂司馬遷父子作後銘。系序初耳。以誌無年月日。故二說不同。

襄陽盧丞墓誌銘或有唐故字。

范陽盧行簡。盧下或有字。將葬。其父母乞銘於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吾先世世載族姓書。世世或作五世。盧植字

北中郎將。子統字子家。魏司空容城侯。統子挺。字子効。泰山太守。挺子志。字子道。軍諮祭酒。志子諒。字子諒。司空從事中郎。諒子偃。慕容氏營丘太守。偃子龜。范陽太守。龜子玄。字子真。

後魏中侍郎。玄子伯源。字湯烏。秘書監。伯源子道將。道將子祖業。燕郡太守。道將子懷仁。字子友。弘農太守。吾甯於拓拔氏之弘農守。守後四代吾祖也。懷仁子彥卿。東宮學士。彥卿孫微。爲沂錄事參軍。沂下或有字。五世而吾父也。爲襄陽丞。始吾父自曹之南華尉。歷萬年縣尉。萬年

三。至襄陽丞。以材任煩。能持廉名。去襄陽則署鹽鐵府。出入十年。常最其列。府下或有職字。十下或有五字。貞元十三年。終

其家。年六十七。殯河南河陰。南下或有縣字。或在河陰下。吾母燉煌張氏也。王父璿。爲兗之金鄉令。之或作州。先君歿而十

三年。夫人終。年七十三。從殯河陰。或歿下無而字。年下有而字。生子男三人。居簡。金吾兵曹。行簡則吾其次也。大理主簿。佐

江西軍。其幼可久。女子嫁浮梁尉崔叔寶。將以今年十月。自河陰啓葬汝之臨汝之汝原。葬下或有於字。臨汝

或有臨。吾曰。陰陽星曆。近世儒莫學。獨行簡以其力餘學。能名一世。舍而從事於人。以材稱。葬其父母。乞銘以圖

長存。或作圖久。是真能子矣。可銘也。遂以銘。今按。此與後篇張圖志六體。特爲構造。與諸篇不同。亦其

自吾。似少弘農諱懷仁。沂諱璿。襄陽諱某。今年實元和六年。沂下或有字。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李肇國史補云。張圖佐韓弘。舊史弘初秉節。事無小大委之。後乃委

之。然此誌言。遇盜死庚申。亦未會路及既喪之意。則國史補未必可信也。葬以元和五年二月庚午。據長曆二月庚申。若日庚午。則正月晦也。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圖之妻劉也。劉下或有字。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



天下之名能文辭者。

或無夫子字。非是。

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去逢盜死途中。

逢或作遇。

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

志不就。恐死遂沈泯。

或作名。

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外下或有見是其死不爲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

覆其遺胤子若孫。

胤下或有若字。

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

志非不如古人。

或無人字。

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此。而死於是邪。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

哭弔。辭遂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

弔下或有卽字。今按既辭而遂敘其事。蓋一辭而許。所謂禮辭者也。

君字直之。祖謹。父孝新。皆

爲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

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

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

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

日或作庚午。考唐曆二月無庚午。葬下或有于字。

妻彭城人。世有衣冠。或無有字。租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

贛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爲銘。

### 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

君諱藩。字陳師。

僕有陳蕃。蕃字陳師。

故其先楚之族大夫。亡晉而邑於苗。世遂以苗命氏。

楚若敖熊儋生子曰鬬伯比。伯比生子良。子良生越椒。

晉。伯夢。以罪誅。其子黃奔

晉。晉邑之苗。後以爲氏。

其後有守上黨者。惠於民。卒遂家壺關。縣名。屬

晉。曾大父延嗣。延嗣父襲。襲。高

中書舍人。大父含液。

延嗣二子含。皆登第。

舉進士第。官卒河南法曹。父穎。楊州錄事參軍。君少喪父。受業母夫

人。舉進士第。貞元十一年。

貞元十一年。

佐江西使有勞。三年使卒。貞元十一年八月。以路寔爲江西觀察。後辟不肯留。使

李巽。辟

登進士第。

獨護其喪葬河南。遷補太原參軍。河東節度嚴

蕃。蕃辭。

獨護其喪葬河南。

遷補太原參軍。河東節度嚴

表佐其府。假使職獄平貨滋息。吏斂手不敢爲非。年四十有



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或無者字。皆上閣本有唯字。或無者字。皆上閣本有唯字。或無者字。皆上閣本有唯字。會宰相李吉甫為。

宰相李吉甫為。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猶或作。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

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哉。

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王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

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元和五年四月。鎮州行營招討使吐突承

忠書從史。肅聰明山記曰。闕從史官屬題名。見孔巖與烏重裔俱列于後。而退之記巖事云。巖屢諫不聽。卒為重裔所縛。嗚呼。禍福成敗之理甚明。先事而言。則罕見從。事至而言。則不及。自古敗

亂。未始不由此。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南

或有府字。陰下或有縣字。廣武原或作某地云。唐河南府無河陰縣。○今按元和郡國志。河南府有河陰縣。君於為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

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及字。土下或有自金吾衛錄事為大理評事。佐昭義軍。下或有軍帥死。貞元二十年六

使李長榮卒。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為帥。或無自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分或作公苟

留。唯公之所欲為。君不得已。居。或作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

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諸本作祖如圭。皇海州司戶。贈工部員外郎。云。今本所紀父祖官職。多誤。蓋後人續增。公諸志皆載二世。此只言父祖已非。考世系表及孔幾

處。此以如珪作如圭。郎中作員外郎。著作佐郎為郎。又非也。驚部乃載贈官。此以為其父所贈。又非也。○今按此姑从方本。無大利害。但方載諸本止載二世。為不入例。而其所據之本。此志亦

只載二世。云驚部乃載所贈官。而載寶贈司勳。皆非是。世系幾處。與此志文。亦未知其孰為得失。恐皆未足以判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岷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

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戮。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駸。殿中侍御史。以文

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戮。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駸。殿中侍御史。以文

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爲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方从杭本。無傷字。〇今按傷字。諸本皆有。文理音韻。皆無不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可疑。方氏特以杭本脫漏。遂不之信。寧使此銘爲歇後語。而不肯以諸本補之。甚可怪也。

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或無散字。君或作尹。杜君名兼。史有傳。公與兼皆嘗佐張建封

杜氏自戴侯畿始分。戴侯之子恕。爲幽州刺史。今居京兆諸杜。其後也。戴字伯侯。京兆杜陵人。魏河東太守

字務伯。弘農太守。幽州刺史。其季寬孝廉郎中。寬後三世曼。爲河東太守。葬其父洹水之陽。或無之陽字。寬字務叔。舉孝

爲從事中郎河東太守。洹水出。下或有之。及正倫爲太宗宰相。曼玄孫君賜。君賜子景。景子裕。字慶延。仕齊樂陵令。四子。正玄。正藏。正儀。正倫。高宗顯。猶封襄陽公。順慶二年九月。

慶元年三月。以正倫同中書門下三品。三年十一月薨。今云太宗。誤也。字宣明。州府交辟不就。慶元年三月。以正倫同中書門下三品。三年十一月薨。今云太宗。誤也。猶封襄陽公。順慶二年九月。

太宗始詔葬京兆。襄陽公無子。以兄正藏子志靜後。遂嗣襄陽公。或複出嗣襄陽公字。生僑爲懷州長史。棄官老於水上。

爲富家。卒葬懷州武陟。長史生損。爲左司郎中。卒贈少大理。或作大理。大理生廩。大理或作

思明亂。贈吏部郎中。公諱兼。字某。郎中第三子。廣三子。曾。左金吾兵曹參軍。舉進士第。建中元年。司徒北

平王燧。戰河北。掌書記。累官至監察御史。其後佐徐泗州軍。貞元四年十一月。張建封爲

刺儋州日。部劾韋賞陸楚二人。以罪殺之。而子厚杜兼對。乃取其在儋州。能振鍾離令之讞。今二

事誌皆不載。豈以其善不足以掩惡。故略之耶。抑誌與傳異。故敘其族出歷官卒之年月日。與夫生

娶而已。徐泗州軍亂。以兵甲三千人。防淮道不絕。晁本如此。諸本甲三千人四字。皆在下文金魚之下。而

姑闕。以有功。加御史中丞。賜紫衣金魚。入爲刑部郎中。以能官拜蘇州刺史。既辭行。上書曰。李錡且反。必且奏

族臣。上固愛其才。書奏。即除吏部郎中。或無中遂爲給事中。出爲商州刺史。金商防禦使。改河南少尹。行大尹事。



作縣安遠。以利人屬。

餘或作隸。人。或作民。下同。

擊敗灘石。以平贛梗。陶甓而城。罷人屢築。詔嗣冀封。又加尙書屯田郎中。

進服色。遂臨于溫。築堤岳城橫陽界中。二邑得上田除水害。

上田。或作上苗。或作苗。

拜尙書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淮南軍司。

馬。政刺廬州。又甓其城。人不歲苦。

人。或作民。或作苦。

入爲司書職方郎中。兼御史中丞。佐鹽鐵使。使江東有功。用半。

歲。歷常州。遷至宜歛池觀察使。

永貞元年十二月。自常州除觀察使。

進封襄陽郡王。或作公。非是。至則出倉米。下其估。半以廩餼人。

蜀闕誅。或作劉闕。或作劉闕。行軍千五百人於蜀。李錡將反以聞。置鄉兵萬二千人。錡反。命將期。以卒救湖常。坐。

蜀闕。或作劉闕。或作劉闕。

牢江東心。錡以無助敗縛。作響山亭。營軍于左右。權丞相善之。鏡其說響山石。

響山。州山名。居宣五年。以疾去位。校。

其倉得石者五十萬餘。或無者。

府得錢千者八十萬。公之爲州。逢水旱。喜賤出與人。或作民。下同。歲熟以其得收。常。

有贏利。或作贏。或作贏。故在所人不病飢。而官府畜積。元和六年。天子憫公疾。不可煩以職。即其處拜左散騎常侍。以其。

祿居。其歲九月望。薨于東都正平里第。年六十七。

歲上或無其字。年上或有享字。明年。葬京兆萬年少陵原。夫人滎陽鄭氏。附。

既其子臨漢縣男。贊與其弟贊貞謀曰。宜有刻也。

既下或有而字。

告於叔父御史大夫鄺坊。丹延觀察使恕。因其族弟。

進士羣。以來請銘。遂以其事銘曰。

冀公之封。維艱就功。襄陽繼大。啓慶自躬。于虔洎溫。厥緒既作。以及職方。遂都邦伯。朝夕人事。或作民。下同。實。

師于其鄉。鄰寇逼屈。營軍響山。牆屋脩施。

脩。諸本皆然。方奔不錄。而貞作循字。襄功刻表。或作功。或作嘉。丞相之辭。受代而家。敘疏及。

適。病不能廷。食祿卒齒。凡代大家。凡代。一作凡世。一維難其保。既顯既願。或作碩。或作碩。戒于終咎。伊我襄陽。克慎以有。延昇後承。

或作丞。莫不率守。有墓于原。維樹在經。

有。或作有。以告無期。博士是銘。博士或作傳世。或本非是。時正爲博士。

烏氏廟碑銘。烏重胤之父也。許孟容嘗作神道碑。

烏氏廟碑銘。烏重胤之父也。許孟容嘗作神道碑。

烏氏廟碑銘。烏重胤之父也。許孟容嘗作神道碑。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恆。元和五年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其子承宗自留爲後。軍中尉吐突承璀說上。請發本軍討承宗。由是復起從史。委其成功。十月。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昭劍奪承宗官爵。以承璀爲招討宣慰使。命恆州四面藩鎮。各發兵共討。

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七罪。卽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譚。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從下或有。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王辰。詔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重胤自昭義都知兵馬使。路州左司馬。拜銀青光祿大夫。懷州刺史。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

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尙書。且曰。其以廟享。其以。或卽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旣位常伯。尙書。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

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三室同宇。史記僖陽五帝廟同宇。韋昭曰。謂上同下異也。乙巳。升于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世本十五卷。錄黃帝以來帝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左氏昭二十三年。莒存。率國人在齊有餘枝鳴。皆爲大夫。齊下或有者字。餘下或有字。左氏襄二十四年。齊人城郕之歲。烏逐之。在齊有餘枝。秦有獲爲大官。史記。秦武王時。力士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昭二十一年冬十月。齊烏枝鳴戍宋。一本云。在齊有餘枝。秦有獲爲大官。任鄒烏獲。皆爲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鄒陽。處北者。家張掖。烏洛侯之裔。代爲功臣。因官徙地。今爲張掖人。或入夷狄爲君長。唐初察爲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

令望。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爲中郎將。是生贈尙書諱承珙。字某。贈下或有工部字。珙或作洽。新史承孟容嘗爲承珙碑。石本猶傳於世。新傳蓋本此也。蓋詩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已來。始以武功爲名將家。開元中。尙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一契丹。二奚。三室韋。四黑水。五渤海。從戰捺祿。走可突干。諸本多作突干。或作汗干。今从許碑。定从干云。可突干。契丹之勇將也。新傳

契丹人寇。承珙破於捺祿山。又戰白城。承珙拔除出其右。斬首萬計。可突干

突干

突干

突干

突干

突干

突干

突干

突干

突干

突干

奔北。○據。渤海。擾海上。或無擾。奴葛切。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樊依霖云。或謂破走河汗于渤海上。追之至馬止是一事。今按許孟容作烏承洽神道碑云。勸海王武藝。出海濱。至馬都山。屠陷城邑。公以本營士馬。防遏要害。則是捺祿走可突干。而馬都山拒武藝。二事不同。或者之論過矣。新史提孟容神道碑及公廟碑而作。司馬溫公考異。以尙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壅原累石。壘或作。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黑水室韋。二國名。黑水。卽赫靺鞨。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之。至德二載。安慶緒兵敗。走保鄴郡。史思明判官耿仁智。說思明歸唐。思明然思明復叛。尙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尙書獨走免。許碑。承恩。承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石嶺或作左領。杭蜀梓。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九十六。年。卽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爲長。季曰重元。爲某官。銘曰。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或作右。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尙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壇壝。制有或作有。數備禮登。方無數字。登下有壇字。○今按數備禮登數字。乃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數。其。壘或作壘。數備禮登。言制數既備。禮亦增崇也。袁氏廟碑所謂數以立廟。亦是此意。若如方本。卽上句已言授節。不應至此始言登。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按廟制。以西爲上。方本爲壘。況登壇又與立廟不相關乎。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其有。或克對無羣。克或作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爲艱爲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追息。來觀來齋。以饋黍稷。

##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榮陽鄭公神道碑文

河東節度使贈尙書右僕射鄭公。葬在榮陽索上。今鄭州榮陽有索水。卽漢高帝與項羽戰於京索者也。元和八年六月庚子。太史尙書比部郎中護軍韓愈刻其墓碑曰。司馬氏遷江南。有鄭黔者。仕慕容垂國。爲其太子少保。黔字君明。魏將作大匠五世孫。仕垂。爲



太常少卿。其孫簡當拓拔魏爲滎陽太守。懿子。懿燕太子詹事。生三子。簡後簡者號其族爲南祖。南祖之鄭

入唐。有爲利之景公令者。曰嘉範。簡生季嗣。嗣子明。號北祖。明號中祖。簡號南祖。於公爲曾祖。是生撫俗。爲泗之徐城令。徐城生公之父曰

洪。卒官涼之戶曹參軍。涼之。或作涼州。公諱儋。少依母家隴西李氏。舉止異凡兒。其舅吏部侍郎季卿。謂其必能再立

鄭氏。季或作李。謂下或有曰字。其必作必其。稍長。能自課學。課或作謀。字。文選。亦作自課。恐公用此語。明左氏春秋。以進

士選爲太原參軍事。大曆四年。對直言策。拜京兆高陵尉。考府之進士。能第上下。以實不姦。樊僕射澤。以襄陽兵戰

淮西。公以參謀留府。能任後事。興元元年正月。以樊僕射爲山南。戶曹殯于涼。涼地入西戎。自景谷徐城。三世皆

未還滎陽葬。公解官舉五喪爲三墓。葬索東。徐城墓無表。公能幼長哀感。公能下或有使字。或無哀字云。自少

當屬下。心求不置。以得舊人。指告其處。其後爲大理丞太常博士。遷起居郎。尙書司封吏部二郎中。能官舉其名。

德宗晚節儲將於其軍。以公爲河東軍司馬。能以無心處嫌閒。卒用有就。聞或作問。非是。或無卒。貞元十六

年。將說死。即詔授司馬節。節度河東軍。考嚴緩傳。將說。李說也。或無除其官爲工部尙書。太原尹。兼御史

大夫。北都留守。貞元十六年十月。河東節度使李說卒。僉自本軍行軍司公之爲司馬。用寬廉平正。得吏士

心。及昇大帥。昇或作升。帥或作師。持是道不變。部將有因貴人求要職者。公不用。用老而有功。無勢而遠者。削四鄰之交

賄。省姦嬖之大燕。姦或作姦。校講民事。校講或作講校。施罷不俟日。用能以十月成政。氓征就寬。或作民。軍給以饒

十七年疾。廢朝夕。八月庚戌薨。享年六十一。天子爲之不能臨朝者三日。或無能。贈尙書右僕射。即以其年十月

辛卯葬。索上疾比薨。醫問交道。比葬。吊贈賜使者相及。凡河東軍之士。與太原之氓吏。軍下或無之字。或作及

旁九郡百邑之鰥寡。河東節度府。管汾遼統。凡九州。外夷狄之統於府者。聞公之薨。皆哭曰。吾其如何。公與賓客朋遊

飲酒必極醉。

與或作爲。

投壺博奕。窮日夜若樂而不厭者。

若或从關蜀本作苦。

平居簾閣據几。終日不知有人。別自號白雲翁。

令狐楚嘗爲太原從事。唐志有表奏十卷。自號白雲種子。蓋以類儔也。

蜀本以善爲其而連好樂爲句。

又云。名人魁士。呂氏春秋語。始娶范陽盧氏女。生仁本仁約仁載。皆有文行。二季舉進士。皆早死。仁本爲後

子獨存。不樂舉選。年三十餘。始佐河陽軍。後娶趙郡李氏。生三女。二夫人凡三男五女。長女嫁遼東李繁。繁亦名

臣。子有才學。遺命二夫人各別爲墓。不合葬。系曰。

士常患勢卑。

常或作嘗。

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患貧。

患下或有勢字。

無以奉所欲得。若鄭公。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得

須臾有焉。雖然。觀其所既立。其可知已。嗚呼哀哉。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或有田氏字。

歐陽公曰。自天聖以來。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

得韓文之刻石。如羅池黃陵廟碑之類。

本舛訛。惟予家本。更校。時人共傳。號爲善本及後集錄古文。以校予家集本。舛謬猶多。若田弘正碑尤甚。蓋由諸

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今以碑校印本。初未必誤。多爲校讎者。妄改易之。乃知文字之傳。

久而轉失其真者多矣。則校讎之際。決於取舍。不可不謹也。今各參注

于下。石刻後題云。朝議大夫安定胡謨書并篆額。京兆府廡有此碑。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武元丞相吉甫。李吉甫。丞相絳。李絳。召太史尙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

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訓事嗣。朝

夕不怠。

事嗣或作嗣事。嗣下或有干字。此篇今亦从方氏所據石本。

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不功。維父子繼忠孝。弘正父廷玠。大曆中爲滄

州朱滔。聯兵攻擊。欲兼其土宇。廷玠固守。卒能保全。朝廷嘉之。遷洛州。改相州。建中初。田

悅領魏博節度使。志圖凶逆。召廷玠爲副。蓋悅父承嗣。與廷玠爲從昆弟也。及悅姦謀敗露。廷玠

曰。爾藉伯父遺業。可守朝廷法度。坐享富貴。何苦與桓桓同。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

愈承命慄恐。明日詣東上閣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寶命其史臣克。

作爲駟駟泮閼之詩。○駟音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格。○假音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或有

能字。靖蓋龍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錄太史字。或無錄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案魏博節度使。銀

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州或作博。或無兼字。元和七

夫。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北平盧龍人。故爲魏博諸將。弘正始名與。季安

國沂國公。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支度營田等使。守義延憚。延憚安東都護府司馬。

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季安高祖。平州人。官都水使者。環二子。守義延憚。延憚安東都護府司馬。

孫。元和七年。入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季安卒。懷諫自知軍務。時年

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

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

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此據石本。外或作狎于太寧。狎或作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

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業魏土。嬰兒戲兵。懷諫。謂吏戎愁毒。莫保腰頸。或作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譟奔趨。乘

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天或作王。左傳。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往束縛弓戈。考校度程。提壇籍

戶。提或作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千宗。或作宗廟。旌節有

韜。豹尾神旗。鑿兜戟。或作囊。蜀本作囊。石本同。但省人耳。○今按囊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

肖。迨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婉德振賢。梁國是榮。嬭。配也。言梁國配兵

氏后。嬭方振。振賢。謂生田弘正也。田侯作廟。相方視。見于著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暨暨。果毅也。○

嬭。匹詣切。振。之刃切。又音身。○田侯作廟。相方視。見于著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暨暨。果毅也。○

○聲音 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承或作丞。或作爾祖之思。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觀饗式時。爾祖爾思。饗或作嚮。爾祖爾思。或作祖考之思。

卷二十七 碑誌四

劉統軍碑公曾誌統軍劉昌裔墓矣。今又銘其碑。此篇並从方所据石本爲正。可疑者。別見諸本。作唐古右龍武統軍劉公墓碑。

唐故陳許軍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右龍武統軍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潞州大都督劉公諱昌裔字光後許下或無軍。薨既葬。元和八年十一月。昌裔將反机于京。舍于墓次。或作極。或作几。或作主。京下有師字。故吏文武士門人送客訖事會哭將退咸願戀牽連一口言曰自我公薨至葬凡所以較德焯勤者也。○焯。之藥切。明一作焯。一作卓。莫不粗完。隱卒崇終。有都督之詔。昌裔卒。有詔贈日事時功以著不可誣。或有以太史之狀太常之狀太常上或有諡。昌裔諡威公。有諫有幽堂之銘。又如卽外碑刻文以顯詩之其於傳無已。豈不益可保。於是相許諾以告其孤。縱昌裔四子。縱哭。或無哭。捨杖拜曰。縱不敢違。則相與刻銘。文曰。

劉處彭城。本自楚元。漢高帝季弟楚元王交之後。陽曲之別。孫公祖遷。昌裔曾祖承慶。爲朔州刺史。祖巨敖。爲太原晉爲此邑人。可公會祖考。爲朔州守。祖令太原。仍世北遷。樂其高寒。棄楚不還。逮于公身。三世晉人。趙德夫云。再世。上文祖令太原。作考令太原。然其篇首既言陽曲之別。由公祖遷。則爲晉人。非再世矣。碑當時所立。不應差其世次。莫可曉也。○今按劉志在後卷。所述世次元詳。與再世之云。皆不合。亦石本不足信之一驗也。公生而異。魁顏鉅鼻。幼如舒退。少長好事。西戎乘勢。盜有河外。公雖家居。爲國暗噫。上於金切。下烏界切。來告邊帥。或作師。可破之計。楊琳爲橫。巴蜀靡彫。考代宗起大曆三年。瀘州刺史楊子琳反。昌裔說公由游寄子琳事。錮鑑亦可考。新書作楊萬琳。誤矣。單船諭招。爾雅。士特舟。單船。注。單船。折其尾毒。其尾毒。或作旗。旗尾。或不得動搖。琳後來降。公不有功。終琳之已。還臥民里。昌裔說邊將不售。

去入三蜀。楊琳之亂。蜀人苦之。昌裔單船往說琳。大曆四年二月。琳遣使詣關謝罪。以琳爲峽州團練使。以昌裔爲從事。後琳客死河朔間。蓋古有云。人職其憂。無事於職。而與國謀。德宗之始。爲曲環起。奮筆爲檄。強寇氣死。進中初。曲環爲鄆陽兩軍都知兵馬使。其收濮州也。德宗異。決敗算成。效於屈指。環有許師。貞元二年七月。環自鄆陽行營。節公遂佐之。蘇民乳敵。或作戰。多出公畫。累拜郎中。進兼中丞。雖在陪貳。天子所憑。蔡卒幸喪。圖我許鄆。新師不牢。勳勳將遁。勳勳。急走貌。又切。勳。公爲陳方力。應變爲械。與之上下。寇無所賴。方云。或云此當脫一句。非也。○今按此篇文體如半切。公爲陳方力。應變爲械。與之上下。寇無所賴。方云。或云此當脫一句。非也。○今按此篇文體上下一句。未知果孰是也。石本之不遂至遁敗。貞元十五年八月。環卒。淮西吳少誠遣兵掠臨潁。陳足信。此又顯然。前亦屢辨之矣。○說爲陳許節度使。少誠遂圍許州。說欲棄城走。昌裔時爲營田副使。止之。皆爲少誠所虜。丙午。以說爲陳許節度使。少誠遂圍許州。說欲棄城走。昌裔時爲營田副使。止之。日。城中兵足以辦賊。但閉城勿戰。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敵。蔑不克矣。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大破之。以功遷陳寶許之半。許州圍解。昌裔以聲薦元侯。以勢自憚。貞元十六年七月。少誠進擊蔡水。與諸道兵皆走。保陳州求舍。昌裔登城謂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何爲來陳。且賊不敢至。復入居我城下。君其舍外無恐。明日。從十餘騎持牛酒抵全義營勞軍。全義不自意。迎拜戴服。○今按復入居許。爲軍司馬。貞元十八年。以昌裔脫權下威。士心益歸。卒嗣環職。貞元十九年六月。說卒。以昌裔檢校工棄惡從德。乃與蔡通。塗其榛棘。稚薑蠶處。或作連手歌謳。上無可怨。外無與讎。既長事官。峻之大夫。峻。諸本作此一字亦可。其償未塞。僕射以都。按上句有未字。此當作已。然此集二字通用者亦多。姑以舊。○今按癸巳歲。秋。涌水出。流過其部。破民廬室。元和八年五月。許州大水。壞廬舍。公即疏言。此皆臣慙。防斷不補。濟民於泉。或作臣毫且疾。宜即大罰。上曰。燭害。燭。或作舊。○今按燭。大臣其來。允余之思。其可止哉。驛隸走呼。有中使來。公迎于驛。遂行不迴。六月。隆熱。上下歎絕。或作歎。絕。大赤也。字見公鞭公驅。去馬以輿。公病日惡。不能造關。仆臥在宅。始憲宗惡昌裔自立。欲召之。宰相李吉甫曰。陛下乘人愁苦。可召也。六月。以東都留守韓昇代之。詔昌裔還京師。至長樂驛。知帝意。因請歸私。

第。許之。閔有加錫命爲統軍龍武之右。兼官左相。百僚長首。昌裔至。天子以爲恭。卽其家拜檢校稱風眩。閔有公遂薨。年六十二。奏聞怛悼。俾官臨弔。悲不聽朝。贈督潞州。存歿之褒於數爲優。明年九月。東葬金谷。公往有命。匪後人卜。

衢州徐偃王廟碑。徐偃王事。見史記後漢書博物志。元和姓纂。然後漢書云。楚文王滅之。楚辭亦注中。石刻云。朝議郎守尚書考功郎中知制誥昌黎韓愈撰。福州刺史元錫書。元和十年十二月九日立。

徐與秦俱出柏翳。爲嬴姓。史記秦本紀。大業之子曰大費。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柏翳二子。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本紀又曰。大廉玄孫孟戲中衍。殷帝大戊以爲御而妻之。自大戊以下。中衍之世。歸商。爲殷御。以敗桀於鳴條。是有大功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中衍會孫曰戎胥軒。軒生仲湑。殷或作商。今从石本。此篇內同。疑者別見。○秦處西偏。專用武勝。中衍會孫曰戎胥軒。軒生仲湑。周孝王以爲附庸。邑之於秦。是爲處西偏也。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爲雄。國或作諸國既皆入秦爲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債其國。而沈其宗。債。猶亡也。爾雅云。債。債也。莊子。一債一起。徐處得地中。文德爲治。文。或作又。今以上文秦用。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心。穆王名滿。左昭十二年云。穆王欲肆其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列子曰。周穆王駕八駿之乘。西征崑崙。八駿。驂。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穆子傳云。穆王見西王母。饒于瑤池之上。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遐悠遠。山川闊之。將子無死。尙能一來。天子答曰。予歸東土。和理諸夏。萬民均平。吾願良俟。比及三年。將復而野。石本無宴字。○今按無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祭。吾从杭作案云。今廟中有傳宴字不成文。以它本補。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刻。慶曆中石本亦作案。○今按賓案無理明甚。况慶曆石本。非當時物。尤不贊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足據。而左傳有賓祭字。當从諸本作祭爲是。

博物志云。偃王欲舟行上國。乃暋溝陳蔡之間。得朱弓赤矢。以爲得天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後區名爲弓。自稱偃王。江淮諸侯服從者三十六國。朱弓。一作象犀。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造父。穆王御。飛廉玄孫。長驅而歸。耳之駟。秦本紀。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得驥溫驪騊騄綠長驤歸周。與楚連謀伐徐。以史記世系表考之。穆王所與。徐不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爲徐山。鑿石爲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其字。民戴其嗣爲君如初。駒王禮記曰。鄭妻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徐之先也。章禹。左氏昭三十二年。吳滅徐。徐子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秦或作。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史或作。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太末。春秋時姑蔑也。至漢改焉。唐號曰龍丘。越絕書。姑蔑。今太末。後漢吳有龍丘葛者。隱居太末。太音。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于會稽之水。選。髮髻乎研上。南越志。生研石上。注。研與硯同。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公或作。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徐堅字元固。相屬爲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爲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于廟。思惟本原。曰。故制輜櫓下窄。切。倉胡。不足以揭虔妥靈。又丘儉切。而又梁椅赤白。彫副不治。選。期不隨。修壞落也。圖像之威。亂昧就滅。亂音鑪。玉篇。藩拔級夷。庭木禿。或作缺。然唐人多用之。姑从其舊。祈。昨。日。慢。祥。慶。弗下。日方云。供。以石本定作由。今州之羣支。羣支或作支郡。皆非是。不獲蔭庇。余惟遺紹而尸其上。不即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爲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于廟。宗鄉咸序應。鄉或作。風劇雨。民不天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社哉。耿耿社哉。或作社哉社哉。方從闕本無社字。而其不可誣。

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鑄之于石。辭曰。秦傑以顛。徐由遜縣。遜或作遷。秦鬼久飢。徐有廟存。婉婉偃王。○婉音惟。道施。之耽。以國易仁。爲笑于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歷短晉長。言或作晉。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與。方从供氏。石本作嘗。今从諸姑蔑之墟。太末之里。今衢州有姑蔑城。左傳哀公十三年。越伐吳。王孫彌庸自孤上。姑蔑。越地。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上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歿萬年。如始神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脩。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古或作死。亢。協韻若郎切。王死于仁。彼以暴喪。暴。方作常。而不言。石本。今从諸本。文追作誄。刻示茫茫。示或作石。方云石本如此。而不敢从。今亦不敢从也。

袁氏先廟碑袁滋履歷。並詳本傳。碑特其鑿耳。唐書新傳。以滋爲袁範之後。則又謬矣。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荆南以旂節朝京師。歲或作年。方云。考之史。袁滋以元。和十一年朝京師。旂或作旌。留六日。得王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少牢于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稚昧於長久。唯敬繫牢豕。幸有石。即所謂屬牲之碑。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入廟門。屬于碑。麗。繫也。如具著先人名跡。著或作錄。因爲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必屬篇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以來。或作已來。○拓音託。拔。蒲後下。或有爲字。陳公子有爲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爲袁氏。春秋世。陳常歷於楚。諸作詩。樹或作封。注見廿卷集賢院校理墓銘。高曾祖考。所以勛躬熏後。委祉于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槩有詳。而綴以詩。其語曰。周樹舜後陳。諸作詩。樹或作封。陳公子有爲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爲袁氏。春秋世。陳常歷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譜。或作可見。于譜。常居陽夏。陳陽夏。漢世徙陽國。前漢發兵拒之陽夏。注今亳州。○夏音賈。陽夏至晉屬



陳郡。或無郡字。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字。申儒。過黃。漢儒轅固齊人。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

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固曰。唱業於前。至司徒安。懷

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

德於身。袁安。後漢時。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終漢連魏晉。終。或作。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為拓拔魏鵠臚。鵠臚

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穎。新下或有安字。穎或作顯。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蓋

薨。始葬華州。墓。或作。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為曾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諱

知玄。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暉。是為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為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

事。為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而實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于朝。比三世。宜達而望。歸成後人。數

當于公。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或無再出大父字。有公字。大父。歿祭在于孫。唯將相能

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家

進于外。以立于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貞元十六年二月。自金

吾大將軍。貞元二十一年。召拜。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為宰相。以贊辦章。便章也。史記。便章。仍持節將蜀滑襄荆

為山南東道節度。九年九月。徙荆南節度。蜀謂西川。僭謂義成。襄謂山南東道。荆謂荆南。略苞

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刻。烈。或作。以教無忘。可謂大孝。詩曰。詩下或有

袁自陳分。初尚塞連。或作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忍不錮人。忍一作思。漢明帝時。安為河南尹。

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所不忍為。方云。博士轅固。司徒袁安也。按左傳陳有轅

廩塗。又有袁僑。僕有轅固轅豐。又有袁安。蓋兩姓也。杜預謂袁僑廩塗四世孫。不知何以至僕。

復出兩姓。○今按歐公集古錄。僕二老袁良碑。亦云廩塗立。收功厥後。五公重尊。安。章帝時為司徒。姓為袁。蓋轅袁古字通用。袁蓋又通作爰。亦非別為一姓也。



二十一年五月。以啓爲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容管經略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州下或無之字。容管所隸

州。林蠻洞獍。當作蠻。南方夷也。〇疑音謬。守條死。要約誓也。不相漁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

親舊朋友爲我朋。或作非是。在容九年。遷領桂州。元和八年四月。以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戶。中人使授命書。應

待失禮。客主違言。徵貳太僕。持詔賜啓。啓畏使者嚴重。即日。先五日已得詔。使者給請視。因持之

歸以聞。七月。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虔州長史。始詔五管稱建中道。不得以口饋遺。罷贛口

等使。九月丙午。中官季建章坐受啓。杖一百處死。未。貶虔州長史。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

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既葬。碣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條葉被澤。况公其孫。公初爲吏。亦以門庇。佐使于南。謂佐衛乃始已致。既辦萬年。命屏容服。

功緒卓殊。氓獍循業。〇體。張維不順隨。不順中。失署亡資。非公之怨。銘以著之。非公或作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太原郡公神道碑文。或無尚書

字八

公諱用。字師柔。太原人。莊憲皇太后之弟。順宗后今天子之舅。憲宗太師之子。太尉之孫。司徒之曾孫。日用父

顏。生順宗后。后生憲宗。憲宗元和元年。贈太師用。租曰難。元和元年。上朝太后南宮。大襲外氏。自外高

得。元和元年。贈太尉用。會租曰思敬。元和元年。贈司徒。元和元年。上朝太后南宮。大襲外氏。自外高

王父而下。至外王父。咸冊登公師。事載之史。高王上或。皇太后昆弟。唯公一人。子顏二子。重榮官至於是特拜

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少詹事。時。或作未三月。因遷大詹事。賜勳上柱國。爵封郡公。國於太原。益掌廐苑之事。公起

中度。士下或無。與官耆事。滋久愈謹。與或作與。皆或作嗜。方云。皆音指致也。詩。耆定爾功。國由是

朝廷推賢。所處號治。轉少府監。太子賓客。別職仍初。仍或作如。方以館杭本作初。○今按仍即如

騎常侍。兼右金吾大將軍。皆以選進。不專爲恩。專下或有。十一年秋。將以八月葬莊憲太后。元和十一年三月。

懷。前一月王申。以疾告薨。春秋四十有七。上罷朝二日。爲位以哭。贈工部尚書。十一月王申。葬于萬年縣落女

原。落女或作樂安。夫人河南胡氏。號太原郡夫人。有子六人。女子一人。葬得日。公之姊壻京兆尹李脩。或作脩。考舊

謂太子右庶子韓愈曰。子以文常銘賢公。卿。常或作章。今不可以辭。應曰諾。而爲銘曰。

有蟪氏國。實出炎軒。按史記。軒轅黃帝娶西陵之女。曰嫫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曰元暉。曰昌意。

音喬。又蜀塗莘摯。史記。黃帝之少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高陽。有聖德。立爲帝。是爲顓頊。禹

任。蓋摯國任氏之中女。詩曰。摯仲氏任。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娶莘國之長女曰太姒。

詩曰。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漢女維莘。列女傳。湯妃有莘氏之女。生仲任。外丙。又云。太任文王

之母。摯仲氏之中女。王季娶以爲妃。○摯音至。莘一作華。非是。正妃之門。孰驪其川。不羨其源。王氏周冑。王氏晉之後。官封繼繼。上繼

作相。實生聖女。以母唐帝。公惟后季。天子吾甥。吾。或作其。非是。卑躬慎德。不與寵橫。方年未老。后哀猶新。如何不惠。

而殞其身。刻文茲石。久載攸存。攸。方作猶。○今按文理當作攸。又上句已有猶新字。不應重出也。

卷二十八 碑誌五

曹成王碑。曹成王碑造語。法子雲也。退之性不喜書。然嘗云。凡爲文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永隆元年十月。明坐與太子

州都督謝祐通殺之。二子俊嗣王。南州別駕榮爲黎國公。垂拱四年。並遇害。神龍初。以俊子胤爲

嗣曹王。後備自南還。詔停胤封。而封備。備卒。開元十二年。復封胤。胤卒。子戡嗣。位左衛率

府中郎將。子臯嗣。是爲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曆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

民伍得聞走蜀從天子。或無得字。或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衛下或有轉貳國子秘書。水監

使者三遷至秘書少監。王生十年而失先王。開元二十一年。父戰卒。哭泣悲哀。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痛下或有委已於學。稍

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持身或作將身。斬斬由

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剗於兵。謂爲兵所剗也。郡早飢。民交走。死

無弔。交或作皆。○今按唐人語多用交字。如陸宣公奏議。云交賊物驟交下不存。解者之類。意猶曰。即今云爾。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拊鎖。擴門。○拊音剖。擴。一

作。悉棄倉食與民。活數十萬人。活下或有者。奏報。升秩少府。或無報字。府下或有監字。時大饑。有官

候上旨。臯曰。人日不再。食且死。安暇稟命。若我一身活數千人命。利莫大焉。莫欲行賑救。據吏叩頭。乞

於是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天子嘉之。答以優詔。就加少府監。與平袁賊。寶應元年

卒。與及也。詔河南道副元帥李光弼討之。四月。臯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兼。方作處云。考

王本以温州長史行刺史事。今兩奏功。而得處州別駕。又不行州事。則於地望事體。皆爲左降矣。以

事理推之。不應如此。疑方本誤。而諸本作兼者爲是。蓋以舊官仍兼本州別駕以寵之。爾。下文又云。以

部告無事。則謂温州前此早飢。而今始無事也。又云。遷臯于衡。則是自行刺史。遷真于衡。真或作法

事。而爲真刺史也。其間不應復有處州一節。明矣。舊史亦承集誤。不足爲據。遷真于衡。鎮。或作法

成令脩。治出張施。或作聲。聲生勢長。上。觀察使噎媚不能出氣。時辛京果爲湖南觀察使。○噎。誣以過犯。御史

助之。或作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于衡。或無于字。大曆十二年四月。貶吏部侍郎楊炎爲

相。炎還。以直前謫。或無前字。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治。或作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

則馬說爲非是。國良只稱良。猶南蠻雲只稱雲。李光顏只稱顏也。下文亦可併考。○今按文勢。則馬說爲是。虛使亦古語。新史所載。疑亦以碑語料其如此耳。今从馬說。但國良初見。當全書二名。其後乃可單出。如雲雲光顏。亦先全書。後乃單出也。良以武岡叛。成衆萬人。成或作。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帥湖南。建中元年四月。以將五萬士以討夏爲事。王至。則屏兵投夏以害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爲孤。南。畢爲湖南觀察使。以將五萬士以討夏爲事。王至。則屏兵投夏以害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爲孤。史作首。鼠王卽假爲使者。從一騎蹕五百里。○碑。勅抵夏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夏降。夏今安在。夏不得已。錯愕迎拜。○碑。或作在。方云。集韻愕逆各切。相偶驚也。或作盡。緣作邊。後漢塞。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還。貴或作。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建中二年。畢丁母艱。奉喪度使梁崇義反。乃授畢起復。升秩散騎常侍。或無常侍字。明年。李希烈反。四。或無李下。選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建中三年十月。淮寧軍節度使李希烈。命至。王止出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紅。方作洪。州或作南。方云。考新舊史皆作洪。○今按洪州。卽江西帥治所。若只大選洪州。乃是未曾出門一步。無足書者。選兵江州。蓋爲北向進討之勢。故其下文。遂攻贛州。道里亦便。史承集誤不足據。當从諸本。作紅爲是。不然。王親教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搏。新書作團。方云。羸越之。則以州爲南。猶勝作洪州也。○紅。直略切。王親教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搏。新書作團。方云。羸越之。馬大年皆曰作羸。非是。羸。謂秦也。越。謂勾踐伐吳之兵法也。○今按搏。徒官切。團也。楚辭云。置果搏兮。古字通用。而新書从今字也。然秦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勾卒之文。不知諸家之說何所據。唯蘇氏古史見之。則恐或是反用此碑語也。搏或疑是搏字。亦未可據。但搏力無理。其誤無疑耳。或疑杜牧之有以力搏力之語。然杜後出韓公。搏或疑是搏字。亦未可據。但搏力無理。其誤無疑耳。子農戰篇。凡治國者。與民之數。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一以搏之。又曰。搏民力以侍外事。然後惠可以去。而王可致。則搏力知其爲秦法也。左傳哀公十七年。越子伐吳。與子繁之笠澤。夾水而陣。越子爲左右屯卒。杜預注云。勾卒鉤伍。曹誅五昇。五或作伍。昇或作卑。方云。曹五字。見馬融廣相著。別爲左右屯卒。則勾卒知其爲秦法也。左傳哀公十七年。越子伐吳。與子繁之笠澤。夾水而下大也。音班水名。或云音昇。然集韻所無。新書畢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團力法。聯其賞罰。弛張如一。卽約此。艦步二萬人。艦。繫敵船。碑。上。以與賊遇。吾故切。遇也。義見二。噉鋒蔡山蹄之。噉。碑語而爲文也。艦步二萬人。下重板曰艦。音艦。上。以與賊遇。吾故切。遇也。義見二。噉鋒蔡山蹄之。噉。

舉遺。遺記。無幾矣。路僵也。時希烈兵欄廣濟之蔡山不可攻。畢學立西取蕪州。引舟師沿流而上。賊聞以壩砲保柵。悉軍行江北。與畢直。西去蔡山。三百餘里。畢遣步上蔡登舟。順流而攻蔡山。切之。○礮，楚快斫之黃梅。畢既拔蔡山，聞一日。賊救至。遂大敗。乃取蕪州。降將李良大驍長平名。○礮，如又切。一音柔。地鑛廣濟。說文。鑛。兩刃木柄。可以刈草。披斬春。抵。舉也。斬者。亦斬業切。又行趾汴川地。以水歧流也。○說音紫。以側駕切。汴川一作攸水。非是。還大膊斫水界中。或無中字。左成二年。殺而膊諸城。按安三縣。按其州。斬爲刺史。拔或作謀。或作殊。馬本作詠。左傳云。注。膊。傑也。音博。又音柏。安州。今漢陽。陽縣名。屬沔州。○筴。古安州也。興元元年七月。畢遣伊慎王傳。將兵圍安州。州城阻。潁水爲固。攻之累不下。希烈遣標期劉戒虛。以步騎八千援之。畢命李伯藩分師迎擊于應山。俘之。後下安州。斬其刺史王嘉祥。光之北山。山有光山縣。無北。陷隨光化。二縣名。並屬隋州。○陷。他合切。指其州。摧或頌。散毛族。韋羽羣。李賢曰。韋。十抽一推者。後山談叢云。唐令。民二十成丁。以下爲推。宋次道云。推古肅切。字从手。卽古攬字。推也。崇高宗諱而闕耳。呂緇叔云。推者。推也。獨髻爲椎。蓋傳寫誤耳。唐人初不諱嫌名也。陳以昌說爲是。按史記漢書陸賈傳有韃結字。注讀爲椎髻。故唐令以椎爲未冠之褻。此云十抽一推者。十推而取其一以爲兵。卽杜詩所謂無丁而選中男者也。然唐志但云十六爲中。而無椎字。會要亦然。未詳其說。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屬或作厲。○今據屬鄉。當屬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六縣。黃三縣。隋四縣。凡十七縣。僖止書其取蕪安黃隋。故云四州十七縣。公又書沔州漢陽以川二縣。故云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買不變。民下或有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尙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貞元元年四月。以畢爲荆南節度使。三年閏五月。以畢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車駕幸梁州。希烈北取汴鄭。建中四年十二月。東略宋。圖陳西。取汝。薄東都。毫。非是。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昨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亡或作士。非是。○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

恆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究無所宿。一吏。方以抗蜀本作吏一云。用吉如辰辰體也。使令疑衍一字。宿上或無所字。非是。○今按方說。一字是也。但因沈存中說吉日辰辰一句。遂更不問是非。每有訛舛。悉以遷就。如此以一吏爲吏一。則無理之尤耳。究或作尤。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彥將慎將鐔將潛。皆盡其力能。任至曆九年。或作任馬。李伯藩也。時馬彥掌幕府。故不言將。今从之。借盡其力能。一作借能盡。鐔右僕射。貞元八年。其功。借上或有王字。其力。方作力其。非是。○今按能字。合在盡字上。鐔右僕射。貞元八年。鐔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貞元五年。道古登第。憲宗卽位。以鐔古第遷。刺利隨唐睦徵爲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元和八年十月。自宗正卿除。朝京生。政命觀察鄂岳。蕲沔安黃。師。以爲六州。鄰國練觀察使。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蕲安黃。寄惠未亡。或作其。今余亦受命有事于蔡。授。或作授。而四州適在吾封。州或作邑。四州。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羣古。道古。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詩或作請。或無辭曰。太支十三。曹於弟季。弟或作或。或亡或微。曹始就事。微或作微。二或字並作既。或無下一句。曹始封於貞觀也。皆遷降。曹之祖王。畏塞絕遷。曹。方作明。宋景文云。豈有爲人作銘。而名其祖者。當作曹。方云。明許其義。畏如畏厭弱之畏。遷如其行塞之塞。言見殺於開塞之中。而封絕於遷謫之時也。○今按銘文四字。未近是。而別圖云。明從黔州都督。則不知明但從黔州。而爲都督所殺。徐誤以都督屬上句也。方說零王黎公。不聞僅存。按新史明子俊嗣王。儼家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後。明少子備自南還。詔停胤而封備。備薨。復封胤。所謂子父易封也。胤薨。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峻功。蘇子戡嗣。自備至戡。所謂三王守名也。枯弱彊。跟其姦猖。蘇枯弱彊。或作吹枯蘇彊。以報于宗。以昭于王。或無此。王亦有子。或云。語下脫一句。句用韻。劉昌裔王仲舒碑可見。○今按劉碑脫句。前已論之。不可爲法。王碑雖處王之所。唯舊之視。可爲例。然彼文從韻協。無可疑者。而此篇下文。亦不可曉。不知其果然否耳。



蹶蹶陸陸。○蹶。居衛切。詩。夏士蹶蹶。下陸字。方作蹶云。陸陸。猶階而升也。○今按方說實取  
蹶蹶陸陸。無理。作陸陸則韻協。故且从之。然其義亦不可曉。大抵此篇多不可曉。今姑闕之。實取  
實似。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息國夫人墓誌銘其曰葬河南河陽。以其事乞銘於其鄰

貞元十五年。靈州節度使御史大夫李公諱樂。貞元九年十二月。靈州節度使杜希全卒。十年正月。以本

守邊有勞。詔曰。樂妻何氏。可封息國夫人。元和二年。李公入爲戶部尚書。薨。夫人遂專家政。公之男五人。女二人。

而何氏出者。二男一女。夫人教養嫁娶如一。雖門內親戚。不覺有纖毫薄厚。御僮使。僮下或有僕字。非是。治居第生產。皆

有條序。居卑尊閒。卑尊或作尊卑。無不順適。命服在躬。承祀孔時。年若干。元和七年甲子日南至。以疾卒。明年八月庚

寅。葬河南河陽。夫人曾祖某。絳州刺史。祖某。潞州別駕。父某。晉州錄事參軍。二男。戴。左威衛倉曹參軍。倉或作成

左清道率府錄事參軍。戴強以肅。成敏以和。或無戴下八字。女子嫁與元參軍鄭博古。將葬。戴與成以其事乞銘於其

鄰韓愈。愈乃爲銘曰。

男主外事。治不爲易。主或作女。非是。施于其家。難甚吏治。難或作甚。非是。又况公侯。族大而貴。夫人是專。厥聲惟懿。昔在

貞元。有錫自天。錫或作惠。方云。蓋啓封備服。以疇時勳。時或作以國封言之。非也。婉婉夫人。有籍宮門。克承其後。以嫁以婚。隨

葬東上。在河之陽。遙望公墳。而不同藏。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王荆公云。恨之善爲銘。如王適張微銘尤奇也。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取下有字。或作

○戾。力結切。契。詰結切。字本作與。風俗文曰。與多節目。謂之與與。方言作讓。賈誼傳與  
詬亡節。○今按取下有字。當屬上句。言功業可指取而有之。名節可以戾契而致之也。不然。則當

而。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熱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門下或無上初卽位。謂憲以四科募天下士。元和元年四月。試博學鴻詞。達於教化科。才軍謀宏遠。堪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卽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任將帥科。君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卽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據。李惟簡。憲宗時爲金吾衛大將軍。年少乃踏門告曰。踏或作路。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張去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卽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元和六年五月。以惟簡爲鳳翔節度使。君隨往。政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闕。鄉南山不顧。弘農胡縣有園。注云。闕字本從曼。其後轉訛。耳。○闕音聞。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比上或有日發書問訊。願不可強起。不卽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或無疾。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卽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或無高女二字。非是。○今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更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徵曰。吾以齟齬窮。下或有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卽設媒。媒曰。吾明經及第。且選卽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姬謝。諾許白翁。諸許或作翁。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姬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大或作文。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幸而聽我行其謀。行或作翁望見文書銜袖。或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毫

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枉車馬也不可使守閭淮南子杜不可以捕齒。後不可以持屋。馬佩玉長裾。畏或作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或作顯。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夫人馬暢之妻。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亳州城父丞序之孫。吉州刺史徹之女。嫁扶風馬氏。爲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馬俊字陶三年。拜司徒侍中。十一。少府監西平郡王贈工部尚書之夫人。俊二子。彙。暢。暢元和五年。贈太傅。諡莊武。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序或作緒。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內外親戚曰。親下或有盧某舊門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聞教訓。有幽閒之德。爲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祥。夫人適年若干。或作十。入門而媼御皆喜。既饋而公姑交賀。克受成福。母有多子。爲婦爲母。莫不法式。天資仁恕。左右膝侍。常蒙假與顏色。人人莫不自在。杖婢使數。未嘗過二三。雖有不懌。雖下或無字。未嘗見聲氣。元和五年。尚書薨。夫人哭泣成疾。後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祔于其夫之封。長子殿中丞繼祖。孝友以類。子下諸本有教字。或作教。

作教。是本作長子繼祖。殿中丞孝友。嗣。類本或孝友上有承考二字。方云。此碑謂少府監者。馬暢也。楊子繼祖。公嘗誌其墓。新舊傳。暢只有此一子。世系表。煥之子彙。暢之子教。暢子亦只有繼祖。豈繼祖先名教邪。或教字當刪。○今按馬少監墓誌云。君諱繼祖。則方說得之。仍當更从是本。刪教字。但以其兄弟連名考之。則又疑作教爲是。而其下或有承考二字者。乃言故能繼北。承少。而孝友似之也。少監志云。諱繼祖。或是反用此志誤本補足。而葬有日。言曰。吾父友惟韓丈人。視諸孤世系表又承集誤。然不可考。姑从是本。而并著其所疑如此云。葬有日。言曰。吾父友惟韓丈人。視諸孤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讀曰。嘗聞乃公言。然吾宜銘。銘曰。

陰幽坤從。維德之恆。胡登出爲辨強。乃匪婦能。淑哉夫人。夙有多譽。來嬪大家。不介母父。或作父。有事賓祭。酒食

祇飭協于尊章。畏我侍側。章或作卑。發廣川王傳。背尊章。顏注猶言舅姑也。作卑非是。及嗣內事。亦莫有施。齊其躬心。小大順之。夫先其歸。其室有丘。按下文有合葬字。作夫先爲是。其室或作有室。合葬有銘。壺葬是收。○虛。苦本切。宮中道詩室家之虛。

##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李君。名虛中。字常容。其十一世祖冲貴顯拓拔世。舊注云。據元和姓纂。虛中乃冲八世孫。父憚。河南溫縣尉。娶陳留太守薛江童女。生六子。君最後生。愛於其父母。年少長。少或作以。或無少字。喜學。學無所不通。最深於五行書。今世有李虛中命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王相。或作相王。並去聲讀。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其說汪洋奧美。或作義。關節開解。萬端千緒。參錯重出。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卒。○切。星官曆翁。莫能與其校得失。進士及第。虛中登第。試書判入等。補秘書正字。祕書下有省字。或母喪去官。卒喪。選補太子校書。河南尹秦疏授伊闕尉。佐水陸運事。貞元十六年九月。以張式爲河南有省字。故宰相鄭公餘慶。繼尹河南。以公爲運佐如初。元和元年十一月。以宰相武公元衡之出劍南。元和二年十月。以宰相監察御史。今諸葛武侯碑陰。元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題名有觀察使推官。未幾。御史臺疏。言行能高。監察御史。遷行李虛中在焉。其碑裴度時。爲元衡書記所作。不宜用外府。卽詔爲真御史。半歲分部東都臺。遷殿中侍御史。元和八年四月。詔徵既至。宰相欲白以爲起居舍人。經一月。疽發背。六月乙酉卒。年五十二。其年十月戊申。葬河南洛陽縣。距其祖澠池令府君僑墓十里。虛中。史記。秦王與趙王飲。子嗣地。○繩音浪。君昆弟六人。先君而歿者四人。其一人嘗爲鄭之滎澤尉。嘗或作信道士長生不死之說。既去官。絕不管人事。故四門之寡妻孤孩。與滎澤之妻子衣食百須。皆由君出。自初爲伊闕尉佐河南水陸運。

使。俾兩使。經七年不去。所以爲供給教養者。及由蜀來。輩類御史皆樂在朝廷進取。君獨念算稚。求分司東出。嗚呼其仁哉。君亦好道士說。於蜀得秘方。能以水銀爲黃金。服之冀果不死。將疾。謂其友衛中行大受韓愈退之。或謂作爲。曰。吾夢大山裂流出赤黃物如金。左人曰。是所請大還者。今三矣。三下或有年字。君既歿。愈追占其夢曰。山者良長爲青裂而流赤黃。疽象也。大還者。大歸也。其告之矣。妻范陽盧氏。鄭滑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羣之女。羣字戴初。范陽人。貞元十六年四月爲義成節度使。與君合德。親戚無返一言。退一或作一退。或疑無字在退下。男三人。長曰初協律。或無協字。或疑次曰彪。其幼曰還。適三歲。女子九人。銘曰。

### 卷二十九 碑誌六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董儼卽晉之子也。史附晉傳。謂討王承宗爲行營糧料使。坐盜軍資。徙封州。至長沙。賜死。諡不諱其事。止曰死湘中。諱之也。公許有送董儼壙陸楊云。我實門下士。力薄餉與蚊。受恩不卽報。永負湘中墳。謂儼流封州。死湘中也。公嘗佐董晉幕中。觀其銘辭。意在言外。既微而顯。誠太史氏之筆哉。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隴西公。董晉也。生四子。全道。全儼。全素。全銘。儼。卽全儼也。十九歲明兩經獲第。有司沈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賓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父子閒自爲知己。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大或作作。臻宰相。致平治。終始以禮。號稱名臣。晨昏之助。蓋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師下或無年考益高。挈持維綱。鋤削荒類。不能無賴。音素。賴或作頑。納之大和而已。其囊篋細碎無遺漏。繫公之功。上介尙書左僕射陸公長源。長源字詠之。是歲八月。自前齒差太師。

標望絕人。聞其所爲，每稱舉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廷。於或作及來佐幕府。司郎中爲檢校吏部

郎中觀察判官。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全部員外郎度支判官。詔門請交。屏所挾爲所挾。太師薨。貞元十五年始以秘書郎遷參軍京

兆府法曹。選或作曰伏階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屢黜已見。大或並歲中奏爲司錄參軍。與一府政。與音以能

拜尙書度支員外郎。遷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恆州。咸傳。改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爲糧料使。元和四年十

中尉吐突承璀爲鎮州行營招討處置使。征王兵罷。元和五年七遷商州刺史。糧料吏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

承宗。以懷及于皐。謔爲東道行營糧料使。因。方作頌云。懷安國傳。由此顯結於懷。當用此。公不與吏辨。一皆引伏。受垢除

於公。因徵下御史獄。義。○今按此召與發耳。與方所引者不類。當只作因。公不與吏辨。一皆引伏。受垢除

名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十二日死。湘中。年四十九。州下方本無年月日。自於湘中下云。年若千。今以是本

二年糧料吏有忿爭相告言。五月。漢軍議皆坐減數千緡。勅貸死。流羣議。春州。漢封州。行至潭州。並遣中使賜死。權德輿傳亦云。遣漢于皐。謔以運糧使盜軍資。流羣南。憲宗悔其輕。詔中使半道殺

之。明年立皇太子。有敕令許歸葬。元和七年七月。立憲王。其子居中。始奉喪歸。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葬於

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附。公凡再娶。皆鄭氏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正。惠而早死。次曰

居中。好學。善爲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下或有。曰居敬。尙小。長女嫁吳郡陸暢。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

素。孝慈友弟。公坐事免。同官令歸。公歿比葬三年。哭泣如始喪者。大臣高其行。白爲太子舍人。將葬。將葬下。方

以上文考之。無者爲是。然世永表。全素太子中書舍人。通典。中舍。一云中書舍人。又安知全素

不自舍人遷中舍邪。○今按中字。有則前後皆當有。無則皆當無。不應前無而後有也。審如方說。此志亦必是未遷時作。況它本自有無中。舍人與其季弟澥。問銘於太史氏韓愈。元和八年正月。公爲

字者。今姑从之。不必曲爲之說也。舍人與其季弟澥。問銘於太史氏韓愈。元和八年正月。公爲

爲之銘。辭曰。物以久弊或以輟毀。○韓音考致要歸。孰有彼此。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

以詩名。唐人皆以詩稱之。

貞曜先生孟氏

與往來者。咸來

使來弔。告葬期。

人或作尹。且來商

銘曰。不則無以。

郢而卒。先生生

及其爲詩劇目

腎胃腎或作皆  
棺也。廣韻

傳。末殺災異

年幾五十始以

尉字。○漂音西

故相鄭公尹弼

到親拜其母於

擊其妻行之興

在江岸縣。湖





元年對詔策拜右拾遺。元和元年四月。應材識兼茂明於體。二年兼職史館。兼史館修撰。四年遷右補闕。詔中貴人

承瑞。七罪。切。將兵誅王承宗河北。君奏疏諫。召見問狀。有言動聽。其後上將有所相。不可於衆。君與起居舍人李約

交章指摘。事以不行。五年遷起居郎爲翰林學士。愈被親信。有所補助。權公既相。君以嫌自列。元和五年九月。德與同平章事。

都以嫌自列。守改尚書考功員外郎。復史館職。宰相高選世族。故杜琮尙時陽公主。然帝猶謂不如德與

本官起爲郎。因拜爲考功員外郎。復史館職。宰相高選世族。故杜琮尙時陽公主。然帝猶謂不如德與

之得都也。因拜爲考功員外郎。復史館職。宰相高選世族。故杜琮尙時陽公主。然帝猶謂不如德與

翰林。元和八年。德與罷相。一。九年以疾罷。尋遷祕書少監。元和九年。以疾辭內職。即閑於郊。縣。閣下

或有居十年正月。病遂殆。甲午。輿歸。卒於其家。贈絳州刺史。晁本有上五字。本或繫。年四十。男子二人。長曰某

早死。次曰天官。始十歲。傳云。子虛字賢府。喪父始十。有至性。聞呼父官。與聞弔客至。輒號泣以絕。女子一人

夫人天水權氏。贈太子太保。貞孝公臯之承孫。承孫字。故相今太常德輿之女。胤慶配長。是似是宜。是以。○方作

按是似是宜承上句。言胤慶而似。四月己酉。其兄右拾遺明。以喪東葬河南壽安之甘泉鄉家。塋憲公墓側。或

作。將以五月壬申窆。彼驗。謂愈曰。子知吾弟久。知或作與。敢屬以銘。銘曰。

於古風。襮順而裏方。詩繡衣朱襮。謂衣領之在外者。於下或有乎字。○今按上篇四言。不。不耀其章。其

剛不傷。戴美世令。言。戴前人之美。而世其令德也。○年再不羸。惟後之成。

唐故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張府君卒葬之年月日。誌皆不書。以公祭文考之。公時在京師。

尙書虞部員外郎安定張君。諱季友字孝權。年五十四。病卒東都。明年。明下或無年。兄子塗與其弟庾拔等。或作

庚戌。護柩歸葬長安縣馬額原。夫人北海唐氏之封前事。途進韓氏門。伏哭庭下曰。叔父且死。幾於不能

宦或作官。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或作論。○今按名訟。贈右散騎

常侍。公少好學問。始爲兒時。重遲不戲。○鍾音恆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干邊將不售。入三蜀。從

道士游。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歎。雖不卽降。約其徒不得爲虐。唐史呂喬傳云。入蜀楊琳琳

夏州。歲月相遠。惠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沈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環招起之。按新傳。曲環方

琳事詳見在寧傳。爲環檄李納。建中二年六月。平盧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卒。子納自稱留後。指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恆魏皆疑惡氣。惟謂成德節度使

博節度使。環封奏其本。德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寧陵襄邑。宋州。二縣並屬擊李希烈。陳州城下。興元元年

李希烈遣將翟宗暉。悉衆圍陳州。宋毫節度使劉洽。遣龍右衛州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公因爲陳許

節度使。出環將兵二萬救之。十一月。敗崇暉於州西。擒之以獻。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公因爲陳許

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說。咨公以城守

說或作脫。所以能擒誅叛將。擒或作擒。○今按此謂安國寧謀以爲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圖解。拜陳州刺

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爲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

日。領騎步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

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代說爲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爲相傷。少誠更有來犯者。捕得縛

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慙其軍。公諱李鄴亦曰。尹慙其庭中人。僕賈益爲吳相。告歸。道逢丞

人。語出此耳。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何問。何或作呵。僕賈道傳。大體大何。衛紹傳。

亦非是。○今按通志論云。陳利兵而誰何。顏曰。何卽問也。何上或有可字。往云。問之曰。此爲誰人。何人也。亦此義。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右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

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卽罪。詔還京師。始昌裔代說爲節度

也。憲宗惡其自立。

欲召之。而重生變。宰相李吉甫曰。陛下乘人心愁苦。可召也。遂以韓臯代。卽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之。至長樂驛。知帝意。因稱風眩臥第。歲中卒。史與誌少異。誌爲之諱耶。卽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且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勅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爲恭。卽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某下或有日上爲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卽弔其家。卽下或有明年某月某甲子。華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音聲。不大爲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鄒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朴直忠厚。便弓馬。便。或作使。非是。爲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與擇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楚辭屬而不爽些。注。楚人。我銘不亡。後人之慶。慶讀若兗。雖驥榮。沈存中云。古人諧聲。如慶字多與章字協韻。孝孫有慶。萬壽無疆。黍稷稻粱。農夫之慶。是也。集韻並入平聲。

卷三十 碑誌七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其弟中行。字大受。貞元九年第進士。至是爲兵部郎中。元和十年也。公此誌。自與其弟中行別。下至可餌以不死。造語雄奇。所謂

唯陳言之務去者也。

君諱某。字某。或作諱之。玄。字德微。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某之子。某。或作晏。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某。或作璿。按元和姓次中立。次中行。汪彥章云。王仲信本謂北衛中立墓誌。中立字退之。非之玄也。家世習儒。學詞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來。君獨不與俗爲事。不下墓。或有與字云。讀去聲。非是。或疑此與字當作以。更詳此。樂弛置自便。弛。或作施。父中丞薨。旣三年。與其弟中行別。曰。若旣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進士。貞元九年。中行登第。續開成宗唯服任遂功。爲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自贊。或

貴作實。○賈音。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燒爲黃金。○燒。於可餌以不死。今於若巧我。我即去。遂踰嶺。○峴。一作泥。南出。藥實不可得。以于容帥。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可一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爲黃金。而佐帥政府。以功再遷監察御史。帥遷于桂。元和八年四月。以從之。帥坐事免。是歲七月。啓以罪。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使謂君曰。十二月以馬總爲。幸尙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翼。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某。景微。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某縣某鄉某村。附先塋。某縣某鄉某村。諸本作。時中行爲尙書兵部郎。或無於字。郎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嗟惟君。篤所信。○信音新。漢武悼李夫人賦。申以信。要無有。弊精神。以棄餘。賈於人。○賈音。脫外累。自貴珍。來訊世。述墓文。

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貞元十九年。公與張君同自監察御史以言事黜。張爲郴州臨武。公爲連州陽山。二年俱徙江陵。至是張卒。公既誌其墓。又文以祭。且及銘墓之意。可謂厚矣。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守。本鄭所并陳之留邑。以別之。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開置十道採訪處置使。數歲卒官。皇考諱郁。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或留。故加陳。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爲校書郎。署貞元二年。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幸臣所讒。幸臣。李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爲縣令南方。時三人俱爲監察御史。貞元十九年冬。三年。逢恩俱徙。擢江陵大赦。張與公俱量移江陵。半歲。嘗管奏君爲判官。貞元二十一年八月。路超爲容管經畧使。表署判官。

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

貞元二十一年十月。李鄩爲京兆府司錄參軍。

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促

促。就哺齋。揖起趨去。無敢闕語。

促促或作旦旦。促如齟齬之聲。本或作疑疑。闕或作聞。

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辦或作幹。京兆改

鳳翔尹。以節鎮京西。

元和二年二月。以鄩爲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表署爲判官。

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爲觀察使判官。帥他遷。元和四年。

三月。以鄩爲

江東節度使。

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尙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諸本無識字及

下祿字。

而云是本或作比二字。阿或作說。O今按鄩公嘗疑此上

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

或無不訴字。

牛以大耗。又多抽生爲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爲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

音下有

事字。或無視事二字。

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史或作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

待州。折民戶租歲徵縣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

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譟爲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尙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

曰。刺史可爲法。

疑必有脫誤。或不可貪官害民。留噤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史或作

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

即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爲於京師。聞竟閉門死。年六十

二字。

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

昔或作者。李遜止襄陽

送行詩有著作郎張君。

愈前與君爲御史被讒。俱爲縣令南方者也。最爲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資之違。以不久生。

以一作而。一唯其頽頽以世厥聲。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一本上有唐故字。度下有觀察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戶部尙書贈

尙書左僕射字。

李惟簡父寶臣。見藩鎮傳。誌所載多與傳合。

公諱惟簡，或作某。字某司空平章事贈太傅之子。太傅李寶臣。本太傅初姓張氏，故范陽張鐵衛畜之爲僞。肅宗時舉恆趙深冀易定六州戰卒五萬人馬五千匹以歸聽命。天子嘉之，賜姓曰李，更其名寶臣。名下或有立其軍號之曰成德。由是姓李氏。寶應元年十一月，志以爲僞恒陽節度使。擢其所管五州。降于河東節度。太傅號之曰成德。由是姓李氏。使辛雲京以志志爲成德軍節度使，仍統其所管州。賜姓李，名寶臣。寶臣，字某。建中二年正月，寶臣卒，贈太傅。公兄弟讓嗣。寶臣三子。惟公竟棄其家，自歸京師。及兄死家覆，有司設防守，惟岳叛。惟簡以家僮票士百餘，奉母鄭歸京。建中三年閏正月，成德兵馬使王武德宗如奉天守卒出，公即馳歸與母韓國夫人俊殺惟岳。傳首京師。德宗拘惟簡於客省，防伺甚峻。德宗如奉天守卒出，公即馳歸與母韓國夫人鄭氏拜訣，屬家徒隨走所幸道，與賊遇，七鬪乃至。建中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惟簡將赴難，謀於鄭。鄭手，爾入朝。未識天子，不能效忠。吾不子決矣。督其行曰：有功，遷太子諭德。加御史中丞。帝見惟簡兒能死王事，吾不朽矣。乃斬關出道，更七戰，得及行。有功，遷太子諭德，加御史中丞。帝見惟簡拜太子諭德，累遷禁軍將軍。從渾瑊，率師討賊。頻戰屢捷。加御史中丞。從幸梁州，天黑失道，識焦中人聲，得見德宗於盤屋西。蓋屋，雍縣名。音輔。屋音望。義見二十上曰：卿有母，可隨我耶。何。或作曰：臣以死從衛，及幸還，錄功封武安郡王。或作公。五卷與元少尹基誌銘。上曰：卿有母，可隨我耶。何。或作曰：臣以死從衛，及幸還，錄功封武安郡王。或作公。當作王。號元從功臣。四月，詔奉天隨從將士，並賜號元從功臣。圖其形御閣，而以神威將軍居北軍衛。還左神威衛大將軍。久乃加御史大夫。丁韓國憂去官。累遷神威大將軍，加工刑二曹尚書。天威統軍。又改戶部尚書。金吾大將軍。元和初，檢校戶部尚書。改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有長上萬國俊者，上或作尙。新史蜀本作上。○今按長上。以軍勢奪與平人地，吏憚莫敢治。及公爲金吾，與平人曰：久聞李將軍爲人公平，庶能直吾屈。即齋縣牒來見，公發視，立杖國俊廢之。以地還與平人。聞者莫不稱歎。於是天子以公材果可任用，治人將兵，無所不宜。元和六年，即以公爲鳳翔隴州節度使，戶部尚書兼鳳翔尹。五月，以惟簡爲鳳翔隴州節度使。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吏不得息。公以爲國家於夷狄，當用長算，邊將當承上旨，謹條教，非是。蓄財穀完吏農力以俟，不宜規小利，起事盜恩，禁不得

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鑄鉏鉏。鉏。詩。序乃錢鉏。注。田器也。鉏。大鎌也。鉏。大鋤也。○鉏音博。以給

農之不能自具者。丁壯與勵。與。或作。勉。山監切。又所鑑切。鉏。陟初切。又仕租切。鉏。陟玉切。以給

七里。有褒谷。南口日褒。北口日。船循渭而下。首尾相繼不絕。十三年。公與忠武軍節度使司空光顏。李光

斜。選右界褒斜。○斜。余遮切。船循渭而下。首尾相繼不絕。十三年。公與忠武軍節度使司空光顏。李光

邠寧節度使尙書劍。郭。俱來朝。上爲之燕三殿。唐德殿有三張百戲。公卿侍臣咸與。音。既事勅還。公因進

曰。臣幸得宿衛四十餘年。或無得。今年老斥外任。斥。或作許。不勝慕戀。願得死羣下。天子加慰遣焉。還鎮告疾。

其夏五月戊子薨。年五十五。訃至。上悼愴罷朝。遣郎中臨弔。贈尙書左僕射。以其年十一月景申。丙申作景。葬

萬年鳳棲原。萬年下。或。有縣字。夫人博陵郡崔氏。河陽尉鎬之孫。大理評事可觀之女。賢有法度。賢下。或有。公有四子。長

曰元孫。三原尉。次曰元質。彭之蒙陽尉。曰元立。興平尉。曰元本。河南參軍。皆愿敏好善。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

日。嗣子元立。與其昆弟四人。請銘於韓氏曰。先人嘗有託於夫子也。愈曰。太傅功在史氏。記僕射以孤童囚羈京

師。或無記字。童下。或有子字。○今按。種方進傳無者爲是。卒能以忠爲節自顯。取爵位。立名績。使天下拭目觀。父母與榮焉。既忠又孝。法

宜銘。或無法。銘曰。

太傅之顯。自其躬興。僕射童羈。孰與之朋。遭國之難。以節自發。致其勤艱。以復考烈。孝由忘立。爵名隨之。銘此玄

石。維昧之詒。

唐故中散大夫少尉監胡夏公墓神道碑。此篇从方氏石本。疑者別出。○蜀本注。牛僧孺撰墓志。良者。韓之門人。張籍妻父也。○今按。方本無中散大夫。良五字。又它神道碑不著墓字。唯此有之。亦變例也。

少府監胡公者。諱珣。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明年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八月或作七月。無十四日字。夫人天水趙氏



稱焉。其子逞、迺、巡、遇、述、遷、造。或無通字。或無巡字。與公增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之族出行治。歷官壽年爲書。出下文或

二字。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請爲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曰。胡姓本出安定。

後徙清河。於今爲宗城。屬貝州。河下或有複出清河字。宗城。縣名。武德九年屬貝州。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材徵爲麟臺正字。垂拱元年

二月。改秘書省爲麟臺。父宰臣用進士卒。官平陽冀氏令。或無官字。贈潭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勸學。立節概。勤。或作非其

身力。不以衣食。凡一試進士。二卽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樂爲儉勤。自刻削不干人。以矯時弊。及爲富平尉。一

府稱其斷決。建中四年。侍郎趙贊爲度支使。建中三年五月。以中書舍人趙贊爲戶部侍郎判度支。薦公爲監察御史。主餽給渭橋以東

軍。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賊平。有司考覈羣吏。多坐貶死。考覈一作覈考。或無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貶字。或無死字。

遷河南倉曹。魏公賈耽以節鎮鄭滑。貞元二年九月。以賈耽爲鄭滑節度使。辟珣佐其府。以公佐觀察事。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以剛

直齟齬不阿忤權貴。除獻陵令。獻陵。高祖陵。高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務種樹爲業以自給。教授子弟。業下或無以字。抗倂無

以自給字。子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公考選人藝學。以勞遷奉先令。以治辦遷尚書膳部郎中。改坊州刺史。

州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宮。造祭器。率博士生講讀以時。生下或有字。如法以祠。人吏聚觀歎息。遷舒州刺史。

州歲大熟。麥一莖兩穗。閭里歌舞之。或無舞字。考功以聞。遷尚書駕部郎中。數以事犯尚書李巽。公字。巽時主

鹽鐵事。富驕恃勢。有語丞相。丞相。或作宰。由是退公爲鳳翔少尹。巽死。遷少大理。政少詹事。元和十二年。朝廷以公年

老。能自祗力事職。不懈可嘉。拜少府監兼知內中尙。百官志。少府監從三品。掌百工。明年。以病卒。或無病

公始以進士。孤身旅長安。致官九卿爲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名人。年幾八十。堅悍不衰。事可傳載。可謂成德。

爲。非是。銘曰。

竭竭胡公。○竭切。丘既果以方挾藝射科。每發如望。平聲。人求於人。我已爲之。自始訖終。不降色辭。因官立事。隨

有可載。發跡魏軍。或作運。遭議府界。去居陵下。爲吏爲隱。坊舒之政。于茲有斬。或作歎。守官篤部。名昇已屈。昇或作升。已

民。躋于少府。甚宜秩物。不配其有。君子恥之。少府古卿。公優止之。刻文碑石。以顯公行。維公後人。維公或作維彼。無

怠嗣慶。

唐故相權公墓碑。禮德典。憲宗朝拜同平章事。新舊史有傳。所載加詳於誌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元和五年九月。以德輿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

權。江漢閒國也。權故城在南陽縣。周衰。入楚爲權氏。唐韻云。權始出天水。本顓頊之後。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

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翼字子良。潯陽人。與太原王讚。俱爲甘堅謀主。有大臣之言。晉伐翼力諫不從。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翼子宣廢事姚秦。爲黃門侍郎。宣廢四世之孫。爲唐上庸太守。荊州

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焯或作焯。平涼曾孫諱倕。文誕子崇本匡成令。崇本子無待。翼子文誕。爲唐上庸太守。荊州

蘇源明相善。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耶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皋。以

忠孝致大名。皋字士孫。天寶末。安祿山爲河北檢校使。表皋爲從事。察祿山有去官。累以官徵不起。宗

徵皋爲起居舍人。以疾辭。李季卿黜陟。追證真孝。大曆二年四月十四日。皋卒於閭。是實生公。公在相位

江准。奏卑節行。改著作郎。復不起。追證真孝。州。年四十六。元和中和間。是實生公。公在相位

三年。元和五年九月。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元和十一年十月。以德輿檢校史。年六十。以薨贈尚書

左僕射。謚文公。元和十二年八月。以病乞還。卒於道。以爲以謚作六。考舊史。當作以。公生三歲。知變四聲。知或作能。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

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詳肅。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

拜博士。貞元初。江西觀察使李兼。表德真爲判官。再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貞

八年八月。司農大卿裴延齡以巧詐除戶部。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貞元十年。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

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知禮部貢

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經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

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貞元二十一年六月。轉戶部侍郎。元和初。歷兵部復爲兵

部。遷太常卿。元和四年。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爲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元和五年。宰相裴垵寢疾。九月德真同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或作爲。或無

接助與。如後救于頔事之類。是也。作爲非是。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己。務。或作以吏部尚書

留守東都。元和八年正月罷相。守本官。七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不以或無

布或作復拜太常。十月除。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用。或無長字。先是詔許孟容蔣乂

上。留中不出。德真請下刑部與侍郎劉伯蜀代考。復爲三十卷。十年十月。奏請行用。從之。其在山南河南。勤于選付。治以和簡。人以甯便。以疾求還。

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猶傷。痛。或作爲之不御朝。即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

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月下或有某字。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

己與有。無忌嫉者。于頔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膳。朝莫敢言者。○頔音迪。頔下或有者。公將留

守東都。公下或有時字。爲上言曰。下或有頔之罪既實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爲吾行諭之。頔以不憂死。元和七年

正月。司空同平章事于頔。使其子太常丞敬。重賂梁正言。求出鎮。正言詐斷。敏索其賂不得。仍

絕朝謁。敏流雷州。孝友等皆貶官。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八年七月。德輿將留守東都。爲言之。公既以能爲文辭擅聲於朝。或無能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或無未病二字。公既以能爲文辭擅聲於朝。或無能

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爲家。不視簿書。視。或作未嘗問有亡費不待餘。問下或有其字。諸本公娶清河崔氏女。

其父造營相德宗。號爲名臣。德宗貞元元年正月。以崔造平章事。至十二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纍然服喪。

來有請。德輿二子。璩字大圭。璩字大玉。服喪或作喪服。或無來字。乃作銘文。或無銘字。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無或作滅。楚徙秦。贏劉之閒。甘泉始侯。以及安丘。詆訶浮屠。同輩。翼諫曰。臣聞天子法。

薦。侍中陪乘。靖道而行。進止有度。道安毀形賸土。不宜參禱神輿。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或作至。爵位豈多。半途以稅。以或作壽考。

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祖或作師。師或作祖。流連六官。謂吏。

兵刑。出入屏毗。無黨無讎。舉世莫疵。人所憚爲。或作焉。公勇爲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其或作人。競作共。絕作上。

文勇字相應。孰克知之。克或作先。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 平淮西碑（并序）

據舊史。元和十二年八月。宰相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公爲行軍司馬。淮蔡平。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撰平。

淮西碑。其詞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清。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唐安公主也。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公文。命段文昌重撰。史所載如此。原公之意。大抵以度

能固帝意。故諸將不敢首風。遂能平蔡。意多歸功於指揮者也。帝亦重失武臣心。故詔文昌。然史臣之贊裴度。必取公之銘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則世固自有公論也。文昌文見姚鉉

文粹。李商隱有惜韓碑詩長篇。甚美。有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追之句。東坡有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膽喪。不知世有段文昌。則二

公之文。不待較而明矣。陳無已曰。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敘。如書銘。如

詩。又云。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爲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李商隱讀韓碑詩。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輊。誓將上雪列聖恥。坐法宮中朝四夷。淮西有賊

五十載。封狼生。獯生。不據山河操平地。長戈利矛日可麾。帝得聖相相曰度。賊斫不死

神扶持。腰懸相印作都統。陰風慘淡天王旗。總武古通作爪牙。儀曹外郎載筆隨。行軍司馬智且勇。十四萬衆猶虎貔。入蔡縛賊獻太廟。功無與比恩不訾。帝曰休度功第一。伐從事愈宜爲辭。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爲。古今世稱大手筆。此事不繫於駱司。當仁自古有不避。言訖屢頷天子頤。公退齋戒坐小閣。濡染大筆何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文成破體背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詠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手。負以靈龜婚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屢碑倒。麤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嗚呼聖皇及聖相。相與矩矱流輝熙。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追。顧書萬本頌萬世。口角流沫右手抵。傳之七十有三代。以爲封禪王檢明堂基。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擊牙其閒。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隱適去。稂莠不薶。詩以薶茶蓼。○薶。奴豆切。除田草也。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下或

下字。非是。元和三年正月受尊號。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或無乃字。○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

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懼。奔走率職。或無奔率二字。色阻切。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

年。平蜀。永貞元年八月。劍南節度使韋皋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九月。東川節度使高崇文擒闢以獻。○蜀下方有西川字。云劉闢求都統三川。方圍梓州而敗。亂固不及他郡也。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元和

○今按既圍梓州。則亂已及東川矣。方說非是。又明年。平江東。元和二年十月。鎮海軍節度使李錡反。大將張子良執錡以獻。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元和

十月。義成節度使張茂昭。致魏博貝衛澶相。元和七年十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所管六州歸于有司。以易定二州歸于有司。致魏博貝衛澶相。元和七年十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所管六州歸于有司。以易定二州歸于有司。

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或作究。或作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元和九年閏八月。彰

其子元濟攝蔡州刺史。匿喪以病。遂燒舞陽。犯葉襄城。城上或有等字。供云。此謂以動東都放兵四劫。

聞。自領軍務。表請主兵。上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城上或有等字。供云。此謂以動東都放兵四劫。

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或作外臣。抗疏無外字。○今按此句若作外臣。則當時朝臣自以伐蔡爲不可。非獨外臣也。若作一二臣。則當時舉朝之臣。皆以伐蔡爲不可。又非獨一二

人也。考之下文所謂一二臣同。不爲無助者。又正指武元衡裴度一二二人贊伐蔡之謀者而言。則此乃謂唯一二臣以爲可。而其外羣臣皆以爲不可耳。諸本外字。皆非是。唯作臣外者得之。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帥或作師。傳三姓四將。廣德元年十月。以李忠臣爲推西節度使也。貞元二年四月以陳奇。十月以吳少誠爲之。是爲三姓。大曆十四年三月忠臣爲其將李希烈所逐。自爲節度。忠臣希烈少誠少陽。是爲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敵。弁或作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或有夫字。非是。况一二臣同。不爲爲助。不上或有曰。光顏。汝爲陳許帥。元和九年十月。以陳州刺史李光顏維是河東魏博邵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行營。二月。命神策軍節度使李光顏。以光顏等分掌會李光顏。邵陽左驍翊邵陽縣。邵或作邕。非是。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元和九年閏八月。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爲汝維是朔方義成陝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義成管鄭帶二州。陝益即劍南東西川。延慶鄜坊寧。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元和十年九月。以宣武節度使韓弘爲淮西諸軍都統。弘請武下。皆非是。曰。文通。汝守壽。元和十年二月。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爲壽州團練使。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西下或有徐加字。四或作五。皆非是。行上或有在字。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元和十一年。以黔州觀察。曰。勣。汝帥唐鄧隨元。和十一年十二月。以太子詹事李愬爲唐鄧隨節度使。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謂度爲御史中丞。故三長。元和十兵形。曰。度。惟汝予同。與字。一有汝遂相予。元和十年六月。以度爲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節下或有度字。諸。方作討。○今據前輩有引左傳討其軍實爲討軍之證者。恐未必然。若必作討。則秦之累刻石。自有發發討師之語。而晉官有都督。征討諸軍事。皆足爲證。不必引左傳。卻不相似也。但公所作韓昌黎。但云都統諸軍。則作討。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共往撫師。元和十一年。上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留。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或無服飲字。或無服字。有飲字。以既監其軍。汝惟或作惟汝。

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高辛三百種。和十二年八月。度赴淮西。詔以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元和十二年七月。度以宰相出爲淮西宣慰使。庚申。予其臨門送汝。度行。上送之。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字。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或無人字。此則降其民與卒也。故下語皆不再出人道古攻其東南。入戰降萬三千。降下或有再入申。破其外城。元和十二年。猶古攻文遠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想入其西。得賊將輒譯不殺。元和十二年五月。淮西將李元平卒。劉麥於張紫。用其策。戰比有功。比或作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或村。李愬令廟虞候史用試生擒以歸。待以客禮。用其策。戰比有功。比或作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或帥。非都統弘實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洞曲以備。四月。蔡人董昌齡以鄆城降。李光實將騎軍守洞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告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回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重寶以拒之。洞或作洞。○今按洞與史合。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回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奏功。師還之日。因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或無歸。悉縱之。斬元濟京師。淮下或有於字。十一月丙戌朔。御與安門。受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制加總檢僕射。襄州刺史。亮山南東道節度。顏胤皆加司空。李光實馬重胤並檢校司空。光武以散騎常侍。帥鄆襄鄧隨唐復郢均房觀察使涼國公。顏胤皆加司空。顏封武成郡公。重胤鄆國公。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鄆坊丹延。以宣武軍都虞候韓公武爲檢校左散騎常侍。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本無大夫文錫加五字。非是也。○今按道古墓志。故不復言御史。丞相度京師。封晉國公。或無道字。或作進。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度京師。十二月。制加彰義軍節度中光祿勳觀察使。充淮西宣慰使。處置等使。朝議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兼許州刺史。飛騎尉。裴度金紫光祿大夫。依前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仍賜上柱國。封晉國公。食邑三千戶。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以蔡州留後馬總長校工部尚書。爲蔡州刺史。彰義節度使。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

石。皇帝以命臣愈。

或無以字。

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遇臣萬邦。或作方。

孰居近土壘盜以狂往在玄宗

在。方作居云。唐人多以主爲居。公本政亦曰。居我其周從是也。今按以在爲居。亦字書之誤。本政居字。已明是本篇。方說非是。

崇極而圯。河北悍臣。安史既平。燕趙魏相繼。

而河南附郭謂汴水之屬。河南府治汴水者也。四野不甯謂代也。屢興師征有不能尅益戊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

爲卒賜糧外多失期。墮不歡。狩百捷。怠官事。亡其背。百捷。怠官。或作百司。亡。或作忘。帝時繼位。趙宗。顧瞻名號。惟汝文武。

執愾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京。吳蜀或作吳。或作出。魏將首領。六州降從。維蔡不順。自以爲強。搆兵叫譟。欲事故常。始

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入朝。東平李師道遣刺客暗中突出射之。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或

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裨將謀。乃相同德。及乃非是。以作以訖天誅。乃敕顏胤。勸武古通。咸統於弘。謂以摩弘各

秦汝功或作走非是三方分攻三方即上所言鄠武攻其北鄠武即鄠武五萬其師大軍北乘鄠武即鄠武厥數倍之常兵時曲元和十年

五月。光顏大破軍于叢叢，既剪陵雲。元和十一年九月。光顏奏拔陵雲柵。蔡卒大窘，勝之邵陵。勝或作遂。又作甯。鄆城來降。自夏入

秋復屯相望入或作及復或作復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常哀征夫命相往來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

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頌頌蔡城。書罔晝夜傾頌。注。肆惡無休息。頌與頌同。其壘千里。壘或作壘。既入而有。莫不順。

侯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釋其或作釋于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逆

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賜以或作詔。非是。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阡而起。

左或作眠。殮或作殮。舊本皆作殮。○今按還子授子之祭令。傳云。祭餐也。史記。餐未及下。因酒未及需等。舊書。合其傳音傳義。則餐字亦有義。八祭部未入文。食康而衣。

爲之舉人以收餘蕝收或作罷吏賜牛教而不說蔡人有言始米不知今乃大覺

爲蔡人有言天子用聖不顧疾朱顧果生命女不吾言見七竅方執爲不顧主令其充古郎凡友有敎聲勢目竒

切。凡勞不勩者，夢木也。



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或作及休父兄。奔走偕來。或作來。同我太平。惟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或作淮蔡。既定。四夷畢來。力知切。至也。還也。左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 卷三十一 碑誌八

南海神廟碑此碑石刻。其首云。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韓愈撰。使持節循州諸軍事守循州刺史陳諫書并篆額其後云。元和十五年十月一日建。歐陽公云。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石刻人家多有故也。石刻與刊本異者。今注于下。誌內翰嘗移書楊康公。使遷處文登。因古廟而新之。楊不從。故蘇詩云。退之仙人也。遊戲於斯文。笑談出奇偉。鼓譟南海神。○神或作東。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種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太公金匱云。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勾芒。北海之神曰顓頊。西海之神曰蓐收。○今按東海神名阿明。南海祝融。西海巨乘。北海禺強。亦見養生雜書。然公言南海神次最貴。則是據太公書矣。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或作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天寶十載正月。封廣利王。西海廣潤王。北祝號祭式。與次俱昇。或作升。武德貞觀之制。四海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禮兼冊制祭。其祭儀具開元禮。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唐制。嶺南爲五府。四府。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或作辭。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廡。上兩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

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簋豆。薦裸輿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或作茲。供。從神不顧享。盲風怪雨。或謂祕閣本

見呂氏春秋。考古本。只作盲。月令盲風至。注疾。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國

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奉御中大夫以殿。兩服。天寶十二載七月。以孔幾爲嶺南節度使。殿。定也。

從事代祠。錢每歲。自祀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

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戒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

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唐制。岳瀋以上爲版印署。附中使送往。其上或有具字。或

不欲增也。官上某字。石本無之。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

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權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

興。省牲不久。載賜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凡利切。說文明也。星之耀連。李善音古愛切。蜀本作概。非是。五

鼓既作。牽牛正中。月令季春之月。旦牽牛中。上文言立夏行事。正此事也。公乃夜服執笏以入。卽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

酒香。饈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具或作其。海之百靈祕怪。恍惚畢出。蜿蜒蛇虺。來享飲食。或作恍。蛇虺或

○饒音驚。閭廟旋瀟。音瀟。祥麗送飄。與觀。旗纛旌麾。飛揚諠譁。鏡鼓朝禱。高音歌謠。武夫奮懼。工師唱和。

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祀之。石本牛祀。其理甚明。或疑誤刻。今改從諸本。風災息滅。人厭魚

蟹。五穀衍熟。明年祀歸。祀。諸本石本皆又。唐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脩。明年

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

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漕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廿

四萬。或作十有八萬。廿。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巧之。巧一作加西南守長之俸。西南或作方誤作二十二。或作八。

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賁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嫁下方有者字。石本無。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或無耳字。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陰或作之。祝融之宅。即祀於旁。帝命南伯。吏情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右或作惟。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今按此文石本。今最易得。而方本失考者。凡五條。然則它云石本者。恐亦不能無謬也。

虞州孔子廟碑。此篇方以石本碑記。不載年月日。第云朝散大夫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撰。公爲祭酒。在元和十五年。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爲或作焉。然字屬下句。而社是。句龍與弁。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杜牧云。尊。莫如韓吏部。蓋公作此碑云。社稷不屋而壇。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也。張文潛曰。廟貌之設。起於後世。如祭天地。亦不屋而壇耳。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建殷孔子文宣王。南顏子配享。以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跪祭或作拜。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弁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弁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或作無。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人或作民。以或作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鄭太史曰。歐陽公平學無少異。然退之虞州孔子廟碑云云。永叔作穀城縣夫子廟記。乃云。后之人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歿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是歐陽以退之爲謬矣。雖然。韓與歐其尊夫子之心。則一也。嚴氏曰。郡孟子之文。杜牧之云。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郡

三十一 碑誌八

三九七

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繁繁。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令或作命。顏其餘六十子。子上或有二字。及後大

儒公牟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公牟

二人。春秋行釋奠之禮。而無孟軻荀況韓生董生揚雄等。伏生即伏勝。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

人公即毛萇。韓生名嬰。董生名仲舒。高堂生能言禮。見漢儒林傳。又爲置講堂。又爲字。或在其中。字下。置或作設。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

入學行釋菜禮。菜或作奠。歐陽曰。釋奠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菜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又

其略也。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庠下。庠音卑。又音婢。神不以宇。生師所處。生或作先。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

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揭。居謁切。又音錫。又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

惑忘。惑或作或。後之君子。無廢成笑。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柳州羅池廟碑此篇方从石本。羅池神。子厚也。其碑石本首云。尙書吏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韓愈

常寺協律郎上柱國陳曾著額。長慶元年正月十一日。長慶元年正月十一日。桂管都防禦先鋒兵馬使朝散大夫試左衛

長史孫季雄建立。歐陽集古額。羅池碑後題云。一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二

月傳訥爲中書舍人史館修撰。九月愈遷吏部。時愈未爲吏部。沈亦未爲舍人。當是長慶二年。則二君官正與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蓋傳模者誤。按舊史公傳云。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

神。而愈撰碑以實之。蓋以是罪公。而新史書其事於子厚傳。無所褒貶。元祐六年六月。詔

賜唐柳州刺史羅池神廟。爲靈文之廟。以郡人言其用賜應祈故也。田表聖書其碑陰云。子厚

終於柳州。以精多曉諭。爲羅池之神。昌黎敘其事而銘之。大意謂子厚宏深之量。昭明之識。當爲星辰。爲岳嶽。胡爲在柳州之陋爲神。其所以推尊甚大。石敏若此。世以公此文爲語怪。

非也。士有抱負不克施。遭流落以死。爲明神烈鬼。繼我廟食。理也。李衛公竄海上死矣。其精魄凜然。尙能使犬鼠餘黨微膽於夢中。不然。退之豈矯誣柳州以求異乎。晁氏曰。此亦

銘羅鴻神之文。  
平宗元之文也。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元和十年三月。以永州司馬柳宗元爲柳州刺史。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或

有日字。○今按宜有日字。然石本無之。不欲補也。茲士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

語。莫背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付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

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遠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步或作步。柳

日。○江之謂。凡舟可廉而上下曰。池園潔脩。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

相弟長。入相慈孝。步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

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巷道或作道。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或

作常。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元和十四年十

三年孟秋辛卯。長慶三年也。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

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

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福禍或作禍福。以食其土。福禍或作禍福。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

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蕉下或有葉字。或有字。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

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嘖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鵠

與飛。或作秋與鵠飛。○今按歐公以此句爲石本之誤。沈存中云。非也。倒用鵠與兩字。則語勢愈健。如楚辭云吉日辰良也。但此石本國圖字。初誤刻作團圓。後鐫改之。今尙可見。則亦石本不能

無誤之一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杭。龍也。〇杭音庚。徐充羨兮。古切。又音士。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世。

黃陵廟碑此篇方從石本。曾子開曰。湘水出全。嶺水出道。二水至永合而爲一。以入洞庭。黃陵廟在嶺湘之尾。洞庭之口。孫氏曰。廟在潭州之湘陰縣北八十里。或云在岳州。首

題云。謁議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韓愈撰。正議大夫守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都團練觀察安撫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今本多誤。據歐陽公集古錄云。當以碑

正。

湘旁有廟曰黃陵。筆墨閣錄云。黃陵廟碑首言湘旁。即龜策傳言江旁老人也。自前古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石或作古。斷

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表字景升。東漢末爲荊州刺史。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

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事見史記。秦始皇廿七。劉

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

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或作返。據下文道死沅湘之閒。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

者。帝舜之后。石本書璞作樓。唐人多。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小水或作小君。考山。海經作小水是也。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

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靈九歌辭謂娥皇

爲君。謂女英帝子。帝上或有爲字。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或無君母二字。書曰。舜陟方

乃死。傳爲舜昇道南方以死。昇或作升。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縶死沅湘之閒。余謂竹書紀年。紀年。晉太康元年。汲冢人發冢得之。起夏曆。至魏哀王。以竹簡寫之。故謂之竹書。帝王之沒。皆曰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

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

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

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溺下或有二妃死字。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爲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湖或作潮。非。是。又或作潮。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漢地理志。南海郡。有唐爲潮州揭陽縣。屬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元和九年十月。以赦令量移袁州。明年九月。自袁州召爲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圯。橋腐瓦於刺史王堪。刺史王堪上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故善。與上或有餘字。然石本無之。不欲補也。謂曰。巧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蒙其事。俾刻之。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

碑銘。王仲舒爲連州司戶。公令連之陽山。仲舒觀察江西。公爲袁州刺史。公既爲作燕喜亭記。修隱王閣記。今誌其墓。又書神道碑。新史並取公碑誌作傳。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爲姬姓。或無之字。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爲庶人。時人號曰王家。因以爲氏。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左氏文十一年。鄭驪侵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曰欒如。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烈字彥芳。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後漢徵君。子厥則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爲君子鄉字。公其君子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玄暕。古限。歷御史。屬三院。止尙書郎。三院。謂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生景肅。守三郡。終傳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尙書。公尙書之弟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字某。後墓志同。今按上句已有公。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下履願爲交。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貞元十年。仲舒中寶曆方正直言。與陽城合遏裴延齡不得爲相。德宗初。快快無奈。久而嘉之。或無而字。之或作極諫科。起拜拾遺。與陽城合遏裴延齡不得爲相。德宗初。快快無奈。久而嘉之。其後入

閣。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右補闕。或無右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

議詳雅。省中伏其能。伏。或作服。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者。衆皆媚承。公嫉其爲人。不直

視。或無人。由此貶連州司戶。貞元十九年。王叔文用事。弘移夔州司馬。又移荊南。因佐其節度事。或無事爲

參謀。爲荊南節度。得五品服。放跡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爲職方郎中。知制誥。友

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爲計度論議。直其寃。由是出爲峽州刺史。或作峽。友

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爲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

制使出巡。人填道迎顯公德。顯。或作頌。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其屋居以絕火。延隄松江路害。絕阻滯。或上

其字。或作祖。秋夏賦調。自爲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爲天下守之最。或作化。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

爲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龜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

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閒哉。上若未棄臣。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或無利字。非是。俾使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

遂得觀察江南西道。元和十五年六月。除江西觀察使。奏罷權酷錢九千萬。十。或作千。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產猶不釋。囚之。公至。

脫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燕樂。絕他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或無足字。代罷軍之息錢。息上或有

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廩。廩上或有於字。人享於田廬。謳謠於道途。天子復思。且

徵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日

歸葬於某處。長慶四年二月葬河。南。葬下或無於字。某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又請詩以揭之。仲舒七子。初哲員弘

作意。某或詞曰。



生人之治。本無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停。韓爲華英。韓爲。諸本作韓。而。華英作英華。不矜不盈。孰播其馨。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從。以忠達名。有直有諷。辨過堅懇。或作聖。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勳帝目。帝省竭心。恩顧日渥。錮於耶署。蹇於禁密。發帝之令。簡古而蔚。不比於權。以直友冤。敲擿挫捥。竟遭斥奔。久淹於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燠喝以醒。喝。或作暢。坦之敵之。必絕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泳。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曆謂人。此職宜少。豈無凋郡。庸以自效。上藉其實。藉。或作籍。俾統於洪。逮滯攸除。森訛革風。祛蔽於目。釋負於躬。方乎所部。乎。或作平。禁絕浮屠。風雨順易。杭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謔。謔。或作謔。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而竣。奄忽潛潛。奄忽。或作勿隨。維德維績。志於斯石。日遠彌高。方云。此銘有美王公不用韻。而末句高字。仍與勞潛韻叶。非有異也。

### 卷三十一 碑誌九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韓弘新史有傳。多取碑詞。傳間有謬處。當以碑爲正。蓋淮西之役。弘爲行營都統。公爲行軍司馬。其知弘

非一日也。

韓姬姓。以國氏。國下或有爲字。○今按以國氏。春秋傳語唐韻云。韓姓出自唐叔虞之後。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邑於韓。因以爲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夏音。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秦滅韓。以其地爲潁川。太康之韓。新舊史皆言弘郡。陽夏。隋改爲太康。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交。或作校。以鉅上。或無爲字。或無以鉅人三字。而爲上有之字。或併無以爲鉅人四字。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

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或作齊國。有功臣中貞元之閒。功下或有爲宣

武軍帥。有汴宋毫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侃侃或作侃。侃與侃同。不縱

爲子弟華靡。邀放事。從或作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

學將兵數百人。將字。兵下或有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欲切。之諸老將皆自以爲

不及。或無皆司徒卒。貞元八年二月。去爲宋南城將。玄佐卒年四月。以其子士寧代爲使。弘治爲宋州南城將。

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足。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卒。九月。劉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

者付之。肉下或有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

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弘事逸淮。爲都知兵馬使。逸淮死。汴軍懷玄佐之惠。以弘

評事檢校工部尚書。充宣武軍節度使。知節度事。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其舅或作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或無而

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昭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

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蔣而髮櫛之幾盡。苗蔣而髮櫛之。淮南子然不一揃刈。不足

令震賊。不下或無一。字。賊或作賊。命劉錡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上數上聲。入聲。與音預。下數自以爲功。并斬

之以徇。血流破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譴呶叫號於城郭者。呶。尼交切。李師古作言起事。或

詐。屯兵於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邪。盜上或無。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師告急。

亦當作帥。前滑帥字疑。急或作及。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無上或有。或告曰。荆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

除道也。不爲應。爲下或有。師古詐窮變案。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裹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滑過公界。覺皆

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元和七年十月。弘正爲魏博節度使。以田李師道使來告曰。元和元年閏六師古卒。其弟師道代之。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非其或作其。非。非是。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卽東兵以取曹。兵以或作以。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充淮西行營都統使。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碑作二千。淮西於是以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鄆坊丹延節度使。元和十二年十一月。錄平淮西功。加弘檢校司徒兼侍中。封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追曹曹寇乞降。鄆部旣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旣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五十或作七千。他錦綺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貲數者。尙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初公下或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恆無宿儲。無上或無恒字。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弘三上章。堅辭戎務。願留京師。奉朝請。八月。守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禮。元下或有老字。非是。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卽位。公爲冢宰。元和十五年正月。長穆宗卽位。以又除河中節度使。元和十五年六月。以本官爲河中尹。河中節度觀察等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長弘攝冢宰。三年。請罷戎鎮。三表從之。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十月。依前守司徒兼中書令。年五十八。或作年八十。考新舊史。贈太尉。賜布粟。或作布帛。按舊史實賜米。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或作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

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閒。爲己不利。卑身佞辭。卑或作卑。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

誘。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至既或作既至。非是。不可下或無得字。釣或作鈞。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

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

吾代將渭北。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以公武爲領北鄆坊節度使。十四年十一月。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於時弟

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長慶二年七月。汴州逐節度李愿。立牙將李昇爲留後。充自義

檢校司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

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畛或作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

不自爲輕重。或無自爲字。非是。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獠。居例切。將得其人。衆乃一惕。息也。與憩同。詩不

格切。陟。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孫憲宗。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壩。壩。

邊地。前漢坐侵。漸壩爲盜。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閒。爲帝督姦。察其嘔呻。與其睨眴。爲眴。邪視

也。○睨音。左顧失視。右顧而跽。巨几。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常山成德軍。爲幽。邪視

陪孰扶。陪或作恃。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資何如。資或作。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

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平將平。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上謂穆。穆公讓太宰。

養安蒲坂。元和十五年六月。出鎮河中。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拔。春秋傳。拔引而立。

殷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柳子厚墓誌銘

此誌作於袁州。公之誌子厚詩矣。其祭文推許尤厚。劉夢得序子厚集曰。子厚之

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  
甫隄於文章少推許。亦以退之之言爲然。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或無拓跋二字。封濟陰公。慶字更興。河東解人。仕周會伯祖。爲唐宰相。

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高或作中。或作時。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

媚權貴失御史。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佐郭子儀。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

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遊上或無與字。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

○嶄。士咸切。又士咸切。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或作授校書郎。柳集可考。或本非是。下

文已見。不僞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或作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或作或作藍田尉三字。○今按三字。下

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

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或作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王叔文章執誼用事。拜尚書禮部員外

體。它本則幾乎屬矣。疑初本直書。後乃更定也。若以初本。則上文須補藍田尉三字。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州上或有永字。永貞元年八月。憲宗

宗元與同輩七人。皆坐王叔文黨同貶。宗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

於山水間。水下或有之字。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元和十年三月。以永州司馬柳宗元爲柳州刺史。既至。數

日。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

設方針。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

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誦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東坡至廣州寄二子詩云。莫學柳儀曹。

詩書教鬻。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白上或作上白。改下或無刺字。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救下或有而字。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少上或無以字。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死或作厄。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道上有或字。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有能下復出解字。皆非是。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力以或作以力。或作以力。皆非是。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十一月八日。或作十月。或無十日字。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咸通四年。右常侍蕭儼知舉試諱光賦澄人。韓館第八人。告即子厚之子。字用益。館即退之之孫。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費或作資。行立有節。概立然諾。下立字。或作重。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涿或作可。或作爲。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或無焉。遠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下既字或作且。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李道古。曹成王暉之子。公嘗銘曹成王碑。新史附暉傳後。而載薦柳賁事。少加詳焉。

公諱道古。字某。曹成王子。成王三子。象古。其先王明以太宗子王曹絕。輒復封五世而至成王。成王諱暉。王諱

無成字。有功建中貞元間。以多才能。能行賞誅。爲名。至今追數當時內外文武大臣。成王必在其間。或無成王字。○數。

所短。公以進士舉及第。貞元五年登第。獻文興三十卷。拜校書郎集賢學士。四遷至宗正丞。憲宗卽位。遷擢宗室。遷尙

書司門員外郎。以選爲利。隨唐睦州刺史。遷少宗正。元和九年。以御史中丞持節鎮黔中。貞元八年十月。自宗

使。十一年來朝。遷鎮鄂州。貞元十一年。鄂岳觀察使柳公綽爲飛譖。上聞。會道古自黔中觀察

淮西。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三年。徵拜宗正。轉左金吾。上卽位。以先朝時嘗信妄人柳泌能燒水銀爲不死藥。薦之

泌或作賁。經云。新舊史李千墓志。石本皆作泌。泌以故起閭閻。爲刺史。不效。貶循州司馬。其年九月三日。月下或有以疾卒於貶

所。年五十三。長慶元年。詔曰。左降而死者。還其官以葬。遂以其年某月日葬於東都某縣。其年。或作某年。公三

娶。元配韋氏諱脩。脩生子紘。脩或並紘爲進士學。或作女貢嫁崔氏夫人。隋雍州牧鄭公。○鄭音叔裕五世孫。叔

字孝寬。京兆杜陵人。周大象父士倜。且緣蓬山令。次配崔氏諱葑。白芷其葉謂之葑。乙角切。又音角。○生綽紹綰。女會嫁

鄭氏季毗夫人。父昭嘗爲京兆尹。大曆三年五月。昭自左散騎常侍爲尹。今夫人韋氏無子。父光憲光祿卿。其葬用古今禮。以元

配韋氏夫人祔而葬。次配崔氏夫人於其域。異墓。或無用古今禮至而公宗室子。生而貴富。字。非是。能學問。以

中科取名。善自傾下。以交豪傑。身死賣宅以葬。銘曰。

太支於今。其尙有封。太或作本。非是。太。謂太宗也。尙或作上。當公弟兄。或作兄。未續又亡。其遷於南。年及始衰。誰黜不復。誰或作

而以喪歸。海豐彌彌。萬里於畿。載其始終。以哀表之。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公在江陵。與鄭羣同官。詩有鄭其贈羣。即其人。至是銘之。

君諱羣。公。字弘之。世爲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鄭偉字子直。西魏大子孫因稱以自別。

此下或有君其後也四字。○今按下。會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租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鄆州唐年令。娶河南獨文有君其季也。此有則不應重出。

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以上或有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鄆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鄆岳

使。鄆縣。屬。裴均之爲江陵。貞元十九年五月。均自荆南行軍司馬爲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之徵

戶徵。非是。元和三年四。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九月。加均同平章事。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

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元和六年四月。以夷簡代。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

中。遷上或有方。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或無會字。或無方字。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部

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或無居字。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

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侍交游。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踈數也。

○數音。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熱或作然。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簫彈箏。飲酒舞歌。詠調醉呼。

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無此上。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

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看或作對。看。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

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邪。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

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尙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肇。京兆人。大曆中。爲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

失。爲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載卒。除吏部



侍郎。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儼。詞或作陶宗。儼或作讀。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

餘男二人。女四人。一作或作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闢。再鳴。謂進士及第。拔萃也。佐三府治鵲厥蹟。三府。謂鄴岳。紅陵襄府。耶官郡守愈著白。官或作中。洞然渾樸絕環

謫。樸或作璞。甲子一終反玄宅。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薛戎元稹爲神道碑。而公誌其墓。公嘗爲河南與薛爲代。故誌及之。

公諱戎。字元夫。河中實。其土祖懿。爲晉安西將軍。實始居河東。公之四世祖嗣汾陰公。諱德儒。汾陰。河。中縣。也。後名實鼎。

爲隋襄城郡書佐以卒。隋上或無。襄城有子二人。皆貴。二人。實。積寶胤。其後皆蕃以大。而其季尤盛。官至邠州刺史。邠

州諱寶胤。有子九人。續、純、緇、紹、絳、綽、綽、綽、綽。皆有名位。其最季諱維。爲河南令以卒。維或作維。世系表作維。河南有子四人。

其長諱同。卒官湖州長史。贈刑部尚書。尚書娶吳郡陸景融女。有子五人。人。放、明、戎、皆有名蹟。其達者四人。

人。溫州刺史。丹。廬州刺史。戎。公於倫次爲中子。仁孝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沈浮閭巷間。不以事

浙東觀察使。放。江西觀察使。公於倫次爲中子。仁孝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沈浮閭巷間。不以事

自累爲貴。戎少有學術。不求聞達。居於毗陵。常州刺史李衡遷江西觀察使曰。使下或有日。州客至多。莫賢

元夫。吾得與之俱足矣。即署公府中職。公不辭讓。李衡爲常州刺史。能。以禮下戎。貞元八年二月。衡年四

十餘。始脫褐衣爲吏。衡遷給事中。齊映自桂州以故相代衡爲江西。公因留佐映治。貞元八年六月。以桂管觀

西。召衡爲給事中。映表戎留之。桂或作睦。映卒。貞元十一年七月。映湖南使李巽。福建使柳冕。交表奏

公自佐。詔以公與冕。貞元十一年三月。以柳冕爲福建觀察使。表戎爲判官。在冕府。累遷殿中侍御史。冕使公攝泉州。冕文書所條下。有

不可者。公輒正之。冕惡其異於己。懷之未發也。遇馬摠以鄭滑府佐。忤中貴人。貶爲泉州別駕。冕意欲除摠。附上

意爲事。使公按置其罪。公歎曰。公乃以是待我。我始不願仕者。正爲此耳。不許。冤遂大怒。囚公於浮圖寺。而致摠獄。事聞遠近。值冤亦病且死。不得已俱釋之。冤死後。使至秦。公自副。建。奏。旻爲副。使。福。又副使事於浙東。府。齊集使浙東。轉侍御史。元和四年徵拜尙書刑部員外郎。給事中穆質有直氣。愛或稱。遷河南令。歷衢湖。戎又副之。

常三州刺史。所至以廉貞寬大爲稱。朝廷嘉之。某年。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某年。或作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方云。前已云元和四年。此不當復出年號。它。至則悉除去煩弊。檢出簿入。以致和富。部刺史得自爲

治。無所牽制。四境之內竟歲無一事。公篤於恩義。盡用其祿。以周親舊之急。有餘。頒施之內外。親無疎遠。皆家歸之。疾病去官。長慶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蘇州以卒。春秋七十五。卒上或有。奏至。或無此。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

常侍。使臨弔祭之。士大夫多相弔者。夫夫或。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於河南偃師先人之兆次。以韋氏夫人稱。其

明。公凡再娶。先夫人京兆韋氏。後夫人趙郡李氏。皆先卒。子男二人。曰沂。或作沂。世。曰洽。長生九歲。而幼七

歲矣。女四人。皆已嫁。愈既與公諸昆弟善。又嘗代公令河南。公嘗令河南。與薛爲代。公之葬也。故公弟集賢殿學士尙書

刑部侍郎放屬余以銘。故字疑當在上文公之。其文曰。

薛氏近世。莫盛公門。公倫五人。咸有顯聞。公之初志。不以事累。或作不累。偃俛以隨。亦貴於位。無怨無惡。中以自

寶。或作中人以自此文四句一韻。古音。不能百年。曷足謂壽。公宜有後。有二稚子。其祐成之。公食廟祀。

### 卷三十三 碑誌十

楚國夫人墓誌銘 夫人。許國公韓弘妻也。夫人之葬。以長慶二年三月。時公武尙執

楚國夫人。姓翟氏。故檢校御史大夫宋州刺史夏佐之女。今司徒兼中書令許國公之妻。或無今。前鄜坊節度使。

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公武之母。或作州。非。夫人在家。以孝友聰明。爲父母所偏愛。遷所宜歸。以適韓氏。

氏族大且貴。又太尉劉公甥。劉玄佐之甥。又或作父。非是。公下或有之字。內外尊顯。夫人入門。上下莫不贊賀。或作賢。事皇姑齊國

太夫人也。太夫人。弘母劉氏。玄佐之妹。肅恭誠至。奉養不怠。皇姑以夫人能盡婦道。稱之六親。能上或有其字。其事夫義以順。其

教子愛以公。司徒公曰。我之能守貴富。不危盜者。楚國有助焉耳。大夫領梁偏師。卒就蔡功。受節居藩。爲邦家令

人。父母之教然也。夫人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薨於鄭之公府。春秋若干。大夫委節去位。奉喪以居東都。詔

起之。葬上或有其字。辭以羸毀。不任。卽命又加喻勉。固不變。固下或有其字。天子嗟歎之。長慶二年三月某日。葬夫人於洛

陽北山。夫人生二子。長曰肅元。爲太子司議郎。以卒贈尙書主客郎中。其次大夫公武也。銘曰。

翟氏之先。蓋出宗周。元和姓纂云。翟。黃帝之後。璜顯於魏。璜佐魏。璜以佐文侯。高陵相漢。漢成帝時。翟方

義以室酬。翟義。遷於南陽。始自郎苗。逮魏晉宋。代不絕史。以至夫人。太守之子。司徒之妻。大夫之母。公居河東。或

作父。非是。子在鄭時。史記。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其口止於鄭。爲王屏翰。有壞千里。公曰姑止。以承

我祀。子曰母兮。莫我撫己。莫我。或作其慰。文顯雕軒。往來有輝。莫尊於母。莫榮於妻。從古迄今。孰盛與夷。用昭厥裔。篆

此銘詩。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公曾有送竇平從事序。謂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之交。遊能文者。賦詩以贈之。必此司業公也。序稱殿中侍御史。而誌不載。若可疑焉。

考誌載其兩佐東都留守。則序所請合東都之交遊。卽司業明矣。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京兆金城人。或作字進周。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代或作世。同

昌諱胤。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深水令。贈工部尙書。尙書於大曆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長於詩。孝

謹厚重。舉進士登第。孝謹厚重。又作孝愛謹。厚。貞元二年進士。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或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真拜尚書

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年生於天寶八年。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

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尙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聞於江東。尙幼也。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選其

至。○變音穉。義見一卷岐山下詩。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寶生。於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高字公願。滄州東光人。貞元初爲給事中。

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嘗下或有字。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

昭義軍也。遇其將死。貞元二十年六月。昭義軍節度使李長榮卒。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貞元二十年八月。以昭義軍節度使李長榮卒。兵馬使盧從史爲節度使。重

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舉歸東都。舉。昇車也。呂氏春秋下舉命封夏后之從史卒。後於杞。前漢皇后舉薦。○鑿音預。

敗死。元和五年六月。從史爲其都知兵馬使。爲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貞元九年。以吏部侍郎崔縱爲東都留守。馬卒。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貞元

九月。以吏部侍郎崔縱爲東都留守。馬卒。元和五年六月。以河南尹鄭餘慶爲東都留守。奏牟爲府判官。歷大府五公。牟初爲東都留守。奏牟爲府判官。歷大府五公。都留守巡

官。歷河陽昭義從事。文武細麤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或無者字。大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

森易險賢。不肯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令守。令守疑當作守。令守疑當作守。令守疑當作守。慎法寬惠。不刻教

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遏或作蓋。遏或作惡。僕路盈。益明上下之分。或無益字。以躬先之。恂恂惇悌。

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羣庠序。常字中行。大厠。水部員外郎明變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羣字

丹列。以處士隱居毗陵。貞元十六年十月。吏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元和二年正月。以武元衡同平

郎侍郎章夏卿爲京兆尹。請章徵拜左拾遺。章字貞卿。貞元二十一年五月。出帥黔容以卒。元和三年十月。貶黔中觀察使。八年四月。卒。卒三佐大府。韓舉出鎮武昌。奏羣爲推官。元

和三年二月。羣移鎮浙西。以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羣亦進士。羣字友封。元以御史佐淄青府。元和十四

年爲國使。又爲宣歙觀察使。

以薛平爲平盧循青節。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或作好學善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度使。表聲自副。下或有不讀。次曰某。少字。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公大曆三年生。至是年五十五。故以童子少字。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爲氏。昔有過燒城夏后相。后緡方藍逃歸。自竇生少康。聖愕旋河。懷引比。史云。孔子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聞竇鳴。懷舜華。相嬰撥漢納孔軌。撥或作發。竇太后從帝太后好黃老。而嬰隆推儒術。貶植家言。此云撥漢。後去觀津。而家平陵。○觀音貢。遙遙厥緒。夫子是納孔軌。蓋謂撥漢家黃老之習。而納之孔子之道。後去觀津。而家平陵。○觀音貢。遙遙厥緒。夫子是承。何昌胤爲吏部。有姓閱者求官。自曰。子爲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於幽刻。後。昌胤笑曰。遙遙華胄。遙遙字出此。

唐正議大夫尙書左丞孔公墓誌銘孔幾。新舊史皆有傳。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幾。字君嚴。孔子後三十五世曰務本。務本字如珪。幾爲尙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上上或無。天子以爲禮部尙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長慶三年。幾累表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三上或無。天子以爲禮部尙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請老。詔幾以禮部尙書致仕。優詔褒笑。如漢徵士故事。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或無韓。謂曰。公尙壯。上三留。奚去之果。公字。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耶官。唯相之爲。二宜去。方以抗本無至字云。供引龔勝卿。僕俱乞骸骨。答然。○今據供所引。漢書文理甚明。方以欲从抗本之故。遂以爲未必然。而不取。殊不可曉。今愈又正之。一本乙君吾二字。語尤健。但如此。則君下卻少一吾字。不敢輒補耳。郎官或作郎中。今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尙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平賢遠於人。於是

或作是於。○於音烏。  
或無賢字。皆非是。

明日奏疏曰。臣與孔穀同在南省。數與相見。相上或有孔穀字。○今按上下文孔穀字多。此不宜有。○數音朔。

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

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殲輩在朝不過三

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

以進士。建中元年。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建中元年。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

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三上或無尹字。幾爲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城獄。

寢不下。博陵崔易簡。殺從父兄勸狀。具京兆尹左右。三權知尙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或作拜左丞。或兩皆作左。魏元和中。翻其情。幾傾輿論正。貶少和。殺易簡。奪尹三月俸。

未嘗爲左丞。蓋權知右丞事。踰年而正除右丞。長慶二年。遷白州。乃爲左丞耳。新舊史幾傳皆誤。南海碑石本可考也。而山谷本於爲尙書左丞之上。从蜀本增一復字。蓋於元和兩次陞授。皆已

謾作左丞。故又謾謂長慶爲再除也。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陳齊之又去拜右丞三字。皆非。

遯夫積功。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改華州刺史。或在鹽貢海物之下。華州乃輸貢之途。此疏專爲撙夫而言也。新史亦可考。或無可食二字。下邳令

管外按小兒外按或作按外。○今按唐會要。每歲冬以鷹犬出近畿習狩。謂之外按。使領徒數百。持恩恣橫。郡邑煩擾。元和九年。裴寰爲下邳令。疾其擾人。但據文供饋。使者歸。乃遷

襄有慢言。上大怒。宰相武元衡。中丞裴度。  
 懇救甚切。卽此事也。小兒事見順宗實錄。  
 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邳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理

卿。○音圭。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元和十二年七月。嶺南節度使崔詠卒。帝謂裴度曰。嘗論罷蚩莖者誰歟。今安在。是可爲股

求之。度以幾對。庚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船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水岸歸碇歸舟成。以幾爲節度使。

○始至有闔閭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賄或作財絕海之商有死於吾地者官藏其貨

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之。或無字。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算遠近。厚

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之或作傭。或無有隨公吏吏上或有得

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爲豪。觀吏厚薄緩急。觀下或有察字。非是。自貞元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容管經略使楊旻。桂管觀察使裴行立。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武定或作定。用事者以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類或作。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散字下。此上或有況字。或無耳字。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元和十四年十月。安南軍亂。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月或作。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常自或作自常。非是。事官吏刻石爲詩笑之。詩或作詞。十五年遷尙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爲尙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尙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尙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溫裕。下溫或方云作溫。與傳合。蓋晚年皆從溫。世系表云。四子皆從溫。非也。○今按上文。長子已名溫質。則非晚年從溫也。豈以嫡庶爲異耶。然非要切。不必強解。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載戰戰。音。公於次爲第二。公之薨。戢自湖南入。爲少府監。長慶元年正月。戢自湖南觀。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葬公於河南河陰廣武原。河陰。縣名。屬河南。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孔世卅八。卅或作三十。此銘皆以四言爲句。作三十吾見其孫。白而長身。白或作。實笑與言。其尙類也。或耶。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於文。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或有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十二字。○王弘中嘗爲連州司戶。公爲連之陽山令。嘗爲作

宴喜亭記。後爲紅南西道觀察使。公時刺袁州。又爲作滕王閣記。至是銘其墓。又爲神道碑。然則公於弘中。可謂厚矣。邵氏聞見錄曰。孔子作經。使後世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其法固不知也。獨韓退之作王仲舒碑。又作誌。蘇子瞻作司馬君實行狀。又作碑。其事同。其詞各異。庶幾知之矣。碑見三十一卷。

公諱仲舒。字弘中。并州新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

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或無復字。吏部員外下或無郎字。

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峽州刺史。見前。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或作除。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樂或作宜。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

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推酒錢九

千萬。以其利與民。千或作十。與民或作巧貧民。方云。諸本以後語誤入。贖戶。非盡貧民。○今按巧

使得自贖。非直以錢。貧民一語。下文已有。不應再出。方本是也。但其說非是。除酒推。蓋與民共之。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或無文。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

者。禁浮屠及老子爲僧道士。禁或作舉。○今按作舉非是。但下文自有浮屠老子字。此不應重出。且其

無本可證。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出。立或作去。皆非是。以其誑巧漁利。奪編人之產。其

疑衍。編或作經。○今按以民爲人。蓋避諱。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

當作民。乃是。下求人利害。與人吏約放此。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

將徵以爲左丞。或無以。更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以尚書左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

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於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爲拾

遺。朝廷。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邪。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作妄。士大夫重之。爲考功吏部郎也。

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在或作及。盡力直友人之屈。友人蓋

知二字。



魏尹京兆日。御史中丞李夷簡劾遷江不以權臣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荅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或無口。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利或作之。李云。古本無利字。神道碑周知俗之病。亦無利字。○今開閣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下文云。廢置所宜。則此句合有利字。古本偶皆脫編。不足爲據。便。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玄暕。比部員外郎。或無諱。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某。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探訪使。贈工部尙書。工或作吏。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字。或無太字。公娶其舅女。

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炯。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脩。尙書刑部員外郎。或無郎字。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又或作文。哲或作若。皆非是。愛人盡己。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述。萬世之藏。之有或作中之。最或作撮。或作載。方云。集韻。最。撮之省文。○今按方說非也。史漢功臣傳末。總計其功。皆以最字起之。

###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或有銘字。

君諱繼祖。繼祖始生。德宗賜名。退而笑曰。是司徒贈太師北平武王之孫。北平王。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有二義。謂之索繫組事。見國史補。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貢一作窮。不自存。能字。不下或有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貞元三年平涼之盟。馬燧預議。韓弁時以殿中侍御史。爲判官死焉。其年罷岳燧奉朝請京師。弁公之兄也。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食上。方無賜字。○今按無賜字。即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

姆抱幼子立側。儀禮。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〇姆。莫捕切。又莫豆切。眉。目。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方云。畫。刻。麥切。左思。婦女詩。眉目如畫。〇今按。畫當音胡。其切。左詩。叶韻。故爾。髮下或有如字。非是。念。或作憐。妬。記云。王丞相於青瑤臺中。觀石雨三兒。騎令。皆端正可念。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或無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黃簪直亦曾用玉雪可念語。

見少傳翠竹碧梧。碧。或作蒼。〇鶻。錫。停峙。能守其業者也。業。或作恭。非是。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〇茁。鄭傳切。又側劣切。

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公貞元八年登第。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十一月五月。公東歸。後十五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傳卒。哭之。元和五年。楊卒。自貞元十一年。至是凡十六年。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長慶初。繼祖卒。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句末疑。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李本云。昆以黃乙居字。〇今按。此篇末兩三句不可曉。疑而字當關。以俟知者。

卷三十四 碑誌十一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歐陽文忠公云。退之與樊紹述作銘。使似樊文。誠不虛語。據宗師元和九年。未出刺終州也。見示鄭詩及鶻狀。自終贊朝。當在長慶初年。不載其卒之年月。或法不與載邪。

樊紹述既卒且葬。中。人。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讀銘凡二百九十一篇。誌上或無。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一十或作又十。今以藝文志考之。皆有廿日。獨銘賦詩亡焉。所謂表牋狀策等文。凡二百九十一篇。日樊宗師集二百九十一卷。數同。而以卷爲篇。疑誌之字誤也。

日。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章則學奇於韓愈。學盡於樊宗師。是之

作樊基誌。縣其爲文。不獨樊。樊守固池記。誠然。亦大奇麗矣。本朝王晟劉忱皆爲之注解。如璋鄭徽寫眼何工等語。皆前人所未曾也。歐陽公跋絳守居園池記云。元和文章之盛極矣。其奇怪至於如此。又詩曰。嘗聞地遠客。偶來登覽。周四隅。異者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去。必出入仁義。無古初。窮荒探幽入無有。一語而百益好。親云已出不刺襲。句斷欲學盤庚書云云。其富若牛。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子容。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可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而長。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蓋下疑有。皆應曰。然無不蓄滿。皆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或無官師。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憲宗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錦州刺史。師或作帥。方無出字。以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或無刺。錦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以病。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與元元年正月。樊澤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貞元二年閏五月。徙鎮荊南。八年二月。租某官。諱泳。試大理評事。累贈兵部尚書。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開元中。詠草澤科。建中元年。擢舉賢任將帥時。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得下或有地字。或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後上武有某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或作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或作神祖聖伏章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竭。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才公墓誌銘。可考。故誌云。漢。韓氏增也。故子爲銘。

公諱邦。字某。雍王繪之後。繪或作會。新舊史作繪。太祖景皇帝之弟。王孫道明。唐初以屬封淮陽王。又追王其祖父。字音旺。曰雍王長平王。下或有長平生淮陽五字。繪子贊。贊子從玄。武德元。淮陽生景融。

生一作景融親益疎。不王生移該。移該生思一。思一生幾。及比四世。官不過縣令州佐。然益讀書爲行。爲士大

夫家。爰爲蜀州晉原尉。原或作康。生公未卒以卒。子生一歲曰辟。無家。母抱置之姑氏以去。姑憐而食之。○食音

至五六歲。自問知本末。因不復與羣兒戲。常默默獨處曰。吾獨無父母。不力學問自立。不名爲人。年十四五。能聞

記論語尙書毛詩左氏文選凡百餘萬言。凜然殊異。姑氏子弟莫敢爲敵。浸傳之聞諸父。或作嫡。非是。諸

父泣曰。吾兄尙有子耶。迎歸而坐問之。應對橫從無難。○從。子諸父悲喜。願語羣子弟曰。吾爲汝得師。語或作

無日字。於是縱學。無不觀。以朝邑員外尉選。魯公真卿第其所試文上等。文下或有爲字。就擢爲同官正尉。

曰。文如李尉。乃可望此。其後比以書判拔萃。或無比選爲萬年尉。爲華州錄事參軍。爭事於刺史。去官。爲陸渾令。

河南尹鄭餘慶薦之朝。元和十年十月。鄭拜南鄭令尹家奴以書抵縣請事。公走府。出其書投之尹前。尹慚。其

廷中人曰。令辱我。令辱我。漢張耳傳。李良素貴起慚其從官。又袁盎還懷其吏。且曰。令退。遂怨之。拾掇三

年無所得。或無所。拜宗正丞。宰相以文理白爲賓州刺史。公喜曰。吾將有爲也。讒宰相者言之。上曰。或無者是

與其故故得用。改拜陝府左司馬。陳執節度使衛中。公又喜曰。是官無所職。吾其不以吏事受責死矣。長慶元年

正月丙辰。以疾卒。春秋七十三。或無正月字。而云李本作正月。蓋五月十八日也。○今按是年辛丑歲。正

正月字。不。公內外行完。潔白奮厲。再成有家士大夫談之。夫人博陵崔氏。朝邑令友之之女。其曾伯父玄暉。有

功中宗時。長慶四年六月。玄暉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神龍元年。迎太子監國。是爲中宗。夫人高明。遇子婦有節法。進見侍側。蕭如

也。七男三女。郊爲澄城主簿。其嫡淑。鄜城令。儻下或有放。芮城尉。漢監察御史。儻字南紀。元和七年進士。時

旌。洗。潘。皆進士。旌。字經野。洗。字正武。潘。字子及。皆登進士及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五月庚申

旌。字經野。洗。字正武。潘。字子及。皆登進士及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五月庚申

葬華陰縣東若干里。漢韓氏塋也。故予與爲銘。其詞曰。

愈下而微。既極復飛。其自公始。公多孫子。將復廟祀。廟或作其。○今按唐會要。禮官議戶部尚書韋擢四代祖合立三廟。此以仰之先嘗有王封。而後世官卑。不得立廟。故云將復廟祀也。然唐制亦非古。而本廟立法尤疎略。唯蘇魏公嘗議立廟。與襲爵之法。相爲表裏。其說爲善。惜乎當時不施行也。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張徹。爲范陽府監察御史。其帥張弘靖也。誌不出弘靖。多因公誌。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徹中進士第。在元和四年。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元或作二。考之史。嘗

作元年。陳齊之云。常疑牛僧孺之爲人。觀此語。則知韓公亦不喜其人矣。然牛宰相三字。或作今宰相牛公。未知孰是。奏君名迹。中御史遷。詔卽以爲御史。其府

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長慶元年二月。幽州節度使劉總請去位。二月。以總爲太平軍節度使。

張弘靖爲幽州節度使代總。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仍或作乃。至數日軍亂。

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轅轅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轅音歷。毋或作無。我事下或有無罪

二字。長慶元年七月。幽州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於薊門館。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殺判官韋雍。張宗元崔仲卿等。以徹長者不殺。置之於薊門館。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

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或無免。卽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

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史下或無張字。及無告此二字。疑衍。而爲一句。蓋述其言如此。下文又云。卽與衆出君。乃記其事也。但無所考。不卽與衆出君。與或作君

敢輒刪耳。或云。餘人字不必去。其日遷之別館。蓋言今當如此耳。亦通。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鵠鵠。新

書微事大抵出公此誌。其所書屬賊語。凡削六字。改一字。筆削固史氏事。然而改鑿爲飽。則不若公語且有來處。此前漢陳餘所謂以肉餒虎也。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

畏惡其言。不忍聞。畏下或有皆字。非是。且慮生變。即斃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馬總。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

恭李元寶者。恭或作泰。使以幣請之。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輿。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

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四年。方云舊本或作二年。或作三年。按鄆帥馬總也。總以

方說雖如此。而其所定之本。卻作四年。今姑從之。蓋或喪歸驗年。馬既召還。乃克葬也。君弟復亦進士。元和元年。復中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

常。君得閒即自視衣褥薄厚。薄或作金。節時其飲食。而匕飭進餐之。或無餐字。○今按餐字去聲。禮曰。以其飲食忠養之。禁其家無敢高

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空青山出銅處。銅枯黑則生空青。腹中空如楊梅者。雄黃出於都山。塊方數寸。明徹如雞冠者佳。諸奇怪物。潮錢至

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祖某某父休。或妻韓氏。禮部郎

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祗修。羣女效其所爲。男

若千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微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噎以爲生。子獨割也。爲彼不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缺折

折。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於閭明。莫之奪也。閭明當作明。說見下條。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也。○咀。當割切。

無之字。方云。此銘以徹揭割雪。所爲奪咀於韻。而行生庸兵名閭真復自爲韻。屬音烈。閭當讀如諒。閭之閭。○今按方說多得之。此銘蓋法發置魚唇等詩隔句用韻耳。詩隔句用韻。先儒所未知。觀公

此銘。則既識之矣。但閭明二字乙之。則韻自叶。而義亦勝。若如方說。則雖讀閭作饋。韻終不叶。而義亦不通也。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或無府苗氏三字。或作范門盧君夫人苗氏。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襲。贈禮部尚書。大父始庶。贈太子太師。以宰相世系考之。襲襲生始庶。始庶生如蘭。如蘭生如

冀獲胎庶所贈官。其父如葛仕下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或作開縣。世系表作永王。皆誤。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

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河南或作洛陽。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或作卒先夫人。夫人生能配其賢。殷能守

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焉。士妻。夫人長女壻。河南侯氏主簿。唐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

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其年或作其期。年。七或作八。附於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壻昌黎韓愈為之誌

之下。或有銘字。或有銘字。其詞曰。

而無之字。又或作為其字。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於王。或貳於藩。是生夫人。是或作厥。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於行。克嫺德門。

乃及或作享。肅其為禮。為禮。方作禮容。○今以下。裕其為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熒熒其哀。介介其守。循

道不違。厥聲彌劭。或作既克其家。厥聞愈劭。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外孫。累累

與為儔。刻銘寘墓。以贊碩休。銘或作石。寘或作誌。書傳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參軍。李期習之之祖。習之嘗自為其皇祖實錄。其行治皆如誌所書。期

於執事者。亦不斥其愚而為之傳焉。意期乞公銘之辭也。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七或作八。月。下。隴西李翔。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

於汴州開封縣某里。開封縣某里。或作陳留。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識或作其世。其詞。

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至或作有。司空之後二世。為刺史清淵侯。涼武昭王名肅。字玄感。晉安帝時。自稱

文時。封清淵縣侯。卒。贈司空。所屬曾孫也。今云六世。恐誤。仲子延實。翻子寶。寶子冲。後魏後

都督青州刺史。延實子彬。雙祖齊清淵縣侯。卒贈齊州刺史。子林枝。襲封。由侯至於貝州。凡五世。作

六世。楊枝玄秘認諱。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或無曰。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姒或作

諱參軍。詔子楚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刺上或無其字。据李翱將去官。民相率謹諱。手瓦石。胥其出

擊之。胥或作須。或作需。或無其字。史記趙世家。太后威。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

法。君奮曰。是何敢爾。或無何字。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仗或作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

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禮字。或下或有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或作日。山谷李謝以古本定與

翱既遷貝州。君之喪於貝州。殯於開封。遂遷夫人之喪於楚州。八月辛亥。至於開封。塋於丁巳。塋於九月辛酉。窆

於丁卯。窆或作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一無後字。蘊必發。其起而大平。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慎惟

子五人。黃。其第二子也。貞元七年。自常州刺史。嶺南。八年徙鎮江西。召為給事中。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翱其孫也。有道而甚文。

固於是乎在。其甚文矣。魯直詩云。習之實錄。楚皇祖斯文。如女有正色云云。亦可見

處士盧君墓誌銘。公前銘盧君夫人。慈又銘其子於陵。故

處士諱於陵。其先范陽人。父貽為河南法曹參軍。河南尹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法曹曰。我官司也。我

在不可以為是。廷爭之以死。河南怒。命卒梓之。卒或作奉。昨段切。法曹爭尤強。遂并收法曹。竟奏殺仇。籍其家。而釋

法曹。法曹出。徑歸臥家。念河南勢弗可敗。氣憤弗食。歐血卒。東都人至今猶道之。處士少而孤。母夫人憐之。貽娶

大師晉卿兄。讀書學文。皆不待強教。卒以自立。在母夫人側。油油翼翼不忍去。時歲母夫人既終。育幼弟。與歸宗

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年三十有六。元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歲。曰義。女九歲。曰孟。又有女生處

士卒後。未名。孟下或無於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一乘。於龍門山先人兆。愈於處士。妹壻也。為



其誌且銘其後曰。

貴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名兮壽兮如其人。豈無有兮。彼皆逢其臧。子獨迎其凶。茲命也邪。茲命也邪。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學或作常。

太學博士頓丘李千。一本作千。余兄孫女壻也。字。或無女字。年四十八。元大曆元年。長慶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

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千以進士。元和十年。士第。年四十。千中健。爲鄂岳從事。十一年。李道古

辟千爲從事。遇方士柳泌。或作賁。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柳泌說已見前。非是。乃其法以鉛滿一鼎。

物字。一有以按中爲空。實以水銀。實以或作以實。蓋封四際。燒爲丹沙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尙

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或無相字。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

誠。工部尙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尙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尙書孟簡。東川節度御

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

者。顛或作巔。擢而爲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茵或作綹。或無常字。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

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爲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

邀我於蕭州。屏人曰。我得祕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煮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其一作訊

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有之字。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肉方

害。○今按古書肉或作灾。今淮南子及內經靈樞尙存此體。疑此則本害字乃金吾以柳泌得罪。食祕藥

失之說。而方考之不詳也。乃死一作乃絕。乃或作及。或無死字。皆非是。

曰強食。今惡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醢以濟百味。齊。或作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止。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孔毅夫雜說云。張出二侍女。合彈琵琶。命曰白象。其詩云。退之服破黃。一病竟不痊。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妓乎。作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耶。又後山陰或行亦云。韓子作誌還自辱。自笑未竟人復吁。正謂此耳。

卷三十五 碑誌十二

盧渾墓誌銘。渾。河南法曹參軍第二子。而公妻弟也。然有銘無誌焉。

前汝父母右汝兄。兄上或有弟字。或作後有弟兄。渾。於陵弟也。兄弟惟二人。汝從之居。視汝如生。遷汝居兮。日月之良。遷汝居。或作汝居。遷汝居。三字。

汝居孔固兮。後無有歿。如不信兮。視此銘章。此或作於。

絳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韓氏自魏史安桓王茂五世孫為顯素。嘗為桂州刺史。四子長仲卿。為武

禮部侍郎。公為科斗書後記云。叔父當大曆世。文詞獨行中朝。即雲卿也。李仲卿。涇陽令。曾為揚州錄事參軍。太白謂其古文而能官者。公與兄會。亦仲卿之子也。會。京。雲卿之子也。發。仲卿之子也。為絳州司戶。故公誌云。桂州君之孫。司錄君之子。其系明甚。

李太白為武昌德政碑。亦言桂州君四子。名諱長少。皆與此誌合。惟唐史世系表。乃以桂州

君為有七子。無少卿。而有晉卿。李卿。子卿。升卿。果何據而然。未有公之家世。而適誤編者也。史至是。何以取信後世哉。

安定桓王五世孫顯素。為桂州長史。化行南方。長。或作刺。考世系表。李太白

能官。嘗為揚州錄事參軍。事故宰相灌園。或無參軍二字。上元元年二月。以崔

家。後大衙會日。司錄君趨以前。太官曰。請舉公過。公與小民狎。至其家害於政。或無復出圓驚謝曰。錄事言是。

圖寶過。乃自署罰五十萬錢。由是遷涇陽令。破豪家水碾。利民田。頃凡百萬。君諱茂。桂州君之孫。司錄君之子。亦以能官名。少而奇。壯而強。老而通。闕本無而強老三以元和元年六月十四日卒。年五十七。元或作三。娶京兆田氏女。或無女。男曰家。女曰門。曰都。皆幼。或無曰門。初君樂統之士田山水。求據其州。去官猶家之。既卒。因以其年九月某日葬州北十里崔長史墓西。葬下或有銘曰。

凡兆于茲。唯其家之材。或作財。○今按此句蓋歸有時。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此誌及張徹墓誌。皆以俞爲開封尉。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諱好。或有複出。尙書禮部郎中諱雲卿之孫。開封尉諱俞之女。開封娶趙氏。生二女三男。

下開封字。或作俞。俞二女。長嫁周。開封卓越豪縱。不治資業。喜酒色狗馬。趙氏卒十一年。而開封亦卒。開

封從父弟愈。於時爲博士。或無弟字。舊本皆有。○今按公父仲卿。與開封。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

封界中教畜之。而歸其長女于周氏。況。士第。一作於。元和元年。況中進。況進士家世儒者。或無況。曾祖諱延。潭

州長沙令。祖諱晦。常州參軍。父諱良甫。左驍衛兵曹參軍。況立名行。人士譽之。韓氏嫁九年。生一男一女。年二十

七以疾卒。族或作病。葬長安城南鳳栖原。其從父愈。於時爲中書舍人。父下方有弟字。○今按方本非是。儀禮

其子爲族祖父。其孫爲族父。其曾孫爲族兄弟。有從祖祖父者。祖父之兄弟也。其子爲從祖父。其

孫爲從祖兄弟。有世父叔父者。父之兄弟也。其子爲從父兄弟。今韓公於開封及魏州。皆爲從父弟

方作。從父弟。尤誤。今無則本。不敢輒增祖字。且從諸本去弟字。爲銘曰。

夫失少婦。失或作喪。子失壯母。歸咎無處。

韓滂墓誌銘公爲袁州日。二姪湘滂。皆從之。滂死於袁州。故云權葬宜春郭南一里。宜春。袁

復讀矣。

滂。韓氏子。其先仕魏。號安定桓王。王名茂。九世祖也。滂父老成。厚謹。以文爲韓氏夏子弟。未仕而死。有二子。滂其季也。

其祖諱介。爲人孝友。一命率府軍佐以卒。二子百川。老成。老成爲伯父起居舍人某後。或無復出老成字。或無某字。起居有德。

行言詞。爲世軌式。滂既兄弟二人。而率府長子百川早死。無嗣。或無早字。其叔祖愈。命滂歸後其祖。滂精明遜梯。以

敏讀書倍文。功力兼人。倍與背同。倍文。謂背本暗記也。周禮注。倍文曰讀。韓愈蓋本此。洪贊爲文詞。一旦奇偉驟長。不類舊常。吾曰。爾得無假之人邪。或無得字。退大喜。謂其兄湘曰。某建翁且踰年。懼無以爲

見。今翁言乃然。可以爲賀。羣輩來見。皆曰。滂之大進。不唯於文詞。爲人亦然。或無文字。詞既數月。得疾以死。年十九矣。死或作卒。傍貞元十八年生。吾與妻。公妻高平君盧氏。哭之傷心。三日而斂。既斂七日。權葬宜春郭南一里。或無一嗚呼。其

可惜也已。也一作銘曰。

天固生之邪。偶自生邪。或無之字。天殺也邪。其偶自死邪。或無也字。莫不歸於死。壽何少多。歸或作葬。銘以送汝。其悲奈何。

女挈壙銘。公元和十四年。以刑部侍郎諫佛骨忤上意。出爲潮州。女挈壙死。而南層峯。瘞之山

至是發其喪。歸葬于河。南之河。關世墓之次云。

女挈。女加女書。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爲少秋官。爲少或作少。爲。非是。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爲刑部侍郎。言佛夷鬼。其法

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或無武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刮。或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

揭陽之地。或無漢字。〇揭。其音竭。又音竭。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無可或字。女挈年十二。病在席。疾。或作

揭陽之地。其音竭。又音竭。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無可或字。女挈年十二。病在席。疾。或作

揭陽之地。其音竭。又音竭。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無可或字。女挈年十二。病在席。疾。或作

揭陽之地。其音竭。又音竭。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無可或字。女挈年十二。病在席。疾。或作

揭陽之地。其音竭。又音竭。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無可或字。女挈年十二。病在席。疾。或作

作在病。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又一作。遽頓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峯驛。層峯。或即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爲京兆。下或有尹字。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孥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葬上或有而字。女孥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和下或有之字。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公曾誌盧君夫人苗氏之墓。今誌唐充妻盧氏。即苗氏長女也。充其長女壻。公季女壻也。

夫人盧氏。諱某。蘭陵太守景柔八世孫。父貽。卒河南法曹。法曹娶上黨苗氏。太師晉卿兄女。生三女三男。考苗夫當云二。夫人最長。法曹卒。苗夫人嫁之唐氏充。充明經。或無複出字。宰相休懷曾姪孫。出郡氏。今按郡。銜戰反。俗多作郡。誤也。外王父昂。中書舍人。夫人年若干。嫁唐氏。凡生男與女九人。年四十二。元和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其年四月十五日。葬河南府河南縣之大石山下。銘曰。

夫人本宗。世族之後。率其先猷。令德是茂。爰歸得家。九子一母。得。或作其。婉婉有儀。柔靜以和。命不侔身。茲其奈何。刻銘墓石。以告觀者。觀。或作親。○者。之戎切。與何叶。吳才老讀如此。

乳母墓銘。舊本作河南縣令韓愈乳母李氏。葬乳母。且爲之銘。自公始。

乳母李。徐州人。李下或有氏字。號正真。入韓氏乳其兒愈。入。或作爲。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五年而公父仲卿卒。此云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未詳。退之祭嫂鄭夫人云。我生不辰。李憐不忍棄去。李下或有視保三歲而孤。此言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是雖入三歲。而未及兩周也。益謹。遂老韓氏。及見所乳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徐軍。見下或有其字。徐入朝爲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二。或作三。時節慶賀。輒率婦孫。列拜進壽。節下或有受字。輒上或有龜字。年六十四。元和六年三

月十八日疾卒。疾。或作病。或無疾字。或作以疾卒。卒三日葬河南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于石。納諸墓爲銘。語。或作誌。

卷三十六 雜文

瘞硯銘。銘。或作文。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公與元賓。皆貞元八年進士也。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歎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襄谷。此下或有間字。襄斜。地名。役者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

土平質陶平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斯。閤作。非是。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毛穎傳。公作此傳。當時有非之者。張籍書所謂戲謔之言。謂亦指此。舊史亦從而爲之言曰。議戲不近人情。是豈有識者哉。柳子厚豈下人者。乃獨以爲奇。既書其後。又答楊商之書云。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云云。則文章固自有知音者哉。○李肇國史。謂公此傳。其文尤高。不下遷史。諒藪亦謂此傳似太史公筆。子厚有讀毛穎傳後。題見柳集二十一卷。

毛穎者。中山人也。中山。國名。今定州。其先明眎。眎。記兔目。佐禹治東方土。句。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

治方作璵。土方作吐。屬下句云。孔氏周書注曰。土龍吐。生百穀。義取此。○今按東方卯位。此正爲下文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而言也。然兔與卯。皆不屬土。與方所引孔說不合。又不見其所吐何者可養萬物。兼治東方爲句。語意亦似未足。唯參同契云。兔者吐生光。則兔乃有吐義。然似亦只與下文當吐而生之說相表裏。止是自吐其子。而無吐養萬物之意。未見其必可據也。若作治東方土。而自爲一句。但以平水土而言。則於語勢無關。而下句養萬物有功爲泰庶鮮食之義。意亦嘗曰自明。故今且從諸本。其以平水土物爲十二神。相承已久。亦未見所從來。分闕之以疎知者。意亦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當吐而生。見本草。明眎入世孫觀。蜀本音奴鉤切。爾雅兔子

獸。與鱷同。論衡曰。兔甜羶而孕。及其生子。从口。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恒而出。名曰嬖。○嬖。芳葛切。廣雅云。獸。兔子。○

娥事見淮南子。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魏者下或有號東郭三字。日說文狹兔鏡。戰國策作逴。音俊。。而無咬。

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朱鵲謀而殺之。醢其家。

軍恬。製筆自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也。此固寓言。然亦不爲無失。召左右庶長與軍尉。或無右以恬始。

連山筮之。周禮三易之法。夏日連山。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跖居。

○跌。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箋詞皆用古韻。詩祈父予王之爪牙。靡所止居。古牙居歸。髦與資亦然。一云。崔豹古今注。

蒙恬造筆。以柘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非兔毫也。公豈它有所自邪。○今遂獵圖毛氏之族。按摯資與居書叶。今北人語。猶謂毛爲謨。公作董生詩各與書魚叶。皆可證也。

拔其臺。或作臺。非是。戟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

管城子。或無日字。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

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屠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

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皇上或有始字。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相下或有李字。中車府令高。趙高爲中車府令。下及國人。

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雖下或有後字。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

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秦始皇紀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

石百二十斤也。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

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

髮禿。又所著書。不能稱上意。或作喜。上嘻笑曰。嘻。或作喜。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

耶。君今君或作而。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聘者也。左氏傳二十四年。富辰之言。戰國時。有毛公毛遂。趙人。平原君之客。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或無爲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非是。始皇封諸管城。諸。或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見。或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下邳侯革華傳。方云。閩本無此篇。劉龍圖辯云。或言此篇不類退之文。及得本校。果無。趙彥因始錄於歐公。非也。○今按此當全篇刪去。

送窮文。予嘗見文宗備問云。穎頊高辛時。宮中生一子。不著完衣。宮中號爲窮子。其後正月晦。衣弊食糜。正月晦巷死。世作糜棄破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也。小宋云。退之送窮文。進舉解毛穎傳等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然送窮文與揚子雲逐貧賦。大率相類。盡文辭曰。公送窮文。蓋出子雲逐貧賦。然文不遇逐貧矣。晁無咎取公此文於續楚辭。系之曰。愈以應窮不遭時。若有物焉爲之。故託於鬼譖。彼窮我者。車船飲食。謝而遠之。而窮不可去也。則燒車與船。延之上座。亦平歸於正之義焉。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星字。或有搜出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與糗。與。或作與。糗。爾雅云。麥切。糗。之良切。二牛繫軛下。引帆上樞。軛。選萬里連樞。牛繫軛下。○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下切。糗。之良切。二牛繫軛下。引帆上樞。軛。選萬里連樞。牛繫軛下。○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下或無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糗。糗。或作日吉時。夏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穢風。○張。音霍。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實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

字。故就新。駕塵穢風。○張。音霍。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實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



聲。若嘯若啼。嗟歎嚶嚶。○書。霍說切。勿勿切。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

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箠詭隨。志不在他。子

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齏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

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竅臭香。○韻。許模稯可捐。

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已。與以同。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迴。或主人

應之曰。子以吾爲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朋儔。或作儔朋。六。或作二。非是。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

字。握手覆羹。○振。力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目。或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振。名上

字。矯矯亢亢。惡圖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抉。於高挹羣言。執神之

機。又其次曰文窮。○日文上。或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

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實我讎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與訛

造訛。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僵仆。抵掌

頓腳。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淮南子人不小黠不大迷。不小慧不大

供駒父曰。小黠大癡。○三國志自有全文。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惟。○或作乃與

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竿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粃。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

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或作入。公此篇終云延之上座。於是段成式作留窮

成式後又作。○送窮辭焉。近世唐子西作留窮詩。二者皆祖公之意而爲之。然

鰓魚文鰓。

或作鰓。朱居靖公秀水閩居錄云。鰓魚之狀。龍吻虎爪。鰓目鰓鰓。尾長數尺。末大如箕。芒刺成鈎。仍有膠黏。多於水濱潛伏。人畜近。以尾擊取。蓋魚象之任鼻也。

新舊傳皆載公此文。初公至潮。閩民疾苦。皆曰。惡谿有鰓魚。食民產且盡。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屬秦濟以一半一脈。投惡水而祝之。其夕有暴風震雷起激水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州無鰓魚患。潮州府志所謂能馴鰓魚之暴者。此也。歐陽文忠作陳文惠公神道碑。書公通判潮州。惡谿鰓魚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告以文而戮之。其患并息。朝人數日。書

昔韓公諫鰓而罷。今公戮鰓而罷。所為雖異。其使異物馴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

維年月日。或作維元和十四年。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牢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鰓魚食而告

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揭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也。罔。或作網。或作網。方云。音力制切。楚越

之外。或無之字。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二字。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

楚越。或無蠻字。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潮。或作潮。而無海字。或作嶺海。而併無潮嶺字。○今按

太湖神文。則只作潮。鰓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今字閣本在子。四海之外。六

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鰓

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鰓魚睥然不安谿潭。睥然。方云。左氏睥其

睥然不去。據溪潭。食民畜云云。○今按此恐有脫誤。疑當云。睥然。何版切。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

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亢拒。或無亢字。長雄。漢辭。刺史雖驕弱。亦安肯爲鰓魚低首下心。或作身。或

謂中身也。禮曰。文子共中退然。國語余左執鬼中注身。俗俗視視。目出貌。本或作視。視。息咨

也。○今按二本皆通。然意新史作心爲近。故从之。俗俗視視。反。視也。方云。或校作臨。臨。恐當作睥。爲是。○似悉忱切。明胡典切。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或作。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

得不與鰓魚辨。鰓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或無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各歸。以生以食。鰓

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至。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微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與冥或無冥字。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或無吏字。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 卷三十七 行狀 狀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毫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題中或無支度二字。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一本有皇任開州新備縣主簿九字。公嘗從二爾。司馬溫公考異。以爲公作晉行狀。必揚美蓋惡。敘其爲相時事。止於此。則其節晉於汴州。爲觀察推官。故知晉行治甚詳。唐史晉傳。皆取公行狀爲之。其增修者不一云。董晉行狀書李懷光事。亦可證也。談轅歌先位可知。然其重謹。亦可證也。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至德元載十月。肅宗幸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

任翰林之選。聞。選下。或有召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升

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貞元二年二月。以前汾州刺史崔

圓爲淮南節度使。奏晉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

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下役。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

涵判官。大曆四年五月。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奏晉爲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取。一作假。一約我爲市馬。市字絕

以馬字屬上句。而複出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乎。一作卒。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墳。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既多乎。公與。或作公爲。與上或無。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至上有五字。而無。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或無。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其字。或無。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兩舉。或作舉兩。此用莊子盜跖大怒。兩展其足也。或無復字。自迴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迴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德宗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擇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未盡。或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恆州。建中四年十二月。以晉爲國子祭酒。河北宣慰使。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怒。人下或有。心字。或有心字。無大字。公既至恆州。恆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元元三月。李懷光反。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與上或有軍驚幸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與上或有。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民。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或無。故。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罪下或有。雖有大過。猶將捨焉。如公則誰敢諫。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居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

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下或有之字。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尙書左丞。又爲太常卿。貞元二年七月。拜太常卿。復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五年正月。以晉爲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已。或作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句。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或無復出天下二字。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已。或作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尙書。九年五月罷相。改禮部尙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疾上或有辭字。非是。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遂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尙書。十二年。以晉守兵部尙書。充東都留守。入謝。上語問曰。晏。謝下或有遷字。問曰。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尙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或無州字。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尙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或無由字。拜檢校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毫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敗遊無度。或無敗遊字。無度。士寧每敗。數日。其將李萬榮乘其敗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度下或有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

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軍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者下或無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及。或遂逆以入。及郛。三軍緣道謹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或無初。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己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懼下方有不字。云士寧懼其無以繼。按士寧萬榮專命竊據。故懼士卒之圖己。而復加厚焉。尋上下文。未見其惜費。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而薄之之意也。況以下文又加厚。每加厚惟之。不字之衍甚明。方說誤矣。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故士下或有寧字。非是。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明日二字。或作玄佐曹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萬榮惟恭每加厚焉。嘗介勇士伏幕下。早暮番休。晉一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朝廷以晉仁柔多可。恐不能集事。八月。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以財賦。叔度爲人佻悅。軍中惡之。晉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蒂聯實。鳥。家語。蒼鳥。鴈也。瑞應圖有蒼鳥。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文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

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或無斂。斂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是日兵亂。以長源爲宣武軍節度使。

故君子以公爲知人。作智。或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獨流洋洋。有闕其郭。闕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殯矣。人誰與安。人誰。或作其誰。○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伯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爲上柱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僊。全素。解。全道。爲秘書省著作郎。僊。爲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解。

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諸本僊作全僊。解作全解。考世系表。董溪志。溪解皆無全字。蓋全道全素。出於賜名也。或無爲大理評事五字。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或無伏字。并牒太常議所諡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或作狀上。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亳潁等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韓愈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或無薦字。盧虔也。喜嘗爲虔作復黃陂記。公既已薦喜於盧汝州。十八年。陸修佐主司。權德輿又薦於陸修。後一年。喜登第。誠可

謂知己矣。

### 進士侯喜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或無知字。愈

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遷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或作有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揜卷長歎。長。或作而。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難。或作迤邐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未。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絕下。一有。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

親入關。驛旅道路。見王公數百。王公下或有大人字。或有人字。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

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

而重其事。今子難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

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乃下或有字。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

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曰。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

爲知己者死。司馬遷答任安書。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或無複出四字。其。或作其不。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

於閣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德宗貞元十九年。自正月至五月不雨。分命祈禱山川。秋七月戊午。以關輔

未爲御史時也。按登科記。貞元二十年。卒停舉。是公雖有此疏。而上不從也。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舉選。一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閔京師之人。慮其

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爲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

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分上或無萬字。以十口之家

計之。誠未爲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

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公羊傳。威五年

旱祭也。何休注云。君親之南郊。自責曰。政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

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爲旱。獨陰爲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



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爲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爲宜求純信之士。膏餒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或無公字。清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王化。或作主化。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公時爲監察御史。皇甫湜爲公作神道碑曰。貞元十九年。關中旱饑。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怨。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舊役。而

免田租之弊。專政者惡之。出爲連州陽山令。蓋謂此也。公二十一年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歷言得罪之繇。與湜言無異。史以爲言官市出陽山鎮矣。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思踰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閒。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坼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塗。或作餓。斃踣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爲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宥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勅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得者。或作復。德宗十四年。詔諸道州府。應貞元八年至十一年兩稅及推酒錢在百姓腹內者。並除放。○今按贖內。謂應納而未納者。當見國初時。官文書猶有此語。如今言名下也。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或無知字。受恩思效。有見輒言。無任懇款慚懼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貞元十九年。公爲四門館博士時奏請也。

國子監應三館學士等準大典。唐大典三十卷。開元十年。起居舍人陸堅被詔撰。玄宗手寫六條。國子館曰。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至二十六年書成。國子館

學生二百人。皆取文武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已。或作下。同。太學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五品

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或無從字。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補充。

右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源。至使公卿子孫。恥遊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

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大典。其太學館。量許取常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門館。亦量許取

無資蔭有才業人充。如有資蔭。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補人有冒蔭者。請牒送法司科罪。緣

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內。特許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廚糧度支。

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準新補人數。量加支給。謹具如前。伏聽處分。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公嘗諱殿中少監馬君繼祖墓。即北平莊武王之孫。贈太子少傅繼之。

拜北平於馬前。王問而憐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焉。今又爲彙之行狀。

彙。即北平之長子也。故其終亦曰。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

援其大者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

焉。公於馬氏。可謂厚矣。據狀貞元十九年作。

君諱某。字某。諱某。或作諱彙。其先爲嬴姓。當周之衰。處晉爲趙氏。其先本嬴姓。伯益後。伯益生大廉。大廉四世孫

勝爲趙氏。季勝十世孫叔帶。去周事晉。叔帶五世孫夙。晉亡而趙氏爲諸侯。夙九世孫肸。自立爲其後。益大。與齊楚韓魏燕爲六國。

俱稱王。其別子趙奢當趙時。或無時。破秦軍閼與有功。號馬服君。子孫由是以馬爲氏。臨四世孫武靈王。與六

下文王二十九年。使別子趙奢擊秦。大破秦軍閼與。賜奢號馬服君。子孫以馬爲氏。閼與。地名。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贈太尉岫。岫生喬卿。任襄州主簿。國

亂。去官不仕。喬卿生君才。隋末爲剡令。或作剡。燕王藝師之。以有幽都之衆。羅藝字子世。京兆雲陽人。隋大

管。武德初。朝京師。拜武侯大將軍。唐武德二年十月。藝奉表歸國。詔封爲燕。封南陽郡公。卒葬大梁新里。

趙郡李華刻碑頌之。君才生珉。爲玉鈴衛倉曹參軍事。贈尙書左僕射。生季龍。爲嵐州刺史。贈司空。清河崔元翰銘其德於碑。在新里。司空生燧。爲司徒侍中北平王。贈太傅。諡莊武。莊武之勳勞在策書。君其長子也。燧二子。次

少舉明經。司徒公作落太原。大曆十四年閏五月。授河南府參事。建中四年。司徒公使將武人子弟才力

之士三百人。朝行在扞衛。獻御服用物弓甲煮器幄幕。奔走危難。上嘉其勤。作喜。或超拜太常丞。賜章服。遷少府

少監。太僕少卿。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廬墓側植松柏。終喪。又拜太僕少卿。疾病一

年。貞元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作七。或終于家。凡年四十有五。其弟少府監暢。上印綬。求追贈。一作贈絳州刺史

布帛百匹。君在家。行孝友。待賓客朋友有信義。其守官恭慎舉職。其朝獻奉父命不避難。其居喪有過人行。初司

徒公娶河南元氏。封潁川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國薨。少府始孩。顧託以其姪爲繼室。是爲陳國夫人。陳國無子。

陳國無子。或愛君與少府如己生。其薨也。君與少府喪之猶實生己親。負土封其墓。夫人梁陽鄭氏。王屋縣令

況之女。有賢行。侍君疾。逾年不下堂。食菜飲水。藥物必自擇。將進輒先嘗。方書本草。恆置左右。子男二人。敕前左

衛倉曹參軍。敕右清道率府曹參軍。女子二人在室。雖皆幼。侍疾居喪如成人。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

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綴其大者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復讎狀。蜀本此狀首云。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爲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勅。復仇

生。寧失不經。特從減死。宜決杖一百。配流循州。於是史官職方員外郎韓愈獻書云云。公

於時未爲史官也。此後人以史文增入閣本。舊本皆無之。○事之首末。已具載本廳。舊史書

於憲宗紀刑法志。新史書於孝友張瑒傳。按新史所書。自太宗時至是。復讎者凡七人。原之

者三。不原者四。梁悅其一也。大抵殺人者死。有國常典。而貸死者。出於一時之特赦。公

此議欲令凡事發具其事下尙書省

集議。酌宜而行。禮刑兩不失矣。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一作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端上或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公羊傳定四年。父不見於禮記。記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子曰。寢又見周官。春秋受誅。子復讎可也。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無諸市朝。不反兵而闕。又見周官。周官調人。凡殺人而義者。勿讎。讎之則死。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無下或有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一無而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作特。或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殺下或無者字。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土。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

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有吏字。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土。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或無有字。申或作由。有由字。但下字當作申。更詳之。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或無律謹議。

錢重物輕狀。唐史食貨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緡二

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不充。詔百官議曰。今宜使天下兩稅。皆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云云。此狀大率與於陵議合。

右臣伏準御史臺牒。準中書門下帖奉進止。帖。或作牒。錢重物輕。爲弊頗甚。詳求適變。可以便人。所貴緡貨通行。里

閭寬息。宜令百寮隨所見。作利害狀者。臣愚以爲錢重物輕。救之之法有四。一曰。在物土貢。夫五穀布帛。農人之

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爲也。人不能鑄錢。而使之賣布帛穀米。以輸錢於官。是以物愈賤。而錢愈貴也。而錢或無而字。

今使出布之鄉。租賦悉以布。出縣絲百貨之鄉。租賦悉以縣絲百貨。去京百里悉出草。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內。

及河渭可漕入。願以草粟租賦。草粟下或無字。悉以聽之。則人益農。或作豐。錢益輕。穀米布帛益重。二曰。在塞其隙。無使

之洩。禁人無得以銅爲器皿。或無字。禁鑄銅爲浮屠佛像鐘磬者。蓄銅過若干斤者。鑄錢以爲他物者。皆罪死不

赦。禁錢不得出五嶺。下或有嶺出五嶺字。買賣一以銀。盜以錢出嶺。及違令以買賣者。皆坐死。一無坐字。五嶺舊錢。聽人載

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曰。更其文貴之。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今鑄一而得五。是費錢千。

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曰。扶其病。使法必立。扶。或作狀。非是。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輸其土物。以爲租賦。則州

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穀米布帛未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使新錢一當五

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用。錢必輕。穀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謹錄奏聞。伏聽勅旨。謹奏

### 卷三十八 表狀一

爲章相公讓官表。憲宗紀。元和九年十二月戊辰。尚書右丞章實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代作。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爲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非常之寵。忽降於上天。不次之恩。遽屬於庸品。

○屬。之承命震駭。心神靡寧。願已慙視。他典切。手足失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非長才。又乏敏識。學不

能通達經訓。文不足緣飾吏事。○錄去聲。前漢公孫弘習文。徒知立志廉謹。絕朋勢之交。處官恪恭。免請託之

累。因緣資序。驟歷臺閣。蒙生成於天地。無裨補於涓塵。忝冒以居。涯分遂極。常以盈滿自誠。方思退處里閭。何意恩澤益深。猥令超參鼎鉉。竊自惟度。實不堪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相者。上熙陛下覆燾之恩。下遂羣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和四時。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毫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晷刻之誤。或遺患於歷年。固宜旁求隱士。必得能者。然後授之。不可輕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聖主知人之哲。下乖微臣量己之義。無補於理。有妨於賢。況今倭乂至多。耆碩咸在。苟以登用。皆踰於臣。伏乞特迴所授。以示至公之道。天下幸甚。或有複出四字。

為宰相賀雪表時武元衡張弘靖章貢之等為相。公知制誥。

臣某言。臣伏以去歲冬間。雨雪頗少。今年春首。宿麥未滋。陛下深念黎甿。屢形詞旨。神監昭達。皇情感通。春雪始繁。時雪遂降。實豐稷之嘉瑞。銷癘疫於新年。東作可期。南畝有望。此皆陛下與天合德。視人如傷。每發聖言。則獲靈貺。見天人之相應。知朝野之同歡。臣等職在燮和。慚無效用。覩斯慶澤。實荷鴻休。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退之以元和八年。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而吉甫以九年十月卒。則進實錄在十年夏也。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口傳。必憑諸史。自雖二帝三王之盛。若不存紀錄。則名氏年代。不聞于茲。功德事業。無可稱道焉。順宗皇帝。以上聖之姿。早處儲副。大曆十四年五月。德宗卽位。十二晨昏進見。以長子宣王嗣為太子。年十一。必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利及四海。及嗣守大位。貞元二十一年正月。行其所聞。順天從人。傳授聖嗣。陛下欽承先志。紹致太平。原大。或實資撰次。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職。監修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章處厚所撰先帝實錄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修。臣與修撰左拾遺沈傳師。直館京兆府咸陽縣尉宇文籍。

等。共加採訪。并尋檢詔勅。修成順宗皇帝實錄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姦佞。莫不備書。苟關於時。無所不錄。吉甫懷重其事。欲更研討。比及身歿。尙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刊正方畢。文字鄙陋。實懼塵玷。或作實積。顛懼。謹隨表獻上。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右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錄。今月四日。宰臣宣進止其間有錯誤。令臣改畢。卻進舊本者。臣當修撰之時。史官沈傳師等。採事得於傳聞。詮次不精。致有差誤。聖明所鑒。毫髮無遺。恕臣不逮。重令刊正。今並條改訖。其奉天功烈。更加尋訪。已據所聞。載於首卷。初德宗幸奉天。倉卒間。順宗嘗親執弓矢。後先導衛。備嘗辛苦。儻所論著。尙未周詳。臣所未知。乞賜宣示。庶獲編錄。永傳無窮。謹錄奏聞。謹奏。

爲裴相公讓官表

憲宗紀。元和十年六月乙丑。御史中丞裴度。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時爲考功郎中知制誥。代爲此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爲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爲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爲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或作出。因。或作乃。元和初。度爲監察御史。論權倖語反忤旨。出。爲河南府功曹參軍。武元衡帥四川。表爲節度掌書記。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自西川召爲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受恩益大。顧已益輕。大。或作厚。益。或作盡。獨斷不謀。或作重。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歷。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羣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

不爲。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元和九年。度又毗邦憲。十年。度爲聖君所厚。

宛逆所讎。闕於防虞。幾至弊路。元和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師道俱遣刺客殺宰相武元衡。又擊命獲全。忝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祇自內慚。豈意陛下擢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變和之任。忘其陋陋。使佐

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廚。孟子云。伊尹以割烹要湯。高宗登傳說於版築。孟子。傳說舉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離騷。

鼓刀令。禮文王而得舉。住云。望屠於朝歌。說苑。望年七十。釣於渭濱。齊桓起甯戚於飯牛。離騷。甯戚之謳歌。今。齊桓聞以該輔。住

威方厥牛。叩角而商。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

之歌。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鼈。未盡被

雍熙。當大有爲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及巖穴。

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或作集事。乞迴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爲宰相賀白龜狀。一作表。據表言伐蔡事。當在元和十年。宰相裴度張弘靖章貫之也。公元和

十二年七月。從裴度伐蔡。十月克蔡州。擒吳元帥以獻。幾與表言合云。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元和十一年。以李道古爲鄂岳觀察使。會平淮西。得白龜以獻。

右今日某宣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止。或作旨。今玉堂宣底作進止。伏以禋祥之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

可以推究。古者謂龜爲蔡。語曰。臧文仲居蔡。住云。蔡。周之守龜。本出蔡地。因以爲蔡者。龜也。今始

入賊地。而獲龜者。是獲蔡也。白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提挈而來。生致闕下。此象既見。

其應不遙。斯皆陛下聖德所施。靈物來效。太平之運。其在於今。臣等謬列臺衡。親覲嘉瑞。無任抃躍之至。

冬薦官殷倩狀。或無冬官字。公嘗有答殷侍御書云。蒙示新任公羊春秋。疑即倩也。狀薦堪御史太

常博士。元和十一年冬作。十二年公送其嗣宗正少卿李幸誠使回鵬序云。自太常



博士遷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承命以行。則是脩果因公之薦。而爲太常博士矣。

前天德軍都防禦判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殿脩

右伏準貞元五年六月十一日勅。停使郎官御史在城者。諸本有停字。無使字。或無停字。方引宋委常參官。每年冬季聞薦者。前件官兼通三傳。傍習諸經。注疏之外。自有所得。久從使幕。亮直著名。朴厚端方。少見倫比。以臣所見。堪任御史太常博士。臣所詣知。不敢不舉。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進王用碑文狀。王用字師柔。憲宗舅李修。其姊婿也。公時爲右庶子。爲作碑。時元和十一年十一月云。

故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尙書王用神道碑文。用以元和十一年八月卒。贈工部尙書。是年十一月葬。

右京兆尹李脩。或作修。是王用親表傳。用男沼等。意請臣與亡父用撰前件碑文者。伏以王用國之元舅。位望頗崇。豈臣短才。所能褒飾。不敢辭讓。輒以撰訖。其碑文謹錄本隨狀封進。伏聽進止。或作鞞銜白玉腰帶一條。臣並未敢受領。謹奏。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劉又好伙。能歌詩。聞公善接天下士。步歸之。其後持公金數斤去曰。此諫墓中人所得。不若與劉君爲壽。公所受王用男人事物。其又所謂諫墓中人所

某官某乙。本或無此四字。但云臣愈言。今日品官云云。今按狀體。前合當具官。不當言云臣某言。

右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止。緣臣與王用撰神道碑文。令臣領受用男沼所與臣馬一匹。并鞞銜及白玉腰帶一條者。臣才識淺薄。詞藝荒蕪。所撰碑文。不能備盡事跡。聖恩弘獎。特令中使宣諭。并令臣受領人事物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躍。無任榮抃之至。謹附伏陳謝以聞。謹狀。

薦樊宗師狀

宗師字紹述。公薦之舉矣。因東野之葬。稱其經營如己。薦之鄭餘慶。後又薦之於故相袁微。謂伏閣賓位尙有關員。今又以狀薦於朝。謂知賢不敢不論。紹述死。又

爲之銘。極所稱道。其於朋友。可謂信矣。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

校下或有尙書字。

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藝學。多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潔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材有識。可任以事。今左右史並闕。員外郎侍御史亦未備員。若蒙擢授。必有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錄狀上。伏聽處分。

舉錢微自代狀

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除刑部侍郎。舉微自代。微字蔚華。吳郡人。尙書郎起之子。以集考之。公舉自代。凡六人。爲刑部舉錢微。爲袁州舉韓泰。爲祭酒舉張惟

素。爲兵部舉韋闓。爲京兆尹舉馬總。爲兵侍又舉張正甫。皆一時之賢也。

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微

右臣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

正月。或作五月。

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器質端方。性懷恬

淡。外和內敏。潔靜精微。可以專刑憲之司。參輕重之議。況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衆望。伏乞天恩。遂

臣誠請。謹錄奏聞。謹奏。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或無撰文二字。元和十二年十月。惟西平。羣臣請刻石紀功。十三年正月。敕刑部侍郎韓愈撰。文表云。伏奉正月十四日敕。本表後云。三月二十五日自

奉敕。凡七十日矣。舊史云。惟西碑多鉅製度事。時先入蔡州。李愬功第一。總不平之。時有石烈士者。因什碑得見。上訴其事。詔令磨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詳見碑注。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勅牒。

正月十四日勅牒。或作某。以收復淮西。或無復字。

羣臣請刻石紀功。明示

天下。爲將來法式。

或無式字。

陛下推勞臣下。

或作推功。勢臣。

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

所任。爲愧爲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中謝涉旬。或本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

又作旬涉。

辯之士。爲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

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并美

具。號以爲經。號。或作纂。經。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

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中謝或無此二字。伏惟唐至陛下。作以。或

再登太平。刻刮羣姦。掃灑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淮西之功。尤爲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

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英。所在麻列。麻。或作成。方以闕抗苑李謝本。○今按作麻殊無理。疑比本是森

簡書。亦有森列之語可考也。方氏固執舊本。定以麻字。仲舉無理。不成文章。因爲可怪。然幸其如此。存得本字。使人得以因疑致察。遂得其真。若便廢麻而直作成字。則人不復疑。而本字無由可得矣。

然則方本雖誤。而亦不爲無功。但不當便以爲是。而直廢它本。不復思索。儒宗文師。磊落相望。外之則

參考耳。今以無本。亦未敢輕改。且作麻字。而著其說。使讀爲森云。宰相公卿。即官博士。官。或作中。內之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

知最爲淺陋。顧貪恩待。或作侍。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爲之。以塞

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對進。無任慙羞戰怖之至。謹上或有隨表二字。慙羞戰怖。或作慙惶

日。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二十三日。○今按此或本以閣下。便著月日。與今表式不同。未詳其說。

奏韓弘人事物表。古本云。四月一日。僉度舉東簡。奉進止碑文。宣賜韓弘一本。

右臣先奉恩勅。以平淮西碑文。或無恩字。或無勅字。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弘等。今韓弘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未敢

受領。謹錄奏聞。伏聽進止。謹奏。

謝許受韓弘物狀

臣某言。今日品官第五文嵩至臣宅。奉宣聖旨。令臣受領韓弘等所寄撰碑人事絹者。恩隨事至。榮與幸并。慙忭怍惕。罔知所喻。中謝。伏以上贊聖功。臣子之職。下露羣帥。文字所宜。陛下謙光自居。勸勵爲事。各賜立功。節將碑文一通。使知朝廷備錄勞效。韓弘榮於寵賜。遂寄縑帛與臣。於臣何爲坐受厚貺。恩由上致。利則臣歸。慙戴兢惶。舉措無地。無任感恩慙懇之至。

卷二十九 表狀二

論捕賊行賞表

憲宗紀。元和十年六月癸卯。鎮州節度使王承宗。遣盜夜伏於靖安坊。刺殺宰相武元衡。死之。又遣盜於鹽化坊。刺御史中丞裴度。傷首而免。京城大駭。武元

衡死數日。未獲賊。兵部侍郎許孟容請見。奏曰。豈有國相橫尸路隅。而不能擒賊。因羅位極言。乃詔京城諸道。能捕賊者。賞錢萬貫。仍與五品官。至是獲賊。而未卽加賞。此公所

以以狀論列其號令之不信也。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勅。以狂賊傷害宰臣。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今下手賊等。四分之內。已得其三。一作二。其餘兩人。蓋不足計。根尋蹤跡。知自承宗。再降明詔。絕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士則士平。皆王武俊之子。張晏等謀。士平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士則士平。或作士平。士則。八日之制。無不行者。獨有賞錢。獨上或有內字。尚未賜給。羣情疑惑。未測聖心。聞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巡繞瞻視。咨嗟歎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以爲朝廷愛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由辯明。且出賞所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因得此賊而正刑法也。因。或作由。一作罰。承宗何故而賜誅絕也。士則士平。何故與美官也。三事既因獲賊。獲賊必有其人。不給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

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或無之。人字。況今元濟承宗。尚未擒滅兩河之地。太半未收。隴右河西。皆沒戎狄。所宜大明約束。使信在言前。號令指麾。以圖功利。況自陛下即位已來。繼有丕續。已。或作同。下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劍南東西川。斬李錡。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五州。澤、潞、威、德所加。兵不汙刃。收魏博等六州。六州。魏、博、貝、相、盧、衛。致張茂昭張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易定二州。張茂昭所管。於針切。創業已來。列聖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者。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此由天授。由上或有。皆字。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爲巨唐中興之君。宗廟神靈。所共祐助。勉強不已。守之以信。或作道。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欲往。無不可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去食。人非食不生。尙欲捨生以存信。況可無故而輕棄也。昔秦孝公用商鞅爲相。欲富國強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秦人以君言爲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強。無敵天下。三丈之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言爲必信。言之必信字。無理甚明。亦足以見二本之謬矣。昔周成王尙小。與其弟叔虞爲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爲侯。擇。杭本作。非是。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昔漢高祖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爲。不問出入。令謀項羽。平用金間楚。數年之間。漢得天下。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達於利。達。或作遠。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以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未有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者也。方無亦未至利者十三字。○今詳文意。上文引秦孝公周成王事。故此以未有不可欠闕。方本但以臨信闕杭之故。不問可否。直行。臣於告賊之人。告。或本無恩義。彼雖獲費了不關刪去。舉正亦不復載。殊爲無理。今悉補而足之。

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黷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伏望恕臣愚陋僻癡之罪。而收其懇款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惶誠恐。

論佛骨表

新舊史皆具載於本傳。先是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稔人泰。至是憲宗遣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持香花迎入

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贊歎。公爲刑部侍郎。上表極諫。帝大怒。欲抵死。崔羣裴度威里諸貴。皆爲公言。乃貶潮州刺史。時宰相疑公此表。爲馮宿所草。以宿嘗與公同年進士。又同佐裴度淮西。故疑之。遂貶宿歙州刺史。時宰必皇甫鎛也。亦可謂無識鑑矣。此表豈宿所能了耶。聞見錄云。憲宗元和十四年。自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入禁中。諫者以憲宗爲韓退之以諫逐。十五年。有陳僕志之稱。懿宗咸通十四年。又迎其骨入禁中。諫者以憲宗爲戒。懿宗曰。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不數月崩。送佛骨還法門寺。愈之諫云。事佛以求。享年不永者。其知言哉。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

伏以或作臣伏聞。或作臣聞。

自後漢時流入中國。

施上舊史有始。新史施作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

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

或作一百一十。

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

或作一百。

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

新史無八字。考之

世紀。

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

帝舜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

百五歲百一十八歲。諸上或皆有一字。

帝舜及禹。年皆

非是。

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

帝舜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

諸上或皆有一字。

帝舜及禹。年皆

百歲。新史舜下有在位字。以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而下方有此時二字。舊史

上多帝王世紀之文。

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

減百歲。

五十九年。新舊史無九字。脫也。言。方作定。新舊史皆無年所極三字。

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

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

作至。或無耳。

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

年。

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

八年。

或無耳。

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

年。

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

八年。

或無耳。

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

年。

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

八年。

或無耳。

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

年。

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

八年。

或無耳。

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

年。

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

八年。

或無耳。

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

年。

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

八年。

或無耳。

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乃，或作反。乃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事上或有信字。新舊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武德九年四月，高祖詔有司，當時羣臣材識不逮。材識，新舊史無事字。有信字。高祖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知。新舊史作究。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作明聖。或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不上或無即字。創上或無許字。新舊史創作別。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當時二字。新舊史作常。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新史無轉字。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加，或作相。新史作加。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年豐人樂，新舊史作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或無設字。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云上或無皆字。敬信，新史作信向。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何人。新舊史作微賤。豈合更惜。或無豈合。焚頂燒指，焚頂上。新史有以至字。舊史有所以字。謝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少作幼。業若不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燒身，以爲供養者。或無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佛上新舊史無夫字。下或有者字。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史作不言。新舊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新舊史無至今二字。或無而於二字。或無之字。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殷。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棄也。感下舊史有於字。新史或作貳。誤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令。新舊史作以。又作直。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尙令巫祝先以桃茱祓除不祥。本一作桃。然後進平。禮記：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茱執戈驅之也。注：桃鬼所惡。荆楚若可擇不祥，左氏襄二十九年，公如

楚。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視之。公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

使巫以桃茢先被覆。楚人悔之。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付下或無之字。新舊史作付。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

代之惑。或無代字。後新史作前。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新史無此。佛如

有靈。能作禍祟。或作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即太史曰。傳奕上疏請除佛法。云降自魏。至于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

始立胡神。泊于符石。先胡亂華。主嗣臣佞。祚短政虛。云云。予謂愈之言。蓋廣奕之言也。故表出

之。林之奇曰。崔浩聞佛而死於鑊。韓愈聞佛而貶於唐。此浮屠者。得爲口實。以爲聞佛者之戒。

至于梁武三捨身而餓死臺城。宋齊以下。事之斷謹而年代尤促。則浮屠之徒。又以爲學佛不盡其道

之謂。自非卓然不惑之士。未有不爲其所迷也。

潮州刺史謝上表。或無刺史字。本傳具載公此表。憲宗得表。謂宰相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

也。帝欲復用愈。故先語及。觀宰相意。皇甫鏊恐其復用。乃率先對曰。愈終太疎狂。且可

量移一郡。後授袁州刺史。歐陽文忠公云。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諱死。真若知

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雖韓文公不免此累。或者又罪其以封禪諫帝。皆非也。

臣某言。臣以狂妄。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新史作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

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剜心。豈

足爲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正上或有今年字。即日奔馳上道。或作就經涉嶺

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三月已卯。公至潮州。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或無具天子神聖。威

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

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或作苟有不便。



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焉。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經。舊史通海。口下惡水。漣瀾壯猛。雙。難計程期。程期。新舊。颶風。鱗魚。遇切。其患禍不測。州南近界。州南近界。或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爲羣。新舊史作。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舊史無所見。表。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闕。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平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乎。新舊史並作。或作。臣亦。新舊史並無。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大。新史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舊史武克不剛。孽臣姦隸。作。或。蠱居某處。播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一作。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朝。新。舊史作不。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閭。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靡。莫不寧順。寧。新舊史作從。大字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或無之字。治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范太史唐書曰。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爲具著作功治。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年下或無代字。舊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時。一。上。



自新之望。曾不得與鳥獸率舞。蠻夷縱觀爲比。與。或銜酸抱痛。且恥且慙。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之至。惶惶。

或作憐。謹奉表陳賀以聞。

袁州刺史謝上表。或無刺史字。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怒臣愚直。唐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崩。穆宗即位。故此謂憲宗爲先朝。穆宗不加大罪。自刑部侍郎

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至。元和十四年七月。上其年十月二十四日。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稅賦及時。人安吏循。閭里無事。微臣惟當

布陛下惟新之澤。守國家承平之規。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陋無堪。累蒙朝廷獎用。掌誥西掖。元和九年。公知司刑南宮。元和十二年十二月。顯榮頻煩。稱效寂蔑。又蒙赦其罪。累授以方州。德重恩弘。身微命賤。

無階答謝。惟續慙惶。無任感恩慙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泰。奉表陳謝以聞。

賀皇帝即位表。穆宗卽皇帝位。公在袁州以表賀。

臣某言。伏聞皇帝陛下。以閏正月三日。或無三日。虔奉遺詔。昭升大位。月。或作承。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天地神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日月貞明。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爲天所相。爲人所歸。上符天心。下合人志。然後奄有四海。以君萬邦。伏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丕續。當中興之昌運。爰自主嚮春宮。

齒胄國學。孝友之笑。實形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羣聽。及初嗣位。遐邇莫不歡心。爰降詔書。老幼或至垂泣。或作舉。用俊乂。流竄姦邪。帝卽位之日。召翰林學士段文昌。杜元穎。仇傳師。李肇。待讀薛放。丁公。雖虞舜之去四兇。舉十六相。不能過也。

傳敦窮奇。楊杞。饒。對思政殿。並賜金紫。丁未。貶宰臣皇甫鏞爲崖州司戶參軍。叔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經。十六相也。見左傳。天下翹首以望太平。

卷三十九 表狀二

四六一

天下傾心以觀至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昔者堯舜以吁咷。君臣相戒。以致至治。周文王以憂勤。日中不食。以和萬民。故能澤流無窮。名配日月。伏惟皇帝陛下。儀而象之。以永多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微臣往因言事。得罪先朝。守郡遠方。拘限條制。守郡。或作歸。或作制。或作例。不獲奔走。稱慶闕庭。無任欣歡。踊躍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以聞。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五日制書。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蒙除罪。或無蒙字。與之更始。令得自新。恩浹幽明。慶溢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於嗣位之始。降非常之恩。所以象德乾坤。同明日月。伏惟皇帝陛下。文思聰明。神聖睿哲。發號出令。雲行雨施。懼刑政之或差。憐綵寡之重困。知事久之滋弊。慮法詘之益姦。罪人悉原。隆典咸舉。生恩既及於四海。和氣遂充於八紘。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微臣往因論事。獲譴海隅。旋沐朝獎。侍罪山郡。未離貶竄之地。忽逢曠蕩之恩。踊躍欣歡。實倍常品。限以官守。不獲隨例稱慶闕廷。無任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冊皇太后表。穆宗紀。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尊母爲皇太后。即憲宗懿安皇后。郭氏子儀之孫也。

臣某言。伏承閏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后光膺令典。受冊宮闈。歡心始自於內朝。孝理遂形於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皇太后風贊先皇。嗣成至化。誕生明聖。續繼鴻休。華胥寶贊於軒圖。帝王世紀。華文母有光於周道。亦右文母。太姒詩。恭惟懿德。克配前芳。皇帝陛下。出震承乾。垂衣御極。式展臣子之志。以明教化之源。禮命載崇。華夷同慶。臣待罪外郡。不獲隨例稱賀闕廷。賀。或作賀。或作賀。或作賀。無任踊躍欣歡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慶雲表穆宗元和十五年六月十六日也。公時爲袁州刺史。以表圖稱賀云。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見於西北。至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采五色。光華不可偏觀。非煙非雲。容狀詎能詳述。抱日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爲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李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陵。或故黃帝因之以紀事。左氏昭十七年。黃帝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說者以黃帝有景雲之瑞。故以名官也。虞舜由之而作歌。尚書大傳曰。俊乂

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禮煥縵兮。又按季夏六月。土王用事。王。或其日景戌。亦主於土。今按曆家四季之月。今云六月明。常作王景戌。以屬推之。十六日也。西北方者。京師所在。土爲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既徵於古。又驗於今。伏惟皇帝

陛下。德合覆載。道光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既兆。仁壽之域以躋。或以。或微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貶黜之地。目覩殊常之慶。林躍欣幸。欣一作歡。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聖德所致。瞻戀闕廷。心魂飛馳。無任欣林踊躍之至。馳下或有並圖奉進四字。或謹差某官。奉表陳賀以聞。附於下文奉表陳賀之下。

舉張惟素自代狀國子監公自袁州召爲國子祭酒。舉以自代。時元和十五年冬也。

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惟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文學治行。業所推與。累歷中外。資序已深。序。或和而不同。靜而有守。敦厚退讓。可以訓人。臣所本如。輒舉自代。謹錄奏聞。作考。

舉韓泰自代狀袁州公自潮州移刺袁州。舉泰以自代。時元和十五年春也。

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韓泰泰永貞元年十一月坐王叔文之敗。貶袁州司馬。元和十年三月。遷漳州刺史。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及刺史授上乾三日內。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詞學優長。才器端實。早登科第。貞元十一年。泰登第。亦更臺省。貞元中。泰累遷。至戶部郎中。往因過犯貶黜。至今十五餘年。自領漳州。悉心爲治。官吏懲懼。不敢爲非。百姓安寧。並得其所。臣在潮州之日。與其州界相接。臣之政事。遠所不如。乞以代臣。庶爲允當。謹錄奏聞。

慰國哀表

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崩於大明宮中和殿。公時刺袁州。奉表稱慰。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十七日詔書。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承詔哀惶。號踊無地。伏惟聖情。何可堪處。大行皇帝。功濟寰區。仁霑動植。奉諱之日。率土崩心。凡在臣子。不勝殞裂。伏惟陛下。痛貫宸極。聖情難居。臣拘守遠郡。不獲匍匐奉慰。瞻望闕廷。且悲且戀。謹奉表陳慰以聞。

舉薦張籍狀

籍字文昌。蘇州吳人。貞元十五年進士。公時爲國子祭酒。以狀薦籍。籍用是自校書郎。除國子博士。元和十五年也。籍祭公詩云。我官麟臺中。公爲大司成。念此委

未秩。不能力自揚。特狀爲博士。始獲升朝行。未幾享其資。遂忝南宮郎。可以知公之薦也。或有國子監字。

登仕郎守祕書省校書郎張籍

右件官學有師法。文多古風。沈默靜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實。光映儒林。臣當司見闕國子監博士一員。生徒藉其訓導。伏乞天恩。特授此官。以彰聖朝崇儒尚德之道。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請上尊號表

或有國子監字。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召爲國子祭酒。至是有此表。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或無此字。稱身雖賤微。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大藝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今天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或無此字。今經營乎無爲之業。游息乎混元之宮。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收冀部。元和十五年十月。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元。旋定幽都。長慶元年。

三月。幽州節度使劉總。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析木天街。北嶽醫閭。皆以幽冀言也。以所管八州。歸于有司。屬幽州。北嶽常山在定州恒陽縣。在古冀州之域也。醫地彌天區。界軼海外。舜闕。周禮職方氏。幽州。其鎮醫閭也。○今按此長慶元年。劉總納土時也。至南斗十一度爲析木。屬幽州。北嶽常山在定州恒陽縣。在古冀州之域也。醫地彌天區。界軼海外。舜闕。周禮職方氏。幽州。其鎮醫閭也。○今按此長慶元年。劉總納土時也。之十有二州。周之千七百國。章亥所步。禹契所書。四面輻輳。各修貢職。章亥所步。山海經云。禹使大章。步百里七十一。又使堅亥自南極盡於北。西戎之首。北虜之渠。恒威愧德。失據狼狽。收其種落。逃遁遠去。來獻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或作如。爰初嗣位。首去姦孽。謂貶皇甫鎛。或作孽。隨所顧指。應時清寧。哀天下之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匪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大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煬皇殺黑龍以濟冀州。堯誅九嬰以定下土。煬皇殺黑龍。堯誅九嬰。二事。並見淮南子。厥功以方吾君。一何遠也。堯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云三年有成。今自嗣位以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未足以諭。以非常之功。襲尋常之號。以冠古之笑。屈守文之名。臣子之誠。作下。或闕而不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縉紳先生之過也。謂臣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不謀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恩。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思慮。取正於經。以定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某誠惶誠恐。方本無臣某下六字。

舉韋顥自代狀 尙書兵部長慶元年七月。公自國子祭酒除兵部侍郎。舉顥自代。○顥。諸登切。

中散大夫守大理少卿驍騎尉韋顥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學識該達。器量弘深。朝推直道。代仰清節。顯映班序。十五年餘。夷險一致。風猷益茂。屈居少列。未副羣情。文昌政本。侍郎官重。尙德之舉。顥宜當之。乞迴

臣所授庶弭官謗謹錄奏聞謹奏。

卷四十 表狀三

輪孔戮致仕狀

或無孔戮字。公嘗詰孔尙書墓。言尙書七十。三上書去官。公嘗賢其能。謂公尙

所論之狀也。時  
長慶三年作。

某官某

右臣與孔戮同在南省爲官。數得相見。或無同字。戮爲人守節清苦。議論平正。今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

國忘家。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戮上疏求致仕。故往看戮。戮爲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伏以陛下

優賢尙齒。見戮頻上三疏。言詞懇到。重違其意。遂卽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然如戮輩在朝。不過三數人。實可

爲國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尙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

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貪賢敬老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禮下或有日字。致事。或作致仕。○今據禮記作事。若不

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安車。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尙壯。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事

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今戮幸無疾疹。音疹。但以年當致事。據

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況左承職事。亦極清簡。若戮尙以繁要爲辭。自可別授秩崇

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戮尙未得退。戮獨何人得遂其願。其。或然人皆求進。戮獨求退。尤可賢重。臣

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或無領字。蒙陛下厚恩。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恩。特垂察納。

舉馬摠自代狀

京兆府

公爲京兆尹。摠以自代。長慶三年也。時摠自天平軍節度使。方入爲戶部尙書。

時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戶部尚書馬摠

右伏維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近者京尹用人稍輕。所以市井之間。或無近者至所以十字。盜賊未斷。郊野之外。疲瘵尙多。前件官文武兼資。寬猛得所。累更方鎮。皆有功能。若以代臣。實為至當。謹錄奏聞。謹奏。

賀雨表公尹京兆時作。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外。始聞其語。今見其真。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青天湛然。旱氣轉甚。陛下憫茲黎庶。憫一作憐。一有事山川。中使纔出於九門。陰雲已垂於四野。龍神效職。雷雨應期。雷一作雲。或嘉穀奮興。根葉肥潤。抽莖展穗。不失時宜。人和年豐。莫大之慶。微臣幸蒙寵任。獲觀殊祥。慶抃歡呼。倍於常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太陽不虧狀狀蜀作表。公尹京兆時作。

司天臺奏。今月一日太陽不虧。長慶元年九月壬子朔。日食角十二度。今月一日十月一日也。蓋九月朔日食。則十月朔當虧。今太陽不虧。故以為賀。

右司天臺奏。今日辰卯間。太陽合虧。陛下敬畏天命。克己修身。誠發於中。災銷於上。自卯及巳。當虧不虧。及或作至。雖隔陰雲。轉更明朗。比於常日。不覺有殊。天且不違。慶孰為大。臣官忝京尹。親觀殊祥。欣感之誠。實倍常品。謹奉狀賀以聞。狀下或有陳字。閣下或有謹奏字。

舉張正甫自代狀 尚書兵部公兩為兵部侍郎。長慶元年七月初。為兵侍。舉大理少卿韋顯以自代。長慶三年。自京兆尹再除兵侍。則舉正甫以自代。前後皆可考也。

選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張正甫正甫元和中卒。自廣州刺史入拜右散騎常侍。

正甫大和八年卒。年八十二。

右臣蒙恩除尙書兵部侍郎。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稟正直之性。懷剛毅之姿。嫉惡如仇讎。見善若饑渴。備更內外。灼有名聲。年齒未高。氣力逾勵。力。或甘貧苦節。不愧神明。可謂古之老成。朝之碩德。久處散地。實非所宜。乞以代臣。以副公望。或有謹錄奏聞謹奏六字。

袁州申使狀

王黃州嘗客丁晉公書云。退之爲袁州刺史。故事觀察使牒郎刺史。皆曰故牒。時王仲舒廉問江西。以吏部巨賢。特自指曰謹牒。而退之致書懇請。以爲宜如舊制。元

之所云。即謂此爾。

使司牒州牒

右自今月二日後。每奉公牒。牒尾故牒字皆爲謹牒字。有異於常。初不敢陳論以爲錯誤。今既頻奉文牒。前後並同。在愈不勝戰懼之至。伏乞仁恩特令。改就常式。以安下情。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李習之狀公行曰。其爲國子祭酒也。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此疏公爲祭酒時所論。

元和十五年也。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準今年敕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敘。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墳。一作文。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受官。受。一作授。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崇儒尙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黃家賊事宜狀

黃家賊自貞元十一年。黃洞首領黃少卿攻邕管等州。經略使孫公綽請發嶺南兵討之。德宗不許。遣中人招諭不從。自是叛服不常。元和間。又有黃承慶黃少度

黃昌璿繼起。長慶初。以嚴公素爲經略使。後上表請討。公以近貶嶺外。謂自  
朔方移袁。鑑入爲祭酒。知嶺外事。故以是三事爲請。時元和十五年也。謂自

一。臣去年貶嶺外刺史。一臣去年。一作右。臣伏以臣去年。其州雖與黃家賊不相鄰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諳知嶺外事。諳。或

人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

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

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

者。此下或有時字。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

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已來。已經二年。或無下已字。當刪上已字。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或無二儻皆非虛。賊

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因此凋弊。因。或作內。殺傷疾患。或作瘡。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

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功賞。自。或作身。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致。或作至。陽旻行立事

既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素。或作集。或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

寧惠之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爲一道。深合事宜。或無併字。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略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

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爲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

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略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爲至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伏水土。伏。或作服。遠鄉羈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

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或無者。岳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

令於邕容側近。召募緣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容貨輻輳。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攻元

大慶。元和十六年穆宗卽位。赦其罪戾。遣一耶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謹呼聽命。作呼。或仍爲擇選有材

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爲經略使。有。或處理得宜。作理。或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方無在字。或又無等字。方云二狀皆袁州進。○今按狀云往任袁州刺史。方說非是。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此是狀首標目。所論事與前卷贊白龜狀體正。猶今之貼黃及狀眼也。方本刪去。非是。

右準律。不許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檢責州界內。得七百三十一人。作責。或並是良人。

男女。準律計備折直。一時放免。計上。或有。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以成風。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實虧政理。袁州至小。尙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數固當不少。今因

大慶。伏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仍勒長吏嚴加檢責。如有隱漏。必重科懲。則四海蒼生。孰不感荷聖德。以

前件如前。謹具奏聞。伏聽勅旨。

前件如前。謹具奏聞。伏聽勅旨。

諭淮西事宜狀。或無狀字。吳少陽初爲彰義軍節度使。元和九年卒。而其子元濟自立。憲宗欲討

中丞。不克。遂相度以主東兵。公時爲中書舍人。乃上淮西事宜。謂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賊可立而待。然由是失宰相意。左遷爲右庶子。十二年裴度出討蔡。

以公爲行軍司馬。卒擒。吳元濟。皆如公言。

右臣伏以維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爲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於。或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耗於。或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備上或有非是。或作飽。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特下或有之。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不足上一有則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應陛下之聽。下或有矣。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然。新史作乃。然。猶然後也。下文然可集事。然擬許其承繼。爲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皆一義。○今按此蓋當時俗體如此。故公狀中用之。不欲改也。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剋。不以爲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背叛。或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史記趙高曰。斷而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懼。難便前進。便。或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處下或有指字。皆非是。不下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鬪。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

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募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卻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或無牒字。據下或無行字。給上或無充字。○今按上下文勢。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合有行字。行下更合有營字。其理甚明。今輒補足。

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繞一作統。一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至上或有兵字。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

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爲四道。或無分字。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隱。或作嚴。○據漢書。屬其一敵國。

方本非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四。或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爲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勅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鬪之際。固當以盡敵爲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悻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往。或作近。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爲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廉。或作戰。非是。罰重可令凶人喪魄。然可集事。然。或作則。不可愛惜所費。憚

於行刑。

一、繼青恆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濟。伐。或作非是。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關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爲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爲節度使。亦微有功效。

少陽之歿。陽。或作非是。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綬。然擬許其承繼。擬。或作後。

今忽自爲狂勃侵掠。勃。或作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討。或作討。至如淄青恆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

功業。相承命節。或無命字。節下或有制字。或有制字而無節字。○今按李德裕之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

土地。輕有政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卽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論變鹽法事宜狀

長慶二年。張平叔爲戶部侍郎。上疏請官自賣鹽。可以富國強兵。陳利害十八條。詔下其說。令公卿詳議。公與韋處厚條詰之。事遂不行。平叔所陳十八條。

此可見者十六。白樂天行平叔判度支詞曰。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東坡曰。此必小人也。按柳氏家訓。平叔後以賊敗窮。失官錢四十萬緡。是宜以此終也。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勅將變鹽法。事實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輟官鹽。收實估匹段。省司準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糴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己。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糴。利不關己。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

利。必不敢糴。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歛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糴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爲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糴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無。或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檐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爲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爲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爲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爲使。無益也。下若字。或作令。或有若字。無下十一字。又宰相者。或無若字。或無又者二字。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若自爲使。縱有敗闕。遣誰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或無一件字。〇今按此別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臣以爲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糴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錄事參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或無所由一字。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管減得十萬。卻用十萬。所亡所得。一無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糴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不拘常例。如闕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職令。職在分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爲之。



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腳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腳價不足。官與出。名爲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也。也上或無文字。今鹽價京師每斤四十。一有文。諸州則不登此。變法之後。祇校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祇。或作只。腳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二文。用。或作每。用十文者。官與出四文。是

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爲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算。以此言之。不爲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關絕者。州縣和雇車牛。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腳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檢。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別。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爲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爲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文下或無錢字。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尙得十萬貫文。會。或作計。今又稱既有巡院。請量閑劇。留官吏於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糧課。一歲尙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尙有漏失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絕。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謂一年已來。謂。一作請。一旦未實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爲害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尙少之時。

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士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糴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并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糴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糴鹽之時。從來糴鹽而食。不待官自糴。然後食鹽也。糴上或有來字。○今按文勢。恐若官不自糴鹽。此色人等。不糴鹽而食。官自糴鹽。即糴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糴與不自糴。皆常糴鹽而食。則今官自糴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權鹽。國。或糴與商人。商人納權。糴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爲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糴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債逃亡之患者。舉債。或作舉質。或臣以爲百姓困弊。不皆爲鹽價貴也。今官自糴鹽。與依舊令商人糴。其價貴賤。所校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爲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當十斤。三百是或作三百六十字。恐誤。蓋鹽每斤。已當三十六文。月當十斤。則三百六十也。是或作是。屬下句。○今按平叔所定鹽價。一斤止二十文。韓公屬計民間。所加腳費。多者一月或至三十六文耳。其地近者。自不及此。難預計也。故此上文但云一日以十錢爲率。則一月安得用。新法實價。與舊每斤不校三四錢三百六十乎。其六十字。當依或說刪去。足改作是。而屬下句爲當。新法實價。與舊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稅時。一匹絹三千。今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

擾之自然漸枝不在變鹽法也。今緡一匹八百。百姓尙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况緡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糴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糴鹽。臣卽請差清強巡官檢實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輪納鹽價。口多糴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或無與字。平叔本請官自糴鹽。以寬百姓。令其蘇息。免更流亡。今令實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輪納鹽價。所能爲也。人之非前意也。或無非字。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作小。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或無鹽字。辦與不辦。並須納錢。遲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或作於。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者輒於諸軍諸使。覓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磴。午對切。以求影庇。請令所在官吏嚴加防察。防。或作訪。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牒送府縣。无所由者。臣以爲鹽商納權。或作稅。爲官糴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之百姓。實則校優。比下當有之字。今補足。今既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覓職事。及爲人把錢捉店。看守莊磴。不知何罪。一朝窮蹙之也。何。或作其。若必此行。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賣。逃入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慮者。或作也。

一件。平叔云。叔下疑當有云字。或稱字之類。今亦補足。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捉。如獲頭首。所在決殺。連狀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十。檢實軍司軍戶。鹽如有隱漏。並準府縣例科決。并賞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不知糴鹽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其弊實甚。

以前件狀。奉今月九日勅。令臣等各陳利害者。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 外集

## 卷一

諸本外集。分爲十卷。凡三十四篇。不知何人所編。據行狀云。有集四十卷。小集十卷。亦不知便是此外集與否。方云。只據蜀本定錄二十五篇。其篇目次第。皆與諸本不同。

以爲可以旁考。而的然知爲公文者。然蜀本劉韓序。乃云。後集外順宗實錄爲十卷。則似亦以實錄入於其中。皆不知其何說也。唯呂夏卿以爲明水賦。通解。崔虞部書。河南同官記。皆見於趙德文錄。計必德親受於文公者。比他本最爲可信。而李漢不以入集。則疑凡外集所載。儀亦有所未得。未必皆其所不取者。其說近是。故今且从諸本。而考其真僞異同之說。以詳注於其下。其甚僞者。卽雖不載其文。而猶存其目。使讀者猶有考焉。其石刻聯句遺詩文等。則从方本錄之。以補外集之闕。又諸本有遺文一卷。方本亦多不錄。今亦存之。以附於後。

## 明水賦

以玄化無宰至精感風爲韻。精。或作誠。出周禮司烜氏。掌以夫釜取明火於日。以鹽取明水於月。以供祭祀之明。蓋明燭。共明水明燭也。取水火於日月。欲得陰陽之靈氣也。

公貞元八年登第。卽明水賦。卽蕭新柳詩。今詩逸矣。時禮部侍郎陸贄與貢舉進士。則賈後陳羽歐陽詹李觀馮宿王涯張季友齊孝若劉遵古許季同侯繼穆贊韓愈李絳溫商庚承宣員結胡諒崔羣邪冊裴光輔葛璿李博等二十三人中。第其間多知名士。時號爲龍虎榜云。

古者聖人之制。祭祀也。

或無者也。二字。

必主忠敬崇吉蠲。

詩天保吉蠲爲鐘。云吉。善。蠲。潔也。

毛氏注

不貴其豐。乃或薦之以水。不可

以肆。斯用致之於天。

於。作子。或。

其事信矣。其義惟玄。月實水精。故求其本也。明爲君德。因取以名焉。於是命烜氏。○

音

候清夜。或將祀圓丘於玄冬。或將祭方澤於朱夏。

祭。或作祭。

持鑑而精氣旁射。照月而陰靈潛下。視而

不見。謂合道於希夷。挹之則盈。方同功於造化。應於有。生於無。

作聲。或。

形象未分。徒轉離婁之目。趙岐注。孟子

目者。黃帝時人。帝使離光華暗至。如還合浦之珠。見東漢孟嘗爲合既齊芳於酒醴。芳。方作高。云禮夏

朱索遺珠。卽離婁也。○今按明水。當在酒醴之上。不應反言齊高。詎比賤於橫污。左隱三年。橫污行

向酒。今作齊芳非。○今按明水。當在酒醴之上。不應反言齊高。詎比賤於橫污。左隱三年。橫污行

比蓋以其都無臭味。嫌不足於芬芳。故有齊芳之語。方說非是。詎比賤於橫污。左隱三年。橫污行

得其宜。明水之薦斯在。或作清。或作爲。不引而自致。不行而善至。雖辭鞠蘄之名。責處罇彝之器。降於圓魄。殊匪

金莖之露。匪。或作非。露。或作靈。漢建章宮露盤金莖事。見三輔黃圖。出自方諸。鄭氏注。周禮云。鑿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

諸陰。陰大始也。或作令熱。以向月則水生。燭梁受之。下水數石也。乍似蛟人之淚。作。或作已。梁正助述異記。南海有蛟人。水居將以贊于陰德。配夫陽。

記上或有非。二夜寂天清。煙消氣明。桂華吐輝。兔影騰精。兔影。或作玉。聊設監以取水。伊不注而能盈。然然而象的。爾而呈。

作無象。同。或作垂象。或始漠漠而霜積。漠漠而。或漸微微而浪生。豈不以德協于坎。同類則感。

同。或作有。應對屬金且。恐當作類同。形藏在空。在。或氣應則通。鶴鳴在陰之理不謬。虎嘯于谷之義可崇。

選。或作論。虎。或作武。義。或作道。今按作虎爲是。但當時程試足以驗聖賢之無黨。知天地之至公。

足以驗聖賢。或作席。令知聖。稿比大羹之遺味。幸希薦於廟中。

苟藥歌。蜀本刪去。今恐是公少作。姑存之。一本芍字上。有王司馬紅四字。王司馬不詳爲誰。貞元中。亦有芍藥一絕。乃元和十年知制誥時作。此不能知其作之時日矣。

丈人庭中開好花。更無凡木爭春華。翠莖紅蕊天力與。此不屬黃鍾家。溫聲熟美鮮香起。似笑無

言習君子。霜刀翦汝天女勞。何事低頭學桃李。嬌癡婢。無靈性。競挽春衫來比並。欲將雙頰一睇紅。

歸。或綠窗。唐徧背銅鏡。一罇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

海水。水下或有詩字。觀詩意謂當世無託足之地。有還歸之興。豈貞元及第後。歸江南時作耶。

海水非不廣。鄧林豈無枝。鄧林事見風波一蕩蕩。魚鳥不可依。海水饒大波。鄧林多驚風。豈無魚與鳥。巨細各不

同。海有吞舟鯨。長鯨吞航。鄧有垂天鵬。事見莊。苟非鱗羽大。蕩蕩不可能。我鱗不盈寸。我羽不盈尺。一木有餘陰。一泉有餘澤。我將辭海水。曜鱗清冷池。我將辭鄧林。刷羽蒙龍枝。海水非愛廣。鄧林非愛枝。風波亦常事。鱗羽

自不宜。或作不。自疑。我鱗日已大。我羽日已修。風波無所苦。還作鯨鵬遊。

贈崔立之。此篇从文苑。公與立之唱和最多。有贈崔立之評事。有酬崔二十六少府。有寄崔二十六立之。有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而此詩乃見於外集。又有酬藍田崔丞詠雪之作。世

傳以爲公逸詩。今亦附集後云。

昔者十日雨。子桑苦寒飢。桑苦寒。或作來寒且。考莊子大宗師篇。實作子桑。哀歌坐空屋。或作房。不怨但自悲。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

思。褰裳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入門相對語。天命良不疑。好事漆園吏。莊子嘗爲漆園吏。書之存雄辭。千年事已遠。二子情

可推。我讀此篇日。正當雨雪時。吾身固已困。吾友復何爲。薄粥不足裹。深泥諒難馳。曾無子輿事。空賦子桑詩。或

此二句。山谷詩。有次韻揚明叔見鱗云。桑與金石交。既別十日雨。子輿裹飯來。一笑相告語云云。事意皆與公此詩同。

贈河陽李大夫。疑爲李芾。德宗初。爲河陽節度使。公年十二。當大曆十四年。隨伯兄會選崔表。會卒。從鄭嫂歸葬河陽。時李希烈李惟岳田悅梁崇義朱滔之徒。相扇讎變。

中原騷然。故祭鄭嫂文云。既克反葬。遭時艱難。而此詩亦有四海失巢穴之句。時年十四五矣。公嘗自言十三而能文。恐或然也。

四海失巢穴。兩都困塵埃。感恩由未報。由未。或作未能。或作能。惆悵空一來。裘破氣不暖。馬羸鳴且哀。裘破。或作破。

裘。氣。或作竟。馬羸。或作羸馬。主人情更重。空使劍鋒摧。

### 苦寒歌

黃昏苦寒歌。夜半不能休。夜半。或作半夜。或作半夜。豈不有陽春。節歲聿其周。或作歲聿不其周。君何愛重裘。兼味養大賢。何

下疑有脫字。冰食萬製神所憐。神所。或作誠可。或作誠可。填窗塞戶慎勿出。暄風暖景明年日。或作需明。或作需明。年。非是。

贈同遊者。已見正集。

請鑒玄宗廟議。蜀本舊志。或無廟字。非是。舊史禮儀志。長慶四年五

右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禮記傳云。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天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尙書咸有一德。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尙書至觀德十六。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或無卿字。代。或作事七世。或作祭五廟。則知天子。上祭七廟。或作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爲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爲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應期。應。或作膺。或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下或有也字。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四時常饗。自如禮文。伏以今年宗廟遞遷。玄宗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新主入廟。禮合祧藏太廟中。藏下或有遷字。或作祧。遷藏太廟中。中下或有從字。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歲。合食如常。謹識。

范蠡招大夫種識

詩之序議

三器論此三篇。蜀本刪去。○今從之。

卷二

上賈滑州書舊史云。賈耽以貞元二年改檢校右僕射。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此篇从蜀苑書。稱年二十三。則貞元六年也。八年而公登第。九年而耽入相。十一年公三上宰相書。耽時正當國。亦不報。誠以暗投人耶。義成今改爲武成矣。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術干進。術。或作藝。又惟古執贄之禮。竊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章。以爲贄。首。或作下。同。而喻所以然之意於此。曰豐山上有鐘焉。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則鏗然鳴。鐘。或無既字。山海經云。豐山有九。蓋氣之感。非自鳴也。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年。或無有字。三。或作二。讀書學文十五年。供慶善云。公與邢侗書云。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有五而獲第於春。



官。言行不敢戾於古人。愚固泯泯不能自計。或作故。非是。周流四方。無所適歸。伏惟閣下。昭融古之典義。含和發

英。和。或作華。或作唐德元。或作臣。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宜小子刻心悚慕。又焉得不感而鳴哉。徒以獻策闕下。方勤行

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階。遂拜書家僕。待命于鄭之逆旅。僕。或作僮。或作儻。上或無之字。迺伏以小子之文。可見於十五

章之內。小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或作退。進退之際。實惟閣下裁之。

上考功崔虞部書。或作上考功宏詞官虞部崔員外書。或云。崔元翰也。元翰。史有傳。名顯。以

公貞元八年登第。明年以博學宏詞。試于吏部。而作此書。故書云年二十有六矣。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仕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

鄙。或無行字。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爲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

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下知其人上。或既有是字。既以自咎。或以作已。又

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句。廢耳任目。廢上或有字。華實不兼。不疑當作必。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且執事始考文之明

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

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不言。或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入者。或無其字。固所傳

聞矣。固上或有字。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果。或作舉。下同。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

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竟非。或作權非。或作固。凡在

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或無譽字。於或作始者。謬爲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

以爲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僣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

人乎哉。未上或有又字。或無夫字。天竟欲事干謁。欲上或有夫字。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於。或欲學爲侯。則患

言訥詞直率事不成。爲。或作于。患下或有於字。卒。或作則。徒使其躬僂焉而不終日。其躬。方本如此。而舉正躬作窮。蓋

本皆以表記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僂。如不終日語。刊作如。然不知古而如同意。此語不當以如似

之義讀之。唐人惟韓柳知此。子厚答韋中立書。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與公比文是也。董彥遠曰。春

秋書星隕如雨。左氏室如縣罄。是皆以如爲而。風俗通國人望君而望歲。鄉陽書白頭而新。是皆以

而爲如。按家語。君入廟如右。荀子作而右。樂府古如張。亦作艾而張。今人所用謹循而考之。李翁

文選。乃健而也。實用易之泣血漣如。爲義去古益遠。字義多失。惟韓柳文時見一二。因爲詳之。

○今按孟子。望道而未之見。亦是此例。方言又有而如古字通用之說。然陸德明論當時語音之失。

有曰。北人則而如靡異。蓋不以爲然也。然則此而字。須讀爲如。乃爲正耳。董引室如縣罄。乃據

左傳作罄字。而杜預注云。如。而也。言居室而資糧縣盡。故其說如此。國語則作縣罄。而韋昭注

云。府藏空虛。但有懷罄如縣罄。左傳蓋借罄爲罄。而杜氏誤解。國語則正。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

作罄字。而韋說得之。黃氏所引。不足據以爲說。今併論之。附見于此。

作終。一度時揣已。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常。或

而仕。其行道爲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

言老成之可尙也。可上或有入字。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亡也。已。或作忘。亡。夫今之人。務利而遺

道。或無夫字。其學其問。問上或有其字。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或作官。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

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忘。或作亡。愈今二十有六矣。今下或有年始字。距今人始仕之年。尙十

四年。豈爲晚哉。豈上或有年始字。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

遣。且以爲知己者之報。執事以爲如何哉。其信然否也。爲如。或作謂如。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無溫袍

糲食之給。糲。蘭末屬。賴二音。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殆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執事

有者字。愈下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顏色。言語。或作言語顏色。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或

耳。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以默。或作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至下或有於字。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庶。或作幸。字。

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此篇疑非公作。當刪。

與少室李拾遺書諸本室下有山字。李下有勸字。今从蜀苑新書。此書作於元和三年。公時尙爲博士。據新史。勸有傳。字儼之。刻志於學。隱少室。元和初。戶部侍郎李巽。

諫議大夫韋況。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兼。遣使持詔幣。卽山敦促。勸上書謝。昔屠羊說有位三旌。祿萬鐘。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安施。後賤賈也。猶能忘已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愧屠羊乎。不拜。洛陽令。韓愈遺書云云。勸心善其言。始出家東都。每朝廷有缺政。輒附章列上。卽此書也。然公嘗爲河南令。而未嘗爲洛陽令。史之誤。類如此。以公之集。考史之載。其銓誤蓋不止此云耳。此書雖不見於正集。而史載之。則知外集之文。亦未可輕議其非也。勸元和九年起爲著作郎。太和中。終太子賓客。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或無此八字。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拾遺公。新書作遺。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爲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舉正作大小。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卽大位已來。於今四年。憲宗以永貞元年卽位。至凡所施者。無不得宜。者。或作爲。凡所施者。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草。或作山。新書作子。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愈。或作某。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或無世字。非作匪。新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繫。彊梁之

兇。銷鑠縮粟。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新書無自字。視。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而。或若此時也。若上或有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或無足跡字。卽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卽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關遺。或作遺闕。新書利加於時。利下或無加字。加。名垂於將來。踊

無有遺二字。新書作加于。名垂於將來。踊

躍悚企。傾刻以冀。傾。或作頃。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卽河南必繼以行。或無卽字。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則。或作卽。新書無則字。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爲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爲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或無使字也。或作者。○今按此句疑有誤。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人庶。或作庶人。必望審察而遠思之。而下或有長字。新書作諫。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

答劉秀才論史書

柳子厚有與公論史官書曰。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劉秀才或云名軻。字希仁。集中不他見。公是時爲史館修撰。劉作此書以勉之。

私心甚不喜云云。反復論辯。皆以公爲不肯任作史之責。則柳所見。卽公此書也。李漢自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乃遂此篇于正集之外。豈以其嘗爲子厚所辨駁而後棄歟。或問張子韶曰。退之與劉秀才論史書。言作史不有人禍。必有天殃。子厚以書聞之。其說甚有理。退之論曰。屈。子韶曰。此亦退之說得未盡處。想其意亦不專在與禍。但恐蹇貶足以貽禍。故遷就其說。而失之泥。宜爲子厚所攻。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或無此九字。或作某月日。韓愈白。劉君足下。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爲。或作謂。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或複出實錄二字。見下或有矣字。然此尙非淺陋偷情者所能

就。況襄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或無氏字。左傳襄二十五年。

殺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南史。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左司馬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馬遷作史記刑誅。漢書天漢二年。李陵降匈奴。遷感言班固瘕死。和帝永元初。洛陽令种兢以事捕固。固塞死也。今本誤作板。武帝以遷誣罔。下遷蠶室。班固瘕死。固死獄中。供饗善云。痠音疾。四以飢寒死也。

或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壽承作。仕蜀爲觀閣令史。遭父喪。有疾。使作瘞。或作廢。皆非是。

晉大興初。官著作令。習鑿齒無一足。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以腳疾不歸葬。竟被貶謫。

王隱謗退死家。隱字處叔。爲虞預所斥。竟以謗黜歸死于家。

居里。崔浩范曄赤誅。浩字伯深。後魏人。著國書三十卷。太武帝太平眞君十一年。以罪夷其族。曄字  
蔚宗。宋人。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謀反伏誅。亦或作  
赤族。二魏收天絕。收字伯起。著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北齊  
後主武平三年卒。無子。天。或作天。宋孝王誅死。孝王事高齊爲北平王文象。撰關  
周遼遼事  
足下所稱吳兢。兢撰梁齊周史各十卷。陳史五卷。隋  
史二十卷。天寶八載卒於恆王傳。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或無今其字。

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或無之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能上或無複出卒字。無須臾之間。顏曰。促遽之意也。僕

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或無就字。敦率。猶敦勉也。或作敦爲。或無此二字。○今按此二字。恐有脫誤。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他上或無

無字。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就下或有其字。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一作自。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傳聞，或作傳云聞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

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或無乎字。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

慙愧。非是。或無心字。自心上或有可字。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駸。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爲也。夫聖唐鉅跡。或無聖字。及賢

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文施決下有必字。又云蜀本作落落掀天地。而無必字。又按決。或作決地。或作抉地。○今按古翻本。軒亦作掀。而無必字。蓋因柳子

厚書云。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沈浸。故諸本  
或誤加必字耳。今从柳集作軒。从潮本去必字。  
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必將。後生可

畏安知不在足下。或脫不在二字。亦宜勉之。愈再拜。

與大顛師書 方本列於石刻之首。今从杭本附此。其篇次在此。樂作召。顛作巖。師作和尙。唯嘉祐小杭本有之。而名篇从方氏。杭本又注云。唐元和十四年。

刻石在潮陽靈山禪院。宋慶曆丁亥。江西袁陟世稱得此書。屢之。因之滁州謁歐陽永叔。永叔覽之曰。寶退之語。他意不及也。方本略載其語。又錄歐公集古錄跋尾云。文公與顓師書。

世所罕傳。予以集錄古文。其求之博。蓋久而後獲。其以繁辭爲大傳。謂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等語。宜爲退之言。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則非也。蓋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後。

移袁州。召爲國子祭酒。遷兵部侍郎。久之。給選吏部。而流俗相傳。但知爲韓吏部爾。顧師鑑記。雖云長慶中立。蓋并韓書皆國初重刻。故謬爲附益爾。方又注云。今石刻乃元祐七年重立。又云。按公三簡。皆徵逸常語耳。初無崇信佛法之說。妄者旁引別讓答問等語。以肆誣誣。要當存此簡。以解後世之惑。○今按杭本。不知何人所注。疑袁自書也。更以跋尾參之。其記歐公之語。不謬矣。而東坡雜說乃云。韓退之喜大顯。如喜潛觀文暢意。非信佛法也。而或者妄撰退之與大顯書。其詞凡鄙。雖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今一士人。又於其未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不能作。又誣永叔矣。蘇公此語。蓋但見集注之出於或人。而未見跋尾之爲歐公親筆也。二公皆號一代文宗。而其去取不同如此。覽者不能無惑。然方氏盡載歐語。而略不及蘇說。其意可見。至呂伯恭乃於文鑑特著蘇說。以備乙覽。則其同異之間。又益後人之惑矣。以余考之。所傳三書。最後一篇。實有不成文理處。但探味其間語意。一二文勢抑揚。則恐歐袁。方意誠不爲過。但意或是舊本亡逸。僭徒所記不真。致有脫誤。歐公特觀其大概。故但取其可取。而不暇及其所可疑。蘇公乃覺其所可疑。然亦不能察其爲謬。而直斥以爲凡鄙。所以其論雖各有以。而皆未能無所未盡也。若乃後之君子。則又往往不能究其本根。其附歐說者。既未必深知其所以爲可信。其主蘇氏者。亦未必果以其說爲然也。徒幸其言可爲韓公解紛。若有補於世教。故特表而出之耳。皆非可與實事而求是者也。至如方氏雖附歐說。然亦未免曲爲韓諱。殊不知其言既曰久聞道德。又曰。例承道高。又曰。所示廣大深遠。非造次可喻。又曰。論甚宏博。安得謂初無崇信其說之意邪。韓公之事。余於答孟簡書。蓋已論其詳矣。故不復論。特从方本。載此三書於別集。并錄歐公二語。而附蘇說方說於其後。且爲全載書文於此。而考其同異。訂其謬誤如左。方以爲讀者以此觀之。則其決爲韓公之文。而非他人之所能作。無疑矣。方氏所據石本與杭本。又自不同。則疑傳舊官也。方氏所駁世俗僞造誣誣之書。卽今所謂別傳者。洪慶善辨證云。別傳載公與大顯往復之語。深詆退之。其言多近世經義之說。又僞作永叔跋云。使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吳源明云。徐若平見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方氏又云。周端禮曰。徐安國自言年二十三十四時。戲爲此。今悔之無及。然則其爲僞作無疑矣。但君平字安道。而方云安國。未知便是君平否耳。然靈山石刻張繫所撰。其間載韓公問大顯云。西國一真之法。何不教人。顯云。教人達性。離無明貪嗔驕慢。不生嫉妬。此亦禪子常言。初無難解。但韓公素所未聞。而顯中其病。故雖不盡解。而適亦有會於心耳。又載韓公責云。人生貴賤。各有定分。何得以三塗之說誑人。而顯答云。公何不常守侍郎之任。而

愈啓。或無此二字。孟夏漸熱。伏字。惟道體安和。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切思見顏。石本如此。切乃

懇切之意。此下大緣昨到來。未獲參謁。儻能暫垂見過。實爲多幸。抗本無黨。能率多从石本云。帖。抗作貼。久。當作。不宣。愈白。據石本無愈白字。今據石本。此下具瞻。夕。時。據石本作付。不宣。愈白。銜。姓名下云。上顛師四月七日。

愈啓。或無此。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思獲披接。專輒有此咨屈。儻惠能降喻。非所敢望也。惠字疑衍。或分在能字之下。諸至此一二日。卻歸高居。亦無不可。旦夕渴望。抗本無儻惠以下二十七字。而有此句來。晴本及石本皆誤。今按此句以下。乃下。不宣。愈白。據石本無愈白字。今據石本與篇語。定从石本。前書同。但云六月初三日。

愈啓。或無此。惠勻至辱答問。珍悚無已。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抗作。易大傳曰。或無易大二字。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而見邪。據石本意作旨。無而字。邪作也。○今按易實作意。如此而論。讀來一百遍。一字疑衍。蘇氏所謂凡。不如親口顏色。隨問而對之易了。據石本如此。但無親字。○今按不敢增。而空其處。以待知者。抗但云不如親面而對之是。亦蘇氏所謂凡鄙者。此句來。晴明。旦夕不甚然。親字乃方本之闕文。面字乃問字之誤筆。而又脫去口顏色。隨易了大字耳。此句來。晴明。旦夕不甚熱。儻能乘間一訪。幸甚。巨夕馳望。抗本已見上。愈聞道無疑滯。行止繫縛。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閑寂。與城郭無異。此从抗本。但郭作隍。今據歐公語。據石本止下有所字。縛下有愛戀字。所下無戀字及則字。而著字下。複出著字及與字。異下有邪字。皆非是。其用邪字。尤不當律令。亦所謂凡鄙者也。但或疑非字下當有有字。言於行止繫縛。若無所戀著。則靜閑一致。語尤明白耳。大顛師論甚宏博。而或又疑非當有有。則語意實主尤順。然未知孰是。又諸本皆無。不敢輒增改也。大顛師論甚宏博。而必守山林。義不至城郭。顛抗見上。或無師字。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考之。與下文微修行四字皆可疑。或又以也爲矣。而分非通道四字。屬勞於一來。安於所適。道故如是。於。抗作于。適於行字之下。人以獨爲自。而立下有有字。皆非是。○今按。抗作于。適字略同。言一來雖勞。而既來則當隨其便。無處不安也。道故如是。即所以結上文。道無疑滯之意。方以如爲。不宣。愈頓首。五日。不知韓公之於大顛。既聞其語。而爲禮益恭如此。何也。

卷二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并詩）  
（隋西公董晉爲汴州陳留郡節度使。治汴州。俱文珍爲監軍。公爲觀察推官。文珍將如京師。作序詩以送之。時貞元十三年也。）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爲大。（漢書音義曰。留本鄭邑。後爲陳屯兵十萬。連地四州。陳留郡宜武節度使所治。所并。故曰陳留。今屬汴州。）

左淮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浩。舟車所同。故自天寶已來。當藩垣屏翰之任。（屏翰。或有弓矢鉞鉞之權。皆國之

元臣。天子所左右。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榮耀寵光。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爲之。故我監軍俱公。輟侍

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危疑。或天子無東顧之憂。作疑危。）

方伯有同和之美。十三年春。將如京師。相國隴西公。欽錢於青門之外。（於。或作于。或無青字。）謂功德皆可歌之也。命其

屬咸作詩以鋪繹之。詩曰。

奉使无池靜。臨戎汴水安。（或作問。非是。）冲天鵬翅闊。報國劍鉞寒。曉日驅征騎。春風詠采蘭。（東晉補亡。詩曰。猶

采蘭以養親也。）誰言臣子道。忠孝兩全難。

送浮屠令縱西遊序  
（或無浮屠字。縱下有上人二字。公嘗送文暢師序曰。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墨名而儒行者。至是送令縱。又曰。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二

序大抵同意。故公集中。雖與澄觀惠師靈師盈上人無本師廣宣僧約高閑大顛之徒辭。皆取其行。而不取其名焉。不然。則排釋老爲虛語矣。）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或無進字。非是。）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爲文。而字。浮游徜徉。跡接天下。藩維大

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衣。或作中。有。古下。或乘間致密。或無此四字。促席接膝。譏

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有人字。風下或有可字。乘間致密。或無此四字。促席接膝。譏

評文章。商較人士。（或作士人。或作人事。）浩浩乎不窮。悒悒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爲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凝。



其去也風休。方懼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乎。

與路鵠秀才序

送路鵠贈別二序。語意無倫。脫誤不可讀。如曰。自河南令爲博士。於公所歷官次亦不合。故併刪之。今从其說刪去。

贈別序

說已見上。

送毛仙翁十八兄序

直諫表論顧威狀種蠡謫毛仙翁序。皆最末見。伏非公文。據杭本之有外集者。表狀亦不錄。足以知其果偽也。今並刪去。

## 卷四

通解

洪慶善曰。通解擇言解人對。或云皆少作。陳齊之云通解之乎者也。下皆未嘗。此雖少作。然亦本說也。通解雖不見於正集。然亦趙德文錄中所載。當知其爲公文也。

今之人以一善爲行。而恥爲之。慕遠節而稱夫通才者多矣。然而脂韋汨沒。以至於老死者相繼。亦未見他之稱。

他下或有人字。○今按此句。疑有脫誤。其豈非亂教賊名之術歟。亂。或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地下或有而然而天下之人。

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爲美也。於是許由哀天下之

愚。且以爭爲能。迺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不售者。況其小者乎。或作焉。下。故讓之教行於天下。許由爲之師也。爲之。或作之。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

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親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割烹。就下或有其字。非是。故後之臣竦然而

言曰。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忠之教行於天下。忠之上或有其字。非是。由龍逢爲之師也。自周之前千

萬年。周。或渾渾然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也。或無以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下

或以彊則服一句。疑有脫誤。故後之人竦然而言曰。於是。雖餓死猶有義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義。或作

強。故義之教行於天下。由伯夷爲之師也。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爲師於百千萬年間。或無百其身亡而其

教存扶持天地功亦厚矣。存下或有於字。功上或有而字。嚮令三師恥獨行。慕通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爲。用。或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爲。周之日。必曰和光而同塵。和光而同塵。或安用餓爲。若然者。天下作能。矣。上或無者字。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爲弊也。且古聖人言通者。蓋百行業藝備於身而行之者也。必字。謂偏作爲偏。矣。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爲弊也。且古聖人言通者。蓋百行業藝備於身而行之者也。無作也。矣。上或無者字。今恆人之言通者。蓋百行業藝關於身而求合者也。是則古之言通者。通於道義。今之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古之今之下。或並有人字。將欲齊之者。其不猶矜糞丸而擬質隨珠者乎。或無其字。或無不字。或無其矜二字。且令今父兄教其子弟者曰。爾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者亦知其不能也。或無亦字。也。曰。爾尙力一行如古之一賢。雖中人亦希其能矣。實上或無一字。豈不由聖可慕而不可齊邪。賢可及而可齊也。邪字。下句也字。今據恐上句無中人字。行未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病矣。也。夫古人之進修。或作中人。非是。或幾乎聖人。今之人行不出乎中人。而恥乎力一行爲獨行。且曰。我通同如聖人。我下或有周字。同字疑衍。彼其欺心邪。吾不知矣。彼其欺人而賊名邪。吾不知矣。余懼其說之將深。爲通解。

擇言解

火洩於密。而爲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炙。可鑄可甄。以利乎生物。乎。或及其放而不禁。反爲災矣。或無其字。下其二語。水澆於深。而爲用且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乎。或及其導而不防。反爲患矣。言起於微。而爲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爲禍矣。火既我災。有水而可伏其敵。能使不陷於灰燼矣。陷。或作始。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能使不仆於波濤矣。或無而字。言既我禍。

即無以掩其辭。能不懼於過者。亦鮮矣。於過。或作其失。下或有失字。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擇其言歟。其爲慎而甚於水火。官上或無其字。而字恐誤。

鄢人對新史孝友傳。唐時陳藏器注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割股肉以也。則公之比論。有益於時俗多矣。○鄢。胡古切。京兆縣名。

鄢有以孝爲旌門者。疑是而字。又乃本其自於鄢人曰。彼自刲股以奉母。疾瘳。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聞其上。按尹謂京兆尹。令字恐衍。下同。上俾聚土以旌其門。或無其字。使勿輪賦。以爲後勸。作欲爲。鄢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乎。

愈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爲是。或無愈字。或無止字。母下十二字。新史作父母疾。烹藥餌。以是或若是夫字之類。未聞毀傷支體以爲養。在教未聞有如此者。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棄而爲之也。聖賢。或是不幸因而致死。句。下或有且字。○今按此。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作絕滅。一其爲不孝。得無甚乎。苟有合孝之道。

苟。或作若。合下。有乎字。又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爲。曷足爲異乎。或無足字。既以一家爲孝。是辨一邑里皆無孝矣。以一身爲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生之。劉仲枕謂之當作於。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表下或有字。爵祿其子孫。斯爲爲勸已。矧非是而希免輪者乎。曾不以毀傷爲罪。滅絕爲憂。或作其不憂。非是。

腰於市。而已踐於政。況復旌其門。  
河南府同官記。或無府字。記謂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獲事河東公。言裴均時節度荆南也。後五年。始立石。則元和五年也。記亦趙德文錄所載。呂夏卿以爲可信者。

其敘事筆力。非公不能。誠公之作矣。

永貞元年。貞元二十一年八月。改元永貞。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是歲八月。憲宗即位。公量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江陵節度使裴均。字君齊。

河東。公嘗與其從事言。或無公字。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大曆十五年正月。改元建中。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或作列。非是。

羣臣惕懷奉職。命材登夏。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百下或有字。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

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或無同時二字。方無將字。○今按下文所記。實爲宰相者三人。裴顧未爲眞相。故特著其官職。戎馬之盛。則此處宜有

將字。方本誤也。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裴均也。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趙子玄。於汜水主簿。汜水

前漢汲冢。○汜音凡。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榮陽鄭公。餘慶。字居業。榮陽人。下相國上。方無故字。今按所

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宗儒。字秉文。今相國人。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尙書東都

留守吳郡顧公。少連。字夷仲。蘇州人。故下一本或。盧公去河南爲右補闕。其後由尙書左丞至宰相。貞元

五月。遺自左丞同平章。鄭公去汜水爲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爲。餘慶去汜水

史。史傳逸之。建中末。山南西道府節度使嚴震辟餘慶爲府從事。貞元十四年七月。自工部侍郎同

平章事。十六年九月。罷爲郴州司馬。永貞元年八月。復以尙書左丞同平章事。元和元年五月罷。

趙公去陸渾。爲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爲宰相。中爲。或作中至。貞元十二年十月。宗顧公去登封。爲監察

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尙書東都留守。貞元十六年五月。以少連爲京兆尹。十我公去府爲長水尉。其

後由膳部郎中爲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爲節度使。均去府爲長水尉。史傳逸之。貞元十九年自工部尙書

至吏部尙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布字。顧吏部慎職小心。于時有聲。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于

宗。事脩于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均會祖行。作帥南荆。帥。或厥闕休顯。問。武志既揚。文教亦照。亦。或

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爲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

而功德有巨細。或無官職字。分作則。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無也字。而有亦字。家下或。有若將同其後。而先

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或無有字。於是焉書既五年。謂元和五年也。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語下或有字。於時

河東公爲左僕射宰相。時或作出藩大邦。開府漢南。元和三年四月。均自荆南召爲右僕射。是歲九月。鄭公

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元和三年六月。餘慶自工部尚書爲東都留守。史傳逸之。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

陵。元和三年。宗儒檢校吏部尚書。又見公此記。又見公上留守鄭尚書啓。及送鄭涵校理序。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

陵。元和三年。宗儒檢校吏部尚書。又見公此記。又見公上留守鄭尚書啓。及送鄭涵校理序。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

陵。元和三年。宗儒檢校吏部尚書。又見公此記。又見公上留守鄭尚書啓。及送鄭涵校理序。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

陵。元和三年。宗儒檢校吏部尚書。又見公此記。又見公上留守鄭尚書啓。及送鄭涵校理序。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

陵。元和三年。宗儒檢校吏部尚書。又見公此記。又見公上留守鄭尚書啓。及送鄭涵校理序。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

陵。元和三年。宗儒檢校吏部尚書。又見公此記。又見公上留守鄭尚書啓。及送鄭涵校理序。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

陵。元和三年。宗儒檢校吏部尚書。又見公此記。又見公上留守鄭尚書啓。及送鄭涵校理序。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

陵。元和三年。宗儒檢校吏部尚書。又見公此記。又見公上留守鄭尚書啓。及送鄭涵校理序。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

陵。元和三年。宗儒檢校吏部尚書。又見公此記。又見公上留守鄭尚書啓。及送鄭涵校理序。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

陵。元和三年。宗儒檢校吏部尚書。又見公此記。又見公上留守鄭尚書啓。及送鄭涵校理序。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

陵。元和三年。宗儒檢校吏部尚書。又見公此記。又見公上留守鄭尚書啓。及送鄭涵校理序。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

陵。元和三年。宗儒檢校吏部尚書。又見公此記。又見公上留守鄭尚書啓。及送鄭涵校理序。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

陵。元和三年。宗儒檢校吏部尚書。又見公此記。又見公上留守鄭尚書啓。及送鄭涵校理序。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

陵。元和三年。宗儒檢校吏部尚書。又見公此記。又見公上留守鄭尚書啓。及送鄭涵校理序。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

題李生壁平。

侍御。當以書請於公。乞書甄氏其子逢以學行爲助教。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

傳。于帥襄陽。或無陽。遷宜城縣。并改造南境數驛。材木取足此林。舊廟屋極宏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側人。

尙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廟後小城。蓋王居也。後。或。其內處偏高。廣員八九十畝。號殿城。當是王朝內

之所也。城。或作城。多甄可爲書視。自小城內地。今皆屬甄氏。甄氏於小城北立墅以居。甄氏有節行。謂甄

待御。當以書請於公。乞書甄氏其子逢以學行爲助教。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

父子節義。見公答元侍御書。

記宜城驛。或作宜城驛記。下或有愈代姪孫作五字。宜城襄州縣。公嘗有楚昭王廟詩云。丘園

此驛置在古宜城內。下或有復出宜城字。楚昭王。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或無昭有靈異。至今人莫汲。開元

二年。初置十道採訪。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驛前水。傳是

言汲者死。行人雖渴因不敢俯視。朝宗移書諫神。自是飲者亡怠也。更號韓公井。傳。驛前水。傳是

白起堰西山下澗。灌此城壤。或脫堰。楚人多死流城東陂。吳閭遠近。因號其陂吳陂。有日字。有蛟害人。漁者避

之。井東北數十步。有楚昭王廟。或無昭。有舊時高木萬株。多不得其名。始。歷代莫敢翦伐。尤多古松大竹。于太

傳。于帥襄陽。或無陽。遷宜城縣。并改造南境數驛。材木取足此林。舊廟屋極宏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側人。

尙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廟後小城。蓋王居也。後。或。其內處偏高。廣員八九十畝。號殿城。當是王朝內

之所也。城。或作城。多甄可爲書視。自小城內地。今皆屬甄氏。甄氏於小城北立墅以居。甄氏有節行。謂甄

待御。當以書請於公。乞書甄氏其子逢以學行爲助教。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

父子節義。見公答元侍御書。

題李生壁平。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或作邳。非是。供慶每云。下邳。貞觀中。屬泗。元和中屬徐。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爲交。何其近古人也。近下或有。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汎舟於清泠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丘。或作州。於字。東望修竹園。入微子廟。求鄉陽叔司馬相如之故文。清泠池。文雅臺。商丘。修竹園。微子廟。皆在久。立於廟陸間。或作廟下陸間。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頌之。或作之頌。那。商頌祀成湯之詩。唯子奉商祀。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隴西李翔。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匪。或作僎。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卷五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舊史云。羣元和初爲翰林學士。以謫言正論聞於時。九年。遷禮部侍郎。十年。知貢舉。取士三十餘人。選拔才行。咸爲公嘗。轉戶部。新史不載其爲禮部。逸之也。公掌給誥一年。唯外集有此制一首。則其文遺逸多矣。李漢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信乎。

勅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具官崔羣。體道履仁。外和內敏。或作內和。清而容物。善不近名。從容禮樂之間。特達珪璋之表。比參密命。弘益既多。羣元和初爲翰林學士。歷中書舍人。及貳儀曹。升撰惟允。邁茲令德。茲。或作休聲。選賢與能。于今雖重。雖。或作惟。擇才均賦。均。或作經。自古尤難。往慎乃司。以服嘉命。可。下或有云。

祭董相公文。董公名晉。祭下或有外州字。公時爲外之觀察推官。晉薨之三日而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公從喪至偃師。而外軍亂。此文公與一時僚吏。共爲文以祭於喪之將行也。其名位具載本篇。然陸長源孟叔度皆死於軍亂之日。惟公獨免者也。

維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二月乙亥朔某日。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使事吳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陸長源。吳縣開國。或作吳郡。或無食邑三百戶字。度支營田判官。檢校金部員外郎。侍御史孟叔度。觀察支使。監察

度支營田判官。檢校金部員外郎。侍御史孟叔度。觀察支使。監察

御史張行止。類觀察推官守秘書省校書郎韓愈等。謹以少牢之奠。敬祭于故尚書右僕射平章事龍西公之靈。

即韓愈等謹以少牢之奠敬祭于故尚書右僕射平章事隴西公之靈。

嗚呼。天高而明。地厚而平。五氣絃行。萬彙順成。交感旁暢。聖賢以生。雨水于雲。瀆水于坤。或作坤。蕃昌生物。昌生。或作生。

神。或作蕃昌生物。昌生。或作生。

有假有因。天聰。唐邦。錫之元亞。純。純。元亞。純。純。或作純。純。其應孔貢。不白不笑。不或。不赤。不諂。不笑。

諸。或作不陷不醅。或無不笑二字。而連下文不感不求其盈。或作不攷其攷。爰立作目立。或于莫實助。

出若無辭。壽惠之聞德。或爭求其上。公其交無乃于各部。貞元十六年三月。乃善矣耶。恒云天志。恒云天乎。

帝念東土公其來撝乃安治者晉爲東都留守。乃落淚交送。去屬務送。屬務

乃矢其學。饒寬以爲慈音。涉交。屬黃維。維亂舊政。或作亂。淫政舊。有狻有狂。其羣孔醜。公其來矣。爲民

父丑爲。非是。父誨其義母仁其愚既變既從孰云其初或作親云。非是。自邇徂遠混然一區公來自

中天子所倚公。今不歸。誰佐天子。公既來止。或作歸來至止。東人以完。公既歿矣。人誰與安。濁流渾

澤有歸其郭填道歡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旨酒既盛嘉肴在盛音成。嗚呼我公庶享其誠尙饗。

雷塘禱雨文此篇乃柳子厚文。此不當錄。

祭石君文或作祭石澹川又。石洪。澹川也。河南人。爲京兆昭應尉。遂葬于死所。故曰客葬秦原也。公既誌其墓。又同宋景爲文以祭之。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七月二十七日。右補闕宋景國子博士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石三學士之靈。

惟君學成于身。名彰于人。知道之可行。見人之不幸。見人。或作知命。或作不事顧襄。以圖就功。如何

奄忽。永喪其躬。此四字或作以喪其良能。下或有知微有顯四字。或作不負長曰。暴與愈。與旋為久。或無曰。

下或無與字。愈下有自君之逝。相見嗟衰。旁無餘親。子姪妻臣。或作稚。矩。古文矩。故忘分。齊。念力未王。客。

世守。獨久作日久。  
其二子木主事之。今曰差二子三女字。然義亦不近。

葬秦原孤魂誰附。奠以送訣。悲何可窮。尙饗。

祭房君文

房次卿。字蜀客。公嘗詰其父武墓。有子曰次卿。卽君也。次卿卒于京兆興平尉。文曰吾未死無以妻子爲念。其恤孤之意厚矣。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饌。展祭於五官蜀客之柩前。或無維某字。愈作某。一作于。嗚呼。君迺至於此。吾復何言。於此。或作於斯。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爲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言否。君上或有尙饗。房字。

高君仙硯銘（并序）

儒生高常。與予下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蹄狀。外稜孤聳。內發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遺物。寶而用之。請予銘底。

仙馬有靈。迹在於石。稜而宛中。有點墨迹。文字之祥。君家其昌。應劭武紀注。大宛舊有天馬。蹄闕石汗血。顏曰闕石。謂闕石有迹。言其蹄堅利。朱新仲

謂銘語本此。○宛平聲。

高君畫讀

此篇從蜀本錄之。今按疑非公所作。然姑存之。

君子溫閑。骨氣委和。迹不拒物。心不揚波。澄源卷璞。含白瑳瑳。遺紙一張。德音不忘。

潮州請置鄉校牒

東坡潮州廟記。謂始闢之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人。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此卽公請置鄉校之意也。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而字。齊上或有字。則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政刑也。或無則字。禮字。夫欲用德禮。

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百十年間。或作百十數年。非是。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

有司者。貢試下。或並無於字。或作于字。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或未嘗聞鹿鳴之歌。或無目與耳字。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

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學從爾。或作耳。

又。或作非是。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爲師矣。師下或有友字。



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官。或無官字。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已俸百千。以爲舉本。或收其

直諫表說見錄三卷。

論顧威狀同。

## 卷六

順宗實錄卷一一起藩邸。盡貞元二十一年二月。

方本不載實錄。云諸本順宗實錄。皆以附外集。然李漢序。謂又有注論語十卷傳事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則知實錄固不必附也。○今按李漢之說。據當時而言之。似未爲失。然其爲害。已足使筆解亡逸。無復真本。實錄竄易不成全書。是則皆李漢之爲也。方氏不察。而從其說。既已誤矣。況今去公之時。又益以遠。比之當日事體。又大不同。故其片文隻字。名爲公之作。而決可知其非僞者。皆當收拾。使無失墜。乃爲真能好公之文者。固不啻以一時苟簡之論爲限斷。而直有所遺也。故今於實錄。姑仍外集。而詳加校定。庶幾猶足以見公筆削之大指云。○舊史公傳云。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壻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別撰順宗實錄三卷。且公進實錄表狀所云。乃監修李吉甫。以韋處厚所撰未周。悉令臣重修。而舊傳反謂所撰不當。處厚別撰三卷。謾矣。新史又云。自韓愈爲順宗實錄。論者閤然不修。卒寘定無全篇。按路隋傳。文宗嗣位。隋以宰相監修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太切直。宦寺不喜。嘗其非實。帝詔隋刊正。隋建言衛尉卿周君巢。諱肅大夫王彥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喬。皆言改修非是。夫史冊者。褒貶所在。匹夫善惡。向不可誣。況人君乎。讀者至引舊不疑第五倫爲比。以蔽聰明。臣宗閔臣僧孺。謂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壻。不可參撰。俾臣得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已非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議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刊定。有詔摘貞元永貞間數事爲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由是觀之。則公於元和十年夏。進此實錄後。纔一刊正。是文宗朝所特改者。貞元永貞間數事耳。舊史以爲處厚別撰者固非。而新史又謂卒寘定無全篇者亦非也。司馬溫公考異云。景祐中。編次崇文閣目。順宗皇帝實錄有七本。皆五卷。題云韓愈等撰。五本略而二本詳。編次者兩存之。其

公爲知言  
也歟。

史臣韓愈撰或無此  
五字。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德下。史有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正月戊辰長安之東內。大曆十四年封爲宣王。建中元年立爲皇太子。史云。大曆十四年六月。進封宣王。十二月乙卯。立爲皇太子。慈孝寬大。仁而審斷。留心藝學。亦徵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善隸書。德宗之爲詩并他文。賜大臣者。率皆令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間。倉。或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先後導衛。備嘗辛苦。上之爲太子。於父子間。慈孝交洽。無嫌。每以天下爲憂。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貞元九年五月。以裴延齡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務刻剝聚斂。以自爲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譴朝臣。懼。〇。所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閣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內外無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有功焉。貞元二十一年癸巳。德宗崩。景申。上即位。太極殿冊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實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夏。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溫恭。寬仁慈惠。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慎于厥躬。祗勤于大訓。必能誕敷至化。安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興弗寤。是用命爾繼統。俾紹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奉冊卽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會粹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某其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宸闕。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廢陵王。綱等從而和之。議始定。上自二十年九月得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聞知。德宗憂感。形于顏色。數

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

辛未。

含元殿受朝。

元。或作光。

還至別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爲之涕

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憂懼。莫知所爲。雖翰林內臣亦無知者。

含元殿至日。益甚四十一字。史云。德宗不豫。諸王親戚。皆侍。二十三日。上知內外憂疑。紫衣麻鞋。不俟

醫藥。獨上臥病。不能侍。德宗彌留。思見太子。徬咽久之。

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稍安。二十四日。宣遺詔。上縷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卽位。

丙申。卽皇帝位於太極殿。衛士尙疑之。

企足引領而望之曰。眞上學書於王伾。

伾。杭州人。頗有寵。伾下或有獲王叔文。山陰人。以基進。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

基叔文。謫論多計。○音。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

文獨言其誤。上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

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

之。吳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伾卽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決事。

詔下。或無字。或無字。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冢宰

兼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爲副使。宗正卿李紆爲按行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爲國鑄使。

或無兼字。紆。或作杜。或作建。

又命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冊文。禮部侍郎權德輿撰謚冊文。太常卿許孟容撰議文。庚子。百寮請聽政

日。自漢以來。作已。或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三日而聽政。我國家列聖亦克修奉。罔或有違。況大行皇帝。酌於

故實。重下遺詔。今日至期。而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寧萬國。天下之幸。不許。是月。昇泗州爲上

州。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平章事臣鄧門下侍郎平章事臣珣瑜。檢校司空平章事臣佑。奉疏曰。大行皇帝知

繼親之大孝。以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壬寅。宰臣又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奉先帝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之。癸卯。朝百寮於紫宸門。杜佑前跪進曰。陛下居憂過禮。羣臣懼焉。願一覲聖顏。因再拜而起。左右乃爲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佑復奏曰。陛下至性殊常。哀毀之甚。臣等不勝惶灼。伏望爲宗廟社稷。割哀強食。景午。罷翰林陰陽星卜醫相覆碁諸待詔三十二人。作三。或初。王叔文以碁待詔。既用事。惡其與己類相亂。罷之。己酉。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或無使字。河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覲。前年冬。茂昭來朝未還。故寵之。辛亥。卯。史作。詔吏部侍郎韋執誼守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侍史作郎中。左丞。初。執誼爲翰林學士。知叔文幸於東宮。傾心附之。叔文亦欲自廣朋黨。密與交好。至是遂特用爲相。乙卯。太常奏。禮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周禮圓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示咸出。不廢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樂者所以降神也。不以樂則祭不成。今遵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輟樂。終制用樂從之。又奏。禮三年祭宗廟。今請俟稍廟畢復常從之。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詔曰。有詞一或道字。曰下或有京尹嗣道王字。實素以宗屬累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厲。比年旱歉。或作。先聖憂人。深所興嗟。朕嗣守洪業。敷弘理道。寧容靈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尚從優貸。俾佐遠藩。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文法。文。或。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貨麥苗以應官。或無貨。優人成輔端爲誦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

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爲三原令。廷詬之。原。或作泉。非是。陵轅公卿已下。陵。或作凌。隨喜怒誣奏運動。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王戊。供慶筭云。史作寅。誤。制殿中丞皇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伉。可守左常侍。依前翰林待詔。書。或作讀。依前翰林待詔。史作充翰林學士。○今按前云上學書於王伉。後云以侍書得幸於上。則此當从史作侍書爲是。蘇州司功王叔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又以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絪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又以給事中禰衡爲兵部侍郎。以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歸登爲給事中。修撰如故。登伉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

作陵。

或。

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

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譴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王戊洪慶善云。史制殿中丞皇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伋。可守左常侍。依前翰林待詔。書。或作讀。

史制殿中丞皇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仁

怪可守

左

常侍依前翰林待詔。書。或作讀。

依前翰林侍詔。史作充翰林學士。○今按前云上學書於王伾。後云以侍書得幸於上。則此當从史作侍書爲是。蘇州司功王叔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又以司

則此當从史作侍書爲是

蘇州司功下

土叔文

不可

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又以言

勳員外郎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紹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又以給事中馮伉爲兵部侍郎以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歸登爲給事中修撰如故登伉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傳恩拜。

卷七

順宗實錄卷一 起二月盡三月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以下。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諸色人中。有才行兼茂。明於理體者。經術精深。可爲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名聞奏。仍優禮發遣。舊事官中有要市外物。下或有問字。令官吏主之。與人爲市。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爲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并要鬧坊。閤人所賣物。但稱官市。卽斂手付與。真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其論。疑當作與論。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戶并腳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官市。而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東。遇宦者稱官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特得。或作得。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尙不肯。我有死而已。有死。

或作必。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爲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

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多不中選。寺觀次當出

者。賣產業。割與地。買之。地上與字懸誤。或賣產業。是本文後改作割地。而傳者不去舊文。又誤增與字。貴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貞

元末。五坊小兒。張捕烏雀於閭里。皆爲暴橫。以取錢物。至其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

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烏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

被毆罵。或時留蛇一囊爲質曰。此蛇所以致烏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飢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

而去。上在春宮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奏。或作東。至卽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

錢物。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珍翫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

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遂月有獻焉。或作進。非是。謂之月進。至是乃罷。命右金吾將軍兼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

於吐蕃。以庫部員外熊執易爲副。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方告哀於新羅。且冊立新羅嗣王。主客員外郎兼殿中

監馬于爲副。三月庚午朔。出後宮三百人。辛未。以翰林待詔王伾爲翰林學士。壬申。以故相撫州別駕姜

公輔爲吉州刺史。前戶部侍郎判度支汀州別駕蘇弁爲忠州刺史。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前

京兆尹杭州刺史韓皋。前諫議大夫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德宗自貞元十年已後。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名

無才望。以微過忤旨譴逐者。一去皆不復敘用。至是人情大悅。而陸贄陽城。皆未聞追詔。聞下或有。於字。而卒於遷所。

二君子惜之。癸酉。出後宮并教坊女妓六百人。聽其親戚迎於九仙門。百姓相聚譁呼大喜。景戌。詔曰。檢校

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檢校司徒平章事。充度支并鹽鐵使。以浙西觀察李錡爲浙西節度。檢校刑部尚書。賜徐州

軍額曰武寧。制曰。朕新委元臣。綜釐重務。爰求貳職。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識瓊材。寡徒少欲。質直無隱。沈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也達。爲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合大猷。宜繼前勞。佇光新命。可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本官。賜如故。賜如。或初。叔文既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無籍字。或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爲副。以專之。除之。疑當以戶部尙書判度支王紹爲兵部尙書。以吏部郎中李鄴爲御史中丞。武元衡爲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爲御史在臺。至元衡爲中丞。薄其人。待之鹵莽。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己。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爲之動。叔文怒。故有所授。庚寅制。或有日。門下侍郎守吏部尙書平章事賈耽。可檢校司空兼左僕射。守門下侍郎平章事鄭珣瑜。可守吏部尙書。守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可守刑部尙書。守尙書左丞平章事韋執誼。可守中書侍郎。並依前平章事。癸巳。詔曰。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於長子。所以基社稷而固邦統。古之制也。廣陵王某。孝友溫恭。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寬明而愛人。祇服訓詞。言皆合雅。講求典學。禮必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德。朕獲續丕緒。祇若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承宗廟。以奉染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冊爲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初。廣陵王名從水傍享。至冊爲皇太子。始改從今名。丁酉。吏部尙書平章事鄭珣瑜稱疾去位。其日。珣瑜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遽巡。慙。乃版切。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筯以待。下有字。或有鄭有報者云。叔文索飯。宰相已與之同餐閣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或無不畏懼叔文執誼。莫敢出言。

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焉。

卷八

順宗實錄卷三

起四月。  
盡五月。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冊皇太子。冊曰。建儲貳者。必歸於冢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幼挺岐嶷。長標洵淑。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弘規。居惟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溫文。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龜筮。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爲皇太子。於戲。維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祚流無窮。光繼洪業。逮予十葉。虔恭寅畏。日慎一日。付爾以承祧之重。勵爾以主鬯之勤。以貞萬國之心。以揚三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歟。時上卽位已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內外盛言王伾王叔文專行斷決。日有異說。又屬頻雨。皆以爲羣小用事之應。至將冊禮之夕。雨乃止。迨行事之時。天氣清明。有慶雲見。識者以爲天意所歸。及親皇太子儀表。班行既退。無不相賀。至有感泣者。戊申。詔曰。惟先王光有天下。必正我邦本。以立人極。建儲貳以承宗祧。所以啓迪大猷。安固洪業。斯前代之令典也。皇太子某。體仁秉哲。恭敬溫文。德協元良。禮當上嗣。朕奉若丕訓。憲章前式。惟承社稷之重。載考春秋之義。授之匕鬯。以奉粢盛。爰以令辰。俾膺茂典。今冊禮云畢。感慶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已後。至四月九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文武常參并州府縣官。子爲父後者。賜勳兩轉。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詞。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是以教諭而成。



德也。給事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協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讀。天下孝子順孫。先  
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恤。庚戌。封皇太子長子寧等六人爲郡王。寧、寬、宥、察、癸酉。當作  
宣、素等。六男也。

贈吐蕃弔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館修撰。張薦禮部尙書。薦字孝舉。代居深州之陸澤。祖文成。博學工文  
詞。性好談諧。七登文學科。薦聰明強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爲太師顏真卿所稱賞。遂知名。大曆中。江東觀察表  
薦之。紅。或作新。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兼史館修撰。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四年。迴紇求和親。使送咸安公主入迴  
紇。以薦爲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議大夫。十一年。冊迴紇子。薦以秘書少監。持節爲使。還久之。遷秘書監。  
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爲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弔贈。卒於赤嶺東。迴紇辟吐蕃。傳歸其柩。辟字恐。前後

三使異國。自始命至卒。常兼史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輔傳略五服圖記。寓居錄靈怪集等。景寅。罷國中萬安  
監。先是福建觀察柳冕。久不遷。欲立事迹。立。或作以。以求恩寵。乃奏云。閩中南朝放牧之地。畜羊馬可使孳息。請置  
監許之。收境中畜產。敗。或作牧。令吏牧其中。羊大者不過十斤。馬之良者佑不過數千。不經時輒死。又斂百姓苦之。  
遠近以爲笑。至是觀察閩濟美。奏罷之。丁卯。命焚容州所進毒藥可殺人者。可。或作所。五月己巳。史作戊辰。無五月字。

以杭州刺史韓臯爲尙書左丞。左。或作右。辛未。史作五月。已巳。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爲檢校右僕射。兼右神策京  
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叔文欲專兵柄。藉希朝年老舊將。故用爲將帥。使主其名。主。或作在。而尋以其黨韓泰  
爲行軍司馬。專其事。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守兵部郎中。兼中丞。充左右神策。京西都柵行營兵馬節度。行軍  
司馬。賜紫。乙亥。追改爲檢校兵部郎中職如故。甲申。史作丁丑。以萬年令房啓爲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初啓  
善於叔文之黨。因相推致。或無因字。遂獲寵於叔父。求進用。叔文以爲容管經略使。使行。約至荆南授之云。脫不得

荆南。卽與湖南。故啓宿留於江陵。〇宿音秀。音留。久之。方行至湖南。又久之。而叔文與執誼爭權。數有異同。故不果。尋聞皇太子監國。啓惶駭奔馳而往。是日。以郴州員外司馬鄭餘慶爲尙書左丞。是日。史作發未。乙酉。以尙書左丞韓臯爲鄂岳觀察武昌軍節度使。以尙下十八字。史作以右丞韓臯爲鄂岳觀察使。仍日係甲辰下。初臯自以前輩舊人。累更重任。頗以簡倨自高。嫉叔文之黨。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臯從弟驤幸於叔文。以告叔文。故出之。辛卯。以王叔文爲戶部侍郎。職如故。賜紫。初叔文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宦者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卽無因而至矣。王伾曰。諾。卽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又與歸登同日賜紫。內出衫笏賜登。而叔文不露文珍等所惡。獨不得賜。今按而叔文下數句。來修改。已增新字。而不去舊文。如前賈乳母之例也。蓋上文已有俱文珍等惡其專權之句。則此不當更有文珍等所惡五字。有不露字。卽不當更有獨不得賜四字。若弁有此九字。卽上不當有不露字。且此文珍等字上亦合更有脫字。謬誤甚明。今當削去文珍等以下九字。則義愈明白。無復可疑矣。由此始懼。以衡州別駕令狐峒爲秘書少監。峒。國子祭酒德棻玄孫。進士登第。司徒楊綰未達時。遇之以爲賢。爲禮部修史。引峒入史館。自華原尉拜拾遺。累遷起居舍人。大曆八年。劉晏爲吏部尙書。奏峒爲刑部員外。判南曹。累遷至禮部侍郎。峒之判南曹。晏爲尙書。皆炎爲侍郎。峒得異之舉。分關必擇其善者與晏。而以惡者與炎。炎固已不平。至峒爲禮部。而炎爲相。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求補弘文生。炎嘗出杜氏門下。託峒以封。峒謂使者曰。相公欲封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峒因得以記焉。炎不意峒賣之。署名屬峒。峒明日疏言。宰相炎迫臣以威。臣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卽炎害害臣。卽。或德宗以問炎。作則。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姦人不可奈。欲杖而流之。炎救解。乃黜爲衡州別駕。貞元初。李泌爲相。以左庶子史館修撰徵至。則與同職孔述睿爭競細碎。數便述睿。述睿長告以讓不欲爭。告。或作者。〇長泌卒。實參爲相。惡

其爲人。貶吉州別駕。改吉州刺史。齊映除江西觀察。過吉州。峴自以前輩。懷快怏。不以刺史禮見入謁。從容步進。不祿首屬戎器。或無祿字。或又映以爲恨。去至府。奏峴舉前刺史過失。鞠不得真。無政事不宜臨郡。貶衢州別駕。上即位。以祕書少監徵未至卒。峴在史館。修玄宗實錄一百卷。撰代宗實錄三十卷。雖頗勤苦。然多遺漏。不稱良史。初德宗將厚奉元陵事。峴時爲中書舍人兼史職。奏疏諫請薄其葬。有答詔優獎。元和三年。以修實錄功。追贈工部尚書。新史。初。桓受詔撰代宗實錄。未就。會貶詔聽在外。成。是以襄州爲襄府。按元和郡國志。府。恐襄下。徒臨漢縣於古城。曰鄧城縣。當有陽字。

## 卷九

順宗實錄卷四起六月。盡七月。

六月乙亥。乙。或作己。貶宣州巡官牟士諤爲汀州寧化縣尉。士諤性傾躁。時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諠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諠又以爲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諠。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節度副使。將韋臯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徵誠於公。某。或作闢。或若與其三川。與其。疑當當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諠固執不可。闢尙遊京師未去。尙下。或有字。至聞士諤。士。或作貶。○今據士上當別有貶字。遂逃歸。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入從軍遼東。有功爲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界。爲盜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入潁川。或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

馬萬計。悉遷其家。爲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爲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爲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曆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河北賊諸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杲事。方當大用卿。即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爲其將康自勤所逐。勤。或作勣。下同。自勤擁兵繼掠。據。或作權。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女。或作人。皆獲致其家。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固留宿衛。固。或作因。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埇橋渦口。埇。音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溜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諸道繼進。改泗州刺史。爲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衛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圓形凌煙閣。數賜酒饌衣服。並勅度支籍口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元和元年。當作貞元二十一年。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癸丑。韋臯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牋。尋而裴垪嚴綬表繼至。悉與臯同。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贄大曆八年及第。時年二十。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選爲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搔擾。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下。一日。或作日。皆出於贄。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

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己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致興。後代推以爲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者。陛下誠能不恠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德宗剋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不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俟其爲相。竇參深忌之。贊亦短參之所爲。且言其贖貨。於是與參不能平。尋真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進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真僞紛雜。吏因得大爲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贊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參出李巽爲常州刺史。且迫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爲郴州別駕。巽適還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貶。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結。作與武。當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贊焉。司馬溫公云。贊傳曰。德宗殺參。贊有力焉。按贊請令長舉屬吏狀云。參之死。贊解救甚至。當時之人。見參贊有隙。遂以己意猜之。史官不悅者。因歸罪於贊耳。唐小說云。竇參所寵青衣上庸者。參死。沒入掖庭。因言陸贄誣陷參事。德宗乃下詔雪參。此說與舊史同。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贊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贊而代之。又知贊之不與己。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贊同職。姦巧佻薄。與贊不相能。知贊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贊短。宰相趙璘本贊所引。同對嫉贊之權密。以贊所戢彈延齡事告延齡。職。通鑑作議。或

作詩。或作彈。或作彈。或作彈。

廷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廷齡。而不直贊。竟罷贊相。以爲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

披史。而上文不言其所以得罪之由。蓋隱偏也。言事者皆言其屈。皆多。或贊固畏懼。至爲賓客。拒門不納交。

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廷齡疏言贊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

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

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馬而歸。由是貶贊爲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贊不可測。賴陽城等救

乃止。贊之爲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

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贊而然。溫公云。凡爲宰相者。皆欲專

乃德宗之失。而歸咎於贊。豈人情也。贊論朝官關其欲云。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贊居忠州十餘

年。常閉門不出。人無識面者。避訪不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

初卽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贊皆卒。城字亢宗。北平人。代爲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

爲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用。或作。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

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李泌爲相。舉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起。或作

相。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諫諍死職。下咸畏憚之。既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

苦之。下。非是。而城方與其二弟牟容連夜痛飲。容。或作。客。或作。人莫能窺其意。有懷刺譏之者。將造

城而問者。復而諷也。今當削去。諷之者。將四。城揣知其意。輒置酒。輒上。或有。客或時先醉仆席上。或

時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凡用

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媼。無留也。未嘗有所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陳萇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至裴延齡。讒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信用姦臣。即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或作直言。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或無也。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蒂。吏縱求得城家。續作。當坐吏於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爲黨罪人。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王魯卿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不登。或稅稅。觀察使數詣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己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或作崔承命不辭。或作妻。或作甥。一行中道而逃。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年四十餘。或作男。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舁尸以歸。○早音。葬於其居之側。往

返千餘里。卒時年六十餘。戊午。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其日。王伾詐稱疾自免。自叔文歸第。伾日詣中人并杜佑。請起叔文爲相。且總北軍。旣不得。請以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伾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戊子。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爲戶部侍郎。以倉部郎中判度支陳諫爲河中少尹。伾叔文之黨。於是始去。乙未。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某勾當。百辟羣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以底于理。宣布朕意。咸使知聞。上自初卽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羣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爲之內主。執詔行之於外。朋黨誼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旣知內外厭毒。慮見摧敗。卽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爲。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詔交惡。心腹內離。外有章皐裴垍嚴綬等賤表。垍。當而中官劉光希俱文珍薛盈珍尙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猜。屢以啓上。上固已厭倦萬機。惡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鄧綰衛次公王涯等入至德殿。撰制詔而發命焉。詔。或作諸。又下制。以太常卿杜黃裳爲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又下制。吏部尙書平章事鄭珣瑜。刑部尙書平章事高郢。並守本官罷相。皇太子見百寮於東朝。百寮拜賀。皇太子涕泣不答拜。景申。詔宰臣告天地社稷。皇太子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

卷十

順宗實錄卷五 起八月。盡至山陵。

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祐命烈祖。誕受方國。九聖儲祉。萬方咸休。肆予一人獲纘丕業。嚴恭守位。不遑暇逸。或作今。史。而天祐匪降。匪。史。疾忿無瘳。無。或作弗。今。史。將何以奉宗廟之靈。展郊禋之禮。疇咨庶尹。對越上玄。內愧于



朕心上畏于天命。夙夜祗懼。惟懷永圖。作深懷。史一日萬幾。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皇太子某。睿哲溫文。寬和慈惠。作仁。史孝友之德。愛敬之誠。愛敬或作敬愛。或通于神明。格于上下。是用推皇王至公之道。遵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永綏四方。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宮。制勅稱誥。所司擇日行冊禮。

永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興慶宮。誥曰。有天下者。傳歸於子。前王之制也。欽若大典。斯爲至公。式揚耿光。用體文德。朕獲奉宗廟。臨御萬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予守邦。爰以令辰。光膺冊禮。宜以今月九日。冊皇帝於宣政殿。仍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冊使。門下侍郎杜黃裳充副使。仍命下二十一。史無。國有大命。恩俾惟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之澤。宜改貞元二十一年爲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又下誥曰。人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允資內輔。式表后妃之德。俾形邦國之風。茲禮經之大典也。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宮。雅修彤管之規。克佩姆師之訓。自服勤蘋藻。祗奉宗祧。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位之尊。良媛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或作位。禮亦宜之。良

娣可冊爲太上皇后。良媛宜冊爲太上皇德妃。仍令所司備禮。擇日冊命。宣示中外。咸使知聞。壬寅。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並員外。置馳驛發遣。叔文。越州人。以暮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閒常言人閒疾苦。上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遂有寵。因爲上言。某可爲將。某可爲相。幸異日用之。密結韋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陸贄。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爲死交。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召見。正買與王仲舒劉伯錫

裴蒞常仲孺呂洞相善。

按史。王仲舒下。更有韋咸字三字。今詳下文有成季字。則此處當有此三字。亦脫漏也。○陸。昌亥切。

數遊止。正買得召見。諸往來

者皆往賀之。有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宜少誠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嘗爲翰林學士。

父死罷官。此時雖爲散郎。以恩時時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等朋黨聚遊無度。皆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文

既得志。與王伋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卓執誼爲相。其常所交結。當作會。或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或無至字。

日夜羣聚。伋以侍書幸寢陋。吳語。上所褒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伋出

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伋入至栢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伋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曄。韓

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探聽外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

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喜上或有皆字。常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用身先死。按杜詩用作捷。或作戰。長使英雄

淚滿襟。因歎欷流涕。○歎音虛。歎音希。聞者咸竊笑之。雖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爲意。日引其黨。屏人切切細語。謀奪

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既令范希朝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尙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

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

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

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皆恟懼。皇太子既監國。遂逐之。明年乃殺之。伋。杭州人。

病死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呂

溫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爲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誼。

杜黃裳子埶。與黃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執誼進士對策高等。執誼。京兆人。建中三年中進士第。貞元元年。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第一人。

驟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惠便辟。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祖兄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爲翰林學士。受財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各位。幸各已達。或作已。豈可如此自毀壞。擺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既而爲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文。迫公議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爲異同。約。或作終。非是。蓋欲曲成兄弟爾。弟。疑當作事。叔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尙爲相。當不自得。長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敗死。時纔四十餘。執誼自卑。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爲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至貶。果得崖州焉。

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戊。史作寅。下同。太上皇於興慶宮受朝賀。皇帝率百僚奉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冊文曰。維永貞二年。二。或作元。非是。歲次景戌。正月景戌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冊言。臣聞上聖玄龜。獨超乎希夷。彊名之極。彊。或作極。非是。猶存乎罔象。豈足以表無爲之德。光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冊攸著。涵泳道德。感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道繼玄元。業續皇極。膺千載之休祿。承九聖之耿光。昭宣化源。發揚大號。政有敦本示儉。政有二字。疑衍。慶裕格天。恩翔春風。仁育羣品。而功成不處。褰裳去之。付神器於冲人。想汾陽以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巍巍事表。無得而言。顧茲寡昧。屬膺大寶。懼忝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夙夜兢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睿訓所被。而未極徽號。孰報君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祿。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朝獻壽之辰。應五紀啓元之始。光膺徽稱。允協神休。斯天下之慶也。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咸寧殿。年四十六。遺誥曰。朕聞或作觀。死生者。物之大歸。脩短者。人之常分。古先哲王。明於至道。莫不知其終以存義。順其變以節哀。故存者不至於傷生。逝者不至於甚痛。謂之達理。以貫通喪。朕自弱齡。卽敦清靜。逮乎近歲。又嬰沈痼。嘗亦親政。益倦于勤。以皇帝天資仁孝。日躋聖敬。爰釋重負。委之康濟。而能內睦于九族。外勤于萬機。間寢益嚴。侍膳無曠。推此至德。以安庶邦。朕之知子。無愧天下。今厥疾大漸。不寤不興。付託得人。顧復何恨。四海兆庶。亦奚所哀。但聖人大孝。在乎慈繼。樞務之重。軍國之殷。繼而承之。不可躋闕。以日易月。抑惟舊章。皇帝宜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五。或作三。非是。二十七日釋服。方鎮岳牧。不用離任赴哀。天下吏人。誥至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嫁祠祀。飲酒食肉。宮中當臨者。朝晡各十五舉音。非朝晡臨時禁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他不在誥中者。皆以類從事。伏以崇陵仙寢。復土纔終。甸邑疲人。休功未幾。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矜。況漢魏二文。皆著遺令。永言景行。常志風心。其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用以金銀錦綵爲飾。百辟卿士。同力盡忠。克申送往之哀。宜展事居之禮。居。或作非是。布告天下。明知朕懷。七月壬申。葬豐陵。諡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曰順宗。

# 遺文

## 聯句

有所思聯句此下三聯句見孟東野集。

相思繞我心。日夕千萬重。年光坐踈晚。春淚銷顏容。郊。臺鏡晦舊暉。庭草滋新茸。望天上石。別劍水中龍。愈。

遺興聯句說見上。

我心隨月光。寫君庭中央。郊。月光有時晦。我心安所忘。愈。常恐金石契。斷爲相思腸。郊。平生無百歲。歧路有四方。愈。四方各異俗。適異非所將。郊。驚蹄顧挫秣。逸翮遺稻粱。愈。時危抱獨沉。道泰懷同翔。郊。獨居久寂默。相顧聊慨慷。愈。慨慷丈夫志。可以耀鋒鋌。郊。蓬寧知卷舒。孔顏識行藏。愈。朗鑒諒不遠。佩蘭永芬芳。郊。苟無夫子聽。誰使知音揚。愈。

贈劍客李園聯句同上。

天地有靈術。得之者唯君。郊。築爐地區外。積火燒氛氲。愈。照海鑠幽怪。滿空散異氛。郊。山磨電奕奕。水淬龍蜃蜃。愈。太一裝以寶。列仙篆其文。郊。可用攝百神。豈唯壯三軍。愈。有時幽匣吟。忽似深潭聞。郊。風胡久已死。此劍將誰分。愈。行當獻天子。然後致殊勳。郊。豈如豐城下。空有斗閒雲。愈。

## 遺詩

同寶韋韋執中尋劉尊師不遇

此詩得於五寶聯珠集。公時任都官外郎。同洛陽令賈牟河南令韋執中。以訪之。元和五年也。詩以同尋師爲韻。人各一首。洪氏年譜亦見。

秦客何年駐。仙源此田深。還隨驪苑騎。來訪馭風襟。院閉青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

春雪

今按。此詩。得於文苑英華。其後即以正集中春雪詩首句云新年都未有芳華者。疑亦公作也。已上並方本所載。諸本所無者。今悉存之。諸本更有續文一卷。方獨取贈族姪。其可疑者。亦但存其目而不載其文云。

軒睡三篇。餘並不錄。今並附見于後。

片片驅鴻急。紛紛逐吹斜。到江還作水。著樹漸成花。越喜飛排瘴。胡愁厚蓋砂。兼雲封洞口。助月照天涯。暝見迷巢鳥。朝逢失轍車。呈豐盡相賀。寧止力耕家。

贈族姪

上或有徐州字。

我年十八九。壯氣起胸中。作書獻雲閣。辭家逐秋蓬。歲時易遷次。身命多厄窮。一名雖云就。片祿不足充。今者復何事。卑棲寄徐戎。蕭條資用盡。濩落門巷空。朝眠未能起。遠懷方鬱悵。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既往悵何及。將來喜還通。期吾語非佞。當爲佐時雍。

嘲鼾睡

李希聲家有退之遺詩數十篇。希聲云。皆非也。獨嘲鼾二篇似之。錄于末。

檐師晝睡時。聲氣一何猥。頑颯吹胭脂。坑谷相鬼磊。雄噤乍咽絕。每發壯益倍。有如阿鼻尸。長喚忍衆罪。馬牛驚不食。百鬼聚相待。木枕十字裂。鏡面生痂瘕。○非音肥。舊音懈。非音雷。腫病也。鐵佛聞鍛眉。石人戰搖腿。孰云天地仁。吾欲責真宰。幽尋虱搜耳。猛作鶻翻海。太陽不忍明。飛御皆情怠。乍如彭與黥。呼冤受菹醢。又如圈中虎。號瘡兼吼飯。雖令伶倫吹。苦韻難可改。雖令巫咸招。魂爽難復在。何山有靈藥。療此願與採。

檐公坐臥時。長睡無不穩。吾嘗聞其聲。深慮五藏損。黃河弄瀆瀑。便澀連拙訕。南帝初奮槌。一竅洩混沌。莊子應帝

王儲。南海之帝曰。北海之帝曰。中央之帝曰。相與甚善。儼然忽謀殺俄而亡之德。迫然忽長引萬丈日。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目鑿一竅。七日而俄而死。不可付。謂言絕於斯。繼出方衰。哀幽幽中。草木森莽。○莽音本。草莽生也。盜賊雖狡獪。亡魂敢窺聞。鴻蒙總合雜。詭譎騁戾狠。乍如鬬呶呶。忽若怨懇懇。賦形苦不同。無路尋根本。可能堙其源。惟有土一畚。

畫月

玉筍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補。兔入臼藏蛙縮肚。桂樹枯株女閉戶。陰爲陽羞固自古。嗟汝下民或敢侮。戲謂盜視汝目暫。

贈張徐州莫辭酒

莫辭酒。此會固難同。請看工女機上帛。半作軍人旗上紅。莫辭酒。誰爲君王之爪牙。春雷三月不作響。戰士豈得來起家。

辭唱飲

諸本注云。此篇恐非  
公作。今姑存之。

抑逼教唱歌，不解看豔詞。坐中把酒人，豈有歡樂姿。幸有伶者婦，腰身如柳枝。但令送君酒，如醉如愁癡。聲自肉中出，使人能逶隨。復道慙慙者，贈金不皺眉。豈有長直夫，喉中聲雌雌。君心豈無恥，君豈是兒女。君教發直言，大聲無休時。君教哭古恨，不肯復吞悲。乍可阻君意，豔歌難可爲。

知音者誠希

古詩不愁歌者  
苦但傷知音希

知音者誠希。念子不能別行。行天未曉。攜手踏明月。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京城數尺雪。寒風倍常年。泯泯都無地。茫茫豈是天。崩奔驚亂射。揮霍訝相纏。不覺侵堂陛。方應折屋椽。出門愁落道。上馬恐平鞦。朝鼓矜凌起。山齋酪酊眠。吾方嗟此役。君乃詠其妍。水玉清顏隔。波濤盛句傳。朝飧思共飯。夜宿憶同氈。舉目無非白。雄文乃獨玄。

潭州泊船呈諸公

夜寒眠半覺。鼓笛鬧嘈嘈。聞浪春樓堞。驚風破竹篙。主人看使範。客子讀離騷。聞道松醪賤。何須恡錯刀。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

中丞。謂裴度也。

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三五盃。爲逢桃樹相料理。

料音聊。不覺中丞喝道來。

池上絮

池上無風有落暉。楊花晴後自飛飛。爲將纖質凌清鏡。灑卻無竊不得歸。

記

監軍新竹亭記

按此文恐非公作。今刪去。

書

答侯生問論語書

公作論語傳。未成而歿。見於張籍祭詩辯於洪慶善之說者甚明。今世所傳。如宰予晝寢。以畫作晝。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浴乎沂。以

浴作公。子在河何致死。以死作先。雖甚鄙淺。然爲伊川之學者皆取之。

愈怠。侯生足下。所示論語問甚善。聖人踐形之說。孟子詳於其書。當終始究之。若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是也。苟有僞焉。則萬物不備矣。踐形之道無他。誠是也。足下謂賢者不能踐形。非也。賢者非不能踐形。能而不備耳。形。



言其備也。所謂具體而微是也。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則具體。未大則微。故或去聖一聞。或得其一體。皆踐形而未備者。唯反身而誠。則能踐形之備者耳。愈昔注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此說甚爲穩當。切更思之。愈白。

###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銘

下或有左并序字。○今按此篇。不類公文。且云元和八年。則又非少作。其非公作無疑。今刪去。

### 啓

皇帝卽位賀宰相啓

愈啓。伏見冊命。皇帝之閏月三日。嗣臨大位。以主神人。含生之類。孰不蒙賴。相公翼亮聖明。大慶資始。伏惟永永。與國同休。愈下情不勝慶躍。限以所守。不獲隨例拜賀。謹差某奉啓。不宣。謹啓。

###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方本有之。以附嘲軒睡之後云。此篇見文苑英華。蓋爲董晉作。董晉行狀亦可考。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傳至於地。則嘉禾生。伏惟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邇無不協。遠無不賓。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連房。或延蔓數榮。異實共蒂。旣叶和同之慶。又標豐稔之祥。感自皇恩。微莖何極於造化。親逢嘉瑞。小臣喜遇於休明。無任。

皇帝卽位賀諸道狀

伏見勅命。皇帝以閏正月三日。嗣臨寶位。海內惟新。凡在臣庶。不勝慶幸。惟俯同下情。未由拜賀。但增馳戀。謹奉

狀不宜。某再拜。或無此二字。

皇帝即位降敕賀觀察使狀

二月五日恩敕。今月二十四日卯時到州。當時集百官僧道百姓宣示訖。聖上以繼明之初。垂惟新之澤。曲成不遺於萬物。大賚遂延於四海。賓宇斯泰。品類皆蘇。渥恩普霑。遠近同慶。蘇渥或乙此一字。非是。愈以藩條有制。拜賀無由。不勝欣抃之至。謹差萍鄉縣丞李某。狀陳賀。某或作於。

潮州謝孔大夫狀

此篇見洪氏年譜。方氏增考云。公既南行。家亦遷逐。二月二日。已過兩州之南。而此狀言七月二十七日。則八月作也。不知其家。何故猶未至潮。又姪

孫湘亦從公而南。故宿會江口。有示湘詩。而過始興江口詩。謂目前百口還相逐。與狀言姪子孫姪未到者。皆不相應。此狀恐妄也。○今按公之到郡。既不見年月之實。則此狀無由可考。方氏引曾江始興二詩。以證此狀之妄。蓋亦有理。但恐或是已過始興。留家在後。而獨先到郡。亦不可知。但其狀詞。頗類袁州申使狀。則又未有以必見其妄。故今且存之。亦闕疑之意也。

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愈貶授刺史。特加優禮。以州小俸薄。慮有闕乏。每月別給錢五十千。以送使錢充者。開編捧讀。驚榮交至。顧已量分。慚懼益深。欲致辭爲讓。則乖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妻子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窮州使賓罕至。身衣口食。絹米足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爲。受之於官。名且不正。恃蒙眷待。輒此披陳。

疏

憲宗崩慰諸道疏

愈言。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伏惟攀慕永痛。哀感難勝。某承詔。不任號絕。限以官守。拜慰末由。伏增惶慙。

謹差某奉疏。不宣。韓愈再拜。

### 題名

長安慈恩塔題名

已下並方本作載。

韓愈退之。李翺翔之。孟郊東野。柳宗元子厚。石洪濬川同登。

### 洛北惠林寺題名

韓愈。李景興。侯喜。尉遲汾。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魚于溫洛。宿此而歸。昌黎韓愈書。

### 謁少室李渤題名

愈同樊宗師盧仝。謁少室李拾遺。

### 福先塔寺題名

處士石洪濬川。吏部員外王仲舒弘中。水部員外鄭楚相叔敖。洛陽縣令潘宿陽乾明。國子博士韓愈退之。前試左武衛曹李演廣文。前杭州錢塘縣尉鄭紘文明。元和三年十月九日同遊。

### 嵩山天封宮題名

歐公跋語附。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樊宗師處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次玉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韋縠僧榮。並少室而東。抵衆寺。上太室中峯。宿封禪壇下石室。遂自龍泉寺釣龍潭水。遇雷。明日。觀啓母石。入此觀。與道士趙玄通。乃歸。閏月三日。國子博士韓愈題。

歐公集古跋尾云。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記龍潭遇雷事。天聖中。余

爲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徘徊柱下而去。遂登山頂之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語笑。以駭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誠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模刻于石也。

迂杜兼題名

河南尹水陸運使杜兼。尙書都官員外郎韓愈。水陸運判官洛陽縣尉李宗閔。水陸運判官伊闕縣尉牛僧孺。前同州韓城縣尉鄭伯義。元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大尹給事奉詔祠濟瀆。回愈與二判官於此迎候。遂陪遊宿。愈題。

華嶽題名 此文刻於金天祠石闕。昔人曾集華嶽題名。自唐開元至後唐清泰。錄爲十卷。此文雖未必盡出公手。然筆削之嚴。要非公不可。故錄之。

淮西宣慰處置使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副使刑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馬總。行軍司馬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判官司勳員外郎兼侍御史李正封。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馮宿。掌書記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李宗閔。都知兵馬使左驍衛將軍威遠軍使兼御史大夫李文悅。左廂都押衙都兼都虞候左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密國公高承簡。元和十一年八月。丞相奉詔平淮。右八日。東過華陰。禮于嶽廟。總等八人。實備將佐以從。

# 朱子校昌黎先生集傳

## 新書本傳

宋景文公

今以李翱所撰行狀。皇甫湜所撰墓誌神道碑。舊史本傳。資治通鑑。洪興祖所撰年譜。程俱所撰歷官記。方崇勳增攷年譜。考其同異詳略。附注本文之下。以見公之行事本末。而文之已見於集者。不復載云。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李白作文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而公常自稱昌黎。李翱作公行狀。亦云昌黎某人。皇甫湜作墓誌。不言鄉里。又作神道碑乃云。上世嘗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而舊史亦但云昌黎某。今按新史。蓋因李碑而加鄧州二字也。然考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河內脩武。卽左傳所謂晉啓南陽也。其一南陽堵陽。卽荊州之南陽郡。字與隸同。在唐屬鄧州者也。元和姓纂唐書世系表。有兩韓氏。其一漢弓高侯頽當玄孫。避亂居南陽郡之堵陽。九世孫河東太守衛。生河東太守純。純四世孫安之。晉員外郎。二子儼恬。隨司馬休之入後魏。爲玄菟太守。二子都偃。偃生後魏中郎頽。頽生播。徙昌黎棘城。其一則頽當裔孫。爲後漢隴西太守。世居潁川。生司空稜。後徙安定武安。至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耆。徙居九門。生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安定桓王茂。茂生均。均生曠。曠生仁泰。仁泰生獻素。獻素生仲卿。仲卿生會愈。而中間曾徙陳留。以比而推。則公固潁川之族。尋稜之後。而不得承耆之系矣。而洪興祖所撰年譜。但以竊之後世嘗徙昌黎。遂附新史之說。獨以結陽爲均州。小有不同耳。及其再考二書。而見公世系之實。則後諱匿。不敢復著仲卿會愈之名。而直以爲不可考。今固不得不據也。唯方崇勳增考。引董道說。以爲竊乃韓瑗韓休之祖。而公自出於尋稜。與二書合。其論南陽則又云。今孟懷州皆春秋南陽之地。自漢至隋。二州皆屬河內郡。唐顯慶中。始以孟州隸河南府。建中中。乃以河南之四縣入河陽三城使。其後又改爲孟州。今河內有河陽縣。韓氏世居之。故公每自言歸河陽。省墳墓。而女挈之銘亦曰。歸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張籍祭公詩亦云。舊塋照隸北。則知公爲河內之南陽人。其說獨爲得之。公詩所謂舊籍在東都。我家本遼東。則必以地近而後嘗徙居耳。但據此。則公與昌黎之韓異派。而每以自稱。則又不可曉者。豈是時昌黎之族類盛。故隨稱之。亦若所謂言劉悉出彭城。言李悉出隴西者邪。然穀使公派果出昌黎也。則其去諸陽。已歷數世。其後又屢遷徙。不應舍其近世所居之土。而遠指鄧州爲鄉里也。方又引孔武仲之說。亦同董氏。而王鈺以爲公生於河中之永樂。今永樂猶有韓文鄉。則

其說爲已詳。蓋其世系雖有不可知者。然南陽之爲河。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內脩武。則無可疑者。而新史供諄之誤。斷可議矣。李漢序云。(先生生於大曆二年戊申。三歲而孤。見祭嫂文及乳母誌。會專見盧東美誌。供諄云。盧志所謂宗兄。乃大宗小宗之宗。舊史以爲從父兄。誤矣。又云。舊史(大曆十二年)夏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元載貶官。柳宗元先友記云。會等情言。有文章。名最高。以故多謗。會既卒。公攜家北歸。葬會河陽。建中貞元間。復遷地於江南。韓氏有別業在宣城。因就食焉。見歐陽詹哀詞。復志賦。祭嫂及老。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行狀云。讀書能記它生之言所出。成文。示與詩。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基誌云。先生七歲好學。之所出。文。○今按復志賦云。值中原之有事。將就食於江之南。始專專於擢進士第。供諄云。(貞元二年。講習令。非古訓爲無所用其心。則公之爲學。正在就食江南時也。擢進士第。丙寅。○)公年十九。始至京師。見祭老成文。歐陽哀詞。答崔立之書。(五年壬巳。○)有上賈滑州書。(六年庚午。○)有河中府連理木頌。(七年辛未。○)有送齊暉序。(八年壬申。○)登進士第。時年二十五。見上邢君牙書。唐科名記云。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御瀟新柳詩。公名在榜中。見與陸員外書。舊史云。大曆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爲延譽。由是知名。是年有爭臣論。(九年癸酉。○)博學宏詞試太清宮觀紫極舞賦。顏子不貳過論。見上考功崔虞部書及與韋舍人書。(十年甲戌。○)有省試學生代齊郎職。方考此職。嘗繫十一年試宏詞下。未詳是否。供諄又云。是年嘗歸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有贈張童子序。(十一年乙亥。○)又試宏詞。見答崔立之書。有三上宰相書。皆不報。是年去京師。過潼關。有感二鳥賦。既歸河陽。有畫記。途自河陽如東都。有祭田橫文。○今按八年以後。此年以前。又嘗遊鳳翔。以書抵邢君牙。不得意去。有岐山詩。供程皆定爲此年六月。誤。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董晉行狀云。十二年七月。晉拜宣武節度使。受命遂行。韓愈實從公。行有一而仕。神道碑云。十四年用進士從董晉平汴州推官。舊史作巡官。○供諄云。二狀載公入汴。在(十二年丙子。○)與史合。而誌碑所記。皆後二年。殊不可曉。豈今年辟公以行。至十四年始有成命邪。亦不應如是之緩也。方考蜀本湊本。無三十一而仕之文。但云歷官二十有七年。然自公卒之年逆數之。亦當以十四年三十一歲爲歷官之始。故公入汴。雖在十二年。然水門記十四年正月。作。石本猶但稱攝節度掌書記前進士韓愈。是辟命猶未下也。計必是年辟命乃下。故碑誌之言如此。不當以命下之緩爲疑也。○今按公入汴之年。供方得之碑誌。所計年數。若以命下之日言之。亦未爲失。但云。十四年從董晉平汴州。則誤矣。又送俱文珍序。亦在十三年。安得言十四年乃入汴乎。要當以公之自言及二狀二史通鑑爲正。持正莊嚴其考之。或有未審。不足據也。舊史之作巡官。則

程記已辨其非矣。○洪譜又云。(十三年丁丑。)公在汴有復志賦。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十四年戊寅。)公在汴。有天星詩。水門記。楊燕奇碑。(十五年己卯。)董晉行狀云。二月三日。丞相薨。公從喪行四日。而汴州亂。有汴州亂詩。歷官記云。汴軍亂。愈家在園中。尋得脫。下汴東。趨彭城。愈從喪至洛。還臨津。度汜水。出陳許間。以二月抵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居之子符離。上。及秋將辭去。建封奏爲節度推官試協律郎。至冬。建封使愈朝正于京師。見歐陽哀詔。是年此日足可憐。休咎交流詩。答李翱書。上建封書。論晨入夜歸事後。又有諫擊盜書。賀白免狀。徐泗豪節度掌書記廳石記。崔翰墓誌。(十六年庚辰)春。公朝正回徐。有歸彭城詩。夏去徐西。居於洛陽。見孟東野書。及題下邳生壁。按公與東野書。欲至秋辭去。而題李生壁。在五月十四日。則不待至秋而已去徐矣。舊史亦云。公發言真率。無所長避。豈竟以此不合。雖建封之知己。亦不能容耶。公既去徐。而建封卒。翌日。徐軍亂。見白樂天哀二良文。在洛有與衛中行書。冬。公如京師。調四門博士。洪譜云。(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師。以調選。三月東還。見與盧汝舟薦侯喜狀。將歸。成而歸。今年冬再往。(十八年壬午)春。始有四門博士之授。爲博士日。嘗謁告歸洛。因遊華山。即答張徹詩所謂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經者也。李肇國史補云。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度不可返。發狂慟哭。爲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沈顗作聲書。以爲學安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考公詩。則知國史補乃實錄也。是年有送陸欽州序。上巳日燕太學聽琴序。與崔羣書。施士巧墓誌。馬彙選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宣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洪譜云。(十九年行狀云。自博士拜監察御史。時有齒落哭。揚兵曹陸欽州慘詩。及與陳京給事書。希稭議論權停選舉狀。苗氏墓誌。又上李實書。稱前守四門博士時。已罷博士。未受御史之命。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蓋公自貞元五年。從鄭滑間復來京師。至此十五年矣。實錄於實語之不餘力。而此書乃感稱其所長。此又不可曉也。方者唐制。凡居官以四考爲滿。公在官踰年耳。不知何故而罷。罷而復還。行狀墓誌。皆只言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而此書稱滿官。又以文投贊於李實。似若不得已者。是固嘗罷博士而別還也。是歲七月。公猶任博士。乞免停選狀。謂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可以考也。罷免之由。不可詳究。然恐不至於頗實以求進也。或云。德宗末年。不任宰相。所取信者。李實。實執誼據耳。公蓋未免於屈身以伸道也。然公天早。入饑狀。專指李實而言。其情實錄。又於實一辭不恕。獨於此書。抵牾如此。又公年十九。始來京師。在貞元二年也。至貞元十九年。實十八年矣。今云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洪譜以再至言之。其來實合也。俛諸所疑。以疎知者。○洪譜又云。是時有詔。以旱饑蠲租之半。有司微愈急。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天子惻然。卒爲幸臣所譖。貶連州陽山令。幸臣李實也。見進學解及祭張署文。舊史云。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官市之弊。貶陽山令。疏今不傳。則公之被譖。坐論此兩事也。方考云。公陽山之貶。寄三學士詩。敘述其辭。而行狀但云爲幸臣所惡。出宰陽山。神道碑亦只云。

因疏關中早饑。專政者惡之。則其非爲論官市明矣。今公集有御史臺論天旱人饑狀。與詩正合。況期促皆從公遊者。不應公嘗論官市數千言。而狀及碑誌。略不一言及也。然行狀且謂爲幸臣所惡。而公詩云。或自疑上疏。上疏登其由。則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官盡才俊。偏奪卿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案讎。又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愈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是蓋爲王叔文章執事等所排矣。德宗晚年。章王之黨已成。是年補闕張正買疏諫它事。得召見。與所舍者數人。皆被譴斥。意公之出。有類此也。憶昨行云。任文未擢崖州鐵。雖得赦宥常愁猜。是其爲叔文等所排。豈不明甚。特無所歸咎。駕其罪於上疏耳。供兼宮中早饑兩事言之。而又不考章王始末。故爲申及之。○供辭又云。以公詩考之。蓋以十九年冬末貶官。(二十年甲申)之。又不考章陽山。時有同冠峽貞女峽和張十一功曹送劉生謝李員外諸詩。及別知政江陵法曹參軍。供辭及歷官記賦。送楊八弟歸湖南序。區題序。答寶存亮書。王弘中燕喜亭記。政江陵法曹參軍。供辭及歷官記云。(廿一年乙酉)正月丙申。順宗即位。二月甲子。大赦。八月辛丑。改元永貞。遷者皆追回。愈爲觀察使所抑。財徙江陵府法曹參軍。事見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詩。及張署墓誌。河南同官記。供又云。公以今年春遇赦。夏秋離陽山。被命於都者三月。至秋末。始受法曹之命。見祭李鄜州文。時有鄜州祈雨及柳口諸詩。自都至衡。有合江亭及謁衡岳廟詩。自衡至潭。有陪杜侍御遊湘西寺及湘中諸詩。自比泛洞庭。有阻風贈張十一詩。至岳州。有別寶司直詩。赴江陵。有途中寄翰林三學士詩。又有送孟瑄序。荆潭唱和序。上李巽書。鄭夫人殯表。及五嶽。序云。余生三十有八年。則其歲蓋是年作。所謂幕中之辨。蓋謂在徐州。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真。正月丙寅朔。改元元和。(永貞一年丙戌)時。臺中之評。則謂爲御史時也。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真。正月丙寅朔。改元元和。(永貞一年丙戌)時。憲宗即位之驗年也。公年三十有九。其春夏猶在江陵。有李花寒食出遊夜歸贈張十一鄭羣贈簾客張徹諸詩。六月。自江陵召拜國子博士。還朝後。有豐陵行遊青龍寺贈崔立之送文暢諸詩。城南諸聯句。及祭十二兄巽文并墓誌。(二年丁亥)春。公爲博士。有元和聖德詩。并釋言行狀云。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聯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飛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而公作周況妻韓氏墓誌。乃云。從兄俞卒開封。愈於時爲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改其學於開封界中。敎養之飛語。卽釋言所解之議。而竟不能解。故以兄喪爲辭。而求去耳。時宰相鄭絪。翰林舍人李吉甫裴均也。公以夏末離京。赴東都。有酬裴十六途中見寄詩。是年有張中丞傳後錄。答獨宿書。盧於陵墓誌。(二年戊子)改真博士。見行狀。有酬崔十六少府及東都遇春詩。與少室李勣書。裴復墓誌。新史勣傳云。洛陽令韓愈遺勣書。公時爲博士。政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洪縉云。(四年己丑)守東都省。神道碑云。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刑部。行狀新舊史皆云員外郎。送李正字序。亦但云都官郎。碑文謾也。方考公除都官。六月十日也。制書亦作員外郎。○供辭又云。神道碑云。中官號功德使。司京城觀寺。尙書斂手失職。先生按大典憲索之以歸。諫其無良。時其出入。禁錮衆以正浮屠。歷官記云。公判刑部。日與宦者爲敵。惡言罵辭。狼籍公牒。乃上書留守鄭餘慶。乞與諸郎官



更判。不見允。在東都有微謗。洛諸題名。從李期侯參謀。和蘭江錢微與寶章尋劉算師諸詩。送李正字歸湖南岸并詩。鄭經校理序。祭洪洪達文并墓誌。京兆韋夫人墓誌。河南府同官記。(五年庚寅。)

授河南縣令。神道碑云。魏鄭公鎮各爲留郎。時屬辛以舉罪。士官無敢問者。先生將攜其禁。以壯朝廷。斷民署吏。俟令且發。留守升大恐。遽相禁。有使微爲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者。是後鄭公果謀反。東都將署留守。以應惟祭。又有上留守鄭公啓時。公以論事失鄭公意。既令河南軍。人有罪。公追而杖之。留守不悅。公以啓辨明。且力求去。見集中。行狀云。改河南令曰。以職分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疑鄭公卒聽其言。故軍人畏服如此也。在河南有感春詩。燕還職方河南秀才序。送石洪并詩。及月照招揚之眾河南令舍德壽諸詩。張圓墓誌。盧殷墓誌。盧承房員外郎。盧全誰氏子諸詩。送溫造序。孔母誌。至京師。是年春。公向在河南。有送範文。辛卯年雪寄墓誌。華陰令柳潤有舉。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潤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潤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潤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供譜云。(七月乙未。以職方員外郎復爲國子博士。年四十五。舊史云。愈因使過華。上疏理。公自去年以來。未嘗出使。或云。即公赴職方時。過華都其事。後疏于朝。進學解云。三年博士。冗不見治。舊又作三爲博士。按公貞元壬午。授四門博士。元和丙戌。爲國子博士。丁亥。分教東都。今年又自郎中下遷。凡四爲博士矣。此先言暫爲御史。繼言三爲博士。則自丙戌而後。三歷此官也。若云三年。則自元年夏赴召。至四年春。爲博士。首尾已四年矣。方考云。丙戌初除。丁亥分教。自不必釐而爲二。其爲博士。實三遷也。當作三爲爲是。○今按上句言暫爲御史。而此言三年博士。正以其居官之久近爲言。恐當作年爲是。然亦未必也。○供譜又云。是年二月。有論錢重物輕狀。新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於是詔百官議革其弊。方考以爲此議。在穆宗即位之初。錢重物輕。計諸道所納見錢。五分量微二分。餘三分兼納實估匹段。或當時有此議。然亦非七年也。輕物重。計諸道所納見錢。五分量微二分。餘三分兼納實估匹段。或當時有此議。然亦非七年也。況公六年二月尚在東都。供譜又云。是年有石鼎。既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聯句謝劉師服詩。祭石洪文。李素石洪墓誌。路應神道碑。既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中史館修撰。供譜云。以其有史料。故除是官。時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絳也。是年有答劉秀才論史書。及馬氏田氏廟碑。轉考功知制誥。供譜云。(九年甲午。十月甲子。爲考功鄭儼神道碑。李虛中董溪唐國夫人墓誌。轉考功知制誥。供譜云。依前史館修撰。十二月戊午。以考功知制誥。是年有元微之書。田弘正書。從張道士序。劉昌裔神道碑。王適孟郊扶風郡夫人墓誌。(十年乙未。公知制誥。有和庫部盧曹長元日朝賀及寒食直歸過用二詩。與李絳書。進順宗實錄。

狀。舊史云。愈撰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舍。按退之作史。詳略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其褒貶惡之旨明甚。當時議者非之。卒竄走無全篇。良可惜也。史又云。愈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此言是也。是年有與柳公綽二書。論淮西事宜。進中書舍人狀。說見明年。又有捕賊行賞表。藍田縣丞廳記。獨孤郁衡之立墓誌。徐偃王廟碑。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命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鐔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鐔。謗語羈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洪範云。十一年丙申。正月丙戌。以考功郎中知爲太子右庶子。行狀云。盜殺武元衡。公以爲盜殺宰相而遽息兵。其爲懼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尙何不可。與裴丞相謀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還中書舍人。後竟以它事改右庶子。時宰相李逢吉章貴之也。其云月滿還中書舍人者。蓋唐制臺郎滿歲則還。公以去年冬知制誥。至今春竟一歲矣。李漢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公掌綸誥一年。無一篇見收者。失墜多矣。唯後集有崔羣戶部侍郎制一首爾。○今按行狀通鑑俱謂論淮西事宜狀。在去年知制誥時。而神道碑新史。則在還中書舍人之後。但行狀言。公所論有殺宰相事。乃在去年六月。而狀中實無此語。若狀果在六月之後。則不應全不及。則是此狀。不惟不在十一年正月之後。亦不在十年六月之後也。故通鑑直以繫於五月之下。行狀敘事雖實。而記言則誤。碑文新史固爲失之。今當以通鑑爲正。○洪範又云。是年有飢饉雲夫曲江荷花。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濟。平還刑部侍郎。行狀神道碑及舊史云。十二年丁酉。秋。以兵老久屯。以行。賜三品衣魚。爲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鄆城軍。出潼關。公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弘。弘說用命。師乘逢和。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開館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總自唐州攻城。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三軍之士爲公恨。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口占爲書。使柏耆袖之。以至鎮州。承宗大恐。上表請討德棣二州以獻。遣子入侍。丞相歸京師。以功遷刑部侍郎。詔公撰平淮西碑。其辭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元濟。李愬功第一。總不平之。愈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歷公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是年有送尉侑序。祭張署文并墓誌。及東征往還詩唱諸詩。晚秋鄆城夜會聯句。爲刑部時。有舉錢微自代狀。十憲宗遣三年戊戌。四月。鄭餘慶爲詳定禮樂使。赴韓愈李程爲副。是年有李惟簡墓誌。權德輿碑。

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頂。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香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谿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供譌云。公以（十四年己亥）正月癸卯。出宿爲歙州刺史。時宰相皇甫鎛程異也。公之被謫。卽日上道。便道取疾。以至海上。據宣城縣記。則以三月二日過宣城。據龍興寺詩。則以三月幾望至曲江。據謝表。則以三月二十五日至潮州。據祭文。則以四月二十四日逐鱷魚。其自由紅至潮。以十許日。行三千里。蓋龍水湍急故也。方考乃云。謝表及祭神文皆止云。今月。而逐鱷魚文正本。皆但云年月日。則公之到郡。實不知何月日也。況自紹至廣。雖爲順流。而自廣之惠。自惠之潮。水陸相半。要非旬日可到。故公表亦云。自潮至廣。則來往動皆經月。則公到郡。決非三月。而逐鱷魚。亦未必在四月二十四日也。○今按道里行程。則方說爲是。但與大顛第一書。本乃云。四月七日。則又似實以三月二十五日到郡也。未詳其說。關之可也。○供譌又云。公自京師至潮。有路旁塚至藍關。示經藍關。武關西逢配施吐著。食曲河驛。次鄧州界。過南陽龍興寺。至鄧州。寄張使君。酬張使君惠書。過始興江口。感懷贈元十八。協律初南食。贈元十八。答柳柳州食蝦蟇。別趙子諒詩。及宣城驛記。潮州謝表。祭鱷魚文。諸置鄉校。贖冊算號表。是年七月己丑。羣臣上尊號。召拜國子祭酒。供譌云。公十五年庚子。閏正月。穆大赦。十月己巳。律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召拜國子祭酒。宗卽位。公以今年春到袁。途中有酬張韶州端公及韶州留別張使君二詩。至袁有袁州謝上。賀穆宗卽位。賀赦。賀冊皇太后。賀慶雲五表。舉韓泰自代狀。滕王閣記。九月。召拜國子祭酒。而關記乃云。十月。袁州刺史者。蓋命下在九月。受命在十月也。有祭湘君夫人文。祭文所謂復其章。授者。公爲行軍司馬時。賜金紫。今爲祭酒。始復其舊也。自袁授京師。有次石頭驛寄江西王中丞。閣老仲舒詩。至江州。有寄鄂岳李大夫程及題。

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詩。因話錄云。蕭穎士子存。字伯誠。爲金部員外郎。惡裴延齡之爲人。棄官歸廬山。公少時。嘗受金部賞知。及經江州。遊廬山。訪金部故居。因賦此詩。留百緣以極之。行次安陸。有寄隨州周員外君巢二詩。至棗陽縣。有題廣昌館詩。至襄州。有辭中留別李相公詩。以冬暮至京師。是年有南海廟碑。與孟簡書。論黃家賊事宜。及典貼良人男女狀。又論東魏詩因改元大慶。遣使宣諭。仍擇經學使撫之。又有柳子厚及經孫榜祭文墓誌。○供譜又云。行狀云。公入還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經密。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其位。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裴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皆相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公在國子有用中寄張籍詩。舉張惟素自代及諸復國子監生徒狀。論新注學官牒。薦張籍狀。請上轉兵部侍郎。文。李鄴鄭羣薛戎墓誌。○今按方氏增考。論錄重物輕狀。當在此年秋。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服兵逐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爲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曠李師道。有若子若孫在。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旌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謹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大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圖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立王廷瑋。命蔡州刺史牛元翼節度。以討之。十月。命裴度爲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元翼爲廷瑋所圍。○二年壬寅二月。赦廷湊。詔愈宣撫。歸而牛元翼果出。行狀云。公還。於上前奏與廷瑋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由是有意大用。授吏部侍郎。○今按先太師謂故鎮帥王武俊也。○神道碑云。方鎮反。太原兵以輕利誘鉤絀。召先生。滿福營引虎鬚勝血。直今所患。非兵不

足。遽疎陳得失。○今按此數語之可曉。它書亦皆無之。未詳何謂。恐有誤也。○供諱又云。是年有次壽陽縣。次太原。呈國使吳郡中。次承天營。奉酬裴司空。鎮州路上。酬裴司空重見寄鎮州初歸諸詩。及韋侍講盛山詩序。論變遷法事宜狀。二年壬寅九月。轉吏部侍郎。行狀云。凡令吏皆不鎖。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故勢輕。是年有鄭州縣。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堂詩。寶司華粲文墓誌。楚國夫人墓誌。黃陵廟碑。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勅放臺參。後不得爲例。十月癸巳。爲兵部侍郎。庚子。爲吏部侍郎。行狀云。改京兆尹。大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向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爲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手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且夕且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爲請。兩改其官。紳復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爲吏部侍郎。○神道碑云。兩復爲兵部侍郎。錢不鎖入吏選。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悉與三利取才。財勢路絕。○今按碑失兵部一節。此兵字當作吏字。不鎖入吏。即謂前繼吏出入事。三利取才。未詳其義。疑錢法有此語。或是有脫誤也。○供諱云。公爲京兆。有舉馬摠自代狀。賀用及賀太陽不虧表。祭竹林神。曲江祭龍文。再爲兵部。有舉張正甫自代狀。是年。有羅池廟碑。送鄭權序并詩。祭馬摠女學文。并李干女學墓誌。韓弘碑。論孔戮致仕狀。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供諱云。○四年甲辰。正月。敬宗即位。有孔戮致仕狀。是年公段。年五十七。行狀云。得病滿百日假。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屬讌語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疎愚。食不擇禁忌。位爲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於闕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明年。張籍爲公詩有云。去夏公請告。養疾城南莊。籍時官休罷。兩月同遊錫。又曰。共愛池上佳。聯句舒銀楮。又曰。公爲辭優詩。唱詠多慷慨。城南莊。在長安城南。公之別墅也。池上聯句。集中無之。游侯詩。卽南溪始見三首是也。又曰。公有曠達識。生死爲一綢。及當臨終晨。意色亦不荒。附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其於死生之際如此。○神道碑云。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夷狄。畫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污我。○今按此事。可見公之平生謹守禮法。排斥異教。自信之高。至死不變。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可以爲後世法。而辭不載。蓋不以爲然也。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期以報。

行狀云。公氣厚性溫。論議多大體。神道碑云。朝有大猷大疑。文武會同。莫不謬言。先生援經引  
決。考合傳記。侃侃正色。伏其所謂。墓誌云。公洞明軒輶。不施戰級。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  
怠以爲枕。餐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辭以談笑。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  
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碑又云。內外惇弱悉撫之。一親以仁。使男有官。女有從。不啻於已生。交  
於人。已而我負。終不計。死則庇其家。均食割資。雖微弱。待之如賓。人詬笑之。愈篤未嘗一  
食不對客。閨人或畫見其面。退相指語。以爲異事。未嘗宿貨餘財。每日。吾前日解衣質食。今存  
有已多。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出世。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  
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闡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大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  
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墓誌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挾經之心。執聖之權。向友作者。跋邪輒異。以扶孔氏。  
存皇之極。知人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倪。俾僇顛顛。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  
紙怪發。鯨鯨春麗。鸞耀天下。然而栗密竊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  
無以加之矣。軀氏已來。一人而止矣。○按知人罪非我計。此句中必有脫誤。疑當云。人知人罪。  
非我所計。○方氏附錄程子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之言。雖不能無病。然自孟子以來。  
能知此者。獨愈而已。其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無所見。  
安能由千載之後。判其得失若是之明也。又曰。退之晚年之文。所見甚高。不可易而讀也。故其所  
首。修焉而已。有德則言可不學而能。此必然之理也。退之乃以學文之故。曰求其所未至。故其所  
見及此。其於爲學之序。雖若有所戾者。然其言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有所襲於前人之語。又  
非鑿空信口。牽然而言之。是必有所見矣。若無所見。則其所謂以是而傳者。果何事邪。○今按諸  
賢之識。惟此二條。爲能極其深處。然復考諸臨川王氏之書。則其詩有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  
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乃有大不同者。故嘗折其衷而論之。而  
竊謂程子之意。固爲得其大端。而王氏之言。亦自不爲無理。蓋韓公於道。知其用之周於萬事。而  
未知其體之具於吾之一心。知其可行於天下。而未知其本之當先於吾之一身也。是以其言常詳於外。  
而略於內。其志常極於遠大。而其行未必能謹於細微。雖知文與道有內外淺深之殊。而終未能審其  
緩急重輕之序。以決取舍。雖知汲汲以行道濟時。抑邪與正爲事。而或未免雜乎貪位慕祿之私。此  
其見於文字之中。信有如王氏所識者矣。但王氏雖能言此。而其所謂道真者。實乃老佛之餘波。正  
韓公所深詆。則是楚雖失。而齊亦未爲得耳。故今兼存其說。而因附以莊妄管窺之一二。私竊以爲  
若以是而論之。則於韓公之學。所以爲得失者。庶幾其有分乎。

賀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繩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醖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未流。反刳以樸。剗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驚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嬖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訖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感。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載。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 文錄序

趙德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孟軻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莊楊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燦爛。斯文煥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覽。飢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僻處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爲卷。私曰文錄。實以師氏爲請。蓋依歸之所云。實或作實。

## 記舊本韓文後

歐陽文忠公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彥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游其家。見其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略顛倒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

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嘆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固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故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泉本云。吾少居漢東。年五十六時。於里人李堯輔家。見一弊篋。棄在壁角中。有故書數十冊。因得韓文於其間。皆脫落無次序。吾略讀之。愛其文辨而意深。當是時。學者方作時文。天下之人。無道韓文者。予亦將舉進士。以缺發利。未暇學也。遂求於李氏。而得之以歸。補次成

帙而藏之。數年始及第。遂官于洛。而得師魯與之遊。因出韓文而學之。自後天下學者。亦稍稍近古。吾家所藏書萬卷。然獨韓文最爲舊物。君爲吾愛惜之可也。○今按泉州本。乃汪彥章所刻。此序獨與諸本不同。不知何據。其所謂君者。又不知爲何人也。今并存之。以俟知者。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夏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奮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燕喜懷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以遺

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決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翺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飄飄旌旆下。嗚呼哀哀。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 韓集點勘

校東雅堂本

## 卷一

東吳陳景雲

李序

教人自爲注 韓子作樊宗師墓銘云。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序所謂教人自爲者。正訓以詞必己出耳。爲當如字讀。注與音並非。注論語十卷 張水部祭韓子詩。魯論未訖注。手跡猶微茫。則此云十卷者。乃未成之書也。今所傳論語筆解。出後人僞託。

目錄

祭文中祭虞部張員外後。脫祭河南張員外一題。又祭滂文後。衍祭張給事一題。

卷首宋荅公語

馮元諡章靖。以博洽稱。宋史有傳。荅公雅重之。故校韓集。特從馮本。

感二鳥賦 觸白日之隆景 景。古影字。時方仲夏。故曰隆景。雖家到而戶說。二句指光範上書不遇事。離

騷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公語本此。或作戶曉者非。篇末注引歐公語。結句明云。無羨斯類。而

歐公乃以不過羨二鳥光榮議之。非篤論也。

復志賦 將就食於江南 注全採洪譜之文。但多貞元元年四字。按歐陽詹哀辭云。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

則非至貞元元年始避地江左也。此四字當刪去。

閱己賦 題注 公之去徐。在府主未薨之前。外集有題李生壁文可證。非因府喪而罷也。本傳有才高數黜

官語。蓋謂貞元末由御史黜官。至元和初。自謫籍召爲博士。久之。又從省郎下遷也。此賦作於貞元中。在公從事使府之後。未除朝官之前。晁說失之。咸通本。乃咸通中中書舍人令狐澄藏本。第五卷寄崔立之詩。視物

隔離。下注引澄本。卽此本也。

別知賦 題注 按公與崔羣書。貞元十八年也。書云。僕自少至今。從事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則公之取友天

下。當自貞元二年入都之歲始也。吳賦作於二十年。歲行猶未滿兩周。故曰將也。注非。知來者二句。言此

別之後。良友既不可以頻得。而遷客又未離謫地。故申之以掩郭郭云云也。舊注解來者未切。蔓引論語尤可

削。斯百一而爲收。文粹作斯一旦而爲仇。按爾雅釋詁云。仇。匹也。詩與子同仇。一旦爲仇。猶言傾蓋如故

也。似作仇字。其義獨長。而諸本未採。

元和聖德詩 題注 按序云。臣日與羣臣序立紫宸殿。陛下親望穆穆之光。則此詩必非分教東都時作也。

所在麻列 按麻。南宋初蜀人韓仲韶本作森。朱子之說。蓋暗與舊本合。特偶未採及耳。然太白夢游仙姥詩。

仙之人兮列如麻。則作麻列。亦似有據。分卒禁禦注神策京師行營 按師當作西。區外句注鎮州常山

縣 按縣當作郡。滌濯剗磔句注 詩勿剪。韓詩作勿刻。見經典釋文。此注所本。

南山詩 海浴襄陽囑注 或作籌之。籌當作窰。爛熳堆聚皺注 朱子言。此蜀本之誤者。當謂嘉祐中蘇軾

刊本上言。方從蜀人韓仲韶本。則南宋初臨邛韓醇所刊本也。蓋石藝之注。雖出於韓。而字之從皺。則嘉祐蜀

本已然。故特分別言之耳。又沈元用名晦。錢塘人。崇寧六年進士第一人。宣和中嘗刊韓柳集。後入金。曾再應

舉登第。歸朝歷官徽猷閣學士。

將歸操 題注聞殺鳴犢作 鳴上當從蜀本增寶字。狄之水兮注與清水合沛讀。按沛當作沛。

別鵠操 題注 鵠與鵠本一字。古人皆通用。

秋懷詩 題注 按詩乃元和初自江陵據召爲國子博士時作。行狀云。時宰相有愛公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搆飛語。公恐及難。求分司東都。是詩中有云。學堂日無事。蓋方官國子也。又云。南山見高稷。則猶未赴東都也。至語弇心兵諸語。其在已聞飛語後歟。更以釋言篇參證。公元和元年六月進見相國鄭公後。數日。即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則是秋正公憂讒畏譏時也。彼時何卒卒注 司馬相如。當作司馬遷。汲古得修綆注 莊子外篇。綆短者。不可以汲深。荀語本之注。自當引莊。

赴江陵途中 將疑斷還不注 蔡說非誤。洪譜自疏耳。方氏增考年譜。辨之詳矣。按公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森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又祭張署文云。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皆斥王章之黨。非謂李實也。荅溪一條當刪。昨者京師至 京師當從蜀本作京使。

岐山下二首 題注 據唐史。程昔範。敬宗初官拾遺。爲宰相李逢吉私人。名在八關十六子之列。則昔範乃名非字也。

北極贈李觀注 題下注已見前卷重雲篇。此複出。當刪。

此日足可惜 假道盟津注即盟津也 盟當作孟。東西出陳許。東西當從宋闕本作東南。按公始至徐。徐帥館之。睢上。至秋方辟爲從事。詳見與東野書中。注家自失探。遂誤以爲初至即授幕職也。此詩乃未爲從事

時作。故喜張之來。有連延三十日。晨坐達五更之語。若已入使院。則方晨入暮歸。安得此閒適耶。合全篇細讀之。舊注之疎益見矣。淮之水舒舒。時送籍返和州。故有淮水楚山二句。和隸淮南。又楚地也。

醉贈張秘書。性情方浩浩。東坡文見客舉杯徐引。則吾胸中爲之浩浩焉。又題畫詩。聚蚊金谷是何人。皆本公詩。語法言淵。篇實殖曰蚊。此蚊字所本。阿買不識字注。或問阿買是退之何人。按或問下。脫魯直二字。此必其子姪。小子句乃韓仲韶注。既引趙說。此注複出。當刪。

送靈師。臬盧叱回旋注。按晉史劉毅擲得雉大喜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舊注刪改本文。殊晦。雖不可解。又誤晉作宋。千尋墮幽泉注。尋或作潯。按潯與尋同。兩潯字並當作潯。見說文。開忠二州牧。按開牧未詳。忠牧。蓋謂李吉甫也。吉甫以貞元中。自郎署左官於外。及在忠州。又六年爲遷。故曰失職。是詩作於貞元二十年。而二牧之贈僧詩。則又在前。觀下昨者句可知矣。落落王員外注。戶部。當作吏部。

縣齋有懷。風雨靈臺夜。謂官四門博士也。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宮。誰爲傾國媒。注李延年傳。漢武帝歌。按傳當作侍。何能一戰霸。注。按公馬少監誌云。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後五六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則貢在京師者。乃未成進士以前事。至登第後。上宰相書。則自稱前鄉貢進士矣。此注貢於京師四字當削。何用畢婚嫁。注後漢向平字子平。按上平字當作長。

合江亭。范石湖驂鸞錄曰。合江亭。今名綠淨閣。取韓詩綠淨不可唾句。蓋石湖赴桂林時。過此而目觀其懸勝也。邦君實王佐句。宋本下注。故相齊映所作。老郎一聯下注。宇文郎中炫又增其制。君侯一聯下。前刺史元澄無政。廉使楊公中丞秦黜之。朝廷遂用鄒君。此考異所謂篇內三處注文也。按此三條。定公自注之文。刊本

謾以爲出於後人而削之。題下注亦止採二條。尙遺其一。宇文炫官終刑部郎。德宗欲復用盧杞。炫時爲拾遺。與同官陳京等力爭而止。風節偉矣。

陪杜侍御游湘西寺 題注湘西觀察使 按湘西當作湖南。指摘困瑕垢 按公自陽山遇赦。僅量移江陵法曹。蓋本道廉使楊憑故抑之。贈張功曹詩所謂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軻祇得移荆蠻是也。時韋王之勢方熾。憑之抑公。乃迎合權貴意耳。詩中椒蘭絳灌。自斥韋王。而指摘瑕垢。蓋謂使家之抑也。

岳陽樓 朝過宜春口注 按公是時。方自潭抵岳。以趨荆南。不應過袁州之境。觀下夜纔巴陵洲句。則宜春口蓋在岳州之南。乃洞庭中小洲渚名也。注承供譜之誤。擢拜識天仗 謂御史之擢也。唐制。三院御史有缺。悉由御史大夫及中丞薦授。貞元之季。御史臺久不除大夫。皆中丞專其事。公之入臺。時李汶爲中丞。蓋由汶薦也。時同官中名最著者。如柳宗元。劉禹錫。李程。張署等。俱汶所薦。故宗元祭汶文云。慎擇寮吏。必薪之楚。斯篤論矣。時公先貶官於外。故不預祭耳。惜史逸汶傳。而薦公事尤失傳。當以宗元祭文及新史王播傳參考。自可得之。但懼失宜當 當。謂奏當也。奏當見漢書師古注。當謂處其罪。時公量移江陵法曹。故云爾。言惟恐司刑而不得其平也。

送文暢 昔在四門館注 按博士上衍國子二字。觀題下注自明。少小學城關 按詩子矜。刺學校廢也。少小句。蓋言此僧少嘗爲士耳。注未明悉。僕射領北門 謂河東帥嚴綬也。注承供譜之誤。唐以太原爲北門。屢見於史。田季安時鎮魏博。不當言北門。至宋都大梁。始以魏地爲北門。如寇萊公鎮魏。自言北門鎖鑰。非準不可是也。供說失之。又唐河東帥府兼統蕃部。觀公作鄭儋墓誌可見。故繼以威德歷胡羯之句。

答張徹 日月垂十齡。按公此詩發端云。首敘始識面。而其下以後郊避亂睢岸連居爲識面之始。則知公與徹邂逅。在貞元十五年己卯。去汴居徐之日。至丙戌凡八年。故曰垂十齡也。若從丙子乾元和改元之歲。已踰十載。與詩語不符矣。淚皆還雙鬢注。按公詩敘朝正畢與徹相別。惟畢事驅傳馬二聯。言已歸彭城。而徹留長安省選以下四句。又另敘十七年以後事。公赴省謁選者再至。十八年春。始有四門博士之授。省選遂投足者。謂此也。公謁選入都。復與徹相聚。及公得官。而徹方下第。且有逮適。故繼以塵祛淚皆二語。皆惜別之詞。舊注通指爲十六年事。非也。漸階羣振鷺注。按揚雄劇秦美新云。振鷺之聲充庭。鳴鷺之黨漸階。又韓詩振鷺篇。于彼西雍。薛君章句曰。鷺。潔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言文王之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則漸階句語本揚子。而義取韓詩。蓋與下句並切太學言之也。又注引法言釋螟蛉是矣。而肖之矣。下刪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十字。則學誨之義晦矣。

薦士 妥帖力排羣 妥帖二字。本陸士衡文賦。使以歸期告。按公薦東野於鄭餘慶。當在元和初。若貞元十九年。餘慶方在郴州貶所。不得有此薦也。感物增戀嫺注聲韻云。嫺嫺說文云。固也。按韻當作類。嫺固二字。並當作嫺。

古風 題注 貞元之季。人主方擴貨。外吏多培克。以事進奉。有稅外方圖之目。科率日多。民力重困。公詩始以是時作。史記平準書云。告繒獄與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篇末四語意。蓋本此。嗟哉董生行 生祥下瑞無時期。按時。當從宋闕本作休。

汴州亂 題注 首章意。乃公牟子所云。下無方伯。次篇則上無天子也。



利劍 題注 按此詩歲月無可考。詳味詩意。似爲疾譴而作。與汴州事無涉。又孟東野送公從軍詩中。有行爲孤劍詠句。疑指此詩。從軍。蓋公初赴汴幕時也。

汴泗交流 東坡文。彭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此詩張僕射有和篇。其末云。韓生許我爲斯藝。勸我徐驅作安計。不知戎事竟何成。且媿吾人一言惠。蓋擊毬之事。雖不爲卽止。亦深以公言爲有當也。

鳴雁 公在徐幕時。有與李習之書云。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將亦有所病。而求惠於此也。遽憂懷惠。卽有病求惠意。

桃源圖 題注 武陵太守。當是竇常。常兄弟五人。並以詩擅名。有聯珠集行世。元和十年。常爲朗州刺史。朗州唐武陵郡之官。寄劉夢得詩。柳子厚和之。見柳集中。韓有岳陽樓別竇司直庠詩。及竇司業牟基誌。二人皆常之弟。常之刺朗。亦見牟誌。又朗州至宋。因避聖祖諱。改爲鼎州。南宮先生疑是盧虞部汀。韓盧倡和甚多。詳見本集。臨卽韓本題下注。必與一郎官廣和。廖本改郎官爲禮部郎。非也。尙書諸曹。唐代統稱南宮。蓋猶云南省。不專指禮部。如和虞部志。藤杖詩。稱虞部爲南宮。卽其證也。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滌瑕蕩垢 按揚雄文。滌瑕蕩穢。

謁衡岳 廟令老人 按唐制。五岳四瀆令各一人。正九品。上掌祭祀。此廟令。蓋謂衡岳廟中令也。

古意 題注 據宋建安魏本。自公縣齋有懷以下。皆樊氏澤之語。又自仲尼悲麟。至微沈子幾晦哉。悉樊氏引沈顏登華官之文。此下更有按公諸詩及國史補所云。公實如此。初無佗旨也。四語蓋顏自詫得詩微旨。而樊氏深不然之。故力辨其非。廖瑩中昧於文義。輒刪樊說。四句全失其本意矣。顏。吳郡人。傳師之孫。唐末進士。

仕吳爲翰林學士。登華百篇。文苑文粹並載。

憶昨行 陽山爲道出臨武注 按江南乃湖南之誤。又連屬廣南。此宋制也。唐則郴連並隸湖南。宋朱新仲

猗覺寮雜誌云。韓詩。驛馬距地驅頻墮。蜀人謂立地爲拒地。立地者。不容少休意。按蜀人方言。如土鏗岸甃之

類。屢見杜詩。蓋少陵久寓蜀地。故旅中所詠。即用土人語耳。韓子陽山之行。路不由蜀。何故忽採方言入詩乎。

漢書甘延壽傳。跋距注云。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而能拔取之。拒地之拒。殆與距同。夫人以手據地。可曰距。則馬

以足據地。同。謂以足據持之。據。與據地。亦可言拒矣。韓子時從臨武踰嶺南。出經鳥道之險。驛馬力疲足倦。據地

不前。策之而猶不能升。故曰驅頻墮。正取馳墮義也。近者三姦悉破碎。按三姦。斥佞叔文執誼。李軌法言

注。謂三桓陳恆王莽也。故公永貞行云。天位未許庸夫干。蓋直以窺覲神器之罪坐諸人。又篇中侯景九錫語。

其意亦同。後人讀至此。亦不能無嗜其甚矣之疑也。君當先行我待滿。按公詩意。方欲與張君結隣。滿洛

間。所謂君當先行者。即蒙上投檄北去言之耳。此與寒食出游詩。皆敘張方有邕管之辟。並未及雍掾之除。蓋

此時張之新命尙未下也。注誤。從此直到耆與鮒注。詩中耆字。別本有作耆者。故有闕宮以下十三字注。

今正文既作耆。此注當削。昨者。宋本作昨日。則以下八句。似謂是歲八月朔順宗內禪之赦。及細考之。非也。

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計旬餘即可達郴州。功曹以是月十四日在郴聞赦。理或有之。但觀州家申名使家抑

句。時使府駐潭州。自郴申潭文移。往復其事。豈一二日可了乎。則作昨日自誤也。又洪譜亦謂此指憲宗受禪

之赦。不知憲宗受禪無赦。至踰年改元。始頒赦耳。其考尤疎。

劉生詩 倒心回腸爲青眸 按青眸。即指上歌舞之人。公感春詩云。豔姬踏舞筵。青眸刺劍戟。可以互證。倒心

回腸言劉生目成意移耳。爲當讀去聲。且注不引宋玉高唐賦感心動耳。回腸傷氣之文。而舉司馬遷書。旣屬蔓引。至探阮籍青眼事。尤誤。

鄭羣贈簾 首句注 按簾當作簾。蘄州貢簾。見唐史地理志。故曰天下知。

游青龍寺贈崔補闕 去歲羈帆注 按注乃探樊氏語。而江陵下刪原文。埃命於湘中一句。則與本句湘水不

相關矣。年少 按補闕十七登第。少公八歲。元和初。列官諫署。年方踰壯。故有年少得途句。

贈崔立之評事 題注 按公答崔立之書。首稱斯立足下。蓋字斯立而各立之也。注誤。勿嫌法官未登朝

立之貞元中登第。後復中詞科。初授校書郎。秩滿除畿尉。當時相傳畿尉有大道入爲御史評事。京尉者。有佛

道仙道人道之分。見崔琬御史臺記。京尉卽赤尉。謂長安萬年二赤縣也。勿嫌法官二句。蓋言立之自畿尉召

入。止遷評事。不得御史。但比赤尉。尙有仙凡之異耳。蓋除御史。則登朝爲常參官矣。唐常參官一名登朝官。

本卷後有酬崔十六少府攝伊陽尉。乃別是一人。非斯立也。斯立行二十六。亦見韓詩。與少府之行異。又少府

以赤尉攝伊陽令。未嘗爲伊陽尉。伊陽爲畿縣。非赤縣。注全誤。錢帛縱空衣可準 唐百官月俸。多給錢帛。

縱空。謂官閒祿薄也。撼撼井梧注潘岳秋思賦 按思當作異。

哭楊兵部 題注 知當作刺。知州之置。自宋始。唐無此官。又李習之陸欽州述言云言字衍。

赤藤杖歌 滇王掃宮避使者注當如避道之避 按如下脫避舍二字。

崔十六少府攝伊陽 題注 按詩意。言己新居洛下。而崔以赤尉繼至。遂與鄰居。則公與崔相識。在元和二年

分教東都後。非自江陵召入時也。河南路陽二赤縣。皆在東都郭下。崔之攝伊陽。蓋以赤尉權畿令也。

送侯參謀 題注 按公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至是已三載。詩云。幸同學省官。又云。東司絕教授。蓋與侯並爲分司官也。已而公除都官郎。分司如前。而侯則往應河中之辟。注未明曉。人馬何躡騰注馬逝也。按逝當作壯。

感春第三首 放車載草農事濟 按時討王承宗於恆州。配河南府饋運車四千兩。河南尹房式以凶旱人貧。難以徵發。憲宗可其奏。放車載草。指此事也。起居諫議注 按裴度爲河南功曹。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奏辟掌書記。尋自蜀召爲起居舍人。非從河南入也。注仍供譜之誤。方氏增考已辨之矣。

送李翔 題注 四年正月己酉 按下文是月有乙未丁酉。則其前不合有己酉。當是乙酉之誤。

送石處士 常山險猶恃 按公送石處士序云。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恆州。成德軍治所也。時方討成德帥王承宗。中尉吐突承瓘。統行營兵。駐邢。軍久無功。故有鉅鹿師欲老二句。邢州。唐亦稱鉅鹿郡。屬昭義軍。先是承瓘兵深入成德境。爲承宗所挫。故退屯於邢。當石拱赴河陽時。尙未有洗雪承宗詔。故曰去年事方急也。注引赦承宗事誤。

招楊之罘 食有肉與魚。注馮謨遷之幸舍 按當作遷馮謨幸舍。

寄盧仝 獨抱遺經究終始 按晁氏讀書志。唐盧仝春秋摘微四卷。祖無擇得之於金陵。崇文總目所不載。獨抱遺經句。殆指是書言之。惜其不傳也。

卷二

東吳陳景雲

石鼓歌 歌中鉞元和初爲博士。嘗告祭酒以石鼓所在。勸其移置太學。惜未之從。故有中朝大官二句。歌公集

古錄云。石鼓在今鳳翔孔子廟。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始置於廟。按餘慶帥鳳翔。在元和九年。乃韓子作詩後事。竊因歐公之言詳考之。知韓公前此所告之祭酒。卽餘慶也。公爲博士之歲。餘慶以故相薦祭酒。故曰。中朝大官。餘慶薦爲祭酒三月。旋拜尹洛之命。意其蒞官日淺。故公所請未及施行耶。至遷鎮鳳翔。卽有移置孔廟事。蓋理公前語也。然則石鼓之得久存於世。不至銷蝕埋沒。如公詩所歎者。固出自鄭相收拾之力。而亦公在太學有以啓之耳。先儒作石鼓考者。如王厚之鄭漁仲諸公。皆援據該博。而初不言鳳翔移置事。自公發其端。故表而出之。

題炭谷湫祠堂 匣裏雌雄馬 按馬當作劍。

送陸暢歸江南 名以能詩聞注 唐史公主傳無雲陽主。疑非雲安卽岐陽之誤。暢長慶初入江西廉使王仲舒幕府。至太和末。以前鳳翔少尹預誅。鄭注事見唐史。

送劉師服 師服歸後復入京師。元和十二年。駙馬都尉于季友。坐居喪宴飲得罪。師服以與同飲。笞四十。流連州。貽持令名二句。惜其不能誦之終身。乃至犯刑而辱親也。

調張籍 刺手拔鯨牙 按刺手當與送窮文握手覆羹同義。注誤。

寄崔立之 首句注 按西城謂寓都城西北耳。詩中明言客居京城也。藍田在都城東南。不當言西。雪後寄崔承

詩云。藍田十月雪塞關。我與南望愁羣山。尤可證也。注非。不敢捩眼窺注。前說是送窮文握手覆羹可證。詩話一條當削。視物隔羅襪 下注澄字。謂唐人令狐澄本。卽上文姚令威所據唐本是也。詳見方氏舉正澄。桂管廉使定之孫。相國楚之從孫。附見舊史楚傳。乾符中歷中書舍人。別見新史藝文志。又舊史楚傳後附

子綯及孫滿偶。滿下衍一澄字。新史世系表及藝文志。遂誤以澄爲楚之孫。綯之子。方氏亦沿其誤。澄所著有貞陵遺事。見新志。又嘗書其從祖楚白樓賦。見趙氏金石錄。咎賁塞兩儀注。乃魏道輔語。然福不盈背。禍溢於世。此班固賓戲之文。又魏人章疏所本。道輔語猶未詳也。觀名計之利注。按觀之名計之利。莊子雜篇中語。朱子偶失記耳。

月蝕詩 按玉川月蝕詩。洪景廬言。指宦官吐突承璀用事。見容齋續筆。其說爲長。

孟生詩 宵默咸池音 按蘇子容詩孟郊篇什况咸池自注云。唐人題孟郊詩三百篇。爲咸池集。取退之詩義。又劉貢父詩話亦云。孟有集。號咸池。僅三百篇。至宋次道跋東野詩。卻云。蜀人蹇濟用退之贈郊句。纂成咸池二卷一百八十篇。與蘇劉之說不同。未詳孰是。無爲久滯淫 按國語底著淫滯。賈逵注。淫。久也。此蓋倒用。與上參差同。

示爽 強顏班行內注 按題下注近之觀名科二聯。乃已登科入使府者。則詩當作於長慶中。非元和間知制誥時也。後注與前相戾。又凡列朝班者。皆可云在班行內。非典誥之稱。後說尤無據。

贈別元十八 題注 按樊說是特語猶未詳。白序作於元和十二年。正裴行立帥桂時。大林寺在江州廬山。元十八嘗構溪亭於山之東南。見樂天詩。又樂天有送元十八出廬山從事南海詩。蓋同游大林後。尋赴嶺外使幕矣。本從事桂林。而云南海者。殆以桂林亦嶺南五管之一。故可通稱耶。英英桂林伯注。按伯謂九州之伯。左傳云。五侯九伯是也。注未分曉。已覽贈子篇注。按注說是也。柳序稱元生之爲學。恢博而貫統。韓贈詩第五篇。即申言序意耳。但考子厚送僧浩初序云。近李生礎自東都至。退之寫書曰。見送元生序云云。退之

在東都。送李生還湖南。乃元和四年事。則見柳送元序。必更在其前。見序與貶潮。相去已踰十載。不當止云想風采三年。疑三年二字。傳錄有誤。柳序作於永州。方送元生爲湖嶺之游。其栖止廬山。蓋南游迴棹後事也。巖巖桂林伯注。按歐陽生哀辭云。容貌巖巖然。此句蓋亦稱其容貌之莊。至史記其德巖巖。乃五帝本紀中稱帝譽語。若引以頌笑臣下。不倫甚矣。

別趙子 婆娑句注 王衍當作王愆期。事詳晉史。陶侃鎮荆時。衍死久矣。

除官赴闕 湓城去鄂渚 陸游入蜀記云。自江州至鄂州七百里。溯流雖日得便風。亦須三四日。韓詩云。湓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過矣。按通典尋陽西南。到江夏六百里。江夏。鄂州理所。

南山有高樹 題注 下篇非爲李宗閔作。方氏辨之甚詳。語見下篇題下。此注及下篇三字。與後篇當是爲宗閔作。句並當削。詩話尤贅。

猛虎行 出逐猴入居 按猴。方本作狻。朱子辨之。然猴字亦竊疑未安。蓋猴非虎敵。明甚。若入居其穴。乃磨虎牙而餒之肉耳。虎何憚而不敢歸穴乎。猴狻二字。俱傳錄有誤。

奉酬盧給事 按東坡謝賜御書詩云。袖有驪珠三十四。蓋化公此詩二語爲一也。證以坡詩。方說之誤益明。

南內賀朝歸 按唐南內興慶宮。非人主正衙朝賀地。據新史。穆宗母郭太后居興慶宮。朔望三朝。穆宗率百官詣宮門上壽。則此南內朝賀。乃朝太后也。此詩疑公在穆宗朝除京兆尹。與中丞李紳爭臺榭後作。唐人以中丞居風憲。多呼爲法吏。詩云。法吏多少年。磨淬出圭角。法吏。自指中丞也。又皇甫湜作公墓誌。其中敘爭臺榭事。斥紳爲佞臣。有鐵其銳之語。詩所謂主角。殆猶誌之言銳。均指紳之得君勢盛也。據實錄。京尹之除。在長慶

二年六月。其復除兵部侍郎。則是冬十月。觀篇首秋職句。則詩以秋日作。正臺府不協。移牒紛然時也。致官九列齊。舊注以此詩爲公官庶子日作。非也。官庶子在元和中朝。南內乃長慶間事。前後了不相涉。又自舍人改庶子。乃自要職徙閒官。非貶也。此時蓋作於貶潮還朝後。三黜。謂爲御史郎官及刑部侍郎時。凡三黜官耳。況明言致官九列。齊庶子之官。不得齊於九列。則注說之誤。益明矣。著籍朝厥妻。命婦亦入朝太后。注未明悉。

雜詩 題注 按第七卷雜詩題下。注公時爲右庶子。元和十一年作。與譴瘧鬼題下。注元和十三年爲刑部侍郎時作。二說皆未有確據。又第十卷中閒游題下語亦然。皆當削。

譴瘧鬼 出放去莫違 按出。當從宋閩本作咄。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 辟如兔得蹄注 按得兔而忘蹄。本莊子語。王弼周易略例引之。繫辭無此文。

城南聯句 禮風拱而立注 按文子曰。聖人師拱風制禮。故曰禮風。杜詩野風拱亂穴。又注陸機當作陸璣。

浙玉炊香粳 注說是折稊見內則。尤古浙作折之明證。蓋浙與浙。亦音異而義同耳。又魏文之文當作武。

趙燕錫媼姬注 按娥字說文云。帝堯之女。舜妻娥皇字也。秦晉謂好曰姬。娥。此注倒其文。據漢書。姬。武帝所置後宮位號。顏師古注。美好貌。釋韓詩姬字。顏注可與說文兼引。運田聞彊。按周禮以彊予任。鄭注。彊。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彊。本此。

納涼聯句 掃寬延鮮飈 按此下脫注一條。誤刊入後秋雨聯句。飈。臥江汰下。當改之。

征蜀聯句 填隍憾密脣注 玉篇。密脣。健也。蓋言填隍土之奮力。戰恤時銷洗。恤。當從宋蜀本作血。



兩中寄孟刑部 按舊史簡自倉部員外郎遷司封郎中。新史所謂佗曹。乃司封。非刑部。蓋自戶曹遷吏曹。故曰佗曹也。又韓子誌李公墓文中。稱簡爲工部尙書。簡歷此官。亦未見於史。蓋與不著其除刑部同。則史之所略多矣。鬪場再鳴先 按再鳴者。謂幾道登第後又擢詞科也。鄭羣墓銘中。有再鳴以文句。與此語意正同。遠游聯句 題注 按注謂遠游。卽東野役於江南時。其說似是而非。蓋役於江南。乃赴鏐陽尉任。役。謂吏役也。遠游在初春。而歸期訂晚秋。豈有赴官而春去秋還者。又詩中歷敘吳楚諸地。蓋時將爲湖嶺之游。故云爾。觀東野集中。有過彭澤次沅湘及連州吟諸詩。殆皆此游作。亦可略見游跡之遠矣。取之詎灼灼 按取之。劉貢父詩話作前知爲是。

鄖城聯句 此年名作盟注 按元和二年。當作十二年。宮娃分綽約注 按風俗通當作通俗文。親交獻謔 按謔。廣韻蘇秦切。怒言也。與下噉字義相反。不應連用。宋杭蜀本皆作諛。又與上句諂字意複。亦恐非是。疑廈字之訛謔。辭見國語。又唐書李藩傳。王仲舒與同舍郎。置酒邀賓。爲俳說廈語相狎。獻廈噉者。殆亦同此耳。五狩朝恆岱 按五岳。獨言朝恆岱者。因二岳在恆鄆二州境。時王承宗李師道皆未納土故也。雪下收新息注 詩以晚秋作。至雪夜入蔡。乃是冬十月事。注不當引。

父魚招張功曹 題注 按詩作於貞元二十年春。至陽山後。乃俟新命於衡陽前一年也。祭李郴州文中。敘投父魚詩。事在俟新命之先。而謝郴州寄紙筆詩。又在投父魚詩之前。謝詩有虞卿正著書句。蓋方在謫居。故云爾。益可證是詩爲陽山時作。公以是冬與張署會宿界上。而父魚在春。故有思我友憶同僚之語。而招之來邑也。舊注非。

木居士 按題木居士詩。洪譜不繫某年。然譜以郴州祈雨及郴州口諸詩。並繫之乙酉。而木居士廟在衡州屬邑。公自郴赴衡。嘗憩其地。故留題云爾。是時羣邪之勢猶盛。正公佗詩所謂佗文未摘詩也。二詩蓋專指佗文言之。柳子厚既坐佗文黨譴逐後。與人書追敘佗文始末云。素卑賤。暴起領事。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誦公詩而論其世。正可引柳以注韓也。次篇前二句。申言佗文寒微。素貴。出自糞土。而驟升雲霄也。當二人勢盛時。其黨互相推獎。有伊傅管葛之目。伊傅。殆指佗文。而管葛則劉柳輩標榜之詞也。後二句。殆深斥當時之大言夸飾。謂二人可伯仲伊呂之流歟。佗文既擢後三十餘年。而夢得作子劉子自傳。猶盛稱其才。謂有遠祖景略風。是直取燼餘之木。復雕畫之也。

喜雪 授簡慕前規。注謝靈運雪賦。按靈運當作惠連。

入關咏馬 題注 舊注誤。方氏舉正亦以此詩爲元和改元西歸日作。亦誤也。公元和中。自河南令入爲職方員外郎。因前過華州時。見華陰令柳澗事。上疏論之。坐是下遷博士。公詩疑緣此而作。華州乃入潼關孔道也。公先以言事遠謫迴翔。久之方有省郎之召。乃復以抗直左官。宜不能無慨於中。故以馬之一鳴輒斥自比耶。若從江陵還朝時。公年未踰強仕。不應有歲晚力微之慨矣。樊澤之曰。歲晚力微。不應鳴也。其說是蓋不應鳴而鳴。斯爲妄矣。唐人詩文中。凡止稱關者。皆謂潼關。至藍田武關。則必繫關名以別之。即公集中亦然。可參考也。李林甫欲絕言路。有立仗馬一鳴輒斥語。事見本傳。一鳴二字本此。

梁國公主挽歌 移封大國新 按公主始封普寧。元和中從永昌。及薨。追封梁國。自郡封進國封。故云爾。龍輜非厭翟 按周王姬下嫁。車服下王后一等。乘厭翟車。見詩鄭箋。歷代因之。唐制亦爾。觀新史趙國公主傳。

可見。

和崔舍人咏月 重門限禁局 按崔時以翰林學士兼舍人。方供奉禁闕。故有重門句。然舍人內直亦在禁中。公掌制日。嘗有仙郎宿禁中語。

咏雪贈張籍 紛紛碎若撥 按撥有乃禾素回二音。此當從素回切。廣韻曰。輦也。如從乃禾切。不惟乖韻。義亦不協矣。

酬王二舍人雪中見寄 按題下注。皆方氏語。其說良是。至涯爲舍人。本傳略之二語。初疑其未諦。按王適誌文云。中言舍人王涯獨孤郁。考二人本傳。皆止以郎官知制誥。未嘗官舍人。而誌文與詩題云爾者。蓋唐代凡知制誥官。例得稱舍人。以制誥本舍人典之。而以佗官兼知。即職與之同。故亦得稱之。如劉夢得哭郁詩。亦稱舍人。此尤可證。然韓集中祭虞部張員外文。文苑英華詳具年月日。下并列同祭姓名六人。首云。中書舍人王涯。次云。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未嘗以二人俱掌外制。並稱舍人。則方云涯爲舍人。而本傳略之者。其說亦是也。韓子赴江陵途中。有寄贈王二十補闕詩。即涯也。又有次石頭驛寄王十中丞詩。則仲舒也。二王姓同行異。即見本集。至王璠呼涯爲二十兄。又別見唐史。涯傳無爲舍人書。而仲舒官舍人。詳見碑誌及史傳。或本題下誤注仲舒。蓋由此。又柳子厚集中。稱仲舒爲舍人。獻弘農公。詩自注。而仲舒除此官。在子厚歿後。此又知制誥得稱舍人之一證也。

送侯喜 如今便別長官去 按一官之長曰長官。漢孔氏書傳及鄭氏詩箋中。皆有此稱。其來久矣。李和盧四兄元日朝回 戎服上趨承北極 按唐制朝日。百官班定。召吾將軍先出班報平安。戎服句讀此。

送李六協律 宋諸本題下皆注翔字。殆因韓子代張籍上李浙東書。中有李協律翔故耳。然翔之行七。非六也。即見本集與楊子書。此誤正與以王舍人爲仲舒同。

贈張十八助教 題注 按四門國子。兩署也。博士助教。兩官也。注合而言之。殆近疊邊鹿鹿邊疊矣。

和席八韻 題注 按席謙與杜子笑同時。各見杜集。與韓子相去殊遠。又謙本道士。注家之謬。有如此者。直當削去。何必存而辨之。武時與夔同掌外制。故有倚玉一聯。或作市。誤也。及貶貶潮。而夔猶在右掖。公之謫詞。即夔所草。

廣宣上人類見過 按廣宣以詩召入供奉內道場。有集名紅樓。皆應制之作。緣此頗怙恩挾勢。干謁公卿。嘗私傳禁中語於韋右丞黃之。黃之叱而出之。公詩意亦猶是也。

太安池 舊注疑太安池即安樂公主定昆池。其說近之。下公主當年一絕。即詠太安池耳。游太平公主山莊一題。諸本無之。爲是。唐本太安池下。注闕字。殆偶逸是詩也。據雍錄。定昆池在長安西南十五里。故有臺榭壓城闌句。又朝野僉載。言定昆池地方四十九里。直抵南山。尤可作第二聯注。或疑游太平公主山莊一題。當繫是詩後。下注闕字。亦可通。

聞游 子雲祇自守。注安帝時丁傳董賢用事。按安當作哀。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 題注 遺老。即謂開元遺老。時上距開元六十年。當日遺民。宜尙有存者。如元微之連昌宮詞。亦借宮邊老人立言是也。詩意蓋謂昔年父老。幸值元和中興。皆欣欣復見太平之盛。惟安樂而思終。庶克紹開元之治。免蹈天寶之覆轍耳。宮雖置於顯慶。而開寶間車駕幸東都。屢駐此宮。故公詩云爾。舊注皆未

得其解。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 中興遺史。紹興元年三月。張浚自陝西回蜀。宣司幹官郭奕有詩云。秦山去盡蜀山來。日照關門兩扇開。刺史莫辭迎候遠。相公新送陝西回。蓋攷韓詩。以諂浚害平喪師事。是可探入拊掌錄也。次潼關上都統相公 題注 按淮西之平。裴度以宰相督戰。李商隱韓碑詩所謂腰懸相印作都統是也。舊注以韓弘當之誤。

桃林夜賀晉公 題注 按桃林在潼關東。詩蓋作於次潼關前。上都統詩中冠蓋相望句。即謂在桃林遇銜詔西來者。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 韓子從晉公還都後。擢刑部侍郎。敍平蔡功也。同時幕僚。如馮宿李宗閔皆還官。獨正封不得例還。且反奉分司之命。是必有捃其進者。故腹聯云爾。正封後歷中書舍人。有詩名牡丹一篇。尤爲時傳誦。見松牕雜錄。

元日酬蔡州馬尙書 按蔡州。疑當作華州。舊史憲宗紀。十三年十一月。以華州刺史令狐楚充河陽節度使。十四年三月。以華州刺史馬總充鄆濮曹等州觀察使。則總之除華州。當即在十三年冬。紀偶略之。而本傳云十四年自忠武改華州四字。蓋三字之誤耳。四年元日。總正在華。公於都下酬其去年元日在蔡所寄詩。故中有三峯之語。

答道士寄樹雞注 龍城雲仙二錄。新舊史藝文志皆無之。洪容齋力斥龍城錄爲妄書。而云或以爲劉無言所著。至朱子語類及張邦基墨莊漫錄中。則謂二錄皆王銍性之僞撰。按無言。名燾。湖州人。元祐三年進士。有文

譽。東坡嘗和其詩。銓亦北宋末名士。陸放翁深推其記問該洽。而生平好撰偽書欺世。識者嗤之。則供張二說似朱張尤爲得實矣。容齋又嘗言。孔傳續白氏六帖。採摭唐事殊有功。而悉載雲仙錄諸事。自穢其書。雲仙錄穢腐贅撰。按孔帖兼載二錄。而容齋獨舉雲仙。蓋偶遺其一。要之此二錄皆底下惡書也。注家不辨而俱引之。殆亦穢韓子之詩矣。

左遷至藍田關 雲橫秦嶺 按班固西都賦曰。於是踦秦嶺。通典云。在藍田界。

次鄧州界 早晚王師收海嶽 按海嶽之地。皆在鄧州。時鄧寇將平。故云爾。先是淮西甫平。卽有赦令。公亦冀平鄆之後。當例降德音。可遂因此內移耳。詩以初春作。因有雷雨句。及仲春而海岳收矣。緣降赦在秋。故至冬始自潮移袁也。

晚次宣溪 題注 此赴潮過韶作。公以是春三月至潮。安得入夏。尙在韶乎。注非。

題秀禪師房 按題驛梁詩題云。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時方爲嚴程所迫。塗中山水。皆未暇游眺。故後日移袁過韶。寄詩韶守。有欲借圖經開看佳處之語。則到僧家把漁竿。必非赴潮時事。定量移後過其地而留題也。後詩題下注。尙未考及此。

韶州留別張端公 江總竄翻 按南史江總傳。梁元帝徵爲始興內史。始興卽韶州。以江比張。蓋用當州故事。又吳志虞翻傳。孫權徙翻交州。裴注引翻別傳。有自恨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歿海隅諸語。公自以直諫謫潮。與翻之徙交同。又潮州地亦漢交郡所轄。故以翻自比。舊注未明。

游西林寺 題注 魏弘下脫簡字。白樂天游大林寺序可證。弘簡卒貞元末。有墓誌在柳子厚集。其游廬山。蓋

攝官江州刺史時也。又長慶初，有樞密內臣魏弘簡，乃姓名偶同者。

自袁州還京，歲暮難相值一聯。按公以冬日次安陸，歲已暮矣。然未聯又非專言時序也。韓詩歲事其暮，薛君章句曰：暮，晚也。謂君年歲已晚。詩意本此。蓋公早歲與隨州同佐汴幕，是時舊寮多逝，僅存二人，故深喜晚晚相值之難耳。合後寄隨州詩觀之，義益明矣。

兩中寄張博士，歲晚偏蕭瑟。按觀雷頰以下三句，則時非冬日可知。兼觀白樂天和篇中，有葉濕蠶病語。蓋苦雨在初夏明矣。落句歲晚之義，與寄周隨州馬僕射二詩中歲暮歲晏同。楚辭及年歲之未晏兮，正公所本也。

奉和張侍郎，再領須句國注。按衍鄆之二字。東平，郡名。須昌，其屬邑。唐之鄆州，即晉東平郡也。通典云：鄆州，古須句國，似尤簡。宜當探之。仍遷少昊司馬，總始以檢校禮部尚書鎮天平，及召入未至，復令還鎮，加檢校刑部尚書，故有是句。司寇秋官秋月，其帝少昊，故云爾。又天平屬邑曲阜，本少昊之墟。此句蓋雙關。再鎮天平意，注未明悉。

早春與張十八博士題注。令狐澄本作三弟，亦非。楊嗣復行六，非三也。見白樂天集。嗣復後入相，唐史有傳。澄生長貴胄，而於近時宰輔，亦偶未悉其行次。足知考訂之難。此諱行錄之可資探證也。館閣書目諱行錄一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諱主司名氏。起興元二年，盡大中七年。其書出於唐季新史藝文志。作諱行略，宋志作錄。至撰書人姓名，謂二志俱逸之矣。行，戶郎反。或讀本字非。

送桂州嚴大夫飛鸞不假驂。按驂鸞二字本江淹別賦。至范至能帥桂林，著驂鸞錄，則又取韓詩語。奉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題注。按遇本作遵。避高宗嫌名易之，非誤。

卷二

東吳陳景雲

原道 題注 按東坡云云。亦伊川語誤。以爲蘇說自屬本。韓仲韶注始及。後閩中魏仲舉五百家注本已削之。此復探入。何也。

行難 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 按越州。乃浙東治所。觀察使領之。李習之陸欽州述云。由侍御史入爲祠部員外郎。蓋自浙東使府御史召爲省郎。

師說 題注 按柳子厚誌文云。衡湘以南爲進士。皆以子厚爲師。則當時學者之宗仰盛矣。何云人不歸之耶。且言子厚因學者不歸己而歸韓。故有答韋嚴二書。其說尤鄙陋當削。授之書而習其句讀注。按周禮天官宮正注讀字。陸氏釋文云。戚如字。戚音豆。戚謂梁戚衰。徐謂晉徐邈也。山谷蓋從戚讀。非以意創。又陸氏列戚於徐前。則亦以其讀爲長。故公羊序中。句讀字不音以此。文選備賦注。投與延古字。通音豆。投句之所止也。

進學解 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注 按此文作於職方左遷後。史傳甚明。似無可疑。而方本以時易年。其說尙有未安。蓋此句乃伏後三年博士之根。作年爲是。此弟子雖假設之辭。然唐時國子生亦有久在學舍者。如何蕃入太學二十餘年。陽城諭諸生以歸省是也。行雖脩而不顯於衆注 按洎字與顯字。義絕不相近。恐是白之誤。蓋誤白作洎。後又轉訛爲洎耳。荀卿守正 按守正。新史文粹。並作宗王東坡荀卿論。言卿明王道。述禮樂。則作宗王。似較守正尤精切。非訛也。欲進其稀苓 按稀苓。卽莊子所謂豕苓。音義云。一名豬苓。藥草名也。方回猪矢之說。妄矣。

諱辨 與賀爭名注 按董說是也。元稹爲禮部。在長慶初。賀前卒久矣。律文三條。皆本禮經。故卽引鄭氏原



注釋之。下文云。考之於經。質之於律。謂此。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按治乃高宗廟諱。而此文及平淮西碑俱不避。蓋德宗祔廟之年。高宗已祧矣。文與碑皆作於後。已祧不諱禮也。注傳有五皓之稱。傳當作博。見楚辭招魂王逸注。五白博齒也。

釋言 爲我寫子詩書。按史言。公舉進士。投文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爲延譽。由是知名。蓋鄭相知公在早歲。非自江陵召還始受知也。公登第之歲。鄭入翰林。其後鄭相自以職親地近。遂與公久不相聞。及貞元之季。公始登朝。而鄭相已遠謫。再秉國鈞。特擢公幕僚。因悉徵其歷年詩文也。於後之數月。按月。南宋本作日。爲是。供譜同。公始見鄭相在元和元年六月。而李翰林以次年正月入相。相去僅七月。以下文再云累月語推之。則前當作數日明矣。

張中丞傳後敘 愈嘗從事於汴徐。按雙廟在宋州汴府支郡也。又泗州亦徐府支郡。從事二句。蓋賁下祭雙廟與過泗州兩事言之。或本兩府作兩州。非也。

汴州東西水門記 歸童噉噉。按歸童。謂李迺也。與送張道士詩中呼吳元濟爲狂童同。

藍田縣丞廳壁記 題下注貞元四年進士。下脫六年中博學宏辭科一句。此條乃樊澤之語。其說是也。又出於人三字。亦見柳子厚誌文。尤可證樊說之有據。諺數慢必曰丞注。按公酬崔少府詩云。但聞赤縣尉。不比博士慢。與此記慢字同義。即公論鹽法狀中所謂散慢官也。諺數慢必曰丞者。蓋當時俗語。歷數內外官職之慢。莫丞若耳。數讀上聲。方說得之。虞山錢受之在萬曆末。作送楊縣丞序。引韓記以慢字作慢侮解。誤甚。雁驚行以進。按莊子外篇土成綺雁行。一蹶故迹。按漢書鄒陽傳。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師古注。言蹶

其故迹。

科斗書後記 平劉展於淮西 按西當作南。

鄭州谿堂詩序 且六十年注 按李納下當刪子字。補傳子師古師古傳師道十字。

爭臣論 爲祿仕者也 按詩君子陽陽序。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鄭箋。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

改葬服議 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雖有其文。未著其人。按子思之說。雖出孔叢子。而自子思以來。未

有行之者也。惟南史張種值侯景亂。奉母東奔鄉里。母卒。又迫凶荒。未葬。服雖畢。居家飲食。恆若在喪。王僧辯

蹇起爲中從事。并爲具葬禮。葬訖。種方即吉。史傳中僅有此事。則其服仍以二十七月爲斷。而未嘗不除也。

外此則未見其人。

禘祫議 按時旣勅旨令。百寮集議。方公官國子博士。亦百寮之一。乃自言賤不及議者。蓋唐代都省集議。惟朝

官得與。國子博士非朝官。見公下年論權停選舉狀。故曰。賤不及議也。朝官亦名常參官。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

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

答楊子書 題注 按柳子厚與楊誨之第二書。元和六年也。時誨之年未二十。若當貞元十七年。韓子與敬之

書時。甫數齡耳。其非敬之之兄易明矣。敬之從父憑。誨之父也。子厚有憑從子承之哀辭。作於貞元之季。承之

踰冠而夭。所作辭賦書論甚偉。見於哀辭。則謂遠其兄甚者。乃指承之耳。又哀辭云。有弟哀號弟。即敬之也。

上宰相第三書 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 按漢書霍光傳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注。屬耳。近耳也。公

語本此。顏注之近謂近日也。趙憬賈耽盧邁。俱於貞元九年五月入相。距公上書時。已涉三載。似不得云近。而

公云然者。蓋以三相在位歲月較周公之輔相七年。猶爲近耳。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題下或注巽字當作遜。下以巽同。二人並見。唐史。遜以元和五年。自常州除浙東。見舊史。憲宗紀。而遜傳云。由衢州遷新史。因之並誤也。柳子厚以元和四年。與遜弟建書。未有已白常州煦僕語。謂遜也。明年。即遷浙東。無刺衢事。當以憲紀爲正。

上張僕射書 題注 按少陵在嚴鄭公幕府。其遺闕呈鄭公詩中。有曉入昏歸之句。詩以秋日作。疑使院從事之晨入夜出。起九月。訖二月。乃當時幕府定制。如此殆恐季秋後暑短事繁。故限出入之制耶。公雖論此事。亦未聞見從。蓋舊制難改也。

與崔羣書 書言從一官於此者。謂爲四門博士也。洪氏年譜既明。題下注蓋本之。是時公已去徐三年。在徐幕注當削。

與陸祠部書 按書末言方今在朝廷者。多以游讌娛樂爲事。此謂王仲舒裴蒞諸人也。王裴輩皆朝賢有清望者。止以頻聚燕飲。遂爲讒人所中斥官。此書在諸賢未譴之前年。蓋所見卓矣。

答陳商書 按商字述聖。官終秘書監。嘗預修武宗實錄。則大中間事。

答呂璩山人書 少安無躁 按左氏襄七年傳。吾子其少安。注。安。徐也。

送孟東野序 尸佼 按尸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逃入蜀。見班史藝文志上。晉到注。亦據班志。但四十六

篇。六當作二。

送許鄆州序 題注 按以權文公送鄆州序參證。蓋從水部鄭出守。又舉其字曰叔載。則仲輿乃名也。又世系

表。仲輿作仲容。鄧州作鄧州。誤。至。或作志。雍之注亦非。志雍。乃鄧州子。見世系表。雖恆相求而害不相遇。按喜。一作苦。爲是。謝疊山文章軌範中無此一字。覺句法尤健。

送竇從事序 鉅海敵其陽。敵。南。臨。功。本。作。敵。爲。長。海。敵。其。陽。謂。越。地。之。南。風。氣。宜。洩。太。甚。也。上。句。山。隔。其。陰。則。謂。越。北。風。氣。與。中。原。否。閼。不。通。也。故。下。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蓋。蒙。上。山。海。言。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可濯可沿注 按本真。文章正宗引此作真本爲是。同時有兩李愿。一隱盤谷。一爲西平王晟子。南宋慶元中。建安魏本此序後。附刊高從一記。以證所送之非西平子。按高跋。即汪季路。與朱子書中。所謂家藏盤谷碑本有後語是也。然但以韓序及和盧郎中送盤谷子歲月考之。則兩李愿事跡自明。無俟引高記也。序作於貞元十七年。西平子時爲宿衛將。至和盧詩。則元和七年也。西平子方官節度使。皆見唐史。無栖隱事。

送董邵南序 董生不得志於有司。事在貞元中。詳見公詩。時仕路壅滯。兩河諸侯。競引豪傑爲謀主。由是藩鎮益強。朝廷旰食。此開成初宰相李石告文宗云爾。董生北游。正幕府急才。王室多事之日。文中立言。尙欲招燕趙之士。則鬱鬱適茲土者。其亦可以息駕矣。送之所以留之。其辭絞而婉矣。

贈崔復州序 按詩碩鼠小序曰。刺重斂也。其首章曰。爰得我所。二章曰。爰得我直。此序專爲于頔重斂而作。與寺人所刺同發端。先言小民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蓋即用詩語。而反之民窮斂急。惟仁人至。庶有來蘇之望曰。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痛乎其言之矣。

送張董子序 以及五都之長注 按序中言北過大河之陽。唐河陽軍治孟津。非蒲州也。蒲乃河中節度使治。

所。地在大河之東。非河陽也。方說誤。穀梁傳。水北曰陽。孟津在河南。而軍有河陽號。緣箕度使雖治孟津。而領懷州刺史。懷在河北故也。

送何堅序 道之守陽公注 按十九年。當從柳集陽司業遺愛碣作十五年。

送王秀才序 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下脫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一句。當從諸本增入。

送王墳秀才序 駢臂子弓 按論語微子篇朱張。陸氏音義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公指子弓爲孔門駢臂。雖據弟子傳。然王注似亦未可廢。

送李端公序 貞元間。劉禹錫在杜佑淮南幕府。與僚友會飲聯句。李端公益爲坐客之首。唐人稱御史爲端公。蓋是時已爲使府御史矣。後佑入朝府罷。端公宦久不調。因游河朔。入幽帥劉濟幕。嘗作詩有不上望京樓之句。蓋中之鬱鬱深矣。及至東都。而韓子送之歸府。諷其効忠燕帥。修開元時藩臣之禮。蓋深以乃心王室勗之。觀舊史所載。端公在幽州詩。則知斯序立言之旨矣。十日十二子相配 按甲乙丙丁之屬。十日爲母。子丑寅卯等十二辰爲子。見周禮匠人疏。其將復乎 按兩平字。文粹與宋浙蜀二本並同。朱子蓋暗與古合。

送區冊序 烏言夷面 按周禮夷隸掌與烏言。貉隸掌與獸言。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烏言本此。送楊少尹序 後世無工畫者 按晉顧愷之梁張僧繇並畫羣公祖二疏圖。見舊史褚無量傳。白以爲其都。

少尹 按唐以河中府爲中都。設大尹少尹。如東西兩都制。其都者。中都也。

送鄭尚書序 風魚 慶元閩本作風雨爲是。徐偃王廟碑。無怪風劇雨。義同此也。家屬百人注 李訓當作

鄭注。朱子引通鑑偶誤。

送水陸運使魯侍御歸所治序 題注 按魏文帝及陳思王與吳質書中並有所治字。正不必乙。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皆集闕下注 按許康佐歷官具見唐史本傳。無刺洋尹京事。則此使君必非康佐。與以嚴謨爲嚴武同。

石鼎聯句序 龍頭一聯 按菌蠢見選南都賦。又易大有九四爻。辭非其彭。干寶注。彭亨。驕滿貌。見經典釋文。

磨礪去圭角 按禮訓儒行篇。毀方而瓦合。鄭注去己之大圭角與衆人小合磨礪句。本此。

祭田橫文 題注 按晁說非也。首句明云貞元十九年。蓋作於未入汴幕之先。公既抑於宏詞賦。光範上書。復不見省錄。薄游鳳翔。亦無所注。故發憤太惠於橫。激於時貴之不能得士耳。至從裴相平淮西。乃此後二十餘年事。尤不足置辨。

歐陽生哀辭 閩越人舉進士由詹始注李成公錡 按錡當作椅。獨孤及福州學碑銘。閩中無儒家流。公至而俗易。謂椅也。新史宗室世系表。蜀王暉五世孫椅。爲福建觀察使。李翔旣爲之傳。按李習之作詹傳。歐公云已逸。而新史所載事迹。有出於哀辭外者。蓋宋子京好採摭小說故也。

祭穆員外文 題注 按篇首不載某年。員外之父秘書監寧。以貞元十年歿。又三年。母裴太夫人繼亡。故曰痛毒之懷。六年以并也。又注。中宣州觀察使。當作秘書監。爲宣使者。乃秘書長子贊。員外之兄也。

祭郴州李使君文 按權文公李郴州志。言時宰盛推其理行。方圖陟明。而韓子祭文。則深惜其被讒。欲爲之雪。謗於身後。蓋嘗挂吏議。志特徵其詞耳。覩鱗分之驚透。按驚透二字。本左太仲吳都賦。揚雄方言。透。驚也。祭虞部張員外文 存皆表白 按表。當從宋本作哀。又內迫家之。亦當從宋本作家私。

祭河南張員外文 一又相語 又當從宋本作夕。七日鹿魚注。鹿魚當作鹿角。首下尻高。尻當作尻。

注同。丞相南討注。十六年當作十二年。譏兵大梁注。都統下使將二字有誤。

祭裴太常文 題注 按文苑此篇乃元和九年作。舊史憲宗紀。元和六年。皇太子寧薨。國典無太子薨禮。司業裴蒞精禮學。特勅於西內定儀。又新史藝文志。蒞。元和太常少卿。蓋從司業遷太常。以九年卒官也。蒞所著有內外親族五服儀二卷。書儀二卷。並詳新志。則太常爲蒞無疑。舊注云。其人無可考。非也。又蒞在貞元末。爲事執誼所譏。斥官於外。亦見本集後順宗實錄末卷。

祭侯主簿文 遣男殿中省進馬信 按進馬。官名。屬殿中省。見新史百官志。又續通典云。進馬。侍衛中寮蔭官。唐舊儀。凡大陳設馬。在樂懸之北。與大爲相次。進馬二人。戎服執鞭。侍立馬左。隨馬進退。

祭馬僕射文 命公并侯 按方鎮表。元和十三年。廢維西節度使忠武軍。增領蔡州時。總方自蔡移許。故曰并侯。舊注未明。遂殿交州 謂爲安南都護也。詩殿天子之邦。毛傳。殿。鎮也。公本此注誤。

祭鄭夫人文 百口偕行 按公謫潮州。有過始興感懷詩云。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蓋追憶昔日始興北遷後偕行避地之人也。以詩證文。則佗本作百日之誤。益明矣。

祭十二郎文 三世一身 語見北史王慧龍傳。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 召公主書記 按公嘗記南陽公鎮徐州十一年中。掌書記者。凡三人。許孟容。杜兼。李博。獨無復名。當是復先以記室辟。既至而更授佗職耳。公作記之明年。南陽捐館。觀此誌中三遷句及在徐府勤而有勞諸語。則復之從事於徐有年。非其至在李博後。故不獲挂名廳記也。又南陽薨時。馮宿實主書記。此則

繼博爲之者。復之未嘗主記。更明矣。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 改度支郎中使注度支或作屯田 按使字當屬下句讀。使侍郎者。領度支使之侍郎也。今誤斷其句。更以其下不禮其屬觀之。則作改度支爲是。屯田。非度支屬也。

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 不如屬之河東便 按此河東。乃謂蒲州。非晉陽也。與韓弘妻誌公居河東同。蒲州古河東地。以晉陽爲河東。自唐代始。而蒲州則置河中府矣。

河南府王屋尉畢君墓誌 繼數尹 按徐之從事爲河南尹。謂杜兼也。兼以元和四年十一月卒。繼之者。陝號觀察使房式。五年冬。式自河南徙宣歙。以鄆岳觀察使鄒士美繼之。詳見舊史憲宗紀。

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 按文先述圓妻語曰。妾夫在嶺南。其中人曰。事宜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正與李肇所記合。圖之遠貶。已大書著明。而注尙云未嘗略及貶謫意。何也。圖旣遷掾河中。其吏幹。日益有聞。汴帥忌其向用修隙。因略以甘言。縶之逆旅。此固情事所有。此文詳書其遇害之地。亦不爲無意也。

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 一歲再奏 按盧從史以貞元二十年帥昭義。至元和五年而敗。首尾共七載。孔戡之去昭義。即從史流日南之前一年。故曰。從史居五大歲益驕。君爭云云。則戡之留昭義久矣。留字若連一歲爲句。殊與前文不相應。留字當屬上讀。而一歲再奏四字絕句。蓋從史初甚重戡。故一歲中奏遷其官者再也。河南尹杜君墓誌 字某 按兼字叔通。見權文公送杜少尹序。而史云字處弘。蓋有兩字。

卷四

東吳陳景雲

烏氏廟碑 盧從史始立議 按漢書鄒陽傳。牟勝公孫詭欲使梁王求爲漢嗣。袁盎等皆建以爲不可。師古曰。



建。謂立議。則立議猶言建議也。或以立字斷句非。至馬都山。按樊氏所謂或者之論。皆溫公考異中語。蓋溫公所見韓集。乃祥符杭本。其文作走可突千渤海。上至馬都山渤海下。無擾海二字。與今本不同。故公云爾。至謂公未見許碑。樊說是也。唐平盧一鎮。介契丹渤海之間。契丹在平盧西北。而渤海在其東。馬都山當是平盧東境。與渤海接壤之地。又唐以平盧帥兼領海運事。自承玳既卻渤海之兵。於是東陲息警。運道無虞。故歲罷運錢以千萬計也。石嶺軍使。按石嶺軍在河東忻州秀容縣。因屯軍邊地。故有積粟厲兵出入畊戰事。若左領軍。則職典禁旅。不當有下二語。且左領軍止有將軍。無軍使。或本自誤也。

河東節度使鄭公神道碑。自號白雲翁。按令狐楚表奏十卷。蓋集前後佐桂林太原二府事。四帥幕下所草。非專爲鄭儼從事時作也。初桂帥王珙奏辟楚。楚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預帥府燕樂。滿歲謝歸太原。諸帥皆高其行。相繼引入幕府。及後表奏之編。自佐桂林幕府始。自號白雲孺子。蓋用狄梁公登太行遙望并州親舍事。方氏媚儼之誚。恐承小說之失實也。

田氏先廟碑銘。勿亟勿邊。按春秋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公卒傳曰。譏亟也。注。亟。數也。釋文音去冀反。勿亟義本此。或讀居力反。作急字解者非。可作承輔。按漢書淮南衡山王。不務遵蕃巨職。以承輔天子。

劉統軍碑。以勢自憚。按劉除陳州。由佐新帥上官說却蔡兵之功。元侯。即謂新帥。言劉之威名。本在節使上。而能盡巡屬之禮。以事大府。故曰以勢自憚也。注引韓全義事。殊誤。峻之大夫。按峻。猶陟也。張說平貞符碑銘云。巖巖憲府。公三峻之。與此同。作峻非。及癸巳歲。按統軍以元和八年五月許州水災事徵還。六月歸第。至冬而卒。秋。涌水出之。秋字定傳錄誤。況下文明云六月隆熱。則上不應言秋尤明矣。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 字某 按啓字開士見劉夢得集 人吏迎觀望見 按天寶末房太尉爲扶風郡守郡

後改鳳翔府當其孫爲此府參軍時乃祖故吏民定尙有存者故云

太原郡公神道碑 興官耆事 按耆與嗜同王介甫葛度支墓銘有樂職嗜事語正用韓文尤可證明朱子之說

曹成王碑 敕兵州東北屬鄉還 按兵州文章正宗作其州爲是蓋蒙上格其州之文謂隨州也屬鄉方本作

屬鄉與唐史合舊史曹王皋令伊慎擊李希烈兵於隨州屬鄉大破之按漢書地理志南陽隨縣下注屬鄉故

屬國隨縣在唐爲隨州故九城志云屬鄉隨州村名蓋本漢志朱子言當作屬鄉蓋從嘉祐杭本又言屬鄉屬

鄉雖本史記老子苦縣屬鄉曲里人注然曹王戰處乃隨之屬鄉非亳境也又權德輿伊慎碑引兵攻隨走康

叔於屬鄉康叔李希烈所遣將也蓋曹王遣慎擊走希烈兵之在屬鄉者故曰救耳權韓兩碑尤可互證又自

隨隨光化以下五句皆敘取隨州事無及安州語朱子去安尙遠之說亦非

扶風郡夫人墓志 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 按侍中二子少府其次也則盧夫人乃介婦今云冢婦未詳或

疑少府是嫡子故云爾然以公少府兄行狀考之蓋同母無嫡庶之異也長子後注 按繼祖乃德宗賜名

事見李肇國史補則少監誌云諱繼祖非有誤也朱子之說誤

秘書少監獨孤府君墓誌 按誌言君生之年憲公歿世則始生而孤明矣注二歲語誤 秘書兄朗舊史誤以

爲弟新史已正之蓋據公誌 誌言上將有所相不可於衆謂裴均也不著其姓名蓋緣均帥江陵時公嘗在

幕府以故吏爲府主諱耳與秘監同諫之李約其斥均之辭甚醜見新史均傳但史誤以爲德宗時事亦當據

公誌正之。秘監妻權夫人以夫歿之歲十月卒。其父文公作誌。言子晦生十年。即此誌之天官也。誌以四月作。蓋其時猶未命名。故稱其小名耳。本傳及世系表。皆言名庠。必又後來所改也。

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 孝權大父誌 誌言大父韓孝先。注或作奉先。按或本是也。唐人重家諱。不應犯祖名。

衛府君墓誌 贈太子洗馬韓某之孫注 方氏增考年譜云。此誌今本皆作衛之。及質之善本。實中立。非之。中立。字退之。所謂善本。即汪彥章所據王仲信本也。方氏又云。中立。解奇藥。求不死。而卒死。故白樂天謂退之服硫黃。一病。乾不痊。孔毅夫陳無己之徒。皆指以爲公晚年感金石藥。非也。觀白氏所記。退之徵之杜子崔君三四人。皆非有聞於時者。適以中立之字偶同耳。其說最辨而核。詳見慶元魏本所刊韓文類譜中廖瑩中集。諸家之說。探魏本爲多。方氏此條。獨在所削。且於李博士誌後。復引孔陳云云。蓋反以爲篤論矣。

河南令張府君墓誌 抑首使促注 按注上巖字當作離。應劭漢書注。嚙蹠。急促貌。蹠。即巖也。二字非特音同。其義亦一。帥佗遷注李鄴爲江東節度使 江東當作河東。

劉統軍墓誌 父松注 父松。或作父誦。朱子謂名松無理。疑避諱而改。然後漢有司徒尹松。見段熲傳。是古人已有名松者。

鳳翔節度使李公墓誌 宿衛四十餘年 按李公以建中四年扈歸立功。及元和大年。自金吾出鎮。其居宿衛二十餘年耳。四字傳錄之誤。

平惟西碑 題注 按羅隱記石烈士事。此碑立於秦州。及仆碑磨文後。段文昌重撰其文云。勒銘惟補。尤明體。

也。後州人以裴晉公督師平蔡，特立廟其地。兼後段碑於廟庭。至宋政和中，州守陳珣，因謁晉公廟，讀碑文大不平，即磨去之。重刻韓文，事見夷堅志。先是祥符間，吳興姚鉉輯唐文粹，採文昌作而置韓碑。陳姚二事，前後相反如此。題下注，愬妻唐安公主也。按公主下脫女字。稷莠不薊，按薊，當從詩釋文讀呼毛反。遂

定易，定注，義成節度使張茂昭。按義成，當作義武。義成，乃鄭滑軍號。非易定二州地。今益以汝注從隸汝

州。按隸當作理。河陽軍本治盟津。今移軍駐汝。惟是朔方注。按陝州，屬陝，觀觀察使所轄，非東川地。注

誤。元濟盡并其衆，注騎軍。按據史，騎當作驍。其往撫師。按漢書李廣傳，司馬法曰：振旅撫師，以征不

服。凡茲廷臣注。按判官書記下，孫氏原注，有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判官，謂李正封、馮宿。書記，謂李宗閔。

不著三人姓名，注仍史文之舊也。廖本刪此二語，是直以判官書記之職，皆行軍司馬一人兼爲之，疎舛甚矣。

河南附起注。按汴，當作鄆。時鄆帥李師道，方與蔡寇相首尾，與汴無涉。又統諸軍討蔡者，即汴帥韓弘也。

三方分攻注。按三方分攻，即上所謂道古攻其東南，文通戰其東，愬入其西也。三方中，即已伏後西師之

根矣。至大軍北乘二句，始詳敘顏胤武合攻其北之事。自常兵時曲至鄆城來降，乃挈前文大戰十六，得柵城

縣二十三之要而言之。試之新城二句，則所謂顏胤武合戰益用命也。自是賊勢日蹙，專備北境，故西師得成

搗虛之功。西師句尤與上分攻相應。細尋文義，舊注之滅裂自見矣。

南海神廟碑 題注。觀察使當從方氏舉正使上增支字。支使之職，與書記同。公鄆州溪堂詩序，作於此碑後。

中有從事陳曾，當即是人。蓋旋去桂幕，而從事於鄆也。來享飲食，注享或作纂。按纂當作纂。揚子法言，纂

取也。此纂字所本。古本揚子亦有誤作纂者。蓋兩字相似易訛也。

羅池廟碑 侯之船兮兩旗五句 按舟中樹兩旗設寓馬以迎神此嶺外祀神舊俗見南宋臨卽韓本注蓋侯船及乘駒諸句皆紀其實也東坡書此詩伯之作汨之然似從集爲長蓋因中流阻風停橈故有待侯不來之悲耳北方之人兮二句此言中原士大夫方多騰口吹毛者也據唐史子厚從永州召還復有嶺外之行蓋深爲言路所排所謂爲侯是非者此也北一作此爲一作謂皆誤宋邱崇重修羅池廟記略云柳侯祠羅池三百餘年英靈猶存元祐五年賜額曰靈文廟崇寧三年賜爵曰文惠侯承禧踐履袞衮所謂施利錢者歲不知幾何率以十萬爲公帑用餘則廟得之以備營繕此記乃政和初作施利錢即後代香錢也至紹興末加封文惠昭靈侯致和元年又進封文惠昭靈公見元史蓋柳侯著靈南土州人祀之久而益虔碑文所謂欽於世世者信矣

江南西道觀察使王公神道碑 公字弘中 按法言修身篇或問士如何斯可以禔身曰其爲中也弘深王公字本此 按仲舒連州之讀乃爲同列所擠同列者掌執誼也時雖在郎署方承恩用事故得逞其私與王叔文無預

許國公神道碑 恆無宿儲 祥符本無恆字爲是見舉正碑作於長慶中應避御名 京兆尹 時韓方尹京監護喪事者即公也故公祭韓令公文中有云錫秘物之必周余將命而臨視是也祭文乃門人沈亞之代作亞之時爲樸陽尉京兆屬邑也

柳子厚墓誌 勇於爲人 按爲當讀于僞反鄭康成詩箋云爲猶助也史言王叔文密結柳劉諸人定爲死交勇於爲人即吉子厚黨助叔文而徵其辭也 不自貴重願藉 按願藉之義與願惜同公上留守相公啓云

無一分顧藉心是也。或以二字屬下非。八司屬初貶。有永不量移之命。後八人中。惟程異以大臣李異力薦。復得進用。位登宰輔。可謂有鉅力推挽矣。然物望素輕。歿於相位。旋即身名俱滅。視子厚之以文章傳世。百世不磨者。所得孰多耶。异先子厚卒。當韓誌柳墓時。正兩人蓋棺論定之日。故誌中云云。似專爲异而發也。太史公有言。富貴而名磨滅者。不可勝記。惟個儻非常之人稱焉。韓子之軒輊柳程。猶斯志也。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 題注 按送竇從事序中。稱殿中侍御史者。蓋先是司業佐留府之官也。誌中明言佐大府五公。入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則前此使府所歷官。具在其中矣。注何以不載爲疑耶。爲郎官令守按郎官。虞部都官郎也。令守洛陽。令澤州守也。守字句絕。又前鄭墓誌。已有郎官鄴守語。正與此同。考異欲乙令守二字。則當屬下慎法爲句。恐非。

尚書左丞孔公墓誌 不能進退郎官 按唐制。郎官有缺。左右丞舉之。亦有已在郎署。而爲丞所汰。且甫除而丞不放入省者。是郎官進退。丞皆得主之。故戮自以不能舉職爲嘆也。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按公以貞元三年至京師。是夏平涼有吐蕃劫盟事。公兄御史拿遇害。始主和我之議者。馬燧也。公見燧殆在劫盟後。燧念身新歿王事。故撫郎公者特厚耳。玉雪可念注 王丞相下。嘗有夫人二字。見世說注。

幽州節度判官張君墓誌銘 自申於闇明 按張平子靈憲中論日之明云。由明瞻闇。闇還自奪。韓子語似本此。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 司空之後注 後文當作孝文。胥其出注 康頗當作趙者。年四十八注 按長慶

三年。歲在癸卯。干以癸卯卒。年四十八。則其生當在大曆十一年丙辰。非元年也。又誌既載卒之歲月。及得年若干。則始生之年自見。此注尤贅。廣川書跋云。李干誌李翔書誌云。干字子漸。韓集無此。按子漸之字。當取鴻漸於干義。其名從干焉是。

毛穎傳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云。中山在溧水縣。山出兔豪。爲筆最精。韓文毛穎傳中山謂此。按中山兔毫。亦見白樂天雞距筆賦。白又有紫毫筆詩。則云貢自宣城。以新史地理志參證。宣州貢筆。與詩語合。而溧水則宣之屬縣也。則宣城之貢。即出自中山明矣。但當秦始皇時。楚郡壽春。在江之北。而溧水中山。則江南地。秦未克楚都。其兵不得先渡江而南。朱子所謂雖寓言而不能無失者。殆謂此也。

鱷魚文 將其醜類 按定四年傳。將其醜類注。醜。衆也。文末年傳注。醜類。惡物也。

太傅董公行狀 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 按乃。當從唐史作迺。李萬榮子名也。乃迺雖同。而字有今古之異。諸注家不注萬榮子名。蓋皆誤以爲虛字而略之耳。

薦侯喜狀 題注 鬱爲遷首者。蓋州家牒送舉進士之首。如張籍舉進士。由汴州牒送。是其體也。汝州刺史領防禦使。不隸大府。故亦得舉士。按盧虔。終秘書監從史之父也。

爲裴相公讓官表 又毗邦憲注 按元和十年。晉公以中丞兼刑部侍郎。故曰又毗邦憲。非別除也。注中爲字當作泰。

舉錢微自代狀 按集中舉人自代狀凡六篇。此其一也。餘五篇。皆先具新除之官於前。如國子監尚書兵部之類。此狀乃除刑部侍郎時。進首行狀字下。當有尚書刑部四字。蓋偶脫耳。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諸

州刺史亦如之。皆建中制也。以韓子歷官言之。如御史職方比部考功中書舍人兵部侍郎及兩任吏部侍郎。皆當有舉人自代狀。而集止有六狀。蓋逸者已大半矣。惟都官之除。時方分司東都。尚未入省。不當輒舉自代人耳。又刺袁潮二州。止有袁州舉韓泰自代狀。而潮州舉狀亦逸之。當時雖左降官。涖州亦例舉人自代。如柳子厚集中。有柳州舉自代人狀。卽其證也。

舉張正甫自代狀。按長慶中。正甫爲尙書右丞。駁于頔更諡事。見頔傳中。其剛直可知。事在公舉自代後。

論鹽法狀。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按啻字句絕。不啻猶言不止也。左傳鮮不五稔。杜注少尙嘗歷五年。多則不啻。又柳子厚序某亦有相去千萬不啻語。

海水 題注 公登第後未嘗還江南。不知注說何據。

贈崔立之 題注 按正集有酬崔少府詩。乃別是一人。非崔丞也。又少府行十六。與崔丞行二十六又不同。注誤。

上崔虞部書 僂焉而不終注白頭而新。按漢書鄭陽傳作如新。董說蓋本新序。非誤也。

通解 必謂偏而不通者矣。按此句下脫其可不謂之大賢者哉一句。當從宋闕本增。

河南府同官記 題注 此記洪譜繫於元和四年。朱子於本傳附注從之。蓋記中既五年句。乃合永貞元年言之。上下文義甚明。此注中元和五年。當作四年。又既五年注當削。開府漢陽注。按均入爲僕射後。加同平章事。出鎮襄陽。記中兩稱宰相。以其新命言之也。僕射不爲正宰相。自唐中葉後。已爲定制。今注脫其加使相事。似未明悉。歲時出旌旗。按東都留守。其之官例賜旗甲。見唐史呂元膺傳。出旌旗城外衙之。卽輿出所



賜旌麾也

潮州請置鄉校牒 無所從準爾 考異云。爾或作耳。非是。按爾字若作語助句絕。與耳字無異。公佗文中亦有  
爾耳二字。兩本互異者。考異但並存而已。今由朱子作耳。非是語推之。此爾字似當作爾汝之爾。屬下句讀。蓋  
此牒即授趙德秀才。故云然也。如公上張僕射書云。受牒之明日。亦是受署幕職文牒耳。又韋執誼貶崖州司  
戶刺史。請攝軍事。衙推有勿憚廢賢之牒。此尤刺史署衙推即牒其人之明證。元稹草陳諫除官制中有爾諫  
語。與此牒中爾德類。蓋當日自有此文體。

順宗實錄卷一 太常卿許孟容議文 按議似當作諫。

卷二 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 按陸相貶忠州別駕。卒於貶所。未嘗有刺史之授。詳見實錄第四卷。此刺史二  
字誤。

卷三 五坊小兒 按南部新書。五坊使者。鵬鵠鷹鷂狗。謂之五坊。置使分領之。若小兒則又以小蘭分隸五坊。  
而給本坊役使者也。張薦卒於赤嶺東迴紇辟。按舊史。張薦使吐蕃。至赤嶺東。被病。歿於紇壁驛。吐蕃傳  
其柩以歸。此迴紇辟。乃傳錄之誤。

卷四 以尙書左丞韓皋 按新史方鎮表。元和元年。始升鄂岳觀察。爲武昌軍節度使。當順宗世。鄂岳未嘗爲  
節鎮。武昌軍節度使五字疑衍。六月乙亥。按舊史。順宗紀。是年七月戊辰朔乙亥。乃七月八日也。六月無  
乙亥。一本作己亥。爲是。又一月中。前有乙亥。後不當有癸丑。以下文癸丑推之。乙亥之誤益明。贈故忠州別  
駕陸贄 按追贈陸贄陽城事。不繫月日。以舊史考之。乃七月丙子。蓋日月並脫也。又潘孟陽除官之命。乃戊

寅。非戊午。七月亦無戊午。並當以史爲正。議者言參始由贊注。按贊請令長舉屬吏狀。長下脫官字。

卷五 貶韋執誼崖州司馬。按新史宰相表。執誼之貶。在是冬十一月。又司馬新舊史執誼傳。並作司戶。而本

紀及宰相表。作司馬。與實錄同。當是自司馬再貶司戶。猶劉柳諸人初貶刺史。再貶司馬耳。又劉柳等七人。但

謫遠州。無一過嶺者。而崖州之貶。獨再涉鯨波所竄之地。視諸人爲最惡。宜降秩尤卑。紀表第舉其初貶之官。

故與本傳互異。又執誼至崖州。刺史李甲牒攝牙推事。蓋緣司戶與牙推。皆州幕官。故可牒之兼攝。若司馬乃

州之上佐。刺史不得牒署矣。此亦執誼再貶司戶之證。張萬福元和元年卒。按前書萬福卒。繫六月己亥

之後。但未書日耳。則其卒之年月已詳。元和元年四字乃衍文。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注。按順宗之崩。在

正月甲申。則此月之朔。非景戌也。戌作寅爲是。

飲城南道邊。題注。按題中既爲著中丞之姓。又無他事可證。何由知其爲晉公。此注當削。

本傳 終秘書郎注。已詳。疑已誕之誤。王性之有博洽名。然其雜著中。往往語涉齊諧。此說亦近之。調四門

博士注。以公博士之除。在十七年。證拱樊二譜之說。最爲辨悉。按公十七年與楊敬之書。有僕守一官。且不

足以修理語。是必在已授博士後。益可證公爲博士非十八年也。權知國子博士注。在江陵有答張徹詩

按答張徹詩。乃公從江陵還朝。官國子博士日作。非在江陵時也。華陰令柳澗注。郎中。當作郎官。轉考

功注。竄走。當作竄定。進中書舍人注。去年冬。按拱譜原文。作九年爲是。

## 書後

近代吳中徐氏東雅堂。堂主人徐時泰。萬曆中進士。歷官工部侍郎中。後崇禎末。堂已易主。項宮詹塘遺跡而已。刊韓集。用宋末廖瑩中世綵堂本。其注探建安魏仲舉五百家注本爲多。間有引他書者。僅十之三。復刪節朱子單行考異。散入各條下。皆出瑩中手也。瑩中爲賈似道館客。事迹見宋史似道傳。其人乃粗涉文藝。全無學識者。其博採諸條。不特選擇失當。即文義亦多疎舛。閱者但取魏本及考異全文互勘。得失立辨矣。瑩中之敗。在德祐元年。則書出德祐前可知。徐氏刊此本。不著其由來。殆深鄙瑩中爲人。故削其氏名并開板歲月耶。今世綵堂韓集與瑩中所輯似道悅生堂稊帖。並爲世所希有矣。廖爲閩中著姓。世有眉壽。高曾多及見曾玄。故以世綵名堂。朱子高第廖子晦。亦其裔也。至於瑩中。遂以相門狎客。隳其家聲。而猶遵奉朱子之書。蓋先世之緒言猶在。不敢忘淵源所自也。雍正丁未春日。長洲陳景雲書。















